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现代加拿大进步作家戴森·卡特的著名小说。全书通过矿工纳尔逊一家的生活命运，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台夫·纳尔逊的崎岖的生活道路，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工人阶级怎样为生活、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纳尔逊一家三代的孩子都因为父亲辈先后参加了波尔战争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而成为孤儿，因此参加过第二次大战、幸获生还的台夫立志不让子侄辈再做没有父亲的儿子。台夫回家后，家乡情况已经完全改观，人们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当地的大炼钢厂已有了坚强的工会组织，他的寡嫂也参加了工会，他见了这些新气象，心里十分兴奋，但由于他对当时社会中一些重大矛盾缺乏正确的理解，内心也感到一些矛盾和苦闷，这种矛盾和苦闷更因他向他的寡嫂求婚未成而加剧。后来台夫跑到外地去流浪，亲眼看到到处工人运动蓬勃，争取改善生活、保卫和平的斗争十分高涨，又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寡嫂已成为家乡的和平战士，妇女运动领导者，终于匆匆赶回家乡，仍到矿里去当矿工，同时从事保卫和平、与资本家展开斗争的活动。最后由于坑道崩塌，台夫下井营救受难者，终因受重伤而英勇牺牲。这个事故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无比愤恨，清楚地认识到谁是台夫等牺牲者的谋杀犯，决心要为死者复仇。

第一章

九月初的夕阳恋恋不舍地渐渐西沉，消失在不长树木的山岭后面。薄暮的长长的灰色阴影象大灰狼一样，慢慢从岩石重叠的小山上下来，在紧靠着峭壁边那条光秃秃的大路的屋子周围奔驰。

一个七岁的男孩站在敞着的厨房门道里，眯着眼顺着屋子后面陡削的山坡，仰视着山岭上的天空。天空清彻无云。制炼厂的烟象一幅广阔无比的帷幕，不断地从深岩上升，被风吹往高处，结成一气氤氲，温暖的斜阳照在上面，泛成一片惨淡的金黄色霞光掩映在空中。

他母亲的熨斗放到湿被单上，发出丝丝的声响，迈克·纳尔逊呼吸的时候，吸进了熨衣板上散发出来的熟悉的焦味。

“妈，你不到车站去吗？”

伊兰·纳尔逊看了一眼门外霞光照映下她儿子健硕的小小身影。

“我要熨的东西还多着呢。”

“可是谁都去哪，”迈克说。他的声音放得很低，差不多跟耳语一般。

他始终背向着他母亲，离开了门道，走到厨房角落里骑在一把椅子上。

“我不要让乔埃听见我说话，”他悄没声儿说。“他准会醒来

的。他今天整整跟我磨了一天啦，要我帶他到車站去。我叫他不要來問你，媽！”

他停了一下，等着他母親從籃子裏拿起另一條被單，鋪在熨衣板上。

“誰都去哪。他們是最后一批回來的。所以那兒還會有遊行。”

他母親開始皺着眉頭察看被單上的一塊補丁。她講得很慢，音調很低，是一種哄孩子的口氣。

“邁克，”她說，“你要是想到車站去，你就去吧。奶奶要是還沒去，你可以跟她一塊兒去。”

“我不要跟奶奶一塊兒去！”

他吱吱呀呀地搖着椅子，轉過臉來朝着他的母親，兩隻眼睛睜得老大，嘴巴往上翹着，微微露出嘲弄的樣子。“奶奶在直着嗓子嚷呢。我放學回來，到她那兒去了一趟，她臉色血紅，已經整整哭了一天啦。”

“我知道。我跟她打過電話啦。”伊蘭·納爾遜拿起熨斗，使勁在疊得厚厚的被單上熨着。“对不起，邁克，我可不想去。”

“我不要去！我干嗎要去呢？”

一輛機車拖着一列裝載鑛泉華^❶的貨車，吃力地爬上一個坡陀，從山嶺那邊的遠處傳來長長的汽笛聲。破鑼似的汽笛聲在深岩的岩石上經過無數次的反射，很稀奇地變得柔和起來，因此那聲音傳到阿爾多那街的小木屋子的時候，竟象從銀喇叭裏吹出來似的，成了一種溫柔的、顫抖的、充滿着渴望的孤獨喊聲。

等到那些回聲在峭壁上消失以後，邁克·納爾遜從椅子上

❶ 泉華(Sinter)：礦泉中沉澱的結晶岩石。

起来，动手拿起熨好的被单，一条条搬到角落里的桌子上去。

“媽，台夫叔叔也在这趟火車上呢。他在多倫多打了个电报給奶奶。”

“嗯，不錯。”

孩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他长的怎么个样儿，媽？乔埃老釘着我，要我告訴他台夫叔叔是怎么个样儿。我怎么知道呢！他长的是不是象吉姆叔公？你說他会待在深岩嗎？他会回到矿里去嗎，媽？他住在哪儿呢，也許住在奶奶的公寓里吧？也許就住在这儿？乔埃很想知道台夫叔叔是不是要住在这儿，我們可以在后面再盖一个房間。”

他母亲搖搖頭。

“我也是这样跟乔埃說的，”孩子安安靜靜地說。“咱們不要別的人住在这儿。咱們这样挺不錯，咱們不需要在屋子后面再添什么房間！”

他把熨好的东西一一堆好以后，又回到了他的那把椅子上。他聚精会神地玩弄着他那件破旧的充皮茄克衫上的拉鏈，又問：“他长的怎么个样儿，媽？他是不是有点儿野，嗯？是奶奶跟我說的。她說他是个野人。台夫叔叔不象……爸爸，是不是啊，媽？”

“是的，”伊兰·納尔逊說。“台夫不象你爸爸。”

孩子立刻說：“也許他現在象啦。他在外国待了这許多时候。也許他現在象爸爸啦！”

他看見一个阴影在他母亲的臉上掠过，吓得把身子一縮，从椅子上跳下来，急忙站到門道里去了。

炙热的熨斗絲絲地响着，冒出一股股的热气。山岭那边，傳來傾倒矿渣的声响，象是一座有輪子的火山发出来的声响，既象

远处的回答，又象一声輕輕的、从痛苦中发出的叹息。原来是一辆运矿渣的火车在山坡上傾倒冒着火焰的熔岩，那高高的山坡本是由千百万吨矿渣堆积起来的。

“迈克……請別拿你的袖子擦鼻子！”

“我知道，媽，我大概是感冒了，今天鼻子里流了一天鼻涕了。”

“該是睡覺的時候啦。”

“火車馬上就要到啦，媽。這趟是快車。一直到溫哥華，火車上裝的都是兵！也許這趟車有兩個火車頭。要是那樣的話，火車准會穿過隧道馬上駛進來的！”

他母親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那是張依舊年輕的臉，還不見皺紋，可是帶有使數百萬少婦的臉憔悴的那種烙印，帶有戰爭的一般商標——在漫長夜里無法排遣的渴望所留下的蒼白臉色。這時候，伊蘭·納爾遜臉上容光煥發，朝她的大兒子微笑着。

“你要到山嶺上去看火車進來嗎，邁克？”

“媽啊！”

她迅速地吻了他一下，把他推到門外。“可是你要小心。別到山那邊去。答應我火車一進來就馬上回家！”

邁克象只羚羊似的跳跳蹦蹦上了山坡。他在峻嶒的岩石中間停下三次，向他母親擺着手兒，隨後他那小小的身影就消失在最高幾塊岩石邊上漆黑的影子里了。

* * *

橫貫大陸的鐵路干綫穿過一大片松林和沼地，一直奔向深岩，來勢是那樣急遽突兀，委實叫人吃驚。最後的那一段路，差不多接連三哩都沒有一个拐彎曲折之處。它筆直地向嵌在廣闊的礦山中間那個高聳的、兩壁象刀面一樣平滑的隧道奔來。這隧道

还不过是六十年前开掘的，开掘以后，也就把世界第一座镍矿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那就是象神話一样的深岩盆地。

这是一列由两辆机車拖拉着的兵車，这样的兵車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已經有好几百列駛过大陆，把全部加拿大軍隊运送回家。現在，在这最后一列兵車上，机师們凝視着夕阳，看見了远在前面的隧道，就咧开嘴笑了。隧道离他們还远得很，看去仿佛沒有入口，只見一堵黑色的墙高高地矗立在鐵路尽头。为了打破这个幻覺，这两辆轰隆轰隆前进的大机車都打开了蒸汽机的活塞，最后一次加快了速度。机車后面，十八节巨大的鋼車厢象狂怒的野兽似的，彼此拉扯着对方的車鈎，带着得意的样子气势汹汹地搖撼着路基。

接着，这两辆机車和机車后面的列車所发出的吼声，似乎突然被另一陣巨大的声浪淹沒了。就在列車长驅直入隧道的时候，两个汽笛一起拉开了大嗓門，同声齐鳴，震得連风都銷声匿迹。

一切活着的東西，都聽見了火車駛过隧道时的汽笛声。从树木丛生的小山起，直到深岩的南部，那些受惊的白楊树都簌簌抖动，将火焰似的黄叶洒落在顛巍巍的空气里；在黄昏的宁靜中，湖平如鏡，这时也被鱸魚群激起层层漣漪，在湖面上蕩漾。某处，一只雄麋鹿窸窸窣窣地奔进了一丛燒枯了的針樅树林，另有一群正在飽餐的海獺抬起它們湿淋淋的头来。

活着的生物傾听着这列兵車的到來。但是还有許許多人，他們在三九年、四〇年，在过去的六年中，順着同一条鐵路东下，現在，他們的耳朵已經听不見声音了，他們年輕的尸骨已經支离破碎，跟他們那些早已化为尘土的先人互相混杂，一同深深地埋葬在欧洲小小田野的污泥里了。

火車的鬧声，車站上的欢呼声、歌声和震耳欲聾的音乐

声——这些声音，那班死在远方的加拿大人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了。

从深岩制炼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热烟，也一样不受万物侵扰。淡黄色的烟泰然自若地穿过阵阵北风，袅袅上升，一直升到同温层，在那里逐渐消散，弥漫到整个地球上。它那奇怪的、出没无常的刺鼻气味，一直散播到每一个大陆和大陆之间的每一个海洋。

这是镍的污烟，是千百万尸体的尸衣，也是现代战争的珍贵臭气！

迈克·纳尔逊从阿尔多那街上面的山岭望去，看见深岩所呈现的景象，真好象童话里描写的一般。在他眼前出现的不是一样，而是二十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仿佛都是由魔杖一碰，突然从荒蕪的土地上冒出来似的。只是这根魔杖比哪一个神仙的魔杖更神奇，法力更大，因为它是创造深岩的人类劳动。

远处，银色输送塔的巨轨穿过森林，一直通向市镇。市镇四周，一些光怪陆离的白色东西在闪闪发亮，看去很象是用钢板鑄成的、卷曲的大蘑菇——这些是吸入通风器，它们不断地吐出一股股新鲜的空气，送到一哩多深的地底下，供给在那里作着苦工的千万个矿工。

“奥米伽，勃莱尔，斯凯福德。”迈克伸出一个指头，指出一个个的矿井，自言自语地说着它们的名字。一条条闪亮的铁轨，象窗格子上复杂的花纹似的，把许多竖坑连接在一起。铁轨上面，各式各样的火车在爬行——有运矿石的火车，有运支架的火车，有运煤的火车和运酸的火车，有精炼厂的火车和磨坊的火车，还有一些火车装着炼好了的镍、铜和贵金属，滚滚地往南向美国边境驶去。

西边远处有一大块白色斑痕，那是露天矿井。它在这片景色中看去完全象一块新遭原子彈轰炸的土地，尤其是数十把掘矿石的鏟子和一队队疾馳的卡車揚起一片广約一哩的尘土，籠罩在这块土地上面，使这种相象的程度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迈克·納尔逊把目光从市鎮上移开。只見深岩里的一切，从矿渣山上虹一般美丽的火焰起，到尘土弥漫的岩石磨坊止，四周都繚繞着柔軟的、象天鵝絨似的青翠树林和北方安大略境内閃爍的湖光。

这时候，九月的初霜已經下降，給这个鑲在市鎮四周的常青框子添了一道道、一簇簇鮮亮的顏色。迈克装作自己好象能把樺树、楊柳和白楊都辨別出来。他把手罩在眼上，遮住光輝灿烂的夕阳，极尽目力望着鹿湖。那里有一块壮丽的林地，长着銀色的樺树，他叔公吉姆·納尔逊那所孤零零的小屋就在那地方。

快活的筏夫們啊，他們哪里去！

迈克迎着风哼起他叔公爱唱的一支歌曲来。

他們到木料場去！

听筏夫們高聲唱啊……

叮叮当当，象錘子在敲！

从高处望去，深岩在秋景里真是一派迷人的景象。在人們居住的地上，它宛如一只用巉岩做成的太碗，里面有沒結沒完的尘土，有酸性的惡臭，有喧鬧的声响。每一条街，都是用炸药炸出来的。那些不很結实的屋子，都是造在岩石上的。許多在深岩

里长大的孩子，直到三岁，才有机会乘车到野外去，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泥土轻抚着他的手。

但是，深岩是迈克·纳尔逊的市镇。甚至制炼厂里散发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臭气，外地人难免谈虎色变，对那孩子来讲，却是他的血液，他的骄傲。

这时候，迈克蹲在岭上等着火车，同时羡慕地抬头望着“它们”。

它们没有名字。三座白砖砌成的巨柱从地面升起，几乎直上云霄。这是三座世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高的烟囱。它们是制炼厂的大烟囱，是深岩里的教堂尖顶。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这三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伟大东西，只有过一次停止了吐烟……

火车的最后两节车厢要在深岩卸钩。这两节车厢里的退伍士兵都挤在窗口，急于看一眼制炼厂的烟囱——这是他们家乡的难忘标记，是他们工作的象征，是他们每日面包的指望。

“烟淡些了，”有人这样喊，把烟的浓度跟战争初期相比。

“可是它在那儿冒呢，老兄，它在那儿冒呢！”

列车怒吼着向隧道驶去，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车上那些回家的兵士眼睛望着烟。

山岭上的迈克·纳尔逊站立起来。

他象从望远镜里望出去那么清楚地看到一个兵士的形体蹲在一节摇晃着的车厢的最低一级踏脚上。列车隆隆地驶入隧道，那兵士把身子缩成一团。接着，铁路线上所有阻止通行的信号灯都放出了明亮的黄光。车闸尖声叫着，列车驶近了停车场上象迷宫一样的轨闸，速度迅速地降低下来。

这时候，列车正好在山岭下面。那个在踏脚上的人一晃身站起来，从他站着的地方抬起一条腿来。

“噫呀！”迈克·纳尔逊小声儿说。“他要跳車啦！”

路軌旁边冒起了一阵尘土。那个兵士沿着枕木，以优美的姿态接连跳了三下，随即放慢了脚步。他举起一个背包，向从他身旁驶过的列車揮舞着，同时撒开两条长腿，越过了停車場上的軌道，徑直向多岩的小山奔来。

迈克圓睜着眼，順着陡削的山坡往下看，不由两腿一弯，昏沉沉地跪倒在地，一把抓住了一块岩石。

“他要爬到我这儿来了！”他小声儿说。

他惶惑不安地看着那兵士在沒有路徑的山坡上跳着、爬着、跑着。在蒼茫的暮色中，这个爬山的人的影子在岩石中間陡增了好几倍，看上去很怕人。他走得越近，迈克越是害怕。

一个可怕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在他脑子里扎了根。

“也許就是……他！他过去常常这样爬上来的。媽！”

孩子一时惊惶失措，往后踉跄了几步，急忙爬起来，使勁摆动着两臂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撒开腿奔下山坡逃到家里去了。

* * *

“我的样子真那么可怕嗎？”

台夫·纳尔逊站在厨房門口明亮的灯光下，一手拿着軍帽。他剛爬山下来，因为爬得太快了，这时正大口地喘着气。一綫黑色的鬚发掉在他汗津津的前額上，他把头一揚，将头发甩了回去，身子往門上一靠，滿臉堆着含譏帶諷的笑容，望着伊兰和她的儿子。

“进来吧，台夫，”伊兰·纳尔逊说。

她一只胳膊摟着发抖的孩子，另一只胳膊将那块熨衣板往后一拉，在房間里騰出一条走道来。她有点心慌意乱地摸摸她燙过的头发，臉上露出微笑。

“这是迈克尔。迈克。他看见你来的。刚才他在岭上。我想你真的把他吓了，台夫。”

“没有，我不吓！”孩子忿怒的尖声抗议使母亲一怔。他从她身边挣脱，奔到隔壁卧室里去了。

台夫·纳尔逊穿过房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把两臂放在厨房桌上，品鉴似地瞅着他嫂嫂。她跟他四目相视；有好一会儿工夫，他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想在里面找到迟迟不出口的问话。

卧室里传来了孩子刺耳的、无法抑止的干哭声，听了叫人心里发麻。

“他一会儿就会好的，”伊兰说。“台夫，那跟你没关系！可是……”

那兵士辛酸地说：“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还以为是什么奇迹呢。他想的跟我在一九一九年想的完全一样。他以为我可能是另一个人。”

伊兰·纳尔逊打了个冷战。她转向了炉子。

“我来煮点咖啡吧。”

她从眼角里瞥见她小叔放在桌上的那双瘦瘦的手，象打结的绳子那样紧紧地握着。她满怀怜惜地把一些杯盘递给他，他机械地、默默地接过来放在桌上。

“迈克过阵儿会好的，”她小声儿说。

台夫·纳尔逊又詛咒起来，但只是淡淡的一句，不是破口谩骂。“我自己就一直没好过。”

那只七凸八凹的钢精咖啡壶里的水，噗哧噗哧地响得很欢。从卧室里传来的迈克的啜泣声，一声比一声小了。但是做母亲的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

“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他会把乔埃吵醒的！”

不一会儿，她就从臥室里回来，手中抱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子，长的挺大，金发碧眼，头发乱蓬蓬的，臉儿因为剛睡醒，显得紅噴噴的。他圓睜着眼睛热切地望着这个陌生兵士。

“台夫叔叔！”

“呃，我就是！乔埃！你差不多跟迈克一样大啦！”

不久乔埃就坐在他叔叔的膝上，心滿意足地滿嘴嚼着餅干。他的哥哥也出来跟他們待在一起。那只背包打了开来。孩子們发现了台夫給他們带来的紀念品，都高声呼喊起来，喊声响彻了整个小厨房。

后来两个孩子就都上了床，真正入了睡乡。

* * *

“你最好还是到你母亲那儿去吧？”伊兰說。“你沒在車站下車，她会着急的。”

“我等会就去。”

“呃，你来这儿，我的确很高兴，台夫。为的是迈克。他白天晚上都談着你哩。”

“可是我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娃娃呢！”台夫說。他那給太阳晒得黑黑的臉上洋溢着喜悅的光彩。“他为什么要談着我呢，嚟？这真有点儿奇怪！”

他滿臉的笑容漸漸消失了。他直勾勾地看着他寡嫂的眼睛。

“伊兰！怎么啦？”

“你干嗎要到这儿来？你干嗎不跟別的人一起在車站下車？”

他瞪着她。“怎么？”

她痙攣地抓住他的手腕，短促而猛烈地搖撼着他。“台夫·

納尔逊！有人給你写过信嗎？”

他好久沒吭声。他扳开她两只攥住他胳膊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慢慢地、充滿同情地撫摸着。

“誰有什么事要写信給我呢？”他問。“怎么回事，伊兰？出了什么事了嗎？你可以跟我說說。”

她臉上显露出一種溫煦的、說不出口的輕松神气，看上去象是一層紅暈。她眼角和嘴邊那些緊張的皺紋都消失了。現在她微笑的時候，她的嘴唇又恢復了一種久已失去了的丰满，一種異樣的輪廓，好象她剛被人吻過似的。

台夫見了她這種表情，過去的記憶刺激他一下，臉上不由得露出一個渴望的笑容來。“怎么回事？你不肯告訴我嗎，伊兰？”

“沒什麼，”她說。她放蕩地微笑着，好象一個剛從劇烈的陣痛中解脫出來的產婦似的。“沒什麼事。我心里煩得很。我有好久沒哭啦。”

“呃，”他說。“你就跟我一起哭吧。”

她愛撫地向他微笑着。她看出他的笑容里已經不再含譏帶諷，只有一種孩子氣的求告神气，一種表示歉意和後悔的態度，這樣的神气和態度，她很早就忘記啦。

“就這樣待會兒吧，”她小聲兒說，一邊使勁捏了捏他的指頭。

他們傾听着夜風刮着檐上水槽的聲音。

*

*

*

“亞瑟·納尔逊，一個不顧點炮規則的鹵莽工人，是他把第一塊新發現的礦石交到福斯特博士手里的。礦石剛炸下來，還燙手呢。他說道：‘博士，我都嘗得出里面有金屬呢，你發財的機

会来啦。”

这句话，是在公司的档案里找到的。那一份已经发黄、一碰就破的回忆录，是由铁路工程队里的一个监工写成的。上面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

不管是铁路当局，地质学家福斯特，或者是矿公司，从此以后都没再提起过亚瑟·纳尔逊的名字。

果然，日子一天天过去，点炮工作一个接着一个进行，修建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线的工程队里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看出，这条隧道要通过一座奇怪的、可怕的石岩。这地方是深岩镍矿盆地的东部边缘。世界上的镍矿就是这样发现的。这第一条横贯加拿大国境的铁路线还没订出正规的火车时刻表，投机者就从英国和美国涌来，在这一带地方出现了。

“你是干哪一行的？”招募工人的工头问亚瑟·纳尔逊。

这个从耐亚嘎拉来的青年伸出了他的两只大手。“我能把太阳楞得团团转呢。”

楞地的庄稼汉的双手是很适于使铁镐和镢子的。亚瑟于是就在深岩待了下来。发现镍矿那年，他是二十二岁。对年轻的纳尔逊来说，不管他醉了还是醒着，没有一样冒险事业是他不敢动手去做的……

有一天，那个负责矿公司的美国人看见那些迁移进来的矿工有用十几种语言来谈团结友爱的倾向，心中很是忧虑，就去请了个福音派的讲道师来。那是个奥兰琪^①人，是讲地狱烈火的专家。这位上帝的使者忿怒地责备信基督的工人，说他们不应该跟罗马天主教徒在一起厮混。

① 指南非奥兰琪自由邦。

他这种恶毒頑梗的說教播下的种子，大都落在肥沃的土地上。不过亚瑟·納尔逊仍有許多法兰西-加拿大①朋友。他当面質問讲道师讲的是什麼神学。怒气冲天的牧师引用《旧約》里的話破口大罵起来，并对这个批評他的人說如果他胆敢向那班跟随教皇的偶像崇拜者微笑一下，那么他管保永世不得超生。

“全是胡說八道！”亚瑟大声回罵道。“不等我下地獄，你早就在地獄里啦，我可以告訴你！”

亚瑟敢作敢为，不到一个星期，就娶了个年輕的法兰西-加拿大姑娘做妻子。瑪德琳·杜查姆，一个从三河流域来的虔誠的天主教姑娘，被这个边境上的城市和她爱人的冒險精神迷住了。他們結了两次婚。一次由一个英国国教的牧师主持，一次是在天主教的神圣祭坛前。深岩正在建筑厂房和开矿，忙得太厉害了，沒有工夫顾到这些教条問題。亚瑟和瑪德琳让他們的孩子尤利斯和詹姆士按照他們不同的信仰用圣水先后受了两次洗禮。

分开这对幸福的夫妇的不是地獄的烈火。一八九九年，英国人开始在南非屠杀波尔人。渥太华政府建議派遣一支加拿大军队去参加这次“为祖國的战争”。这一举动激起了魁北克地方全体人民的忿怒。年輕的亨利·布拉薩在国会里学习怎样用他热烈的演讲的火炬去照亮法兰西-加拿大人在酣睡中的自尊心。那时候，住在深岩的魁北克人已近五百戶，有一天在教堂里，一張

① 在十六、七世紀时，法、英先后侵入加拿大，在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战胜法国，加拿大全境正式淪为英国殖民地。目前加拿大还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原先的法国移民，大部居住在魁北克省，說法語，他們一直在向政府爭取民族自决权，这問題已成为目前加拿大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布拉薩写的热烈反对战争的传单落到了瑪德琳的手里。

“为什么还要让这些野兽来统治我們！”有一天晚上在喝湯的时候，她这样向她的丈夫嚷道。

“誰呀？”亞瑟問。他这时候三十七岁，由于在地底下当一名无名小卒，一天要干十二小时活儿，已經被磨练得沒有一点火性了。

“你还問，誰呀！是不列顛人！”

“可是我也是个不列顛人啊，”亞瑟說，語气还相当温和。

“根本不是！”

接着，好象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将一包炸药扔在他們那張粗糙的木桌子上似的，他們那座只有一个房間的小屋，由于压抑着的仇恨开始爆炸，都震动起来了。

“呃，让那个老妖婆維多利亞自己去打她的仗好啦！”瑪德琳尖声嚷道。

她丈夫受了侮辱，一下子跳了起来，尽可能地作出一种僵硬的立正姿勢。“是女王！娘們，你太过火啦！你这是昏了头啦！”

“女王！为了她，他們要把我們的男儿打发出去送死……”

“上帝保佑女王！”

这场风波本来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可是瑪德琳犯了个致命的錯誤。“你要是那么爱她，”她气呼呼地說，沒想到这是向他挑衅。“那你自己干嗎不为她去打仗呢，噯，我的不列顛人？回答我这句话吧！”

亞瑟一句话也沒說。两个吓坏了的孩子躲在床上的帳子后面偷看，看見他們的父亲死板着脸穿好靴子，披上那件水牛皮的旧大衣，大踏步走出去，消失在外面十一月的暴风雪里了。

他們从此以后沒再看見过他。他徑直走到了深岩的募兵站。

他喝得酩酊大醉，当天晚上就搭了一列兵車东下了。

对瑪德琳來說，那真是個漫長的夜晚。第二天早晨她就去找神父。可是他有什麼話好說呢？

第二年的冬天，有一天早晨，他來看她了。他是在派德堡戰役後來的。波爾人在那兒吃了個大敗仗。青年記者溫斯頓·丘吉爾把加拿大著名的義勇騎兵隊大大夸奖了一通。倫敦送來了不少的獎章，有幾枚還送到了深岩。

列兵亞瑟·納爾遜不是個義勇騎兵。他只是在往步槍里裝彈藥的時候，不知怎麼一槍打中了自己的腦袋。納爾遜家裡有什麼獎章可以留作紀念，只有一張在倫敦拍攝的紅褐色照片。

從此，納爾遜家的孩子開始發出這樣一個絕望的問句：“媽媽……他長的什麼樣兒？”

*

*

*

“呃，媽媽，”年輕的詹姆士在一九一四年說，那時他過了十九歲的生日才只一天。他穿着英國軍隊的制服，驕傲地站在門道里。

詹姆士是個漂亮的小伙子，身材高大，又象一頭雄鹿那麼溫雅。他動身的那天，有三個情人在車站上毫不害羞地為他流淚。

他的嫂子安娜，朱爾斯的妻子，直到最後一分鐘還在勸他、求他。她坦率地要他當逃兵。

“我去是對的，”吉姆說。“讓朱爾斯待在礦里吧。他有家室之累。可是要是德國丘八打了勝仗，我們都要做德國人的奴隸了！”

樂隊歡樂地為年輕的詹姆士演奏着。

三年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又有一個樂隊送朱爾斯出發。可是在那時候，奏樂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了。以帕、聖朱里安、費蘇伯特、阿拉斯、維米山脈①……整整一代的加拿大青年都葬送在

那些地方。在深岩的車站上，哭声比进行曲的歌声还要响亮。

安娜和她的两个儿子，乔治和大卫，回家时候害怕得都有点神志失常了。过不多久，祖母瑪德琳就搬进去与他們住在一起。在她的教堂里有謠言說，这位年长的納尔逊太太在幻梦中一再見到朱尔斯已經牺牲了。

“現在美国人已經宣战，他們就会把战争結束了！”安娜安慰她說。“朱尔斯根本就不會被派到前綫去的！”

在深岩的那个小电影院里，納尔逊一家人看到美国兵在受檢閱。那些美丽的制服，数以百万計的枪炮，还有迷人的好萊塢女明星推銷胜利公債，这些镜头使整个加拿大赞叹不已！

然而，到戰場上去送死的，却依旧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俄国人和加拿大人，澳新联軍和印度兵……

一万六千个加拿大子弟为了切断德国軍隊的后路，在凱伯萊血腥的粘土上倒下了，朱尔斯·納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們坟上的新土未干，威尔逊总统就作了一系列演讲，許下“在圣诞节前让我们的孩子回家”。

朱尔斯沒有从小兵升为軍官。他只有他父亲那种使用手鎬和鉄锹的本領。他的步枪在凱伯萊卡住了的时候，他就抄起了一把鉄锹。掘墓人发现他的时候，就看見他手里握着一把鉄锹。他沒有获得勳章。

因此小孤儿台夫常常对一些客人說：“我爸爸是在停战前一个月零两天牺牲的！”这多少总算是句堪以自慰的大話。

当时乔治七岁，台夫五岁，他們俩第一次手挽着手安安靜靜地坐在他們母亲的公寓房子的大厨房里，听母亲對他們那句問

① 这些是比利时和法国境內的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发生过激战。

話的回答：“他是什麼樣兒，媽媽？”

他們從來不敢拿這問題問他們父親的弟弟吉姆叔叔。戰爭結束後過了一年，他才回家。在車站上，只有他母親還認得他，可是她暈過去了。

並不是他漂亮的外貌有什麼大的改變，也不是他缺了一條胳膊腿。然而看他的樣子，就好象一個在超自然力的暴風雪中迷了路的人一樣。他臉上象結了一層冰，沒有一絲表情。人們見了他奇異的容貌畏避退縮，他看見這情形，只是別轉臉去望着天邊，既不露出笑容，也不皺起眉頭。

“他是完完全全地瘋了，”一個礦工對他的伙伴們說。

“不，他才不瘋呢，”他們的妻子說，“吉姆心中有病，所以不敢正眼看人。聽說他還殺害過俘虜。”

年輕的婦女們彼此搞着鬼話，說吉姆·納爾遜受了某種不可告人的傷。因此他才去住在叢林里，從來不看年輕姑娘一眼。

她母親在死前作了一次最後的努力，要探出吉姆的秘密。他和他已故的哥哥兩人在年輕時就脫離了宗教。瑪德琳想利用一下這種背棄宗教的行為在吉姆的記憶中可能留下的恐懼。

“就只回去一次吧！”她絕望地說。“哦，我的詹姆士啊……只去一次！去懺悔一下！答應我吧，那樣我死也瞑目了。”

在死神面前，吉姆·納爾遜臉上的那層冰似乎結得比平時更厚了。可是他替他母親辦喪事的時候，却非常能干，給一大群聚集在墓地上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很好的印象。過後他起了一種勉強看得出的變化。吉姆叔叔成了安娜的公寓里的常客。他把兩個孩子喬治和台夫帶到他的山居里去。他教他們釣魚、打獵和設陷阱，唱林中居民及伐木者的古老歌謠。

誰也不曾聽見他發過一聲脾氣或者看見他動過一點感情。

直到一九一四年，在八月里的一个晚上，他带了一支上了彈药的803步枪，喝得醉醺醺的来到了他那个结了婚的侄子家里。他又开了两条粗腿站在石头地的后院子里，把那支沉重的步枪当作一把手枪那样一只手举起，象一只雄麋那样怒吼着，他赌咒发誓地说要是乔治不从军队里偷跑，逃到北方去，他要在当时就地把他打死。

“我不等他们把你带走，先要亲手把你打死！”他咆哮着说，一边咒骂着政府。六七个壮汉最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送他出了市镇。

这件丑事在附近一带传诵了很久，一直没有被人忘记。吉姆叔叔本来很可能遭到麻烦的。幸亏那一带人家都是矿工。一个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军官曾来追查过这件事，但没查出什么名堂来。

乔治·纳尔逊作最后一次告别，出发到海外去了以后，吉姆叔叔后悔了。他常常带伊兰和孩子们到他的小屋里去度假日。台夫从军时，家里人都以为他又要闹事，因为安娜的小儿子一向是他叔叔最宠爱的。但是吉姆一声也没吭。

台夫在意大利和法国身经百战，没有受过一点伤。乔治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战死在凯恩①。接到电报后，吉姆叔叔特地到伊兰那里住了好几天。

* . *

那年冬天，安娜·纳尔逊开始为她的寡媳担忧起来。她去找家庭牧师莱克斯·斯凯纳。

“每次只要她跟我讲话，”这位年长的纳尔逊太太说。“呵，

① 凯恩(Caen)：法国的一个城市。

她总是談着孩子。还有她在餐館里的工作。还有工会。可是我要她談的是乔治。”

“她心里痛苦，”牧师說。他是个开明的联合监理会牧师，看見人类經常要犯上帝的十誡里头的一两誡，从来不觉得惊奇。他擲給安娜一个使人感到温暖的、一点也不虛伪的微笑，說道：“伊兰这样对所发生的事怀着疑問，只是人情之常。”

安娜擤了下鼻子。“我知道。当初我也是这样的，斯凱納先生。为什么偏偏是那个結了婚的孩子呢！有时候，我就在这儿教堂里詢問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斯凱納牧师后来发现，在当地人們的記憶中，納尔逊家没有一个孩子是在父亲的教养下长大的；他知道这事以后，就每隔两个星期去看伊兰一次，虽然她只是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才去教堂。安娜·納尔逊推敲不出牧师为什么要去看她，心里很是好奇。有一个星期日晚上，她看完一場有关宗教的电影后，在教堂的底层大厅里跟牧师一起喝咖啡。有一小会儿工夫他們俩单独待在一起。

“伊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嗎？”她直截了当地問。

使她惊奇的是，那牧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很正常，納尔逊太太。我觉得伊兰很了不起。”

“那很好，”安娜說，显得更不安了。“可是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斯凱納先生。她要是把她心里的意思吐露了……”

牧师接触到她的目光时神色很严峻。“我們大家都有个受苦的十字架，”他温柔地說。“这情形你是知道的，納尔逊太太。不錯，这情形你当然是知道的。”

安娜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她那过早地布满皺紋的臉焕发起来，嘴角上严厉的綫条也变得柔和了。她把两只粗糙的、劳

动得发了肿的手搭在牧师的大衣袖子上，弯过腰去把身子凑得更近些。

“相信命运难道是不对的嗎？”她小声儿說。“你知道，有些法国女人說納尔逊家是遭了殃的！她們以为那是我們的一个祖先在很久以前所犯的罪。你可知道那个歌謠……《巴托西的新娘》？呃，她的丈夫……”

斯凱納牧师搖了搖頭。“我很惊奇，納尔逊太太。我听說你是个非常有理性的女人。你怎么相信起傳奇故事来了呢？”

安娜急躁的脾气爆发了。“我为了把孩子养大，拚命干活，所受的苦楚，可不是什么傳奇故事呢，斯凱納先生！”

安娜的忿恨在心中压抑已久，这时她激动得浑身发抖，举起了两只大手好象扼住了什么人的喉嚨在搖撼似的。“我的乔治到底拿了多少日子工錢，就被他們征去当兵了，嚶？他是个孤儿。他父亲也是。現在呢，又是伊兰带着两个孤儿！你管它叫受苦的十字架，我却管它叫灾殃。呃，空口說白話帮助不了伊兰和她的孩子們。她所得的那笔少得可怜的恤金还不够他們做衣服呢！她在曼尼夫餐館里所掙的錢要比空談实惠得多，我告訴你！”

“我沒想到会惹你生气，”牧师說。

“我已經过了生气的年龄啦，”安娜笑着說，她的怒气象炉子上的雪那样融化了。“我耽心的是我的媳妇。”

“她还受得住，相信我。”

安娜·威尔逊沒再說下去。她的沉重的心情一点也沒有減輕，但是她意識到牧师沒有把他能說的或者想說的全都說出来。

这件事发生在二月里，在台夫回家之前。

安娜从教堂回家，在离她公寓很近的街角上停住了脚步，站在宁靜的、冷得刺骨的夜色中，觀看极光壮丽地横扫綠色的夜

空。万道奇妙的彩色霞光从空中射过，象是在翻阅一本美丽到极点的大书，这本书里的文字，却是没有一个凡人能看懂的。

安娜在寻思，乔治在牺牲之前，不管在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不知曾看到过这样的极光没有。

正是这个乔治，她的头生，有一个时期曾一站就是一个小时，观看北极光。也正是这个乔治，在一九三二年艰苦的春天，曾饿得几乎倒了下来，因为他把自己的那份土豆偷偷地给小台夫吃了。

安娜擦掉一颗眼泪，在凛冽的寒夜中吃吃地笑出声来。“我真是个怪人！我眼望着上帝的天空，心里却在一个劲地想土豆！”

在西边的空中，从制炼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染污了极光的神奇色彩。安娜·纳尔逊一看到这景象，就皱起眉头，急煎煎地咯吱咯吱踏着雪往家中走去，耽心自己在教堂里整整待了一个黄昏，炉子里的火怕要完全熄灭了。

“动着舌头冻坏了脚！”她咕嘟着说，想到自己美丽的梦想就这样一下子幻灭了，心中很难过。

过不多久，在复活节之前，她接到了台夫写给她的信。他写信给他母亲，这还是第一次。安娜感觉到他哥哥的死在他身上起了很深的影晌。他一再写信给她。安娜·纳尔逊每看完一封信，心中就拚命琢磨到底是出了什么事，竟使她的小儿子起了这样的变化。

他没有在车站上露面，她既不吃惊，也不诧异。她找到了他的好友乔尼·霍克。他告诉她台夫在很早以前，就计划着跳火车，抢在别人之前去看望他的侄儿们，安娜听了，心中万分喜悦。

“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暗自说，自豪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去向伊兰陪不是了。那么说来，我的大卫终于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夫了！”

* * *

厨房里弥漫着卷烟的淡淡的蓝色烟雾，烟雾分成好几层，一动不动，只是在遇到厨房炉子的热气的地方才袅袅上升。炉子里不旺的煤火透过炉格子翻滚着，好象一群彼此乱咬着的小动物。伊兰把咖啡壶倒了过来，让最后的几滴咖啡滴进了台夫杯子。

“在所有那些国家里，”台夫用他沙哑的、略略有点平板的声音接下去说，“他们都变了。他们都吃够了苦头。我揣摸自己曾跟几百个人谈过话，他们对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经过了这一次，欧洲决不会跟从前一样了。他们有了这一番经历，决不会再受人欺騙愚弄了。”

“我们这儿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伊兰说。“你再也认不得深岩了。我们打败了他们，台夫，我们真的打败了他们。我们这里不再是公司的市镇了，”她吃吃地笑了起来。“我在克里斯的餐馆里当女侍者，已经加入工会了。”

“你已经怎么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们罢工了很长时间的工，我们用糾察队的办法，让它们一家家都关门歇业了。现在，镇上的每一个女侍者都签订了工会合同，加入了厂矿总工会的901支部！”

台夫·纳尔逊摇摇头。“我得亲眼看到才信。”

伊兰站起身来，迅速地在她的皮包里掏了一阵，得意扬扬地把工会证啪的一下扔在桌上。“再说，”她说，“我还是个工会干事呢。”

台夫·纳尔逊惶惑地用指头摸弄着折起来的小硬纸片。“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张吗？他们告诉我，每一个矿井，甚至精炼厂里

的小伙子們都組織起來了。可是我不相信。呃，我現在看得出來，情況准是跟過去不一樣了。”

伊兰微笑着。“我真希望我們能整整談上一夜！你以後還要到這兒來吧，噯？我可以听听你……”

她頓住了。好象被戏院子里的聚光灯照了一下似的，她的笑容變了形，她不信地望着她的小叔。

“真難相信是你，台夫，這樣說話，對這一類事情發生興趣，你過去完全不是這樣的人。你的確變了。”

他顧諛地向她微笑着。但是她看出他那兩瓣寬闊的、富于表情的嘴唇比她所記得的更加堅毅了。那兩道烏黑的劍眉帶着差不多有點象凶神惡煞的挑戰神情，過去曾一度使她顛倒過，現在却攢緊了，露出不安寧的、懷疑的神色。伊兰幻想着自己在用指尖輕撫着他那變得尖了些的下巴和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瘦削的拱形的長鼻子。連他的眼睛，那雙納爾遜家特有的琥珀綠的眼睛里都燃着一種她所不熟悉的火焰，他的相貌也不再那麼處心積慮地要引人注目了。

“我們兩個已經有七年沒這樣在一起談話了，”她說。“那是個很長的時間呢。”

他退縮了一下。“你知道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嗎？我長大成人了。喬治曾經說過，总有一天我會醒來，不再是個孩子了，這話我好些年來都沒懂得是什麼意思。我的確着實開心過一陣子。我從來不知道懷着心事醒來是什麼滋味。有一個時候，我甚至看見媽勞累過度，病倒了，都還開她玩笑呢！做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玩笑。我下勃萊爾礦井當礦工的時候也還想玩呢，伊兰！我當時的看法是，不管什麼事要是不能由我鬧着玩，就不值得我干。”

他带着沉思默想的样子微笑着。“只有在冰上的时候，我还留一点神。我当然也玩曲棍球，可不是吗？人们所以爱我，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对不对？我玩着球，其他的许多人呢，只是为了球流汗。对我来说，输赢都是一样。”

象丝一样的黑眉毛攢在一起了。“没有人给我当头一棒，让我觉醒过来。老吉姆叔叔曾经试过。不过我猜得出他的心意。他不是做父亲的人。他只会娇养我……‘让他玩吧，他是个孤儿！’有些人自己找不到什么好玩的，就喜欢看着我开玩笑打哈哈。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反正我丢不了什么嘛！我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伊兰！我已经心灰意懒了很长一个时期，才醒悟到这一点的。我已经看出自己反正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会丢失。谁要是和我看法不一样，我就笑话谁！”

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皮肤上泛起了一层几乎是黑色的红晕。他指了指臥房。“孩子们在里面。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他又是生气又是心慌，嘴里结巴着，寻找着字句。“孩子有什么意思？谁需要他们？可不是我！结婚，那对我来说是……是最大的玩笑！你知道，乔治当了兵离开你的时候，我都认为他是存心逃避家室之累去好好乐一下呢。我的确是那样想的！他跟我谈起了迈克和乔埃，可是我认为他是……是……”

伊兰等了好久。她用她那种低沉的、抚慰人的声音小心谨慎地说：“台夫，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他眼睛望着别处。“我在英国结识了不少人。我开始思想了。他们跟加拿大人不一样。我从他们那里的确学到不少东西。”

“也从英国姑娘那里，毫无疑问，”伊兰微笑着说。

“不错。”他两眼并不望她，却也报以微笑。“我也跟英国姑娘谈了不少话。”

他遇上了伊兰怀疑的、嘲弄的目光，不由得臉上一紅，身子在椅上扭动着，一边用指头摸弄着軍衣衬衫的敞領。“这是我变了的一面。”

“可是也有一面你还没有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怜悯地朝他微笑着。“我看得出你就是鼓不起勇气来告诉我一些什么。你想避而不谈。我不知道你要讲的是什麼話。可是你到这儿来了，而且……”

房間好象要被沉默脹破了似的。

“伊兰，你可曾把我們俩的事告訴过乔治？”

她郁郁不乐地望着他。“不錯，我告訴了他。”

她等着。但是她的小叔开始心慌意乱地点另一支香烟。伊兰臉上露出了苦笑。

“一个女人嫁給了象乔治这样的男人，是不能不告訴他的，”她說。“至少我不能。現在你心里难过了，恨自己沒有丈夫气概，鼓不起勇气亲口把这事告訴他，是不是？乔治可不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不想做的事，恐怕是娶一个妻子了。可是乔治需要一个妻子。”

她的声音里充滿了悲哀。“这件事並沒有叫他伤心，如果你心里嘀咕的就是这件事的話。他並沒有因为这件事对你存着芥蒂。你哥哥是……他是个成人。”

“你这一說，倒使我想起来了，”台夫說。他抑郁地叹了一口气。“我把这事翻来复去想了很久了。我并不是有意欺騙乔治。我……我在他还没見过你面的时候就和你相識了。”

“你多有礼貌啊！”

“也許我是变了。”

他們兩個都把頭抬了起來，傾聽着一輛火車駛進山嶺後面隧道時突然發出的吼聲。

“十點十二分，”伊蘭說。“過去是十一點四十分。他們把北海灣來的列車的行車時間縮短了。”

這句隨隨便便的富於家鄉氣息的話——深岩的生活所根據的，不是太陽，而是礦里上下班的時間和火車時刻——象是從開着的門里吹進來的一陣涼風，使他精神為之一振。

“伊蘭。你說得對。我這次來是有別的話要問你。”

“我很抱歉，剛才那麼對你生起氣來了。我真的很抱歉，台夫。瞧我！我已經不再為這件事感到傷心了。我從來沒責怪過你，是不是？我愛過你，台夫。這你是知道的。”

他並不辯白，只是用一種堅定的、推心置腹的聲音滔滔不絕地回答了她的話，他的這種聲音使伊蘭有點吃驚。

“你也許不相信我的話，那我也不在乎，不過我確實是一直愛你的。你結了婚以後我才發現我是愛你的，伊蘭。我愛着你，有時候我想你想得厲害，真想來看看你。我跟你說的是實話！我從來沒想到過喬治可能恨我，直到他犧牲以後。不，我告訴你老實話！是我……是我恨他！”

台夫抬起了頭，毫無愧色地對他自己的良心說話。“別原諒我。我這個人比你所想象的要壞得多，因為他在軍營裏的時候，我很想回到這裡找妳來着。可是我沒有來。我離開妳遠遠的。後來我到了意大利，每天我都盼望着自己被殺，心裡一點恐懼也沒有。我想到我自己和妳，心情倒很舒服，伊蘭。我覺得這樣倒能補償過去所發生的事和我對妳的行為。後來喬治死了，我就把一切都想透了。”

伊蘭把臉轉向別處，嘟囔着說：“是的，台夫，我要你告訴我。

請你。”

“哦，我是要告訴你的！不過我現在還不能把一切都告訴你。我看透了許多我過去連想都不曾想到過的東西。我知道喬治怎麼會被殺，讓我告訴你吧！同一個原因……就是殺害我父親和我祖父的那些婊子養的！象我这样的人在加拿大有多少呢？有多少孩子只能觀看別的孩子跟自己的父親一起玩耍？在歐洲象他們那樣的孩子，又有幾千幾百萬呢？噯？”

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他興奮得身上都冒汗了。他一只手捏緊了拳頭在另外的一只手上重重地捶了一下，身子往椅上一靠，咧開了嘴笑着。

“我走錯了路。這是另外一回事。不過他們決不能再抓我去當兵了，伊蘭！我還向天起誓……他們決不能把小邁克和喬埃抓去當兵了！”

伊蘭慢慢點著頭，仔細打量著他的臉。“咱們就談談這個吧，”她說。

“今天晚上不成，我要跟你談的不是這件事。呃……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我要跟你談的。”他結結巴巴地說，用手攥緊了桌邊，把桌子都弄得噤噹作響，隨即很快地說：“我要跟你結婚。”

“台夫！”

“我說的是真心話，我要跟你結婚。”

“不要，台夫，請你不要這樣！你真不應該到這兒來！”

她那種忿怒的，敵意的神情把他嚇住了，他說：“我把這事想了很久很久了。我要求你跟我結婚，伊蘭。”

“那是不可能的！”

“不，不是不可能的。我愛你，伊蘭。我一直是愛你的。我

即使現在都知道，你……”

“別說了！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圓瞪着两眼。“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不是，不過我是你哥哥的……我是你……”

“伊蘭，你肯跟我結婚嗎？”

她鎮靜地說：“為什麼？”

“因為。一切原因。你說得出的一切原因。”

“呃，說一個出來我听听。”

“孩子們。”

伊蘭死板板地從桌旁站起來。“你快到你母親家裏去吧。她都要急死了。再說，也已經過了我睡覺的時間啦。我八點以前還得去工作呢。”

她把桌上的杯盤拿到污水槽里，有条不紊地把它們洗好，涮過，擦乾。然後她仔細地擦乾淨桌子，放好三份早飯食具。她把這一切收拾停當之後，就抄了一鏟子煤放進火爐，隨後回到台夫身旁，用一只胳膊摟住他僵着的背。

“讓死的埋葬掉死的吧，”她用低沉的、顫動的聲音說。“你年紀還輕，台夫。好好活着。你有權利过好日子。你已在海外付清了全部債務。欠我的，欠喬治的，欠任何人的。你現在對誰都不欠什麼了。別耽心，邁克和喬埃會過得很好。我和他們過得還不算怎麼壞。他們現在都是挺不錯的孩子呢，要是我能那樣說的話！”

“你在哭呢，”台夫說。

* * *

伊蘭·麥克斯威爾十歲的時候，她家裏就被旱災和經濟危

机弄得一贫如洗。麦克斯威尔家办了一个很发达的农场，在急流城①东北占一大片地，后来市场萧条，雨又不下，这样过了两年，赖雷·麦克斯威尔的家只剩下南萨斯卡契温②沙漠里的一所房子和一个驢厩了。

伊兰和她的姐姐琴眼看着银行把她们家不用的机器搬走。她们看着四条母牛活活渴死。她们帮着她们的母亲一起干活。过去母亲领着穿得漂漂亮亮的女儿上教堂，心里是何等骄傲，现在呢，她只能用救济机关送来的装糖的旧麻袋给她们做衣服了。

伊兰吃的是烂土豆，长得真是骨瘦如柴。但是无论什么折磨——无论是一九三二年可怕的冬天，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救济机关调查员使人难堪的拜访，这些拜访完全伤了她母亲的自尊心——无论什么折磨，都不能使伊兰心中燃着的那股热情冷却。这是种真正的、能发出光和热的火焰。那次赖雷·麦克斯威尔到驢厩里去钉棺材，就是伊兰把那个娃娃汤姆抱了起来，把枯萎的小尸体紧抱在她皮包骨的怀里，后来居然发生了奇迹，孩子又复活了。

一九三五年，情况好转了一些。伊兰已经过了十四岁，利用她父亲跟自由党的旧关系，在急流城的一家餐馆里找到了洗碗碟的工作。在六个月内，她补足了几年来半饥半饱生活中所缺乏的营养。她的身材发育成熟到惊人的地步。她很快就当了女侍者，有时候一天额外收入的小账竟有五角之多，在那个时候，这确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呢。她父亲也找到了修公路的工作。琴跟着她的姑母到利吉那去了，她们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

① 急流城(Swift Current): 加拿大萨斯卡契温省西南的一个小城市。

② 萨斯卡契温(Saskatchewan): 加拿大西部草原地带的一个省。

下一年夏天，一个联邦地质学家到这地区来勘察粘土山。他有一辆汽车，也有许多闲工夫，还有某一种公务员所有的特征——就没有道德观念。

“象你这样的姑娘，怎么在这儿当女侍者呢？”他问伊兰，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他告诉她他是从蒙特利尔来的。他描绘了一幅他们俩一起生活的灿烂图画。后来她很赞赏他是个温柔的人，教导她在恋爱中保持微醉状态，不让她达到烂醉如泥的程度。他离开她的时候，她既不觉得丢脸，也不感到痛心。

但是她跟急流城和农场算是永别了。她把工钱和小账积蓄起来，把钱缝在一件暖和的内衣里，穿着一身工装服，包了一块头巾，跟一个温哥华姑娘一起跳上一列货车走了。

她被捕了六七次。有一次，在温尼泊城麦克菲里普斯街的车站里，她看见一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路警在慢条斯理地踢打一个从有盖货车上跌下来的少年，就用一块岩石把那路警砸昏过去。

她在温尼泊躲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她和一群搞工会工作的姑娘一起东上避难。她们在路上说服了她，货车到了深岩以后，她就在那里找一个工作做。两天以后，她能够写信告诉她母亲了。

“我很平安，我找到了工作，挣到了十二元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告诉汤米要尽快来看我。离我住房很近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千个男人到一个洞里去干活。电梯把他们差不多送到离地面一哩的地方。不少工人都是从草原地带来到这儿的……”

伊兰·麦克斯威尔看上去不止十六岁。这种肉体上的早熟也反映了她精神上的成长。她跟地质学家的那段经历，在货车

上的十分危险的旅行，跟数百个各种类型的失业流浪的姑娘厮混——这一切都使她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成为一个成年的女人。

“目前，”克里斯·曼尼夫对她說，“你应该先停一下。”他英語說得并不好，因此他常常发明一些很有意思的妙語。“我这話是什么意思？我說的是：停一下！等一等！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动手去做。你有的是時間呢，伊兰！”

曼尼夫一开始就很喜爱她。由于他妻子的介紹，他給了她一个工作。在深岩，要留住一个姑娘在餐館里当女侍者是很不容易的，而这位进步的馬其頓餐館老板在这本人生之书上，也不知看到过多少頁污秽肮脏的記載了。他冷酷地跟这个新来的薩斯卡契温女侍者談了一次話。

“瞧瞧你自己。你是一个女人。你有小孩嗎？沒有？看上去，你已經結过婚了，我的姑娘。”

伊兰有点被他这种严厉的話而不是被他的态度吓住了，她望了望自己丰满的、几乎是健碩的身形，只見它好象在受两条細得出奇的腿的嘲弄。

“如果这还不够，”克里斯·曼尼夫对他的妻子說，“你听听她的声音！我跟你說，餐館里的每一个男人都会停下来不吃东西，猜想这是誰的声音！他們都轉过身来，他們都从火車座里探出身来。这是从这儿下面发出的声音……很輕柔，可是从丹田里发出来的……我自己跟自己說，这姑娘会唱最低的女低音！”

“她会唱嗎？”曼尼夫太太問。

“不，只会唱流行歌曲。多可耻啊，有着这么一个嗓子！”

曼尼夫太太沒有孩子，那些日子常在厨房里帮忙，她一开始就管这个新来的姑娘叫“我們的伊兰”。她帶着她到进步的會館里去听音乐会和参加舞会。这样伊兰遇到了数以百計的年輕人。

經過芬蘭會館、烏克蘭會館、俄國、南斯拉夫和馬其頓會館、波蘭會館、匈牙利和德國會館的門道，在富於戰鬥精神的深岩工人們貧困的、然而生活得熱火朝天的殿堂里，伊蘭·麥克斯威爾找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她很引人注目，因為她是“英國人”，也因為人們在她隔得很開的、藍色的眼睛裡發現了文靜的火焰，就象在白熱的火上冒出來的那種沉靜而清徹的藍火苗一樣。

“那姑娘是誰？”

“她在曼尼夫的餐館裡工作。”

“不！”

“等會我指給你看。我跳完舞，就要到那邊去。來吧，咱們跟她談談去。”

“她跟誰一道走？”

“誰也不跟。”

那個時候，那些小伙子，連有工作的在內，很少有零錢花；他們的收入都拿去養家活口。他們都喜欢溜到曼尼夫的餐館裡找這個新來的姑娘聊天。有幾個還跟她訂了約會。不過她跟同一個小伙子一起出去很少超過兩次以上。

到了一九三七年，克里斯能夠搬到通衢大街松柏路上了，在那裡開了一個餐廳，有三十六個火車座，一個大櫃台。曼尼夫坐在現金出納機後面，津津有味地欣賞着伊蘭對付每個想跟她約會的跑街或者公司裡的職員。

“你跟他們怎麼說的呢？”他會這樣問她，心裡很好奇。

伊蘭親熱地擁抱她的老板一下。“你還記得你跟我說的話嗎，曼尼夫先生？我跟我自己說……停一下！於是我就停下了。我一停下……”她笑了一聲，作了個擰開關的動作。“啪！音樂停

止了。可是你知道怎么回事嗎？今晚那个高个儿小伙子，他的确不错。”

“呸。他是卖花生的。你，和一个卖花生的！”

有一天晚上，曼尼夫看见台夫·纳尔逊从门道里踉跄着进来。这个年轻的矿工刚在冰场上打完一场激烈的曲棍球，又被凛冽的寒风一吹，脸上正红艳艳的放着光，他随便地跟所有的女孩子和她们的男朋友打着招呼。餐馆老板一眼就看出，纳尔逊是有目的而来的，他同时也预见到就在这一刻，他将看到这个青年人要在他游荡的路上煞车了。

台夫·纳尔逊毫不腼腆地瞪着正在一个火车座上侍候顾客的伊兰，嘴里大声嘟囔着说：“他们说的倒是实话。的确是实话！”他在后边找了一个座位。

过不多久，伊兰就来找她的老板，问他今天晚上她是不是可以早离开半个钟头。

看见伊兰·麦克斯威尔和大卫·纳尔逊在一起时的那种高兴劲儿，看了的确使人兴奋。这姑娘的一切生活经验，她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切，都好像是在为此养精蓄锐。她象一棵含苞的野卷丹那样，不耐烦地在等待时机，到了夏天的太阳终于到达了那等得望眼欲穿的最高点，就艳花怒放。她这种毫不忸怩地盛开的爱情花朵甚至影响着过往的陌生人，使他们暗暗微笑着，同时在他们身上挑逗起各种深切的、难以捉摸的渴望。

谁也鼓不起勇气跟她谈起台夫·纳尔逊，那个漫无目的的年轻孤儿，他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他所干的一切事情上都是个逃兵。曼尼夫太太一再努力，想跟她谈起这个问题。可是象她这样一个女子，深更半夜到你家里来在一大堆乐谱中寻找，最后替《在歌曲的翅膀上》的名曲找到了歌词——对这样一个女子，

你有什么話好說呢？

当时的流行歌曲已經不能使伊兰·麦克斯威尔满足了。有时候在餐館里，她会用那种惊人的、非常低的最低女音唱起孟德尔松的歌曲来。她甚至还唱巴赫的片断……“就象雄鹿渴望着清泉一样！”她向爱情和热情唱着贊美歌，这在她看来，仿佛就是她生活的唯一目的。

这爱情发生在黑暗的年代里。数以千計的飢餓的工人涌进了深岩。現在鐵路警察不再用警棍毆打他們了，他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矿里和厂里，他們把鎳的产量翻了一番，翻了两番，这些鎳都經過紐約滾滾地流向世界的各个兵工厂。深岩的鎳既运給英国和法国，也同样运給他們的敌人德国和希特勒占領下的欧洲。深岩的工人階級过去也經歷过这样的繁荣。寡妇們和老人們已在猜度这一次鮮血要往哪儿流了。

每个人都被这次騙人的战争搞糊涂了。劳工运动中展开了十分熾烈的爭論。数以百計的进步人士被送进了監獄。政府开始对整个进步运动进行大規模的鎮压，虽然不是用典型的法西斯殘酷手段，但是通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收效也一样大。在深岩，一切战斗的組織都被殘暴地赶入地下。每一个會館都被接管，轉交給法西斯团体使用。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伊兰問台夫。“你以为他們也要逮捕象克里斯这样的人嗎？”

“我不知道！”台夫說。“咱們看电影去吧，好不好？”

他們看电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伊兰看出当时在加拿大猖獗的生活的风暴一直吹进了台夫的内心深处。最初使他不安的是怕发生一些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件，会摧毀他那种游戏三昧的生活。同样地，他也对伊兰的爱情感到恐惧。伊兰預見到一

个完全不愉快的結局快要来临，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她就离开了他。

“可是伊兰，亲爱的！你是开玩笑吧。我愿意牺牲一切……”

“別說了，”她厉声对他說。她象运用外科手术刀一样运用了她女性的果斷。“你可以做一切你愿意做的事，台夫。可是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別再到我这里来了。”

第二天她在餐館里出現的时候，头发已梳成很簡單的式样，嘴上也沒涂唇膏。她不再唱歌了。她不再久久地盯着任何人看，免得被人看出她眼睛里的火焰差不多已經熄灭了。

曼尼夫痛苦地观察着她的悲哀，有一天对她說道：“瞧，伊兰，要是你愿意的話，曼尼夫太太可以带你到多倫多去。我的堂兄弟会欢迎你，給你工作做。他在那儿开着一家很大的館子呢。”

“我为什么要搬到多倫多去？”伊兰驕傲地問。“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克里斯！”

不到两星期，她就跟台夫的哥哥乔治约会了。每个認識她的人都含譏带諷地說：“他这是要吃一杯殘羹了！”然而，面对着乔治极端的幸福，这些流言蜚語也就慢慢地自生自灭。伊兰的几百个朋友都参加了他們的婚礼。“她真幸运，”他們彼此談論着說。“她要是跟那个台夫在一起，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伊兰下一次到餐館里去的时候，是把她的头生迈克尔領給姑娘們看。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她和她的丈夫又去了一次，那时候，英国、加拿大和苏联已經結盟，使战争的性質起了深刻的变化。乔治当时已穿上了軍装。

他始終沒有看到第二孩子乔埃。伊兰带着她这个两个月的儿子到餐館里来的时候，她已經是个寡妇了，她还跟克里斯夫妇作了次严肃的长談。最后大家同意，她不應該接受安娜·納尔

逊要她到她公寓里去工作的邀请，应该保持她的独立生活。只等她跟一个矿工妻子安排好了在白天替她照应两个孩子，她就可以马上回到餐馆来工作。

她知道台夫·纳尔逊从军的事。可是始终没再见过他的面，一直到他回到深岩的那天晚上，他赶到阿尔多街她的家里来看她。

那么她干吗要哭呢？

* * *

“我是为我自己伤心，”伊兰说，“可是我伤心的程度，还不至于同意你由于可怜孩子们而跟我结婚。”

她站在他背后，把手指插进他的黑头发里梳理着。“你的头发一点也没有变，台夫。刚才，我感到非常快活，听你说……呃，我现在愿意把这话说出来。我也没法把你忘掉。咱俩谁也不能忘掉谁。可是现在别把这样的感情糟蹋了。各式各样的人都已被战争玷污。在这儿深岩就有好几个。我在餐馆里每天都听到这类事，那些故事听了都叫我恶心。可是……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你没法再挽回了。”

他站起来，温柔地握住了她的两臂。“伊兰，听你刚才的话，你还爱我。我呢，也爱你。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为了孩子们。我要你为了我们俩而跟我结婚！”

伊兰·纳尔逊闭起了眼睛。“你最好现在就走，台夫。”

“不，听我说，我求你！”

“你要给孩子们弄个父亲，”她冷冷地说。

“我可以做个很好的父亲。”

“你会吗？你会做个很好的父亲？”

“你不相信我吗？”他焦急地望着她闾攏了的眼皮和嘴角上

的痛苦皺紋，嘟囔着說：“伊蘭！我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傻瓜啦！”

“我過去并沒以為你是傻瓜，”她說，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他咒罵起來。“今天晚上，我什麼話都說不對頭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可是現在你不會聽我的。你已經變了。我剛才說些什麼來着？現在又是什麼地方不對頭呢？”

“沒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你現在回家吧，台夫。”

“你不告訴我，我決不走……你還有什麼話藏在肚子裡。”

“請你放我走。穿上你的大衣到你母親那兒去吧，他們都在等着你呢。馬上就去。”

他渴望地看看她脖子上的曲綫。不過他看出她甚至不願在他面前流淚。

“我剛才說些什麼來着？”他問她。

他們倆都聽到了孩子的聲音，不覺一驚，就立刻分開了。邁克站在門道裡，朝明亮的燈光眯着眼睛。

“我要喝水，”他說。

台夫急急地從碗櫥架上拿了一隻杯子，到污水槽那裡灌滿了水。他跪下來把杯子遞給邁克。孩子喝水的時候，把一隻手搭在台夫的肩上。邁克睡眼朦朧地呷完水以後，就牽着台夫的手，一起走進臥房去。

台夫回到廚房的時候，看出伊蘭已經把眼淚擦干了。她圓瞪着眼盯着他，臉色那麼蒼白，感情那麼熾烈，他不由得畏縮起來。

“你仔細地看過了嗎？”她問。

他站在她面前，吃了一驚。“看什麼？”

“看邁克爾。”

台夫·納爾遜的腦子裡頓時起了疑團，嘴有點發干。他用

舌头舐着张开了的嘴唇，一再努力想说话。

“一个好父亲，噯？”伊兰小声儿说。

她忽然间走到门道里谛听着，肯定迈克已经睡着后，就回来站在炉子旁边。

“你怎么啦，台夫？去吧，去照一下镜子。”

“伊兰！”

“我现在什么话都不隐瞒你了。原来你已经变了？你现在真的已经长大成人了，台夫？很好，你害怕什么呢？瞧瞧你自己吧！”

他只需把头转一两吋，把眼睛一抬，朝污水槽上镜子里自己的影子盯上一眼。然而这一微不足道的动作却使他额上冒出了揪心的、寒冷的汗珠。

“看见了没有？”伊兰说。“你瞧。野性子。深肤色。纳尔逊家总是有两个孩子，是不是？深肤色的孩子，也是好孩子。就靠这个救了迈克尔。再仔细瞧瞧！嘿，只要迈克尔把眉目一扬，我觉得自己就要晕倒，生怕被你母亲看出。还有绿眼睛。还有下巴。‘我爸爸也有这样的下巴，’你叔叔吉姆这样说。‘尖得可以劈柴！’他们全都注意到了。他们全都说迈克活象他的爷爷。没有人想到你。”

她打了个寒噤，接下去说：“呃，他们怎么会想到你呢？不是谁都知道你一向是多么小心谨慎吗？”

她走到他身边握住了他的两肩。“甚至现在你都怕问我那个使你直冒冷汗的问题！我来回答吧。是的。乔治知道。他知道迈克不是他的儿子。可是他是个好父亲。迈克爱他，两个孩子也彼此相爱，我呢，也决不能让你糟蹋他们的生活！”

“伊兰！”

“没关系。这是七年以前的事了。别责备你自己，你并没有诱骗我，台夫。是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己轻率。”

她一下子从椅背上拿起他的军衣上装递给他。她安安静静地說：“现在离开这个屋子吧，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件事，他们是决不会說出去的。”

台夫·納尔逊的臉色蒼白得那么出奇，看上去好象連皮肉都萎縮了，冒出久未得食的餓汉或者单独囚禁的犯人那样的一副干癟相。他的嘴歪扭得都认不出是他的了。他僵硬地、笨拙地将自己的肩膀套进軍衣上装，一再地拉着袖子。

“我把大旅行袋留在火車上了，”他毫无意义地說，“里面有給你的一样礼物。”

“好的，台夫。”

“我有話要跟你說，伊兰。我要是早知这样，是不会来的。你相信我的話，是不是？我是不会来的！”

他似乎只是在这时候才听到自己說的是什麼話。他驀地一怔，被自己所表示的可怕思想吓住了，渾身都哆嗦起来。

“我的意思是說……我要是早知道了，以后就决不会想再来了！伊兰！你为什么耍告訴我呢！为什么？我本来可以繼續不断地到这儿来的……”

他尷尬地朝門边走去，厨房里的旧地板被他踩得嘖嘖嘎嘎直响。他在門边停住了脚步，扣着上装的鈕子。

“伊兰，我要你在我走之前，直截了当地告訴我。你还没有全都說出来。”

她知道他的意图，就慢吞吞地說：“迈克尔是你的儿子，台夫。在我們俩断絕关系之前，我就知道发生的事了。我一开始就告訴了乔治。我跟他两个都只想到一件事，别的都没考虑……”

怎样守住这个秘密。决不让孩子知道。甚至决不让孩子怀疑到。”

“怀疑到我是他的父亲？”

伊兰默默地点了点头。

水龙头里喀喀作声，流出几滴水来，从污水槽里排泄了出去，最后一滴一滴地、越来越慢地溅到下面的水管子里，渐渐听不见声音了。

“如果我是他的父亲，”台夫慢慢地说，“那么他不是孤儿了。”

一个猎人见了一头尚未完全咽气的鹿，看见它抬起绝望的眼睛，闪出最后一线的希望之光，他就会畏缩起来，这时候伊兰也一样，她努力瞄准着，想发出慈悲的一枪。“如果迈克不是个孤儿，”她小声说，“那么他就是一个……一个私生子。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不是乔埃的哥哥。你看出来了没有？还是让他和乔埃照现在这样下去要好得多。对我，对每一个人，都要好得多。只能象现在这样下去。乔治是他的父亲，明白不？”

“对，你说得对。我看得出来。我明白。”

“晚安，台夫。”

他声音呆板地、然而顽强地说：“你要我说再会，我可不想说。不错，我是明白了。可是我不准备离开孩子们。我要……完全同样地看待他们俩。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来。可是我要来看他们。”

好象他是个无害的、但相当讨厌的醉汉似的，她给他开了后门，催他到外面刮着风的台阶上去。

“你偶尔可以来来，”她厌倦地说。

“哦，我会来的！”

他們俩都轉过身来看漆黑的天边慢慢地閃出明亮的黄光，那是往矿渣堆上傾倒另一次矿渣时在低垂的云层上反映出来的。在这突如其来的怪誕的光輝照耀下，制炼厂的三根大烟囱，好象在往天空升去，顏色漆黑，大得与地上的一切都不成比例。

“三根！”台夫說：“現在有三根了！”

他抬头瞪着这三个尖头的东西，看去象是三把插在岩石上的黑色刺刀，在指引通天的道路，他見了这景象，血都涌到他的臉頰上了。

“我明白了！”他对伊兰說，一下把門开得大大的。“比你還明白。我什么都明白了！”随即他把門重重地关上，奔下后門的台阶，踩得那几級朽老的台阶吱嘎直响。

伊兰脫了衣服，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就悄悄地走到前房的窗边，小心翼翼地吧窗帘拉开了一些。

她看見台夫一直站在街角上，在一盞被风吹得狂搖狂蕩的街灯下面抽香烟。她正看着的时候，他忽然把烟头一扔，那烟头閃出一道弧形的光圈，穿过街道，落下的时候濺起了无数紅色的星火。他轉过身来朝屋子望了会儿，然后离开街角往大路中央走去。那盞搖曳着的街灯把他的影子可怕地照来照去，越照越大，照在一些小屋子上，照在岩石的坡路上。他在轉角上消失以后很久，伊兰还能听到他那釘着鋼釘的軍靴所发出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在石头路上象枪声一样震蕩。

第二章

深岩的矿石从不停止流动。数以千计的工人不停地挖镍，把它压碎、精炼、装了上船。一班班的工人从天亮工作到中午，从中午工作到黄昏，又从黄昏工作到天明。今天晚上，深岩比平时更加清醒。

在矿工区的街上，好些人家都在举行聚会，灯火辉煌。这些欢迎会上的声响由一阵阵的寒风送来，跟许多火车有节奏的行驶声，露天矿坑里开掘所的喧闹声以及巨大的矿石磨坊里不知疲倦的单调的吼声混合在一起。

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响亮的美国吉他在弹一支凄凉的夏威夷乐曲。台夫·纳尔逊转过莱梅路的拐角，走进了他母亲住的马尼托巴街，吉他那种如泣如诉的乐声逐渐消逝了。他听见了一支快速的、没法抗拒的波尔加舞曲，不仅有快得刺耳的手风琴声，还有十几双跳舞的脚兴高采烈的跺脚声。接着，从一条小街里，传来了一声喊人跳舞的提琴手的粗野喊声：

“嗨嗨！来呀……举起胳膊，梳好辫子！”

他的喊声被全屋的狂欢者们大踏步走去跳舞时的呼声淹没了。

台夫经过一家小店的时候，听见从暗头里传来一个女人热烈的嘟囔声，那声音听去近得惊人。“你不是真的要她吧，嗯？”她的伴侣欢笑着说：“琴，你是个妙人儿！妙人儿！”

台夫奔跑起来了。九月里的寒风，还有夜晚一切活着的声响，终于把他从离开伊兰家后所坠入的如醉如痴的忧郁状态中唤醒过来。现在他要尽快赶到他母亲家里去，他要尽量不让自己的脸上或举止上露出一丝那个象炸弹似的把他震得失去知觉的消息。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望着黑暗中那个跟熟的、荒凉而方正的屋子轮廓，疑惑不决地微笑着。

“他们把门廊漆过了！”

他躲在暗处，在门廊的栏杆边俯下身去。他看见很久以前刻在一根门柱上的自己的名字，涂上漆后，鲜明地浮现出来，不由咧开了嘴一笑。

他看见大房子里最底下一层全都点着灯。可是没有音乐。一时间他恐怖地想到也许只有他母亲一个人还没有睡，却昏昏欲睡地在厨房里等他；正如她过去在夜晚等他回家不知等了多少次那样。

“这房子太大了，”他自言自语说。“象她现在这样年纪，这房子对她说来实在太大了。”

安娜·纳尔逊的公寓房子和旁边的其他六所公寓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都是在三十年前由同一个营造商同时修建的。这些房子也同样有一段赚钱的历史。这些房子落成以后，已由一家抵押公司出售过不下五次之多。有两次就是目前的“房主”、寡居的安娜买进的。抵押公司用一种简单的办法：年景儿不好（买主白白付掉了全部押款、只能再做房客的时候），它就取消了贖取抵押品的权利，等到市面好，再把房子卖出去，抵押公司每月所赚的钱，总数确实惊人。

象几千所类似的久经风吹雨打的老房子一样，这类房子在

加拿大全境各个工业中心都可以找到。安娜·納尔逊的房子也受到人們的热爱，不只是住在远处、从未見過这一可怜产业的抵押公司老板們对这地方抱着好感，它也是安娜心中的爱物，是她一家人的家，也是許多深岩的单身汉和鳏夫的家。远在西部两千哩外的鴉巢，許多鐵路工人都亲切地談起安娜的住处。蒙特利尔的卡車司机，太平河的农民，也有不少曾在安娜家里吃过飯，在她那干净的床鋪上宿过夜。

突然間，台夫听見了他叔叔吉姆宏亮的声音，以及这声音引起的哄笑声。

“大伙都在呢！”

他蹲在台阶边，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出了六七个熟人的声音。他急不及待、跌跌撞撞地跳上通門廊的台阶，一下子冲进了門道。

“台夫！台夫！”

他母亲在这天早些时候早把眼泪流光了。这时候她被台夫举在空中，竟象个小姑娘似的欢笑起来。

“媽！你烫了头发啦！你……你很漂亮！”

房間被笑声震动了，里面好象挤滿了站着的男人。台夫感覺到他們的拳头在敲他的肩膀。最后他把他母亲放了下来。

他叔父递給他一只大酒杯和一瓶酒。“倒吧，孩子！这是真正的‘哈得逊灣’^①。今天晚上我們都舍不得喝，省下来給你呢。倒滿吧，……这是能弄到的、最好的陈酒！”

台夫吸着威士忌汨汨地倒进酒杯时散发出来的美妙的香气。他快乐地看出，沒有一个人打算問他为什么迟来。

① “哈得逊灣”(Hudson Bay)：一种名貴的威士忌酒。

“台夫孩子回来了！”他叔叔大声喊，高擎着酒杯。“纳尔逊家万岁！”

台夫一边干杯，一边直望着他叔父的眼睛。什么也没有变。吉姆·纳尔逊英俊的脸上毫无表情的，冷冰冰的皱纹只是比过去深了一些，他头上金色鬃发已经镶着银边，看来比过去还要漂亮，他看出他叔父魁伟的身軀微微有点驼了。但是他仍旧高耸在众人之上。

“喂，孩子……哪些人你认识的？”

吉姆叔叔一一介绍一番。极大多数台夫都不认识，他们都是年轻的房客，是在下班以后参加进来的。他们一本正经地、有点拘束地欢迎着他们女房东的退伍儿子。不过这儿也有台夫的老朋友，他们随随便便地跟他打着招呼，使他心情又轻松下来。

安娜·纳尔逊坐在收音机旁边的大椅子上。台夫坐在她脚边。

“刚才有几个姑娘在这里，”她说，“不过她们都回家了。还有丹尼斯的妻子，奥里的妻子。她们现在都成家了，不能整晚都待在这儿！”

吉姆·纳尔逊阻止了她说话。“来吧，乔尼！”他说，把穿着军装的乔尼·霍克拖起来，“台夫，你扰乱了我们的演出！乔尼正在这儿给我们……来吧，开始吧，瞧，从头来起！”

约翰·霍克^①站到地板中央的时候，大家都快活得咧嘴笑起来。这个高个子、细骨路的奥吉伯威-印第安人^②平时很少有那么好的心情。他们一起在海外的那么些年里，台夫只见过两

① 乔尼是约翰的爱称。

② 奥吉伯威(Ojibway):北美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次他有这样的好兴致。

今天晚上，乔尼在扮演一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将军的角色。他站在那里，滑稽地、笨手笨脚地摆出一副立正的姿势，学着这位名人向一师驻在英国的加拿大军队演讲，这一师人由于等待答应已久的第二战场的开辟，腻烦得都已军心涣散了。这位由乔尼扮演的英国军队的“大战略家”一眼看着士兵们，一眼看着拍新闻片的摄影机，不住地往四下里翘首，打着饱嗝，哑着嗓子要提词人给他提词。

“就是这样，弟兄们……屹然不动！咱们就是这样。他们守住那边的防线……我们守住这边的……嗝！”

不只是台夫，就是那些没去过海外的也认出了这位“将军”，因为战争期间他经常出现在新闻片上。

“要是你们认识不清，”乔尼向想象中的军队吆喝着，稀奇古怪地把牛津口音和伦敦口音混合在一起，“你们就只要记住，在象我这么高的地位，我们也认识不清！”

这种愚蠢的胡话和毫无意义的重复引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安娜·纳尔逊悄悄地对她儿子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生气勃勃的？他在尖声叫嚷呢！台夫，我高兴极了。我应该说当我听到他得到勋章的时候，我很怀疑……”

她听到乔尼·霍克得到军功勋章的消息时，的确曾担过心。她曾公开地表示过忧虑，生怕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意味着他已经绝望地打定主意，不打算再回深岩。约翰·霍克是个纯血统的奥吉伯威，他的双亲都已离开了特区^①。安娜·纳尔逊虽然想尽

① 特区(reservation):美国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种族歧视,划出一定的区域给有色民族(特别是印第安民族)居住,不让他们和本国白种民族相处、受同等待遇。

了一切办法，让她所結識的許多朋友都欢迎这个年轻人，乔尼仍旧經受过不少次遭人白眼的痛苦。

就在他参加军队以后不久，曾发生过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里面牵涉到加拿大女子軍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的父母曾威胁着要把这个年轻的印第安軍人逮捕。其实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乔尼把这次侮辱看得很严重，觉得心灰意懶。

“不錯，”台夫悄悄地对他母亲說，“他在全师里得到的勳章比任何人都多。不过情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把命豁出去过。乔尼恨他們，你很难想象他是多么恨那些法西斯匪徒！等我以后有时间再告訴你……”

乔尼·霍克的这次小小演出已快到高潮。他把身子探到很前面，僵硬得象一根通条，由于滑稽地想保持平衡，全身都在发抖。

“我們都得服从命令，弟兄們！我們必須等美国人先进去，然后再把他們拉出来！为亲爱的美国老朋友牺牲……还有比这更光荣的事嗎！現在欢呼吧……記住，欢呼！国内战綫……大后方……加油干，弟兄們……嗝一呃！”

热烈的掌声和喝采声把房間都震动了。吉姆·納尔逊又敬了一巡酒，然后使劲拥抱了乔尼一下。

“你不会再跟我一起到丛林里去了！”他半开玩笑、半忧郁地說，“我看得出来，乔尼。你是不是打算回到矿上去？”

丹尼斯·兰琪文吃吃地笑了起来。“首先……我們要让他結婚！只是替他擦勳章，就会使一个女人够忙的了！”

这句话說得并不十分得当。这个印第安青年虽然一笑置之，可是他那双特别亮、特别大的黑眼睛却張得大大，露出了一种又是高貴又是痛苦的表情。他望了望吉姆·納尔逊，比較年

长的这一位就立刻拿眼望着别处，点起一支香烟，往房間远处瞪着。

兰琪文輕輕地撫起吉他来。他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嘴角上叨着一段熄灭了的烟头，眯着眼睛看着吉姆和乔尼。

“都是单身汉！”他說。接着，他那漫无目的的輕撫突然間变成嘹亮的、銀鈴似的弦声，那声音如泣如訴，逐漸消逝。

“你們看得出它們是在偷偷地哭嗎？”他朝着整个房間問，含諷帶諷地咧嘴笑着。“我們笑得太多了，對我們凱旋归来的英雄們似乎不很合适！現在听我的……”

他的諷刺口吻消失了，接着他就用他富有感情的男中音唱起来：

“战士凱旋归来……”

这支法兰西-加拿大歌謠唱到第三节的时候，他突然不耐煩地停住了，隨即又重新唱起来，这次是用他本国話法文唱的。歌声立刻变得更动人、更有感染力了。唱到最后战士跟他死去了的妻子和孩子們告了别时，房間里的每个人都墜入沉思之中。

威士忌，以前在房間里熟悉的每一个細節，兰琪文的令人难忘的歌声……都使台夫清醒过来，意識到他終于回到深岩了；他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明天，他就不得不操心去做一件小小的俗事：进城去买一套普通衣服。

他抬起头来。沒有遇着任何人的目光。他轉过去望着墙壁。瞪着他的，是他哥哥乔治的一張大相片，鑲着黑色的鏡框。納尔逊家的男子全都在那儿。每一个都整洁地鑲在鏡框里，亚瑟、朱尔斯和乔治都用軍人氣概的严肃目光朝下凝視着。

丹尼斯·兰琪文不是不客气：然而毫無疑問地帶着嘲弄的口气說：“瞧瞧他們，大卫……啊，我本来对你寄托更大的希望！”

一些榮譽！可是納爾遜家依舊沒獲得勳章，對不對，孩子？”

尼克·安托希金笑了。“你這是妒嫉，丹尼斯。一九四一年後，你想從軍，我知道的，可是你患扁平足，他們不收你。”

尼克是個礦工。他是第三代俄羅斯-加拿大人，戰爭期間參加了加拿大皇家海軍，在一次護航中受了傷。他有金黃色的頭髮，白皙的臉，兩頰紅艷艷的，只須穿上一件寬上衣和一雙長統靴子，就可以當俄國電影演員。

“你生什麼氣呢，丹尼斯？”他問。“來吧，再來一杯啤酒。再給我們唱一支歌，一支大家都能唱的歌。”

蘭琪文拿起一瓶啤酒，喝掉了一半。然後他站起來，懶洋洋地靠在一堵牆上。他正好面對着納爾遜家那幾個一去不返的男子的相片。

“我們中間有的已經升天了，”他說，他那張黑黝黝的臉有點深不可測。“有的被關進了監獄。可是我們大家都愛工會，是不是？我爸爸以前拿了本大個兒皮爾·海伍德^①的小冊子教我讀英文。在牆上面……朱爾斯·納爾遜，我記得他，他經常從戰壕里寫信回家談工會的事。我說得對不對，安娜？那個時候，我們什麼也沒有。二十年後，我們依舊什麼也沒有！噫，拿喬治來說，在他離開之前我們正準備讓他當一位工會幹事呢……可是他們又把我們粉碎了！”

他彈了一兩下吉他，就轉向坐在安娜·納爾遜身旁的那個比較年長的男子。

① 大個兒皮爾·海伍德 (Big Bill Hay-wood, 即 William Dudley Hay-wood, 1869—1928): 美國著名工人運動領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創立者。

“怎么，丹？我們不應該把事情忘記得太快！这儿的大卫参军去的时候，901支部还在安娜的地下室里开会，就在这个房間底下！外面还有十来个人望风，注意着警察。”

丹·格朗特点着他白发蒼蒼的头。“只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咱們才能租到会館开会。”

“你要我唱一支歌，”丹尼斯·兰琪文簡單而坦率地說。“我應該唱什么呢，丹？”

每个人都轉过臉来期待地望着这个老共产党。

丹皺着眉头，摸摸稀疏的小胡子，安靜地說：“歌唱大卫和約翰，那些已經回来的人……以及那些沒有回来的。”

他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大手，輕輕地拍着安娜·納尔逊的胳膊，他一生都在深岩的矿井和工厂里做工，那只手已被矿石染成黑色，而且布滿了伤疤。

“不只是你的孩子，安娜，而是所有出征的深岩的孩子們，他們喜欢听什么歌呢？呃，我想今天晚上只有一支歌可以唱……”

他用一种平靜得出奇的男低音唱了一句：“我根本沒有死，他說！”

“乔·希尔！”

“当然啦，”丹說，吃吃地笑着。“除了《乔·希尔》，还有什么好唱呢？我們是跟坚硬的岩石打交道的人。是乔·希尔的人。現在拥有全国最大的工会支部。”

他抬起头来看看鏡框里的相片，握住了安娜·納尔逊的手。“我們有自己的乔·希尔。那上边就有三个，他們現在要是能看一下工会，他們每个人都会說出跟老乔一样的話……‘我根本沒有死！’”

他沉默不語了。一时间，兰琪文的吉他响了起来，嗡嗡地

象一陣悶着的風刮過遠處的山巒。節奏越來越緊，聲調顛巍巍的越來越高。音樂聲更響了，奏起一支動聽的序曲，接着，歌手熱情洋溢的男中音充斥著房間。

我昨晚夢見了喬·希爾，
他象你我一樣地活着！
我說，“可是喬，你死了已經十年！”
“我根本沒有死！”他說。

唱這句大家都熟悉的疊句時，每個人都唱了，奧萊斯卡·肖契克的聲音很激動，跟蘭琪文的一樣響。吉姆·納爾遜是很少唱歌的，但是他的哼聲象一只大提琴那樣響亮，深沉，有力地跟吉他伴奏。

“銅礦老板殺死了你，喬，
他們一槍打死了你，喬！”我說。
“光用槍杆子殺不死人！
我沒有死！”喬說。

蘭琪文幾乎象孩子那麼單純地從牆邊走過來，站住了，抬頭向相片唱着。

他站在那裡，象生命一樣偉大，
眼里含着笑意，
喬說，“他們沒殺害的，
要繼續鬥爭下去！”

唱到最后，弦声和歌声越来越轻，几乎是在轻柔地低吟那支不朽的矿工的挽歌，歌声一再重复着，到最后轻得一点也听不见了。

“我根本没有死！”他说。

那些结过婚的人，都一个个接到了他们妻子的电话，要他们回家。安娜做了一餐她所谓的“午夜早点”，虽然那时过午夜已很久了。寄宿在楼上的矿工们有的已经起身，准备去上早班了。

“你不觉得难为情吗，安娜，”丹说，“象我这样年纪，你还留下我待整整一晚。”

“象你这样年纪！要是吃起薄煎饼来，两个人都比不上你呢。”

丹叉了一大口软软的、香喷喷的薄煎饼，向其他人眨眨眼。“哦，你的薄煎饼不算太坏，”他说，“不过这枫糖浆倒确实是好。秋天的糖浆最好吃，我一向都这样说。得整整搁上一个夏天，味道才好。”

“我希望你搬到乡下去给我烧饭！”吉姆·纳尔逊说着，把他的座椅推得离开桌子一些。“这不是薄煎饼，安娜……是诗！”

每个人都笑了。吉姆叔叔的这句奉承话，招来了安娜那只沾满面粉的手又快又清脆的一掌，把面粉涂了他一脸。

“你上楼去睡吧，吉姆·纳尔逊！七号房间有一张床，我希望大得足以装下你！”

吉姆打算在城里待一两天，然后带乔尼和台夫到丛林里一

起去釣魚。他們在餐桌上談起了天氣、夏季的釣魚以及打獵等事情。但是在呵欠和伸懶腰中談的話越來越少了。

“呃，”丹說着，很不靈便地拿了外衣往身上套。“你們這些小伙子回到了家鄉，覺得怎樣？”

“我現在可以一覺就睡它一個星期呢，”喬尼·霍克說。

台夫不安地在大廚房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看見丹要走了，就皺起眉頭。“我不知道……我本來想在今天晚上打聽到一些東西。人人都說這個市鎮變了樣了，可是我們沒有談到這方面。丹，我很快就要來看你。”

“歡迎，歡迎，台夫。星期四，星期五有會。可是星期六早晨我沒有事。”

“我一准來，”台夫說。他咧嘴一笑。“我到過一些地方，丹。我親眼看見過一些東西。”

“我看過你寫給安娜的一些信。真的很想跟你談談。”

台夫站在門道里，凝神望着半明半暗的曙色，看着丹邁着奇特的、往一邊歪的步伐走下門廊的台階，他覺得自己的臉都紅了。

“丹，我的確要跟你談談。”

格朗特從人行道上抬起頭來，說道：“緊要嗎？”

“呃，不。”

可是，當這個老頭子揮手跟他告別，向公共汽車站走去的時候，台夫又追上去了。

“別把這事攔在心上，”他說，“等我星期六見到你的時候，會解釋給你聽的。”

“好吧。不過要是有什麼要緊事，我可以在吃晚飯時候見你。”

他們一起向街角走去。一层淡黄色的薄雾象一张肮脏的薄纸那样，盖在裂了缝的水泥人行道上，散发出一股制炼厂和精炼厂里的硝烟味，刺激人的喉嚨和肺腑。风已经停了。在破晓时分湿漉漉的静謐中，火车头的铃声听去好象近在咫尺。越驶越近的公共汽车上的齿輪发出的每一声痛楚的呻吟，都响彻这条傾斜的街。

“快回去，你不能穿着一件衬衫站在这儿！”

“我不冷。丹，你的背怎样了？”

这个老工人把头一扬，衷心地笑着。“嘿，我出去上工的时候，别问我这问题！关于我的背，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叠三吋厚的档案呢！这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成疑案的科学问题！”

他只是略略夸大了一点儿。就在战争爆发前，他在轉炉的过道上被一根断了的提升机鏈条砸伤了背，他的脊骨就此永远得了病。公司里拿高薪的那班健康保險专家，还有在賠償委员会里当“不偏不倚的”医学裁判的那些不讲道德的医师，当然把他这种暗伤說成是老年人必然会有的病痛。事实上，有两个健康保險专家还认为格朗特的不灵便，以及他那些插曲似的剧痛，純然是幻想出来的，是下意识地装病。这种說法，遭到了老工人和工会医生們有力的駁斥。

这件公案爭論了好些年，結果成为一种带有諷刺意味的僵局。在平常，象格朗特这样的人，公司不等他生出什么无可辯駁的工业病，早就把他解雇了。可是他却被判定适宜工作。而且有一万八千个工会会员都彻底了解丹的案子。工会支部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提出这件案子。因此，公司只好勉强把丹列在工薪单上。他的工作是在精炼厂当車号核對員，等于是給他养老。

他和台夫被聚集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人們擋住去路的时

候，丹吃吃地笑了起来。“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公司当局把我恨死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說我是个活証据，可以証明他們并不把每个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解雇！”

“这可给了你不少麻烦，媽告訴我說。我說的是你的背。”

尽管丹回答他的話时很风趣，台夫仍旧看得出这个老工人已經痛得臉色发白了。他的濃眉毛上冒出了一顆顆豆大的汗珠。他把两只手放到背上，想摩挲一下以減輕疼痛，这样一来，他的大下巴上的皺紋都縮攏了。

他們站在那里諦听着越駛越近的公共汽車的隆隆声。

“台夫，你喜欢古老的英国嗎？”

在这句随随便便的問話里，却含有强烈的乡愁。丹·格朗特在加拿大住了三十六年了。他是十八岁离开倫敦碼头的。他很早就成了一个加拿大人，非常为这个新祖国感到驕傲。可是內心中，却蘊藏着一种对古老的英国的热爱，这种爱，由于难得表現，也就越加强烈。

“英国！”

台夫定睛望着老头子两只炯炯的眼睛，带着感情說：“丹，轰炸得很厉害。可是那里的人民！可是……我是說……英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象加拿大！”

格朗特吃惊地說：“象我們！”

“我說的是人民！当然，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比不上我們。落后，对不对？美国佬就是这样對他們說的。不过我們可以学一点他們的勇气！”

“謝謝你，台夫，”格朗特說，“謝謝你。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接受你这种恭維。”他微微一笑。“你也許想回倫敦去吧？啊，台夫，你還沒看过深岩呢。現在这地方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今天

它已經成了一個工會市鎮。”

“碼頭工人罷工的時候，我正好在利物浦，”台夫說。“那才是一個工會國家！”

公共汽車隆隆地駛到他們身邊，車燈在晨光中放着黃光。台夫感覺到巨大的機器在他身邊散發出的熱氣，聞到了引擎排氣孔里漏出來的汽油和熱油的混合氣味，不覺突然苦苦地思念起他的軍隊生活來，既想念他從英國的一頭開到另一頭的那些巨大的運輸卡車，也想念驀地停止的那種受拘束的、井井有條的軍人生活。

公共汽車開走的時候，他站在那裡揮着手。丹·格朗特的臉從污黑的車窗裡向他微笑着，漸漸消失在霧蒙蒙的曙色中，這時候台夫心中悵然若失，覺得十分孤獨。

他想：“我要是把這事對丹說了，他會怎麼說呢？我要在星期六告訴他。”

這個主意，使他心裡寬慰了一些，於是急急奔回家去。

* * *

“可是她的心情怎樣呢？”他母親堅持不渝地問。

“很好，”台夫說。“她早就把感情克制住了。我想。”

他在他母親的問話下痛苦地折騰着。他們是在樓上的一間小臥室裡，這房間在他出國前本來是他睡的。安娜·納爾遜這時候終於按捺不住她對伊蘭的好奇心了。

她目光銳利，狠狠瞪了他兒子一眼。“你在那兒待了好幾個鐘頭。她跟你談了些什麼呢？她說什麼話沒有……有沒有旁人在場？我很久以來就一直覺得有別的什麼人在！”

“沒有。”

“你能肯定嗎？”

“沒有別的什么人，媽。”

“你累了。那麼睡吧。”安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本來以為你能告訴我什么的。呃，算是我活該，妄想打听她的私生活。俗話說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

她在門道里遲疑了一下。她極想跟台夫吻別。但是她怕受窘，沒敢這樣做。

“台夫，”她小聲兒說。“有什么事不對頭？”

“沒有，媽。我實在是累壞了。整整兩夜沒有睡。”

他母親聽了他這句軟弱無力的騙人話，只是微微一笑。但是她後來看見他坐在床沿上，兩肩沒精打采地搭拉着，兩道黑眉毛緊蹙着，露出的不是她清楚地記得的那種含譏帶諷的表情，而是一種肉體上真正感到痛苦的神色，這時候，安娜·納爾遜的火突然冒上來了。

“瞧瞧我們，噯？我愛過那姑娘，台夫，對邁克爾來說，她是個那麼自豪的、美麗的母亲！我曾經要她過一種真正的生活。現在瞧瞧她！在用工作自殺，過着我過了三十年的那種生活！現在再瞧瞧你！我不是在盤問你，台維……我知道你在外面准出了什么岔子，我能拿我的全部財產打賭，這事准跟一個姑娘有關……不管是什麼事，只要瞧瞧你！你的神色差不多跟你的吉姆叔叔一樣了！這就是我們，這就是納爾遜家，就象上帝創造罪人一樣確實，我們是遭了殃的！”

台夫聽了他母親這一席話，見她懷疑他在海外鬧了什麼不愉快的桃色糾紛，心里一塊石頭不覺落了地，他的信心大大地增加了。

“媽，別為伊蘭耽心。象她這樣的姑娘，決不會為了喬治哭哭啼啼地過一輩子的。”

“你們男人！”他母親說。“你們都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是你碎了她的心的，台夫。她要嫁的是你。你呢，連眼睛也沒眨一下！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原諒你拋棄她的那種方式。”

台夫急匆匆地在襯衫袋裏亂摸一氣找香煙。

“哦不，你不能！”安娜厲聲說。“我不准任何人在我家里樓上抽香煙，這你是知道的！誰都遵守這個規則……要不然！”

他們兩個都噗哧一聲笑了出來，由於改變了話題，都舒了一口氣。

“我簡直把這規則忘得乾乾淨淨了，媽！”

“呃，可別讓我在這兒樓上聞到一絲煙味！”

“晚安，媽。”

“晚安，台維。想法睡一會兒吧。”

她剛把門帶上，深岩的各條街道，每家人家的牆，安娜·納爾遜寓所的地板，在爆破岩石的炮聲下都震得顫動起來。

“天哪，可近着呢！”台夫說。“他們現在是在鎮上開礦了，媽？”

他母親一下子把門推開了。“不，這聲爆破是在新月路的街道上。工廠老板現在都在鋪草地了。你沒聽說這事嗎，嗯？唔，不錯，他們都在搞草地呢，我的孩子！”

安娜·納爾遜學一個時髦的、給人倒茶的交際界主婦的樣子，把眉毛一揚，粗大的指頭一彎，噘起了嘴，裝模作樣地說：

“真的，我的孩子，一所房子沒有草地，是不完備的，你知道！”

從前，在深岩，甚至在老板們的住宅區新月路上，都從來不會見過一根草。台夫咧嘴一笑，顯出迷惑不解和不相信的神氣。

“哦，我們把岩石炸掉，”他母親說，用的是一種誇張的英國口音，“我們去搬泥土來填進那些炸開了的洞。然後我們就栽

上……草!”

“你是說他們弄到了草地？就在这儿？在这个鎮上？”

“一点不錯!”

他又一次看見他母亲突然发起火来。她用她本来的声音厉声說：“是波拉德自己先开始的。你可知道，他妻子跟他离了婚？嗯，他却想留住她，她呢，老是哼哼唧唧地埋怨着住的地方太单調。于是他叫来了一帮工程师，給他鋪上了一块草地。小伙子們核計每一平方碼要花一千元。不管怎样，波拉德的家現在已鋪上草地了，栽有树木和花卉。其他人現在也在学他的样。”

“这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你会看見的。”安娜·納尔逊的臉色柔和下来了。“哦，不过那草地的确很好看，台維。孩子們从全鎮跑来，就是想看一看草地。我自己也領迈克和乔埃去过。”

台夫脫了衣服。他在涼爽的被窩里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懶腰。但是，天越来越亮，房間里漸漸充滿阳光，他也就越来越煩躁不安，睡不着覺。

他在幻想中看到小迈克在籬笆外面看着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的花園住宅，看着深岩最高統治者、公司總經理的草地。台夫的胸中冒起了一陣沉悶的、熾烈的忿怒，好象在發燒一样。

“他媽的，他們要草地干嗎？”

在一个断断续续的、折磨人的梦境里，他看見自己又回去当清理岩石的工人了，身在四千呎的地下，汗流浹背，炸下来的岩石排山倒海一样沒結沒完地滾下来，吼声震耳欲聾，同时又看見波拉德的儿子凯斯在一块由蔭涼的、灿烂的草鋪成的地毯上順着狹长的坑道慢慢向他走来。

第三章

星期六，台夫借了奧萊斯卡·肖契克那輛A型福特牌的舊轎車，先到丹·格朗特家里接了格朗特老爹，就徑直向了望山的山頂駛去。他找到了一條多年前熟悉的舊石子路。這條路轍痕累累，順着南面松柏叢生的長山坡蜿蜒而上，直通山頂。

到了山頂，這兩個人下了車，在路邊找到了一塊小小的空地，象是一塊岩石中間的盆地，里面鋪滿了雨水沖洗過的細石子。從這裡望出去，他們可以看見一片悅目的景色，蔥綠的松樹梢在迎風搖曳。

他們坐在九月的火熱太陽下，光着上身，呼吸着溫暖的東北風從連綿千里的秋天原野上吹來的香氣。他們咧開了嘴相視而笑，一聲不響，沉迷在陽光和空氣的愛撫里。

他們下面的深岩，看去仿佛很遙遠，好象一張飄在空中的照片。制煉廠上的煙和磨坊上的霧，隨風吹向南去。天空清徹無雲，晶瑩得象塊藍寶石，天空下面，磨坊、制煉廠和精煉廠的巨大建築物縮小得象博物館里的模型。四周疏疏落落地圍着廠房和礦井的市鎮；望去象是一個靜止不動的、小得有趣的玩具。

“從遠處望去，”丹老爹沉思着說，“一切東西都顯得美麗清淨。一切東西都是一個樣兒。”

他一邊吃吃地笑，一邊用他那只有黑色傷疤的手指點着。“就說屋頂吧。你看久了，我打賭你可以看出你母親的家來。那

边是新月路。看去好象就在馬尼托巴街隔壁，是不是？那些經理家的屋頂看去跟我們家的也沒有什麼兩樣。看見了嗎？”

台夫点点头。他平靜地、心滿意足地听丹說下去。同时，阳光火辣辣地晒进他肉里，慢慢地、微微地挑起了一种在他心中压抑已久的兴奋情緒。

“坐在这儿山上，”格朗特說，“咱俩就好象是一对知識分子似的，台夫，我的孩子！”說着，那老矿工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这荒涼的山坡上，他的深沉宏亮的笑声响得真有点几怕人。

“喂，什么事这样好笑？”

“从这儿山上望去，宿舍和老板的房子完全是一个样儿，”丹說，“因为我們看不見人。仔細想想看，台夫，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他們才老是把上帝擱在天上的。当然啦！他們干嗎不把上帝擱在地上呢？再說，干嗎沒有一个地底下的上帝呢……一个当矿工的上帝？”

台夫伸了个懶腰。“那儿太潮湿了。在四千八百呎下面，太湿也太鬧了。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不对。他們老是把上帝擱在天上，是因为把万能的主擱在那儿比較安全。从那么高的地方看不見底下的人！”

台夫注視着山坡下面，說道：“我看得見人們在底下走动。”

“可是他們全是一个样儿。从这么高的地方望去，你看不出哪个是波拉德的妻子，哪个是你的媽。”

突然一陣狂风，一陣秋天的小暴风，从山坡往上吹来，掠过那片葱綠的松林，在林海中掀起汹涌的波濤。天边的东北角上，出現了一条白得耀眼的淡淡云彩。剎那間，那两个人都哆嗦一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边用手擦着自己赤露的胳膊。接着，松林又平靜下来。

阳光又热得灼人了。

“丹，哪儿的太阳也不及我们这儿的好。谁也没法胜过我们的太阳！”

一种油然而生的狂喜在他心底荡漾。他开始告诉格朗特老爹，他和其他那些加拿大小伙子们在海外是多么想念祖国的太阳啊。不只是在寒雾弥漫的英国，就是在令人窒息的意大利公路上，甚至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海滨，他们还是非常渴望祖国的太阳。

“哪儿也没有这样的太阳！”台夫说。“在他们那边的太阳底下，你总是想睡觉。可是现在瞧这儿的阳光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他的话没说完，另一阵狂风向山上刮来，吹在他们赤裸的背上，就跟瀑布边洁白的水花喷在身上一样凉快。

丹老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我闻得到冰的气息。是的，我发誓我闻得到。是翁格法湾^①的冰。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北极的冰。台夫，这风是从老远的浮冰上一直吹到这儿的，在那边有一块比欧洲还大的陆地，可是上面还没有一个生灵呢！”

“在英国我也是常常跟他们这么说的，”台夫说。“可是你跟他们讲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象深岩这样的地方到底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在这么荒僻的角落，简直是凭空凿出来的。你开车穿过英国，要不了一天工夫。可是这儿我们有一座地道的城市，然而在我们周围五百哩以内，却是什么都没有！丹，你就拿冬天来说……你在大马路上可以雇到出租汽车，可是只要出城去散一

① 翁格法湾 (Ungava Bay)：在加拿大北部近北极圈的一个海湾，流入哈得逊海峡。

会几步，只要一离开馬路，那你就完蛋了，在一陣大风雪里你簡直就象在格陵兰①一样！”

他們两个都站了起来，老人站起的时候有点吃力，痛苦地把身子一縮，在台夫的胳膊上靠了一会儿。他們从一排高高的山頂望过去。在钻石一样灿烂的北方阳光照耀下，他們望得見远处大地的紫色边缘和閃閃发亮的湖泊，弯弯曲曲地和天空相銜接。

“真是空蕩蕩的一无所有，”丹說。

台夫·納尔遜突然想起了自己帶这个老矿工上山的目的，心中不由得一陣刺痛，就自言自語地說：“那就是我……空蕩蕩，一无所有。那就是我的生命。”

他站在那里，出神地瞪着那片一望无垠的、点缀着湖泊的森林。他那柔黑的眉毛斜斜往上一揚，露出一種有所渴求的詢問神气，同时他举起一只手来，用他瘦瘦的指头輕輕撫摸着自己赤露的肩膀。他好象又一次感覺到迈克尔的小手在他肩膀上輕輕地、小心翼翼地撫摸着，就象那次他在伊兰的厨房里跪下給孩子喝水时一样。

“难道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感觉到？难道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注意到？”他心里琢磨。“难道不同的感情竟也存在于……”

甚至在他自己心中沉思默想，他都沒法用“存在于父子之間”那样的字眼。他感覺到一种突然而来的迫切欲望，想把一切都告訴丹。他弯下腰去，把他朋友的衬衫撿起来。他把衬衫遞給他朋友，开口想要說話。

① 格陵兰(Greenland):位于美洲东北,絕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极圈內。原是丹麦屬地,1954年并入丹麦。

可是丹揮手把他赶开了。格朗特站在那里，让风吹动着他那粗糙的、越来越斑白的头发。他那长长的、肌肉鼓起的两臂跟他光着的雪白身子比起来，好象是染满了黑色的尘垢似的。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仿佛是一尊雕刻得很不匀称的石象。他默默向北指着那片荒凉的处女地。

这时候，台夫心中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喜悦，庆幸自己能熬过战争，活着回到祖国。他望着丹老爹，想起了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上所看到过的无数雕象。那些雕象不是非常雄伟，就是非常美丽。不是国王和将军，就是裸体象和圣徒。可是在这儿的山坡上，立着一尊活着的加拿大人雕象，那就是老矿工丹·格朗特结实的躯体，他所代表的不是一千年以前已被遗忘了的往事，而是活生生的现在，是一个大国家的造物，是弯腰折背、惨无人道的劳役，而加拿大就是靠这样的劳役建成的。

“依旧是一片空地！”丹说着，怒气勃勃地揪了一下小胡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开发出来，噯？我们什么时候才到那儿去呢？嘿，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还都走在我们前头呢！”

风止了，他们的情绪也稳定下来了。两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着。他们开始穿衬衫，同时向山野望了最后一眼。

格朗特老爹沉吟着说：“那么说，在英国那边，他们就琢磨不出咱们这儿有多大罗，是不是？还有历史呢，台夫？在那个古老的国家里，一切东西都有千年的历史。嗯……我们只经过三代，就建立了十多样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事你又怎样跟他们解释呢？同时还不让美国人插进手来，是不是？你在英国是怎样跟他们说的？说我们没有时间想到历史，我们正在把一千年压缩成五十年，忙得太厉害了？”

在回到汽车上去的途中，丹看了他的同伴一眼。他看出台

夫并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就哈哈一笑，好象给台夫打气似的。

“一只狗先闻自己的崽子！那就是我，台夫。我老是批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说他们性子太急。可是我现在急得都快疯了，为的是我们没有越过詹姆斯湾^①，再去多开一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矿！”

他告诉台夫说，有几个年轻工人指责他太保守。原因是他警告过他们不要在政治道路上把深岩的矿工们推得太快。

“台夫，我们签订第一张工会合同，离现在还不到四年呢。目前很难叫工会支部采取政治行动。呃，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台夫不耐烦地把旧福特的破烂的小门砰的关上。“咱们走吧！咱们在这儿山上待得太久了。你答应过带我到四周去走走的，丹。”

老头子摸了摸台夫的胳膊。“咱们不是还要谈话吗？”

台夫惶惑地说：“以后再谈吧。咱们先上哪儿去吃午饭，然后……”

他伸手攥住了那根老式的排档，正要去踩起动机，只见丹把他的怀表掏了出来。

“别忙！”他点了点头，微微笑着，轻轻地说，“快十二点了，到中午了。”

于是他们两个人都掉过头去，有所期待地望着市镇。

在他们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极大的露天矿坑，数百个凿岩工中间的最后一批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往安全地带奔去。他们站在那里，身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岩土，象鬼一样全身都是死灰

① 詹姆斯湾(James Bay):在哈得逊湾南端,位于安大略省东北部和魁北克省西部。

色；他們旁边，站着数十个卡車司机、挖土机手和小工，都躲在柵栏后面等候爆破。

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在地面上工作的凿岩工分作三班，輪流着把他們粗笨的钎子一点一点地打进閃亮的矿石层。十呎、二十呎、五十呎……七十五呎这样打下去，打的眼儿大得足以容納人的两条腿，都是用鉄錘打入坚硬非凡的岩石里的。这类的眼儿数以百計。每天，他們順着矿坑中一圈圈扩大的矿层凿上几何学上的图样，而且越凿越向里面集中。每天，在午前的最后一个小时，他們在炮眼里装上了烈性炸药。

这时候，钎子都靜止了。龐大的卡車都安全地停在离矿坑很远的地方，就象一长列停下休息的畸形鋼象似的。挖土机已經轉过身去，背向着即将来临的爆破，巨大的吊杆放了下来，疲倦地搭拉在車道上，掘斗伸展在岩石上，好象是洪荒时代的怪兽筋疲力竭时張着的大嘴。

一时，矿坑上空那陣使人窒息的厚厚尘雾也淡薄了一些。矿井四周，可以看見抽卷烟的人吐出来的一口口烟。在市鎮里也一样，人們到处都停止了工作，瞅着表和钟。当秒針走到零的时候，深岩里的居民都自然而然地作好了心理准备。

只見露天矿坑上空閃过一陣澄白色的光，随即就是一陣濃厚的白烟盖住了閃光。深岩的街道都在石头的路基上震了一下。爆炸声震动山巒，好象是从破裂的地球的唇間逼出来的一声痛苦的叹息。

接着，大块块的矿石慢慢从矿层边缘升起，那緩慢的程度簡直有点滑稽。它們勉强在空中悬挂了一会儿，好象不愿意重新回到在亿万年前孕育它們的地球上似的。当这些大石板悠閑地、轰隆轰隆地落下来的时候，也就慢慢分崩离析了。

这重約一千五百万磅的碎岩石飞墜下来的时候，发出可怕的如泣如訴的隆隆巨响，响声随风远揚，整个的市鎮上，鎮外的公路和鉄路上，甚至在人迹罕到的遥远森林里，都可以听到。

在深岩，没有一个人曾經听到过正午的钟声。

* * *

“你是說我們直接走进去？”台夫問。

他已經把那輛福特停在一家新工厂的高高的鉄絲网外面，那工厂是在他从軍的年月里在郊外新建的。他正在那里問丹，那个穿制服的看門人招呼他們了。

“嗨，丹，今天你的背怎么样？”

“剛洗了个日光浴，麦克。我要你見見台夫·納尔逊，到这儿来。”

这是一座新的洗矿厂，周圍的承包人木屋还没有拆掉。在洗矿厂的院子里，太阳晒得人都睜不开眼来。他們三个人向一块狭长的阴凉地方走去，那是头頂上一根巨大的蒸汽管投射下来的影子。

“我想你还記得台夫的爸爸吧。朱尔斯·納尔逊。你准記得！他跟我一起在斯凱福德当了八年矿工，可能还不止八年呢。是一九一七年战死在海外的。”

“記不得是不是認識你父亲了，”看門人对台夫說。“可是你过去是打中卫的，要是我没記錯的話。”

那人还記得他从前打曲棍球的事，这使台夫心里非常高兴。他們又握了一次手，一起欢笑着。

“打算来这儿干活？”

“他只是来看看，”丹說。“我要領他參觀一下整个工厂，麦克。然后我要他跟我一起进精炼厂！”

台夫咧嘴一笑。“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干活。我很想再能下到勃莱尔去看看。过去作过清理岩石工人。差不多有五年没碰岩石了！”

“呃，”那个看门人喜洋洋地说，“你现在是退伍军人了，老弟，所以你可以随便挑一样工作做。这地方就是你的。我们可以给你作主！”

他挥手送他们前去，他们于是踏上了漫长的道路，向那四散分布的厂房里面走去。

台夫不明白看门人的话，就向他的同伴请教。

“麦克当然是在支部里，”丹说。“瞧，我跟你说过六七次了，这地方是坚如磐石的厂矿总工会！你可不要去跟那些速记员纠缠，老弟……她们不会再去告诉老板了，可是她们准会通过工人委员会来责问你！”

“我倒很想见见工会里那些娃娃呢！”

“麦克说的倒是真话。你算是我们签订工会合同前申请入会的，知道吗？所以你是一个工会会员。所以你在海外服役的那些年也都算是你的资历。他们非雇用你不可。要是你愿意，明天就可以上工。”

台夫不信地问：“谁告诉他们非雇用我不可？”

“谁？”老头子停住了脚步。他把一个粗指头一弯，重重地敲着那年轻退伍军人的胸膛。“我们告诉他们。醒来吧，孩子。901支部告诉他们。一万八千个人。我们替他们掘煤，我们给他们创造利润……可是现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怎样工作。我们已经取得这样大的进展了。”

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这进展很不小；台夫！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心里恨得要死，那些婊子养的！可是他们不得不忍

受。我們已經組織起來了。”

台夫看見遠處有長長一隊工人從一所房裏湧出來。他們手里一搖一晃地拎着飯盒，他們的外衣已經脫下，讓兩臂晒着閃耀的陽光；原來已到吃午飯時候，他們都大踏步出來到戶外吃飯了。

“現在出來一半，”丹說，“還有一半要到一點鐘才出來。我們不再在洗礦廠里吃飯了，要是天氣不好，就在飯廳里吃。呃，咱們往前走吧，要不然就太晚了！”

他們往前走去，一路遇見那些正在吃午飯的工人。差不多到處都有人向丹老爹打招呼。可是過不多久，他們走到高入雲霄的磚和混凝土砌成的建築物附近，磨坊的吼聲立刻把一切其他的聲音都淹沒了。

深岩洗礦廠的那一片聾雜聲是沒有任何聲響可以比擬的。夏天，北國的大雷雨在外邊猖獗，閃電能夠透入布滿灰塵的大窗子，可是雷聲却傳不到里面，甚至連一點微弱的余音都聽不見。就在這一間屋子里，五座象大教堂一樣大小的機器排列在一起，規模巨大，威力驚人，都是人類冒着危險，流着血汗，用智慧和技巧創造出來的。

這就是碼西磨坊。規模之大可以說舉世無雙。每一座磨坊的重量等於一個火車頭，磨坊的數目不是一個兩個——不比其他一些礦山，只需一兩個磨坊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全部礦產都消化下去——而是二十個，後來又加了二十個。四十個巨大的迴旋器都建立在同一個地方，任何一個迴旋器都足以震動一座大會堂的四壁。

磨坊的馬達日夜不倦地震响，掣動厉聲尖叫着的齒輪；流入這些馬達的電力，足足可以照亮一個城市。磨坊的貪吃的嘴，吞

进从深岩各个竖坑和露天矿坑里运来的全部矿石，每天是六千万磅岩石。为了送下这一顿数量惊人的石头食料，磨坊每天喝下的水，可以給二千万人解渴。这些巨兽的牙齿都是鋼的，由远方某个城市里的工人制造，承制的工厂除了每天鑄出七万磅鋼球和鋼杆以外，不做别的工作。而所有这些巨齿，从第一天中午到第二天中午，都早已消磨得无影无踪，全部得重新装置。

运送矿石的列車从来不停。它們把全部的載重都往漏斗里倒。那些漏斗也从来没有靜止的时候。它們源源不断地把岩石送到傳送带上。傳送带长达五哩。象是运转不息的道路，这样的运送器不消一个星期，就可以把埃及的金字塔统统埋掉。一切东西，都紛紛流向四十座貪得无厭的磨坊……

在磨坊里面，看上去好象砸不碎的坚硬石块，遇到了从遥远的河上流过来的不可抗拒的电力，那电力是从渦輪式发电机里发出，通过高聳在森林之上的一个个輸送塔輸送过来的。这些不知多少世紀前形成的、逐漸硬化的岩石和最近才被人类征服的巨大电力相遇，两者互相冲击，結果就爆发出那种奇怪的、痛楚的、震耳欲聳的吼声，象是忿怒的咆哮，也象是临死时的尖声絕叫，在这陣咆哮怒号之下，矿石的肉体也就遭到了毁灭，碎成粉末，变得柔軟、細膩、輕如鵝毛，就象閨房里梳妆台上放着的香粉一般。

时钟嗒嗒一声，一秒钟过去，深岩的矿工們就从地球上挖掘出八百多磅岩石。随着每一秒光阴的流逝，深岩洗矿厂的磨坊也就吐出八百磅矿粉，柔軟得出奇，馴良得可愛。

在这个阴凉的、叫人喘不过气来的过道上走着的，是两个好奇的、无所畏惧的矮人，納尔逊和格朗特，嘈杂的声音挟着雷霆万鈞之势，震蕩着，直冲巍峨的屋頂，随后又落到他們的头上，几

乎把他們震昏了。

年輕的退伍軍人在丹的耳邊喊道：“生產力准比過去增加一倍吧！”

“不止。現在機器還沒有全部開動。在戰時……頭一次開動機器的時候，把所有的窗子都震壞了。得裝上特制的玻璃才成！”

一個咧着嘴笑的工人向他們走來。他是個保養工，身上那條寬闊的皮帶上掛滿了工具。他跟他們一個個握手。丹大聲喊道：“它目前的產量多少，羅？”

那人把頭一歪。象一個獵人在靜寂的樹叢里諦聽松雞模糊的飛翔聲一樣，他在那陣地震似的騾聲中尋找熟悉的陪音。

聽了一會兒，他滿意地喊道：“每小時一千一百噸。呃，可能一千一百二十五，也可能一千一百五十。我得站到比較遠的那頭，聽起來才正確。”

那人向台夫微微一笑。他的微笑很隨便的。可是台夫見了，覺得自己喉嚨上的脈搏都跳動起來。他患思鄉病，渴望一見這樣的笑容，已經很久很久了，已經有好幾年了。那是一種典型的深岩笑容。一種加拿大笑容。一種在工作中見到的笑容——在這兒洗礦廠里，或者在外面的露天礦坑里，或者在地下最低的巷道里。

這種笑容既不瞬息即逝，不象他常在英國看到的那種閃電似的、几乎是含羞帶愧的笑容，也不愚蠢呆板，不象許許多多愛吹牛的美國佬經常掛在嘴邊的那種大咧咧的笑容。

“我該走了，”羅大聲向他們嚷着，隨手揩了揩他那沾滿灰塵、淌着汗珠的額角。“軸承發熱，一個月里已經取出過三次了，他媽的今天我非要把它解決了不可！”

他驕傲地走開了。台夫望了望丹老爹，在他臉上也看見了同樣的表情。

那是驕傲？還是快樂？

“當心！”丹喊道。

他往下指着一塊擋在他們前面地板上的鋼板。那鋼板閃着寒光，使人毛骨悚然。

“干綫就在那兒通過呢！我跟你說，你要是一腳踩上去，就會把你的腳齊腳脖子截斷的！”

* * *

後來，他們穿過駕空的人行道，走進浮選^①房。

這裏的空氣又冷又濕，霧氣騰騰，他們定睛往下望去，看見了排列得密密層層的浮選槽。這些開口的巨槽上面架着轆轤，在慢慢地、懶洋洋地轉動，曳動一些輪翼，把一片污濁的泥海攪得直起泡沫。在槽裏面，盛着億萬加侖起泡沫的土色礦漿——礦石粉從磨坊源源不斷地流入這個房間，溶解到水中以後，就成了這樣的礦漿。

槽裏的泥水經鼓風機一吹，再一攪動，就噴起一股象耐亞嘎拉瀑布一樣浩蕩，可是用科學方法控制住了的臟東西。就在這堆隆隆地、噦噦喳喳地作響的臟東西裏，發生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奇蹟。一滴化學藥水，一股壓縮空氣，一陣細心的、耐性的攪拌……於是大自然“天長地久地”撮合在一起的岩石和金屬，

① 浮選 (Flotation): 用藥劑處理過的礦粒在兩相界面上能選擇性地附着，以此為根據的有用礦物精選過程叫作浮選。這裏描繪的是泡沫浮選，其特點是將礦化汽泡所組成的集合體浮在礦漿的表面。加到礦漿中的藥劑，造成了穩定的礦化泡沫並與可浮礦物的表面發生作用，從而使可浮礦物選擇性地附在汽泡上。

就立刻靜悄悄地給拆散了。

从槽上微启着的巨大的唇間，吐出一股泥土，汇成一道閃閃发亮的銀流，里面夹带着极貴重的鎳和銅。从槽的底下，又分泌出另一种粘土，把那些沒有用处的、不含矿质的岩石灰送走。这两条緩慢的洪流都象河水一样浩蕩。

数百只人类的聰明的眼睛密切注意着这个奇迹的发生。数百只熟練的手时刻照料着无数的活門、輪翼、馬达和傳送帶。数十个穿白上衣的化学家做着实验，操纵着异常精确的仪器，保証使这间其大无比的屋子，这个尺寸大得惊人的化学桶順利地进行工作，其精确的程度达到几百万分之一。

“咱們出去吧，”台夫·納尔遜說。“他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臭气？”

丹·格朗特眼望着冒上来的泡沫，臉上露出笑容，他完全被含有貴重金属泥的泡沫那种不断翻騰、几乎象活的一样的动作迷住了。“它发出臭气，不錯。那是他們傾倒进去的黄嘌呤盐发出来的。可是老弟，那是你这一輩子能聞到的最賺錢的臭气！你知道那里面有些什麼……”

丹老爹随即把这些浮选槽里出产的泥浆形容了一番，用的字眼是那么亲昵，那么生动，台夫听了不觉噗哧笑了出来。

“要是波拉德放了一碗这样的东西在他的床边，”丹說，“我知道了也决不会惊奇。嘿……每一分钟在这里要流过好几千元錢呢！”

台夫暂时忘掉了那陣使他作嘔倒胃的臭气。他低下头来瞪着那一大堆閃光起泡的东西，看着它滾滾向前流去，頗象一片犁过的泥海。他自己曾在离地面一哩以下的勃萊尔堅坑里工作过，从坚实的岩壁上挖下一大块一大块凶神恶煞般的矿石，現在如

果拿眼前这堆完全听人摆布的东西和那些挖掘下来的矿石相比，簡直不可能在两者之間找出任何相似之处。

“不只是镍和铜，”丹說。“还有白金和黄金呢！你知道不？最近他們还找到了另外一种金属。鉍。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取走以后，光靠鉍他們就发了大財。还有別的东西，我忘記叫什么了……”

“鉍。”

“那是旧东西，他們在战前就发现了。不，是一种新东西，我想就是釘。”

他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那地方。他們繞过磨坊，一言不发地穿过阳光普照的院子，向那个看門人点了点头，就回到了汽車上。

“現在上哪儿去呢？”台夫說。“最好找一个干净地方。看样子这股臭气永远要留在我的鼻子里了。”

当他把那辆旧福特的排档从第二档推到更高速度前进的时候，他听到丹发出頗有感染力的吃吃笑声。

“釘，是这玩艺儿。我还要告訴你一些事情。那玩艺儿是由达飞·麦克林多克老头子的儿子亚瑟設計提取出来的。达飞不肯把他的孩子送下矿去！不，他跟他的老伴儿节衣縮食，让亚瑟讀完了大学。的确，他是个有头脑的孩子。他有一些很了不起的見解。他脱离了工人阶级，台夫。”

老头子怜惜地搖了搖頭。“嘿嘿，不过那孩子的确爬得很高。他一心想发财。他发现了釘，滿以为波拉德和他的美国老板們会賞給他一百万元錢呢。有什么理由不給？他不花老板一点本錢就給他們找到了一笔財富，从垃圾里給他們找出了一种貴重金属！”

“后来他们欺侮了他，”台夫猜道。

“欺侮到家了。对于他的那个发现，他们只给了他区区一元赏钱！呃，那是在合同里规定好了的。他们雇的就是他的头脑，可不是吗？他设计出来的一切，都应归公司所有。他到法院里去了六七次，结果白白讨了一场没趣。波拉德让那孩子栽了个大筋斗，委实得意非凡，这谁都看得出来。他没法粉碎工会，就只好拿他的化学人员出气了。”

汽车来了一个急转弯，驶进一个开凿在峭壁中间的露天隧道。就在他们前面，耸立着深岩制炼厂建筑物的巍峨轮廓。中午的阳光照在制炼厂的某一个大烟囱上，在车道上投下一个黑影。

“咱们能进去吗？”

“你要进去？”丹说。“咱们的身体不够结实，咱们的五脏六腑都该烤出来了。”

* * *

制炼厂大门口的那些警卫都直摇头。

“那里边不是林蔭大道，朋友。光是学习打哪儿走才不至于被送进天堂，就得一个月呢。”

另外一个警卫说：“打外面看看吧。我领你们去。这儿走……”

台夫从军的时候，新的熔炉正在扩建。在海外，他从一些后来的新兵嘴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些新建筑的传说。可是现在，他从开着的大门口往里瞪着这些建筑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大门口很象是地狱的入口，直通各个火焰熊熊的地穴。

然而这是谁的地狱呢？

但丁^①曾运用他的幻想描述过地狱的情景，可是这种描写

只会使深岩制炼厂的工人发笑。

硫黄之类的东西，总是在人类神话里的地狱中燃烧沸腾。在这儿深岩的地狱里也一样，其目的是分解这硫元素与金属的化学结合。然而硫本身是很容易沸腾的。在炼镍厂里，没有不怕火的撒旦来撥火，只有一群血肉之軀的普通人在实实在在煮岩石。

他们先用火烤，那些烤炉大得足以一口气把一座房屋吞下去。然后把岩石——是熔解过的岩石，都是用洗矿厂里取来的泥浆重新焙制的——从烤炉中取出来，放到反射炉里，这些反射炉是人造的火山，炉内起着惊人的化学变化，其威力远远超过維苏威火山②。这些熔炉仰起打着隔几的喉嚨，不慌不忙地吐出一陣陣雷鳴似的巨响，响彻云霄。

大自然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将熔岩从山腰傾倒下来。在深岩，数百个滿身尘土、汗流浹背的炼镍工人既有力量，又有智慧，他们象煮糖果一样煮着熔化了了的岩石。这些白热的、可怕的火山熔岩用风吹炼，从一个大缸倒入另一个大缸，汇成耀眼的白热的巨流傾泻出去，再用一間宿舍那么大的长杓舀上来……

小得象孩子似的台夫·納尔逊和丹·格朗特挤在地獄門口，抬起了头瞪着那群鋼鳥，那是一群在作长途飞行的怪鶴③，永远順着一条长得望不見尽头的通路上下飞翔，或者说那是一群电动的鳥，它們的巨爪里攪着大杓，里面盛着熔化了了的矿水。

这地方的一切东西，都要比任何地獄灼热。这里的烟气和

① 但丁(Dante, 1265—1321): 意大利大詩人，他的代表作是长詩《神曲》，包括《地獄》《煉獄》《天堂》三篇。

② 維苏威火山 (Vesuvius): 意大利的大火山。

③ 鶴(Crane) 在英文里也可作起重機解。

臭味，要比中世紀的任何煉獄^①都可怕。一切東西的尺寸都那麼大，相形之下甚至連惡夢中的恐怖東西都顯得渺小。在這個洞穴里，每年有億兆磅岩石變成了金屬。

“我自己是個清理岩石工人，”台夫·納爾遜在那個警衛催他們回到車上去的時候說。

“你還是待在礦下面吧，老弟，”警衛說，接過一支烟卷。“你不會喜歡跟我們一起待在這兒的。”

他靠在車窗上，露出稍稍不自然的微笑，對丹說：“你認識那兩個小伙子嗎……里斯古和貝羅？”

“不認識，”丹說。“我參加了他們的葬禮，可是並不認識他們。”

警衛那只毛茸茸的瘦手有點哆嗦，他說：“我幫着把他們的屍體拼湊起來。就在你們兩位剛才張望的那個廠房裏。一架起重機上的鈎爪壞了。我想他們事先不知道。那礦水一直澆在他們頭上。等到礦水涼了以後……我幫着把他們的屍體拼湊起來。”

“你談這個幹什麼呢？”丹問，溫柔地搖着那人的胳膊。“你心裡不好過，是嗎？”

“是的。我要換地方了。要求換個工作做。我有胃病。”

台夫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個警衛慢慢地走開。

“依我看來，他們在裡面工作得非常快呢，丹。”

“他們在加油干，不錯。”

“事故多嗎？”

丹不安地動了一下。“越來越多了。百分率每月在上升。”

① 煉獄(Purgatory):是天主教認為人死後進天國前洗淨靈魂的地方。

“哪儿？”

“到处。”

“矿里也一样？”

“当然。他们现在采用崩梯段了。”

“什么？”

“你慢慢会明白的。现在把它忘了吧。”

“噢，告诉我吧。”

丹说：“瞧，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是个十全十美的好日子，可是你要我跟你讲什么崩梯段！我才不干呢。所以你也别再提了。走吧，开过桥去，我不想带你到精炼厂里面去，可是你至少可以看看我在哪儿工作。”

* * *

在十字路口，他们等着一辆运铜水的火车慢慢爬过。巨大的列车载着冒烟的大铜桶，有节奏地猛烈震撼着地面，每到路轨的接合处，沉重的铜水都象打桩机似的沉重地打击一下。

白热的铜闪着光，冒出使人窒息的热气，直扑等在那里的福特。等到最后一节运铜水的车隆隆地驶过十字路口以后，台夫驱车慢慢驶过铁路，一边吸着干净清凉的空气。在附近的某个矿工家里，一些妇女正在用水果做蜜饯，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糖香。

“你知道今年秋天我妈妈做了桃子蜜饯没有？”台夫问。

“当然做啦，”丹说。“上星期她还腌了西红柿呢。”

一阵熟悉的腌菜香在台夫的记忆中冒起。他痛苦地想起他哥哥乔治最爱吃腌西红柿。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这一栩栩如生的形象使他吃了一惊，他好象又看到了他母亲那张衰老的脸怎样热泪纵横，变得很死板，她怎样弯着腰在老式火炉上那只大

缸里腌着加香料的菜，她心里怎样想着过去乔治馋涎欲滴地在一旁看着她腌渍。

“丹，”他说，“我跟过去不一样了。有时候我简直不了解自己。”

“没有一个人会永远是一个样子的，”格朗特说。“你刚才心里在想什么呢？”

“想乔治。”

“那件事对你母亲的刺激很大。”

“她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你知道你妈的为人。她直奔伊兰住的地方。她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她后来告诉我，差点儿送了她命的是她不知道怎样去见两个孩子的面，他们活象你和乔治。电报送到的时候，伊兰正在上班，你妈就向小迈克和乔埃解释了一通。直等到伊兰回家的时候，她才垮了下来。反倒是伊兰竭力安慰她，台夫。许多年前也是这样情形，我揣摸那时你年纪还太小，已经记不得了，可是当时却是你妈不得不照料着你的祖母呢。”

旧福特咕咚咕咚地驶过一条很深的露天隧道。路又变得平坦了，丹老爹抬起头来望着天空。

“鸭子！”

一群野鸭给阳光明媚的碧空一衬托，显得分外的黑，它们排成一个小小的箭形队伍，从风中掠过，在空中划了个很大的优美的弧形，然后象十几支向某个看不见的湖泊射出的火箭似的，在电解精炼厂巨大的变压器站后面落下。有一会儿，那群野鸭仿佛在那一片电线和绝缘器的丛林中飞翔，随后就消失在松林中了。

“你能不能抽出几天工夫来，”台夫说，“跟我到吉姆叔叔住

的地方去一趟？”

丹咧嘴苦笑了一下。“我打猎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孩子。可是你该去一下。今年的鸭子跟黄油一样肥呢。”

他们一路上谈着打猎，直谈到汽车开进精炼厂。厂房在市镇的郊区外约莫半哩，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解精炼厂之一，从公路上望去，它那些象营房似的低低的建筑物仿佛直接天边。厂房上面满是电缆，好象张盖着一个巨网。这里没有热气，没有震耳的巨响。整流器不停地哼着一支唧唧嘎嘎的、含糊不清的歌曲。在那些烟雾腾腾、酸臭呛人的建筑物里面，只能听到无数的小泡从槽里冒起来时发出的噼噼声。

台夫把车开到厂房的南边尽头处停下。

“我就坐在那上边，”丹说。“就在那个塔上。”

台夫看见了一个小小的钢亭，跟铁路上的信号塔相仿，只是比矿务车稍稍高一些。他正在看望，就有一长列平板货车堆满了精炼过的金属向那个塔驶去。那扇大门一下子敞开了。

“我拿单子核对车号。光是做这个工作，”丹说。“这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一种手续罢了。”

那一长串平板货车发出隆隆的、噼噼嘎嘎的声音，慢慢地从他们面前驶过。

“火车也比过去长了。”

“柴油发动机能拖更多的车皮，”丹说。“再说，产量已经翻了两番。我每天亲自从那里放行七十万磅镍，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还没把铜或者其它金属算进去！都送走了……”

老头子望着慢慢离去的货车，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的眉头皱蹙着，眉心上很深的皱纹也象伤疤一样显露了出来。他那粗硬的小胡子往下鬃曲着。

“都送走了，”他說。“那是深岩的血液。他們把血吸了出來。一直送到美國人的肚子里！東西是我們的，我們挖掘，我們熔製，我們精煉，結果呢，他們都拿了去。嘿……我們還可憐那些波多黎各人當奴隸，收割香蕉喂美國佬的肚子！可是我們送到紐約去的是什麼？是我們的土地所結的果實！”

“我們不能拿鎳當飯吃。”

丹·格朗特的皮革似的兩頰都漲紅了。可是過了一會兒，他的怒氣消了一些。他攥住台夫的一只胳膊，用他一只彎着的食指指着那列在高地上越駛越遠的貨車。

“啊，是的，台夫，它很有營養。它是工業上的肉。鐵是工業的面包……鎳就是肉。你知道是什麼把美國喂大的，大得足以凌駕在英國之上？是我們深岩的鎳！我們把它喂大……我們製造了美國！”

“在海外聽他們說起來，”台夫說，“不但美國是他們自己製造的，世界上一切其它的東西也都是他們製造的呢。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就是美國造。你去問一下美國佬，我可以保證他們會告訴你，這個市鎮就是他們製造出來的，他們還會說他們拿走了我們的鎳，我們應該感激涕零才是呢！”

“他們就要知道事實的真相了。”

“不會的，先生，”台夫強調說。“他們才不會呢。你沒法跟他們談政治。我們曾經試過，在英國和意大利。可是那簡直是對牛彈琴。你聽到的全部回答是‘牟牟’兩聲。”

丹老爹樂得把腦袋往後一仰，哈哈大笑起來。

“好！可是你錯了。教牛懂政治有一個法子，你知道嗎？”

台夫·納爾遜望着他的同伴，兩眼放出光芒，他兩道煤黑的眉毛揚起來，表示出他突然集中了注意。

“告訴我吧。”

丹堅決地拒絕了。“今天不成。听着，孩子，我都快要餓死了。把汽車開回城去，我請你吃一頓地道的加拿大飯！”

* * *

丹本來打算帶他的年輕朋友到克里斯·曼尼夫的餐館里去吃午飯。他甚至一清早就打了個電話給餐館老板，請他問明廚師頭兒冰箱里是不是的確有幾塊上好的牛排。可是現在剛一提到曼尼夫的館子里去吃飯，台夫·納爾遜就立刻反對這意見。他的反對意見沖口而出，那麼激烈，丹不由得吃了一驚。

“你不喜歡他？”

“克里斯？當然喜歡！”

“呃，他寄了不少包裹到海外給你們小伙子呢，”丹說。“他一准高興見你，台夫。”

“我知道。我也很想見他。不過不是在今天。我不想吃太講究的午飯。”

“那麼去吃一客夾肉面包吧！”

台夫看出丹的不安，就說：“我想到飯櫃^①邊去坐坐。這的確是我的真心話。我一直渴念着那樣坐在高凳上吃一頓。我盼望着這樣的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

丹給他領路，指引他向邊界上那條大公路駛去。離露天礦坑的工作場約莫一哩，在橫貫加拿大的大公路錯車站上，有一個獨立的小小加油站。那兒有一個破爛的小飯館。在木頭小房子上，晃着一個觸目的綠白兩色霓虹商標：“十字路酒店”。

① 飯櫃 (Lunch counter)：歐美一種簡單的小飯館里設有長櫃和高凳，專供應快速的經濟午飯。

“外表不怎么样，”丹說，“可是菜做得頂好。司机們都口口声声这样說。”

“是你的朋友們？”

“我認得一个在这兒干活的人。”

兩列长长的拖車和几輛当地的卡車停在整潔的鋪碎石的空地上。台夫把福特开进去，停在行列的最后面。他站在汽車旁边，快乐地吸了几口气。在空地上空打旋的微风带着牛肉餅和流在外面的汽油的混雜香气。在汽油唧筒后面的修車处，傳來机油噴射器頻繁的咻咻声，很是悅耳。唧筒旁边，停着一輛閃亮的綠色别克牌汽車。

台夫心滿意足地和丹一起向飯館走去。那扇挂有布幔的門砰的一声在他們后面关上了。在那間狹长的房間里暗淡的光綫下，台夫注意到一个站在現金出納机旁边的顧客轉过身来，目不轉睛地瞪着他。

“台夫·納尔逊！”

那个胖胖的、魁偉的汉子，穿着一件合身的大衣，戴着一頂嶄新的汉堡帽，伸出一只手向他走来。他臉上喜气洋溢，挂着极其快乐的笑容。

“你还認得我嗎，台夫！克拉德……克拉德·梅叟！”

台夫因为沒認出过去的一个老同学——他現在已經很有名，是国会的議員，深岩里第一个击败自由党^①政府的人——，显得有些窘，他咧嘴笑着，跟他握了握手。

①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1873 年成立，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特別是和美国資本有关系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1935 年到 1957 年为加拿大执政党。

“看来我妻子的話說得不錯，”梅叟笑着說。“要是你已經不認得我，那我真是發胖了！”他用指頭撫摸了下他那剃得干干淨淨的粉紅色雙下巴。“多久啦，台夫？你出去有三年了吧？”

“過四年了，呃……他們選上了你，是不是，克拉德？”

梅叟笑得響亮了。“這不是我的勝利，台夫。這是一場人民的鬥爭！我們贏得了工會，我們贏得了選舉，我們還要一直鬥爭下去，直到我們為平民合作聯盟①贏得了整個國家為止！”

櫃檯邊的卡車司機們都從高凳上轉過身來聽他們說話。不知什麼原故，台夫·納爾遜又跟剛才一樣覺得很窘。那感覺是他襯衫領子底下一陣肉體上的刺痛。在司機們目光的逼視下，他開始結結巴巴地找話說。

“我投了你的票，克拉德。我們部隊里所有的深岩人都投了你的票。”

克拉德·梅叟又一次握住了台夫的手。他使勁捏着。“他們沒法欺騙一個跟堅硬岩石打交道的礦工！你這次回來，真叫我們高興極了，台夫。”

他頓了一下，露出他那種明朗而美麗的笑容，他一邊把笑臉轉向櫃檯邊那些人，一邊拿着一個放着鑰匙的錢袋揮手告別。

“我現在忙着呢，台夫。今天晚上我可以在宴會上看到你？好極了，好極了！記住，我辦公室的門始終為你开着。我沒有碧眼金髮的漂亮女招待……哈——哈——哈……不過你要是高興的話，可以把你的兩隻腳擱在我的寫字桌上！”

① 平民合作聯盟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1932年成立，西歐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政黨。初期的基本群眾為西部的富裕農民，1943年始與加拿大勞工大會發生聯繫。

别克的車門克啷一聲關上了，因為門上裝着墊子，聲音不怎麼响。強有力的馬達毫不費力地轉動后車輪，揚起一大陣碎石子打在汽油唧筒上。飯厅里的人們默默地听着那輛别克順着公路疾駛而去時發出的响亮的排气聲。

“一輛好汽車！”台夫說。

“是他妻子的，”一個卡車司機說。

沒有人答理他。那個人乒乒乓乓地攪着他那杯咖啡，說道：“要是她愿意買這麼一輛汽車給他，他為什麼不坐呢？”

還是沒有人答話。那司機好象被這陣靜默逼急了，就把一只手一攤，差不多象懇求似的說：“只因為他穿着一身象樣的衣服，坐着一輛别克，大家就開始議論他了！你們要他怎樣呢？你們以為他能穿着一身礦工的衣服去跟渥太華那班家伙廝混嗎？你們難道要他開着一輛老爺汽車到下議院去？”

“啊，別囉嗦了！”他的一個同伴說。

可是那個人還是用一種怪可憐的口气一味爭論着，替深岩的那個平民合作聯盟國會議員辯護，最後他和其他那些司機都付清賬離開了。

台夫·納爾遜看完那張小小的、手抄的菜單抬起頭來的時候，發現侍者正在看他。那人个子很高，肩膀寬闊，兩只毛茸茸的胳膊裸露到肘上，給太陽晒得黑黑的，很是結實。他有一個林地工人，一個伐木者那種孔武有力，可是心情舒暢的气概，身上穿着一件顏色鮮艷的格子襯衫。但是叫台夫惊奇的是他的臉。那張臉使他清楚地記起一個倫敦的樂隊指揮，他曾到蘇塞克斯^①軍事基地給大家演奏過交響樂，听得整個軍營都出了神。

① 蘇塞克斯(Sussex)：英國的一個郡。

“菜单上有你中意的嗎？”那侍者問。

他說得很輕，說的時候還微微笑着，輕輕地點動着頭，他的丰满的嘴唇上蓄着兩撇又長又黑、修剪得十分整齊的小胡子。台夫覺得那人好象是在吟詩，尽管他用的字眼很隨便，也很普通。

“菜单上沒有？”那人問。“可是你腦子里總有吧。要是不在你的腦子里，那麼也許是在這里……”

他用手指了指心，一邊大咧咧地笑着，一點也不做作。然後他轉向丹·格朗特。

“你忘掉禮貌了，丹。”

“台夫，”那老工人說。“我要你見見我的朋友，馬爾考姆·魯帕特。”

他們握了握手。台夫看着侍者那張不平常的臉，看着那頭從寬闊得出奇、幾乎象是凸出來的額頭往後梳的蓬亂的花白頭髮，看着那一雙神色堅定的棕色大眼睛，不由得再一次感到吃驚。

“台夫·納爾遜，”格朗特跟那個侍者說。“我的一個老朋友的孩子。這個星期剛從海外回來。到過意大利和法國。你也許還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馬爾考姆……台夫的哥哥，喬治，在開恩犧牲了。”

魯帕特點點頭。他從他們的頭上望出去，透過窗戶，望着外面午後的晴朗天氣，輕輕地引了一句格言：“事過境已遷，傷心亦枉然！”

他隨即輕鬆愉快地談起食物來，他告訴他們說今天已經有三個回鄉的退伍軍人到他的飯櫃邊來過了。他們都讓他給他們點菜。

“野雞？沒有。紐堡龍蝦？在深岩我哪兒找龍蝦去！台夫，

我要請你吃一个真正的加拿大菜。我不能向你道歉一声說我們不通世故就完事，我要獻給你一样艺术品，來祝賀你回到故鄉……地道的加拿大味！也很簡單！盛在盆子里十分好看。味道妙不可言。”

說到这里他頓住了，無聲地笑着。

“青豆湯？”丹·格朗特問。“熱餅干？”

“你这个不識貨的老傻瓜！”魯帕特說。“我打算做一个……火腿蛋！”

不久那地方就充滿了煎火腿的香味。另外有六七个顧客到了。馬尔考姆·魯帕特一边熟練地侍候他們，一边照料着油鍋。菜做好后，他就送上来讓他們吃，同时向他們长篇大論地談着他在遙远的北方旅行时的种种情形——他过去曾在北方住过好几年。

在一个钟头里，他們从北冰洋一直談到尼加拉，从大沙洲^①上釣魚一直談到那条經過班夫^②的公路。

他們回到旧福特車上以后，台夫再也按捺不住他的好奇心了。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馬尔考姆·魯帕特。”格朗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說來可怕，台夫，我們这儿知道他的人是那么少。他是个大人物。在巴黎，在英国，他都受到尊敬。他还在哈佛大学作过讲演。他是馬尔考姆·魯帕特，小說家。”

“著书的？可是他在这几干的什么呀！”

① 大沙洲(Grand Banks):在紐芬兰东面北大西洋中，以釣鱈魚著名。

② 班夫(Banff):加拿大岩山边的乡村，有名胜区。

“掙錢糊口，”格朗特安安靜靜地說。

“可是丹……不應該在這麼一個小地方侍候人！”

丹皺緊了眉頭說：“他沒有‘侍候’我們，你說呢？”

“他要是個作家，怎麼會掙不到錢？他的書要是有一點道理，他自然會得到報酬！怎麼，那班傢伙還靠書發財呢！”

“寫暗殺的偵探小說。那些才是暢銷書。馬爾考姆·魯帕特的作品可不成。台夫，你可曾聽到過菲里浦·格羅夫這名字？”

“沒有。”

“瞧你！格羅夫是個大小說家。有人認為他是加拿大最偉大的小說家。他在去年死了。很窮。他跟他的妻子差點兒活活餓死。”

“魯帕特結了婚沒有？”

“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可是你干什麼都可以，千萬別跟他提起這件事。”

“他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在戰爭時期。這事我以後再跟你細談。還可以更進一步，你應該慢慢地跟他熟起來。他現在正在寫一本書。你可以幫他不少忙。”

台夫笑着說：“我？我沒法跟他那樣的人說話！”

“我倒沒看出你特別不會說話！”丹說。“可是咱們走吧。要是咱們穿過市鎮，一直到勃萊爾那邊停下，大概就到換班的時間了。你也許能在那兒碰到幾個老朋友。”

*

*

*

新月路是一條有樹木花草的大馬路，所有的房子都建築在馬路的一邊，面臨着一個風景美麗、樹木叢生的山坡。一家家的住宅都是彼此不相連接的，跟市鎮相隔很遠。那些用石塊和磚

瓦砌成的大房子都按同一个原則修建，使得整个住宅区都背向着深岩。

那天是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按季节來說，阳光实在热得有点儿反常，微风吹来，好象是在撫慰人似的，因此新月路上感染着一种气氛，給人以濃厚的睡意。一个外地来的客人驟然看到这条街，很难相信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既有安静的、曲折有致的汽車道，也有五顏六色的草地鋪設——是从离地面一哩坚实的岩石矿井的垃圾和喧囂中建成的，是从遥远的炼制厂里地獄般的炎热中建成的，是从深岩工人一代又一代殘酷的、汗流浹背的苦役中建成的。

叫人难以相信的，还有从又紅又亮的美洲豹牌跑車中跨出来的古銅色皮肤的青年，以及在草地上撫弄一窩金毛的长耳狗的美丽孩子們……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可爱的生活乃是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祖父母、他們的曾祖父母从鏤——人类有史以来最殘酷、最血腥、最戕害人的元素——里获得的。

台夫·納尔逊和丹·格朗特坐在汽車里低声說着話。

“那是什么怪声音？”

“一架割草机。”

台夫傾听着那架看不見的割草机所发出的平靜而有节奏的克侖克侖声，納罕地搖着头。新割的草散发出清新的、使人精神奋发的香气，里面还混杂着火热的瀝青路散发出来的柏油气味。

“你甚至說不出他們是在哪儿炸掉岩石的，”台夫說。“那青草看来好象是一直长在那儿的，是不是？”

“当然。現在沒人注意啦。可是最初……”

輕輕地，几乎是忧郁地，丹·格朗特把他朋友奧萊斯卡·肖契克的老父亲的情形讲給台夫听。老肖契克在很早以前就因为

患石灰肺，被他們从矿里开除出来，在战争期間，他一直有点神經失常，那是跟坚硬岩石打交道的矿工在患职业病死去之前常有的現象。一連几个星期，他每天都去看爆破手們在地上炸坑給波拉德鋪草地。等到新鋪的泥土栽上了草以后，那个乌克兰老头神魂顛倒地只轉着一个念头。

“一天他总要到这儿来轉两三回，”丹說，“他把鴨舌帽拿在手里，低着头，就象过去他們在祖国的司令官家里一样。你知道他要乞求什么？是等草长高后做割草工作！可怜的老家伙，他还以为他們会用镰刀呢，而他却是个使镰刀的好手，他自己这样說。”

“我記得。他一直想回西方去。他自己过去还有过农場。他是个真正的农夫。”

“他还提出光割草不要工錢。”

“波拉德听了該高兴得跳起来了吧！”

“老头子的身体太衰弱了。他老是纏着他們，煩得他們終于把警察叫了来。过不多久，他就死在医院里了。”

他們看着一个穿制服的整洁保姆优雅地穿过草地，向孩子們走去。她的清脆的嗓音从大路那边响亮地傳过来。

“洛埃，到时候了，你該請你的朋友們进去吃冰淇淋和蛋糕了。”

孩子們連笑帶嚷，爭先恐后地站起来，賽跑着往屋里奔去。那保姆熟练地把那些长耳狗崽子一只只抓起来。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空无一物了。

这时候，天空中斑斑点点地出現了小小几朵棉絮似的白云。这几朵厚厚的云彩投下来的影子迅速地从路上和草地上掠过。同样的影子还在制炼厂的大烟囱上掠过，那些烟囱都矗立在市

鎮那边的远处，可是看去却好象只隔一两条街似的。

从制炼厂里冒出来的淡黄色的烟，好象甚至不受自然力的支配，只見它被低空中的风吹着，穿过天空，去的方向正好跟云彩的方向成直角。在南边的远处，那烟弯成辽阔无边的螺旋形渐渐上升，象是直通天国的公路上面一段烟雾弥漫的弯路。

丹·格朗特偷偷地看了他同伴一眼。他看见台夫两边的颧骨泛起一阵暗红色。他那差不多象雕刻出来的又高又直的美丽鼻子，他的下巴颏儿和宽阔的嘴唇，都不再显得漂亮，而是皱蹙歪扭着，显得十分残忍。

他低声耳语，听上去好象是在喘气。“冰淇淋和蛋糕！”

丹·格朗特猜出他年轻朋友的心思，就一把攥住了他的胳膊。“别这样！”他说。“这样是不对的。你眼红他们的草地？啊，台夫，孩子，我们不应该眼红他们的草地……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没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弄到草地！”

他温和地继续发挥他的论点说：“想一想，嚟……你要是有一个儿子，一个象我们刚才看见的小男孩，你为了让他在草地上跟一只小狗玩儿，是不是愿意牺牲一切？”

台夫·纳尔逊掉过头来望着问他话的人。他的碧眼睛里燃着痛楚的火光。有好几次他倒抽着气，好象要说话似的。可是那些话都在喉咙口梗住了。

最后，台夫发动了马达，粗声粗气地说：“我干吗要待在这儿？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回到这个鬼地方干活？”

他开足了那辆旧福特的马力，让引擎雷鸣似的震响，然后直向新月路驰去，驶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便来个急转弯，险些儿把车都翻了。

“要摔死我吗？”老头子抗议说。“你怎么啦，孩子！”

在去勃萊爾豎坑口的四哩路上，誰也沒有再說話。

* * *

深岩有不少井架。這些建築物在一個陌生人的眼裡，顯得黝黑淒涼，棱角尖得叫人討厭；它們是用來掩蔽礦山的命脈——提升機——的，其實所掩蓋的，不過是一個洞穴和一架機器罷了。

它們的丑陋外形在一個礦工和他的妻子看來，就跟教堂的尖頂一樣熟悉。甚至還更熟悉呢！因為在東方，人們給自己的神祇修建了玲瓏剔透的寶塔；在西方，他們也造了觸目驚心的大教堂。可是往地底下旅行，挖掘起地裡的寶藏，全世界的礦工用的都是同樣的井架，它們好象全都由同一個盲目的建築師設計，由同一一些初學木工的學徒工修蓋。

要說明它們所以單調和丑陋的道理，並不困難。難道緬甸種植園地底下一哩的岩石和加拿大沼澤地底下一哩的岩石有什麼區別？當然，一個地質學家甚至能夠區別出不同地層中的不同礦脈。然而對那些遠離賞心悅目的陽光、在地底下流血流汗、呼吸困難、甚至死在那裡的礦工們來說——或者對那些家裏有女傭人在一定時間叫孩子們吃冰淇淋和蛋糕的貴族世家來說，岩石就是岩石。

礦石就是礦石。在整個世界上，一噸礦石或者是一塊麵包，或者是手鐲上的一顆鑽石。因此，掩蔽世界上所有礦石洞穴的井架，就跟垃圾堆上的兩隻破靴子一樣，彼此沒有絲毫區別。

你下午冒着陽光驅車到勃萊爾去走一趟試試。如果這兒的井架有什麼顯赫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大小。它的傾斜的屋頂作鋸齒狀，共分六層，最高一層和上面的高塔相連，在晴空的掩映下，那屋頂看去完全跟瀝青一樣黑。你離得越近，就越欣賞那建

筑的高大。

从这一个井架的大門口，每天有数千个深岩工人走进罐籠，让罐籠带着他們直达一哩以下的地底。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凿岩工、溜道爆破手、普通的矿工或者領班的工头——每天、每月、每年，每隔五分钟，也就是說，每五分钟每人平均要送一百磅勃萊尔矿石到地面上来。

在这个井架里面，放着一些威力大得叫人难以相信的机器，就是靠这些机器的作用，人类的幻想才得以实现，这道工业的生命巨流才得以通过一个洞穴上下交替。

“右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台夫·納尔逊問，一边用手遮住两眼，斜看着那一簇标志着勃萊尔矿井所在地的建筑物。

“嗯？啊，那东西嗎。他們在四三年弄来了一部新扇风机。你靜靜听着，过一会儿就可以听见了。”

有多少詩人对人类的心脏表示过惊异，赞叹它能一辈子为人们起着抽送作用，不会有絲毫錯杂。然而人的心脏事实上是个微不足道、构造单薄的脆弱东西；奇怪的是，詩人們怎么还不抬起眼睛来，看看那些确实值得惊叹的創造物……例如勃萊尔的扇风机。

“那家伙真大，”台夫·納尔逊赞叹說。“老兄……那家伙真大！”

他們經過扇风机閃閃发亮的白色水泥圓頂时，台夫放慢了汽車的速度。这一帶，他們底下的路都在輕輕地、可是不由自主地响着。这是扇风机脉搏的跳动。就是这一叶电动的肺，名副其实地把过往的风轉了个方向，因为每一分钟，它要从喉管中吸进五十万立方呎的新鮮空气，随后再把这陣狂风吹到矿井底下。这部扇风机在为千万人呼吸。它决不会出一点差錯。除了每隔

几年必須換上更大的以外，这种扇风机可以繼續不断地工作，不只是为你这一辈子工作，而是世代地工作下去。

“在一九四三年，你剛才說。”

“体积大了两倍。按照他們增加班次的情形看，他們也非这样做不可。”

台夫疑疑惑惑地說：“胡說八道。他們不可能在这几把班次增加两倍！”

“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丹說。他吃吃地笑起来。“你知道我們当时是怎么說的？公司計劃給每个人送下大概比过去多一倍的空气。空气多了，你就呼吸得更快。你于是也就工作得更快。一点不假，台夫，光是从这几勃莱尔矿井上，他們每天每人平均要多收一吨矿石！”

“多收一吨！”台夫輕蔑地笑了一声。

“那是白紙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丹粗声粗气地說。“去年从这个洞穴里出产的矿石，每人每班要比三年前多两千一百六十四磅！”

“这我倒要弄个明白，”台夫說着，咧嘴一笑，那种疑疑惑惑的神气，十足表现出他是一直在这个矿井上干活的。

他加快了汽車的速度。等他把汽車停好以后，就在粗糙的煤屑地上急煎煎地催促丹老爹向柵栏走去。他們两个一齐和警卫爭論着，直到后来一个过去跟台夫一起干活的領班工头走了过来，认出了他，就兴高采烈地揮手請他进去跟大家相見。

这时剛过四点不久。下了班的第一批矿工疏疏落落地涌到阳光里来。其中有少数几个急急地向一溜等着的公共汽車奔去。有不少人腰板挺直輕快地走着，也斜了眼看着阳光明媚的天空微笑。不过大多数人走起路来，都是深岩矿工的样子。

这种走路的样子，既不象罪犯那样悲观绝望，一步一拖，也不象水手那样自由自在、大搖大摆。它没有节奏，因为它是种跌跌撞撞的步伐，两条结实有力的腿在急急忙忙地迈动——那两条腿早已被繁重不堪的劳动累得痛苦万分，急于在肌肉支持不住之前寻求休息。

台夫·纳尔逊站在那里，两只胳膊搂住了奥莱斯卡·肖契克和他另一个在同一梯段干活的老朋友堂·莫里斯。他见了他们，痛苦得喉嚨发紧，立刻明白了他在外从军的那几年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一点也不见老！”莫里斯大声嚷道，一边使劲拍着台夫的肩膀，一边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这个凿岩工本是个声音宏亮的人，只要一下班，常常象一般跟坚硬岩石打交道的矿工那样哈哈大笑。那是种声音越来越高的、神经质的、差不多象女人一样的痴笑。那是种意味着笑的人已经筋疲力尽到失去自制力的笑声。

莫里斯胳膊上的肌肉哆嗦起来。一大块肌肉在他的脖子后面隆起，颤动了一下。

“一点也不见老！”他嚷了又嚷，差不多有点傻气。

“你自己的气色也挺不错！”台夫一边撒着谎，一边忍不住把眉头一皱。

堂·莫里斯只比台夫大两岁，今年三十五。他过去还是个业余摔角家。不管是几号衬衫，他穿上了只要作一下深呼吸，就可以把缝线崩裂，他还小孩子似的，引以自豪。可是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他的肩膀已经弯了。他的两个眼窝好象已经用锤子深深地打进了脑壳，所有留在他巨大的骨胳上的肉只是一片仿佛用绳子捆扎起来的肌肉，使他的脖子和两臂显得奇形

怪状，活象一个可怕的殘廢人。

丹的无情的話在台夫·納尔逊的脑子里迴蕩起来。……“每人每班多出两千一百六十四磅矿石。”

“你說什么？”堂·莫里斯又大声嚷起来。

他的耳朵也聾了。其他凿岩工如果生产一吨，莫里斯就要比他們多生产四分之三。連續好几年，这些超额生产的吨数加起来也十分可觀。超额部分的工資都是照付的。新的規章，工会的規章，保障了莫里斯的利益。除了他大部分的生命外，他可以說沒有被偷走什么。台夫·納尔逊看到了这一点，心里又是痛苦又是忿怒，就惶惑不安地結巴着。

“咱們到酒吧間去吧，”奧萊斯卡說。

“丹跟我在一起呢。”

“呃，丹跟你对喝起来，还可以把你灌得烂醉呢！”肖契克笑着說。

“可是我还得去出席今天晚上的宴会，”台夫說。“我沒法推辞。我已經答应了乔尼；我們俩一块儿去。”

这时候，他們四周全是一道道长长的人流，一齐向大門口涌去。这些人要比台夫过去看到的年輕。他只是偶尔才看到一張熟悉的臉。他过去的一些旧伙伴也三三两两地看見了他，所以不久他的周圍就聚集了一个小小的人群，大声叫嚷着，拍着他的背。

“回家三天了？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吧，把手續办一下，你要是忘了怎样干活，我来教你！”

“老弟，你現在要到我們的梯段去，得用降落伞了！深？听我……”

“別嚷啦！台夫……你得住到我家里去；我有一所房子，两

个孩子!”

一个年紀比較大的矿工——台夫依稀記得他是个修巷道工人——摆动着胳膊肘儿从人堆里挤进来，把台夫的一只手握在他两个皮革似的掌心里。那矿工毫不害臊地悲泣着，含糊不清地說了几句关于乔治·納尔逊的話。

那一小堆人开始走动了。那道人流，那道人类的肉体所汇成的河流，从井口架里涌出来，把聚集在台夫和丹周圍的那些矿工都卷了进去，使得他們象漩渦似的在数千之众的人群里慢慢轉动。

一辆吃力地拖着矿石列車的机車拉起汽笛，发出一連串短促的尖叫，听来近在咫尺，震耳欲聳。那些下班工人一听，好象这信号是专为他们发的，立刻加快了步伐。

台夫·納尔逊很少說話。他的一只胳膊始終摟着丹·格朗特。他隔了一会儿总要看那老工人一眼，后来他俩就会心地微笑起来。他的微笑到底意味着什么，台夫最初連自己都說不出来。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股气味。那股深岩梯段的气味。它牢牢地沾在他周圍几千个地下工人的身上和衣服上。那是股无法形容的气味，是混合了千百万年前的镍矿石和烈性炸药的嶄新炮烟的气味，其中还掺杂有无价之宝、劳苦人类的龙涎香——汗水。

就是这股气味，使得台夫·納尔逊的头脑昏沉起来，好象聞到了名貴的酒的醉人的芳香。它叫他兴奋，再度激发起他回家后已感到十数次的那种深不可測的激情。最后他明白了。

“我要到我叔叔家里去住几天，”他說。“过后就回来。”

有人在他背后吃吃地痴笑起来。“你要干我的活儿嗎，台夫？”

哈一哈。我的老伴儿要我辞工。嘿一嘿。打算去办一个养鸡场……”

突然一连串尖锐的喊声穿过人群传来，大家立刻都回过头去。“丹！你在哪儿？嗨……丹·格朗特！”

喊话的人是丹尼斯·兰琪文。他那黑黝黝的脸皱成一团。在他紧闭着的唇角里，还衔着一个熄灭了的破烂烟屁股在一抖一抖地晃动。他只是轻快地招呼了台夫一下。

“快来，”他对肖契克和格朗特说。“在三六五〇坑道……”

他周围的人们马上静了下来。

“我不知道是谁，”兰琪文厉声说。“详细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已经送他们上来了。”

“可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夏弗莱和乔顿那两个婊子养的，已经在会外谈起什么干事来了。我们非把今天的事提出来不可！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事！”

一辆救护车的警笛声隐约地从远处传来，声音慢慢转高，凄惨动人，好象在向人哀求。

警笛声所过之处，那一大群人都停住了脚步，默不作声。一辆长长的、油漆得闪亮的白色救护车象轮船驶过水面似的把人群往两旁分开，慢慢地离开井口架，向大门口驶去。

救护车紧贴着台夫·纳尔逊驶过。他听见警笛可怕的响声，不由得把身子一缩。从狭长的车窗里望进去，他看得见两个盖着毯子的人体。一个急救人员紧皱着眉头，俯在其中一个受伤的矿工身上。另一个受伤的人朝着救护车的窗子看着。只有他的灰白的脸露在毯子外面，他的脸颊上一条条淌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他的眉毛往上竖起，他的挂着微笑的嘴向上撇着，

露出一種孩子氣的迷惑表情。

聚集在台夫周圍的人很快地散開了。奧萊斯卡迫不及待地說：

“你把我的車開來了嗎？好極了！瞧……我現在需要用一下，把弟兄們召集攏來。你坐公共汽車回家成不成，嗯？再見！”

他和蘭琪文催促丹·格朗特跟他們一起走。可是老頭兒掙脫了他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跟台夫說話。

“咱們的話還沒談呢！”

台夫激動地說：“那沒什麼！我的意思是說……暫時把它忘了吧。”

格朗特搖搖頭。“不，咱們早就該談的。對不起，台夫。咱們下星期再見吧。”

“沒關係。有的是時間。”

丹顯得有點困惑，也有點擔心，他扯住了台夫軍裝的翻領。“這事很重要。從來沒把事情這樣擱下來過，台夫。呃……你什麼時候找我都成。下星期見！”

他走開了。救護車開走以後，人群也就開始往外擠，台夫心甘情願地隨着大家一齊向前涌去。可是他穿的短褲和上衣都是軍裝，使他在礦工中間十分突出。只是在不多一會兒之前，他們還都熱切地聚集在他周圍。可是自從出了事故的消息傳開以後，大家就變得沉默了，和他疏遠了。

台夫圓瞪着眼打公共汽車的骯髒窗口往外望，心里深深地感覺到自己已經遠離了勃萊爾的礦工。在他們的眼里，他已經不是一個礦工了。他聽着他們熱烈地討論剛才發生的事故和崩梯段新制度，心里充滿了苦悶和寂寞。

“我要回到這裡來，”他心里想。“什麼精煉廠、制煉廠或者任

何其他地方，都去他媽的。我要回到勃萊爾來。這才是我待的地方。”

● 他筆直地坐在公共汽車的位置上。他掉過頭來，直直地望着那些在他近旁的人。他發現勃萊爾礦工中比他年紀輕的竟是那麼多，不由得吃了一驚。

“我第一次下井的時候，他們還都是小孩子呢！我待在梯段里的年數要比他們多得多。我是在這兒出生的，我是個跟堅硬岩石打交道的礦工，就象我父親和我父親的父親一樣！”他心想。

他驕傲地咧嘴笑着，想起了海外他部隊里的伙伴怎樣老拿他开玩笑，因為每逢點到他名字的時候，他常常這樣回答：“納爾遜——深岩！”

● 他是個深岩的納爾遜。最深的坑道里的空氣對他說來，就是生命的泉源。他離不開礦井，正如水手離不開海。

他又想起了救護車里那個傷員的痛苦的脸，覺得心头热辣辣地涌起了一陣憐憫的感情。可是他那咧開了嘴的笑容顯出一種含諷帶諷的反抗精神。

“納爾遜家的人從來不出事故，”他嘟囔着說。“不管是崩梯段也好，或者他們想得出來的隨便什麼玩藝兒也好……能夠傷害我的岩石可還沒長出來呢！”

第四章

“嗯，”安娜·納尔逊說，“一只新来的猫要找火炉了！”

台夫和乔尼·霍克彼此咧嘴一笑。他們都在安娜的厨房里，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去赴宴会。台夫已經表示了他心中的困惑——这种困惑簡直近于怀疑——他摸不透公司的行政方面为什么要設宴招待深岩的退伍士兵。台夫的母亲毫不客气地打消了他的这些顾虑；台夫和乔尼离开深岩都已經很久了，他們在这个起了变化的城市里都是“新来的猫”。

“你可以光喝波拉德的啤酒，用不着握住他的手，”她說。

她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她举起一只布滿青筋的手，用手背掠了下几根飄在她湿漉漉的前額上的头发。那只大炉子上正煮着給房客們預备的晚飯，她自己呢，剛給这两个人燙好衬衫，把他們笨重的軍服燙得毕挺。这时候，她讓他們立正了站在她面前，她自己皺起了眉头，象軍士长那样仔細檢查着每一个鈕扣和每一条折痕。

“真是瞎子見了你都要眼睛一亮呢，乔尼，我的孩子，”她說着，帶着敬意撫摸了一下挂在他胸前的兩排閃亮的勳章。

“謝謝您，納尔逊太太。”

她慈愛地笑了起來。“哦，現在叫我‘太太’了，是不是？”

那个漂亮的印第安青年臉上一紅。“安娜……”他嘟囔着說。

安娜·納尔逊亲热地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来減輕他的窘态，

然后轉身向炉子走去。她粗声粗气地說：“你們两个現在都打扮整齐了。这是你們最后一次穿軍服，孩子們。所以要拿出精神来！今天晚上跟你們在一起的那些人，打扮得漂亮整齐的有的是呢。現在你們走吧！我已經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車。让你們去的时候也有点排場。”

这两个朋友默默地乘車往市区进发，一路上傾听那个比較年长的司机喋喋不休地嘮叨着。

“不管怎样，那儿准有一千个人。瞧，不得到工会同意，公司就办不了这样的事！听说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們都参加。还有不少的干事，不管是不是退伍軍人。此外还有全体軍人和工会里的人。我是听克拉德·梅叟說的。你們可知道波拉德自己也要来？我是这么听說的。他要是不在紐約，今天晚上总会出席。”

到达那家大飯店后，司机跳下車来給他們開車門，还露齿一笑。

“喂……你是乔尼·霍克嗎？我一看見你，就想你准是乔尼·霍克。听到过你的全部英雄事迹！在你获得其中一枚勳章的那天，我女婿也得到了一枚。还有麦克諾頓將軍。嗯，为我干一杯吧！”

人行道上挤滿了穿軍服的人。在他們頭頂上的飯店窗口里，一排排的大旗在迎着晚風飄揚。台夫和乔尼急切地挤进了人群。他們招呼着在同一个部队里待过的战友們，跟別人一起抬头往上瞪着，欣賞飯店的宏偉門面。

“啊，我从来沒进去过！”一个带着醉意的中士說。“我只知道过去进去的人不是侍者就是婊子。”

兵士們哄笑起来。所有这些退伍軍人都是在厂矿总工会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前离开深岩的，他們几乎全都认为凱伯里安飯

店是块只有上等人可以出入的禁地。飯店本身倒不曾公布过什么規章制度。但是在过去，深岩的工人们都遵守着不成文的法律，从来不曾跨进过那个阴暗幽靜的門槛。

不管怎样，凱伯里安飯店却要算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名胜，因此深岩的每个居民都对这所古老的建筑物怀着爱意。按照加拿大的傳統，它也算得有古老的历史了——远在半個世紀以前，公司为了招待來訪的名人，修建了这座旅舍，在里面举行宴会和舞会。飯店里有一套“御用房間”，里面的陈設极其豪华，即使帝王見了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少張为数千百万元的合同，都是在这里正式簽訂的。

一九一三年，克虜伯①的一个代表曾在这里跟一些有爵位的英国貴族談判。在珍珠港事变②前不久，一些和藹可亲的日本男爵隱了姓名，在这里和公司的總經理——那位年紀較大的共和黨議員契斯特·李·諾勒斯——一起进餐。魯尔区③工业巨头派來的一些私人代表說着一口挑不出一点毛病的牛津英語，为德国的閃電战即将从西綫戰場轉移到波罗的海、俄国和乌克兰而干杯。

照理說，当然罗，凱伯里安飯店只能算是加拿大各大城市中都找到的一个机构——一所“最好的飯店”。可是現在，这座古老的建筑却皺着眉头，不以为然地往下瞪着这些在深岩当工人的退伍士兵。

凱伯里安飯店已經不再是禁地了。里边貴族化的酒吧間在

① 克虜伯(Krupp): 德国的軍火工业巨头。

② 1941年12月7日，日本未經宣战就以空軍和潛水艇襲击夏威夷群島珍珠港的美国海軍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

③ 魯尔区(Ruhr): 德国产煤和鋼鉄的工业区。

很早以前就改成了花梢的、拥挤不堪的啤酒厅。飯店經理发现，卖酒飯給厂矿总工会的广大會員比起专为城里少数几个富貴人家服务来，賺錢要多得多。

“咱們进去吧，”台夫說。

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开始向大門口涌去。

“代我打发几个賞錢給看門的吧，亲爱的！”一个士兵学着倫敦土腔說起俏皮話来。“我把我的支票簿忘記在另外一根腰帶上了！”

* * *

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坐在首席的荣誉座上。环視着大宴会厅，臉上得意地露出安靜而慈祥的笑容。他的样子象一个并不太尊貴的居停主人。他覺得自己象是个参謀总长，正在一次大胜仗后檢閱着輝煌的战果。

作为寰球合金公司的總經理，爱德伽·波拉德还在暗地里庆祝一个紀念日。他今年五十四岁。三十年前的今天，他挽着契斯特·李·諾勒斯的胳膊，第一次走进寰球合金公司紐約总公司的經理室。从那一刻起，他的事业就直綫上升，节节胜利。

在一千个来宾的吵鬧声和談話声中，波拉德弯过腰去，听杜凡尔神父讲的一句話。

“这个想法真妙，波拉德先生。一个多难得的晚上！”

“可不是！”波拉德說着，恭敬地向这个年长的神父鞠了一躬。“应该向一个人祝賀！”

波拉德微笑着回过头去，臉对着管人事的麦克菲尔，后者微微把身子一縮。当然，举行宴会这个主意是波拉德出的。麦克菲尔还拚命反对过呢。不过波拉德在寰球合金公司当了三十年

軍師，這次又運用了他所說的“政治數學”，來估計這一晚上的收穫。

牧師萊克斯隔着桌子，無意中把這一策略一言道破了。

“我懷疑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能把工會的領導人都請來赴公司招待的宴會，”他說。“杜凡爾神父和我曾計劃着用教會的名義請一次客，來歡迎這些退伍的子弟。可是現在這樣的法子要好多了！”

愛德伽·波拉德也對他微微一笑，但沒有象對羅馬天主教神父那樣尊敬；這個笑容比較隨便，遠不及頭一次的那樣親密。

這是波拉德的非凡個性在外表上的一種標記……他的臉部表情。他那緊閉着的嘴唇挪動的範圍很少超過幾分之一吋。他那梳得很講究的、鬚髮已經斑白的頭微微一側，攢緊了的双眉微微一揚，甚至鼻孔一張一翕，這些都是他當演員的面具。

“這簡直是在銀幕上吻別人的臉！”他妻子曾經尖聲罵過他一次。

在這個時候想起凱瑟琳，愛德伽·波拉德不禁對自己格外開恩，破例為私人的賞心樂事在臉上掠過一道笑影。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迫使凱瑟琳·波拉德來參加這樣的一個宴會，來同他坐在一起，跟一些鬧嚷嚷的、庸俗不堪的軍人和礦工廝混。凱瑟琳已經完全變成深岩里的老冬烘了。後來她悄悄地跟他離了婚，再嫁到杜朗家，這樁事委實叫波拉德心中得意。杜朗是現今依舊留在寰球合金公司經濟結構之外的最後一個美國大家族。

不管怎樣，凱瑟琳實在太苛求了，在物質上，而且……

“可否請您再說一遍？”

克拉德·梅叟把嗓音提高到一千副刀叉的叮當聲之上。“我們剛才在說，波拉德先生，這兒有許多人大概是第一次有幸能見

到您的面。”

“啊……見到我的面？”

“真正地見到了您總經理本人！”

波拉德擲給這位國會議員一個略顯吃驚的微笑。“真的嗎？
噫，我保證他們現在要大失所望了！”

他們的确大失所望了。有些人把這位最高上司幻想成工會諷刺畫上所看到的那樣。戴着綢帽，大腹便便，酒糟鼻子，一臉發紫的橫肉。

可是現在筆直地坐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相當瘦的高個子，樣子挺聰明，服裝很朴素，但打着一條鮮艷悅目的領帶。他臉上的表情有時困惑，有時高興；有時憂郁，有時嚴肅。

“我現在是個加拿大人了，”波拉德有時候這樣跟他一些過去在波士頓的老朋友說。

這位總經理的加拿大化，說起來確是微妙之至。在過去二十七年中，波拉德用盡一切方法粉碎了深岩的每一個工會——利用法律，利用政權，利用飢餓、恐嚇和暗殺。但是現在時局變了，他呢，也就坐在这里，宴請 901 工會支部。這也是英國傳統的加拿大化。

這時候，那位上校——是有名的皇家炮兵隊里目前還活着的最老軍官——拿起他當主席用的小木槌，拚命地敲打桌子。

一些男女侍者急急地奔來收拾碗碟。另一些侍者抬着一箱箱的啤酒和飲料，跌跌撞撞地走進宴會廳。一陣陣的煙從無數支煙卷里散發出來，裊裊上升，談話的嗡嗡聲越來越響，漸漸變成了一片噪音。

“諸位……為國王干杯！”

全廳的人都站了起來，椅子的磕碰聲震耳欲聾。接着，在一

片靜謐里，那位僵直得象根通條的老上校驕傲地瞪眼望了望全厅的人。不管是不是退伍軍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懶洋洋地稍息站着的。

“稍息！”

大家聽見了這聲半認真、半开玩笑的命令，都哄笑着欢呼起來，後來老上校把他白发蒼蒼的头一揚，自己也哈哈大笑，大家於是又重新欢呼起來。

“現在……”

他的介紹方式很粗暴，几乎有点无礼，不愧是一个英雄对一个生意人說話。波拉德傾听着他講話，發覺這位上校是個真正的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並沒有那種裝樣的將軍，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却是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老板。

聰明得很。波拉德的滿面笑容泄露了他心中的快樂。他讓一個傳說中的英雄在宴會上當主席，他讓901工會支部的全體委員都坐在他的腳下。

“請你講話……愛德伽·亞力山大·波拉德！”

* * *

房間里一陣緊張，就好象最深的梯段里冒出一陣瓦斯一樣。一千張臉抬起來朝着首席。一千個眉頭皺起來歡迎這位總經理。到處可見火柴的閃光，可聽到咖啡杯的磕碰聲和人們的咳嗽聲。

坐在台夫對面的丹尼斯·蘭琪文咕嚕着說：“咱們已經吃完飯，現在要送賬單來了。”

波拉德一開始說話，台夫就有点坐立不安。好幾分鐘過去了，波拉德連一句正經話也沒說，最後，他頓了一下，整個宴会厅

都肃静无声，空气显得很紧张。

“我现在要说明一个事实，你们这些刚回来的，还有你们这些在艰苦的战争期间一直待在深岩这儿工作岗位上的——你们大家听了一定会非常满意……”

波拉德仔细地润了润嘴唇，好象准备抽一支上等雪茄似的。

“在战争的六年內，你们深岩工人挖掘出来和提炼出来的镍，超过了我们过去五十三年中的生产总额。”

开始的时候掌声有些勉强，后来大家领会了这个简直叫人难以相信的统计数字的意义，掌声就热烈起来。在后面的座上有人高喊了一声，听声音无疑是个法兰西-加拿大人。

“因为我们组织了起来……五十三年来第一次！”

象一声霹靂似的，宴会厅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喝采声，来回答这一声尖锐的叫喊。

“901 支部……901 支部……901 支部！”有人兴高采烈地唱起来。刹那间，两千只坚硬的鞋跟在宴会厅的地板上敲起来，每一个深岩工人都在向全加拿大最强大的工会支部——他们自己的工会支部——致敬。

上校聪明地及时恢复了秩序。

波拉德神色自若，镇静地继续说下去。“你们这些战士学会了怎样使用新武器，结果打了胜仗。在这几家里也一样，你们的父亲和兄弟学会了怎样使用新机器，结果他们也打了胜仗。我很高兴另外告诉你们一个事实……”

今天早晨，总经理看了那份写给股东的报告书的校样。上面许多惊人的数字还是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公布的。然而在拥有股票的人看来，统计数字又算得什么呢？那些修剪得很漂亮的尖尖的指头，那些肉嘟嘟的胖手，不耐烦地把总经理的报告书一

張張地翻着，直到找着了那几个富有魔力的字：“股息公布。”

但是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明白，在这个宴会上他是要跟那些創造統計数字的人讲话。至少在这几，沒有人会听见数字就打哈欠。尤其是这些数字还是以吨、日和小时計算的！

“在过去一年中，每一个在深岩地底下干活的人送到地面上来的矿石，平均要超过战前那一年三百二十六吨！”

一千个人都在脑子里作着心算。

波拉德含笑把答案說了出来。“嗯，这就是說每人每班增产了一吨以上。精确地說，增产的数字是每天二千二百二十一磅。”

他犹豫了一下，举目往宴会厅四周望去。刹那间，一切东西都好象消失在烟雾中了。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千双人类的眼睛。

深岩工人和退伍軍人的眼睛把这位總經理迷住了。他在繼續往下說之前，心中已領会了这些眼睛傳来的警告。他在这一輩子中第一次覺得自己失去了随机应变的能力。

他惊恐地感覺到自己在听自己說話……

“你們在增产矿石上取得这样輝煌的成就，原因是什么呢？这儿有两个答案。第一是因为公司的股東們出錢給你們买了新机器，这些机器价錢非常貴，生产率非常高。第二是因为我們的工程師們費了那么长的時間，花了那么多的錢，在地底下設計了完备的新操作方法。这就是生产率所以能够提高得这样快的解釋。”

按照波拉德起好的腹稿，他的讲话到这里并没有完。

但是听众爆发出一片激烈的抗議声，使他的讲话不得不就此結束。这一次，两千只拳头一齐敲打着单薄的、搖搖晃晃的餐桌，鬧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响声，害得上校不得不站起来主持会

議。他強制地揮手叫波拉德坐下，但他的臉上不由得露出一個興奮的微笑來。他的確耳福不淺，自從炮轰維米山脈以來，他還一直沒聽到過這樣的鬧聲呢。

在敲打桌子聲中，還可聽到不少尖刻的、帶有侮辱性的叫喊。波拉德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他原來只想跟礦工們和他們的工會來一套外交辭令，耍一種外交手段。他原以為901支部委員們在下一次開會時，也同樣會運用這種外交辭令來回答他呢。

倒楣的是他忘記把深岩工人的“政治數學”中所起的某些變化估計在內了。

丹尼斯·蘭琪文停止敲打桌子好久，才在台夫耳邊大聲嚷道：“這麼說來，全是機器和工程師的功勞羅，嚟？婊子養的！他在要害處狠狠地踢了我們一脚！等會兒聽鮑伯①起來說話吧……耐心等一會兒吧，我的朋友！”

* * *

“現在，請坐在我左面的羅伯特·斯戴佛斯講話。”

901支部的主席站了起來，嘻開了嘴笑着。他的姿勢和他的笑容都十分自然，就好象他是站在他兄弟家的門道里似的。宴會廳里的人全都站起來，向他歡呼。

鮑伯·斯戴佛斯體格很魁偉。在勃萊爾礦井里干了十四年活兒，在監獄里做了三年苦工，他的背却一點兒不見駝，他的笑容還是那麼和藹可親。深岩的工人們把他抬舉起來，就好象一棵橡樹舉起它最高的極枝一樣自然。現在他站在他們面前，是901支部主席，是礦工們自己的人，是從他們堅實的根里長出來並吸收他們的血汗作養料的。

① 鮑伯是羅伯特的愛稱。

鮑伯·斯戴佛斯的臉也富于表情。他毫不做作地，好象是灵机一动似的，从欢呼着他的人們面前轉过身去，向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微笑着。

如果說有时候历史就記載在一个人的笑容里，那么現在就是这样一個時刻。用不着开口，这位工会主席的笑容已表达了整个时代的經驗教訓。

深岩工人的祖先在来到加拿大之前，已經痛苦地斗争过好幾世紀了。后来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块新的国土，在这片加拿大的岩石深处，又进行了半世紀的殘酷战争。在那些血腥的、令人心碎的岁月里，只听到世界鑛产的壟断資本在厚顏无耻地夸口：它决不、决不容許矿工們組織起来，矿山可以停工，寰球合金公司的董事会决不可能跟組織起来的工人談判。可是現在，多少代不屈不撓的矿工和他們妻子的梦想，都永远地、永远地在鮑伯·斯戴佛斯的笑容里实现了、获胜了。厂矿总工会的胜利象一面高插在山上的战旗，聳立在这位總經理虎視眈眈的眼前。

波拉德的宴会变成了901支部的集会。

斯戴佛斯兄弟費了不少時間，才能使欢呼他的人群靜下来。

他没有什么演讲詞。他的每一句話都出自微笑着的工人的心意。

“吨数增加了很多，不錯。但是工資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呢？剛才談到了战争，那很好。我們是不会忘記这次战争的。深岩的子弟在美国还不知道有战争的时候早就在戰場上拚命了！今天晚上我們在这儿开会欢迎他們回来。我們为什么要用吨数来欢迎他們呢？不，不應該用吨数，應該用工資！弟兄們……在战前，你們各位退伍弟兄每小时只掙到可怜的七毛一分錢，現在呢，901支部已經爭取到每小时一元四毛七分的基本工資了，你

們回到矿井以后,就可以拿到这样的工資!”

他捏紧拳头,举起两臂,制止了这场似乎一发不可收拾的热烈欢呼。象个巨浪击沉一艘独木舟似的,他底下的話把掌声淹沒了。

“今天下午,在勃萊尔,欧夫·班頓的背被砸断了,李·考米埃的两腿被压得粉碎。”

他談起了这次事故。他抑制着感情的冲动,輕声答应将来要把最近这次事故的細节全部公布出来,大家听了都默默表示贊成。

有片刻工夫,他似乎不知道怎么说下去好。然后,他做了个地道的挑战手勢,好象已經从腰帶上取下手枪直向天花板射击似的,然后向群众大声喊道:“你們知道他們在这个星期里干了些什么事嗎?寰球合金公司把鎳的价錢漲了四分錢一磅!这对他們很有好处!对他們非常、非常有好处,是不是?可是对我们也有好处!四分錢一磅。这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訴你們!这就是每天可以多得三万元利潤!你們的执行委员会在这个星期也开了会。我奉命轉告你們,我們將要求从这三万元一天的利潤中分享到一点!弟兄們,我們并不貪心。我們只要一半就滿足了。那就是說,每个會員每小时可以多掙一毛一分錢。这就是901支部下星期一早晨要在會議桌上提出增加的基本工資。我們一定要爭取到每小时增加一毛一分錢的工資!”

这一次,斯戴佛斯不再要求大家靜下来了。他让暴风雨似的掌声一再繼續下去。他用霹靂似的声音响亮地結束了他的講話:

“欢迎你們回来,弟兄們!用每小时一元五毛八的工資……
欢迎你們!”

* * *

台夫·納尔逊早就注意到站在牆边的一小群飯店里的工作人員。他們在激動地議論着，一邊不住地拿眼看他。其中一個好象是經理，他最後開始從密密層層的餐桌中間擠過來。

但是那人走近以後，却是找喬尼·霍克說話。他用兩手圈住喬尼的耳朵，這樣才能讓對方在這片鬧聲中聽清楚他的話。台夫一句也沒聽見他說的話，但是他發現喬尼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急煎煎地把椅子往後一推，站起身來跟着那人走出了宴會廳。

“怎麼回事？”蘭琪文問。

“也許他們要請他上首席去，”台夫說。

“可能嗎！”

侍者把一瓶黑麥威士忌酒放在他們的桌子中間，台夫拿起酒來倒了兩杯。這時候餐桌上到處是一瓶瓶新送上來的酒。

“這會兒又是什麼了？”

“余興，我聽說。從多倫多請來了一些演員。”

蘭琪文說錯了。在舞蹈節目之前，程序單上還有一次演講呢。上校在擴音器里怒吼了幾聲，大家才聽出他是請克拉德·梅叟講話。梅叟本人對這片吵鬧聲却處之泰然。

他哈哈笑着，告訴大家說，他想看舞蹈表演的心情要比聽他自己講話迫切得多。

他耐性地站在那裡，聽眾雖然鬧哄哄地毫不理會他，他却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的感覺。最後，他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倒滿了一杯酒，朝着全屋的人高舉着，這樣才贏得了片刻的安靜。

“小伙子們……歡迎你們回鄉，歡迎你們回深岩！”

梅叟立刻看出他的這一着棋完全走對了。他把那杯酒一飲

而尽的时候，暗地里已把他的那篇演讲稿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群众的心情很轻松愉快，他们的国会议员正应该在这时候让他们好好乐一下子才是。他那篇煞费苦心准备好的政治演讲非牺牲不可。

克拉德·梅叟曾经当过汽车零件的推销员。这是一门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生意，可是在那些不景气的年月里，他取得的成就还差强人意。但是他始终没法克制心中的恐惧，老害怕货物推销不出去，他这种恐惧的由来，是直接出于他对自己推销的减价货品缺乏信心。他不断地跟自己的这一缺点作战，结果他的“机能”倒变得更发达、更完美了。

他现在就运用了这种“机能”。

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拿不出什么具体东西可以跟鲍伯·斯戴佛斯“竞争”。他也丝毫不想评论波拉德的演讲。于是，他向骚动着的人们微笑着，开始谈起他的妻子来。

卡米拉·梅叟不属于深岩的工人阶级。她的父亲里昂奈尔·克莱琪医生是公司医药部门的主任，还是一家资力雄厚的矿业股票交易所的股东。这位美丽的社交界名媛克莱琪小姐下嫁给这个不知名的商业跑街，倒使整个市镇的人大吃一惊。

宴会厅里的深岩工人一听见梅叟竟谈起他的妻子来，那种吃惊的程度实在不亚于他把她臥房的门敞开在他们面前。

他说：“我揣摸，关于我和卡米拉的流言要比镇上哪一对夫妻都多。”

连波拉德和上校、连斯凯纳牧师和杜凡尔神父，都聚精会神听梅叟说话了。宴会厅里静得正如俗话所说，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凡是痛恨你们、痛恨工会的人，没有一个不痛恨我。在深

岩，这样的人可有的是。不过，提到我妻子，我想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

矿工們都不信任卡米拉·克莱琪，这种强烈的、起腐蝕作用的本能一直蚕食着克拉德·梅叟在选民中間的声誉。今天晚上，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决計把这个问题开誠布公地談一談，談的时候用了一种粗率的、淺近易懂的幽默。

“要是我妻子长得美了些，那她也是沒有办法。你們在深岩的大多数人都明白我这話的意思……你們自己也有美丽的妻子或者女朋友。你們也听到过有时候簡直会让你們的耳根发燒的話。可不是嗎……有些人所以說这种話，是因为他們自己照了鏡子的原故！”

人群里响起一陣低低的笑声，表示欣賞他的話。

“我揣摩，許多人所以恨我妻子，是因为她父亲有錢。我不能說我听見過克莱琪医生因为自己不是穷人曾向人道歉。那么誰能指望卡米拉来替他父亲道歉呢？我可不这么指望！你們瞧，小伙子們，有一些东西我并沒忘記。”

說到这里，这位平民合作联盟的国會議員先朝波拉德轉过身去，作了个挑衅的手勢，好象准备要侮辱这位最高上司似的，然后又轉向挤滿了人的大厅，亲切地露齿一笑，說道：“我沒忘記这是加拿大，克莱琪医生今天虽然住在新月路，可是他过去曾在他父亲的牛圈里耙过肥料！”

有几分钟工夫，克拉德·梅叟本人站到了牛圈里，說了个嶄新的笑話，这笑話虽沒什么意义，却非常滑稽，故事說到最高峰的时候，連杜凡尔神父也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笑声。

这位国會議員运用了无比的技巧，接下去說了几句兴高采烈的話，让他的笑話慢慢結束。跟着他就冷靜下来。

“今天晚上，你們听到了一些重大的消息。也許有那么一天，你們这些支持平民合作联盟的工人和农民能多选出几个議員到国会山^①上和我們作伴，那时我或許也能在那边渥太华作一次重要的发言。今天晚上，小伙子們，我特地来跟你們这班在海外服役期就投票选举我的退伍軍人講話，我有些私房話要跟你們談談。”

他含糊其詞地暗示說，是他妻子鼓励了他，使他雄心勃勃，要往最高处爬，要在一个平民合作联盟执政的政府里当一名內閣部长，当一名深岩矿工們亲自选举出来的矿业部长。

他結束时的口气，象煞是在作竞选演說，喊出了一連串的口号。

“你們做得到的！你們开采了世界上的鎳，贏得了这次世界大战。現在你們不取得胜利决不要罢休！給国内的其它地方树立起榜样……我們要在投票选举的战斗中占领国会山！”

* * *

梅叟讲完話，中間有一会儿休息，以便騰出舞台来演节目。好几百人离开了宴会厅，挤在走廊里和盥洗室里。

台夫·納尔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吋一吋地挤着，忽然一眼瞥見了那个把乔尼·霍克从宴会上叫走的飯店職員。但是那人一看见他，就躲开不見了。

他回到桌上，和兰琪文討論起这事来。

“也許乔尼有什么亲戚进城来了？”丹尼斯說。

“我怀疑。他的父母都死了。他的弟兄們都远在北方的特

① 国会山(Parliament Hill) 是渥太华的一座小山，因国会大厦建筑在上面，故名。

区。”

“要我去打听一下吗？门口有宪兵站岗，也许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兰琪文只是随便提到宪兵，台夫听了，却不由得皱起眉头来。他记起乔尼谈到这次宴会时说过的一句开玩笑的话。台夫心里起了一阵疑虑。他企图把它当作一种不愉快的记忆，竭力不去想它，但是这种疑虑却愈来愈深。等到乐队和舞蹈开始以后，他更是心神不定，脑子里只想着他朋友怎么会突然离开。

“我要找他去，”他对兰琪文说。

他走出宴会厅，穿过几乎没有人的门廊。那个职员已经不见踪影了。台夫问了饭店里的侦探。他立刻意识到那侦探是知道乔尼·霍克出了什么的。

“离开的人多着呢，”那侦探说，“不可能注意到任何个别的人。”

“可是他是被人叫出来的。”

“哦，我不知道。好象是有人打电话给他。回到大厅上去吧，老总。”

一个台夫认识的上尉站在门口，正在和那两个宪兵说话。他的脸涨得通红。台夫走过去，一问他，他马上紧张起来。

“瞧，纳尔逊，”他说，“你的朋友离开了。我知道全部底细。我还要调查这件事。不过我劝你不要管闲事。”

“可是出了什么事呢，先生？”

上尉咒骂了一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回来了，纳尔逊！就是这么回事。记住我劝你不要管闲事。这件事是要追究的，没错儿。”

那两个宪兵瞪着眼，出神地从台夫头上望过去，他们的脸板

得死死的，活象是沒有感覺的木头人。

飯店外面的街道上差不多已不見人影。台夫扣好了上裝的鈕扣，慢慢地走開了。

低垂的秋云放射出一種朦朧的桔紅色霞光，將礦渣堆上閃耀着的光芒分布到市鎮各處。云彩里的這道顛巍巍的桔紅色霞光跟制煉廠大煙囪里冒出來的三股濃煙一匯合，就變成一道色彩變幻不定的陰暗長虹劃過天空。整個的天都在動。云彩和濃煙被風一吹，混合在一起，曲曲折折地越過深岩，急忙忙地往南馳去，在經過較遠處的廠礦時，又挾帶起其他燦爛的閃光和冒着煙的火光。

夜空過着自己的一套生活，自強不息地運行，徹夜不眠。

台夫在一家黑魘魘的店鋪櫥窗邊停住腳步，自己問自己道：“要是出了這樣的事情，他會到哪儿去呢？他不會回家到媽那儿去的。也許是到曼尼夫館子里去了。”

他迅速地往市中心走去。松柏路象一根光帶似的橫貫深岩的山谷和低低的山巒。這兒的交通要道上，來往的車輛比台夫在戰前看見的要多得多。亮閃閃的汽車、卡車和公共汽車匯成兩道望不見盡頭的对流，隨着交通信號的指揮，有時停住，有時奔流。

曼尼夫的地方也改了樣。擴大了的門面砌着燦爛的藍色塑料磚，閃閃發光。頂上有一塊霓虹大招牌，寫着店主人的名字。

從鑲着大玻璃的寬闊櫥窗里望進去，台夫看見里面燈火輝煌，一排排的火車座都是新的，漆得閃亮，火車座外面也設着一些散座。這個大餐館里面很擠。只有女侍者身上穿的藍色和白色制服看上去還眼熟。這些漂亮的、笑容可掬的姑娘從後面通廚房的彈簧門進進出出，在通路上來往奔忙，工作效率很高。

台夫看見入口的玻璃門正中用金箔写着：“工会餐厅”。下面有一个显目的副題，綴着一个井口架的剪影，写的是：“厂矿总工会——工人食堂。”

进去以后，他不知所措地站着。

收賬員說：“找朋友嗎？有个軍人在后面座上。就在那边。他跟曼尼夫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在一起。”

* * *

这是深岩的一个丑恶的老問題。

最近由于当地的政治局势起了变化，这問題又死灰复燃了。在一次补缺选举中，自由党出乎意外地被平民合作联盟的克拉德·梅叟击败，恨得牙痒痒的。作为报复的手段之一，渥太华已經通知印第安事务局采取最下流的手段。一小队深岩的坐探密切注意着管理印第安人的那些臭名远揚的法律，不让它們有任何破坏。即使最輕微的違法行为也会带来最严重的威胁。这样，当地那些小商人就清楚地意識到，让克拉德·梅叟当选，实在是他們自己的疏忽大意。他們不久就发现梅叟在渥太华的势力实在跟一个魁北克的托利党人①不相上下；他事实上是个无伤大雅的人。

因此，在凱伯里安飯店的欢迎宴会上，有一桩本来很可能被忽略的小事却受到飯店里一个侍者的注意。他打电话报告了自由党上級，过不多久，当地的加拿大皇家騎警队就接到命令。三个便衣警察立即出发，在飯店里出現了。

經理知道自己的抗議不管用。

① 托利党即保守党。魁北克是加拿大北部的一省，为法兰西-加拿大人聚居之地，法兰西-加拿大人在加拿大也受种族歧視，代表他們的托利党人在自由党执政的渥太华没有什么势力。

“那家伙是个印第安人。”他们跟他說。“一个純血統的奧吉伯威。你在給他酒喝。我們給你个机会让他悄悄地离开这里，这对你來說已是很幸运了。你只要照办，我們也就不再查究。”

“可是，嘿……瞧瞧他的那些勳章！上校在里面。还有波拉德也在。这真是桩好事呢！”

“你拿含有酒精的飲料給一个印第安人喝。这是明知故犯。你非常清楚那条法律。吊銷執照，而且如果蓄意違抗……”

“好啦，好啦。給我五分钟時間。我来想个办法对付。里面有那么些軍人，我可不希望他們把这个地方搗毀。”

經理先去跟宪兵商量。他們不肯过問这件赶走喬尼·霍克的事。至于那个上尉，他为人相当漂亮，知道这件事后也只能替喬尼說些不着边际的威吓的話。經理决意設法用最简单的办法把这件倒楣的事解决。

他派一个助手去通知約翰·霍克說，有人打紧急长途電話找他。等到这个印第安退伍軍人到了长途電話間以后，就有人把真情实况率直地告訴他，并要求他不声不响地离开，免得宴会厅里发生不愉快的事。明天，他可以向軍事当局提出抗議。

霍克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們用緊張的声音提出这个可耻的請求。他离开了飯店。在路灯的照映下，他那消瘦的古銅色臉上漸漸显出一种茫然的神色。

他越走越快，挑最黑暗的道路走。他的步伐越迈越大。尽管穿着笨重的軍靴，他走路的姿勢却仍是說不出的优美，一望而知他这个人从孩提时候起，就慣于穿了雪鞋整天跟着不知疲倦的拉雪車的狗一起旅行。

有一次他突然煞住脚步。他举目四望，象是一只狐狸在找寻一个掩避的地方，随即隱身于两所房屋之間的一个最阴暗的

所在。他在那里用他细长的手指疯狂地把挂在左胸上沉甸甸的勋章都撕了下来。他把那些勋章放进一只衣袋，扣好衣袋上的钮扣，然后低下头来瞪着自己的军服。

他用印第安语大声嘟囔着说：“我要是有一套别的衣服就好了。”

他觉得心里舒服了些，好象刚作了个安慰心灵的祷告。等到他从那个阴暗处出来，走路就不那么匆忙了。

他挺直了腰板威武地走着。他那撕去了勋章的胸脯挺得很高，好象他是在团旗旁边行军似的。

这样，约翰·霍克从深岩的郊区大踏步往回走，进入了灯火辉煌的市中心区。有不少过路人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瞪着这个高个子的孤独军人，只见他肤色深褐，脸上带着吃惊和苦恼的表情，在人行道上骄傲地迈步走着。

* * *

“乔尼！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克里斯·曼尼夫握住乔尼的双手，亲切地紧紧捏着。这个印第安青年一声不响。

“到后面来，”克里斯说着，领他往餐厅后座走去。“今天晚上这儿很挤，不过我在这儿留着一张桌子。”

克里斯·曼尼夫在深岩待了多年，富有经验，他虽是餐厅老板，却是个很受警察注意的左翼人士，因此他很早就锻炼出了一种不可动摇的自持力。他经常密切注意着餐厅的大门。他无法计算他的这扇弹簧门已经为警察、密探、公司雇的刺客、商业局的勒索者、哥倫布騎士团^①里的恶棍……这一类人开过多少次

① 哥倫布騎士团(Knights of Columbus)：一种迫害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的天主教组织，1882年成立于美国。

了。他熟悉那些有紧急事情来找他的人的脸——有的带着仇恨和杀人的凶相，有的呢，却是受了惊恐、肚子挨饿、遭到悲惨的打击或是陷入无言的绝望中，特地来找他的。

他立刻看出乔尼·霍克一时没法说话。曼尼夫的脑子在很快地开动，他想到乔尼本该去参加那个宴会的。等到他们走到靠后面的那个火车座，面对面坐下的时候，克里斯已经或多或少推度出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喝一杯吧，”他建议说。

那印第安青年说话时既不是低声耳语，也不是高声对答，那声音听上去好象是在撕裂一种坚韧的织物似的。“咱们喝吧。你我两个人。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想咱俩可以喝一杯。”

“你等一会儿……有好东西藏着给你，乔尼，我的孩子！”

不一会儿，克里斯从他的小办公室里拿了瓶威士忌酒来。女侍者送来了可口可乐、酒杯和夹肉面包。曼尼夫的餐馆没有卖酒执照，在这类餐馆里，任何酒类都必须隐藏得很严密，不管喝酒的是白人还是棕色皮肤的人。曼尼夫把那瓶酒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你住在安娜·纳尔逊家吗？我知道。我早就盼望你和台夫到我这里来吃一顿了。嗯，你现在觉得这地方怎样，乔尼？大了点儿，是不是？生意很不错，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妻子说我都象一个参议员那么胖了！”

在乔尼呷着他的第二杯酒时，曼尼夫的眼睛盯住了这位退伍军人的上装。他出神地瞪着厚衣服上那两排泄露秘密的小孔，这是两排别勋章时留下的针孔，很象两排伤痕，一眼望去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俩四目相视。这个奥吉伯威青年的眼睛又大又黑，晶莹

清澈，象女人的眼睛一样美丽。他低下头去，随着曼尼夫的目光，看了看那些针孔。

“乔尼！你把它們弄到哪儿去了？”

“什么东西，克里斯？”

霍克不慌不忙地用指头攥住上装，慢慢地搓卷着。针孔看不見了。

“就是这么回事。”他說。

* * *

“我要上那边去，”吉姆說。

他一接到克里斯·曼尼夫的電話，立刻就来了。吉姆叔叔跟乔尼一般高，身量差不多超过乔尼一倍，他的巨大的身体在狭窄的火車座里紧紧地挤住了霍克。他把一大杯威士忌酒当凉开水似的一骨碌喝了下去。

“是的，”他說着，将一只大手压在他那逐渐斑白的金色鬚发上。“我要到凱伯里安去一次。我只要把經過情形跟那些小伙子一說，他們就会把那个地方捣毀。我們要把它捣成一个瓦砾堆！省里可沒有那么多警察来阻擋我們！”

“你做不到，”乔尼說，“可是你不干，吉姆。”

这两个退伍軍人并肩坐着，隔在他們中間的只是悠长的岁月和間隔在两次大战之間的那二十年，他俩目不轉睛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是吉姆·納尔逊先把目光移开。“总有一天我要这么干一場，”他說。

克里斯·曼尼夫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看見了深深地刻在那个印第安青年臉上的絕望表情，也看見了吉姆那种茫茫然无法捉摸的凝視，他心中不由得燃起一种熾烈的欲望，想爱撫一下

这两个朋友的臉，想用他自己强有力的同情来治愈他們象被刺刀戳过一样的血淋淋的創伤。

“总会有这样一天的，”吉姆·納尔逊說。

他这句輕輕說出来的話在乔尼·霍克的唇上勾起一个淡淡的笑容。“不，”他說，“你不会相信这样的事的，吉姆。你不会有这样一天的。”

“我会有这样一天的，”比較年长的那个說。

曼尼夫听到那种冷冰冰的語声，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別这样說話，吉姆。来。我給你斟个滿杯。”

“有那样一天，当然啦！”乔尼說。“你会死去。死在丛林里面。以后，也有那样一天我会死去。也死在丛林里面。你和我有的就是这样一天，我的朋友。”

他擎起新斟滿的酒喝了一口。他輕輕地轉动着剩下的酒，聞了聞酒香，然后迅速地擎起酒杯一飲而尽。威士忌酒进入他血管的时候，他的頎长的身体微微一縮，哆嗦了一下。

突然，他感情熾烈地小声对納尔逊說：“你是怎么回事？你的肤色既不紅也不黑，既不青也不綠，可不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短時間的哆嗦象一張面幕似的，給吉姆·納尔逊的臉罩上了一层阴霾。他沒有作声。

“喂，告訴我吧！你到底是什么肤色，竟逼得你要躲到丛林里去！”

吉姆象慈母似的安慰着說：“没关系！这没什么，乔尼。没关系，孩子，没关系。”

这个印第安青年的声音又象撕裂布匹一样了。“今天下午我簽訂了合同，准备到地底下去工作。他們接受了我。你听見我的

話沒有？他們接受了我做爆破岩石的工作。就象他們過去接受我做爆破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的工作一樣。可是……可是……”

吉姆·納爾遜略帶醉意地一再重復着，好象在唱一支搖籃曲。“沒關係，喬尼！沒關係！你跟我一起住到叢林里去好了，……沒關係！”

霍克的嗓音開始提高了。“我要跟你一起去。我決不再跟他們一起吃飯了。我決不再跟他們一起睡覺了。我決不再替他們爆破岩石或者殺人了！我決不再靠近他們了！我是個……”

他用了個猥褻的字眼作為那個北美-印第安種族的代名詞。這個字眼是一下子從他的唇間爆發出來的。吉姆·納爾遜攥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使勁地捏着，把他的二頭肌都快捏碎了。

“喬尼！沒關係。我們一起去好了。你我兩個。”

克里斯·曼尼夫站了起來。坐在附近火車座上的人們痛苦地体会到這個印第安青年所表達的意思，都焦急地掉過頭來望着。

曼尼夫由於感情激動，渾身都在發抖，他把雙手一攤，並不對任何人講話，只是大聲說：“你們能相信嗎？我要是有個兒子……我就希望他象喬尼一樣！我的辦公室里放着他的全部照片。都是從報上剪下來的。他每得到一枚勳章，我就剪下他一張照片！可是……瞧今天晚上他們是怎樣對待他的！為什麼？我……他們干嗎不這樣對待我呢？我也是從外地來到這個國家的。我不是個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我是個馬其頓人……他們干嗎不……”

喬尼·霍克也站了起來，他的個子高出餐館老板不少。

“你們是從外地到這個國家來的，”他大着舌頭慢吞吞地說。“我可不是從外地到這個國家來的。這是我的國家。它是屬於

我的。”

他身子有点摇晃，随后僵直地立正了，挥着一只胳膊。“所有这些土地和岩石也都属于我的。是我父亲把它遗留给我的。你们不记得我父亲了？我可记得他。”

说完这话，他又颓然倒在座上，两眼茫然地瞪着桌子。

就在这时候，台夫·纳尔逊来了。他立刻意识到了当时的情况。

“我一点也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乔尼，”他说。“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干吗？”乔尼问。他嘴角上很深的皱纹扭动起来，露出了一个带着敌意的怒容。“来干吗？”

这个印第安青年转向吉姆·纳尔逊说：“他到这儿来干吗？”

“回家去吧，”吉姆叔叔说。“乔尼和我要回到鹿湖去了。你回去吧，台夫，我的孩子。”

台夫咧嘴一笑，擎起曼尼夫给他倒好的酒杯。“我跟你们一起去。怎么，吉姆叔叔，这个星期你已经请我十几次啦！”

“不，”乔尼说。“你别去。你会受到传染的。我们都患着丛林热。”

“那有什么不好？”台夫问。

他叔叔仔细地打量着他，“你还是待在这儿镇上的好，台夫。”

但是乔尼·霍克点着头，郁郁不乐地说。“也许我们应该让他去。我不那么有把握，吉姆，也许他是跟我们一伙的。这家伙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一直在注意他。我想我们应该带他去。”

他们近乎耳语地争论着。他们有时候开了个轻松的玩笑，偶尔也用一些锋利的字眼，就这样考虑着台夫·纳尔逊的状况，

好象鹿湖是另一个国家，而他們的朋友是一个申請入境的移民。曼尼夫离开他們照料营业去了。

后来他們喝完濃咖啡，乔尼·霍克已經完全悶声不响，只是微微做着手勢回答，台夫·納尔逊于是斬釘截鉄地結束了這場爭論。

“您的卡車呢？”他問他的叔叔。“在外面？照你現在这个样子可不能開車。走吧，我来送你們去。咱們先回家去一次，拿几件衣服。咱們在天亮以前就可以抵达鹿湖了。”

他們在門口跟克里斯·曼尼夫握手告別。

“晚上好，祝你們釣魚順利！給我送几只野鴨子来，台夫。下个周末我自己也可能来！”

* * *

曼尼夫太太臉朝門口坐着，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好啦。他們走了。他們剛出去。”

伊兰·納尔逊尝了一匙冰淇淋。“那么我想我該走了。”

这两个女人剛出席了一次家庭主婦們的集会，听多倫多来的一个人演讲。她們滯留到很晚，仔細討論了在深岩成立一个正式消費机构的各項准备工作。随后她們順路到餐厅里吃点东西。

“現在不如等一下克里斯吧，”曼尼夫太太說。“他再过十分钟就要关鋪子了。他可以用汽車送你回家。”她很象个主婦的样子，保养得很好，今天晚上不知为什么老是不安地玩弄着她的那只結婚戒子。

“好吧，”伊兰說。

“瞧我，我的亲爱的。”

过去三天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印在伊兰·納尔逊的臉上。她

那双藍眼睛这时虽有些朦朧，却看不出有絲毫悲伤的迹象。当伊兰抬头看她朋友的时候，她那丰满的唇上带着微笑，露出一種热烈的、迫不及待的快乐。她好象为了掩飾这一点似的，暂时把嘴唇閉紧了。但这不頂事。等她一松勁，那个微笑又重現了，流露出一种毫不害臊的渴望心情。

曼尼夫太太隔着桌子伸过手去撫摸她的手，嘟囔着說：“你干嗎要躲在这儿呢？你不可能老避着不見他。”

“我沒躲，”伊兰說。她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每一个字，她那低音調的嗓子变得比平时更沙哑了。“可是我不打算在这样的地方重新跟他見面。”

那个年长的女人带着責备的口气說：“伊兰！你不信任你自己！”

“对了。”

“你！你的行为叫我吃惊。你仔細考虑过沒有？”

伊兰微笑起来。她的笑容里并不含有怜悯或嘲弄的意味，只是显出惶惑不安的神气。当她笑的时候，她那两个弯弯的大鼻孔張开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什么可考虑的？”

曼尼夫太太真有点恼了，她压低了声音說：“可是你跟我說过……他知道！孩子們怎么办呢？伊兰！你为他們操了这一番心，現在可別糊涂了！”

伊兰又微笑起来。“糊涂？我要象你說的那樣仔細考虑过，那就不会有这两个孩子了。迈克尔和約瑟夫使我感到驕傲。”

“哦，这我知道。我說的不是……”

“而他們并不是經過仔細考虑才生出来的！”

曼尼夫太太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攤。“你不了解我，伊兰！”

伊兰这时候反倒乐了，輕輕地笑着說：“我并不想要了解你，曼尼夫太太。我并不了解我自己。你干嗎老是要了解呢？請告訴我！世界并不為我們所了解，却照样存在！”

“我們不是在談世界，”曼尼夫太太說。她的額上已冒出細細的汗珠，她沒好氣地拭了一下。“我們是在談你……”

“噓，”伊兰說。“你丈夫來了。”

他們上了汽車，曼尼夫開車穿過市鎮往阿尔多那街駛去，走的是一條高出礦渣堆的路。他和他妻子象在夢幻中似的瞪着下面由熔化了的礦渣匯成的火海，瞪着一陣陣冒着烟的深紅色蒸汽沸騰着飛向天空。

“咱們要不要再等一輛礦渣火車？”克里斯問。他向坐在他們中間的伊兰回過頭去。他看出她並沒有在觀看礦渣。

“看樣子你累了，”他說。“你的睡眠不夠。”

在駛往她家的路上，伊兰一直閉住眼睛坐着。一個笑容浮漾在她嘴邊。她的淡淡的黑眉毛不住地顫動，好象有看不見的指頭在按摩她的寬闊的前額，要把皺過眉頭的痕迹抹掉，企圖使那些寂寞的歲月所造成的皺紋消失。

第五章

吉姆·納尔逊揮了下裸露着的前臂，不耐煩地擦掉了前額上淌下來的汗水。他剛砍倒了一棵枯了的針樅樹。這棵樹很結實，直徑足足有六吋。他左手攥住樹干，右手握緊了巨斧的半中間，砰砰地一下又一下，又快又深地砍進了這棵堅硬的針樅樹，好象不過是在砍竹子。

“站開點，”他向台夫喊道。

“來吧，我接住它……讓它倒下來吧！”

吉姆格格一笑。“瞎扯。我還不至于這麼老，會让它倒下來！”

他侄兒用欽佩的眼光在一旁看着，吉姆慢慢地往後退。他用巨大的左手握緊了砍斷了的、搖搖欲墜的樹身，一步步從樹桩那里往後退，每退一步，就急急地把握樹的手移動一下，這樣慢慢地讓這棵高大的樹倒下來，細枝和針葉象雨點一樣洒滿一地。他那只裸露着的臂膀上肌肉隆起，好象一根扭動着的排氣管。

針樅樹倒下以後，他只是隨隨便便地彎動著手腕，斧頭就象閃電似的迅速落下，把樹枝砍得干干淨淨。

“喂，”台夫說，象個小孩子似的不耐煩地跳來跳去。“這一回讓我來試試，吉姆叔叔！”

他叔父嘻開了嘴往後一站，台夫就彎下腰去。他慢慢地、跌跌撞撞地把這棵砍倒了的大樹扛到肩上。這根沉重的木杆象刺

一样陷进他脖子的时候，他忍不住疼，不由得咒骂了一声。他跟踉跄跄地向河边狂奔了二十几步，然后一纵身，气冲冲地把那根巨木扔在地上。

“这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吉姆叔叔说。

台夫摩挲着擦破了的肩膀，皱眉蹙额地微笑着说：“你长的真象一头牛。你把其他那几根当作钓鱼竿似的扛了过来。”

“怎么，我年轻的时候，树林里每个男人都能这样做呢！那时候我们可没有拖拉机和电锯，我的孩子！”

他们两个默默地一起生火。他们是在加拿托根河上游，离鹿湖上吉姆的小屋半哩。在这条小而湍急的河流的河湾里，在针枞和白杨林中间，有一块相当大的空地。这儿的河滩上铺满了页岩和砂石，平得就跟地板一样。吉姆常常把他约来钓鱼的朋友们带到这儿来聚会，同时把他那只心爱的炉子装了起来。

这只炉子不过是一只油桶，一端开着口，另一端封住着，上面装了短短一截生了锈的烟囱管。从开着口的那一端，一气儿塞进三四棵整段的大树，等到头上一部分的树木烧掉以后，就将树身往桶里推进些，或用手踢进些。这样，用不着费多大的劲，很快就能燃起一大堆火红的煤炭。

“这叫做加拿托根半自动化针枞加煤机！”吉姆·纳尔逊有时就这样告诉一些没经验的美国游客。遇到他兴致好的时候，他会摆着姿势让他们照相，脸上露出一种怪诞的皱眉蹙额的神情，嘴里讲给他们听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说这炉子是由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的。

这时候，他用挑剔的眼光察看了一下准备工作。“三棵够了，”他对台夫说，把第三棵针枞在炉子里放放好。“我们最好马上动手生火吧。乔尼回来，要是看不到许许多多火热的煤炭，就

会象一只貂似的大发脾气呢。”

油桶周圍有厚厚一层絨毛似的白色炉灰，他們跪在炉灰上，在針樅樹的上上下下塞滿了一把把干得象火絨般的細樹枝。吉姆·納爾遜熟練地用一個動作划了幾根火柴一起扔到引火柴上。火焰驕地噼噼啪啪熾燃起來，這兩個男人就一縱身跳開了。

不久火勢就旺起來，發出深沉、嘎啞的吼聲。油桶開始放出光來。清晨的空氣很潮濕，針樅的煙聚在一起，懶洋洋地從樹頂上繚繞而下。煙還集結在河上，凝成一層朦朧的、芬芳的霧氣。煙味和樹林子里散發出來的一種氣味混合在一起，象晶瑩的酒一樣使人開胃。

“天氣要轉暖了，”吉姆說着，也斜着眼凝視着一塵不染的天空。“真的要轉暖了。”

“今天下午我也許要回鹿湖去游泳。”

他們兩個走到河邊，蹲在平坦的岩石上用加拿托根河冷得刺骨的河水洗臉。然後他們把手腳一伸，就地躺下，晒起初升的溫暖太陽來。

這是晚秋的小陽春。象一個貪婪的情婦迷戀着北國，夏天又奔了回來，跟山巒作最後一次熱烈的擁抱。

可是霜凍已經降臨叢林地帶，留下了古里古怪的踪跡。這一帶的加拿托根河旁，在針樅和白楊林中，有六七个不那么典型的小樹林——黃樺和黃楊，鳳仙花和松樹，他們的顏色相互掩映，燦爛奪目，看上去很象是一幅幻景。在吉姆·納爾遜的火爐背後的一塊高地上，有一堵柔軟的、大青色和淡紫色的野櫻桃織成的牆。在空地對面，從一個楓樹桩上長出一片火紅的較葉，看去象一股靜止的火泉。

“是我自己砍掉的，”吉姆輕聲說。“受不住花的打擾。不需

要它們在這一帶點綴。什麼花也比不上一個楓樹槎！你等着看小屋後面的山梨吧，台夫。今年，累累的果實一直結到地上呢。”

台夫點著頭。他讓他的叔父講話，每當他想說什麼話回答的時候，他的眼睛就看見某種熟悉的鳥掠過，或者鼻子就聞到一股銘刻在記憶中的林木清香，他於是又把到嘴邊的話咽下了。有許多種鳥不怕冷……蜡嘴鳥、鸚鵡和毛茸茸的啄木鳥好像不停地從河上飛過。藍色的蒼鷺拍著翅膀遨遊太空，尽情享受著暖和小陽春。

台夫突然坐了起來。“鹿已經出來了嗎？”

吉姆叔叔掉過頭來，望了一眼森林的邊緣。他用手一指。“那兒。已經被角觸過了。那些小白楊樹。”

台夫看見了那些小白楊樹的樹干，上面有洩露秘密的白色傷痕。一塊塊濕漉漉的綠色樹皮掛在樹上，那是這季節中初次出動的雄鹿在舉行它們特殊的觸角禮時造成的。

“叫春期再要兩個星期才過，”吉姆說。“你要知道，這種小陽春天氣會使雄鹿十分難過，而且變得下流。”

“麋鹿！今年就在這一帶？”

他叔父遮遮掩掩地微笑着。“它們又來了。整個夏天都在北方，離這兒有兩天路程。我今年要給自己弄一隻麋鹿，台維孩子。我真想吃麋鹿肉呢！”

台夫哼了一聲。“我馬上就要吃樹皮了。我的肚子都在叫喚了。喬尼在干嗎啦……是在用魚子培養嗎！”

吉姆豎起一根指頭。“听！他來了……”

可是台夫的耳朵多年來在戰爭中被機器和炮火的聲響震得不靈了。他只聽見淺淺的加拿托根河里小小的浪濤興奮地沖擊岩石的聲音。等到台夫看見，喬尼·霍克差不多已經在火旁了。

“不坏，不坏，”乔尼說着，把他捉来的許多尾鱸魚輕輕滑下，放在岩石上。“为了找一处好水，花了我不少時間呢。”

沒有一条鱸魚是在三磅以下的。乔尼照料炉火的时候，台夫和他叔叔就把魚剖洗干净。

不久，营地上清晨的空气里就布满了魚香，使人馋涎欲滴。一切談話都停止了。

这三个人紧靠着炉子站着，默默地互相帮助。他們准备咖啡的时候，态度就象举行什么宗教仪式那么严肃。

吉姆·納尔逊舀了定量的磨好的咖啡，攪进一只殘破的、被烟熏黑了的壶里。乔尼小心翼翼地往咖啡上倒了几滴冷水。台夫用匙把水和咖啡調成光滑的、奶油般的棕色浆糊。

于是乔尼迅速地拿起另一只在炉上沸騰着的水壶，把开水冲在咖啡糊上，咖啡壶里馬上就冒起一种香噴噴的、泛着泡沫的液体。經過攪拌以后，咖啡壶就放到炉子最热的一只角上。

“还有呢！”吉姆說着，很快地朝他放行李的地方走去。他从一个包里取出一个用紙包着的鸡蛋。他把鸡蛋扔在一只洋鉄杯里，然后使勁用叉攪拌着鸡蛋——把蛋黄、蛋白和蛋壳全都打成一片。在乔尼·霍克的一声令下，就把鸡蛋拌入滾热的咖啡里，然后把咖啡壶放在一块岩石上，澄清沉淀。三个人都急急地各自在炉边找个地方坐下。

他們輕輕发出滿意的哼声，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早飯，吃的是热气騰騰的魚片、一大块一大块的面包和一杯杯的咖啡。

太阳爬到了高聳的針樅的紫色树影上面。在这炎热的阳光下，随着那好奇地在丛林地帶逡巡的微风輕輕掠过，樺树林的枝叶上就洒下点点金光。加拿托根河微微抖动着的白色胸脯上，点缀着从上游的楓树林里落下的片片楓叶，在那里打旋，吐着火

舌，給河心映起一片紅色的光芒。

三个人点上了香烟。

“不錯，先生，”台夫·納尔逊嘟囔着說。“把加拿托根河給我。別的你都拿去好了。就是这条河最出色。”

“在这里和那些草原之間，”吉姆叔叔沉思着說，“有一千条加拿托根河。”

台夫把两手合在一起，把头枕在上面，一仰身躺在阳光下，微笑着說：“不对，先生。只有一条。对不对，乔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每天晚上談着这条河，差不多一連談了五年，吉姆叔叔。这是全加拿大最好的河流。这是整个广大的世界里最好的河流。”

* * *

下午，这三个朋友几乎吵起架来。

在营地以北，有深岩这一帶偶尔可見到的那种使人迷惑的突然轉变的景色。你可以离开河流，沿着一块高地走进猎場。到了那儿，針叶树就不見了，乱丛裸子也立刻稀少了。在九月里，你脚下还踩着一层厚厚的落叶，有棕色的、黄色的和灰褐色的。就在这个地方，长了頸毛的松鸡的鼓翼声响彻天空。

吉姆·納尔逊手里拎着一只死了的、然而还温热的雄松鸡，撫摸着它长滿絨毛的前胸，說道：“这是个瘋狂的季节，今年来得特別早。你們摸摸看。脖子折断了。你們留心观察，只要你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就会看見另一只松鸡飞到同一棵树上，把自己的脖子撞断。”

“哦，不会的，”乔尼說，“你决看不到两只松鸡死在同一棵树上。”

吉姆心平气和地賭着咒。“我看見过的，有好多次。”

“不，你没有，”乔尼说。“这没有意义。”

台夫瞅了他叔父一眼，看见这个大汉的牙齿咬紧了。他的强壮的脖子上现出一种深色的、斑驳的红晕。

“这当然没有意义！这是个疯狂的季节。”

这个奥吉伯威青年把双手一举，做出一种激动的手势，结结巴巴地抗辩说：“疯狂！那只是你的无知！第二只鸟决不会死在同一棵树上。不，只要一棵树上撞死过一只鸟……”

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乔尼·霍克转过身去。从结着霜花的树叶中间泻下来的金黄色光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只见那脸上起了皱纹，露出一种自豪和痛苦混合在一起的神色。

“你决不会懂得的，”他安静地说。

台夫故意摸弄着自己的猎枪。“油太多了，”他抱怨说。“枪镜子上弄得象个油罐似的油腻不堪，我真受不了！呃……听！”

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有一只松鸡在大声吼叫。三个人一言不发，立刻散开了，有所期待地举起了枪。枪声起处，树叶象雨点一样落了下来。他们打了几枪以后，就明白这样打猎未免太容易了，国内简直到处是飞禽。因此他们心中有了默契，再有松鸡从他们头上飞过，他们连看都不看了。

过了一会儿，在吉姆的邀请下，他们爬上了一座沙石山岭，在一个丛林里夺路而走，出了树林，就突然到了一条宽阔、平坦、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大路上，这大路是一条直通阿提巴加瀑布的电力输送线。

他们在路边一棵倒下的松树上坐下。一眼望去，这条路笔直向北伸展，一哩多地内没拐过一下弯。

吉姆叔叔抽着香烟，怒目直视着高高的输电塔，说道：“把整个国家都糟蹋了！他们不久还要另辟一条线路直通六个捕兽人”

瀑布。那样一来，就会把国内一千平方哩的土地糟蹋掉！”

“怎么会呢？”台夫问。

他叔父咒骂了声。“这样把丛林开了个缺口，每年清理一次，你就不可能不损毁大自然！瞧瞧这儿附近……只要瞧瞧这个！”

他们三个都站住了，顺着这条活生生从处女林中开辟出来的巨人路望出去。在他们头顶上，高耸着一个输电塔的细长的、斜得很雅致的、带子一样的骨架。远处又有一个。再远处又有一个。越到后来越小，看去也越挨越近，一溜没结没完的输电塔好象排着队在往远处紫色的雾气中走去。到了肉眼辨别不出它们形体的地方，它们就仿佛已被森林吞了下去。

只有在近处才看得见那些高挂着的输送电缆。它们在午后明朗的晴空的掩映下，弯成一根根高入云霄的巨大曲线，把每个输电塔连结起来，那样子很象是某个巨大无比的数学家以大地为基线所作的曲线图表。

“这有什么不好呢？”台夫安静地问。

“它破坏了一切！你难道没看见，丛林地带自有一种和谐，一种自然的韵律？它却把这种自然的韵律破坏了。你瞧……就象个伤口似的！”

“我想它不至于影响打猎，”台夫说。

“什么？把这一片丛林去掉了，还不影响？”

台夫皱起了眉头。“可是闪电燃起的森林大火呢？那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它可能把五十哩路的树木都烧光呢！这不会破坏大自然，我想？”

吉姆叔叔几乎大声喊起来。“就是被火烧光的乡野也是安静的！可是这儿呢，经常有一伙伙的人来往。巡逻队，保养工人，伐木工人！”

“好啦，好啦，”台夫沒好气地說。“是他們給你把一切都破坏了。你干嗎不直截了当地說出来呢？”

他叔父一声不响，大踏步走开了。

台夫和乔尼落在后面，跟着他們的同伴在开辟出来的架有电力輸送綫的空地上走了半哩路。

“你不應該說这种話的，”乔尼·霍克小声儿說。“吉姆是个好人。”

台夫心里懊悔得厉害，同时也认为吉姆叔叔的态度太不讲理，心里很气恼，他挽住了乔尼的胳膊，一起走着。他們走到两座巨大鋼塔的半中間停住了脚步，只見那鋼塔在周圍的秋天林木的衬托下，閃閃放着銀光。

“这难道把国家破坏了？”他問，目不轉睛地看着乔尼的臉。“这是你的国家……老实告訴我，从阿提巴加輸来电力，会不会把国家破坏？是用电灯好，还是用油烛好？这个市鎮很丑陋，一点不錯。簡直是个洞穴！可是它并不是非这样不可。这个市鎮本来可以修建得象阿提巴加水坝一样美丽的！”

这个奥吉伯威青年黝黑俊美的臉上，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如果說它是微笑，那也是一閃即逝的。他开口說話的时候，声音断断续续，好象是在把他的思想逐字逐句地从他本族語言翻譯过来。

“我知道。我本来打算在鎮上干活。我本来打算跟你和其他的人一起生活。我本来想試着多写些我給你看过的那种詩。我要修筑一座桥梁。在大自然和深崙之間。”

“乔尼！說得对，你能做到的！你能！”

“不，”霍克說。他轉过身去，嘟囔着說。“另一棵树，另一只鳥。沒关系。你不会懂的。”

他們在沙沙作响的落叶堆上急急走着，想赶上吉姆·納尔逊。

* * *

小屋里的炉火往房間四周投射出黄色的暗淡光芒。可是早落的夕阳給多云的天空悬挂了一个深紅色的火炬，鹿湖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和西边天空相遇，就被映得火紅，吉姆·納尔逊的小屋里也映照着落日的余輝，光綫是那么絢烂强烈，竟使那几堵光滑的松木墙看上去好象真正油漆过一般。

台夫·納尔逊伸直了身子躺在火边一块破旧的熊皮上，嘻开了嘴朦朧地、滿足地笑着。这个房間，他叔叔的小屋，連鋪在屋內的每一块地板，都能喚起他最早的童年时代的回忆。嵌着护墙板的低低天花板上哪里有黑色的节和紅色的节，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差不多在还没能从窗檻上望外面景色的时候，就学会开那些沉重的轉动式窗子了。在波河①流域走得脚上起泡的公路上，还有在諾曼第②冬天把脚冻得发麻的泥濘里，他都在幻想中看見过吉姆叔叔的小屋不下一千次之多，他看見那小屋怎样低低地造在鹿湖的岩石岸上——低得可以使一个孩子在晚上醒来，望着外面，战栗着想到这屋正浮在月光下的浪濤上慢慢地漂出去。

酒杯熱鬧地在桌上叮当响着。黑麦威士忌汨汨地从一只四十兩装的酒瓶里倒出来。

“不掺水？”吉姆·納尔逊問。

① 波河(the Po): 意大利境內的一条大河。

② 諾曼第(Normandy):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西欧戰場。

“不掺水。”

“要不要酒后喝的水？”

台夫和乔尼都謝絕了。他們握住酒杯，有所期待地高擎着。

“為我們这儿的三个人干杯，”吉姆說。

他們干过杯后，吉姆又到这个寬敞房間的另一头去照料一下那只做菜的大炉子，炉子上这时正在烤松鸡。这以后，他們就随便聊天了。

“不錯，”吉姆說。“添了两个房間。皮尔·賈維儂帮我一起盖的。”

“你挣了些錢吧。”

“在战争期間有不少美国人到这儿来，”吉姆說着，在那把巨大的樺木搖椅上伸了个懶腰，抓了抓前額上的金色鬚发。“那些美国佬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錢。也很想花掉。他們喜欢这里附近一带地方。生意很不錯呢。”

他笑了。“你們不会相信的，不过……”

他的笑声又爆发了，是从他巨肺的深处发出的，他自己也很欣赏这笑声。“远在一九四四年，在这班人当中有一个打北卡罗林納来的降落伞制造商，他真是个地道的酒鬼。他是到这儿来釣魚的，后来收拾行囊准备回家了。呃，这位先生在后面口袋里偶尔摸到了一叠鈔票。他早已忘了身边还有这么一笔錢。他当时已經跟我結清了賬。不过他有意思要把这笔額外的現錢一起給我。明白不？”

“不，”台夫說。“不明白。”

“你們不跟我一样在給他們干活。有时候的确会遇見象他那样的美国佬的。当然啦，他們中間也有人企图把每一个銀币割开来分作两个使。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在喝醉酒以后，就会天良

发现。美国佬只用一样东西来安慰自己的良心……那就是钱。挺不错的美国绿钞票。”

“这个家伙这样做是什么用意呢？”乔尼问。

“哦，见鬼，我不知道。也许做了一些蹩脚的降落伞。你知道他们在太平洋上的海軍用的都是一大批蹩脚的降落伞。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良心不安。三年以前，我还碰到另外一个，他开了我那艘装有全新的約翰遜牌双发动机的运货汽艇直冲到碼頭上，只是为了玩儿！随后这个婊子养的还拿出支票簿来，问我他該赔我多少錢！”

乔尼·霍克本来伏着躺在地板上，听到这里不禁咧嘴一笑，抬起头来問道：“結果怎么样呢，吉姆？”

“哦，我很生气。我承认我那天的行为很不好！我把他从碼頭上扔了下去。要不是他們把我拉住了，我准会拿一块岩石砸碎他的脑袋呢。”

台夫笑着站了起来。他把酒杯收集在一起，又倒满了酒。“那个制造降落伞的，他后来怎么样了？”

“哦。嗯，他拿着这么一大把現鈔。还都是大鈔票。一定要我收下。說他要是把錢带回家，他老婆反正也要拿走。叫我拿这錢另外去买一个湖。真是个酒鬼！不过他倒不是个下流的家伙，我告訴你們，他在那边只是照着大家的样子生活，現在发现还有这么一个象样的世界，自然要感激涕零了。他这种情况是可怜的。我拿了他的錢到銀行里，汇到他家里給他了。”

他吃吃地笑着，又补充了一句：“后来，我想自己真是疯了。我很可以把这笔錢花掉的。”

乔尼搖了搖頭。“你不是这种人。你不会这样想的。”

台夫盘腿坐起来，問道：“他們是怎么回事呢，吉姆叔叔？”

我一直想問你這個問題。我在海外遇見過不少。我真不了解他們。”

吉姆·納爾遜轉着他杯子里清澄的棕色黑麥威士忌，嘗了一口。他在那只吱吱嘎嘎作響的搖椅上躺得更舒服一些。

“拿乡下的一片好地來說，”他安靜地說，“剛開始的時候，那里什麼樹木都有。硬木、落葉松和很好的白皮松。偶爾你也發現一些赤松。你們知道有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兩個聽他講話的人都沒有作聲。

“有時候，過了那麼二三十年，你再到那里去，就會發現遍地都是赤松。赤松是一種病。這種樹長起來又快又容易，然而腐朽木。要是由着它長，就會把好樹苗都摧殘掉。最後這地方看上去倒是一片綠。可是里面却是殘廢和朽木。除了赤松什麼也沒有。要是還有什麼好木頭遺留下來，你得設法找去！”

突然啾的一聲響，把三個人都吓了一跳，原來在那里烤着的松雞有一隻爆裂開來，掉進爐子了。吉姆叔叔慢慢地站起來。

“台維孩子，”他柔聲說。“我還記得我的老父親，你的爺爺。他曾去過美國。在烏塔銅礦里干活。他回家以後，就老是为這班美國人耽心。我一直不知道他耽心的是什麼。可是我現在知道了。孩子……我們會跟他們發生麻煩的。我現在已經看出苗頭了。”

後來等到他們圍坐在木板桌旁，把松雞吃了一半，才由台夫重新提起了這個話題。

“你造了更多的房間。接受更多的遊客了，是不是？你除了招待他們釣魚打野鴨，是不是同樣也領着他們獵鹿？嗯，告訴我你是怎麼看待他們的？”

“哦，我不再接待太多的美國佬了，”他叔叔說。“有許多我

們自己的人現在也到这儿來了。”

他頓了一下，放下一只松鸡腿，看看他的这个朋友，又看看他的那个朋友。“不过你們知道，麻煩就在这里。美國人有更多的錢。不只是用來雇一个向导和租一間小屋！他們什么都买，什么都要。想把整个国家都买下来。”

他捏紧了大拳头重重地在桌上打了一下。“咱們別談这个了！今天早晨我跟你們說过，孩子們，这地方現在就是你們的了，要是你們愿意搬进来跟我一起住的話。我們可以合伙几干活，也可以照你們愿意的随便什么方式。也許乔尼要自願自工作。他是个天生的向导，他是个艺术家！”

年輕的霍克笑了。“我給你干活，”他簡單地說。“我在这兒住下了。”

台夫往椅背上一靠，瞪着眼从敞开的窗口望出去，夕阳已經燃尽，只剩下很深的紫紅色余烬留在天空，映着湖水放出紅光。从远处的山峽里涌来夜晚的小小浪濤，白茫茫的在不住冲击湖水。

“我恐怕要醒过来了，”台夫說。“我梦想着这个地方的确很久很久了！”

一只鸛鷗发出尖銳的笑声，象破鑼似的打破沉寂，声音近得惊人，听了使人毛骨悚然。

台夫·納尔遜打了个寒战。他从孩提时候起，就一直受不了鸛鷗这种特别的叫声。在他听来，这声曳长的尖叫就象在魔爪下的灵魂离开軀壳时发出的号叫声一样恐怖。

乔尼和吉姆叔叔象圣人似的点着头。

“暴风雨要来了，”吉姆說。“不是明天。也許是后天。它要整整叫一个晚上呢。”

台夫站在敞开的窗口，眺望着起着微波的湖水，呼吸着从海岸上带来各种气味的寒风，一种遗忘已久的孤独感觉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回到桌旁的时候，他叔叔带着询问的神气望着他。

“咱们能出去一会儿吗？”台夫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吉姆叔叔突然感情激动起来，脸上的肌肉都紧张了，他迅速地站起来，伸手去拿他的皮上衣。

“怎么，咱们当然能！”他说，用的是最轻柔的低音。“穿上大衣吧，孩子们。现在这个时候，到了夜里，水上可凉着呢。”

“咱们也许会遇见熊！”

对吉姆·纳尔逊来说，时光已倒退了三十年。他又回到了埋葬已久的过去年代，回到了他第一次把乔治和台夫这两个孤儿带到小屋里来的那个晚上。他突然回忆起过去的这个时刻，就说：“或许咱们会遇见比熊更有意思的呢。或许咱们会遇见一头雄鹿！”

* * *

小湾里湖平如镜。只有低垂的秋月放出铜色的光辉，从远处高大的松树林里筛过，映着湖水微波波动，湖水又黑又亮，很象是小乌鸦的翅膀。湾里的湖岸很窄，成新月形；上面积满了小鹅卵石，岸上面的湖滩很陡峭，黑黢黢的全是圆圆的岩石。湖滩上面，是一片茂密的杉树林。

杉树迎着温暖的秋夜微风，在招展、叹息。附近一个海湾里，传来了海獭和麝香鼠这类海上动物的悦耳叫声。除了这些声音，还有温暖的夜里的无数其他声动，标志着野外丰富多采的生活。

这三个人并肩坐在湖岸上。湖岸是那么狭窄，他们的背紧

靠着岩石湖滩，靴子却能碰到水面。他們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生了一堆小火，稀稀落落的几个黄色火焰在那里跳跃。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吉姆·纳尔逊一个人在说话。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把某些深藏在心底的思想传达给别人是可能的。然而听的人却必须尊重这种自白。他們受了感动以后，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不过有谁曾经打断过这种在孤寂的夜晚、傍着一个亲切的篝火倾吐出来的肺腑之言呢？

“乔尼知道我不是贪图钱给人当向导，”吉姆说。“我靠捕捉野兽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了。我之所以当向导，是因为我必须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都要知道我背后的丛林是不是安然无恙，以便我在必须进去的时候就可以在里面待一个星期。”

他渐渐说到要点了。

“你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瞧瞧这一天对你们这样的小伙子有些什么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当向导的原因。我不在乎要我向导的是些什么人。包括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个弄沉我那艘运货汽艇的美国人在内。让他出来在这儿待一个星期，你就给了他不小的帮助。”

台夫弯下腰去，折断一些枯枝，用指尖把片断送进火光越来越小的篝火。摇曳的火光重新亮了起来，照亮了他琥珀绿的眼睛。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经过一天风吹日晒，显得红艳艳的，这时看上去就跟乔尼·霍克的脸一样黝黑。那个奥吉伯威青年坐在那里，瞪着月光下起着涟漪的水波，脸上的神色很安静，庄严得简直象个贵族。台夫的神色则不然，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坐立不安的表情。他的眉毛耸得高高的，象是两个问号。

“可是他们什么都有了，”他对他叔父说。“你干吗还要去帮

助他們呢？想想深岩的矿工們。他們要是有办法能到这里待一两个星期，在加拿托根河上釣釣魚，那對他們将会有多大的意义啊！”

吉姆叔叔安安靜靜地說：“他們中間也有人來釣魚。不管怎樣，我反正幫不了他們什麼，我只是盡我的力量辦事。我不是什麼救世主，孩子們。我只是個嚮導。”

台夫的又長又尖的下巴變得很不自然。“救世主也頂不了事。意大利的神殿、教堂和寺院比世界上其他各地加起來的還要多！不過我要是把我在那兒親目所睹的一切說給你們聽，你們是決不會相信的。”

他怒沖沖地用膝蓋折斷了一根粗松枝。“過着動物一樣的生活？見鬼。叢林里沒有一隻動物象他們這樣生活着！這樣的人有千百萬。還有孩子們！我告訴你們，孩子們跟在我們後面跑，即使把我們全部的配給品都扔給他們也不成。那些身體最弱的常常倒在地上……”

他哽住了。

過了一會兒他叔叔說：“出來到這兒，對你們倆都有非常大的好處。我跟你們說……你們要是想忘掉什麼，叢林是最好的地方。”

台夫孩子氣地說：“這地方實在好，吉姆叔叔。我本來還以為今天早晨在上流那邊是最最好的了。可是現在瞧這兒！”

一股小浪在低聲細語，突然涌進了小灣，輕拍着湖岸。小灣四周，微波沖擊着小鵝卵石，奏起銀鈴似的細樂，聲音小得象是在彈神仙的木琴。

“是的，”吉姆說，“你應該待在這兒。你在深岩不見得還有什麼舍不下的人吧。”

鸚鵡的尖銳的笑聲突然沖進小灣，這三個人猝不及防，不由得緊靠着湖灘一縮身。那鳥離他們不過一箭之遙。這個狂暴的、嘲弄的啼聲冷酷無情、象一個瘋子的含譏帶諷的叫喊聲一樣可怕，這三個人听了，都不禁象野兔一樣渾身緊張起來。

“跟着我們來了，”喬尼說。

“你知道，我在納闊呢，”吉姆說。

“當然啦。我在拐大彎的地方看見過它。它一直跟在獨木船後面，離開我們不到兩百碼。”

台夫听了這鬼嚎似的叫聲依舊有點害怕，他說：“我要是有支獵槍，就用雙管打這個鬼東西。”

“哦，不！”喬尼說。“不。它是只挺不錯的鸚鵡。它沒什麼不好，台夫。”

“你干嗎要跟它過不去？”吉姆問。“它是屬於這兒的。這也是它的湖呢。”

台夫在黑暗中竊笑着，說道：“不錯，你說得對。不過我听了不舒服。我听鸚鵡叫要听多久呢？總不能老听下去。不，先生！”

吉姆叔叔並不答話，只是站起身來，向獨木舟走去。他拿出一只很大的手提收音機，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塊岩石上，然後拉出了長長的銀色天綫。

在令人難受地靜止了一會兒以後，深岩電台播音了。這個小灣左近，立刻響徹了電台廣播員推銷牙膏的圓滑的、甜言蜜語的聲音。

“再過一兩分鐘，新聞廣播。”

新聞評論員的聲音雖然自成一格，却跟鸚鵡的聲音沒有什麼區別。

他先嚷着報告一件凶殺和自殺案。這案子發生在蒙特利爾。

然而他用一种比較緊張的聲音，顯然帶着贊美的口氣，描述一个单身強盜怎樣走進多倫多郊外的一家銀行，拿走了滿滿一麻袋鈔票，還一槍打穿了一个小職員的脊骨。接着他用比較尖的嗓子聳動地談了通紐約一所別墅里發生的性罪行。為了換換花樣，他引用了某个大主教修談社会主义威脅的議論，又引用了一个农夫發現兩具女尸時所作的報導，她們倆都是在客机爆炸失事時从五千呎的高空中摔下來摔死的。這位大主教引錯了馬克思的話，而那个农夫却把那兩具可怖的殘骸描繪得淋漓盡致。

吉姆啪的一下，關上了收音機，厉聲說：“你瞧！這就是文明！”

“開一下，再開一下！”台夫說。“國際新聞……”

在靜止了一會兒以後，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他夸夸其談地講着渥太華、華盛頓和倫敦。這個世界——如果這人所說的一切全都可信的話——最近終於蒙上天憐憫，得到了恩賜。哈里·杜魯門、克里門特·艾德禮和威廉·金①，這三個偉人中間的偉人，這三個杰出的政治家，他們的智慧的確使歷史上所有著名的政治人物相形見绌……他們有了原子彈。

他們有了原子彈。他們現在已同意把它保存下來。他們已決定制造更多更多的原子彈。於是，新聞廣播員宣稱，杜魯門、艾德禮和金已經想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新政策。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封鎖蘇聯的辦法，一個新的、革命的原子辦法！

這個新聞評論員貪婪地、舔嘴咂舌地把莫斯科和廣島、把列寧格勒和長崎②聯系在一起。從此以後，在華盛頓的馬戲團老板們的吩咐下，蘇聯不得不在政治上走鋼絲了。只要一失足……一位美國將軍就會把塑料的電鈕一按，於是蘇聯所有的大城市就會在核烟中化為烏有。

“咱們回去吧，”台夫說。他把篝火的余烬踢進水中，跟其他兩個人一起跳下了獨木舟。

在最寬闊的湖面上，風力增強了。這是要變天的徵兆。風筆直地從船頭朝獨木舟刮來，滔滔的浪濤從另外的角度搖蕩着它。三個人拚命划槳，滿身大汗。

他們划到小屋的登陸處的時候，從遠處一個山谷里滾滾而起的烏雲已經把月亮遮住了。

* * *

後來他們圍着桌子坐下玩“克力培治”^①，話題又不愉快地回到原子彈的新聞上了。

“加拿大為什麼要在这筆買賣里插一手呢？”

沒有人回答吉姆·納爾遜的這句問話。他們抽着烟，呷着酒，不時地掉過頭去凝視着外面變幻莫測的天氣。

“他們製造這個東西，通常都用我們的鈾，”喬尼說。

他們打完一局牌後，台夫說：“你們知道嗎？我知道嗎？有誰知道嗎？誰也不知道。他們用偷我們的鎳的老法子來偷我們的鈾。”

他把牌洗了又洗。其他兩人也不見得有什麼不耐煩的樣子。下一局的牌終於發完了，他們打的時候慢得使人發膩。

喬尼·霍克把牌重重地往桌上一扔，震得油燈都濺出油來。“要是莫斯科也有了原子彈，那又會怎麼樣呢？”

① 威廉·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874—1950):當時的加拿大總理。

②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美帝國主義者曾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扔一枚原子彈，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大量的和平居民。

③ “克力培治”(cribbage):一種牌戲。

他看了另外两人一眼，咧嘴笑着。“那时候他们会唱另外的调子了，对不对？”

“可是其他人能不能弄到呢？”吉姆问。“他们有爱因斯坦这一班人。世界上搞这类玩艺儿的就只有他们这些人。”

“是头脑的精华，”台夫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郁郁不乐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俄国人能干活。他们能打仗。可是这又是另一码子事了！”

过了一会儿，吉姆心不在焉地用他的两只大手发着牌，开始沉思默想地、象与人论争似的把他的意见说了出来。

“我不喜欢。我在那边小湾里的时候，一开始就不喜欢。我为什么要不喜欢呢？美国佬有了原子弹，干我屁事！他们决不会把原子弹扔到这儿来，这是可以肯定的！这国家有一半是属于他们的呢。”

他把椅子往后一推，面对着另外两人。“呃……你们喜欢这样的事吗？”

他们都没回答他。

“要不要我给你们烤几个蕎麦饼？”吉姆问。“不要？咸肉呢？那么要什么？”

他暴躁地说：“你们两个怎么啦！来，咱们喝一杯吧。”

他擎起黑麦威士忌酒瓶，凑到乔尼·霍克的杯子上，乔尼说：“现在不喝，谢谢，吉姆。”

“我也等会儿再喝，”台夫说。

吉姆咒骂起来。“这就是我们听了他妈的那个收音机的结果！”

外面，风已经停息了。远处的云正往更远处飘去。天没有下雨，可是小屋里弥漫着一种浓得闷人的夜雾，这雾气是从鹿湖

上冒出来的，因为白天太热，把湖水蒸发了。

“嗯，乔尼·霍克最后说，“我觉得你们的看法不对。”

他心平气和地、然而很自信地对他的朋友们谈起了过去的这次战争。在英国，对加拿大军队作的出色的演讲为数很不少。霍克曾阅读过关于斯大林格勒之围的全部消息，以及后来德国军队怎样在那里被围、被歼的报导。他描绘了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大量应用的苏联“卡秋莎”火箭炮。还有在柏林的红军炮兵，那样的炮兵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因此，我认为你们的看法不对。他们既然有在斯大林格勒指挥的那种将军，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有爱因斯坦。”

“你的意思是说，台夫说，“你认为他们也会有原子弹？”

“当然啦。”

吉姆·纳尔逊仔细打量着他。“你怎么那样肯定？”

一时间，霍克象是要说出什么不耐烦的、生气的话来。不过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只是直直地盯住了吉姆的眼睛。

“就象你那样肯定，那还是在四一年我从军的时候。”

台夫抬起头来。“那时候他那样肯定的是什么事呢？”

“是苏联红军，乔尼微笑着说。

他露出了一种热切的、询问的神气，好象是在默默地要求比较年长的这一位允许他回忆往事。

“没想到已经五年过去了，噯？”吉姆说。

“你到车站上送我，”乔尼说，“你喝醉了酒。当时有不少军官在旁边，他们听了你的话都不高兴。我一直记着你的话，直到今天。”

“你记着吗？”

“‘乔尼，我的孩子，’你直着嗓子嚷。‘现在有红军在我们这

一边，我們要是还不能把希特勒消灭掉，待在这个鬼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 * *

也許是夜晚的空气沉闷。也許是新聞广播的不良影响还在他們心头作祟。也許是他們在日間发生了摩擦，彼此之間存在着一种无言的紧张，就象天边的閃电一样。不管是什么，虽然他們已經喝完了就寝前的酒，但是大家还是坐在床沿上，悶悶不乐地談着簡短的話，不愿熄灯上床。

接着又傳来了鴉鴉的啼声。

乔尼·霍克笔直地坐了起来。

这啼声不再含譏带諷了，而是另外一种越来越高的哀叫，是感情洋溢的、絕望的哭声，声音迴蕩着从湖面上傳来，象是自从朱丽叶以后所有殉情爱人臨終时的訣別，也象是每个搖过空搖籃的母亲的呻吟。

这个鴉鴉的啼声悲悲切切地嗚咽着，凄惨的余音在黑夜里繚繞不絕。

乔尼·霍克忽然小声說：“不是同一只鴉鴉，吉姆。”

“我知道。”

“不属于这个湖上的。”

“不錯。”

“这不好，”乔尼說。“这很坏。它干嗎要到这儿来呢？在我們度过了这么美妙的一天以后。”

远处，这只鴉鴉鬼哭似的哀号声又一次地响了又停，郁积着无限的眼泪。

悲鳴声停止了以后，这三个人都默默地坐着，比任何时候更清醒、更忧虑了。

台夫·納尔逊重重地捶了下小床的木架子。“我們是怎麼啦？”他忿怒地問。“我們全知道这样的事會發生的！我們干嗎不說出來呢？他媽的這種原子彈，它不過是他們準備把我們驅入戰爭的一種方法。他們現在早已把下一次的戰爭準備停當了！”

他怒不可遏，拚命咒罵着“他們”。

等他罵完，吉姆叔叔鎮靜地問：“你打算怎麼辦呢？”

“怎麼辦？離得遠遠的！我要是搬進了哈得遜灣，他們永遠沒法把我或者我的一切驅入另一次戰爭！”

喬尼好奇地望着他。“你說‘我的一切’是什麼意思？你除了自己的皮肉以外，身外一無所有呢。”

台夫沒有回答。他躺到床上的陰暗處了。

吉姆叔叔用一種呆板的聲音說：“有了那種炸彈，死的大都是平民。那樣天下將會到處是孤兒了。下一次，炸彈也會落到這兒。它也會把孤兒們炸死。包括小邁克爾和喬埃。他們也逃不了。”

台夫從暗處說：“哦，他們逃得了的。我保證。”

吉姆叔叔動彈了一下。“听着，台夫，”他斬釘截鐵地說。“別去管伊蘭的兩個孩子的閑事。我本來想阻止你哥哥去打仗，你看落得了什麼結果。不。不要去過問你哥哥的孩子們。讓他們自願自過活好了。我沒有父親，也活過來了。你也一樣。他們總有辦法。”

吉姆等着他回答，舉目往台夫的床上望去。他看見他侄兒已鑽到毯子底下，他的臉也已轉向牆壁。

他重重地嘆了口氣，走到桌旁，把燈吹熄。

* * *

台夫清醒地躺着，望着漆黑的夜空。天還沒亮，他就起身。

他小心地穿好衣服，象个贼似的偷偷溜到門旁，把門一点一点地打开，走了出来，到了門廊上，随手把門带上。

到了下面的碼頭上，他映着熹微的晨光竭尽目力草草地写了一張便条給吉姆。他告訴他叔父說，他可以到海上飞机碼頭去取他的独木舟。

然后他把一只最輕的独木舟背下岸，放在一处多沙的地方，随即悄悄地划着船走了。

一个小时后，湖对岸碼頭上那个由政府雇用的、比較年长的看守人在請他喝咖啡、吃薄煎餅了。

“今天沒有公共汽車。不过你照样可以走。今天早晨总有人上鎖的。我可以到公路上跟你一起等。哦，一点也不費事。在这儿也是白待！”

这个碎嘴的、孤独的林中老人什么事都能解答。

連鴉鴉也包括在內。

“你也在吉姆家里听到了？这个鬼东西吵得我一夜沒合眼！是烟鬧的。那些印第安人当然有不同的說法。他們說这是鬼魂在警告将有更多的人要死。那是迷信。其实不过是烟的原故。一家鴉鴉南下的时候，要是遇上了制炼厂里的烟，就分散了。雌鳥只是跟着幼鳥飞。可是雄的准要发瘋。它会回到湖上来哀号，鬧得死人都会复活。那是因为鏢烟里有什么东西。它們受不住。”

第六章

象勃莱尔这类矿里的干燥房，实在是一个绞刑吏恶梦里的产物。

在这个象谷仓似的大房间里，成千成百套的矿工工作服挂在高及屋顶的链条上。有破烂的工装裤、沉重的内衣和衬衫。汗水和矿土日堆夜积，衣服都硬得和硬纸板一样，因为这些衣服从崭新时候穿上的一天起，直到破成碎片丢掉为止，是从来不洗的。

每班下工，成群结队的矿工疲倦地、可是如释重负地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挂到链条上，把它们吊到高空，那儿有开足马力的电扇把它们吹干。吹了八个小时以后，那些衣服就在电扇的风中飘荡，看上去很象是一大群被绞死的尸体。

在每一班上工之前，又是这群矿工闷闷不乐地脱下了他们的日常服装。他们推推搡搡地乱忙一气，拼命跟时间赛跑，使劲拉着僵硬的工装裤腿，扯着破烂的内衣袖筒，至于衣服上的钮扣孔，早已被汗水和岩灰堵塞得结结实实了。

深岩的年轻矿工，有不少很为他们地面上的服装自豪。可是到地球的心脏里干活，谁还在乎穿得好不好呢？没有一个陌生人，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曾到地底下漆黑的镍矿梯段里去作过客。

再说，只有寰球合金公司的股东们才有这样的特权，可以为

大規模地集中在地底下的人類智慧和苦役感到驕傲。一切的聲譽和光榮都歸于他們，佐治亞灣的俱樂部和曼哈頓的別墅也屬於他們。至于深岩的工人們呢，沒有一個曾經從他的老板、他的牧師或者他的政府那里聽到過一句老實話……說所有這些貴重萬分的金屬，以及所有從它們上面取得的驚人利潤，都是從工人們的手上和腦袋里流出來的。

在股息欄上出現的錄已象銀子一樣潔白干淨的了。在地底下，這東西却是黑的，含着硫黃，沾在礦工們的衣服上發出惡臭。

而在这个陰暗的星期一早晨，深岩初次遭到冬天的暴風雪的襲擊。車輛在冰凍的路上慢慢爬着，向各個井架駛去。幾百個勃萊爾礦里的工人都遲到了。他們咒罵着天氣，咒罵着身上的衣服，也彼此咒罵。

“他媽的什麼襯衫！”奧里·肖契克咆哮着說。他因為迎着刺骨的寒風走了一陣子，左頰上那些青色的細傷疤就顯得更青了。他早起時穿衣服急了一些，竟把那件黑色破衣服（式樣早已看不出來了）的一只袖子從肩上撕了下來。

“四元錢，我穿着可還不到一個月呢！”

“現在已漲到四元五了，”丹尼斯·蘭琪文說。他用一條光着的腿站在地上跳，一邊拚命拉扯着被塵土膠住了的工裝褲，嘴里用法文咒罵着一連串使人寒心的話。

尼克·安托希金已經穿好了工作服，戴上了安全帽，他不耐煩地用拎在手上的飯盒在台夫·納爾遜的背上撞了一下。“喂、喂！你到底打算不打算搭下一趟的罐籠呢？”

台夫正彎着腰在系靴帶，听了這話就吃驚地抬起頭來，露出了漂亮的微笑。

“這雪好不好？”他問。“這樣的天气要是能穿着雪鞋出去逛

逛，該多好啊！”

尼克眨巴了一下眼睛。他惶惑地說：“穿着雪鞋出去逛逛？你瘋了。你已經迟到二十五分钟啦……”

* * *

从战争开始，勃莱尔矿井就用了双层罐籠。排好队的矿工們迅速地挤进罐籠，动作精确，手脚輕巧，象是作軍事操练的队伍。在罐籠的两层甲板上，每一层都井然有序地挤着三十五个人，直里五个一排，橫里七个。

“把你的混賬飯盒打我的背上拿开！”有人怒吼着說。

那个得罪了人的矿工不好意思地把飯盒拿开了。这三十五个乘客彼此挤得那么紧，他們的飯盒子必須夹在膝盖中間，因为罐籠下矿的路程那么远，速度快得那么难以令人置信，要是换了个位置放飯盒，那不是把肋骨折断，就会把腰子撞得发肿。

那个管提升机的坐在电机房里，两眼紧盯着大标度盘，两手跟音乐家一样灵敏，操纵着机器把罐籠飞也似的直送到地底下。不是几百呎，象摩天大楼那样的高度。而是好几千呎。罐籠象死了駕駛員的俯冲飞机一样直往下落，掠过許多直路、倒矿場和压碎机站，飞越好几处通风豎坑和装矿站，越来越深、越来越黑地进入了这个地底下的城市，那里有几百哩的街道和鐵路鋪設在深岩盆地的心脏里。

最后，提升机管理人的手腕和指头分毫不差地把操纵杆移动一下。那个下地差不多一哩的大罐籠也就突然从那使人头昏眼花的急降中停下了。它象一辆装有座垫的轎車駛近人行道时那样安稳妥当地一下煞住了，仓猝得叫人难以相信，一时间把乘客們的身体猛烈地撞了一下。

从罐籠里跨出来的有凿岩工和清岩工，导管安装工和装矿

工，梯段长和火車人員。坑道里立刻活跃起来了。

今天早晨，矿工們只有在“飯厅”里略略停留了一会儿。这个象山洞似的洞室里放着几張粗糙的长凳和桌子，点着眩目的灯泡，他們在进梯段之前，先在这里抽最后一支烟。

奥里心中一直在为物价忿忿不平，他好象知道大家会和他起共鳴似的，就先开口发作道：“不只是衬衫和工装褲，还有食物也一样！我在星期六多给了我妻子十元錢，她还說不够。”

矿工們頓即接上了口。

“請你們瞧瞧这双靴子！八元五。两年以前才只五元六毛五。质量还差得很。”

“就算咱們加了工資，嗯？好得很。加的工錢早就不見了！一小时一毛五抵不上物价的飞漲！”

一个矿工厌恶地一下子把飯盒盖掀开。“大香腸！我的老父亲从来沒有吃过大香腸。在西郊，我們都說这是拿臭肉做的。現在呢，我拿的是最高的工錢，可是却不得不吃大香腸！你們大伙儿中間是不是有人知道星期六那天牛肉是什么价錢？”

“那算不了什么！你們听到煤的价錢沒有？星期五我們收到了賬单，我都跳得碰到屋頂了！”

一提到煤，这个山洞似的、四壁烏光照人的大房間里立刻肃靜下来。

丹尼斯·兰琪文拿着一支沒有点过的香烟舔了下烟尾，朝桌子四周望了望。

“你們都接到煤公司的通知了？說什么煤矿工人加了工錢……因此不得不向我們提高煤价！狡猾，是不是？他們給亚尔培塔的弟兄們每吨加了五分錢工錢，可是對我們却每吨漲了两元！”

大家听了都忿怒地、象吵架似的爭論起来，尼克·安托希金的声音洪钟似的响了。

“我們打算怎么办呢？我告訴你們，这将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我們要举行消費者罢工！”

“給他媽的每个鋪子安上糾察！”

“每个鋪子？我叔叔就开着一家鋪子呢。他不得不提高價錢……批发商先加了他的錢。”

“是农夫們賺走了我們的錢！”

这句话引起了一片喧鬧的抗議声。現在每个人都覺得自己受了騙，怒不可遏。他們鬧嚷嚷的动身出发，踏上了走向掌子的漫长道路。

兰琪文轉身向台夫說：“嗯，我們應該行动起来。看看是不是能拿到紅利，让我们的收入可以跟上物价！”

“我們至少有工作做了，”台夫温和地說。

丹尼斯瞪着他。“你怎么啦？头脑軟化了？”

台夫微笑着，用一只胳膊摟住了他的朋友，跟他一起走了出去。“別誤会我的意思。瞧，我只是剛回来，我还在为回家而高兴呢，明白不？至少我們已經組織起来了。有这样的工会組織对我說来还有点不习惯，丹尼斯。我們正在行动，我們以后还能加到工錢。我很高兴。只要給我們時間，我們也会把物价問題解决的！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們当然会的！”

丹尼斯含譏帶諷地說：“四十二坑道里的清岩工表示了极大的乐观和信心！”

可是台夫却把他的話当真了。这时正好有一辆空矿石火車隆隆地从他們身边駛过，他为了使自己的声音高出火車声，就高

声喊道：“一点不错，我真是这样感觉的！”

丹尼斯听了这话，眯着眼睛端详着他的朋友，他那带着怀疑神气的脸皱蹙起来，化成了一个紧抿着嘴的微笑。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一声不响地在没结没完的岩石巷道里走着，巷道里迴响着千万种由各个梯段里发出的刺耳的、宏亮的、闷沉沉的响声。

* * *

走了半哩路才进平巷。然后爬上了狭窄的梯子，得在漆黑的小洞里爬一百四十呎。然后才进入梯段，到了掌子里。唯一的光线是从安全帽上的矿灯里照出来的，这时候世界已经缩成了一个小小光圈，在乌黑的岩石上闪闪发亮。

新鲜空气不见了。肺里充满了一股又热又湿的闷气，不到五分钟，皮肤上和衣服上都浸透了汗水。

丹尼斯·兰琪文在台夫·纳尔逊头顶上沉重的木头地板上开动凿岩机。沉重的、强有力的机器发出无情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往闪亮的岩石里打着洞。凿岩机的钎子噼噼地爆发出令人难以容忍的嘈杂声。比它更响更讨厌的，是压缩空气的排气声，而把钎子送进矿石层的，就靠着这股力量。凿岩机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工作着，四壁是坚硬的岩石，底下是空的木板地，因此发出来的响声，足以使火山妒忌得沉寂下来。

此外，深深地埋在这块辽阔的镍矿盆地周围，在附近几百个其他的牢房里，还有几百具同样的凿岩机在工作。连地球的心脏都在无情地打着颤。它这样地在深岩打着颤已经有五十年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所有的矿里。

底下，在兰琪文背后几码远的地方，台夫正弯着腰在使用他的机器。清岩工的镗岩器——它确实是力大无穷——镗掘着矿石，这些都是兰琪文上一次爆破后从上面的梯段里崩落下来的

岩石。鑿岩器也由壓縮空氣擊動。它那野性未馴的鋼爪用足力氣向岩石抓去，使出來的力量足以叫一個清岩工粉身碎骨。

鋼爪由鋼纜牽引着，來來回回地工作。這鋼爪是清岩工的機械長手。他用它把礦石拉到他身邊，拉向他腳邊那個張着大口的黑洞，把碎岩石碎碎地直送到遠在下面的運輸平巷里。溜道清理工就在下面工作。整整一個班次他都站在那裡，在死亡的邊緣上，把滾下來的岩灰、岩石和大塊圓岩引到他下面裝礦石的車皮里……

每一層坑道里都有一列列的礦石火車順着平巷行駛。它們駛到礦石輸送口里，把滿車的礦石倒入長長的溜道，從溜道一直瀉進下面的壓碎機站。通過這些地下工廠，礦石又涌向更底下的裝礦站，最後裝進了一只只的大桶，吊到幾千呎以上的光明世界裡。

不過，最初當然是從鑿岩工開始。

丹尼斯·蘭琪文打了三十二個眼。每個炮眼都深入岩層十五呎，格局布置得十分巧妙。他和台夫·納爾遜往炮眼里裝滿了火藥和木頭隔離物——一層雷管一層木棍——然後用土把炮眼口封上。

隨後他們安裝引綫。每一呎引綫恰恰燒四十秒鐘。他們給三十二個炮眼分別量出引綫，然後再把这些引綫都聯結在一起。

每根引綫的長短都不一樣。這樣三十二個炮眼就會在同時爆炸，發揮出特定的威力，按照精確的計算恰好從堅硬的岩層里炸出一定尺寸、一定形狀的洞穴來。

“嗯？”丹尼斯說着，從鼻尖上抖落了幾顆烏黑的汗珠。

“我想已經好了，”台夫說。

這兩個人一時間都用指頭摸弄着結在一起的引綫。他們默

默无言地、心照不宣地彼此望了一眼，这种眼色对那些一辈子在死亡边缘上过着劳动生活的人来说，是很熟悉的。

“别想，”兰琪文暴躁地说。

一个音乐家在走进未开场的舞台之前，总有一种没好气的、几乎是生气的感觉——不耐烦、愤懑不平，以及一切隐藏在心底的恐惧的象征。在梯段里也是这般情况。矿工也是一种艺术家。在台夫·纳尔逊的祖父抡着手镐狠狠地向岩石进攻的时代，也许谈不上什么创造性的劳动。可是，今天，那些在地底下工作的人手里都掌握着化学和机械学中一些最大的科学成就，他们必须用这些合成物来发挥智慧，用这些机械来创造奇迹。

“嗯，”台夫说，“这是你的工作。”

“他妈的一点不错，这是我的工作！我从来不想。我让这个鬼东西乖乖地听我使唤！”

兰琪文长长的、灵巧的指头上已滑腻地粘满了汗水和岩灰，可是干起活来依旧精细得丝毫不差。他在引线上点了火。

台夫等着他。

“好啦，引线着了，走吧……快走！”

他们用一根五呎长的引线。五乘四十：两百秒钟。

在一把椅子上坐坐，或者到一条街上逛逛，或者拿一本书看看，在两百秒特定的时间内实在有不少事可做。可是在目前两百次的时钟嘀嗒声中，却必须赶紧离开这个点了引线的梯段。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人类世界里，在我们一切艰苦劳动的场所，把通常见到的人类的危险处境加在一起——不管是劳动世界上的哪一角，都没有象这个点了引线的梯段那样毫不留情地要人离开。

台夫和丹尼斯身在光明世界底下一哩的大坟墓里，只要那

些制造引綫的工人出了什么岔子，引綫万一点不到預定的两百秒钟，那么他們就会永远葬身在这个坟墓里了。

他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离开，远远地爬进各自的人行道里。深岩里的人行道位于掌子的两旁，是一个四方的、齐腰高的掩蔽洞，一直通到岩层深处。这种漆黑的、烟雾騰騰的洞穴往往会把年輕的生手吓得魂不附体。但是等到經驗把恐惧压服下去以后，就会觉得这种人行道象树蔭底下一样安全、舒服了。

这两个矿工到了他們的人行道里。他們蜷伏在把人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岩石边，汗流浹背，然而看样子至少还得再流一百九十秒钟的汗呢。時間慢慢地过去，但是等待的时间好象反而越来越长——这是种奇怪的相对論，許多矿工虽沒学过爱因斯坦的理論，对这种相对論却有极深刻的体会。

人行道震动起来。好象三十二尊大炮对准了一个人的臉同时放射出来似的，爆炸的气浪冲出梯段，直扑那两个蹲在岩石边的矿工身上。在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中，三十二处的烈性炸药把蘊藏着镍矿的岩石裂了个大口。

“好了，”台夫·納尔逊自言自語地說，虽然他那被震聾了的耳朵里除了嗡嗡的鳴声以外，什么都听不見。“我口渴。”

在梯段对面的洞穴里，丹尼斯·兰琪文摸索着一个粘糊糊、湿漉漉的烟头。他把烟头塞到唇間，但是烟絲外面的紙突然破了，他只好憋着一肚子气，把烟头吐了出来。

这两个人按規定数了時間——这次是燒引綫时间的两倍，也就是四百秒钟——然后爬出一截子路，把空气和水放了出来。

除了有毒的硝烟以外，什么都看不見。三十二个炮眼是不是都爆炸了？現在沒有時間操这份心了。空气一經开放，就立刻从龙头里直冲出来，力量大得惊人，梯段里的声响是绝对会把

人震得失去知觉的。要是有一个炮眼迟迟没有爆炸，这两个人是谁也听不到的。

硝烟清除以后，他们就挤在洞边等待规定的十五分钟过去，好让气流和水流把梯段冲洗干净。

“很顺利，”丹尼斯大着嗓门向他的朋友喊道。

“妙极了。丝毫不差。我渴得很。”

“我想抽口烟。”

“你从来不抽烟，”台夫咧嘴笑着说，他被气浪震得头昏眼花，思想都麻木了。“你只是放在嘴里嚼。”

“不，我不嚼，我是抽的。”

台夫又突然间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狡猾地含讥带讽的微笑，他说：“我真想喝一夸尔冰凉的啤酒。一口气喝下去。冰凉的啤酒最好！”

“你和你的冰凉的啤酒！去你的！你现在引得我也想喝了。你到哪儿找啤酒去呢？”

“我爱喝！”台夫说着，整个的脸容光焕发。“你口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比冰凉的啤酒再好的东西了！”

“哦，别说了！”

* * *

他们刚一走进饭厅，就看见一个身材矮胖、带着很重的波兰口音的中年扳闸工人走了进来，在肖契克的对面坐下。他安安静静地说：“我的内弟告诉我产量已经在下降了。”

一片静默，空气僵硬得好像一块发痛的肌肉。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说：“我也这样听说了。我妹妹在公事房工作。她听到说产量还要削减呢。”

谁都懂得这句简单的话是什么意思……“产量减少了”。但

是当时在这个潮湿湿的、臭气熏人的飯厅里，誰也沒有想到矿石車皮要减少数目，熔炉里要养起火种，或者一列空火車要停在側綫里。每个人脑子里浮现了一幅自己在公事房里的情景。到了发工錢的日子，数以百計和千計的人将要拿到一張支票和另外什么东西。解雇。

年輕小伙子想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和他們的女朋友。有家室的人在幻想中看見了他們的妻子怎样默默无言地接受这个致命的恶耗。

那个扳閘工人微微打了个冷战，說道：“諸位，我們今天早晨已經停止使用一條綫路！”

“也許是用旧了？”

“不。那是条很好的綫路。”

另一个說：“我还剛买了部洗衣机呢。我妻子定购了一部，一年付清款子。机器已經送到了。”

“你沒有問題，你的資格比我們老。解雇要輪到你，可还早着呢。”

午飯時間过去了。矿工們抽完烟，都向出口走去。奧里·肖契克微笑着，露出了他那口树桩似的、白得发亮的牙齿，很自信地說：

“現在你們也許明白那种別有用心的言論是什么背景了吧？有了和平，我們就要被解雇。他們要是发起了另一次战争，鏢就会再度暢銷。因此他們发出了战争的叫囂。为了逃避发动战争的责任……他們知道必須捏造出一种赤色恐怖！”

有人說：“你不是談过人人有工作做这一类的話嗎？你談这类話的时候，可从来沒說过他們需要发动一次战争。”

奧里說：“可是我們不需要战争！关键就在这里！”

“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不断地生产，把生产出来的镍都堆积起来？”

“可以使用！我们要是用摩涅尔合金给我们的厨房制造污水槽，就可以在未来的一百年中把我们生产出来的镍都用掉！”

矿工们一边扣上安全帽，一边排着队慢慢地往外走。尼克·安托希金抓住了奥里的胳膊。

“你错了。你以为他们会放弃资本主义制度？给我们足够的工钱让我们可以购买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一切？胡说！”

他激动地向兰琪文转过身去。“丹尼斯……跟他解释一下！他太会说大话了。象他那样讲话是不好的，老是散布幻想，说什么工作和工钱一年要比一年多！我们应该实话实说！我告诉你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吧……”

“你要是没有把握，”兰琪文声色俱厉地说，“就别乱说！”

在回到他们的梯段里去的路上，丹尼斯一直被动地听着台夫说话。

“不，不会发生战争了。再也不会了。你们这些人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各式各样理论。可是我知道人们的心意。他们已经受够了！我告诉你，丹尼斯，不会再有人来替他们打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人已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再也无法这样做了。”

回到掌子以后，台夫用欣赏的目光观察着小山似的一堆炸下来的岩石，说道：“干得真是干净俐落，丹尼斯。你的本事真是到家了。”

抬头望一下梯段高处，就可以看见兰琪文炸出来的那个整齐的洞穴——六呎宽，九呎高，十呎深，方正得好象是用刀在黄油里切出来的。

“那没有什么，”丹尼斯說。

他跟两个机工打着招呼，他們是来帮助他修理凿岩机，以便他再打一組炮眼的。

“小伙子們，我們今天遇到一个真正的波丽安娜^①了。在这儿的台夫，他喜爱冬天。他认为901支部可以把物价压下去。特别是，他說我們可以永远地彼此相爱，过着太平日子！”

有一个机工嘴里嚼着一大撮烟草，把台夫·納尔逊上下打量了一遍。

“这家伙在谈恋爱呢，”他說，“他一向是这样的，我記得。又在玩你的那套老把戏了，是不是，納尔逊？在法国学会了一套新本领？”

他又回过头去对他的同伴說，显然是用一种吹牛的口气，好象台夫·納尔逊的了不起就是他自己的光荣似的。“这家伙是迷女人的魔王，路易。别让你的太太看見他！”

台夫沒有理他。他戴上了那副厚厚的帆布手套，开始开动他的鑿岩器。机器一經发劲，鋼爪就象一只疯狂的、金属制的杰克兔^②那样在岩石堆上跳来跳去，于是梯段里就立刻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聾的喧鬧声。

他快乐得心里痒痒的，使勁握着操纵杆，好象是在用他坚硬的肌肉在挺举炸下来的矿石一般，这样他把成吨的岩石送进了溜道。为了跟上他这种疯狂的速度，那条輸送空气的皮管也象

① 波丽安娜(Pollyanna):美国女作家約翰·拉曼·鮑特夫人(Mrs. John Lyman Porter, 1868—1920)同名小說里的女主人公,是个极端乐观的人。

② 杰克兔(jack rabbit):产于北美洲西部的一种野兔,耳朵和腿都特別长。

一条受折磨的蛇那样不住地翻腾着。鏟岩器拚命撕着它的架子，牽引鋼爪的鋼纜也忍受不住，在当当地大声呻喚。

过了一会，好象有一个年輕得叫人吃惊的笑容浮漾在台夫的嘴边。他瞪眼望着在梯段阴暗的尽头处飄揚着的那陣岩灰，好象看見了一个女人的臉。她的形象若隱若現，非常溫柔，她那雪白的脖子漸漸地在下端隆起，給人非常美妙的幻想；此外他还看得出她那張着的大鼻孔和那微启着的嘴唇。

在凿岩机的震响和鏟岩机挖掘岩石的隆隆声中，他还听得出伊兰·納尔逊清楚的、慢騰騰的、热烈的語声。

她是这样跟他說的：“呃，好吧。要是你决定去参加會議，要是我也去的話，那么你可以陪我回家。

* * *

在更衣室里把工作服脫去，确实是一种不小的幸福，因为这些工作服都已湿透，胶滿了岩灰，而且从工作地点走到提升机的路是那么远，乘罐籠上来时速度又那么快，这些衣服穿在身上冷得更是象冻了冰似的。台夫在温暖的淋浴下挪动着身子，把腰板挺一挺直。他开始感觉到疲劳的全部重压了。

連尼克·安托希金这种不知疲倦的人在擦洗他粗胳膊上僵硬的肌肉时，也不由得作出一副苦相来。

他嘻开了嘴朝台夫笑着，开始咒罵起来。“我照看溜道的时候，得老弯着腰。我的手伸得太远了。滾下来的速度又快。比我照看的哪一个溜道都快。”

有一个矿工才洗了一半，就急急地从淋浴下出来，打着噴嚏，渾身发抖。

“我整个下午都在一个通风孔前面！我告訴你們，从我脖子后面灌下去的空气都在零度以下！他們又增加了气压。他們不

肯多設通风井,只是增加气压!在我的那个坑道里,空气都象冰一样冷!”

甚至粗毛巾都沒法把他擦暖。“我这下又伤风了。凉气已經进了我的胸膛,整个冬天都去不掉了……”

“提出控訴吧,”兰琪文說。

“控訴我着了凉?”

“怎么不可以?”

“他們会把我拖到医务室去对我說:‘貝特逊,你已經四十一岁,不能再干活了……你另外去找个工作做吧!’”

象一陣排炮似的,整个淋浴室里立刻响起了矿工們忿怒的、惊惧的批評声。在战时,寰球合金公司把本来已經很严格的体格要求又提高了一些。現在,正如901支部調查研究后所揭露的,公司采用了一种殘酷无情的新政策,利用一切借口解雇年紀比較大的工人——这种政策事实上替波拉德在上次宴会上所透露的大量增产鋪平了道路——这一政策甚至比底特律汽車工厂里那臭名远揚的福特制度还要厉害。寰球合金公司里的所有雇員,不管是在地面上的还是在地底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到四十五岁。而极大多数的矿工都只二十几岁。

“你咧开了嘴在笑什么?”奥里問台夫。“你快三十四了,可不是?你在勃莱尔待不多久了,朋友!”

台夫·納尔逊把身子挺直了,敲敲他那肌肉发达的胸膛。“我这一輩子什么时候身体也沒象現在这么好!”

丹尼斯·兰琪文递給他一条毛巾,同时說:“今天下午你他媽的差点儿都把那部清岩机撕成两半了。我知道,我曾注意你来着。别心急,老弟。”

可是台夫从心底里发出了笑声。他拿起了日常穿的衣服,

走到长凳边穿起来了。

一小群矿工有的依旧一絲不挂，有的穿着一部分衣服，围住了一个梯段长——一个工长。他是个身体强壮、目光犀利的人，很会說話，实际上他是在巧妙地为一个新崩的梯段采矿場招募矿工。

“实际上，”他象一个兜貨員那样信口开河、滔滔不絕地讲着。“它比正方形爆破的梯段不知要安全多少倍。你們大伙应该变聪明些！工会支部不是已經同意崩梯段了？它要是有什么危險，工会支部会同意嗎？”

台夫·納尔遜挤进了这个小小的人群。

“嗨，”他对梯段长說。“带我进去瞧瞧怎么样？”

“不成。誰也沒法进去瞧瞧梯段！”

“你說‘誰也沒法进去’是什么意思？誰在里面干活呢？”

“瞧？”梯段长說着，向每一个听他講話的人点点头。接着他轉回身来面对着台夫。“关于崩梯段，有各种荒謬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謠言。我来告訴你們吧，老弟，它是这样的……”

他显然练习过那套天花乱墜的說法。对一个地底下的人來說，他的言辞是生动的，他所描繪的图景是誘人的。

“你根本不在梯段里干活，明白不？每个凿岩工都在他自己的平巷里干活。在这些平巷里永远看不见矿石……干净得没法形容！不管怎样，凿岩工的机器可真出色。你們真应该見識見識！跟你們使的一样尺寸，可是鉆子可以钻进岩层五十、六十、七十五呎！”

“是嗎？金剛石凿岩机？”

“不，碳化物。可是棒得很。你也用不着每个钟头都換位置。安好机器，就可以工作一天！整整一批凿岩工都同时工作。实

际上他們是在一个高三百呎、寬两百呎的岩层上打眼！要打几百个眼呢！”

他頓了頓，慢慢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老弟……在爆破的时候！不过附近沒有人，明白不？爆破以后，一下子就生产出一亿四千万磅矿石！”

他接着形容崩梯段的矿房怎样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洞室，四面的牆在慢慢地被炸掉。炸下来的岩牆一直坍到下面很远的地方，把矿石也压碎了一部分。那堆炸下来的矿石下面就是溜道，把矿石一直送到清岩工那里。

“你，你是个清岩工吧，对不对？”

“对，”台夫說。

“老弟，你應該試一下崩梯段里使用的清岩机！是电动的。那儿沒有空气把你的五脏六腑脹破。你使的是一百二十五匹馬力！”

人群外面，有一个怀疑的声音喊道：“劳納·麦凱怎么样啦？弗萊綏兄弟怎么样啦？”

梯段长挑战似的說：“嗯，他們怎么啦？”

“我揣摸他們是在睡覺中死的，就在下面你那个美丽的崩梯段矿房里？”

“不管是什么地方，誰都可能疏忽大意的！”

“疏忽大意，噯？听着，麦克，就是疏忽大意，我也宁可待在我原来的地方。一亿四千万磅說起来好听。可是我干不了。我宁可待在老地方，也不愿讓他們把整个矿炸下来压到我头上！”

梯段长仿佛脾气很好，只是輕輕咒罵了一句。

“再說，”他好象事后想起来似的，又补充了一句，“在崩梯段里干活，可以拿到一笔很可觀的紅利。”

人群散开了。听了这些招揽买卖的话，每人都皱起眉头在想自己的心事。

可是台夫还没扣完衬衫上的扣子，刚才那个提出怀疑的人已在出口附近引来了他自己的一堆人。他是个火车司机，比那些在掌子里干活的人年纪要大得多。他冷静地瞪着眼，跟那些默默地聚集在他周围的年轻矿工四目相视，同时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说道：

“他说这种崩梯段是新方法。不错，名字的确是新的。可是我刚到深岩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住在镇那边的诺伦比老矿井附近，那时候他们就有这玩艺儿了。你们有谁听说过诺伦比没有？它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它不是什么矿井，而是一个洞穴。我的哥哥带我进去过……象十个曲棍球场那么大！”

有人递给他一支香烟，还给他划了火柴。

“它产量高。蕴藏丰富！我说的那个洞穴是用一种象柱子似的岩石支在中間的。后来他们就开始向这根柱子采掘了……”

矿工们低下头来瞪着他们的鞋子，等着他说下去。

“高产量的矿石。因此他们继续开采。继续付一笔比较大的红利。后来有一天……它塌下来了。”

那个火车司机转了个身，暗自露出淡淡的微笑，说道：“你们今天要是到那边去，还看得见那地方呢。那是个小山谷，那个矿就深埋在山谷底下。后来雨水从附近的山上冲下泥来，岩石上面就慢慢长出东西了。那地方现在的的确很美丽。很久以前我嫂子在那儿种了些野花，现在长得满谷都是了。”

他咳嗽起来，咳嗽过后，他的声音变得有点刺耳。

“她神经失常了，”他说，“老是想着埋在山谷底下的人们。我们不得不把她送走。”

有人在淋浴間里怒吼道：“誰把我的肥皂拿走了？”

人群很快地散开了，台夫·納尔逊拉住了那个火車司机的胳膊，跟他一起走了出来。

“我看不出諾倫比老矿井跟崩梯段之間有什么关系。”

“也許沒有关系，”火車司机說。

“我自己并想不到崩梯段里去試一下。”

“嗯，那儿产量高。紅利也大，很不錯。”

“你以为它有一天也会塌下来，就象那个老矿井一样？”

“我沒那么說过，可不是嗎？”

他們从屋子里出来，进入了一个白得耀眼的世界。那是北国最美丽的黄昏前的景色之一：暴风雪已經停止，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海，把一切都淹沒了。勃萊尔井架的一切荒凉景色，都被圓形的皚皚新雪驅逐掉了。靜止的、干燥的零度以下的冷空气輕拂着皮肤，給人一种痒刺刺的爱撫感觉。

夕阳照在积雪上，反射出眩目的、絢烂的霞光。远处的制炼厂烟囱里冒出来的三根烟柱，升得比任何时候都高，阳光照在上面，呈現出一种可爱的、象花朵一样的粉紅顏色。

几百个年輕的勃萊尔矿工都拔脚奔跑起来赶公共汽車。他們忘掉了疲劳，冲进了汹涌的雪海，大声叫嚷着，使劲踢着雪，暂时又回返到他們早已失去了的童年时代，从内心迸发出一陣突然涌来的狂喜，庆幸自己重又回到了地面上，看到富有生气的冬天阳光在欢迎他們。

第七章

“多美丽的窗子啊！”蓓西·戈登说。

“光线不算太强吧？”卡米拉·梅叟问，圆滑地把大家的注意从那些豪华的家具上吸引开，巧妙地贬低她自己的屋子，其实她心里有数，她的家要比那些来开会的其他女人的家好出不知多少倍呢。

卡米拉·梅叟用一种苦心练出来的姿势，拖着她漫长的肢体，精神抖擞地站起来走到拉窗帘的绳索旁边。她把灿烂的蓝色和黄色的高贵织物从那扇大窗上拉得更开一些。随后她又回到她的椅子上，薄薄的唇上挂着带询问神气的微笑。

“这叫做风景窗^①，是不是？”夏弗莱太太堆着满面笑容问。她把自己看作是梅叟太太的知己，让自己浸浴在这所琼楼玉宇反照的光辉里。

这所房屋事实上确是深岩里第一所装有“风景窗”的住宅。虽然这些来开会的妇女大多在美国杂志和电影上看到过这类房屋，然而亲身坐在这样一个泛滥着午后阳光的客厅里，却还是第一次。单单这一个房间，就有蓓西·戈登住的整所平房那么大。房间里铺着宽织布机织出来的华贵地毯，从一面的墙脚一直铺到另一面的墙脚，地毯上的毛是那么厚，几乎把蓓西的脚脖子都扭了。

安娜·纳尔逊坐在一把新式椅子的边上——那椅子趴开着

的腿是那么細，她都不敢放胆往上面坐——眯着眼察看着那扇大窗子。

“热气是不是会从玻璃窗里大量跑掉？”

克拉德·梅叟的妻子的臉、头、手、整个身体都在說“不”，好象她是个女演员在表演什么重要的、富有戏剧性的动作。就卡米拉这个人來說，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她的身段平平常常，头脑里也没有什么貨色。可是費拉特尔費亚精修学校^②里的专家们教会了她使用什么样式的奶罩和腰带，可以使她瘦骨嶙嶙的身体显得“苗条”；怎样把她有光澤的黑发烫成微波一直披到背上，便取得良好的“效果”；用什么最好的办法穿奇装异服，以便在鸡尾酒会上引得男人们心猿意馬。

“一点也不！你瞧，这是种新的絕緣玻璃。事实上它可以放更多的太阳热进来。归根到底，我相信这样做还相当經濟。”

安娜·納尔逊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声音清晰可聞。經濟！她已經把这地方仔細打量过了。这所房子是克莱琪医生造了当作結婚礼物送給他的独生女儿的，花在上面的錢可真不少。这正是某种腼腆的、有錢的典型加拿大家庭住的房子。他們沒有气魄造一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就把錢花在建筑师上，让他们随便設計出各种豪华的、試驗性的新花样来。結果造出来的那些“簡朴的”住宅，花的錢却往往頂到万元一間。

現在，十几个劳动妇女和矿工的妻子受了她們平民合作联盟国會議員的夫人的邀請，来到这个装有絕緣玻璃风景窗的客

① 风景窗(picture window):在房間里整整占一堵墙的落地大窗。

② 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資本主义国家里有錢的妇女在受完普通教育后准备入社会前所進的学校。

厅开会。她们坐在那里，每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不安。她们被过分充足的阳光照得简直头昏眼花，大家心里都痛苦地觉得，自己身上虽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可是被这五光十色的新背景一衬托，却显得很寒碜了。

“不知梅叟太太肯不肯当今天下午的主席？”夏弗莱太太猛地扭动一下身子，目光从众妇女的头上射过去，象一只肥胖的小母鸡那样抖着羽毛，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她的这个意见是临时想出来的。

“哦，真的！”卡米拉说。“我没想到……”

蓓西·戈登打断了她。“我们早就选定了主席……还记得吗？我想今天应该是乔顿太太当主席。这是我们头一次正式开会。”

尽管在各方面经过“精修”，卡米拉·梅叟仍旧按捺不住心头冒起的一股无名火，脸上微微变了色。乔顿太太，那个微不足道的小耗子，有一次还不知趣地在群众大会上质问过梅叟呢！

克莱拉·乔顿窘得脸都红了，开始在她的大手提包里摸索着找文件。

蓓西·戈登怕自己的话说得太尖锐了，就清了清喉咙。

“你瞧，梅叟太太，我们确实有个正式的执行委员会呢。尽管是临时性的。”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她了。连卡米拉·梅叟也忘掉了她的恼怒。这位寡妇戈登在整个劳工运动里都以她的绰号“黑板蓓西”闻名。人们听她讲话不管听过多少次，从未觉得她的魅力有所减退。蓓西·戈登用她的声音和右臂演讲，说话非常有力。

无论在什么地方，房间里、街上或是在她干活的洗衣店的机器上，蓓西都会把她想象中的黑板搬出来。她伸出一根又粗又

糙的食指当作粉笔，迅速地、熟练地在半空中画着图样。

“我們第一次开会……（画了个大圆圈算是房間）……只有六个人……（一个“6”字）。可是第二次……（很快把字擦去）……我們有了二十七个妇女……（一个“2”字一个“7”字）。因此有必要选举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一个粗大的十字）。”

妇女們把目光从“黑板”轉移到蓓西身上。她正在空中画着小圆圈，把选出来的委員記下。她胳膊的动作是那么令人信服地逼真，听她讲话的人們几乎可以听见粉笔在吱吱作响。

“主席，乔頓太太。秘书，年轻的納尔逊太太。出納，曼尼夫太太。普通委員两个，格雷太太和兰琪文太太。”

卡米拉·梅叟和陶丽絲·夏弗莱彼此使了个眼色。

“瞧見沒有？”夏弗莱太太的眉毛說道。“其中的两个有共产党丈夫，要是她們本人不是共产党的話。克莱拉·乔頓是窩囊廢，伊兰·納尔逊有怪誕的思想。”

“滿了，”梅叟太太紧蹙着的眉头同意說。“塞得实实在在的共产党。里面沒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平民合作联盟妇女！糟糕，真是糟糕。”

可是就在这时候，乔頓太太已經鎮定下来，从其他妇女温和的、友善的笑容中得到了鼓励，就斬釘截鉄地宣布說：

“諸位太太，你們中間已經有人知道了，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我想我們今天的議程應該只討論这一个問題。妇女联合会的深岩支部还只剛剛成立，就有……”

她是矿工的妻子，一个矿工的女儿，从学生时候起就是个社会主义者，除了她自己的父母外，有整整两代的祖先参加过英国的工会运动。这时候，她真可說是被驕傲哽住了。

“全加拿大最大的工会支部同意听取我們的意見！还不是

在一次工委会會議上，而是在全体會員大会上！”

梅叟太太和夏弗萊太太又意味深長地交換了眼色。901支部是怎么搞的？难道真的被共产党接收过去了？这个妇女联合会本来很快就可以消灭掉的，現在厂矿总工会却反而去給这个新的紅色陣綫助威，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

“依我看来，”夏弗萊太太笑着說，“毫无問題，代表我們深岩的議員太太應該去向901支部陈述我們的意見。这是卡米拉独有的特权！”

緊跟着这个提議的那一片沉默本身就是种政治經驗。時間一秒一秒地过去，房間里的每一个女人差不多都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她們中間有不少真想高声喊出来：“为什么要选这个富人家的女儿去到矿工面前代表我們說話？她会在乎物价漲不漲？她花在窗帘上的錢，就抵得上普通一份人家一个月的伙食。她要是竟把我們的呼吁改变成一次为她丈夫鼓吹的政治演說，我們的威信会丧失到什么地步呢？”

但是誰也沒吭声。看卡米拉·梅叟和陶丽絲·夏弗萊的样子，显然这两个人都因为她們这一策略的成功而兴高采烈了。

后来瑪丽·斯凱納清了下喉咙，大家听了都微微一惊。

“主席夫人，”她說。

每个人的臉都轉向了她的臉，她臉上就泛起淡淡的紅暈。她是斯凱納牧师的妻子，一个沒生孩子、臉上过早地起着皺紋的女人，象影子一样不知疲倦地为她丈夫和教会工作，那些穷人、苦命人和伤心人接待她就象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她虽然参加了許多社会团体的工作，却一向很少講話，因此这时候她一开口，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想让一个政治人物去向男子們讲话是不对的。我觉得那就象提議我去讲话一样地不对。因为这样一来，不信我这个教的那些矿工就可能不高兴。就拿报纸來說吧。我們要是委派了梅叟太太，报纸就可能說我們妇联是个平民合作联盟的組織。

“那有什么不好？”夏弗莱太太問。她立刻发觉自己說錯了話。“你有另外的提議嗎？你是不是要提名別的什么人？”

深岩里的人們往往誤解瑪丽·斯凱納那种自暴自弃的謙恭。她跟其他一些做社会工作的宗教人士不同，她生活的动机并不基于对上帝的卑躬屈节。她从来不承认戕賊身体的苦役或者使人心碎的苦难是天意所归。在她忙忙碌碌、效率很高、不起漣漪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岩石一样的决心，坚决遵循着維護人类尊严的原則。

“不錯，”她說着，眈眈地盯住了夏弗莱太太紧皺着的眉头。“我提名伊兰·納尔逊太太作我們的发言人。我认为她能够給矿工們留下好印象。因为她是个矿工的寡妇。她有两个孩子。她得干活来扶养他們。”

大家正在仔細考虑她說的話，另外又有一个声音惊动了她們。

这是阿維特·兰琪文的声音。阿維特是个短小、娇艳、健美的法兰西-加拿大女人，她那种热情洋溢的、有时候是激烈的民族精神在深岩的工人階級圈子里很是出名。阿維特·兰琪文虽然忠于她的共产党丈夫，却依旧信奉着羅馬天主教。她一方面是901支部妇女輔助組織里的一名斗士，是每一个說英語的和欧洲国籍的女人的忠实姊妹，另一方面却也坚定不移地維護她自己那个民族的权益，以至于她自始至終都不肯讲英語。

阿維特·兰琪文完全懂英語。她輕蔑地管它叫“他們的語

言”。她也知道自己有加拿大国会規定了的权利。因此，每当她发表意見的时候，总是毫无例外地用魁北克地方那种銀鈴似的法語說話。

她的这一特点早已为人所熟悉。听众里面总有什么人非正式地代她翻譯。

这时候，曼尼夫太太鎮靜地說，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譯：“兰琪文太太說不要忘記，这个女人，寡妇伊兰·納尔逊，她也是个工会會員。这是事实。再說，她还是工会的一个干事呢。”

立刻喃喃地响起了一陣热烈的贊同声，夏弗萊太太听了火冒极了。

她愚蠢地問：“阿維特夫人算是贊成还是反对納尔逊太太当我們的发言人？”

大家看見她突然这么愚蠢地打起官腔，不禁笑了起来。阿維特的意图实在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不过阿維特依然站起来向主席作答，她把两手按在屁股上，漂亮而自然地将她美丽的头一揚，侃侃地說出了她的答言。

又是曼尼夫太太翻譯，这一次却面带笑容。

“兰琪文夫人說我們中間有人沒过过工会生活，因此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們現在头一次在这儿建立了一种工会，一个妇女工会；要是我們能在我們中間选出这样一个人，她一方面是妇女，另一方面也参加了矿工們自己的工会，那实在再好也沒有了！”

卡米拉·梅叟温文尔雅地跟大家一起鼓着掌。然后，在正式付表决之前，她以女主人的身份托辞暂时离开了会场，到厨房里准备午茶去了。

然而，鉴于已經发生的情况，卡米拉决定只請大家喝点儿茶

吃点儿面包。她为了这场会，已经叫一个伙食员给她送来了大量高贵的、美味的夹肉面包和细点心。事实上，好几天来她心里一直在玩味着一种想法，觉得她也許可以把請深岩矿工妻子們吃午茶这件事建立成一种傳統，請那些沒有享过这类口福的妇女尝尝各种珍饈佳肴。这样有朝一日，这班怀着感激之情的妇女会管这地方叫“梅叟之家”。就象在别的什么地方，卡米拉想起，那班平民合作联盟的會員为了紀念創辦他們的茶会的某个名流，把他的古老家宅叫作“烏茲華斯之家”一样。

可是現在，这种思想却叫她痛心。她乘着还没有人出来到厨房里帮她端茶具，就急煎煎地把所有的夹肉面包和细点心倒进了一只上街买东西用的棕色大紙袋里，用绳子把袋口扎紧，一下子把这袋东西塞进了垃圾箱。

* * *

卡米拉·梅叟小心翼翼地把她那英国磁器的咖啡杯放下，然后大惊小怪地把她的两臂往外一伸。

“今天晚上？”

她故意在这句話里帶着一种目瞪口呆的恐惧口气，好象她丈夫宣布了什么大禍要临头似的。可是克拉德·梅叟只顾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甜点心——冰淇淋和松餅。他剛才只是告訴他妻子說，他要到厂矿总工会礼堂去参加一次集会。

卡米拉把眼睛一閉，装出一种神經衰弱不堪的样子——对一个坐在餐桌旁边的完全健康的女人來說，实在装得再象也没有了。

“再說你也知道我們今天晚上說好了要到我媽媽家去！”

克拉德当然知道。事实上，他在最后一刻钟得知自己必須去出席这次會議，心里还舒了一口气呢。这一次，他一点也不为

自己辯護。

“你干嗎不早些告訴我呢？”卡米拉問。

“我不想使我們這頓星期天的夜飯吃得不舒服。”

他妻子不禁把身子一縮。她這個人對社交界的繁文縟節非常敏感，“夜飯”這兩個可惡的字眼就象一把鋼鋸鋸着釘子一樣，使她的神經都嘖嘖嘎嘎地響了起來。

“克拉德。勞駕啦。這是……‘晚餐’。你跟我說‘夜飯’，我不在乎。可是你要是在渥太華也用這樣的字眼呢？你能不能設想，向總理的夫人道謝她請你吃……夜飯！”

克拉德轉過他肥胖的臉，沖着她妻子微微一笑，說道：“哦，可是他們在渥太華的確也吃‘夜飯’呢，我的親愛的。”

卡米拉的嘴唇差不多不見了。“普通夜飯，當然啦。性質完全不同。可是晚餐就是晚餐。克拉德……我相信你這是故意要惹我生氣！”

國會議員舒舒服服地往椅上一靠，把一支芬芳的雪茄的煙頭咬了下來。他需要雪茄的安慰，才能更進一步宣布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先深深地吸了一口兩頭尖的雪茄，然後裝出一副憂郁的、表示歉意的神情。

“親愛的。我真是萬分抱歉。不過在開會之前，夏弗萊和喬頓還要上這兒來看我呢。”

“哦，不成！”

“心肝，我真是沒有辦法。歸根到底，我總不能叫他們在星期日到我的辦公室里來看我，對不對？”

“梅叟，那班可怕的家伙！噫……喬頓上次到這兒來的時候，真是脏極了。”

克拉德·梅叟的胖頸根上戴硬領部分的周圍浮現出一種淡

淡的粉紅顏色。“南德·乔頓是个提升机匠。肮脏的活儿。总得有人干肮脏的活儿的，卡米拉。”

“可是夏弗萊，瞧他的样子好象从来不刮臉似的。”

她丈夫很有耐心地說：“胡子深。那他也是沒有办法，是不是？”

他不象剛才那么和藹可亲了。“再說，卡米拉，这班人是少不了他們的。就要靠他們来选举我呢。他們是我的朋友……包括肮脏的手和深胡子！”

“朋友！你还希望我跟他們的妻子交朋友呢！”

梅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卡米拉终于談到了他急于想提起的正題了。他的高兴劲儿又完全恢复了，他于是使出了最討人喜欢的一着——同情地批評他人。

“你瞧，最亲爱的，我很了解这样做对你說来有多难受。象夏弗萊妻子那样的女人实在是傻透了！瞧她把你在这一召开的妇女联合会搞得多么糟。”

卡米拉·梅叟眨巴着眼，慢吞吞地說：“我滿以为她們一定会委派我去发言的。”

“可是她們让你栽了个跟头。”

“納尔逊家的那个婆娘是个共产党嗎，克拉德？”

“不。她什么也不是。那班共产党就爱搞这样的鬼。搞妇女联合会……然后找一个家庭主妇出来讲话！真鬼！”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忧郁地望着他雪茄上长长的白烟灰。“事实是，亲爱的，我心里真的乱了。你要是能到工会支部上去讲话，对我說来可太有帮助了。”

“哦，我真想去呢，克拉德，我的确非常想去！”

“可是你没有主动进攻。你没有战斗。”

她丈夫在餐桌上清出一块地方来，把两只胳膊都撑在台布上，下巴往外一翘，用一种低低的、有力的声音说起话来。

“要是有人不属于我们这一伙，那他就是反对我们的！这是政治。你必须学一下。现在事情真的是搞糟了。你可知道妇女的选票有多重要？妇联这个新组织倒是的确很危险。”

“哦，我不懂！”卡米拉恨恨地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克拉德。我的脑子不够快，搞不了政治。”

克拉德心不在焉地弹着烟灰，说道：“现在我得去见见这个纳尔逊家的女人了。连她长的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得找个什么借口去拜访她。”

他妻子的眼里几乎冒出火来。

“克拉德·梅叟！她是个寡妇。即使母亲没听到你去拜访一个寡妇，关于我们俩的闲话已经够多的了！”

梅叟微微一怔，在椅子上直了直腰。

“真的……我的意思是说要请她上这儿来。你请她，我装作凑巧早回家……”

卡米拉站了起来，挺直了她那高得有点惹人注目的身子，拿她长而美丽的指头摸弄着她的椅子背，用一种很有耐心的、带着痛苦的目光瞥了她丈夫一眼。

她嘟囔着说：“别对我有太多的要求，克拉德。别叫我在这一安排这样的事……在我自己的家里！”

“哦，瞎说！什么样的事？你的话越说越可笑了！”

铃声在门道里悦耳地响起来了。

梅叟在餐厅里站了一会儿，恢复一下他微微有点失常的姿态。他听见从门口传来的他妻子的喜洋洋的声音。

“阿尔·夏弗莱！你最近上哪儿去了？陶丽丝昨天也在这

几。你知道我真生克拉德的气。他干吗不请你来吃饭呢？哦克拉德！克拉德！阿尔来啦！”

她也用同样亲切的方式招呼南德·乔顿，挽着他的胳膊，领着他径直向火炉边一把她丈夫最爱坐的安乐椅走去。那火炉是“农场式”的美国火炉，看上去很象是一只垃圾焚化炉误装在客厅里的。

过了一会，她身穿宽大的、波浪式的、紧腰身的黑色海豹皮大衣，头上包着一条银色头巾，急急地向那辆她母亲派来接她的汽车走去，路过时候，还往客厅里张望了一下，让里面的男人们看到了一个很动人的景象。

她向每个人飞了一个吻。

* * *

克拉德听了乔顿和夏弗莱恭唯他妻子的话，确是从心底里觉得高兴，因此他拿出了他最爱喝的皇冠牌黑麦威士忌，请每人喝了一杯。他坐在椅子的边沿上，好象他心目中沒有这把豪华的、铺着厚厚椅垫的椅子存在似的，他的心中却暖烘烘地越来越感到跟男子作伴的温暖。

有的时候，克拉德·梅叟的确很想跟人民在一起。跟那些用“夜饭”这种字眼的人在一起。跟南德·乔顿这种指甲里不可救药地老是嵌满尘土的人在一起。也跟阿尔·夏弗莱这样的人在一起，他的胡子硬得那么厉害，他自己简直有点怕刮它，而且也常常不刮，见了人也从来不为此表示歉意。

但是他一边这样渴望，一边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

“对我，你用不着装假，”卡米拉有一次这样对她丈夫说。“实际上，你也跟我一样，并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们就象我叔叔家里的马一样。马从老远看去倒还不错。不过跟它们一靠近，

就会聞到一股臭气。”

他們還沒結婚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了醉意，曾对她承認說：“我跟我父母在一起已經尝够它的滋味了。我痛恨它。你了解我，是不是，亲爱的？”

卡米拉的确非常了解。还有她的父亲里奥奈尔·克莱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父亲是公司里的医务主任，在地方政府里很有势力。他一直不同意他女儿的婚事，后来发现了克拉德对“它”的感觉，馬上就同意了。

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呢？

有时候逢到克拉德·梅叟能振作起精神，集中思想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作一番檢查，他倒还能够老老实实地向自己招供这个“它”就是劳动。

他的父母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克拉德的父亲一生中大概給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理了两百个以上的火車头。可是除了一笔小得可怜的恤金外，他又得到了什么呢？克拉德的母亲用家中的积蓄开了一片炸魚鋪。她倒賺了一点錢，不过每一張鈔票都油膩膩的带着腥臭。

这就是“它”。在一辆被煤灰染得漆黑的机車下累得腰痠背痛。在一个飯館炉子上把臉烤得发焦。終生不断地做着苦役。

克拉德·梅叟年輕的时候，他脑子里就有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綫把生活和活着的人一分为两。一边——比較大的漆黑的、喧囂的、发臭的、弯腰折背的一边——存在着“它”，千千万万人一辈子都为“它”受苦。另一边，活着那班聪明人。

年輕的克拉德非常早就发现，在那些聪明人当中有不少是坏人。他年輕时候始終不喜欢那些踩着同胞們尸体从“它”里面爬出来的人。在中学里，他愛讀萧伯納的作品，还从英国訂了宣

揚費边社的社会主义的报刊。他偷偷地成了一个改革运动的斗士。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对一个理想世界的幻想，在那个理想世界里，知識分子将教导那些做苦役的人怎样消灭苦役。

克拉德看到了自己在这个理想世界里的前途。当然是一个知識分子。尽管他觉得没法把自己的梦想告訴他的父母，他們却有做苦工的、識不了几个字的父母那种为儿子感到驕傲和痛苦的洞察力，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好儿子、能够而且必須把他的才华献給世界。

因此，当台夫·納尔逊沒念完中学就下鎮矿矿井的时候，他的同学克拉德·梅叟却在政府部門找到了一个暑假期間的工作，还拿到了一小笔奖学金，准备上大学。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政府当局是很喜爱有天才的“叛逆”学生的。

深岩的中学老校长满怀希望地对克拉德說：“用功讀書！把你的眼睛看向最上层！”

在多倫多大学里，教授們私下都很喜欢年輕的梅叟。原因是他对社会制度、利潤和失业提出了挑战性的問題。可以指望梅叟来喚醒最沒有覺悟的階級，甚至那些体育運動員。他毫不例外地老得罪那些沾沾自喜的、讲究衣著的富家子弟，这班青年男女在大学四年，只是为了在社交上和性关系上多一番閱历。他們討厌梅叟。不过他們也接受他，就好象接受那个老是流着鼻涕的教英国詩的老教授一样。容忍一个“紅色分子”留在他們中間是真正的、加拿大式的民主。

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克拉德·梅叟反对“它”的奋斗目标轉移了。攀登学术世界高峰的战斗对他說来越来越艰巨了。在多倫多的最后一年，他狠狠地努了一把力，使他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疲憊不堪，好不容易才获得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学的奖学金。他

在那里得到了經濟学的硕士学位。在經濟最萧条的时候，他回到了深岩。

这时候，他才深知自己的“眼睛睁开了”。世界是个冷酷无情的場所。他不得不把他的两个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既要为劳苦大众奋斗，也要为克拉德·梅叟自身奋斗。

* * *

为了掙錢糊口，他去給一家汽車零件公司当推銷員。不过同时他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在深岩无綫电广播台里当每周的新聞評論員。他再一次获得了急进分子的声誉。可是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深思熟慮的計劃。

通过他所結識的新聞記者和其他一些人，他故意让深岩里那些最受人痛恨的人——公司的发言人，警察局长，市商会負責人——經常譴責他的新聞广播，說他是在“搞顛复活动”。每逢这样的攻訐发生，就有千百个深岩的普通老百姓給电台写信或打电话，替梅叟辯护，并要求他作更多的广播。电台当然繼續留他任职，因为他并沒說什么“搞顛复活动”的話，只是对遙远的德国、中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生的事作一些尖銳的批評。到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梅叟已經每周在电台上作三次广播，获得了相当多的听众，他的广播网已經包括五个北方的电台。

“我得向你脫帽致敬了，梅叟，”寰球合金公司的一个董事在公司内部的俱乐部里的一次宴会上这样說。

梅叟剛拒絕了請他担任的一个对外交际方面的工作。他拒絕得很快，毫不犹豫。

“我不是为錢而工作的，”他对公司里的那位董事說。“再說，我并不相信你們公司的立場。”

他說的是老实话。請他担任这一重要的职位，他一口拒絕，

这件事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后来有很长一个时候他老是想着这件事。通过这番经历，他的自信心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他对这次事件所显示的意义体会得还不深。

克拉德·梅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野心家，对加拿大的那些掌权者来说他这个人确是个无价之宝。他熟悉工人阶级的那个世界，他是从那个世界里出来的，而且凭着他那颗感情用事的心中的全副感情，他决意要消灭这个世界里的一切罪恶。然而，不是感情用事地、而是实事求是地，他立意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建立个人领导权，个人声望，名誉，甚至丰功伟绩。

他有那种天赋，深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了解工人们的某些基本感情。他知道他们感激起来没有一个底，对聪明才智衷心地崇拜，对他们所信任的人无限忠诚。

有时候，他“看得见”自己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使命——也许是当了内閣部长——他于是会微笑着对自己说：“他们全高兴的！他们会为我游行示威，把我拥在肩上满城跑！”

在他当选国会议员的那天晚上，他站在进城向他欢呼的一大堆人面前，确确实实哭了。

“就是出我一百万元，我也决不会出售你们的选票！”他很诚实地说。

他跟富有的克莱琪家联婚，正因为卡米拉坚持他不要做这类买卖。相反地，他们中间在进行的却是另外一种交易……

卡米拉·克莱琪遇到克拉德·梅叟的时候，她已经“一切”都尝试过了。绘画，制陶，音乐，诗歌，时装设计。她的成绩全都平平。剩下的只是她的野心。

“别这么谨小慎微，”她对克拉德说。“你怎么认为你不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当选？”

“我至少得竞选两三次。”

“廢話！克拉德，你在第一次嘗試的時候就會當選的！”

“親愛的！”

“你將會是加拿大從未有過的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這一切他早已知道。可是他要讓她來說。這樣在他提出要求的時候對方也許不會拒絕。

“卡米拉。跟我結婚吧……過不了多久，你就會當渥太華從未見過的最年輕的內閣部長的太太了！”

這是種野心的結合。外面有謠傳說，克萊琪“划了多少錢”給他的女婿，這並不是事實。卡米拉拿出了幾千元錢來搞競選運動，不過這些錢全都花在傳單和廣播上了。因此，雖然有那座豪華的房屋和那輛大別克，克拉德卻把它們僅僅看作是生活的附屬品，對他說來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為什麼不能讓人人都有一所這樣的房屋呢？”克拉德很喜欢這樣說。他說，只要人民選舉了平民合作聯盟執政，這樣的事就會實現。

許多深岩的生意人，許多寰球合金公司的觀察家，都仔細地聽着克拉德·梅叟的演講和私人談話。他們離開的時候，總是心滿意足，消釋了恐懼。這主要是因為在大問題上，在大事情中，克拉德·梅叟從不動搖。

他本能地、深切地痛恨蘇聯。

這種痛恨由來已久。一個接着一個，克拉德·梅叟漸漸染上了機會主義的一切毛病。

根據費邊社的思想，他明白他必須自己先脫離工人階級，高居于工人階級之上，然後再伸下手來，助勞動人民一臂之力。然而，他在初次讀到有關蘇聯的情況時，就發現這是一個由工人和

农民自己所建立和管理的国家，在那里，劳动已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克拉德·梅叟这样有才干的人，是决不能容忍这类的主义的。

后来，克拉德发现由于自己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就更受他的朋友的尊敬。他翻阅着苏联杂志，看见苏联那些领袖，那些众望所归的伟人，都穿着朴素的、甚至是简陋的衣服，他真是大吃一惊，而且心里起着反感。怎么，连列宁的领子也经常是皱的，斯大林从来沒打过领带！

梅叟在深岩巩固了地位之后，就跟许多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有了接触。他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在三十年代访问苏联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他们证实了他自己所谓的“最大恐惧”。

“苏联人把一切都廢除了，”他们告诉他说，“那些布尔什维克不仅毀掉了一切坏东西，也毀掉了一切好东西！他们是破坏者。他们完全不是我们这种人。实际上，他们是在文明世界之外的！”

这一思想，这一毒害梅叟最深的病毒，很快地渗透了他整个的思想体系。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一意想消除加拿大一些丑恶现象——过度的劳动、污秽的贫民窟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他要把这一切东西都消灭干净，因为“它”这个受大家憎恨的世界在气势汹汹地、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另外的世界，在威胁他所渴望的加拿大，他为之鞠躬尽瘁的加拿大，他所崇拜的加拿大——一个有软嫩的手、可爱的女人和永不枯竭的银行存款的世界。

过去，在俄国也有过这样的世界。现在它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目前在深岩也有一些红色分子在既谈社会主义又谈苏联！这对梅叟来说是个可怕的前景。因为可能在他能够指导国家怎

样預防这个灾禍之前，千万个在“它”的世界底层劳动的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已把整个加拿大吞嚥下去了。

克拉德·梅叟不是个普通的市僧。他有一种确实少見的精神道德。他的性格，是萊姆賽·麦克唐納、欧尼·貝文和克里姆·艾德禮①三人最坏的品质之綜合。毫無疑問，他喜欢住卡米拉的房子，乘那輛大型别克，安坐在下院的議席里。可是使他与一般背离工人階級的上层分子有所不同的，是他那种献身的精神，愿意把自己献給他准备拯救的那个世界。

要是他接受了寰球合金公司的工作，他对那个公司的政治价值就会一下子全都消失。没有一个組織起来的工人会来听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詆毀苏联。当然啦，克拉德·梅叟并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問題。他只是“反对”公司。他不愿意拿公司的錢。而公司因他立場坚定，还“脱帽向他致敬”呢。

* * *

好些年來，梅叟在大会上只滿足于說这样的话：“我不贊同苏維埃制度。”

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前。接着，平民合作联盟的广大會員对苏联充滿了同情。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这种感情在加拿大真正成了一股潮流，那些平民合作联盟的領導人物不管对苏联怀着多么深的仇恨，都不敢对他們的选民露出一點反苏的情緒。

就克拉德·梅叟來說，这个处境对他特別痛苦。为了斯大林格勒，他一輩子也不能原諒苏联。这个伏尔加河上的英雄城

① 三人均系英国工党領袖。麦克唐納(1866—1937)：曾任首相；貝文(1881—195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外交大臣；艾德禮(1883—)：曾任首相。

市几乎使他成了北国的笑柄。……

“誰能不敬仰这些优秀的人民呢？”整个秋天和一九四二年的初冬，他一直在电台上提出这样的問句。

他的声音一時間被涌上来的爱国热情梗住了，极其激动地顫抖着。“我們即使不同意他們的蘇維埃制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們是在为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事业牺牲生命！斯大林格勒……可怕而悲惨的象征，象征又一个人类的梦想被法西斯扑灭了！”

你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炮声刚一打响，克拉德·梅叟就預言这个城市要陷落了。虽然他的的确确痛恨希特勒，他却在閱讀而且相信希特勒的战争公报。在他反苏偏見这条搖搖欲墜的樅枝上，他正越爬越出。

到了那个致命的晚上，这条樅枝终于咣啷一下折断了。他正在联播节目上說：“我們加拿大人應該为那些在斯大林格勒罹难的、令人难忘的人民立一个紀念碑。”

突然間他住口不說了。“請原諒，新聞室剛遞給我一份新从打字电报机上收下来的电报……”

电报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各条电报綫上都在高唱着这样的新聞：划时代的紅軍大反攻已經一举而克服了伏尔加河流域，消灭了各个法西斯軍团。梅叟渾身冒着冷汗，結結巴巴地念出了那些他不能相信的字句。

他从电台下来以后就患了严重的感冒，一連两个星期不能作广播。那时，大家受到胜利的新鼓舞，都忘記了他所作的可怕的錯誤估計。

但是克拉德·梅叟自己可忘不了。他只是在等待时机。后来还是有报复的机会，是在国会山上。是在“間諜恐怖”的时候。

一个相对地说来不为大家所知晓的后座議員突然站了起来，向肃靜的国会发表了一通反苏的演說，听得总理都妒忌得直咬嘴唇。

这时候，克拉德·梅叟心不在焉地微笑着，拿眼望着客厅四周，倾听着阿尔·夏弗莱热切地对他说：“你干嗎不要求讲话呢？鲍伯·史戴弗斯不会拒絕你的。”

梅叟摇摇头。“那样做不好。得由你和其他那些人来决定。現在我們談正話吧，看看我們能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它……”

他們同意，要控制妇女联合会，就必須揭发它是个共产党組織。或多或少地把它跟間諜和卖国联系起来。可是他們面临着伊兰·納尔逊这个发言人的問題。

“有誰了解她的情况嗎？”梅叟問。

夏弗莱說了一句話，引得他們三个全都笑起来。

“她要真有顆紅顏色的脑袋，这件事就交給我來办好了！”克拉德說着，在一陣响亮的、撒野似的笑声中，他又給每人倒了一杯酒。

時間到了。他們穿上了大衣，挤进了那辆别克。梅叟开着車向厂矿总工会礼堂駛去的时候，一路上还急急地教导了他的两个同伴一番，告訴他們在全体會員面前應該采取什么行动。

第八章

整整一天，伊兰都想着台夫。最初她尽力要把自己的思想轉到她的演講詞上。但是她早把講詞背得滾瓜爛熟了。她並不怕演講。她怕的倒是台夫，想着他會來參加大會，坐在禮堂的最後面，兩眼望着她，聽着她講話，這個思想象一陣驚人的、不肯歇手的敲門聲一樣，一再在她腦子裡重復着。

剛吃完午飯，孩子們出去玩了，她開始特別小心地做她濃密的棕色頭髮，就在這時候，她想起了她頭一次遇到台夫·納爾遜的那天晚上，一切情形是多麼出奇地簡單。

“這是我嗎？”她小声對鏡子說。

這時候有一個女人在看着她。有什麼地方變了呢？她從來沒有生過病，她的體力和精神一點也沒有衰退，她那苗條的身段既沒有變瘦，也沒有臃腫得不象樣。然而逝去的歲月依舊在那裡存在，沒法用梳子把它們梳平。

她望着鏡子裡的眼睛，發現她眼皮垂下時看上去那麼清楚的藍色陰影，顏色已經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深了。

同時，她心中湧出一個問題，興奮得她心癢難熬。

如果說她不再是個姑娘，如果說歲月已從她身上偷走了她青春期和初恋時所有微妙的、輕盈的美，那麼在這些孤獨的年月裡，她難道沒獲得另外一種更丰满、更動人的美？

伊兰知道自己很希望能這樣，她為了尋找證明，可以永遠照

着鏡子，但是如果她的臉和笑容所具有的這種新品質，她的眼睛和指頭所表露的這種意情——如果這一切台夫都不能領會，那麼它就沒有什麼意義或作用了。

她想：“那樣的話，我就得開始到化妝櫃前去看看我的臉怎樣打扮才合適！”

就在這時候，她忽然意識到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她開始輕聲笑起來。過了那麼些年，直到今天，她才感覺到舊梳妝台上那面斑斑點點的鏡子里那條大裂痕實在使她無法忍受。

但是她為自己的舊情復發一旦找到了這種粗陋的證明，就急急地馬上動手梳起髮來，同時煩惱地意識到歲月的影響還不限於眼角上陰影的加深呢。

她心中明明知道台夫 納爾遜是為了她才回到深岩來的。要是他這時候能在她身旁出現，她知道她自己會怎樣懷著熱情、怎樣不顧一切地去愛撫他。然而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愛，她却說不出名堂來。

“媽媽！”

邁克臉上凍得紅艷艷的，站在門道里咧開了嘴向她笑着。

“媽，你的頭髮很漂亮，是不是？”

伊蘭望着台夫的兒子，費了很大的勁才保持住臉上的笑容。邁克還只七歲，就已經有了他父親那種令人難忘的才能——只要拿眼一瞥，就能找出嘲弄或者贊美的對象，而且還能用一句隨隨便便的話，給人比詩歌還迷人的贊譽。

“我很高興你喜欢我的頭髮，邁克爾。”

“你這是怎麼啦？現在還只三點鐘，你就準備去開會了？這是個什麼樣的會呀，媽？”

“是另外的一種會，”他母親說，倒是相當老實。

这时候，乔埃象一个冻了冰的微笑着的大泥娃娃似的，走到他妈妈身边，问她是不是可以给他吃一份夹果酱的面包。

伊兰给他们吃了点心，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会儿，烧好了晚饭。最后，她梳完头，迅速地换好衣服。当隔壁人家的一个小姑娘来她家照顾孩子的时候，伊兰心中对会议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厉害的恐惧。在去会场的路上，她只想起过一次台夫，随后他就以一个皱着眉头的、聚精会神的听众形象在她脑海里出现。

* * *

她抬起眼睛，从大会场里高高的讲台上往下望着，她浑身在发抖，这情形别人虽然看不见，却相当危险。

透过死灰色的烟雾，她看见了一长排一长排的脸。一千、两千个人，楼上的廊子里还有几百个。世界上所有的脸都在瞪着她。主席已经作完了他的简短的介绍。现在眼前是那么些脸……默不作声，耐心地等待着，使她万分害怕。

她心里想：“我应该戴些什么小玩艺儿的，一条项链或者一个手镯：我不应该穿得这么朴素，一身黑的，没有一点花色……”

讲台下面站着克莱拉·乔顿。她猜到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年轻的演讲人怯场了，说不出话来——她就把两只柳条篮举起一只来，这两只柳条篮原是她和伊兰小心地准备好打算在演说的高潮时用的。

“哦，克莱拉！”她小声儿说。

她走到讲台旁边弯下腰拿起了篮子，站在那里。

她拼命思索着，但是她演讲词里的话却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她无可奈何地低头望着那只装满了食用品的篮子。她被一时的感情所驱使，就擎着柳条篮伸出两臂，给矿工们看。

“瞧！一年以前，我到联营商店去了一次。这些东西都是我

买下来的。不错，在一年以前！我的钱袋里有十五元钱。我把这些钱全都花了。买下来的是这些东西。”

她发现听众们大概看不出她这只菜篮里装的是些什么，就突然把篮子放下来，跪在讲台上，把篮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地板上。

“干酪，罐头水果，番茄汁，肝，一块熏牛肉，……瞧这块牛肉有多大！梅子干，通心粉，面包……”

她站起来的时候，看见地板上的灰尘把她的黑衣服都染白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她气忿忿地把灰掸掉，同时大声喊道：“主席先生！真的，支部真该让一些妇女参加房产管理委员会了……这地板真够丢脸的。”

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里响起了一片喝采声、笑声和唿哨声，响彻屋宇。从这一刻起，伊兰就把听众掌握在她的两只手里了。她站在明亮的舞台灯光下，衣服上沾着尘土，脸上被灰尘擦黑了一大块，看去完全是个属于他们的女人，一个矿工的女人。她向两千个人说着话，态度既热情又高贵，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那样子就好象她在餐馆的饭桌上跟一个人在说话。

克莱拉·乔顿递上去的第二只柳条篮跟第一只一样大小。可是里面的东西至少少了三分之一。不等伊兰开口，人们就懂得了她的意思，所以会场里就响起了一片清晰可闻的附和声。

“昨天。同一个联营商店。同样的钱……十五元。现在瞧！”

可是伊兰把篮里的东西放到第一只篮里拿出来东西旁边以后，就站在一边，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面前的无数张脸。

现在她仿佛觉得那个准备好了的发言，那个新成立的妇女联合会的呼吁，有一个严重的缺点。每一个听众都已经懂得了

呼吁里要着重說明的一点。……901 支部給每一个深岩家庭所爭取到的加薪，都被飞漲的物价剝削去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显而易見的真理硬敲进他們的脑袋里去呢？

伊兰把胸一挺，按照自己的意思說起話来。

“弟兄們！我为了什么到这儿的讲台上來？是为了加拿大的妇女联合会深岩分会。从来沒有听到过？嗯，你們现在就听到了！从現在起你們还要不断地听到呢！从哈利法克斯到温哥华，这个国家里的已婚妇女和参加工作的单身女子都在組織起来。組織起来参加斗争！为了什么？控制住物价……让物价回到战争剛結束时的标准！”

她举起一只手来，止住了掌声。

“听着，弟兄們！我是个工会會員。可是深岩的妇女們极大多数都沒有参加工会。她們是你們的妻子和母亲。在我坐下之前，我要直截了当地向你們提出一个問題。”

她离那个发言、那个准备好的演讲詞已經远得很了。她的目光往下一扫，看見克莱拉·乔頓睜大了眼睛瞪着她。

“弟兄們！我們有一个提案要提出来。这个工会支部当然会通过我們的提案的！可是这样只完成斗争的一半。从这一刻起，要支持妇女們进行这场斗争！动员她們来参加妇女联合会！帮助你們的妇女組織起来……就象我們帮助你們組織901支部一样！記住，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有一半是妇女！在你們的帮助下，我們將要組織起来……以保护你們的家庭，你們的孩子和你們所挣的錢！”

* * *

在会场休息室的一个电话間里，克莱拉·乔頓打了个电话給陶丽絲·夏弗萊。

“她真叫人害怕！我的亲爱的，我想他们真要把会场拆掉了！这姑娘不知怎么了。我们应该好好找她谈一谈。她可以做一个了不起的竞选演说家！”

“要小心，要小心，克莱拉！我们怎么知道她不是个红色分子呢？”

“我知道她可能是。可惜你今天晚上没听到她讲话……这使我回到了过去纠察队里的那些日子！你就听我说吧，伊兰会做出大事情来的！”

可是这时候大会正处在乱哄哄的难以掌握的状态里，人们都在不耐烦地等着看预告要放映的电影。伊兰·纳尔逊坐在会场后排的暗头里，心里虚忒忒地等待提案付表决，惊惶不安地想到她自作主张的呼吁已经把事情搞糟了，使妇联失掉了赢得支持的机会。

“讲话的这位是谁？”她小声几问。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不知道。讲话的是个体格魁伟的中年人，显然是在地面工作的，神气有点自命不凡。他已经从阿尔·夏弗莱那儿得到了暗示。

“我并不反对妇女们插手来管物价，”他告诉人群说。“可是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弟兄们。你们想，我们怎么能指望工资老往上提……物价却老不动？我就搞不懂！拿那些小商人来说。你们以为他们看见我们工资增加了那么多，自己就不想分一点儿肥？这不过是人情之常！因此他们把物价抬高了一点儿……”

他转弯抹角地讲。他不敢直率地说出来，一味旁敲侧击，从各方面提出论据，暗示工会——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应该为生活费用的上升负责。他巧妙地偷运了自由党报纸——深岩的《公民》——社论里的见解，把它们化成“工会”的语言，工人们

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說，心里很是焦急。

可是主席得象一头公牛那样大声吼叫，才能恢复秩序，让一个人发言。这个矿工瘦瘦的脸上滿是中了镍毒发出来的疹子，他象大炮似的回击着前一个发言人。

“应该为你自己害臊，皮尔·兰金！平民合作联盟就是被你这种人害的！我是平民合作联盟的会员，我要在这儿說，你刚才的发言不是代表我或者我的朋友說的！”

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聳的欢呼声，听了非常使人感动，連克拉德·梅叟也不由得微笑起来，不住点头。

“是小商人把物价抬得天一样高嗎？別拿这样的鬼話来哄我了！这个鎮上的每一个工人都知道是大肉店、大牛奶厂、大面包房和联营商店干的事……是他們这帮人在乘机漁利！战争期間，是我們把他們控制住了的，可不是？嗯，我完全支持妇女們的斗争……讓我們再把他們管制起来！每个平民合作联盟的会员，直到我們的那位国会议員，都要支持这个提案！”

掌声平息以后，伊兰往前面的座位上探着身子，紧张地等待阿尔·乔頓讲话。他才一开口，她就体会到剛才那位发言人犯了什么样的錯誤。

乔頓用他沉着、严肃的态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誰也沒有权利代替克拉德·梅叟說話，弟兄們。不过剛才乔利在这儿提到了国会，我想我們应该把道理說說清楚。我們深岩的矿工打败了自由党机器，把克拉德送到了渥太华，就是为了好让他去办这类的事。这类跟物价的斗争……”

乔頓就民主这个題目作了小小的演讲，讲得很温和，很令人信服。他什么都說到了——人民，平民合作联盟，国会，物价管制，改革方案……有朝一日全体工人都投了平民合作联盟的票，

就会有“新秩序”出現。

“嗯，我自己的妻子就参加了这个妇女联合会。她还是主席呢！今天晚上她也在这儿。我要对她说：‘加油干吧，老姑娘，祝你成功！’可是我并不赞成我们的工会支部跟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组织机构牵连在一起。”

“表决！付表决！表决！表决！”

主席汗流浹背。他不习惯于掌握这样大的会场，就祈求地望了鲍伯·史戴弗斯一眼，鲍伯只是犹豫地耸了耸肩膀。会场里能听到的，只是一片要求付表决的声音，而大会也将作出不可变更的决定。

可是这时候，克拉德·梅叟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坚持不懈地喊着要求主席请这位国会议员发表一下他的意见。

“你们的意见呢？”主席问。“你们是不是赞成改变一下程序，让……”

听众毫无疑问是赞成的。主席向国会议员招着手。可是正当克拉德·梅叟向讲台走来的时候，主席由于自己缺乏果断，心里非常不自在，这时忽然灵机一动。

“弟兄们，我十分肯定，在这种场合上，克拉德准会给我们非常有益的忠告。他妻子当然是深岩有见识的女人，据我了解，她也是妇女联合会的一个会员，妇女们就在克拉德自己家里开会呢。”

谁也看不出克拉德·梅叟的满面笑容下面，隐藏着一种熾烈的欲望，要把主席满头浓发的脑袋掀到地板底下去。

他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他能诬蔑自己的妻子，还有夏弗莱和乔顿的妻子，说她们是红色分子的傀儡吗？

他差不多讲了十分钟的话。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他不时说

出一些使每个人都感到滿意的話。他甚至还大談暴利問題，受到工人們熱烈歡呼。但是對主要問題却始終避而不談。

“應該由你們自己來決定！”他勸告說。

礦工們就自己來決定了。“付表決！表決！”

“贊成的人……舉右手！”

在一片暴風雨的歡呼聲中，無數的手都舉了起來。這不僅僅是表決。901支部的會員們半認真地、半幽默地歡迎了他們的婦女們，把國內最大的工會支部的批准戳印，打在他們的妻子、姊妹、母親和愛人的這個新事業上。

*

*

*

在深岩的十二月之夜，有時候冬天會突然止步，從堆滿積雪的青白色的荒涼道路上折回原路，讓整個世界在一種神秘的溫暖氣氛中等待着。在這樣的一個夜晚，每個人都會抬起頭來望着天上的銀河。人們從鼻子里吸着靜止的空氣，納罕着是不是有什麼奇蹟發生，竟使寒冷迷途。

夏天，北國的夜晚有無窮無盡的聲音、光亮和香氣，繼續不斷地挑逗人們的感官。可是在十二月初的晚上，當寒風消失在遠處的山巒中以後，人們卻只有一種感覺。這感覺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是一種星際閃出的不可捉摸的光輝，是一種原始的力量，在向腦和心尋求共鳴。

在這樣的夜晚，如果有一個次中音歌手唱起歌來，每個人都會清楚地懂得象《在清泉旁……》這類優美的而又不合邏輯的歌曲的意義。

哦，玫瑰花啊
扔進了海里！

我的情人啊

又跟我在一起！

台夫和伊兰离开了电报局，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归途。伊兰打了个电报给多伦多的妇联总部，喜洋洋地通知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大工会的批准。

“把你大衣上的钮子扣起来，这样要着凉的，”台夫说。

“今天晚上，就跟春天一样！”

她仰天笑着，内心深处在向以往所有那些孤独的岁月告别——在那些日子里，有谁待在伊兰·纳尔逊的身边，提醒她当心着凉呢？

他们离开那些比较明亮的街道的时候，她在一块空地旁边暂时停了一下脚步，仰望着镶银的靛青色天空。

但是她看出台夫已经记不起来了。从前有一次他们曾对夜空说过一个亲昵而欢乐的小笑话。说天空是用印着星星的纸糊成的，所以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个真正的卧室。

台夫已经忘了。她挽着他的胳膊，他们继续往前走。

他钦佩地说：“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套本领。哎哟，你可真的变了，伊兰！”

“怎么？”

“你过去比较……嗯，可能比较腼腆。”

她又想起了糊着星星的天空，就喜悦地笑了起来。“是别的什么，台夫，可决不是腼腆！”

她感到对方并没把胳膊挽得紧些以代替回答，就向他瞟了一眼，看见他多么严肃地在紧皱着眉头想心事呢。

“你对那些矿工说话的样子！相信我，要我站到讲台上作这

样一个演说，可得先仔细想两遍呢。你就随口说了出来，真的！”

他看见她不言语，就摇一摇她的胳膊。“你懂得我的意思！你有真正的才能，伊兰。你不应该……”

她立刻接下去说：“我不应该当一个女侍者，对不对？我并不觉得当女侍者有什么可耻，台夫。”

她心中涌起一阵忿怒的失望感觉，使她加快了脚步。

“你觉得吃惊，”她说，“因为我是个女人，如果我是个男人，是你的一个朋友，你就会称赞我的演说了。如果一个女人做出什么事来，就会使人觉得吃惊！”

他咧嘴一笑。“你使我觉得吃惊，不错。干吗生我的气呢？你很懂得我的意思。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说我心里想的是演讲以外的什么东西，嗯？”

“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他阴沉沉地皱着眉头，然而用一种腴的、安静的声音说：“我刚听你讲话的时候，我害怕得身子都僵了。我真想大声喊起你来。我知道你会成功的，只要你能直截了当地向大家说出来。伊兰……你真是十全十美！你站在那上面，真好象一幅画似的。不是个迷人的姑娘，而是个……女人。坐在我旁边的那些男人都圆睁着眼睛，对你表示爱慕。你已经变了。你有了某些我刚认识你时所没有的东西。”

突然间，在一棵老榆树白雪斑驳的大树干旁边，那儿唯一的光亮是从积雪上闪出来的微光，她拉住他停住了脚步，握住了他两只胳膊上的肘儿。

她那低沉的、坚强的声音有点颤抖。“你们干吗要爱慕我呢？”

刹那间，过去那种祈求的神气，那种伤心的、表示歉意的神

气又在他脸上掠过。接着，他两道乌黑的眉毛攢在一起，又皱起眉头。

“因为你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要想这样做，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不过做起来确实很艰巨……”

他转过脸去望着别处。

“我回来还不久，不过我知道人们心里的感觉。他们在工会支部里创造了奇迹。可是他们还只刚开始。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在欧洲也一样，伊兰。只是更糟，因为战争的缘故。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孩子们都奄奄一息。前途是什么呢？谁都有一个感觉，可是差不多谁都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有时候来了一个演说家，把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于是大家都坐了起来，觉得十分畅快！”

伊兰轻轻地握着他大衣的翻领。“台夫！告诉我吧！”

“我正试着这样做呢。你……这就是你在今天晚上所做的。矿工们一开始就想赞成妇女联合会这一组织。可是他们想知道一个理由。他们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你告诉他们了。伊兰……你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他们缓步往前走。静谥的夜象是深岩里的一个独立王国，象是周围日夜不停地工作着的磨坊、铁路和制炼厂所发出的一切闹声里一个小小的、照着星光的、雪白的世界。

“告诉我你自己的感觉。”

“奇怪的是，”台夫说。“我着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大家。当他们最后通过决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象喝醉了酒似的，真是快乐极了！伊兰……我们用不着害怕将要在深岩发生的事！矿工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伊兰在他身旁走着，心里琢磨着他所说的话，但并没有完全

了解他的意思。但愿这个时辰永远过不完！但愿这个夜晚永远到不了黎明！

伊兰想起了过去的那些夜晚，那些年轻时候不知足的夜晚，那时候她也曾向天祈禱，但愿黎明一去不复返。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浑身发热，一阵深色的红晕从她胸膛直穿到脖子和脸颊，一直上升到青筋无情地跳动着的两鬓，幸亏她的大衣领子很高，把她的羞色遮掩住了。

* * *

“嗯……”

他往黑魑魑的街上四下望望。“这不是你的家。”

“我知道。可是诺拉跟孩子们在一起呢。我宁愿在这儿跟你說再見。”

她抬起头来看看他，被他的脸色吓住了。这张一度显得年轻漂亮的清瘦的脸，这时却皱蹙绷紧。

伊兰发现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她看见他那熾热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恳求的目光，不觉糊里糊涂地起了怜悯之心，就小声儿說：“台夫！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你收下来，”他說着，把他那只紧握着的手温柔地向她伸过来，塞到她怀里。“請你收下。”

她倒抽了一口气。那是錢。一卷鈔票。

“大卫！”

“是給迈克尔的，”他說。“看在上帝的面儿上，伊兰！請收下！”

她轉过臉去，麻木地瞪眼望着远处，他于是弯下腰来，温柔地然而狂热地跟她耳語着。

“伊兰，錢不多。一百元。我掙的錢很不少，又沒有地方可

以花。伊兰！請你……錢很少，你要買的東西却那麼多。你用不着告訴他這錢是哪裏來的。就買給他一些他要的東西。隨便什麼東西！”

她說：“我怎麼能只買東西給邁克，而不給喬埃呢？”

他懊惱得都哽咽住了，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是給他們兩個人的。”

“不。你沒想到喬埃。你根本沒想起這回事。”

“伊兰，你錯了。我除了這，什麼也沒想！”

她脫下了手套，用發燒的指頭握住了他的左手，使勁地、勻稱地摩挲着，好像他的痛苦就在他的手上。她向他微笑着。先是疲憊地，然後是愛憐地。後來他的手在她手里微微一動，她覺得自己的嘴唇張了開來，她竭力想斂住笑容，但沒有成功。她於是把頭靠在他肩膀上，微啟着的唇間露出一個含意不明、流連不去的微笑。

“哦，台夫，台夫。我什麼地方可以弄到一百元錢呢？叫我怎樣解釋呢？”

“你干嗎要解釋？”

“誰都認得我。那麼多人。要是我去買東西……一百元錢！你母親，曼尼夫太太，鄰居們，蓓西……她們總會注意到！”

他呼吸很急促，用捏着錢的那隻手背擦了下前額。“買一些沒人會注意的東西。總會有這樣的東西的！”

她抬起被熱淚模糊了的眼睛望着天空。可是當他的手碰到她臉頰的時候，她覺得那股久已熄滅的火焰又在她胸中復燃了。

“台夫。你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你說你什麼都明白了。現在你明白了什麼呢？”

他用一種低沉的、不帶感情的聲音嘟囔着說：“我請求你，伊

兰，把钱收下。你要是没法子花，就把它存在银行里。给孩子们。”

“不。决不！”

后来她回过头来望了他一下，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举起两臂，往后一退。

“台夫！别……”

“拿去！拿去！你难道没有感情？你难道没有看出我心中的感情……他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呢，就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在这几条街上行走。我一个星期要看到他十几次！而我不能……我不能……”

她握紧了拳头敲着他的胸膛。“那么我呢？他是你的儿子……那么我是什么呢？还有我的感情呢？你都算不了什么！我是你的一个亲戚，嗯？我们现在是亲戚关系了？对了！而你倒还有这股勇气说我已经变了！”

她抱住他的肩膀，两眼忿怒地冒着火，身子紧紧地往他的身上靠，逼得他直往后退，她的胸脯隔着大衣紧贴着他的身子。

“变了的是你！来给我一叠钞票！你付的是多少钱？是给我的吗？是不是因为我过去给你效过劳？告诉我好了！你扔掉了我，你的哥哥跟我结了婚，现在他死了，你觉得自己很倒楣，是不是？现在你受到良心的责备了。”

长长的一阵旋风卷起了纷飞的雪花，冬天急急地来到阿尔托那街的街角了，把小屋上结了冰的木瓦刮得卡塔卡塔直响，吹得一扇脱了门的遮擋风雨的門板砰砰地发出巨响。那卷钞票还捏在台夫·纳尔逊的手里，露在外面的两端随风飘动。

“台夫。”

他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望着她，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台夫，把錢給我。我收下好了。”

他一动也不动，她只得从他手里取走鈔票，尷尬地塞进了自己的錢包。

“你可知道我要怎样对人們說？”她安靜地問。“我要实話实說。說是你給我的錢。你为什么不能給我錢呢？台夫，沒有人會追究的。你为什么不能給你嫂子錢呢？”

她轉過身去准备走了，又回过头來說了声“再見”。在強烈的寒風下，她緊縮着身子，开始往自己的家中奔去。

他追上了她。

“你要告訴迈克嗎？”他問。“說是我給了你这笔錢？”

她恐懼地盯着他。“当然啦。台夫，为什么不告訴他呢？”

“把錢還給我！”

他将皮包夺了过去，猛地把它打开。他把她的粉盒和木梳都倒在地上，掏出那卷鈔票，沿着街急急奔去，他的腰弯得很低，几乎是在匍匐，那样子完全象个小賊打碎了鋪子的櫥窗后，拔脚就跑。

第九章

丹·格朗特的房东对于炉火一点也不吝惜。他开完会回家，小房间里还很暖和。他脱下了上装和鞋子，又脱下了衬衫。房间里有一块小小的夹板用铰链钉在墙上，当作书桌用，丹把夹板放下，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身上只穿着内衣和裤子。

星期天晚上是他所谓“基本学习”的时间。他整个星期一直在盼望这个时刻，床上，桌上，空着的椅子上，有时甚至在污水槽的排水板上，全都堆了报刊、杂志和书籍。往往到了深夜，他的眼睛开始提出抗议的时候，他座椅四周的地板上就堆满参考书籍了。

可是今天晚上，他觉得自己有些坐立不安。

“他们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他大声问。“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

今天晚上他去出席了一个讨论会，参加的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少数几个专业人士。在讨论的时候，一切悲观的、满怀恐惧的思想全都发表出来了。

“千真万确，”一个兴奋的店老板说，“我们一定法西斯化了！”

另外一个过去做过卡车司机，现在有了个小小的牛奶运输队的人，接上这声叫人担心的话头。

“可是在这儿，他们迫害的不会只限于犹太人！他们会迫害

每一个外国民族的！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俄国人！”

与会的人有一半以上是“外国民族”——他們都不是英国或法国人。那些“恐慌販子”的言論在他們身上起了作用。

“他們倒不是故意搗乱，”丹自言自語說。“他們只是一股风湊熱鬧。現在只要提出一点新的理論都会惹人注意。这又怪誰呢？”

格朗特老爹气得渾身发抖。有一个从战争开始后移居加拿大的、存心不坏的青年自以为是学科学的，在討論会上談起了原子彈。

“在英国，”他曾这样說，說話卷舌音很重，“我們知道不能信賴象艾德禮这类的人。他、杜魯門和国王都在談……那种毁灭性武器！苏联很强大，不錯。不过核子武器从质量上看完全代表一种新类型的武器！”

这位苏格兰青年这样用“辯証的”方法發揮他的論点在会上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这更使丹老爹听了非常生气。

“原子彈！”他这时咕囁着說，气忿忿地看了他面前书架上的老朋友一眼。“墨索里尼和他的大規模轰炸結果怎么样？希特勒試用以后，有沒有把英国炸平？还有坦克，閃电战……这对納粹起了什么作用？只能使他們落得在斯大林格勒的那种結局！”

他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他剛才开会时一直坐在一張低低的长凳上，現在他脊骨上的旧伤又发作了，疼得沒法忍受。他僵硬地弯着腰，把手伸到背上摩挲着。

他的目光落到了最近一期《苏联新聞电稿》的封面上。他用一只手托住了头，遐想起来。

他的思想离开了討論会的愚蠢发言，馳向世界的远处，紅場。高尔基街。敖得薩。烏拉尔山、阿尔泰山和貝加尔湖。

丹·格朗特从来没有到过苏联。三十年来，通过他能找到的每一本书和杂志，通过跟一些到过苏联的人通宵长谈，他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展。苏维埃生活的许多方面，他都了若指掌。他闭着眼睛都能告诉你德聶伯河上的大水库是怎样修建的，为什么察里津和斯大林格勒在历史上的两次战争中会起这样大的作用，以及政府领导人到大剧院去时坐在什么地方。

今天晚上，他的思想不是在剧院上。在他的幻想中，他看到了克里米亚海滩上炙热的白沙和滚滚的绿色浪涛。要是他能在黑海的阳光下伸一伸自己的可怜的背影，让他们那些医生给他治一两个月那多美呵！

对丹·格朗特来说，这样放纵自己的时刻倒是难得的。他不禁自己嘲笑起自己来。

“变得软弱了？”他含讥带讽地问着房间。“或许我们这儿是个特殊情况？呸！非洲有一千万男女从来没有看见过医生，而我现在倒要求疗养了！我是个特权阶级吗，喂？”

最后他精神勃勃地说了声“够了”，就毅然转向他的“书桌”了。

不过你要是十分顶真的话，那么这个加引号叫作“书桌”的，实际上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可以折叠的木板。这个带着微笑和歉意称作“书房”的，不过是起居室、卧室和厨房三位一体的一个拥挤不堪的小房间。可是丹·格朗特是个不折不扣的学者。这个字眼用在他身上，无需任何保留。

丹·格朗特为了糊口，干了一辈子活儿。他自从过了十二岁的生日后，就没有受过一天正式的教育。但是他没有一天放弃过学习。他从书本、人民和斗争中学习。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

历史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政治科学家，丹·格朗特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学里任教而当之无愧。

这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睡着了，只有楼上那间肃静无声的小房间里，丹·格朗特忐忑不安地、心事重重地放弃了他所排定的“基本学习”，把日丹诺夫新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重新读了一遍。

不久，他就忘记了自己的背疼。他低俯在那本杂志上，僵硬的粗大指头捏着一支红铅笔，仔细地在某些使他振奋的章节下面划了红线，这些章节给了他严肃的信心，同时也使他象年轻人一样感到兴奋。

“他说得对！‘对反动力量估计过高。’那班中产阶级人士可不老是这样吗？加拿大法西斯化！加拿大的大老板们准备根据什么模型来创造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呢？照搬希特勒的僵尸？日本天皇的思想统治？这些政治方式，有点儿过时了！”

他一边往下读，一边用拳头敲着膝盖，有时生气，有时快乐。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可是我今天晚上却没想到！‘对进步力量估计过低。’那些婊子养的孤注一掷，把一切都押在希特勒身上，结果希特勒被清除出这个世界，墨索里尼也被他自己的人民吊死了，红军在一个月內，就一笔勾销了日本军队的一切战果……半个欧洲已在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我们却还那么盲目，看不见威廉·金和哈里·杜鲁门以外的事物！”

丹闭上眼睛，遏制了自己奔放的热情。他在自己的脑子里把在这篇文章里所领悟到的意义拟出一个提要。

丹好象刚尝了一口美味的食物似的，把嘴一撇，大声说道：“世界上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进步力量已经占了上风！”

好，他心里想。妙极了。这一事实必须铭记在心。

不过丹·格朗特是个现实主义者。

警察在不断涌入。撇开謠言不談，毫無疑問，間諜恐怖已被利用來作為直接向整個工人運動進攻的基礎了。

“敵人越臨絕境，丹啣嚙着說，“反噬也越凶狠！”

丹猛可地一驚，從椅上站起身來。

大門上響起了一陣响亮的、連續不斷的敲門聲，透過靜寂的屋子傳來，聽了的確使人感到突兀、吃驚。

* * *

“誰？”

“丹？是我。”

“噯？恩，老天爺……台夫！進來。在下雪了？喏，這風可真冷！”

台夫進了黑暗的門廊，彎下腰去脫掉結着雪塊的套鞋，丹不禁大大地舒了一口氣，連珠炮似地談起深岩冬天的變幻莫測來。上樓時候，他一路喋喋不休。可是等到他走進房間，讓台夫·納爾遜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之後，就立刻看出這是一次不平常的拜訪。

“我有点東西要給你，”台夫用一種不自然的冷靜聲音說。

那卷鈔票放在打開的《國事月刊》上。鈔票一直緊緊地捏在手里，已經皺成一團，這時慢慢地散了開來。在寂靜的房間里，鈔票發出輕微的嘩嘩剝剝的聲音。

丹·格朗特看看錢，看看台夫·納爾遜，又看看錢。

“我明白了，”他說。

台夫露出一個淡淡的、自嘲自弄的微笑，說道：“一百元。是給你的。你一直在募捐錢。我回來以後，你還沒向我捐過一元錢呢，丹！因此這是我捐的錢。”

“干什么用呢？”

“随你决定。给你的报纸。”

丹鎮靜地拿过他的上装，从里面的袋里取出收据簿来。他用指头翻着厚厚的一叠票根，最后翻出一张没用过的空白收据。

他格格笑着，眼睛并不看台夫。“你知道，拿一百元钱，你可以订四份终身阅读的呢。不管怎样，台夫，你应该订一份两年的。那是四元钱。”

在老式的、生了锈的黄铜床架上面的架子上，丹那只古老的闹钟在嘎嗒地响。闹钟主人费了不少时间，才把收据开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剩下九十六元整齐地叠成一堆。

“嗯，”他说，“这些钱干什么用呢？”

只有时钟回答他的话。台夫·纳尔逊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胳膊肘放在膝上，双手抱着头。

“我，”丹说，“我要喝杯茶。”

丹·格朗特说起话来，就象一个女人抚平一只枕头或者用办法使发烧的前额凉下来一样。他一边在污水槽和炉灶边磨蹭着，一边谈着茶，还谈着咖啡。在这个题目上，他大可以象个律师滔滔不绝谈起来。他欢喜茶，讨厌咖啡。

“你可知道，在苏联，医生让小孩子都喝茶？”他问。“可是咖啡！啊。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在美国人把它大规模搞起来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的。咖啡就是美国。他们用它来‘提提神’。使自己清醒清醒。冲淡讨厌的香烟味。可口可乐和咖啡！无怪乎他们生胃溃疡和腰子病的要比世界各国加在一起都多。”

那张“书桌”上出现了两只精致的茶杯和茶托，糖，一盘切成一片片的面包，一罐英国货的桔子酱。随后又出现了一把胖嘟

噹的白茶壺，上面用彩色繪着一座古色古香的英國玫瑰花園。

“你怎么也不應該拒絕英國人的茶點！”丹說，說的時候，聲音里的失望口氣用得恰到好處。

台夫坐直了，開始往他的茶里攪糖。

“試試看。真正的橘子醬。跟‘賽多’那種水一樣的貨色不同，我跟你說！”

這份簡單可口的快餐是沒法拒絕的。台夫把面包吃了一多半。丹又再切些面包，重新把茶壺沖滿，然後坐了下來。

* * *

“原來你到那地方去了！”

“不錯，”台夫說，“伊蘭干得真出色！”

丹的直覺突然放起光來，好像他的腦子里點上了泛光燈似的。啊……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往事在他腦子里奔馳過去。年輕的台夫。從前跟伊蘭的那段風流韻事。他哥哥陣亡的悲劇……

丹·格朗特深深地責備自己對待“流言蜚語”的態度太死板了。他太易于把一切私人事情歸結為流言蜚語了。現在想起來，他在戰前要是能傾聽一下蓓西試圖告訴他的話就好了！而且，當安娜·納爾遜要把伊蘭·納爾遜的行為告訴他的時候，他甚至還把她搶白了一頓。

“她是個好姑娘，”他說，“她的日子可不好過，帶着兩個孩子。不過她並不哼哼唧唧。”

這時候，丹望着台夫·納爾遜，望着他目光冷靜的眼睛，望着他安靜地微笑着的嘴唇，知道他可以把心裏話說出來了。

“呃，台夫，你一直沒把你想要告訴我的話說出來呢，從你回家的时候起。”

台夫并不迴避丹的凝視，也直直地望着他，說道：“是伊兰，丹。我爱上了她。我一直是爱她的。我現在要跟她結婚。”

“而她不答应？”

台夫点点头。

“要是我可以問的話，台夫……她的理由是什么呢？爱情？照她的情况看，沒有爱情她是不肯跟人結婚的，她是个驕傲的女孩子。”

“她爱我。”

“啊。”丹·格朗特把目光移开，露出满面笑容，笑得他那張滿是皺紋、目光銳利、稀稀落落的小胡子的臉都变了样。

“如果是爱情的話，”他說，声音非常輕。“那么可別心急。我覺得你們两个好象都等了很久了。所以让時間来插一手吧，台夫。如果是爱情，让時間干涉一下是沒有害处的。”

台夫·納尔逊冷酷地、几乎是怀恨地說：

“我知道你不会理解的。凡是不在你那宝貴的书本里的东西，你都不会相信！你会以为我是一个瘋子。可是我告訴你，丹，我們这家人是遭了殃的！整个納尔逊家族。从第一个納尔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起，我們就遭了殃。那是种战争的禍殃。要是是一个納尔逊結了婚……他就会在战争中陣亡。要是他不結婚……嗯，請看我的叔叔吉姆吧。你只覺得他有点儿怪。我告訴你，他是遭了殃的。象我一样去跟他住一陣子，你就会发现他是个被遺弃的人，他不再是人类的一員了！我总算熬过了战争。不过那类的事迟早也要在我身上发生。”

丹隔了一两分钟，問道：“她是怎么說的？伊兰。”

“你覺得怎样？在这个鎮上，她要是跟她丈夫的弟弟結了婚，人們将会怎样說呢？說她跟我結婚，是为了找个人来扶养她的

孩子!”

丹·格朗特的脑子深处，好象老有一个頑强的、躲躲閃閃的思想在那里作祟。他尽力想把这个思想抓住。可是又給溜走了。

“你有把握嗎？”他問。“伊兰是不是真的害怕流言？”

“那可没有什么。問題不在于流言。而在于落在我身上的禍殃！”

丹把两手一摊。“嗯，我的孩子，你如果管它叫禍殃，而且你如果指的是那些战争——有史以来所有那些杀死了无数万人民的战争，——那么你是对的。我没有反对的意见。当你父亲被杀的时候，不错，你和你母亲都遭了殃。可是那禍殃是个实际的东西！实际的强权为实际的利潤而进行的战争。而千百万个象你父亲那样的人都成了实际的牺牲品！现在呢，也直接輪到你了。你哥哥死了。又有两个納尔遜成了孤儿。”

他突然住口不說了，沉吟一会儿，然后把他一双骨絡粗大、长滿黑疤的手放在台夫的膝盖上。

“嘿……別生我的气。让我来問你一句話。台夫，你不是对乔治的两个孩子太感情用事吧？你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你自己，对不对？”

台夫抬起头来。他吃惊地看到格朗特老爹两只眼睛都紅了，小胡子激动得翘了起来。

“大卫……你年輕时候，对这問題总是一笑置之。不过你的笑常常比乔治愁眉苦臉地打听你父亲的事还要叫我伤心。我知道你想念的什么。是的，我确实知道！现在，你看见乔治的两个孩子也要象你这样成长起来，是不是心里象刀割一样！”

台夫打了个寒噤。“感情用事？这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說的那個意思，也許你是可憐孩子們，想做他們的父親，就象你過去希望有個人做你的父親一樣。台夫……呃，一個人只要一感情用事，他就不會冷靜思考問題，他就會犯錯誤，只知道可憐別人，不知道去做有理性的事，做最正確的事。”

他摸不透台夫·納爾遜的眼色。

“我的話說得還不夠明白嗎？那麼我就直截了當地說吧，你是在可憐伊蘭。你想起了過去年輕時候你們倆是怎樣彼此相愛，所以現在想跟她結婚。也許孩子們是更重要的原因。你在可憐孩子們。你打算去做他們的父親，也許甚至自己節育，為了……”

啊，他說了些什么啦？他懊悔地看着台夫緊繃着的臉。

“我很抱歉。別生我的氣。”

“他們兩個並不都是喬治的孩子，”台夫小聲兒說。“兩個並不都是。”

“噯？”

丹·格朗特往椅上一靠。現在他的眼睛和嘴上都沒有表情了。他一切都清楚了，心里感到很痛苦，受不了。他瞅了一眼台夫低垂着的頭，覺得自己的腦子不管事了，好象有人在他腦袋上打了一悶棍。好象有一個外科醫生將手伸進他的身體，一把抓住了他跳動着的心，他覺得台夫·納爾遜的話意在揪緊着自己的心。

“邁克爾，”台夫說，“那個大的。是我的兒子。”

他抬起頭來。丹·格朗特的眼里一定有點非難的神色，因為台夫馬上激動地接下去說：“我事先不知道！可以在上帝面前起誓，丹！伊蘭從來沒告訴過我。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是我從海外回來後才知道的。”

“是誰告訴你的？”

“她自己。”

“嗯！可是……怎样告诉你的？我的意思是说……光是这样告诉了你一句？她怎么会告诉你呢？”

“我要求她跟我结婚。”

“什么时候？”

“就在我回来的那天晚上。你错了，丹。我并不是感情用事。我是始终爱着伊兰的。我在她跟乔治结婚后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完全仔细想过了。想到了一切。除了……关于迈克的事。”

他站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书架上，一只手按住臀部，低下头来望着他的朋友。无论是战争或者回来后下矿的那几月，都没有使他变老。尽管他面孔黝黑清瘦，下巴很尖，两道乌黑的眉毛高高地往上翘起，他还可以笑得很漂亮。不过这时候他望着丹的那种样子，却是恶狠狠的带着嘲讽。

“原来我是感情用事？好，假定我带了迈克到丛林里去钓鱼。我们生起一个小篝火。到了恰当的时候，我对他说：‘迈克，老朋友，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你并不知道，可你是个私生子。乔治不是你的父亲。他跟你的妈妈都跟你撒了谎。你瞧，你的真正的父亲遗弃了你的妈。在你出世之前。现在他又回来了，他很想……’”

他弯下腰去拍了拍丹·格朗特的肩膀。“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办法？也许你能从你那些书里给我找出一句引文来吧？”

他立刻闭起眼睛，小声儿说：“我很抱歉，丹。我并不是生你的气。可是你不是象我这样看法。这是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祸殃！落在伊兰、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我们怎么去跟迈克说呢？说实话吗？那么他对乔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乔埃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是个孤儿，而他哥哥不是。”

“孩子們有一種奇妙的理解力。”

“孩子們想的事情要比你知道的多得多！我們如果告訴了他們，就會使他們一輩子遭殃。可是如果我們不告訴他們，這件事就會老在伊蘭和我的心頭作祟，結果就更壞。比帶着犯罪的心靈過活還要壞。”

· 丹不安地動了一下。

“他們說，”他安靜地說，“在日本，千百個嬰兒生下來的时候就帶有可怕的殘疾。那是由於美國人扔下了原子彈的原故。這種事說來真是怕人。還有在歐洲，由於這次戰爭，不是几百個，而是几百万个人都患着肺結核。此外還有几千万個孤兒！你可曾往這方面想過嗎？”

台夫坐了下來，把他的椅子拖到丹的身邊，他們兩人的膝蓋都快碰在一起。

“丹，我愛伊蘭。因此我打定主意要跟她結婚。不過另外還有個理由。我已經打定主意要消滅這個禍殃！我要教導邁克和喬埃，教育他們，訓練他們……讓他們從心底里痛恨這種戰爭！這樣，地球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把他們拖進另一次戰爭！這樣，他們就會明白，他們寧可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北極……也要設法逃避戰爭！”

他那雙深綠色的眼睛里冒出了遏制不住的仇恨。“丹！聽我說！幾年以前，我的叔叔吉姆喝醉了酒，要開槍打喬治。他為了不讓他到海外去送死，準備開槍打死他，吉姆是對的！他要是能用槍把喬治趕到北方去，喬治今天還會活着呢。可是他們攔住了他。”

他緊抿着嘴帶着一種野性的熱切神氣微笑着，小聲兒說：“他們可甯想攔住我！我已經跟我自己起過誓，我怎么也不讓這

两个孩子去参加战争。我不在乎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一辈子反正已经糟得一塌糊涂了。不过这两个孩子可决不能再卷入战争！”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微笑变得温和了。

“我也有一个口号，丹。不允许再有孤儿！”

丹格格地笑着。“很好。我赞成这个口号。不过……你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允许纳尔逊家再有孤儿？还是全世界的任何地方？”

“全世界的任何地方。”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丹问。

他累了。他害怕从椅上起身，自知这时候自己的背已经疼到什么程度了。此外，他精神上也觉得疲惫而沮丧。在他的心里和脑里，都压着铅样沉重的失望感觉。他怪自己空有那么些知识，空有无穷的經驗，却不能替他的年轻朋友解决问题。台夫在生活上和爱情上都栽了大跟头，现在特地来找他，想从他这里得到帮助或安慰，可是他就要悵然而返，甚至没从他那里听得一句同情的話。

丹默默地、狠狠地自責道：“談千百萬人的事当然很好。就两千万人的死亡作一次演讲也很不错。不过当你面临着一个家庭，不要你談死人而談活人……”

在丹·格朗特脑海里最深远的地方，有一个记忆的角落从来不起涟漪。隐藏在那里的东西很久以来就没在他心中起过波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眼前又出现了失去已久的、青春时期的赏心乐事，看见它依旧象五月的早晨那么可爱，那么异香扑鼻，他不禁大为惊奇。

他的记忆是那么生动而真实，不由得使他浑身哆嗦起来。他

大声对台夫說：“我反对一切不幸！不但是孤儿，而是每个有任何痛苦和不幸的人！”

他迅速地從椅上站起身來。這一用力，疼得他臉上一時間都抽搐起來。他的手很大，他的指頭由於半個世紀來一直緊攥着各種各樣工具的柄，現在老是彎着，這時候他把一只大手一揮，氣忿忿地把一綹披在他布滿皺紋的前額上的頭髮掠到腦後。

“也許你不應該來找我。台夫，我痛恨不幸！你來向我乞求憐憫可沒有用！你需要的不是憐憫。你需要的是……”

“是什麼？”

丹·格朗特往上直涌的思潮突然起了波折。他那奔放的感情波動了一下，就象一只海鷗在波濤洶湧的湖面上打着轉——一只海鷗兜着圈冲天直上，在白浪滔天的高空突然停住，然後以驚人的速度筆直俯衝下來，落在巉岩上。

“……是愛！”

台夫吃了一驚，端詳着這個老共產黨員的質樸的、疤痕累累的臉。

“別跟我談你的禍殃！”丹說。“別指望我幫助你研究這類荒謬的東西。我痛恨禍殃。象你所相信的這一切深藏在神秘中的痛苦和不幸……納爾遜家的命運，你個人對戰爭的怨言！我討厭這樣來研究不幸！我討厭悲劇！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我從骨子裡痛恨不幸！任何毀滅人類的肉體和傷人類的心的東西……我都不能寬容。我要消滅這類東西，這是我生活的目的，這是工人階級注定要擔負的任務！消滅產生痛苦的根源！”

他微微一笑，輕鬆愉快、几乎是开玩笑地問道：“我怎麼會變得這樣呢？一個人能光靠着仇恨過活嗎？不成，台夫。我痛恨謊話、忧伤和各種各樣的怨言，因為我熱愛生活！活着的人！這

就是我生活的目的。这就是我自从在倫敦当小馬夫的时候起一直奋斗的目标。自从我被主人惹哭了，鏟了一鏟煤扔在他臉上的那一天起！誰惹人哭，就把糞扔在誰的臉上！人不是为了流泪才活着！是为了欢笑和爱情！是为了各种創造幸福的劳动！”

他攥住台夫的肩膀，把他从椅上拉起来，凶狠狠地說：“去掉你这些定命思想。人类早已摆脱这种听天由命的哲学，闊步前进啦！它是肮脏的过去时代的垃圾！它不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跟它一刀两断吧！至于伊兰和孩子們……”

他們彼此对望了一眼。台夫沮丧地垂下头来。

“我这不是說教，”丹嘟囔着說。“可是台夫，你必须把你的思想从这条阴暗的死胡同里解脱出来。别担心你要用什么法子去擦干他們的眼泪！只要关心他們的幸福，看你能帮点儿什么忙让他們生活下去！”

他轉向那張小书桌，拿起了那卷鈔票。

“我收下你十元錢，算是捐給報紙的。你得把这几剩下的都拿回去。你何必为这件事伤脑筋呢？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明天你下班以后，就到他們家去，領两个孩子到鋪子里去，給他們买些他們要的东西。嘿……他們会記住一辈子的。对孩子來說，沒有一样东西比出乎意料的礼物再珍貴的了！”

下楼梯的时候，为了不惊动睡着的人，丹小声儿吃吃地笑着說：“拿一大部分的錢到首飾鋪去，給伊兰买些什么。居然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来告訴你該怎么办！你要我为你去挑选礼物嗎？吓！你要是在恋爱，这会让你兴奋得心里发顫呢！”

他們在漆黑的門道里握了下手。握的时间很长，很有感情。

“生活会胜利的！”丹·格朗特說。

第十章

有人冒着反射炉里滚滚的、呛人的烟信步走来。一个撇矿渣工人沉重地倚在他撇矿渣用的长杓子上，用指头摸弄着那张团皱了的纸条。

他漠不关心地用大拇指摸着。这个撇矿渣工人已经累了。他已经在怀疑，即使多拿一些年赏，是否值得这样弯腰折背，把脸上的皮都烤掉了。

等到他旁边的伙伴开始撇下一炉矿渣的时候，他就走到一旁，把那張傳单高高地擎了起来。他映着怒吼的反射炉里闪出的熾烈的黄色火光，慢慢地看着傳单。

“嘿！”他看完以后說道，“如果这是真的……”

疲劳似乎随着汗水从他的臂上消失了。不过他撇下一炉矿渣时动作很慢，慢得使工头想发作起来。可是那些撇矿渣工人全都拿到了傳单。事实上，連那个工头也拿到了。他望望四周圍咧嘴笑着的臉——那些石头似的、带着挑战神色的臉，就蹑蹑脚走开了。

在外面的矿水房里，他們也拿到了傳单。

那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个凜冽的十二月早晨，矿水房里的全体工人都精神抖擞，生产热情高涨。他們都在为圣诞节前爭取較大的年赏而奋斗。他們在那里拚命捶打一块块巨大的、球状的、鉄一样坚硬的鑛水，好象他們能否活命，就得看他們能

否在鑛水真正冷却之前把它敲碎送到压碎机上去。他們一边戳着撬棍，一边呻喚着揮动大鉄錘。

这伙人团团圍住了一大堆鑛水，从四面八方同时捶打着。接着，圍成一圈的人們开始散开了。傳单发到了鑛水房，到处有人在念：

“瞧这个！”

別的人扔下了手中的撬棍或者鉄錘。他們一边听着念傳单的高声朗誦，一边咽着唾沫，咳嗽着。圣诞节年賞——有人着眼五十元錢，有人盼望拿到一百元——象魚刺一样梗在他們发干的喉嚨里。

捶打凝成固体的鑛水是一种肮脏、殘酷、心力交瘁的苦役。工人們工作的时候，常常用六七种語言流利地、聰穎地咒罵着。他們讀了傳单，或者听別人讀了傳单以后，并不嘻开嘴笑。他們只是破口大罵，发泄他們突然感到的痛苦的忿怒，象这样的咒罵，你在深岩的街上是决不可能听到的。

傳单还高高地扔到了起重機手的手里。它們順着巨大的、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的轉炉的过道一直傳下去。有人映着奔流的鑛水的銀光讀着，有人在洗鑛厂信号灯的暗淡的、带着臭味的黄色灯光下讀着。在鑄造厂高大的电炉上面，傳单浸透了人身上的汗水，都軟綿綿地皺成一团。在外面刮着大风雪的木料場上，傳单紙在冻得手脚发麻的、大口喘着气的装卸工人手中嘖嘖地响。

“恭賀聖誕！”花梢的紅綠色傳单封面上这样写着。

“謹向美国紐約的契斯特·李·諾勒斯恭賀聖誕。”

沒有一个深岩的鑛工能拒絕接受这样的一張傳单。傳单式样完全摹仿聖誕卡。“在深岩的您的全体雇員，謹向您奉献我

們的佳節賀詞，以幫助您歡度一個快樂的假日。”

是哪個傻瓜要向那個美國大老板，那個波拉德的頂頭上司，那個董事長祝賀？

“在一年內，”那張聖誕卡式的傳單接下去寫道，“諾勒斯先生，我們這兒加拿大的每一個工人又能把壹仟貳佰元的新利潤送進您的口袋裏。不錯，比我們去年給您的要多出\$1,200！因此，在一萬八千個深岩工人當中，您從每個人身上取得了叁仟元以上的利潤……從我們每個人身上取得那麼多！”

“恭賀聖誕，諾勒斯先生！這是我們的聖誕禮物：又是一筆兩仟壹佰肆拾貳萬陸仟叁佰零柒元玖角貳分的額外利潤。”

當然傳單裏面的內容要比這豐富得多。它根據公司和政府公布的數字，揭露出加拿大國內物價的飛漲，怎樣給那些大企業帶來了空前增漲的利潤。

有些工人細細地看完了這些事實。有許多工人沒有仔細看完。也有若干領會不到這傳單的深意。這是真正的加拿大“風格”，一種嘻笑怒罵的遊戲文章。

“不要把這張聖誕卡扔掉！看看那背面。瞧見沒有？上面已經寫好諾勒斯先生的地址了。因此只消把它一折，貼上一張郵票，扔進郵筒，它就馬上會把你的賀詞送到諾勒斯先生的書桌上！也許你從來沒有寄過聖誕卡給他。呃，心里不要難過。今年補起來吧。如果你想添一兩句自己的話，我們也已給你留下空白地方了！”

早班工人都拿到了傳單。吃午飯的時候，到處都出現了郵票。廠房附近平時很少有人使用的郵筒，不多久后就塞得滿滿了。

台夫关住了清岩机，谛听了会儿，抬起头来。

在他上面梯段里的是个新的凿岩工，名字叫作阿尔泰儂，是个芬兰籍的小伙子。这个芬兰人的凿岩机在几分钟前就停住了。

台夫凭着他帽上的矿灯里照出来的一小圈光，往上凝视着。“嗨，怎么啦？”

从上面传来了瓮声瓮气的、声音空泛的回答。“拿到了两张。给你一张。接住！”

顺着光柱飞下来一小片纸头。台夫看见印在上面的红红绿绿的颜色，在冒着蒸汽的黑色梯段里快活地闪闪发亮。

传单最后一一直飞到第四十二坑道，勃莱尔矿井最底下的梯段。

阿尔泰儂乌黑的脸閃耀着汗珠和镍屑的光芒，嘻开了嘴往下笑着。台夫也仰起了脸对他笑着。

“这玩意儿很有意思，是不是？你看了最后一段没有？我打算把它寄走，去他妈的！”

“好的，”阿尔泰儂说，“我的也打算寄走。”

台夫点点头。他戴上了那双粘糊糊的帆布手套，打开清岩机的汽门。阿尔泰儂也开动了凿岩机。一下子工夫，这个四壁是镍矿石的亮晶晶的正方形黑色监狱里，又轰隆隆地响起了压缩空气发动机的震耳欲聋的喧声。上面，凿岩机疯狂地往岩石里面咬。底下，清岩机的钢爪发疯也似的向碎矿石乱抓。

可是这两个人，那天早晨，也跟深岩矿井里其他千百个弟兄一样，头脑被喧闹声震得发昏，皮肤受着尘垢、镍屑和疲劳的刺激，心里却好象觉得听到机器的钢喉里发出的表示回答的笑声。

“恭贺圣诞，诺勒斯先生！”

勃莱尔所有的工场内，那些工段长都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

罵。不管他們往哪儿轉，都有傳單咧着嘴在向他們笑。飄動在礦石列車上。卡住在導管安裝工的扳頭里。搭在扳開工人工作服的背心上。用圖釘釘在木料堆上。

* * *

中午時候，在“飯廳”里，丹尼斯·蘭琪文被人拍了十幾次背。沒有一個礦工對他說“恭喜！”然而從他們的舉止看來，好像丹尼斯又一次當了父親，好像他在那天早晨又生了一個兒子。

礦工們認為那張傳單是他創作的。事實上蘭琪文只是法文版的作者。他把這篇十分口語化的文字翻成法文。而且還把它改寫了。

過不多久，就有一個內容豐富、用意微妙的笑話在這個礦工們吃飯的大洞穴里傳開了。所有的法蘭西-加拿大人都站在蘭琪文的“一邊”，跟英國籍的和其他歐洲籍的礦工溫和地開着玩笑。

尼克·安托希金有點兒生氣了。

“為什麼法文版要有所不同？”他問。為了吃午飯，他那紅艷艷的臉上，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擦乾淨了，顯出了一副怪誕的容貌，好像他在一顆黑腦袋上罩了一個橢圓形的灰溜溜的面具。

一個小個子的法蘭西-加拿大裝貨工人，看上去並不比一個小學生大了多少，樂悠悠地笑着說“啊哈，尼基！你不知道我們有所不同嗎？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在言語上，我的朋友！而是在這兒！”說着，他怪里怪氣地把一隻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

“我們的傳單上還需要多加一些火藥！”另一個表示同意說，一邊向蘭琪文霎霎眼。

事實的確是這樣。這傳單寫得很俏皮，措詞也非常尖刻，然而卻十分保守。經過丹尼斯·蘭琪文改寫的法文版，口氣就很

激昂。

“您……”傳單上這樣對諾勒斯說。“你，托辣斯種^①！”

丹尼斯沒有用“壟斷資本家”這個字眼，因為它在英文里聽上去很不順耳。可是“托辣斯種”這字對法蘭西-加拿大人來說，卻代表整整好幾代艱苦的政治鬥爭。它不是一個字眼，而是一個諱名。蘭琪文翻譯的整張傳單是一個法蘭西-加拿大工人對諾勒斯的咒罵，罵這個非加拿大人，罵這個不能稱為人的、一切托辣斯種、一切外國的剝削者的化身，他們好幾百年來一直騎在法蘭西-加拿大人民的背上。

丹尼斯·蘭琪文並不光是建議讀傳單的人把這張“聖誕卡”寄給諾勒斯。他的傳單還說……

“諾勒斯先生，這張聖誕卡本是我的朋友莫里斯·勒杜克想寄給您的。不幸的是，他為了給您多創造利潤，工作得太快些了……他在上星期三失足掉進了一個溜道！傻瓜蛋！害得溜道停工了兩個小時！也許在您的鍊上還沾上些鮮血吧，諾勒斯先生？千萬個對不住！為了我死去的朋友莫里斯，我向您奉獻這篇賀詞……”

不時有礦工轉過身去，差不多是顯而易見地在划十字。把一個象勒杜克這樣的好基督徒跟諾勒斯這樣的美國人相提并論，這樣做是否完全妥當？對勒杜克的九個孩子來說，反正不會有什麼害處！

礦工們匆匆地大口嚼着夾肉麵包，談話就此中斷了。

*

*

*

① 托辣斯種(trustard):作者新創的字,是托辣斯(trust)和雜種(bastard)兩字的混合。

誰也不知道台夫·納尔逊犯了什麼病。大家在說笑的時候，他却一直坐在一旁，看樣子还挺快樂。可是後來對傳單的中心內容發生了爭論，他就走到那群人旁邊，皺起了眉頭諦聽着。

“我們當然不拿鎊當飯吃，”奧萊斯卡·肖契克在說。“可是他們一抬高鎊的價錢，其它的東西也就跟着漲價了。現在差不多什麼東西都少不了鎊。他們是怎麼辦的呢？每小時多給我們五分錢工資……然後抬高鎊的價錢，這樣就可以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多撈回每小時兩毛錢的利潤！”

“出錢的不是我們，”有人說。

“要是有什麼大老板肯出高價錢，那可不干我的屁事！”

“好吧！”奧里嘆道。“買鎊的大老板是誰呢？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用來造火車頭，造貨車。成本增加了。他們就提高運輸費。兩個月前煤公司可不是這樣告訴我們嗎，噯？”

他得意揚揚地往房間四周掃了一眼。“他們說運輸費增加了，所以不得不提高煤價！現在我們付出去的煤賬比過去多了……原因是鎊的價錢提高了！他們却從來不提一提制動手和列車服務員的工作效率已經比戰前提高了一倍……他們的工資呢，一個子兒也沒加！”

堂·莫里斯擠到了肖契克身邊，僵僵着背站在那裡。他沒洗過臉，只有他的眼睛和嘴乾淨得發青白色，他那雙深陷下去的眼睛象一團火。

“奧里，”他說。他用爪子似的長指頭輕輕敲着傳單。“這是真的嗎？公司去年一年是不是從我身上賺了三千多元錢？”

“那是指從每個工人身上賺到的平均利潤。他們從你身上賺到的一定還要多。堂，你整年都拿大量的獎金呢。”

就在這時候，台夫·納尔逊插進嘴來。他的聲音大得驚人，

几乎是在大声叫嚷。矿工们出乎意料，都吓了一跳。

“他们在要你的命呢！”台夫说着，粗暴地摇着堂·莫里斯的两臂。“嘿，你现在已经半死不活了！他们就是靠杀人赚大钱的！”

他朝着房间四下挥舞着拳头，那姿势好象是在拿刀乱砍乱杀。

“你要知道他们是怎样杀人的吗？他们把我们送到这儿地下。我们为它们挖掘矿藏。他们拿了去，运到他们的混账该死的国家里。他们把它铸成镍钢。一块块的钢板。他们用那种钢板制成坦克，再把坦克卖给我们，获利万倍！”

房间里连出大气的声音都没有。在这片不自然的肃静中，大家都看见台夫的肩膀在哆嗦着。他的声音提高了，大声叫喊着：

“于是他们把我们带走，放到他们那些该死的坦克里，再用船把我们运到海外，让枪炮把我们送进地狱！”

他象个野人似的转向丹尼斯·兰琪文。

“物价！你们狂吠着物价干什么？他们是靠别人的鲜血发财的！我的哥哥就是这样死的……他的五脏六腑都炸碎在一辆美国佬的坦克里！他们贩卖的不是镍，他们贩卖的是人的内脏！加拿大青年的内脏！”

他从一条长凳上抓起自己的安全帽，恶狠狠地往自己的脑门上套。

“我哥哥就是这样死的。他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还有他的祖父也是如此。都是为寰球合金公司和那个婊子养的美国佬，契斯特·李·诺勒斯！”

说完这话，台夫就向墙边走去，怒容满面，一声不响。

阿尔泰僵圆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严肃地环视了一下矿工

們，用他芬兰人簡略的說話方式支持他的工友。他談起了自己在一張紐約的報紙上看到諾勒斯所作的一次演講。

“他在告訴丘吉尔應該怎麼辦。他拿我們的鎳作為論據。大吹其牛。‘要是我們的武器里沒有鎳，’他說，‘那將會怎麼樣呢？將會一古腦兒垮台！每一門炮，每一輛坦克，每一隻兵艦，每一架飛機。一切用來打仗的東西都是鎳造出來的。’”

四十二坑道里的礦工們中止了討論，踏上了回掌子去的漫長歸途，每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那天下午，許多只眼睛都若有所思地盯着閃閃發亮的礦石出神。

“恭賀聖誕！”

第十一章

为了打听这个小小的、秘密的、那么天真的消息，她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机！

伊兰一直在苦苦思索，好象她所追求的是一种围在铁丝网里或者围在一圈刺刀里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她要打听的是，台夫·纳尔逊会不会和什么时候会换成晚班（晚班在勃莱尔是从子夜到清晨八时）。

因为他们要是在工作后的早晨相见，迎着北国冬天的晨曦，在十二月的阳光下散步几个小时，循着两边堆着积雪的小路漫游全镇……他们要是在早晨见面的话，就不怕被任何人看见，在冬天的光天化日之下是造不起什么谣来的。

而且还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情况就是这样。星期一，十二月十六日，他会在八点稍过一点从井架里出来。他会怎样来迎接户外的空气呢？奔着出来，还是落在后面跟大伙儿谈谈天？还是微笑着吹着一支古老的曲子？或者皱着眉头沉思默想？

差不多一个星期来，伊兰一直犹疑不决，琢磨得脑与心都发胀了。虽然她从来没有自己蒙骗过自己，事实上却是在拿起电话机跟他讲话后，她的主意才算打定，不再象一只随波逐流的独木舟那样、毫无办法地在漩渦上打转了。跟他谈完话后，她就把自己的决心当作木桨，一把攥住，直向急流划去。

离星期一越近，她就越为自己的决心感到吃惊。她的确还留下一件事到星期日下午才解决。但是，到了跟曼尼夫太太谈这件事的时候，她的声音却异常镇静，一点也不迟疑发抖。这以后，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星期天她也工作得很晚。那天晚上，有个法国孩子在餐館里奏吉他，伊兰的耳朵只从他的歌里听到了而且牢牢记住了一个对句……

哦，我年轻，我听到了这支热狂的乐曲，
哦，我年轻而漂亮！

在那不眠之夜，歌声一直在她脑子里迴荡。天没亮，她就起床，穿了一条她多年未穿的浅蓝色滑雪短裤，上身是一件奶油色的羊毛短大衣，镶有深红色的边，腰际还紧紧束着一条蓝色的长带。她还向年轻的迈克尔借了一顶花梢的蓝色无边帽，后面跳动着一根红色的流苏。当她领了两个孩子往安娜·纳尔逊家急急走去的时候，她从迈克那么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的样子，就知道那支热狂的乐曲准在她眼里流露出来了，知道即使在冬天的熹微晨光里，她也再一次变成伊兰·麦克斯威尔了，年轻而漂亮。

这是个十全十美的早晨。

怎么不是呢？只有南国的诗人才没结没完地歌咏温暖的明月在柔和的夜晚叹息。在十二月的深岩，你可以看见一轮明月象一颗蓝宝石那样高悬在头上，尽管红日高升，放射出天上所有的奇光异彩，那轮明月还要在那里勾留很久。这样，西边天鹅绒似的灰色天空上挂着月亮，东方地平线上崇山峻岭般的白云间照着朝阳，面临着这样的景色，你可以把隆冬时节的大自然好好

觀察一番。熱帶的詩人，春天的詩人，都太腴腆了，太女人气了，他們沒法創作歌咏加拿大冬夜和冬日的愛情樂曲。

這些都是狂熱的樂曲。是所有歌頌冬天黎明的樂曲中最最狂熱的。

它們在伊蘭的心頭翱翔。她用不着照鏡子。她那双藍色的眼睛里就有明月的清輝。而在她眼內深處，還閃耀着朝陽的光芒。

* * *

他們在榆樹街盡頭通入阿提巴加路的地方相遇。西半邊的天空依舊綴滿繁星。阿提巴加路筆直地通向北方，路的两旁靠近市鎮的地方沒有樹木，十二月的太陽低垂在空中，照在白雪蓋頂的籬笆上，映出紫金色的影子穿過馬路，直落在一望無際的雪堆上。

陽光已經在平房前廳的窗子上閃耀，可是在後面的廚房窗子里，黃色的火光依舊很明亮。

氣溫是零下五度。沒有一點風。蒸汽似的白煙從百來家住屋里冒出來，滾滾騰升。遠遠地往北望去，可以根據一組馬噴出的陣陣波濤似的寒氣量出它們的步伐。

也許這是另外一組馬，另外一輛堆着木材的雪車，跟八年前在阿提巴加路上經過伊蘭和台夫身旁的有所不同。然而却是同樣一個早晨！

他迈着同樣有彈性的大步子走上山坡。他那件黃皮大衣的兜帽上鑲了一條青白色霜花結成的邊。最後的五十碼路，他是朝她奔過去的。

什麼也沒有變。整個世界在低垂的斜陽下盛开着雪的花朵。遠處有六七輛機車用它們的汽笛尖聲奏着震人心弦的細樂。山

替后面，从机車里冒出来的一根根烟柱和朝阳的虹彩相映成趣。

台夫和伊兰默默地互挽着臂，就象在过去的某一个早晨那样，他們現在看来，那个早晨就好象是昨天一般。

有人說，住在热带海边的人老得很慢。然而在北方，你怎么看得出一个人的年紀呢？在凜冽的早晨行走，誰都是紅光滿面。凜冽的程度越甚，生命之火也燒得越旺。年輕人和年老人都用同样挑战的、快活的笑声拿寒冷作談笑的資料。

卡車司机開車經過伊兰和台夫身边，咧嘴向他們笑着，心中想起了自己过去象这样臂挽着臂在十二月里上学的时候是多么快乐。

台夫和伊兰談完他們的約会以后，他就說：“你知道，我一点也不覺得惊奇。就好象我本来正在等着你打电話給我似的。从某个意义來說，我的确在等待什么。我正在动脑筋想办法。后来你就打电話給我了。”

她一次也沒这样問过自己：“他现在对这件事覺得怎样呢？”

每走一步，他的右臂就好象把她举高了些。他每向瑰丽的云彩瞅了一眼，就回过头来盯着她眼睛看。

“我才不管呢！”她对他說。“不管他們嘴里說什么，心里想什么。我已經学会站在我自己的两只脚上了！”

一个极淡的悔恨的阴影掠过他得意揚揚的臉。

“我等待着，”他說。“我本想采取什么行动，可是为了某种緣故，我老是延宕着。”

他甚至能在这样的时刻为自己作証。

“瞧結果发生了什么事！”他說着，乐不可支地对她微笑着。

“真是妙不可言！”

黎明的寒风輕輕地、怜悯地在鋪着积雪的田野上叹息着，让

他們独自在路上走，知道他們是听不見它的声音的。十二月的太阳見了嗚嗚咽咽的风十分生气，就越升越高，越照越亮，直到后来，它猛可地从一个山岭上探出头来，把阳光傾泻入一条白雪皚皚的青白色山谷，于是在这对心曠神怡的情侶眼前，一座凤仙花丛林突然轉变成一堵活跃的、閃閃发亮的綠色大墙了。

* * *

中午时候，他們由于走了长路，四肢已經痠疼，就乘了一辆郊外的公共汽車回城了。台夫就午飯問題安安靜靜地跟伊兰爭論了一陣。他要帶她到路边一家小飯店里去，就是他遇到馬尔考姆·魯帕特的那家。他听見伊兰斬釘截鉄地拒絕他，很是惶惑不安。

她已經答应曼尼夫太太了，就是这么回事。不能到其他地方去。

“不成，台夫！”她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小声儿說，那辆公共汽車搖搖晃晃的，在那条轍痕累累的結了冰的路上顛簸呻喚着。

他望着她紧閉着的眼睛，上面的阴影那么深、那么黑，使他不由得动了同情之心。然而她的微笑在他心底里喚起了完全另一种感情。她伸直了四肢躺在座位上，他呢，就弯过身去紧紧地靠着她。他的鼻子里聞到了冰冻的羊毛融化在肉体的暖气中散发出的誘人的香气，里面还夹杂着香豌豆的清香——这是种她难得洒在发上的香水，很久以来始終在台夫的記憶中流連。

伊兰象一个年輕的女孩子一样，由于自己对情人开了个成熟的、象妇人似的玩笑而高兴非凡，她从眼皮底下偷看着他那惶惑不安的微笑。

他猜都不猜，这个天真无邪的家伙！

接着她清醒地想：“也許，他要是猜測了的話，那么可能一

一切都完了，我就要跟着他到飯柜上去而不是到曼尼夫的家里去了。”

他們下了公共汽車。在曼尼夫居住的那條井然有序的中產階級街上，正午的陽光照得萬物都像碎鏡子一樣晶瑩明亮。

“你餓了嗎？”伊蘭問。

“都餓壞啦！”

她笑了。他們走進公寓大廈的門時，她喉嚨里還在笑得格格作響。

“怎么回事啊？”

曼尼夫住的公寓是在那條充滿陽光的、暖和的過道的半中間。台夫輕輕把手一抬，在門鈴上按了一下。他們聽見鈴聲輕微地在裡面鳴響。

“哦，台夫。台夫！”

她從自己的滑雪褲袋裡掏出一隻小小的裝零錢用的皮夾。她啪的一下把皮夾打開了，從裡面拿出來一把門上的銅鑰匙，遞給了台夫。

他依舊沒有猜測。

因此她敏捷地開了門，拖著他進了房間。

“台夫。裡面並沒有什麼午飯。你要是餓得厲害，我可以做些什麼給你吃。不過曼尼夫太太不在這兒。她今天一天都不在家。”

現在他明白了。這件事都搞得他眼花繚亂、不知所措。他只是站在那裡，用一種孤獨的、飢餓的目光瞅著她，看她解下腰帶，脫掉短大衣，把它們扔在一旁。她不住地低聲跟他講著話。一些簡單的、孩子氣的話。她找到了他皮大衣的拉鏈，把它拉開了。然後她把自己的臉緊貼在他的熱呼呼、濕漉漉的法蘭絨衬

衫上。

他把她抱了起来。她从他的肩上望过去，看见放在壁炉架上的一只时钟。这是只多么华贵的钟，漆得多么亮，保管得多么好，样子多么大方美观！它那和气的、微笑着的脸有点忸怩不安。她很想抚摸这钟一下。钟上的时间过正午还不到一个小时，那两根沉着的、靠得住的指针正答应他们可以单独待在一起差不多五个小时。

他小声跟她耳语着。时钟不见了。寝室里洋溢着明亮的日光，不论是窗帘或者帘子都遮擋不住。台夫还为这件事孩子气地笑着。

“没关系！”

* * *

“你可知道我回家的那天晚上，为什么要径直上你那儿来？”

“是的，我知道。”

“我心里越是琢磨起这件事，就越觉得你也准是这样，我知道你心中的感觉同我一样。你跟我。”

他们手牵着手，声音对着声音，象做梦似的一起返回到过去年轻时候的恋爱生活。

不可避免地，现实的世界也会闯进他们的谈话里来。然而它不是坐到桌上的第三个人。不，在这样的时刻，现实应当是个侍者，小心谨慎地鞠着躬，在房间里进进出出，让那张支票留在台布上。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星期六不成，”伊兰慢腾腾地说。“星期六那天，我总是跟迈克和乔埃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我让他们睡得很晚。讲些故事，还有……”

这位非正式的父亲点了点头。去参加他们星期六的夜晚，他将会是一个陌生人。他不能讲他们的语言。

星期天晚上？他还要做十天晚班呢。白天？她要工作。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接受过这类东西。战胜时间，避免闲话，对他们说来是种复杂的、迷人的计策。可是现在，虽然两个人都没说出来，他们心里却知道靠借用别人的钥匙来享受生活确实是不大可能了。

“星期六早晨，”他坚决地说，“我要带孩子去买冰鞋给他们。我们买了冰鞋就直接到冰场去，我要给他们上第一课！”

他说这话的时候，她正看着迈克尔父亲的脸——她心上人的另一面。

“台夫！”她向他弯过腰去，热烈地紧握着他的手。“台夫！你星期六晚上来好了。早晨你已经跟他们一起滑过冰……孩子跟大人不同，你用不着事先给他们做许多准备工作……”

她觉得她的话没说完，他就往后一缩。

“……在星期六晚上，你把什么都告诉他们吧。”

他摇了摇头。“为时过早了。”

他们听见客厅里的钟响了。他们急急地收拾干净厨房，穿上外衣，就离开了屋子，台夫还在公寓的门口等了一会儿，伊兰先出去看看大厦里有没有人。

十二月的夜幕突然攏来了。外面，铺着白雪的人行道在黄色的街灯下闪着光。一阵细得几乎看不出的雪花从漆黑的天空往下洒，化成小小的、可怖的旋风从冻冰的路上卷过。

他们分手以后，她很想向他叫喊：“台夫，时间不算过早！”可是他已经走得太远，听不见她的声音了。她要趁的公共汽车也已蹒跚着向车站驶来了。

接着她一下子心蕩神馳地想起了他們今天下午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朝着公共汽車把头往上一抬，故意走开去站在角落里，望着隔了一条街在等車的台夫。他已經把皮大衣的兜帽拉上了。显然他覺得冷了。他捏紧了拳头敲着。他微微跳起舞来。其他那些排队等車的人只是踩着脚。可是台夫·納尔逊却跳着一种叫不出名堂的小小的快步舞。

伊兰抬起头来，細細的雪花落在她毫不腴腆地張着的唇上，她的嘴輕輕跟他說着話，她的心快乐得直跳。

第十二章

他匆匆地吃完了那頓香腸、面包和茶的簡單晚飯。并不是他有很多工作要做，布置今天晚上这样的會場要不了多少准备工作。如果是一个宴会，义卖会，卖书会，跳舞会，音乐会……如果布置这类的會場，他就得整天工作，会后还得整整打扫一晚上。今天晚上他只要安排一下椅子，一两張桌子，留意着一切东西就成了。

他的名字叫作彼特。老彼特。誰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年紀。他所有的亲属都一个个故世了。他动作迟緩，但是依然很硬朗，而且为人絕對可靠。在过去那些不景气的年月里，乌克兰會館还只是个“庙堂”的时候，他已經負責看管它了。后来漂亮的新會館落成，老彼特又去接管了，因为房产管理委員會已郑重地重新把他雇用下来。

今天晚上他急煎煎地从他那个小小的地下室走上来，把小禮堂上的鎖开了。不是那个有戏台的大禮堂。老彼特心里惋惜得都有点发痛，因为办公室的日程簿上只規定用小禮堂，价錢是十元。

會館的禮堂是难得租給共產黨員的。遇到租給共產黨員的时候，彼特就会向少数几个了解他的老朋友說：“呃，星期三那天，是‘未来’在我們那儿开会！”

彼特来自一个望得見喀尔巴阡山脉的小城。他儿童时代的

少数记忆之一，就是他当教员的父亲阅读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著作。他的大哥曾经在赫星法斯①面对面地跟列宁讲过一次话，自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以后，再也没人看见过他，在1905年以后的恐怖高潮年代，他们那个死得已经只剩几个人的家庭逃到了加拿大。彼特一个人挣钱，扶养四个女人和一个生病的兄弟。彼特在深岩的镍矿里待了十九年，结果只是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念。

这就是彼特关于未来的基本概念。然而，当他在“未来”两字上加有引号的时候，他指的就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党。他怀着、一个有阶级觉悟的、非党工人对党的高度尊敬，同时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很严肃地说……在这儿深岩，有几个“未来”的人是那么年轻、那么缺乏经验和那么没有文化！

彼特不喜欢感情用事。他为“未来”布置会场虽然感到十分骄傲，却仍不由得心里想：“可是，他们实在不应该在这儿召开党员大会！他们应该到市中心去。在市府大礼堂里。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地方！”

他让通门廊的门敞开着。会场里很暖和。他很早就往炉子里添了煤，比开别的会要早添几个小时。因此他现在可以打开一两扇窗子给会场透透空气了。

他紧闭着嘴唇，开始往折椅堆上取椅子。他已经咬着牙打定了一个主意。

“比上次少放几把椅子。不高兴看见椅子空着。可是今天晚上来开会的人大概不会多。”

老彼特对加拿大的政治事件有较全面的看法。他摆了不到

① 赫星法斯(Helsingfors):即赫尔辛基,芬兰首都。

一百把椅子，把每个座位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然后就走到門旁他自己的椅子边，坐下休息一会儿。

“这是个很不错的地方！瞧这地板……橡木的，不折不扣的橡木！还有那粉墙，你别想在上面找到一条裂缝！嘿，在英国，谁也不会把会场租给他们，他们往往只好在地窖里和农舍里开会，眼看着雨水从茅屋顶上漏下来。今天晚上来的人不会多，我们又到了艰苦的时期了。不过这样的时期会过去的！起作用的不是数量是质量！”

* * *

“谢谢你，”皮尔·伽维儂說。

他头一个到，看见那张推销文学作品的大桌子已经靠門放好，就向老彼特道謝。伽维儂是个說一是一、有条不紊、沉默寡言的芬兰人，天生一双蓝得出奇的眼睛和一副迷惑人的外表，使他看上去好象老是在生气似的。

他是深岩所有矿井里最熟练的填坑工之一。他这份工作成了大家拿他开心的笑料，每逢有人把他介绍给陌生人的时候，总要重复一遍那个笑话：

“伽维儂白天里填空梯段，晚上就填空头脑。文学指导人。你要什么向我订购好了。一切报刊订阅都是现款。小册子也是现款。买两元钱以上的书，一半现款，另一半在一个月內付清。”

今天晚上，他刚把书报摆好，老彼特就問他了。

“题目？‘工资和物价。’杜·莫尔讲话。这次会名义上是讨论会，其实是批评！”

彼特把水壶送到主席桌上的时候，杜·莫尔和丹·格朗特已经在安排议程了。彼特忍不住偷听一下。

“我警告你，”莫尔說，“我要是这样說了，特别是在我演讲快

完的时候这样說了，討論会就可能不容易掌握。”

“你錯了！”丹說。“我們需要批評。你不害怕吧？”

老彼特看得出莫尔被这句含意深刻的責难的話刺痛了心。他那張感覺灵敏、嘴唇很厚的嘴抽搐了一下，他激动地用一只手撫一撫他那厚厚的棕色头发。

接着，他显然在跟某种內在的缺点作斗争，只見他孩子气地、真挚地微笑起来。

“你太尖銳了，丹，”他說。“我倒不在乎。可是对那些比較年輕的同志，就不太好了。”

老彼特走开了，暗自好笑。还說“比較年輕的同志”呢！党在深岩的工人組織干部，沒有比杜·莫尔更年輕的了。

会场里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彼特看見“黑板蓓西”繃着臉向他走来。

“怎么啦？”她暴躁地問。“你沒有椅子了？”

“我沒看見有什么人站着呢！”彼特也繃着臉回答說。他嘴里唧唧噥噥地抱怨着，心中其实得意非凡，就走过去在折椅堆上取下更多的椅子，从油漆得发亮的地板上滑过去。

蓓西向他霎霎眼。她懂得他的用意了！随着到会人数的增多而增加椅子是很好的心理学。甚至不等开会就使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成功的气氛。

“出席率很高，是不是？”兰琪文小声儿对她說。

“天气不太冷，很好的夜晚，”蓓西說，好象只有天气不好才会使人們不去参加一个普通的集会。

老彼特向他們走来。他并不回过头去，就問道。“那是誰？坐在末座的，靠着那張放书的桌子。”

“没什么，”兰琪文說。“是我領他来的。台夫·納尔逊。我

在跟他談話呢。”

老彼特怒不可遏地咳嗽着。“阿——嘿！那个納尔逊家的孩子！我記得他！他过去跟奥里·肖契克一起老在旧庙里跟姑娘們胡鬧。現在他到这儿来干嗎，兰琪文同志？也許是他妻子把他轰出来了吧？”

丹尼斯和蓓西看見老彼特生这么大的气，不禁衷心大笑。

丹·格朗特敲着桌子。

“同志們！同志們，請靜一下！”

* * *

台夫·納尔逊独自寻思着，感情很混乱。“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常常往这样的会场里边張望，拿里面的人开心。一些老头儿在爭論！現在也許我自己的胡子也快发白了，嗯？”

他对这次討論会很感兴趣。尽管他在法国和英国也参加过一些政治集会，他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这种象文火烧身似的兴奋，这种猜测下一个演讲人将会說些什么話，真叫人又緊張又好奇。

“這張傳单表示出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問題一点也不感兴趣！”

这个忿怒的、說話很有份量的演讲人，已过中年，衣服穿得很挺括，他伸出一个食指朝着主席桌点点戳戳，有力地發揮着他的論点。

“我們为什么要避而不談這個問題？我們要是不面对這個問題，后果不堪設想！人民群众現在所关心的是原子彈！你光提出物价問題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他剛一坐下，台夫的前后左右就紛紛举起手来。有人喊“对，完全对！”但立刻也有人忿怒地嚷着回答“不，不……他說得不

对！”

丹·格朗特严峻地要大家守秩序。这以后，秩序恢复了。肃静了片刻。主席宣布下一个讲话的人是达丽亚·安托希金。

尼克的妻子，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祖父母是俄国人，她自己则算是第二代的加拿大人。达丽亚生于加拿大劳工运动之中，从很小的时候起，不管什么社会活动，只要能有她的份儿，她就奋不顾身地参加。达丽亚·安托希金的鼻子有点往上翘，但这反而给她美丽的脸庞平添了一副机灵相，她也有一种快乐活泼的天性，似乎在任何场合里都能喜气洋溢，而她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是全力以赴，她的精力好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还是个无可挑剔的家庭主妇。会馆里要是举办什么宴会、婚礼、跳舞会，总是由她主持。此外，她还是妇女合唱队里的独唱歌手。开完音乐会以后，她在跳舞会里还能跳得男子们两脚发软。

“完全不同意！”达丽亚说着，将手一挥，把在她前面演讲的那个人赶了下去。

她问整个会场：“传单谈论物价有什么不对？怎么，根据传单上所說，矿工们应该争取更高的工资，他们的妻子应该争取更低的物价……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堂！”

她说得每个人都笑了。

但是达丽亚不是个机会主义者。她说完话后，就挺直了身子，面对面盯住了主席说：

“我对这问题理解得还不够清楚！别把我刚才所說的话当作是答案。我要求听到答案。这也是我们大家的要求！”

台夫·纳尔逊发现自己也跟着大家一起鼓起掌来。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停止鼓掌，把两手插到裤袋里。

他干嘛来呢？他郁郁不乐的、有种孤独的感觉、悲哀地琢磨

着他和伊兰离別后所感到的痛苦，因此下面一个发言的人讲些什么，他并没有仔細听。只是在丹尼斯·兰琪文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微微一怔，警覺起来。

“同志們！”

丹尼斯坐在前排上，这时就轉过身来，面向着会场。他已經把上衣脫掉了，衬衫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上面，露出了两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滿是肌肉的胳膊。他交叉着两臂站在那里，嘴里老叨着的那只熄了的烟头这一次总算丟掉了。

“我們的傳单是正确的。这是我的意見。任何不同的意見……尽管提出来吧！可是現在，我要談些別的东西。我們的傳单，它象一道明亮的光綫那样照入梯段！这道光照出了許多东西。它揭示出矿工們心中的感觉。不管他們怎么說，不管报纸上怎么告訴他們，矿工們都知道我們是贊成他們的！”

丹尼斯·兰琪文的有力的演說并不象皮尔·伽維儂的演說那样打动台夫的心坎。

“我們可能犯的最大的錯誤，”他警告說，“是向平民合作联盟宣战。別把平民合作联盟的矿工跟梅叟和夏弗萊相提并論！平民合作联盟的广大成員决不会拥护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工人階級的綱領。他們关心的是现实問題……工資，食物，安全，健康保險，住屋。不錯，还有物价！談物价的这份傳单是正确的！夏弗萊和他的那幫人确实在恶毒地攻击我們的傳单。但是看起傳单来最津津有味的，却正是这些平民合作联盟的矿工！他們在这次物价斗争中会加入我們的行列的！”

发言的要求象潮水一样汹涌而至。每个发言的人都作了規定的五分钟的发言。发过言的人越多，举手要求发言的人也越多。

到后来，丹·格朗特站起来了。

他一开口就要大家静下来。“今天晚上我们这儿有客人呢。”

台夫·纳尔逊望了主席一眼，发现这句话是针对他说的。丹·格朗特的笑容微微走了样，不仅显出失望，甚至还带着嘲弄的意味。

“我跟许许多多矿工谈过，”台夫说。

他已经站了起来。他的脸上热辣辣的，他的胸中在发烧，至于烧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一只体温表能量出来。

有人大声喊，“请你说得响一点！”

他干咳了几声。

“我跟许许多多矿工谈过。他们心中都嘀咕着一件事，这件事你们刚才没有在这里谈起。那就是停工。那些矿井……你知道他们怎样在战期增加了生产。现在我们听说镍和钢都在美国堆积起来。矿里要开始停工了。怎么办？”

他把膝盖一屈，打算坐下。

兰琪文低低的说话声从会场那头传了过来。“说下去！说下去，嘿！”

“我来告诉你们矿工们是怎样说的吧，”台夫说着，又把身子挺直了。他把目光从前面墙上移开，望了望四周围的人们。他发现每个人的脸都转了过来望着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大伙儿都在说，除非我们再打一次仗，三十年代的不景气日子又要重临了。他们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非打仗、非到处找工作不可。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打仗。”

突然间他脑子一乱，一阵痛苦的紧张，把他要说的话都忘了。

“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我在海外待了许多年。我回来了，看见大家似乎都把这次战争忘记了。谁也不再谈起它。再瞧瞧战争带来的灾难！海外的人民可没有忘记！甚至在这儿，你跟地底下的人们提起战争，就会发现他们还在想着这件事。人们都在担心又要打仗了……”

他坐下的时候，羞得满脸通红。他说了些什么啦？还不如不说呢，因为他傻里傻气地把自己的思想都弄糊涂了。他真想跳到一条沟里，用土把自己埋上。

然而，他周围的人们好象谁也没有责怪之意。丹·格朗特安安静静地说：“我要对刚才讲话的那个矿工表示谢意。”大家听了还都点头微笑，表示同意。

* * *

伽维农卖剩的最后一部分文艺书籍已经装箱带走。空会场弥漫着卷烟的污浊烟云。散会时，人们把座椅乱推，这时候一眼看去，这些椅子东倒西歪，就好象经过一场战斗一般。

老彼特斜倚在扫帚柄上，站在那里踟躇不决，拿不定主意是当晚把大厅打扫干净呢，还是等到明天再说。

他的一个朋友在临走时曾用乌克兰话和他打趣。

“真糟糕，”他说，“‘未来’不懂得把烟头扔在烟灰缸里，却在你干净的地板上到处乱丢！”

呸！打趣得太没意思。好好的橡木地板烫上不少的香烟洞！社会觉悟低到这个程度！

老彼特一边生气地咕囔着，一边就动手把椅子叠成堆。地板上要是留有烟头，他就会一夜睡不着觉。有时候一个烟头会烧几个小时，在某个角落里引起一场火灾……

彼特在中央走道上停住了脚步。那个年轻的矿工纳尔逊刚

才就是坐在这一带的。

大厅里灯火辉煌，凛冽的寒风吹得窗户格格价响，彼特一人在那里觉得很孤独，就大声说话以解寂寞。

“我应该找他谈谈的。过去他可真是个捣蛋鬼！那个娜迪亚的肚子就是给他弄大的，我一直赌神诅咒地这样说。现在他打罢仗活着回来了，嚯？添了不少见识。他要是不再象过去那样迷住了心窍，而是头脑清醒了，那么他或许还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堆好椅子，就打扫地板。他发现地板上没有烫得很焦的香烟洞。“未来”这次倒很小心，在扔下烟头前先把火熄灭了。为了庆祝深岩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文化水平的提高，老彼特在睡前喝茶时还特意添了果酱。

现今“未来”已拥有各种国籍的人。只要你说得出的国籍都应有尽有。彼特每想到这一点，心中总是说不出的得意和快慰。

“‘联合国’这玩艺儿……咱们在加拿大已经有了五十年了！瞧，今儿晚上到会的除了乌克兰人之外，有俄罗斯人，英国人，法国人……”

他扳着指头数着，得用两只手数了又数，才数完二十二个国籍。

老彼特热爱乌克兰。就象一个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但他深知自己已经不是乌克兰人了。他是乌克兰-加拿大人。

没有一块国土比得上乌克兰！然而也没有一块国土比得上加拿大！在世界上你哪儿再去找数以千计，甚至数以兆计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在他们所有这些人之中也许讲着五十种方言……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斗争，然而他们全都保留着本民族的宝贵文化——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父亲、或者他们祖

父所隶属的那个民族!

“某种新事物将会在这个国家出现，”老彼特常常对他的朋友们说。

他呷着茶，心中起了一种强烈的感触，觉得如今在他的晚年，他深为加拿大感到自豪，深为加拿大人民感到自豪。他甚至为纳尔逊家的小伙子感到自豪，这个小伙子曾被他打过耳光，可是今天晚上却以一个退伍军人和与坚硬的岩石作战的矿工的身份出现了。

他为年轻的纳尔逊操着心，就这样入睡了。

“啊，他没有父亲！是这个原故。我现在想起来了。这对他起很不好的影响。或许现在仍对他起着不好的影响。他现在仍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不过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他心里不安呢？”

第十三章

在上面的梯段里，阿特·阿尔泰儂的凿岩机喀啦喀啦地发出最后一阵告急的声响，接着就不作声了。

气压筒里的空气泄出来的时候，嗤的一声发出长长的叹息。阿尔泰儂象触了电一样，两只手粘在凿岩机的把手上，失声大叫。

“我的天！”

他匆匆着到粗陋的木头顶板边上，低头向下面的梯段窥望。

下面的梯段漆黑一片。一点动静都没有。阿尔泰儂脸上冷汗直流，他拚命把安全帽拉低，将帽上的矿灯往下照进台夫的梯段。

他看见清岩机上两条被岩石磨得雪亮的钢链，象银蛇似的有气无力地伸在碎矿石堆上。他又将矿灯前后照了照。在清岩机操纵台附近没见台夫的踪影。只有输送碎矿石的溜道凶气腾腾地张着大口。

阿尔泰儂慢慢移动灯光，沿着乌光闪闪、嵯研不平的井壁照过去。灯光象一条白色的长臂膀探入灰尘弥漫的幽冥似的，照见了反射灯光的两道亮光，原来是台夫的眼睛。

他的喉嚨一阵发紧。他把身子极力探到顶板边缘的外面，让矿灯径直照到他伙伴的脸上。他立刻看出台夫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站在那里完整无损，呼吸正常……阿尔泰儂大大地松了口气。

口气，差点儿沒暈了过去。

他低下头去让下巴贴在頂板上，往肚里倒抽了口冷气。他看清楚出了什么事故。每个跟坚硬的岩石作战的矿工对于意外事故都有灵敏的嗅觉，对灾禍都有料事如神的本能……

台夫的清岩机发生了障碍。他从操纵台下来，到前面去清理塞住了的鏟岩器。正在这时候，不知是由于他的手鏟在岩石堆上揮得太猛，还是由于阿尔泰儂在上面梯段开动的凿岩机震动得太厉害，台夫头顶上一块巨石忽然震落下来了。这块石头本應該在前次爆破时掉下来的，可是沒掉。

近来，他們两个在每次爆破以后检查工作面时都很匆忙，因此忽略了这块沒有掉下来的岩石。这时候这块岩石差不多就笔直豎在台夫脚旁，形状很象一块墓碑。

阿尔泰儂吓呆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掉在矿石上的台夫的安全帽，帽上的矿灯已被落下的岩石砸得粉碎。

过了一会儿，台夫·納尔遜开口咒罵起他的伙伴来，罵的声音颤巍巍的很低，可是罵得很凶、很恶毒。

阿尔泰儂嘴里含糊地不知咆哮些什么，急急地爬下粗陋的木梯跳过清岩机的鋼鏈，赶到台夫身边。

“哼！找我出气，嚟？你这个不要臉的家伙！都得怪你自己，我正在开动凿岩机，你偏偏要跑到我的掌子底下乱动！”

这个凿岩工三言两語把台夫的祖宗三代描繪了一陣，把他們归之于畜生一类。

两个人都渾身发抖。台夫不时揉一揉岩石打掉安全帽时輕微擦伤的那一边脑袋。两个人都絕口不提剛才可能出什么样的危險。他們两颗宛如刀絞的心都很明白，知道自己是死里逃生，仿佛死神奔过来对准他們俩的嘴狠狠踢了一脚。他們虽然用激

烈的咒罵泄忿，心里却有內疚，深知两个人都是在追求額外獎金。

还有什么別的原因把这块要命的岩石送到台夫頭上來呢？說不定此刻還有另外一块正在頂板上等着，等着奉送阿尔泰儂呢。是那同一只“提高劳动强度”的魔掌送下致人死命的岩石，一块送給我，一块送給你！

當他們怒火燒盡的時候，两个人都變得軟弱不堪。他們這時寒冷彻骨，哆嗦着爬到梯段盡頭。他們慢慢地爬着，把木梯晃動得很厉害，有时不得不緊鎖着兩臂抱牢梯級吊住自己，就这样一步一步爬到下面的坑道里。他們緊挨在一起倚牆站着，低頭瞪着下面的火車軌道。

“好家伙，看在老天爺面上！”

第一列開過的礦車上的司機瞧見了他們，猜測到出了事故。他以為有更多的人落了難，就開足速度走了，去打電話報告。一个扳閘工人、一个裝炸藥工人、两个電氣匠和一个安全人員，和梯段上的工頭一齐奔了上來。

這几个礦工看到沒有人受傷，甚至連皮膚都不曾擦破一块，無事需要他們出力，他們心中很難說究竟是松了一口氣還是更加激動。有人靈機一動，爬回到梯段里，取出了台夫的安全帽，帽上還挂着那盞砸得粉碎的礦燈，電池和電綫牽腸挂肚也似的拖在外面。

接着，这个小小的行列離開坑道向餐室走去，走得非常慢，好象台夫和阿尔泰儂受了重傷一般。走在行列前頭的人手中提着砸爛的礦燈，活象是一件送殯的遺物。他們到達后不久，餐室里面就聚集了不少人，虽然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時。

礦工們緊繃着臉，一声不响地圍繞板凳站着，看着那份報告

用簡短的公文填寫好。

丹尼斯·兰琪文在报告快写完的时候匆匆赶了进来。他看到长长的报告单上记录着“原因不明”的結論，不禁皱起了眉头。但是他并不爭論，只是咧嘴笑着，在台夫肩上拍了一下。

“看你們这些小伙子吓得屁滾尿流的样子，我真是高兴！好！你們还能坚持一个时期！待在勃莱尔的矿工，有誰胆大包天什么都不怕的，就会馬上进天堂跟圣徒們一起彈豎琴去了！”

一个上了年紀的法兰西-加拿大矿工严肃地、毫不害羞地閉起两眼，翕动嘴唇做起禱告来。别的几个人也神經质地悄悄把手伸进衬衫里面摸一下护身符。台夫·納尔逊突然問道：“現在我可以上去了吧？我要上去領工資，买一点东西过圣诞节。”大家听了沒有一个人笑出声来，甚至也沒有露出笑容。

那天下午放工时候，深岩許多家庭主婦被下工归来的丈夫热情地、爱怜地吻着。許多矿工家的孩子还得到了喜出望外的礼物。

* * *

台夫从矿里上来，到了十二月蒼茫的淡黄色夕阳下，渾身淨是疑問。他对所看到的一切都要寻求答案。

“那景色为什么看上去不美丽？”他心中問着自己，凝眸矚望西边昏黯下去的天空，太阳在那边远远向南方沉落下去，很快地被掩盖在乱糟糟的灰色云堆里了。办公室外面，矿工們推推搡搡地排成长长的队伍在領工資，台夫稍微离开队伍一点站着。他含嘲带諷地揚起两道濃眉，張开嘴深深地吸着宁静、寒冷而又清新的空气。

“为什么？”他喃喃說道。“为什么是我？”他輕輕笑了起来。“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應該这样說！”

他对自己这份心情很是熟悉。在海外出征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是在死神大步向他奔来的时候被他避开了的。有一天下午在意大利海岸的悬崖上，他忽然把大卡车向前开了两三码……几秒钟后，一颗炮弹就把所有的东西，除了他驾驶的那辆车以外，一齐送到海里去了。

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那些听他讲这类故事的士兵各人也有许多同样惊险的故事，他自己都亲耳听到过。他知道讲不出这一类故事的人只有死人，而且也无人代他们讲。然而这一次他总不能释怀！

为什么，为什么他及时煞住了脚步，只差一时就会脑壳砸烂在梯段的地板上？

在办公室的出口站着那位杜凡尔神父。台夫打量着神父古怪的面容，只见他带着忧喜交融的神色在招呼那些拿了工资从办公室里出来的天主教矿工。所有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没有例外地停下来捐钱给神父。有时他们还把钱拿在手中排队。基督教矿工们常常拿天主教堂这种捐钱的规矩开玩笑，但是杜凡尔神父却不大受人讨厌。

有一天，这位神父受了一个耶和華見證派^①教徒的奚落，就说了个不带恶意的笑话，这笑话传遍了每一个梯段。

“我的朋友，”他当时这样说，“你乐意捐钱给 901 支部。现在我不过是替上帝募捐！你不必担心……我的募捐是不强迫的，我不曾请求公司来协助，我是亲自来募捐的！”

台夫很想走到神父跟前问他对刚才那个事故有什么看法。

① 耶和華見證派 (Jehovah's Witness)：1872 年成立的一种反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的派别。

但是这时他忽然看见了斯凯纳牧师。他正站在一旁，给那些领了工资出来的矿工让路，不时跟一些走过来和他讲话的人握手谈心。

台夫起了好奇心。伊兰谈到过斯凯纳曾经多次来到她家中拜访。现在这位牧师也在募捐了，台夫从来不曾见过有基督教牧师在井架边做这样的事情。

台夫向他走过去。他在小路旁边的雪地里停住了脚步，打算等着这位牧师把事情办完。但是斯凯纳看见了他。

这位牧师抬起他那头发逐渐斑白的、漂亮的大脑袋，惊讶地含笑说道：“台夫·纳尔逊！你在等我吗？”

好象这是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似的，斯凯纳牧师立刻接下去说，“我没有什么事了。我们走去搭进城的公共汽车吧，好不好？台夫，我早就在等你了。”

台夫听了觉得很蹊跷，心中想，“他为什么要等我呢？难道刚才矿底下发生的事已经传到他耳中了吗？他已经发现了……”

他想起了。斯凯纳牧师是他们的“家庭牧师”。按规矩说，纳尔逊家是他那个教会里的会众。台夫怀着一阵懊恼的心情痛苦地记起他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曾告诉他斯凯纳牧师怎样为他哥哥乔治主持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很奇怪，他一想起这件事就很生气。

“你现在也来募捐了，跟那班天主教神父一样！”

牧师不理睬他这种敌意的口吻。他转过身来，透过那副无边眼镜直直地望着台夫，很认真地说，“我已经多年不做这样的事了。现在我是逼不得已。今年来参加我们圣诞晚会的孩子差不多有往年的两倍，物价又在不断地涨，这一来原有的基金就不够我妻子和我用了！”

教会举办的聖誕晚会。那个东倒西歪的木头的老教堂，里面是冰冷的地板，罩在牆上的綠色粗呢由于年代太久，都一块块剝落下来了。只有在聖誕节，教堂里的气象才焕然一新，五顏六色的灯烛，巨大的紅紙花球，无数的彩色紙条，飾得火树銀花般的聖誕树，这一切交織成一个神奇的仙境，把旧日那种阴暗和霉气一扫而光！

台夫默默地和牧师并排走着。教会里曾举办过几次聖誕晚会，由斯凱納的太太送給深岩的穷孩子們每人一只果子，这是他們一年中能拿到手的唯一一只水果。乔治·納尔逊和台夫·納尔逊当年也在那班孩子之列。

台夫安安靜靜地、恶狠狠地說，“那么你現在还象过去一样举办聖誕晚会？这不过是为了使你的良心得到安慰罢了。我再也不会受这类东西的欺騙了，斯凱納先生。”

“我們进去喝杯茶吧，”他們走近一家飲食店时斯凱納这样說。

他們各据桌子一边对面坐着，牧师用犀利的目光端詳着这个当年在他的主日学校里上过学的学生。

“我并不信奉关于良心的死板教条，”他温和地說。“真的，为了良心才作出来的行为是軟弱的！到头来往往是錯誤的。因为这类的行为也可以說是出于恐惧，对不对？”

茶送来以后，他若有所思地攪着杯中的茶，繼續說下去。“我的太太和我沒有生过儿女，但是我們喜欢孩子。我們沒有內疚，台夫。我沒有力量終年供养他們！我妻子和我只想讓他們好好过一个聖誕节，使他們将来終身回忆不尽。这样，倘若有一天他們的境遇好轉，他們就会把同样的快乐賜給他們自己的后代！”

他注意到台夫臉上微微泛起紅潮，便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

到茶杯上。“不，”他說，“那不是為了我的良心。唉，台夫，使我良心覺得不安的只是我沒有勇氣學杜凡爾神父的樣，到礦里向每個人捐募一兩塊錢！”

“你就是这样做了，”台夫說，“也幫助不了所有的孩子。拿蒙特利爾來說，蒙特利爾的貧民窟和挨餓兒童的情況比深岩還要糟糕。但是……但是離開加拿大，到歐洲去看看，你看到的那些悲慘景象會使你一生睡不着覺！千百萬的孩子！縱然你有一千個教會，也無濟於事！”

牧師脫下了他的大衣。一杯熱茶下肚，覺得渾身暖和，爭論起來也分外有勁了。

“空談博愛是容易的，”他說。“但是不能用實際行動去愛別人的人是不能懂得真正的愛的。說到孩子們，空談那些千百萬貧病交迫的孩子並不难，台夫。目前為他們作的演講有的是。但是那些高談闊論的人有幾個曾經想過辦法幫助住在他鄰近的窮孩子呢？遭受苦難的兒童有成千上萬，這是事實……但是現在我只想在我自己的鎮上用實際行動來幫助一兩百個。”

“這樣可以使你忘卻受苦的千百萬兒童！”台夫說着，他的嘴唇噘了起來，自命不凡地微微笑着。

“恰恰相反。當我在這裡看到自己應盡的責任的時候，我心中就格外想起千千萬萬廣大的兒童！”

他端詳着坐在他面前的這個年輕礦工。他看出台夫·納爾遜假裝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樣子，外強中干，很象一根外邊薄薄地淬了一層鋼的生鐵棒。

“你藐視教會倒沒關係，”斯凱納牧師沉靜地說。“我想跟你最親近的孩子只是你的那些侄兒。他們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吧。在聖誕節他們不會缺少什麼吧？唔，不用說，你自己就會買十幾

样礼物送给他们的。”

他们两个人四目相对。台夫那双眯成细缝的琥珀绿的眼睛探询着牧师圆溜溜的明亮的灰色眸子。

“他知道那件事了？”台夫揣摩着。

斯凯纳也在悄悄地想，“难道伊兰已经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件事？”

随即他开口说：“说到那两个孩子……的确是好孩子，值得他们的母亲骄傲，台夫，你说对吗？”

说罢他把目光移向别处，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使他伤心的是，他眼看伊兰的爱人经过多年的离别之苦，现在又重回到她的身边，而且是个象模象样的人，是个从前线来的军人，可是不知怎么他却有些缺乏果断或勇气，或者说缺乏谦恭的精神，不肯把心事说出来。

从台夫·纳尔逊的脸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需要忏悔，需要去掉心头的重压，接受朋友的意见。

他有什么顾虑呢？他怕这位教会里的牧师会突然做起祷告来，或者引证《圣经》里的话来责难他吗？

台夫匆匆离开咖啡馆以后，斯凯纳牧师好半晌独自坐在那里，闷闷地喝着第二杯茶，手指不住地捻着台夫塞在他手中的一卷揉皱了的钞票。

换了别的牧师，他们这时一定会两眼望天，赞美上帝送来了这笔意想不到的“天赐横财”。但是斯凯纳却心中有数，深知这些钱是一个镍矿工人用血汗换来的。只要看台夫的神色，就可以体会到这钱不是凭走好运拾来的横财。这一个人，他从小到大，从孩提到成人，他的行径都有悖教规，现在拿了他的血汗钱去感谢上帝，真是对上帝的亵渎！

* * *

小教堂兀立在昏暗的冬日里，雪花飄墜在又低又长的木梯阶上，在两端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教堂的古旧钟楼有一部分在好多年前被风暴吹塌了，修葺得怪模怪样的。教堂的整个结构显著地向街心傾欹，这种奇形怪状的姿势，加上大門上面两扇有色玻璃的大圓窗，活象一个体态龙鍾的老人睁着一双近視眼在窺探破烂的街道。

多年前，这地方原来叫做“神恩教堂”。后来左近地区“式微”了。随着不动产的貶值，隶属于教会的“小康”会众紛紛迁往他乡。一家家的移民搬了进来。他們絕大部分是羅馬天主教徒和正教徒，神恩教堂在他們心目中成了异端。

斯凱納牧师和他的妻子瑪麗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們的任务是在这里布道，全力支持这座教堂。随着时光流逝，这所地方的本名反而经历了意味深长的变迁。很久以来就被人叫作“布道教堂”了。

教堂的确因布道出了名，这是人們贊揚萊克斯·斯凱納和瑪麗·斯凱納功績的活証据。

二十年来，在深岩各处建立了十来座富丽堂皇的新教堂，斯凱納牧师应邀主持过十多次新教堂的开幕典礼。可是他每次回到自己的布道教堂来时，心中不但不怀嫉妒，反而满怀自豪和重新燃起的对上帝的信念。他从未失去过他年輕时代那种鮮明的想象力。如今虽已中年，他仍然能够用內心的慧眼看到穿着长袍的耶穌形象从布道教堂的梯阶上走下来，对人們伸出了双臂。

无疑的，耶穌基督在这萊梅路上一定会感覺到如临故土！在深岩，有的是那些劳苦大众，救主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被逮捕、受审以至被釘上十字架，正是为了拯救他們，为了这一群带着疾

病的、飢餓的、跛足的、瞎眼的勞苦大眾。古代的人在城門口要飯，現代的人是在工作效率很高的救濟署門前求乞，所受的凌辱不減當年。在年景好的時候，加拿大社會上管這班人叫“不堪就業”的人。逢到不景氣時期，他們的隊伍壯大了，他們就被報館里的編輯先生們加上新的罪名，被指責為缺乏創業精神的懶漢。

救濟署的精神病醫師能向深岩的窮人解釋他們的潛意識中患着什麼病。斯凱納牧師沒有這一套信口雌黃的醫學本領來給人們作類似的診斷。相反地，他和他的妻子跑到窮人家去，和他們坐在一起，替他們生火擦地板，給嬰兒換尿布，給死人蓋尸衣。

多少年來，這個地區的窮人都上斯凱納夫婦家里來。不管白天還是黑夜，人們都可以敲那沒有上鎖的大門走了進去。等到那些歐洲移民“加拿大化”了之後，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就背離了原來所屬的教會里的輝煌祭壇，逢到禮拜日就來布道教堂听讲道。

如果說斯凱納夫婦有什麼教條的話，那便是“博愛主義”。有時候，萊克斯·斯凱納會驚心地感覺到有一種憎恨的情緒在他胸中蠢動，就象現在那樣——當時遲到了半個小時，他匆匆走過燈光暗淡、風雪齊刮的街道，又看見那一大群孩子擠成一團，耐心地在布道教堂外面等着，較大的孩子把較小的孩子圍在中間取暖。

今天晚上他打算把狄更斯《聖誕頌歌》中的某些章節讀給孩子們聽。

有一次，一個學神學的年輕學生在布道教堂里聽到斯凱納讲解那著名的《聖誕頌歌》，曾抗議說：“你有沒有体会到大家會以為狄更斯所描寫的，正是他們目前所過的生活嗎？”

當然羅！

这时候，牧师刚踏上阶梯，小莫里逊就攥住了莱克斯·斯凯纳的大衣袖口喊道：“天气越来越冷了，斯凯纳先生！烟在往下沉，今天夜里天气会特别冷呢！”

深岩制炼厂的烟的确在往下沉。从午后起，烟就开始往下沉了，到了晚上，浓厚的黄烟就滚滚地卷到街心，使人窒息。

“你的煤够不够，斯凯纳先生？”

牧师睁着两只褐色的大眼睛——“一张毡毯烧了两个洞”，玛丽·斯凯纳是这样形容这双眼睛的——低头望着泰第·莫里逊白垩一样的面孔，慈祥地笑了。他口袋里放着台夫·纳尔逊出其不意地给他的八十六块钱呢，足以作买煤之用了。

“保证暖和，泰第！已经准备好大批的煤过圣诞节呢！”

他推开门，扭亮电灯，就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严寒的室外挤进教堂来。这些孩子一个个面容憔悴，苍白，患着软骨病的膝盖和手腕大而多节，身上披着太大的襤褸的外套，脚上穿着太小的袜子，面孔干瘪，患着慢性支气管炎，但他们却具有一般儿童所特有的高得出奇的兴致，来欢度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涓滴生活。

晚上读完小说，斯凯纳太太就用热可可和饼干来招待孩子们。然后她和她的丈夫便不得不开门放孩子们出去，送他们回家。

“一群失去了童年的幽灵！”莱克斯·斯凯纳心里会这样想，一股憎恨的情绪揪紧了他的心。

* * *

今天晚上莱克斯·斯凯纳又回来迟了，仅有这一次，玛丽·斯凯纳心里很感谢他回来得迟。他不得不立即到大厅里去，没工夫留在家里吃晚饭。过后她也要到大厅去煮可可，然而她不必跟她丈夫说话，等孩子们散后再说。

她永远没法欺騙他，也没法向他隱瞞什么事。可是，今天晚上，她兴奋得十分紧张。

她的手提包里放着一封厚厚的信，是剛接到的，航空信封上前前后后貼滿了新奇的中国邮票和香港邮票。这是萊克斯在四川当傳教医师的年輕侄儿寄来的。

信上开头写得很平凡，好象这个外科医生賴雷·斯凱納还是一个离家到夏令营去度假期的小孩子写信回家似的……

“叔叔和嬸嬸，你們好，我又写信給你們了。我很抱歉直到現在才动笔。我要告訴你們的話太多了，簡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說起好。今天我略有点感冒，待在家里沒出去，因此想写信把我知道你們急于想听到的一些事情告訴你們听。”

如果让萊克斯讀到这封信，然后再指望他心境平靜地重新回到这儿萊梅路的世界来朗讀狄更斯的小說，欢度圣诞节，那对他未免有点所望太奢了。可是等孩子們散了之后，他到厨房里来吃晚茶，她就可以把信拿給他看了。

“……請你們不要感到不安，現在我就要告訴你們，我已經下定决心，將辞职书送給教會的委員會。我不能再在这里繼續干下去了。国民党当局已經用种种手段威胁我的人身安全了。这我倒不在乎，但是我那个董事会对待我的态度却是我受不了的。他們禁止我和我的學生們談論时局，不准我参加集会，甚至象宋庆龄等給我的那样极有价值的信件都不准我公开宣讀……”

斯凱納太太正讀到这儿，門鈴响了，是馬尔考姆·魯帕特來訪。

“哦，要是他有会，我就不打扰了。”

“魯帕特先生，他要是知道你走了，准会十分失望的。請你寬衣吧。”

在这个身材魁偉、深不可測、性格如同暴風雨般的漢子面前，瑪麗·斯凱納總有局促不安之感。她總摸不透他是不是喝醉了酒。忽然間她靈感一動，為了留住他，等她丈夫回來，她就把他領進燈光明亮的廚房，將萊克斯侄兒自中國寄來的信攤在桌上，把一張張薄薄的信紙展開，兩人一同靜悄悄地從頭看到尾。

過一会儿，魯帕特用他那柔和的聲音問道：“斯凱納太太……他把灰山說得那麼美麗。那究竟是個地名呢，還是個鎮市？”

瑪麗·斯凱納閉起雙眼，思想從深岩一直飛越到幾千哩之外，跨越世界，跨越她過去的一生，又回到了那些地方，她就是在那裡遇見她生平愛過的唯一男人，萊克斯·斯凱納。

她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在灰山有三個村莊。萊克斯和我到那裡訪問過好多次。那是個很引人留戀的地方，魯帕特先生，我一回想起來，就象在眼前一樣。”

她出神地微笑着。她這樣微笑的時候，在馬爾考姆看來她眼角上細細的皺紋不但沒有加深，反而消失了。

“我們在中國認識的所有的人當中，我認為灰山的那些人家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了。當然他們現在年紀都很老了。那些孩子想來也都成家立業了。”

她的兩肩微微顫抖了一下，為了掩飾這一點，她就慢條斯理地把一張皺了的薄信紙鋪平。她用異常平穩和諧的聲音問道，“你在報上看到了麼？我記得大概是上星期六的報紙，馬歇爾將軍把蔣介石大大地吹了一番？稱贊他對基督教事業的忠誠？”

魯帕特沒有吭聲。他兩眼視而不見地望着寫得很工整的信箋。沉默了好半晌之後，他開口問道，“灰山的那些村莊是什麼樣

子，你能說給我听听嗎？”

在瑪麗·斯凱納的印象里，那些地方好象中国古画里彩色的山水画一样美丽。她不动声色地将那里的景色描繪了一番之后，就仔細地收拾起侄儿的信箋。

“你看教会里的报纸会发表这封信嗎？”她問魯帕特。“萊克斯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寄給他們。每一个加拿大教士应当傳布这封信的内容。这是一个加拿大医生对蔣介石这个假基督徒的評价！”

“把信寄出去吧，”馬尔考姆·魯帕特聳了聳肩膀說，“誰也說不准，他們也許会刊登。可是我深信沒有几个牧师会拿它当讲道的題目的！”

斯凱納太太一点沒露出她心中的惊恐之情，說道：“我不懂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这类东西供給国民党。不瞞你說，他信中好几次都提到了这个字，我却簡直說不清，那叫做什么……”

“哪嘮，”^①魯帕特說。

“对了。哪嘮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立刻懊悔不該問他這句話。魯帕特站起身来，开始在厨房里踱来踱去。这厨房是一間老式的大房間，他跨着大步，沉重的脚步蹬得地板砰砰直响。

从前在罢工期間，魯帕特有一次曾經在斯凱納家里演过这样“一出”。这时牧师太太不安地看着他象一只关在籠子里的老虎那样踱来踱去。他那顆和他碩大的身軀比起来甚至都嫌大的大脑袋向前仰着，他那濃密的黑髭下面，寬闊而敏感的双唇上变

① 哪嘮(napalm)：凝固汽油的溶剂，高温燃燒剂，用于凝固汽油彈与火焰喷射器。

換着一種斯凱納太太無法捉摸的表情。

他在房間遠處的一個角落里停了下來。他不是裝模作樣，而是象一個交響樂隊的指揮那樣高雅地舉起雙手。

“你知道白求恩大夫這個人嗎？”他問道。“你是知道這個人的。哦，我們的諾爾曼·白求恩從前可能也會到過灰山！斯凱納太太，現在听听他是怎麼樣說的。那時還不會有什麼……哪嘮！”

他象詩人一樣高聲朗誦起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寫的那篇有名的文章來，文章的題目這位大科學家簡稱為：“傷口”。

“‘人體的構造是多麼美麗。它的各部分是多麼完整。它的行動是多麼精確。多麼聽話、自豪和健碩。一旦受傷了，又是多麼可怕！生命的微弱火焰越燃越低，最後閃爍一下，就熄滅了。它象一枝蠟燭一樣地熄滅了。不聲不響地、文文雅雅地在臨終時發出抗議，然後就屈服了。它發了言，接着就緘默了。’”

這時候瑪麗·斯凱納抬頭一望。

“嗯？”魯帕特問，怪模怪樣地微笑着。“你想，假使偉大的白求恩大夫看見了哪嘮那種東西，他還會那樣寫嗎？你侄兒沒在信中那麼說吧？……‘不聲不響地，文文雅雅地’。”

魯帕特直盯着瑪麗·斯凱納，從她眼里看出她正在幻想她所熱愛的灰山已經完了。三座燒焦了的村莊還在冒着濃煙。偶爾有一兩個在凝固汽油彈下的劫後余生踉踉蹌蹌地盲目奔跑着，正如斯凱納大夫描寫的那樣。

“對不起，請聽我讀下去，”馬爾考姆·魯帕特說。

他再用雄壯、宏亮得驚人的聲音讀起白求恩那篇文章的片段來。

“天下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嗎？一小撮富人，只是人數很少的

一个小阶级，却说服了一百万人民去向另一百万和他们同样贫苦的人民进攻，企图消灭了他们？为的是让那些富人更富？真是駭人听闻的想法！”

他不停地讀下去。这位献身于中国战场上、声名卓著的加拿大外科医生所写的动人心弦的字句在厨房里震响，震得碗柜上的杯盘都琅琅地起了共鸣。

“‘这批人类仇敌的面目是什么模样的？他们脑门上有沒有明显的标记，可以让人们一望而知，从而抵制他们，避开他们，把他们当作罪犯看待？不，沒有！相反地；他们是可敬的貴人。他们受人尊敬！但是……只要触犯一些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兽性馬上就会发作。他们就会变得象生番一样野蛮，象瘋子一样狂暴，象劊子手一样无情！’”

馬尔考姆·魯帕特双手紧抓着桌沿，弯着腰把身体湊得离他那个唯一的听众很近。他念出了末尾的一句，这是白求恩大夫最后的結論，辞句簡洁得万分有力。

“‘这批人……是这批人制造伤口的！’”

第十四章

現在，契斯特·李·諾勒斯很少到孤島來。愛德伽·亞力山大·波拉德专程上了一趟華盛頓，去勸說他的疲憊的、勞累過度的朋友到野外來過聖誕節周末，他認為這要比任何良醫的藥方都更對他有益。

他們同乘波拉德的專機來到島上。孤島是一顆鑲嵌在曼尼圖林境外休倫湖內有五平方哩大的寶石，上面布滿常青的小山，而且獨有一個小小的湖泊，島的一岸在喬治灣內，另一岸却轉入休倫湖和浩蕩的湖風相斡旋。波拉德很久以前就買下了這座島嶼，還將房屋改建了六七次。這是所格局散漫的大宅邸，每一耳房都一律按照過冬的要求設計。自從他由深岩飛來此地，他就一年到頭在這座宅邸里雇用了大批人員。差不多在任何天氣，裝有浮囊或滑橋設備的飛機都可以在這個掩蔽良好的島湖上著陸。

諾勒斯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看到從諾勒斯家族那種往一面搭拉的嘴角隱隱一翹，臉頰抽搐一下，牽動了他那副无边眼鏡，他的居停主人才發覺他這位貴賓是真正感到高興了。

他們坐在亭內的一張小桌邊，這座亭子凸出在大餐廳外，是波拉德獨出心裁設計的。他從匹茲堡請來了一位專搞玻璃裝置的專家，把他的這項聰明透頂的設計實施了……

這位建築師並不破壞餐廳的雅致勻稱，而且还配合褐色的

牆壁、黑鏡子也似的桃花心木大餐桌，以及堪与桌上高灯台媲美的銀烛架，成功地从这房間的一头延出一座小巧玲瓏、密不透风的亭子来。三面牆壁与部分屋頂是用又厚又重的晶瑩的玻璃板构成的。

从这座亭子里望出去，那景色委实叫人悠然神往。

瑪霞·波拉德和她的一班朋友在滑雪。午后的阳光照耀在透迤的山巒上，閃着眩目的光芒，在一片延綿起伏的灰藍色积雪中，只有她們的服装呈现出鮮艳的顏色。在陆地环抱的冰湖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冰看上去跟磨得雪亮的鍍鋼一个顏色。环绕孤島峰頂的是一圈森林构成的花环，由于照料得好，上面的香樅、針樅和扁柏看上去簡直象是經過一位巨人园丁用夹剪修整过的灌木篱笆。

就在这一小块文明的土地之外，休倫湖嗟呀嶮峻的冰块从四面八方向地平綫伸展，这就是最后被錮禁起来过冬的浪濤。

波拉德轉动一下椅子，微微笑着。下面两个照看溜冰場的人穿着紅綠色号衣，正在用电磨机磨平一块新冰場。今天晚上，瑪霞的朋友們一定会感到高兴。装在冰下的彩色电灯从里面把冰場照亮，电气匠一开灯，就能拼出“庆祝聖誕”的祝詞来。

这也是爱德伽·波拉德想出来的主意。

“可是你怎么抽得出工夫来呢？”諾勒斯問道。

“在夜里，”波拉德說。“躺在床上。我不愿吃安眠药。我也不想数数儿，或者默想办公室里的业务問題，我宁可异想天开地設計这类玩艺儿。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有价值的。我不是艺术家，但是我喜欢艺术創作。”

契斯特·李·諾勒斯欽佩而羨慕地点点头。

“爱德，”他說，“你一定得教我学会处理这类事情的本領。”

波拉德摸摸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很想用他听到过别人称呼他朋友的唯一爱称——“契斯特·李”——来称呼他。但是他有那么长时间没对他朋友直呼其名了，结果他没有说话，仅仅举起了他的酒杯。

“今天是圣诞节了，”波拉德说着，呷了口加料杜松子酒。

诺勒斯有从各地订购来的美酒，有那种叫作 Corvo di Salaparuta 的淡得不能再淡、挑不出一丝毛病的西西里酒。他陪波拉德干了杯，又把酒杯递过桌子对面，重新斟满。

亭子里洋溢着特别好闻的热气，这热气是在一间上过蜡、擦得锃亮的暖室里的铜电炉上冒出来的。外面的温度在零度以下。

“啊，瞧！”

这两个朋友快快活活地往椅背上一靠，望着玛霞的另一批大学同学来到。他们乘的是一架银灰色小飞机，那飞机映着斜阳在天空中出现，着陆时的姿势优雅得象一个舞女。

* * *

契斯特·李·诺勒斯出身于波士顿的豪富之家。他父亲和两个姑母的财产，按照十九世纪标准来看，数字真够惊人。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看见他两个又瘦又丑的姑母靠着自己的财势在波士顿社交界作威作福的行径，就已心迷神醉。

“你长大了打算做什么？”在他十四岁生日那天，她们这样问他。

“做律师。”

她们对这句答话不十分满意，就逼着要他解释。他的见解既聪明又老练，她们听了才高兴起来。他早已经观察到他们一家怎样跟波士顿一家极其古老而保守的法律事务所打交道，怎样一天比一天借重那些替他们公司服务的律师的业务知识。

“祖父越来越依靠銀行家，”契斯特·李說，“后来就接管了他們的銀行。我們呢，也應該尽快接手經營一所合适的法律事務所。”

兩位姑母對他的打算有點兒信疑參半，因為他們家的法律顧問羅威爾—哈里遜事務所除了老板們自家的子弟以外，是不讓任何外人打入的。

契斯特·李對於她們的淺識覺得很可笑，但是，那時候，他已經很有見識，懂得不必為感情用事而浪費精力。在他那個年紀，他的兩眼已經深不可測。他只是對他的兩位姑母淡淡一笑。

“在美國和全世界，最有威望的法律事務所是巴特立克—哈威爾。這家事務所當然是在紐約。將來等我在勃林司登畢業，你們就把我送進巴特立克—哈威爾法律事務所去。然後我就可以接下那個事務所。”

到了適當時機，契斯特·李果然進了那家名氣很大的法律事務所。年輕的諾勒斯接受了委派給他的第一件國際業務，來到了加拿大。哈威爾事務所把他派到渥太華試用是很自然的。諾勒斯家族早替這家負有聲譽的法律事務所買進了一處價值連城的資產：深岩鎳礦的所有權。一夜工夫，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的海軍都迫不及待地訂出瘋狂的計劃，要用鎳鋼來改建軍艦，公司就此按照工程師草擬計劃的速度來全力發展生產。可是加拿大政府發現成本只有一角五分一磅的精鎳竟以七角一磅的高價售出，就向眾議院提出議案，要求調查公司為什麼不在加拿大煉鎳，而要送到美國去精煉。

契斯特·李·諾勒斯并不出席國會的任何委員會，也不和加拿大政府舉行什麼談判。他直截了當通知渥太華當局說，“如果制定任何法律，要求公司在加拿大煉鎳，我們就立刻封閉深岩

全部矿井，镍的生产也将就此停顿。”

不久，加拿大众议院把它的委员会所作的一份莫明其妙的报告搁置起来，深岩的镍也就继续运到纽约去精炼。

五年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镍的需要无限制地增加了，契斯特·李·诺勒斯把一位加拿大内阁部长召到纽约。他拿出寰球合金公司的新规章给他看，他已把公司改组，使它成为第一流的“加拿大”大公司，总公司设在华尔街。这一次，诺勒斯眼里流露出来的感情也并不比五年前向渥太华提出最后通牒时更激动些。然而这位部长听到公司所有的精炼厂，外加若干庞大的新厂，都要立即搬到加拿大去，设立在深岩，他不由得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是让步吗？根本不是，这是一种明确的前进。华尔街用成亿的巨款收购了世界售镍企业联合中归伦敦所有的股票。从此加拿大资源的所有权越来越快地从英帝国手里转移到美国资本家手中。加拿大脱出了英帝国的束缚，滑进了美元的罗网。

诺勒斯在这一时期正在研究外交。他诱劝巴特立克—哈威尔设立了寰球合金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把经理室设在加拿大领土上的深岩。这件事照办了。这样自由党就可以大肆吹嘘他们在跟镍壟断组织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来到了深岩。他把新改组的寰球公司股票以预约发行的低价悄悄出售给加拿大政治舞台上的适当人物，作为日后自己变成“加拿大人”的程序中的一个步骤。

从此以后，虽然深岩的生产量高达天文数字，光从一个月的利润中，契斯特·李两个姑母所得的利息，就超过了她们其他全部股票全年所得的股息，然而这个有才干的青年律师却转移目光追逐更远大的目标了。

一九一九年在凡尔赛为洛克菲勒—摩根家族制定了美国的政策的就是他——当时才不过三十三岁！那时，在一个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中，每天苦干二十小时，从英国手中夺取战后德国钢铁与化学托辣斯的控制权的，也是他。

这样他就成了巴特立克—哈威尔事务所里的高级人物。

在替他的主子们把这个庞大的新金融机构打好基础以后，他才警觉到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接着他就集中精力对下列人物作了第一手的研究：波兰的屠夫毕苏斯基、匈牙利的屠夫霍尔蒂和芬兰的屠夫孟纳辛。诺勒斯对这些独裁者都不感兴趣，对墨索里尼也只是嗤之以鼻。但他却是首先赏识希特勒的人之一，而且是对纳粹党提供无限贷款的第一个人。

“纳粹主义一定会对苏联作战，”诺勒斯这样预言，在作出这样的结论后——这结论里包含有军备消耗的无限可能性——他就去追求对共和党的控制权了。

照有些观察家估计，诺勒斯已经到达他权力的顶峰了，事实上他也正在养精蓄锐，韬晦待时。他拒绝到雅尔达和波茨坦去出席会议。他的名字从报纸的大标题上隐没了一个时期。在这期间，他筹划着东山再起，准备扮演双重角色——在远东作美国救世主，在西方世界充当原子讹诈的军师……

现在，圣诞节前夕的夕阳正往孤岛的群山背后下沉。

鹅毛也似的雪片纷飞，堆积得遍山遍谷。北方地平线上灰色的云象海潮一样漫涌过来。当暮色向亭子下面的大地笼罩的时候，飞机场上闪耀起第一阵灰白色的亮光来。

诺勒斯在椅子上动弹了一下。他看见波拉德多么欣赏眼前的景色，嘴里就喃喃地说，“很美丽。不错，真是美丽。”

圣诞节。

他的两个姑母只剩下一个到今天还健在。每逢圣诞节，她照例总是送两份礼物给契斯特·李，其中一份是代她去世的姊姊送的。諾勒斯在紐約的秘书在圣诞节那天去电代他向这位老妇人致謝，电文中照例引用一句《圣经》中基督降生的典故。

諾勒斯用指头作了个小小的姿势，把他姑母故作多情地根据俗套送来的那份礼物挥在一旁。这时他心中所想象的一份厚礼，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律师或者股东老板从未有过的。

“恭賀聖誕，愛德！”

愛德伽·波拉德一下子在椅中坐直了。“呃？啊，恭賀聖誕……契斯特·李！”

一陣激情从諾勒斯歪扭的、紧閉着的双唇上掠过。“愛德，自从你接管公司以后，我們从来沒少分过一次紅利。”

这位寰球合金公司的總經理微微一笑，領受了这番恭維。但是他感覺到自己的面色变白了。

“你的存貨清單怎么样？”諾勒斯問。說這話時他的兩眼完全象魚一樣，看上去毫無生氣。“清單上的物資已經堆積到驚人的程度？”

波拉德點點頭，心中想起那些銷售不出去的、堆積如山的鎳陽极管、甲板鋼、鎳銅合金、合金鑄件與鍛件、熱膨脹器材……自從戰結束以來，寰球公司所積壓的產品增長的速度已經到了使人夢寐不安的程度！

契斯特·李·諾勒斯喝下一大口 Sallaparuta 酒。

“敵對行動在中國開始了，”他說。

“你指的是最近爆發的這次內戰嗎？”

諾勒斯慢慢地眨巴着眼。“共產黨人繳獲了日本軍隊全部

的武器。我們呢，正把儲存在太平洋的所有物資移交給蔣介石。”

“还是，波拉德咕囔着說，“內戰……”

“你从来沒少分过一次紅利。我呢，也从来沒犯过一次錯誤。”

接着諾勒斯就解釋这一次的中国內战怎样与过去的所有內战性质上大不相同。

“用之不竭的后备力量。差不多有五亿人口呢。当然，蔣会打贏的。我們已經对这一点作了保証。但是他不会很快打贏。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恭賀聖誕！波拉德又給自己調了一杯加料杜松子酒。給諾勒斯这么斬釘截鐵地一說，他对堆积如山的存貨所怀的恐惧頓時烟消云散了。

“我从来不犯錯誤，”諾勒斯重复一遍。“你将会看到物資怎样倒进中国內战的无底洞里。你該操心的不是存貨問題，爱德。你得考虑怎样扩大生产才是！”

喝下第三小杯酒之后，他說，“啊，不，不能再喝了，我要醉了。”

“至少在四小时內我們不必会客。晚飯要到八点钟才开呢。”

“那么，再来一杯吧。”他举起酒杯。“恭賀聖誕！”

这时使波拉德觉得头晕的不是加料杜松子酒，而是听了諾勒斯輕声細語地对新时局所发的那番簡短議論。

欧洲秩序还有待恢复，并且要重新武装。届时美国将要接管中国。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包圍苏联，軍备竞争将打破历史纪录，各种軍用物資空前奇缺的情况将长期有增无已，尤其是镍更缺得厉害！

波拉德小心翼翼从酒杯上面望过去，看着諾勒斯无边眼鏡后面一动不动的眼珠。

“什么时候开始？”他嘟囔着問。

“最重要的事先办。我本想等到新年再說。但是，現在毕竟已經是圣诞节了，对不对？爱德，我有一件东西給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簡短的通报。这是华盛顿要开始“储备战略物資”的決議。首先……是鏢。

波拉德用最大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才沒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去打电话。他的热烈情緒一定从臉上流露了出来，因为这时諾勒斯本人站立起来，在餐厅里踱了一圈，又回到了亭子里。

这时他手中又拿出另外一張紙。他将這張紙放在桌上。这是由美国教会准备、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篇报告的摘录，內容討論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每年适龄壮丁的数字。

“过去見過的一切跟这个一比，就显得渺小极了，”諾勒斯說，他的食指輕輕敲着紙上打字机打出来的数字，在微微哆嗦着。

“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整个思想扭轉到什么程度嗎？在亚洲的战争将是一种新类型的。敌对行动可能无限期进行下去。請注意每年适龄壮丁的数字。你应当領会它的意义！”

諾勒斯以不常有的亲热态度，把椅子搬到波拉德身边和他并肩坐下。

“我不得不去接管我們在联合国的工作了，”他說。“要有鉄腕才成。”

他停住不說了，他一边的眉毛一耸。波拉德好奇地瞧着他，諾勒斯两边的眉毛就一齐耸起来了。他的头向上昂着。他慢慢

地轉过头来，望了他的總經理一眼，这种奇特的眼色倒是从来不曾見过的。

他的声音象空谷里搖着銀鈴。“爱德伽。許多新問題发生了。上級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不寻常的要求。我可能要更經常地出面代美国講話。代基督教的美国講話。”

波拉德一时开不出口，不知要怎样反应才好，就一点不动声色，靜靜地等着。

“真的！我甚至不得不在形式上与寰球公司割断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不久要在教会中担任主要职务了。”

波拉德詛罵着加料杜松子酒。他臉上不禁露出惊异之色。他不得不干咳了两声强自鎮定。

他把手帕放好后說，“对不起，我沒听清楚。哦，对了，你說的是教会。請問什么教会呢？”

“所有的教会。那就是說，所有的基督教教会。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然后是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我們將延攬不同信仰的教外名流来充当指导。我自己将要担任主席。”

“担任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主席？”

“那还要等到时机成熟再說。起初先做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主席。”

波拉德放低声音，必恭必敬、意味深长地說道，“契斯特·李·諾勒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駐联合国机构的代表，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主席。”

亭子里一片沉默。两个人都俯身向前，望着窗外的荒野。

冬天的夜色早經低低籠罩着山巒和树林。但是落日將逝的殘照仍然徘徊在浩渺得触目惊心的、結了冰的休倫湖上。巨大的冰块奇形怪状、突兀峻嶒地向天空伸出它們的殘肢断臂。极

目望去，可以看到不成形的冰块杂乱无章地屈伏在残酷无情的严寒的铁链下。

* * *

瑪霞·波拉德才十八岁。但她却是一位美丽、庄重、有主意的女主人。誰也不能否认她有高雅的趣味和丰富的遐想。

为了过圣诞节，她配着褐色的墙壁和黑色的家具，在烛光下给精致绝伦的餐厅选用了一套绿色的摆饰。十分朴素的绿色台布和椅罩，衬托着家中珍藏的、有艳丽花饰的银器和一套新的、有花的绿色骨瓷餐具。饭桌上的座位牌是渥太华著名壁画家律昔克的手笔，每幅画上绘出从各个角度看来孤島別墅侧影，上面题着华丽的字：“在波拉德家，一九四六圣诞节。”

說实在話，瑪霞所用的唯一奢侈陈设是那些用来架座位牌的烟灰缸。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通知她在铁弗尼公司可以买到，她就特地到紐約去买，一共是二十六只玉烟灰缸。

瑪霞心中隐隐为这些烟灰缸得意。那倒不是说这些烟灰缸会特别引起哪一位来客的注目，而是到了周末宴会结束的时候，每个客人都收到了一只仔细地包扎好的烟灰缸作为礼物。直到那时候——也许一直要到回家以后——他们才会欣赏那些贵重的玉器。

瑪霞就是这样的人。她不能容忍用铺张浪费的方法来卖弄自己的财富。但她喜欢找一些巧妙的、令人愉快的方式使人们记得……呢，她是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的女儿。

瑪霞给圣诞前夕的夜宴带来了青春的朝气，连諾勒斯这位尊贵的客人在场也不会使她受到拘束。她站在餐桌主人席上欢笑着，向她的朋友们举杯祝贺圣诞——总共二十多个漂亮的男女大学生，他们都刚从外面严寒中滑了冰回来，个个容光焕发。

笑声越来越高。高高的蜡烛在互相敬酒的祝贺声中闪着火焰。

喝咖啡时，波拉德站起来拿出了那座新建成的溜冰场的钥匙送给他的女儿，作为一件意想不到的新颖的圣诞礼物，于是大家一齐下楼，去参观那座底下有灯、映出赏心悦目的“恭贺圣诞”字样的冰场！

* * *

波拉德和诺勒斯正准备休息的时候，玛霞突然闯进会客室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她把他们一边一个挽在臂里，几乎将自己藏在他们的毛皮大衣中间。

“爸爸……诺勒斯先生！北极光！今天晚上美丽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来吧，穿上你们的衣服，上屋顶去。”

差不多全体客人都已经在那里了，聚集在北面的阳台上。偶尔听到一两声轻言悄语打破周遭的岑寂。

天空明朗。无数的星星闪烁着，明亮得有点虚无缥缈，仿佛是天文馆里的人造星空。但是没有人去欣赏这些星星。

北极光呈现一片怪诞、玄虚、着魔似的情调。在西边遥远的天际，好象从曼尼杜林岛上某处地方泛起几道亮得惊人的白光，跟着是些慢慢淡去的橘红色彩霞。中央和北边那部分的天空照耀着许多条深紫色的光带，神经质似的反复不停转换位置。但是在稍稍偏东的地方，从黑漫漫不可见的大地上高高涌起数道宽阔的、倾斜的光流，泻出一派刺眼的、光怪陆离的纯绿，与西方奇离得惊人的景象相交替，仿佛与每一阵倏起的白光互相呼应。

这群观赏者惊异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在西边，白色极光骤然腾空而起，一道接着一道，没有个完，到最高峰时汇成一片绚烂的电光，大家见了，不由得都本能地缩身后退。

在东方，黑暗了瞬息。随即从地平线上不止一处熾然射出一条条綠色的光流，此起彼落涌上天空，末了化成漫漫的一片美丽非凡的紫霞。

一个年轻妇女梦寐一般高声说道：“这是巴赫^①。这是《圣母頌》。”

没人回答她的话，她就用别人刚听得见的低声说：“我衷心赞美上帝……天上的圣灵喜悦了！”

一声粗厉轻蔑的警咳使大家都吃了一惊。

发声的是诺勒斯。他说：“这不是音乐，这是炮火。用大炮决斗！”

说着他吃吃地笑了起来。

“爱德……记得有一次你告诉过我……北极光距离这儿究竟有多远？”

“哦，好几千，好几千哩。”

“好极了，好极了，”诺勒斯大笑。“把它保持在那里吧！”

这两个人转身从门道里进去了。但波拉德又停住脚步，抬头仰望。

“啊！契斯特·李，再出来一会儿。”

诺勒斯走出来，疑惑地瞧着他的朋友。

“气味！”波拉德一边嗅着空气，一边说。“制炼所！”

“真的吗？”

“哦，真的。今晚的风向正对。”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笑了。

“啊——！无与伦比。没有，全世界没有东西比得上我们的制炼所！”

① 巴赫(Johann Bach, 1685—1750): 德国作曲家与音乐家。

第十五章

在安娜·納尔逊的公寓里，各个房間都响彻收音机里儿童歌唱班唱的聖誕頌歌的歌声，歌声輕快、高亢、欢乐。

伯利恒灿烂的明星啊！

阳光从霜华复蔽的窗玻璃上泻进来，照得寬大的前厅光明豁亮。暖和的太阳，加上嗤嗤响着的电炉里散发出来的热气，使高大的聖誕树上的枝叶放出一陣陣松柏的清香，和桌子上的橙子濃郁的芬芳融在一起。

那張古老的餐桌早已全部拉开。但是上面还没有摆好餐具。安娜家中最讲究的台布折擺到桌子的一端，騰出空地方来放一套奇妙的矿井模型的零件。

台夫·納尔逊有半个身体在桌底下，两条腿一直伸到聖誕树下，他紧鎖着双眉在一个劲儿使用螺旋钻和鉗子。

“咳！”乔埃叫喚道。“快点！送上来，送上来，我要装载大批矿石！”

他給安置在一張椅子上。这把椅子算是他們矿井里的“3300坑道”。在更高的地方，迈克站在安娜厨房里用的小梯子上充当升降机手，这时正不耐烦地在等待修理中的矿井模型，这个有点搖晃不穩的模型准备把一个微型的装矿石罐籠从地板上提升到

一个在安娜的碗橱頂上用硬紙板做成的“井架”。

“开上来！”

迈克按了一下开关。小馬达发出反抗的吼声，負載过重的齒輪憤怒地磨牙切齒，亮閃閃的模型罐籠开始晃动起来，終于搖搖晃晃地、可是神奇地真正爬上了“豎井”。

“媽媽！”

他的媽媽剛从厨房里进来，乔埃就从椅子上纵身跳到她脚旁，震得壁上的画都晃动起来。

“媽媽，我猜着了！我知道吉姆爷爷带什么来了！是一只真正的独木战船！象大街一样长的印第安独木战船！”

伊兰走到桌旁，說道：“噢，你把它修好了！”

台夫点点头，他蹲在地上，拭着額角上的汗珠。

“但是这东西馬力太小了，”他說。“我懊悔沒买那較大的一套。这一套里的馬达簡直真是玩具！”

伊兰搖了搖頭。她用手指摸弄着散放在桌上的那堆零件。

“台夫……你不該花錢买这么貴重的东西送給孩子！”

一清早，台夫把礼物打开来的时候，这話她就已經說过两次了。一次是为了給孩子們的礼物。还有一次是为了送給她一双衬毛皮的印第安式拖鞋，那拖鞋柔軟得象真鹿皮制的，上面裝飾着她从未見过的极端奢華的明珠，象这样的拖鞋，有些美国游客的太太会出五十元的高价买去的。这双鞋是乔尼·霍克的姊姊做的。

台夫笑盈盈地嘟囔着說：“你看这双鞋子的尺碼合适嗎？”

他的目光漂亮地、調皮地爱撫着她。看她穿上印第安式拖鞋——这多多少少改变了她的整个体态——引起他心头一陣不顾一切的冲动。他从地板上跪起身来，想抓住她的双手。

但是她轉身向小邁克走去。

“这个聖誕過得好嗎？”

“從來沒有这么好過！”邁克說。

喬埃在房間里狂奔一圈，朝廚房飛跑出去。他一到廚房里，就尖聲叫起哥哥來。

“邁克！快來，奶奶把火雞放进爐子里去了！快來，快來！”

邁克跑出去的時候，伊蘭低聲說道：“啊，台夫！我從來不曾看見他們這樣快活過！”

但是，正当他站起來向她走去時，收音機里的合唱隊隨着轟雷一般驟發的風琴音樂送來了聖誕頌歌里《歡樂降臨世界！》的歌声。

好像唱的不是聖誕頌歌，而是一支華爾茲舞曲，伊蘭歡笑着，毫不為意地舉起兩臂、划着舞步出去到外面門廊里，口中隨着合唱隊的歌声哼着。

歡樂降臨世界……上帝已經來到，
讓大地迎接她的君王！

爐火的热氣加上兩杯聖誕酒，使安娜的臉紅得象个紅蘿卜，她把沉重的爐門關上了。

邁克和喬埃踮起足尖在她背後向熱氣騰騰的爐膛里窺望，烤火雞在里面傾瀉出令人饞涎欲滴的香味。安娜把滾熱的濃汁一匙一匙澆在越來越顯得焦黃的火雞上，滿廚房里是烤熟的火雞的肉香。

“你們不要碍我的手脚好不好！”安娜发脾气說。孩子們不理她，用鼻子嗤笑兩聲，擠得格外緊了，她于是在邁克頭上打了

一巴掌。

“快滾出去！你們两个一齐給我滾！上楼去，一个钟点里不許你們哪一个出一点声！”

她把他們推出門外，在他們两个屁股上重重敲了一下。弟兄俩乖乖地向楼梯走去。

蓓西·戈登在揉一大堆发酵的生面，这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看你跟你的規矩！吓！現在你又拿什么給他們吃了……一大块餅还是又給了他們一块冰糖？安娜·納尔逊，你会把他們肚皮填得那么滿，連一口晚飯都装不下了！”

“一口？等吃晚飯时再看吧。这两个孩子是无底桶呢！”

說着她在桌旁坐下来，疲倦地清理出一片地方来安放她的两臂。

“現在我确实相信火鸡买得太小了，”她說。

“別胡說了！先把搗烂了的土豆放上。老吉姆最爱吃这个，我还要在土豆上面澆一些真正的奶油。”

“晚飯我倒不担心，”安娜說。“問題是在今天夜里。誰知道有什么人会来串門？蓓西，我們多年沒有象今天这样按照古风过圣誕节了！丹尼斯要来，奧里也一准会来。他們想吃什么呢？冷火鸡！嘿，沒有吃剩下来的火鸡还算什么圣誕夜？”

“他們只想喝酒，”蓓西哼了一声說。“有的是啤酒，足够淹死一团人呢。別再为火鸡伤脑筋了！我們还有猪肉……”

两个妇人一声不响地震震眼，心中盘算着她們打下了的埋伏——烤猪肉。肉已經在前一天烤好了，只差将它切成厚片，再与火鸡的作料和湯汁一起热一下，那样一来，只有絕頂精明的老鑒才能鉴别出这是烤猪肉而不是火鸡。

这时是四点钟。吉姆叔叔和乔尼中午一到达这里后，立刻

带着两个孩子到外面試驗了他們的礼物——适合青年奥林匹克運動員用的滑雪鞋，手工做的——現在他們正同台夫、伊兰和丹·格朗特一起上街拜訪老邻居去了。孩子們在樓上安靜地看新書。

“你嘗過布丁嗎？”，蓓西問安娜，同時又重新揉做點心的發酵面，放在面粉板上用擀面杖熟練地翻來復去擀着。

安娜也斜着一只眼睛瞟着時鐘。“再蒸半小時就得了。但是叫我擔心的是蜜餞。直到現在還沒硬呢。”

蓓西一邊揩着兩手，一邊向廚房的寬窗台走去，那碗蜜餞正放在那兒冷處凍着呢。後來安娜也走到身邊，她突然向上望着，嘴里嘀咕着說：“呃……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順利，對不對？”

“我要送他們上床睡了覺，然後我就放心了，”安娜說。“真的，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到臨睡覺時候就難說了……”

“他們打算通宵不睡嗎？”

“當然羅！”

窗子拉不起來。安娜拿了一把切肉用的刀撬開冰凍。“窗子邊上都結冰了。”

兩個婦人并力拉起窗子。蜜餞完全硬了。她們心中很快慰，就砰地一聲放下沉重的窗子。

在廚房的水槽上面挂着一面鏡子。蓓西對着鏡子皺起眉頭，忿忿地把黑頭髮上沾着的一抹白面粉擲掉。“我的頭髮還不至於這麼白呢！”

安娜從心眼里笑出聲來。“往臉上搽點兒吧，蓓西。今天你的氣色很不錯呢！”

“安娜·納爾遜，你真是只老狐狸。象我這樣老在洗衣店裏的人，什麼面粉也搽不白我的皮膚了，親愛的。梳妝台上的油

脂、香粉我全都試过啦！”

她們并肩站在水槽前，在鏡中仔細品量着她們逐漸見老的容貌。

“你的头发該燙一下。”

“我的头发会把电燙机軋坏的，”安娜說。

蓓西拍拍自己一头柔軟的厚发，随口說道：“唉，看孩子們跟台夫在一起真叫人心里舒服，你說是嗎？安娜，你真福气。自从我的孩子和我分开以后，我就沒看見过他們。我很想写信給我的孩子和尼丽，叫他們全家都来，和我一起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她叹了一口气。“在我的房間里！住六个成人和五个孙儿孙女，嚶！我还有足够的理智，不去认真考虑这問題。但是有时候总不免……”

“呸！”安娜哼了一声。“胡說八道，躲在饅頭皮里瞎嚷嚷！放手做去吧，娘們，我自己也想这么做呢！”

“你？干嗎要这样做？”

安娜把鼻子眼一皺蹙，使自己的双眉紧鎖起来。“就是为了她。伊兰。这些时来她一直心中隱忍着。但是到了今天晚上，等她送孩子們上床，他們就会要台夫也一起上楼。那时候她就受不住了！蓓西，这情景使我回想到三十年前。当年我自己也是一样。完全一模、一样。乔治和台夫跟吉姆叔叔在那里玩，他是在圣诞节跟孩子們一同玩耍的第一个男长辈，我呢，心中在想念他們死去的父亲……”

蓓西撿起桌上的一块剩酵面，使勁扔进干面粉中，揚起一陣白色的烟灰。

“別說了！你听见嗎？两杯酒一下肚，你就哭哭啼啼的了！”

两个老朋友笑着拥抱在一起。蓓西温存地撫摩安娜粗糙的头发。“你实在該去电燙一下。你还不算老!”

“你自己也可以去修修指甲。”

“咱們去吧。为了过大年夜。咱們一齐上美容室去一次吧，好不好?”

安娜忽然凝一凝神。“老天爷!我險些儿忘記了!寄生树!①”

她在购物袋中翻出了寄生树椹枝。蓓西扶着椅子，让她爬上去把寄生树高高挂在餐厅門口。

“挂好了。等丹·格朗特一来，你就让他站到树下去!”安娜說。

“他会象个孩子那样羞紅了臉，”蓓西說。“还有他的小胡子簡直跟板刷一样!”

两个妇人这时决定尝尝吉姆叔叔带来的威士忌酒。

“恭賀聖誕，老酒鬼!”安娜咧嘴笑着說。

“恭賀聖誕!”

她們正在那里呷着威士忌，台夫、伊兰和其余的人都从屋外的雪地里踩着脚上的雪走进来。火鸡終于烤熟了。每一个人，連两个孩子在内，都帮着摆餐具。等到火鸡切好，每个人都已胃口大开地吃起来了。安娜家里頓時响彻一片喧鬧的、纵情狂欢的笑声。

这一晚到底是怎样过的呢?最后伊兰終于把两个孩子管束起来，准备送他們上楼去睡覺。就在这时候，完全不是安娜所担心的那样，迈克和乔埃向他們的台夫叔叔提出了一个要求。

① 寄生树：西俗聖誕节用擗寄生树枝做的裝飾，在下面走过的女子大家都可以和她接吻。

“你允許过我們的！可是你一直沒有兌現！从早上起你就答应唱一支在战争中学来的进行曲給我們听了！”

台夫手中揮舞着一瓶啤酒，向客人們訴說道：“我不会唱歌！再說我几时行过軍呢？我在軍隊里是开汽車的。我連自己高声喊叫都听不到，更不用說唱歌了！”

乔尼·霍克开口的时候，大家都不作声了。“不过有时我們也唱歌的，台夫。”

“喔？”

乔尼哼了几小节《英格兰永远存在！》

“唱吧，唱吧，我們大家給你帮腔！”丹·格朗特說。“丹尼斯，你的吉他呢？”

丹尼斯·兰琪文一口飲尽了一杯酒，毅然决然地搖着头。“太早了。我是不到夜深不唱歌的，我的朋友。”

他的妻子依旧稍微离开大家一点儿坐着——叶維特·兰琪文怎么也不习惯跟基督教徒在一起庆祝圣诞节——她把嘴一撇，然后嘻开了嘴挑战似的朝着丹老爹一笑。

“你，”她用英語說，“你要丹尼斯歌唱大英帝国嗎？帝国主义！”

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乔尼·霍克站了起来。

“唱吧！”迈克叫道。“唱吧，你答应过的！”

台夫和乔尼有点窘，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口中唱道：

英格兰永远存在，

自由归于英格兰！

但是等到这支歌快要唱完，每个人同声合唱了叠句以后，吉

姆叔叔又給两个孩子延緩一下就寢時間。

“沒有勁！”他用宏亮的聲音說。“这支歌不算進行曲。現在我們再唱一支我們那個時代的好歌，那才是真正的歌呢！”

他拿了一只特大的高腳玻璃杯喝啤酒。干了杯后，他揩揩嘴邊的泡沫，用柔和但宏亮得驚人的、很有節奏的聲音高唱起來，正象當年與他的戰友在萬籟無聲的深夜里唱的那樣，他們當時一邊唱歌，一邊奮不顧身地急急奔向朗琪瑪克和聖朱理安的戰場……

去鐵伯累里①的征途遙遠，
千里迢迢，
去鐵伯累里的征途遙遠，
去找我認識的最可愛的姑娘！

等他唱完，丹尼斯揮着兩臂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噯，請問！你們當時真的唱这支歌嗎？”

“我們知道這歌的意思！”吉姆叔叔吼道。“不但在戰場上，在這裡也是一樣！就在這兒深岩我曾聽到過有上千個礦工唱着鐵伯累里！”

“的確是這樣，”安娜·納爾遜說。“丹尼斯，在當時這確是一支很好的歌。”

她望望吉姆叔叔。望望台夫。又望望兩個孩子。

“還有一支歌呢，”她對邁克和喬埃說。“歌詞變換了。譜子也改了。但是歌卻是一樣的。不錯，我認為歌總是一樣的。”

① 鐵伯累里(Tipperary): 愛爾蘭的一個城市。

“另外是什么歌呢，奶奶？”

安娜朝丹·格朗特微笑着。“啊，丹，你得帮我个忙，你一定记得的！你不是亲眼看见他们出发参加波尔战争的吗？”

她对迈克说：“很久以前了……嘿，确实是在好多年以前了，吉姆叔叔的妈妈常常爱唱这支歌。这是你曾祖父唱的歌，孩子。是他唱的进行曲。”

使大家高兴的是，安娜和丹放开嗓子唱起那支古老的英国战歌来，调子豪迈奔放，速度很快。

我们是女皇的战士，弟兄们！

我们久战沙场，弟兄们！

我们见多识广，弟兄们！

整个房间里的人一齐踏着拍子，同声合唱欢乐的叠句，连兰琪文夫妇也不例外。两个孩子也格登格登踩着楼梯唱着上床去睡觉，他们歌唱的那位女皇，在好多年前曾经骄傲地站在皇宫的窗台边，看着亚瑟·纳尔逊随军出发，为了证券交易所去抢救南非的黄金和钻石。

听着到场的人都高唱一支帝国主义的战争歌曲，实在使丹尼斯·兰琪文受不了。他卷起衬衫袖子，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把自制的卷烟头重新燃着了。

“我们是什么人？”他演讲似的说。“我们是不是人？是不是加拿大人？听你们唱的！首先，唱的是英格兰。”

他的妻子很轻松、但很有分量地插口说：“那么爱尔兰呢？他们的祖先为什么要怀念铁伯累里呢？他们怎么不歌唱曼尼托巴大街或者莱梅路？呸！铁伯累里！”

丹尼斯跳起来，一口吐掉烟头。“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才歌唱我们自己的英雄呢！可是如果你们想唱加拿大歌曲，我们可以供给！到魁北克去吧，弟兄们……你们决不会听到我们为女皇的宝座歌唱！”

他没法使自己喜爱的那种辩论开始。奥里·肖契克对着他一笑置之。达丽亚·安托希金重新替他斟满杯酒，把他拖到寄生树下，跟他来了一个夸张的、好莱坞式的滑稽拥抱，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老兄，今天是圣诞节呢，”吉姆叔叔提醒他说。

“叶维特，”丹说，“去把他的吉他拿来。”

兰琪文在调弦子，就在这时，伊兰从楼上走下来。安娜和蓓西丢了个眼色。

安娜问她两个孩子怎样，她说：“他们两个吗？我看他们头还没碰到枕头就睡着了！”

她走到丹尼斯·兰琪文跟前对他耳语一下。他的脾气立刻消失了，脸上露出惊讶得意的笑容。他对他的妻子咕囔了几句。他们三个一齐笑了起来，丹尼斯长长的棕色手指在吉他琴弦上撥弄，那吉他就不耐烦地铮铮鏗鏘响起来。

“你要跟我们一起唱！”叶维特对伊兰说。

“哎呀，我的法语精透了！”

“唱这支歌谁还管你的发音？”叶维特眨眨眼。“主要是你的心在唱！”

杯中的酒又斟满了。房间里优美的歌声一起，各人就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农家姑娘李丝苔①和她的牧童柯林从过

① 法国喜剧中的典型人物。

去的时代，在一个夏日出现了……

“Qui n'a pas d'amour!①”

誰要是沒有愛情——古老的魁北克民歌中這樣說——就無法看到美麗的日子。

但是李絲苔和少年柯林有愛情。歌中說他們從黑夜直愛到黎明。最後李絲苔是怎麼說的？柯林听了決不會誤解她的意思……

我的牧羊郎啊，
我的可愛的牧羊郎，
我把自己獻給了你！

* * *

十一點鐘，安娜家里熙熙攘攘擠滿了人。她所有的那些不上夜班的房客都已回來；有的從自己買的過節用的食品里拿出一兩瓶酒。有的出去以後把他們的女朋友帶了回來。鄰人們也陸續來了。姑娘們一個個在寄生樹下都被吻了十來次。有一個房間作了跳舞廳，另外一個作了歌詠室。到處有吃有喝。安娜和蓓西早就切好火雞和烤豬肉，這時又回去配置一些應急的家常菜肴：香腸、大臘腸和干酪。

來賓不住地分散成喧鬧的小集團，他們三三兩兩地象漩渦一樣從主流中拆離出來，去到角落里談天，爭論，講自己愛講的故事。

有一個以丹·格朗特為中心的小集團已經在圍攻安娜的旧

① 法文：“那個沒有愛情的人！”

收音机，坚决要停播舞曲，改播十一点的新聞报告。

随着广播員清醒而刺耳的声音——“深岩广播电台給各位听众播送今天的最后新聞”——室内也响起一片喧鬧的抗議声，但接着每个人都突然惊讶地靜下来，只听得克拉德·梅叟的声音几乎在高叫着問候大家：“亲爱的朋友們……恭賀聖誕！一个了不起、多么了不起的聖誕礼物送到深岩来了！”

这位国会議員显然有几分醉意了。但是沒有人留意这一点。克拉德·梅叟在广播时惯用一种很特別的声調，一种十分虛假、緊張、給人印象很深的說話方式，那是由一位演說教师煞費苦心地傳授給他的。今晚，他再也顾不得用这种演戏似的声音說話了。他激动得好象是在选举前夕向选民們演讲那样……

“誰都知道，我們大家这些日子来多么耽心！数以百計，不，数以千計的矿工、冶炼工人都在耽心下星期五的工資袋里会不会看到那張致命的小紙条儿。‘公司深为遺憾……’解雇！有誰不在談論这件事呢？你、我和我們的妻子，还有街角的小店老板，以及在这地区内的每一个生意人！”

梅叟在聖誕节广播中讲出这番不尋常的話，有如一盆冰凉的冷水澆在他們头上，使每个人的头脑都清醒过来。由于他的話說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安娜屋里頓時变得象教堂一般肃靜。全体宾客都涌进了客厅，个个豎起耳朵傾听广播。

“我的朋友們！这实在是……个值得庆賀的聖誕节！寰球合金公司總經理，爱德伽·波拉德先生，今天晚上发表了惊人的消息。鎳的銷路突然好轉了。在东方，一句話……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軍隊已經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蔣介石不得不采取大規模的敌对行动。华盛顿已經宣布对这出乎意外的激烈形势的发展全力支持……”

克拉德·梅叟詳細地引証波拉德声明中的話。波拉德的原文里滿篇晦澀難懂的董事會術語——梅叟用淺顯的話把它翻譯出來：

“換句話說，美國馬上就會有很大的鎳市場了。過剩的產品已經被全部吸收。鎳的價格一定會上漲。這就是說，本地區可以一直保持充分就業。這也就是說，生產非常可能要不斷擴展！”

“所以關於經濟蕭條的預言是胡說八道，”梅叟說。“所以共產黨當然也在胡說八道。深岩正在向空前未有的繁榮道路上前進。將會有更多的工作，更高的工資。每個人將會有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他突然停頓了一下，隨即變換了語調，壓低聲音裝出無線電中傳教士慣用的那種莊嚴而陰郁的口吻引《聖經》里的話說：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①”

於是深岩電台的廣播員在同一天內第二次播送兒童合唱隊的合唱：《歡樂降臨世界！》

* * *

新聞廣播完了，安娜·納爾遜的賓客又開始散開來。更多的酒拿出來了。有幾群在一起聚飲的人很快失去了節制。另外有些人恰好相反，他們放棄了現成的飲料不喝，却在吵架似的熱烈爭論剛才的新聞。

安娜的幾個老房客走過來，放開嗓子對她唱着一支雄壯的歌曲。

① 見《新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節。

“惊人的消息，安娜亲爱的！打起精神来吧，有什么事使你
不开心呢？到了新年初一我就可以重新找到工作，那时一定还
清欠下你的每一分钱！”

“我要是早知道你有钱买海格—海格^①衣料，”安娜动气地
说，“上星期就要向你收房钱了！”

这个冶炼工人老着脸皮从后面裤袋抽出一瓶威士忌。“安
娜，别那么愁眉苦脸了，今天是圣诞节呢！”

他和他的伙伴将她拦腰抱起来，跳着华尔兹舞挤进人丛。他
们穿过房间以后，安娜挣脱了。在屋角落里，有一堆男女围着
丹·格朗特和奥里·肖契克。安娜也挤了进去。

“不，要你老实告诉我！”有一个男子高声嚷道。“你心里快
活不快活？你不快活！我看得出来。你怎么能快活呢，丹？人
人都有工作……没有一个人再烦恼耽忧……你们的党在经济繁
荣中吃不开了！”

奥里·肖契克觉得自己好象是在用实际行动护卫丹老爹免
受这些言语的攻击，他露出爽朗而焦急的笑容，把膝上的手风琴
使劲一合，手风琴就发出一种响亮的抗议声。

正在这时，只听得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震得墙壁都仿佛晃
动起来。沉重的脚步踏进了门厅。在客厅门口出现了马尔考
姆·鲁帕特高大的躯体。他光着脑袋，寒风和酒使他的脸红得
都发紫了，他穿着一件旧的粗毛水牛皮大衣，使他的身材显得更
高更大。他一只手往前伸着，好象在探索道路似的踉踉跄跄走进
客厅来。他站住脚步挨个地望着每人的脸。他身子有点摇晃。

“你们听到了吗？”他问道。当他的目光再度在室内巡视的

① 海格—海格(Haig & Haig)：一种人造纺织品。

时候，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所期待地沉默不語了。

“你們听到我們最亲爱的克拉德先生的广播了嗎？”

客厅里有人从鼻子里嗤笑了一声說已經听到了。人們很快从厨房和后面别的房間里挤进客厅来，繞着这个新来的客人圍成一大圈。

魯帕特解开笨重的毛皮大衣。現在当他举起胳膊的时候，样子活象一个过去时代里的幽灵，他那寬大的大衣从他的肩头搭拉下来，看上去很象一件长袍。

“你們听着！”他用一种柔和的、演戏似的声音悄悄說。

一陣着实痛苦的激情在他寬闊的面龐上掠过。

“亲爱的朋友們！亲爱的矿工們！亲爱的炼鍊工人們！精炼世界最貴重的金属的工人們！”

魯帕特微微凸出的褐色大眼珠本来在瞪着看一張張面孔，这时突然露出一種異常的神色，使站在前排的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往后退縮，紧挤着身后的人。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們！我是誰？啊，你們不認識我嗎？我就是那个来寻找基督的博士，可惜来迟了一千九百四十六年！我今天晚上也到山上去过！我守望着另一顆在东方升起的明星❶！克拉德·梅叟的星！爱德伽·波拉德的星！契斯特·李·諾勒斯的星！”

傾刻間他語惊四座。“光荣归于高居天上的上帝！”

他开始摹仿《聖經》上描写的基督誕生时的故事庄严地高声演讲起来，他的手、臂膀和身体不住顫抖着。

❶ 參閱《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博士在东方看見基督的星，到耶路撒冷来拜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孩子。

“在地上……戰爭與苦難歸于人。因今天在灰山的村落里，為你們作了獻祭……活活燒死了一百個中國嬰孩！不錯！你們要看見這些嬰孩包着火焰熊熊的凝固汽油，臥在路旁……那就是記號了！”^①

他踉蹌了一下。等他站穩腳步，正好一眼瞥見伊蘭·納爾遜。他舉起一只大手有氣無力地在冒出汗珠的額角上抹了一把。

“啊，納爾遜太太。我們剛才正談論你呢。我是從朋友家裏來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在他們那邊却不受歡迎。不，在聖誕節，喝醉了酒的馬爾考姆·魯帕特對斯凱納神父說來當然不是一位相宜的客人！于是我便上這兒來了！”

他溫文爾雅地大聲笑着。“怎麼樣？連你們這兒也不歡迎我？難道我必須假定你們這些人都一直在喝奶油？”

只有很少幾個人聽了他這話發笑，有人急急忙忙倒了一杯烈性酒給他。他差不多連脖子也不仰，只見他的兩頰又快又熟練地一動，將那杯威士忌一飲而盡。

然後他遞回酒杯，甚為不屑地冷笑一聲，說道：“謝謝你們的款待！但是等一等。等我講完了話！親愛的礦工們和煉鐵工人們……你們這些在加拿大拿到最高工資的人們！溫和善良、吃飽穿暖的深岩公民們……你們再也不會受失業的威脅了！”

他在人從中東張西望，最後終於找到了安娜·納爾遜。

“啊，我們的女主人！你在今天的聖誕宴會上用火雞款待客人嗎？”

安娜點點頭，馬爾考姆·魯帕特就神色一變，高聲叫道：“不

① 此段摹仿《新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 11—15 節關於基督誕生的描寫。

对！不是火鸡！你们……吃人的生番！你们吃的是小孩子！大屠杀的刽子手们！你们在矿井里，我在饭店里，我们每一个人，把精美的加拿大食物一直装到齐耳根子了，我们竭尽全力劳苦六年筹备好世界上最大的死亡与毁灭之宴以后，都吃得又光又亮了！”

他好象在记忆诗句似的握着拳头，紧锁双眉，步履不稳地在客厅中众人让出来的空地上踱来踱去。

“不，我们今天吃的不是火鸡，而是人肉！我告诉你们，你们干的不是采矿，而是屠杀！这整个城市是一座血腥的坟墓！你们拿到的每一块钱都浸透了老人、小孩、兵士和同母亲一起被炸死的胎儿的鲜血！镍城！高举起我们的旗帜吧，从市政厅升起我们的国旗吧！你们看到吗？我们的旗帜……是一条撕碎了的血腥绷带，长得足够环绕全球！上面画着我们的纹章……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战场上矗立着一尊镍钢大炮！”

客厅里后面有人高声喊道：“他喝的烂醉了，把这个杂种轰出去！”

鲁帕特立刻露出笑容。“请吧！”他柔声说道。“把我轰到雪地里去跟基督待在一起吧！我已经对你们的牧师说过……在今天夜里，在今年这个圣诞节，上帝的儿子的的确确找不到一个枕头的地方了！深岩的每一只枕头上都染着鲜血！印上我们深岩商标的眼泪和鲜血已经浸透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发出一阵短促的、震耳的笑声。“怎么，我们以为战争已经停止了，是不是？我们庆祝了和平的降临！我们这些浑身发臭的伪君子，我们在欢呼和平……同时又害怕经济萧条！”

他举起双臂，激昂慷慨地喊道：“可是现在再也不会会有经济萧条了！啊，让我们在这个快乐的圣诞节尽情欢呼吧！”

他停住了，微笑着，接着唱起聖誕頌歌來，聲音响亮清晰得刺耳，他的頭往后仰着，樣子很象在街頭演唱聖歌的人。

歡樂降臨世界……

戰爭已經到來！

一陣戰栗從他腳底下升起，象驚濤駭浪一樣波及他魁偉的全身。他緊閉雙眼，一本正經地在身上划着十字。接着他象祈求者那樣用顫抖的、空洞的聲音祈禱起來……

“屠殺之母——鏢——萬歲！毀壞人肉之神！六年內敷了二千六百萬死屍的油膏。我們生活方式的救世主萬歲，恩賜工資和紅利的聖人萬歲！神聖的鏢啊，慈悲慈悲我們吧，我們這些人就要再一次開始更大更大規模的生產，追求更高更高的工資，堆起千千萬萬的死屍！”

他咳嗽着，跌跌撞撞地奔向門口。沒有一個人伸出臂膀來挽他。當他抓住門框站住的時候，丹·格朗特從人叢中擠出來，走上去輕輕拍着他的肩膀。

“啊，格朗特同志，本地區的革命領導人！”

丹笑了。“等我穿好大衣。我陪你出去。”

“陪我出去？不。我的話已經說完，我要獨自走了。”

格朗特扯了下他水牛皮大衣的袖子。“聽我講！老兄，你對我們，對我們寥寥幾十個人講了話就心滿意足了嗎？”

馬爾考姆·魯帕特轉開身去，踉踉蹌蹌向着陰暗的門廊走去。

丹·格朗特氣呼呼地、然而又象懇求似的在后面喊他：“馬爾考姆·魯帕特！你怎么啦？”

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客廳里的人們拉起窗帷向外窺望冰雪統治下的黑暗，看見魯帕特魁梧的身軀蹣跚地沿着積雪的街心慢慢走遠了。

* * *

兩個在守衛礦渣堆的巡邏警看見這個駭人的形影在黑暗中隱約出現。他們心中驚疑着這到底是什麼。接着他們聽見它講起話來，就吃驚得周身的血液都凝住了。

原來是一個穿着毛皮大衣的人。這個人站在遠處，剛好在高高的鐵絲網外邊，高舉起兩臂，活象一隻關閉在籠中的巨獸那樣搖着鐵絲網。這時又開來了一輛列車卸下熾熱的礦渣，象火山口的熔岩那樣傾瀉在礦渣堆斜坡上，發出明亮的橘黃色光焰輝映着夜間景色，鐵絲網外的那個人見了，就垂下手臂，搭拉着腦袋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啊，尼采，你今天晚上在哪裡？你看見了這些事嗎？我聽到你的聲音，尼采！我能聽見你的聲音，老朋友！‘我管基督精神叫禍水，一種非常嚴重的精神錯亂。……我管它叫人類永遠洗滌不了的污點！’啊，尼采，看看今天晚上這裡的情景吧！‘從拜占庭到深岩相距兩千年了！過去他們只能把一個人釘上十字架……現在呢，我們在這兒給全人類製造了十字架！你的話說得太早了，尼采！你的眼睛看得太遠了！”

他又抬起頭來，仿佛豎起耳朵在傾聽。“什麼？啊，你說得不錯：‘我的時機還沒成熟。’這句話對我也適用。我的時機也還沒有成熟！”

這個人跌跌撞撞離開鐵絲網消失在黑暗里以後，兩個警衛拿這次奇怪的幽靈出現為題足足談論了一個鐘頭……

馬爾考姆·魯帕特在雪中徒步走了幾英里，繞着荒涼寂寞

的大矿渣堆走了一圈，一直走到制炼厂的三根烟囱那里，只见那些烟囱从地面直冲云霄，在庆祝圣诞节的光辉照明下，显得无限崇高伟大。

前一天，魯帕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对魯帕特来说也并非头一次了。他花了多年心血精心撰写的一部书稿在出版商手中稽留了五个月之后又一次被退回来了。这部稿子的被退回来连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馬尔考姆·魯帕特的名字已经有八年没在任何出版物上出现了。

有时候，他心情颓唐，精神萎靡不振，心里难过得一连好几天都食不下咽。

今天晚上，丹·格朗特的话无意中剔破了魯帕特自尊心的创疤，象刀割似的使他的伤口发生剧痛。

魯帕特深夜站在路旁，迷惘地仰望着制炼厂的烟囱，又回想起格朗特的话。“‘老兄，你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嗎？’”

他早年写的关于北极探险的那些历史书曾经使他名噪一时。但是遥远的过去年代，以及单一的北极风光，已不复能引起他创作的灵感了。正当他创作才华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下，偏巧祸不单行，他年轻的妻子在一个远处在丘吉尔港北部的冷僻营场里病死了，他和她到那边去度过一个夏季，为的是绝望地想再度觅得失去的才华。

自从那时以后，魯帕特一直没有勇气去正视残酷的事情真相。一个医生检验了他妻子僵硬的尸体，随口说出了这一可怕的事实。

“她死亡的原因嗎？呃，你难道不知道？明显得很。饥饿。”

他写的书，连那些博得好评的在内，所得的报酬都不敷温饱。他妻子跟他上北方去虽有一大堆理由，但实际上只是因为

他們窮得不能在蒙特利尔碼頭貧民窟那里的一個單間小屋里住下去了，而他為人又過於高傲，決不允許他妻子去做工。

後來偶然遇到了老邁的加拿大小說家菲立普·格羅夫，才算把抱恨在心、滿腹憂傷的魯帕特救了，沒使他很快沉淪下去。他極其清楚地看到，格羅夫的悲劇並不在於人生的坎坷，也不在於使他束手待斃的那種可怕的貧窮，而是在於他自暴自棄地退出了這個正在變化的世界，脫離了加拿大人民，並且犯了那種可怕的、不可原諒的錯誤，不願睜開眼睛正視所有組成正在興起的新加拿大的一切——那個在暴風雨的世界裡尋求自己的命運的加拿大。

一種怕遭到和格羅夫同樣命運的真正的、切身的恐懼，是促使馬爾考姆·魯帕特來到深岩的力量。他的年歲太大，不適合下礦和進廠做工，就只好在小飯店的櫃台後面當侍者，借此觀察和分享無數人的生活。一天八小時他在飯店裡燒菜送菜。一天六小時他躲在一間簡陋孤寂的閣樓裡寫作。其餘的時間他就消磨在努力睡覺、溜大街或是拜望朋友上。有時他就干脆喝酒。

“老兄，你這樣就心滿意足了嗎？”

格朗特的聲音在他的耳畔鳴响，這是永遠煎熬着他孤獨的心中的抗議之聲所發出的殘酷回聲。

可是他的答話可以向誰傾吐呢？茫茫的人世間何處是他的知音，可以平復他自尊心所受的創傷呢？他忍氣吞聲地讀着紐約出版社里那些婊子編輯所寫的傲慢無禮的退稿信，這種氣他還能忍受多久呢？

象很多體格魁梧的人一樣，馬爾考姆·魯帕特整個心靈中充滿了對別人的天真的慈愛，充滿了對任何受苦難的弱者的無限同情。有時他可以將這種奔放的感情在筆下傾瀉出來。但是

一般时候他总是被那些在内心沸腾的感情所折磨。

那天晚上他读了旅居中国的青年传教医师来信之后，就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房门，为那些活活葬身在美国化学研究的成就——蒋介石使用的凝固汽油烈焰中的不相识的中国孩子伤心地吞声饮泣。

可惜太迟了，到现在他才反复不断地向自己问这一句打动他心坎的话。

“‘老兄，你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嗎？’”

他在严寒的黑夜里凝神四望，不禁打了个寒战。不知是由于疲倦呢，还是由于酒性发作，他跌倒在路旁了。他坐在雪里，露在外面的两只手都冻僵了。

他狼狈地挣扎着跪起来，一面摩擦着麻木的手指，一面抬头凝视，他的目光越过了最高的泛光灯照在制炼厂烟囱上的一动不动的灯光。在耸入云霄里的烟囱顶上，滚滚翻腾着从远在底下的巨大熔炉里冒出来的阵阵烟云，这些烟云源源不竭地涌现，象童话里描写的那么神奇。

马尔考姆·鲁帕特头晕目眩，睁大眼睛向上瞪着三道金色烟柱，只见它们仿佛在黑天鹅绒般的冬夜天空里不停地旋转。

骤然间，他妻子慵倦的面容放出惊人的光芒在烟云缭绕之中出现了。

他一想这不是自己快要疯了，不禁惶急得气都透不过来，立刻疯狂地用双手撕开衬衫领子。他气喘吁吁地搥着双眼。可是等他把手一拿开，那幻象却依然浮现在他眼前。

他妻子的面庞在烟云里盈盈微笑。她睁开星眸，轻启双唇，那沉默已久的声音又在他耳边温柔慰藉地响了起来，唧唧嘤嘤地低诵着诗篇中的片断。

不知有多少次了，他們在一起共同讀着威尔逊·麦克唐納①的詩，那对生活 and 人类命运充滿信心的簡易聖經！

有的地方，有时有榮光出現；
有的地方，是阳光普照大地。
我呢，要把故事讀到末尾……

他来到了十字路口，有很大一截路是奔着赶的。他的疲乏和醉意都不知去向了。他发现小飯店里滿是喧鬧的飲酒作乐的人們。他們是从轉炉和精煉厂午夜下班归来的工人，正在举行过了时候的聖誕慶祝。店主人几乎連站都站不住了，他早就停止接受顧客訂菜了。馬尔考姆·魯帕特穿上自己的厨子白上衣，戴上一頂漿洗过的高帽。

“吃些什么，兄弟們？火鸡丁？煎蛋夹面包？烤干酪咸肉？还是来一样魯帕特特制的好菜？”

他給他們送完飯菜以后，就参加了大家对他的烹調表示謝意的干杯。有人要求他讲一个故事。他笑着爬上柜台。他远远坐在餐厅的一头，盘着双腿，象一个从印第安神話里出来的奇装异服、精神奋发的說书人。

他开始讲給他們听，从前在深岩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是关于一九一七年勃莱尔矿井里一条主要坑道崩塌时发生的惨案，在不知不觉中他把自己某本未能出版的著作里的一章背給他們听了。

他滔滔不絕地背誦着。他的胳膊和手，他的臉部和声音都

① 威尔逊·麦克唐納(1880—)：加拿大詩人。

是表情。他的听众都听得入迷了。

讲完故事，絕大多数人默默地跟他握过手，各自回家。但是还有少数人留着沒有就走，向他提出問題，辯論故事中的情节，不时摇头，对书中一两处結構上的缺陷提出意見。

这一夜的其余时光，馬尔考姆·魯帕特怀着多年未有过的喜悅和热情，俯伏在写字台上計劃着修改全书，把书中一个次要人物，一个当矿工的英国移民改写成故事的主人公……

黎明前飄起雪花来了。輕輕地，微风不动地，滿臉愁苦的天空在广闊的加拿大北部播下了它洁白純淨的結了冰的泪水。靜謐的大地默然接受这隱蔽一切、寬恕一切的被盖。只有在矿井的井架周圍，在永无休止地吞噬着碎矿石的巨大磨坊上空，在熔炉向天空噴射出永远燃燒着的象地獄里那样的烈焰附近——一句話，只有在深岩上空，雪片才融化，污浊有毒的苦雨落到地上。

第十六章

正月里严寒来了。每过一晚，冬天就把那紧攥深岩的寒冷铁腕捏得更紧一些，那凶恶无情的程度有如慢慢冷缩的钢铁一般。虽然下了大雪，却未能使这拥挤的城市减轻北极寒流的重负，那寒流侵入有最好保暖设备的房屋的墙壁，透进最厚的外衣，冻得大灰狼在林中凄厉地嗥叫。

但是在这个月的第三周，横跨加拿大全境，沿着落磯山山脉逶迤而下，越过广漠无垠、堆满积雪的米粮川，经过湖泊地区，向东穿越荒原直抵深岩，传来了隆冬时节那种惊人的春天信息。

春天的歌声行经数千里，从温哥华的蔷薇园一直到深岩的常青林，始终只是一阵无声的细语。但是人间到处仿佛听到了它那繁华的旋律。铁路工人在轨道上敞开衣襟迎着柔和得出奇的微风，妇女们脱了外套走到门廊上，孩子们露着小手在校园里打雪仗，市中心的人行道上冰雪也都已融化了。

“天气会就此暖和下来吗？”人们互相问着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隔了一晚或两晚，春天这种象征性的亲吻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天气当然不会持久的！”台夫·纳尔逊告诉伊兰说。他悄没声儿地对她说了，她呢，带着不信的神气和冒险精神和他一起笑着，答允在当天晚上陪他出去……

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月亮本身能创造世界，而另外的一个世

界也的確在冷落的荒野里出現了。在通往諾揚湖的路上，有很大的一个地区整个夏季都泥濘不堪，有时走都走不过，但是整个地区到处聳立着壯麗的落叶松。这种树很高大，却不丛生。它們象披着斗篷的巨人站在一个其大无比的歌剧舞台上，耐心地等候一声暗示，以便举起双臂仰天长嘯。在冬天，这个地区堆滿了积雪。

洁白的雪，枝头挂雪的高大的落叶松中開闊的空地——月亮对这一世界傾瀉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光輝，一切东西都仿佛跟月亮同謀，想在我們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另外創出一个世界，在荒郊僻野里另辟一个乐园，那儿只有被活埋在雪中的野兽留下的足迹。

台夫和伊兰穿着雪鞋。有时他在前領路，有时她搶在前头。两个人都无须覓路，因为冻了一层冰的积雪給他們鋪下了暢通无阻的道路。

不时地，高处有神秘的微风輕拂，从巍峨的松树上吹下一陣飞絮般的白雪。落下的雪片在月光中象极微小的金剛石那样閃閃发亮，却又輕柔似霧。每当这样的細雪紛紛下落的时候，伊兰就心曠神怡地停步不前，她戴着无指手套的双手出神地象小孩那样紧握着，她的两眼带着无言的問句迎着台夫的目光。

有没有一个画家曾經画过墮入情网的女人，在月光下？在正月的月光下？在那从冬日的夜空中泻下，又从微光閃耀的雪地里升起的月光下？映着这样的光輝，就会使人的面龐象活的、有知覺的雕象那么神奇。

台夫攥住了她，对她說，她变成了一个他从未見过的一个伊兰，她現在比任何时候都年輕，他看得見她眼睛里放出月亮一样的光輝。

途中有一次她停下来重行系紧鞋带，随后又脱下了头上的无边帽。她的手迅捷地、不耐烦地挥动几下，把又长又厚的褐色头发打散了。她摇着头让头发披下来落到肩上，他见了就用手轻抚着。

“啊，台夫。台夫！”

此后他就一直走在前头，真正地当起向导来了。这是相当长的一段路，因为据他所知，除了沿着这里一条曲折得要命的小河道走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了。等他们走到一座大茅屋前面的时候，伊兰已经喘得气都透不过来了。

“我们终于到了！”

她觉得自己好象是漫游奇境的阿丽丝。那茅屋座落在月色遍地的林中深处，耸立在一块岩石高地上。初看上去，它极象一块式样奇特的大磐石。在白雪和奇妙的月光掩蔽下，一切有人居住的迹象都消失不见，这座豪华的住所竟有了一种原始时代的色彩，正堪与那树木、岩石和冰封的小河相映成趣。

窗扉差不多全被雪封住了。宽阔的台阶上也堆着没膝的积雪。但是一缕袅袅的青烟象缥缈的缎带似的缭绕在粗大的石头烟囱顶上。

“噢，不成。台夫，我不能，不能进去。”

“这儿走。走后门。”

后门四周满地是雪鞋和靴子的痕迹，阶沿上的雪已经化掉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不在里面呢？”

“啊，进来吧，”台夫说着，站到一旁让她走进幽暗温馨的小屋里面。

这座小屋的看管人是台夫的同伴阿尔泰儂的父亲。这个老

木匠替一个俄亥俄商人造了这座屋子，那商人一年只来这儿住一两回，为的是釣鱒魚和猎野鹿。老阿尔泰儂自从那屋落成以后就一直当了向导和房屋的看守人，終年居住在这个宅子里。

“台夫，我不能进去。我求求你。我們休息几分钟就走吧。”

感情的火焰突然本能地激发起来，他吻着她，然后跪下来解开她雪鞋上的带子。等他把自己的雪鞋脱掉以后，她已經躲到屋子里面去了。他在寬大的正厅里找到了她，見她嬌小的身子縮成一团匍匐在火光熊熊的巨大壁炉前的地毯上。

她带来了夹餡面包。他們象印第安人那样蹲在地毯上，不声不响地狼吞虎咽似的吃着，映着昏暗的火光張目四望，打量着亮閃閃的高大墙壁，那墙壁跟地板一样油过漆，打过蜡，光可鉴人。

慢慢地，森林中的那种神奇气氛从他們的印象中磨灭了。住所很是暖和，散发出现实的气息……，蜡的气味，火炉的烟味，以及木柴的松脂香。

“你有把握嗎，有沒有絕对的把握？”

台夫胸有成竹地微笑着。“今天晚上他在教哩地以外呢。他出去察看沿路的捕兽陷阱去了。他事先答应我了。所以不必担心。伊兰……伊兰！”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对他傾吐肺腑，語声虽低，却不是耳語，而是一种在喉間震蕩得很厉害的声响。她断断续续地向他傾訴了一些隱藏在心底里的感情，不是毫不腼腆地而是老老实实在地向他承认在他們离别的漫长岁月里她的相思之苦。

这真是个美丽的时辰，听她那种語声，他的那些山盟海誓，还有他那些感情熾烈的插話。

回去的时刻到了，他們并肩坐着吃完了夹餡面包。他沉靜

而坚决地告诉她，他们要赶快结婚。

“在一星期之内吗？台夫！可是……”

“可是是什么？”

这样的时刻是最不适宜进行讨论的。他辛酸地暗忖：“可是
什么？我的态度是这样明确！现在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
捉摸不出她心中在想什么……”

她指着大楼梯的栏杆问：“这是怎样做起来的？”

“用手工。老头子不用任何有动力的机械。这里的每一样
东西都是他用一把斧头和一只锤子制成的。”

“我不信！瞧那所花的劳动！”

这样的谈话惹得台夫有点火了，他说：“劳动，当然罗。一切
东西都是靠劳动创造的。”

伊兰从地板上跪起来，东张西望地察看着这所宅子里可爱的
内部装饰。楼梯向上通到敞亮的、装着栏杆的二楼梯顶，那梯
顶象阳台一样从三面围绕着二楼的大房间，再从梯顶望过去，可
以看见十多间寝室的门。

“这所宅子为什么空着呢？”她悄没声儿问。“为什么没人
住呢？”

他冷冷地告诉她关于美国房主的事，并说在冬天就是房主
想出租，怕也很难找到人。

“我后悔到这里来了。”

“呃？”

她很快地站起来，开始穿戴。

“我们是叫化子，”她说，“不……连叫化子都不如……小偷。
乘他妈的主人不在时来偷住。”

“啊，别这么光明磊落了！我们也不见得是第一个……”

這句話沒說完，他就後悔了。

她在厨房里跪下来系她的雪鞋，一边平靜地說：“我从来沒有見過他，这所宅子的主人，不过我熟悉他那一类型的人。他們常到我工作的那个餐厅里来。他們給大笔小賬。我有一次就从一个美国人手里拿到过五元小賬。他們这样揮金如土，就是为了等着看金錢产生的效果。只要拿錢的女孩子那么微微一笑，他們就会坐在汽車里在外面等着。就是他們这班人造这样的宅子的。还說是打猎用的呢！”

他們在循着小徑走向公路的归途中很少說話。月亮愈向松林背后下沉，他們的兴致也愈加低落。

走到一处地方她叫他停下来，用一种低沉急切的声音說，“台夫，你有沒有想到过象这样的地方……有多少人正需要着？是另外的一种人。就拿那位牧师的太太瑪丽·斯凱納來說吧，她为那些到教会来的孩子張罗药品和維生素。她四处出去为他們募捐东西。如果她能带他們到这地方来住上一冬天，那岂不更好？嗯？有什么不好？我自己也愿意同她一起来，替孩子們做飯。我还要把迈克和乔埃带来。这里的环境对他們的身体有益，他們两个都害着咳嗽，可恨那个該死的制炼厂……”

他这时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坦率地流露出来的慈憫神情，接着她吻了他一下。

“我很抱歉，台夫。我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

“我的那个問題怎样决定呢？”他問。“我們什么时候結婚？”

“呃，”她一边說，一边又动身順着小路和他并排走起来。“我还是很不放心，台夫。你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就告訴你了。是为了爱情呢，还是你认为我需要你？”

“你难道不需要我嗎？”

他看到她嘴那么紧紧一撇，心中着实一惊。她挺起胸膛，迈开大步向前走，他費了很大勁才跟上她。

“你不需要我嗎？”他粗魯地說，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又是冒火，又是失望。

“不是这种样子。不，我不是这种样子需要你。至于說生活……我早就能自力更生了！我沒向任何人乞求过。孩子們过得很好。你不必为我們操心！”

他們半晌不語，翻过一道山岭，来到了公路上，看見了附近房屋里射出来的灯光和映在南边天空里的远处城市灯火，这时他用一种冷淡的然而略带恳求的口气說：“伊兰，你真的只是为孩子们着想嗎？”

“你自己是不是只为孩子們着想呢？”她問。

他朝着远方沿公路跳动的灯光微笑，企图借此掩飾心中的憤怒。他用男子典型的支吾办法很快地說：“我只是要你記住，我提出了要求和你結婚。尽快。越快越好。考虑一下吧，伊兰。”

“公共汽車来了。”

* * *

又过了将近一月。严冬終究显出了它的本色。温度表的水銀柱停留在零下三十五度不动足足有一星期之久。后来有一天他們在大白天里不期而遇，彼此听到了对方的声音，看見对方的眼睛里閃着喜悅的光芒，于是大家欢欣若狂，一切誤解，甚至連极端可怕的疑慮都立刻冰釋了。

“我知道这听上去近于瘋狂，”他說，說时他們正站在拥挤的街头，在正午凜冽的寒风中跺着脚，彼此弯着腰湊得很近，白費力气地想借此护住对方的臉。“在这样的天气。可是，那些小屋暖和得簡直象火炉呢，伊兰。我能找到的那間有一只煤油火炉，

干净得就象一根新的针。我还要告诉你，那样地在冰中钓鱼，确实有趣得很！”

他们两个都从心眼里笑出声来，笑他们自己这种钓鱼的小小借口。他们很快地接了个吻，就分手奔跑着去上班了，他们的的确确在奔跑，好象这样急急地一跑，就能加速他们约会的来临似的。

预定的日子来到了，他们乘着摩托雪车到湖上远足；在太阳下山的时分他们已在湖上燃起了煤油火炉，在厚厚的冰层上凿开了一个大洞，那冰层同时也就是他们钓鱼小屋的地板。他们装好鱼饵，垂下钓钩。

“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你是不是认为我有点儿疯了？”

“啊，台夫，我爱你！台夫！我们结婚吧！”

在不多一会儿工夫，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坐在毯子上，假装在钓鱼，她告诉他，她已经好好考虑过了。因为要她象抛弃一件旧衣裳那样抛弃她的自尊心是很困难的，所以她转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套话，却不肯老实说出她对她的需要犹如越烧越旺的烈焰，烧掉了她的睡眠，白天焚毁了她的一切思想，那种熾烈得有点残酷的相思之苦常常使她心中起了莫名的恐怖。她没有将这些实情向他倾吐，相反地只是用指尖顺着他倾斜的浓眉轻轻划着，还吻着他。她告诉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脑子里幻想着他的嘴唇。她抚摩着他的额角和他下颔的轮廓。

他匆忙拉起钓竿，高声笑着，眼睛眯得细细的，猴急得有点不象样了。“你不会认为我当真是来钓鱼的吧？”

“台夫！”

事后，她安静地仰卧在捕鱼人睡的硬吊床上，台夫紧紧依偎在她身边睡着，她心中想：“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在一起呢？到底

有什么可顾忌的？当然不会是爱情叫我心中害怕！”

她在黑暗中咬着嘴唇，忿怒地拭去偶然滴下来的咸得使人心酸的眼泪。

她看了一眼表，发现将近早晨了。她唤醒台夫，他匆忙穿上衣服，到外面去挂起小旗，使路过的雪橇或卡车看到了好让他们搭车。

他小心地把煤油火炉熄掉，她也把吊床收拾干净。

“喂，在这里我们总没有偷享别人的福吧，是不是？”

她耸耸肩膀。“这是谁的屋子？”

“一个老矿工的。他们有些人冬天就住在这儿。害的石灰肺。听说气候越冷，病人可以活得越久。我不知道……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有的靠捕鱼过日子。极大多数在醉乡里打发日子。没有亲人。他们在这里冰上搭了间小屋，在醉乡中忘却一切。”

他们昨晚把今天的午餐全部吃光了。他们喝了一杯热水，但是这样反而饿得更厉害了。他们让小屋的门敞开着，自己在背风的地方坐着，映着冰层上折射进来的奇异曙光彼此偷眼看着对方。

离他们一两百码远另外有一座钓鱼的小屋，从里面蹒跚地出来一个黑色的人影，只见他浑身歪扭着在刮着大风的冰层上跪了下来。他们听到了那个患石灰肺的病人在咳嗽，那声音听去象在撕裂心胸似的，听了令人厌恶，响得也令人难以置信。

“别过去！”伊兰刚站起身来，台夫就阻止她说。“你去也没用。他们痛恨有人走近他们……”

“可是那太可怕了！说不定他快要死了。”

“不。他们快死时候精神不会那么好。”

台夫把戴着皮手套的大手攔在她膝上，忧伤地、象抱歉似的微笑着。“在海外，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談起这种事。我們打定主意宁可死在战壕里，也不愿意让救护车送到野战医院去。一条狗宁可去独自死在树林里。人类也有同样的天性。那个可怜的人……他也許宁愿死在野外。那里沒有医院的臭气，也沒有医生打扰他……”

伊兰·納尔逊眼里冒出火来。她心中燃起了另一种激烈的感情，使她的血直涌到喉头。

“你怎么会說出这样的話来？”她重重敲着他攔在她膝上戴着手套的指头。“誰也不愿意死。那个人一定愿意到医院里去的，只要他能得到……”

“得到什么？”台夫說着，有点象寻开心似的露出笑容。

“同情！一点爱！一点……尊敬！”

“尊敬？我真他媽的不懂了！你說的什么，尊敬？誰会对一个患石灰肺的垂死病人表示什么尊敬？”他大笑起来。“請問尊敬对他又有什么用？”

突然間她安靜下来了。她明显地把身子一縮，带着又象是渴望又象是央求的神情，拉住他的手紧紧握着。

她柔声說：“台夫，你不尊敬我。”

“啊，現在你真是变傻了。伊兰，我要和你結婚呢！”

“我指的不是婚姻。我指的是真正的尊敬。覺得我是个真正的女人！”

他吃惊地望着她。“难道我一向不是……”

“不，不是那种样子！你不懂得！”

她起身急急走出小屋，他也就追到外面，忧心忡忡地想安慰她。

“我这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个！”她說。“我只有在参加工会工作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象一个真正的人！現在我跟妇女們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才是尊敬！只有跟人民在一起，跟他們并肩作战的时候才能获得这样的尊敬！我不愿一个人孤单地死在这几冰上……誰也不愿意那样！誰也不应该那样死去！”

她紧攥住他的两肩，安安靜靜地但是感情很熾烈地說：“誰也不应该死！”

他映着微带綠色的、淡淡的冬日曙光端詳着她的面龐。

“伊兰，你到底在說什么？真是荒謬可笑。每个人都免不了要死。”

“不！”

“你认为人們都直接进天堂嗎，嚟？”

“不！有一种活着的方法，一种有把握让自己永远不死的方法，一种永远活下去的方法，也就是說一种永远活在別人心中的方法！”

* * *

三月里，901支部在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而且沒有經過罢工。矿井里，磨坊里，精炼厂里，以及一切附属机构里，每个工人的工資都增长了，寰球公司只有在一两处枝节問題上作了一些完全是形式的爭論。

现代化的方案在加速推行。更大的清岩机，更快的凿岩机，效率更高的升降机——各式各样的新机器都一列車一列車地运到深岩。

不光是运来了机器，还运来了人。草原地带的青少年和悉尼失业煤矿工人的儿子都重新在深岩車站下車。寰球公司又在

招募工人了。在美国官方的“固定市場”上錳的价格又上漲了两次。从深岩駛出的运錳列車一周比一周长了。

五光十色的新百貨商店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出現。买电气冰箱、电炉和电唱机的人絡繹不絕。

根据商人們的要求，克拉德·梅斐在国会里作了一次口若悬河的演說，要求放寬信用貸款，使得那些与岩石作斗争的矿工和他們的妻子能“賒欠”到更美好的生活用品，这样就可以保証我們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永久繁荣。

三月底一天傍晚，台夫带着伊兰上电影院。他們俩的关系曾經有过一点困难。有一个星期乔埃病了。另一个星期，他們的上班時間互相冲突。后来，他又沒法安排一处約会的地方。但是当他在电话里提議上电影院去消遣一个黄昏的时候，她的声音的确显得很愉快。

櫥窗中陈列着漂亮的家具。伊兰心想：“如果我們自己有那样一套寢室家具，为他鋪上雪白的桌布，再有充裕的时间坐在梳妆台前为他打扮，那該有多好？”

他咧嘴一笑。“你笑什么？”

她沒法告訴他。她記起在落叶松林中的那个晚上，他怎样中途停下来指給她看雪地里一些奇特的足迹，跟着那足迹直达一个阴暗神秘的小洞。那是所过夜的屋子，是一只长着頸毛的松鸡造的。小巧、安适、宁謐！

“台夫，”她說着，拉他走到一家大家具商店門口。“我打算結婚了。我准备繼續做一个时期工作，我們两个一同儲蓄起一笔款子，賃下一座即将在郊区盖造的房屋。我們要有一所住宅，周圍有泥土的住宅，这样我們就可以布置起一座花园。你再也想象不到孩子們多渴望有一座花园！”

他微微笑着。他吻着她。她說話的时候，他不住地点着头。但是他这种装聾作哑的行为却瞞不了她，她頓时不言語了。这人怎么啦？

現在她既然已經同意結婚，他怎么又躊躇起来了？

于是她心中暗忖：“我不了解他。我沒能跟他心心相印。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孩子看待，可他已不是个孩子了。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不愿告人的秘密，在折磨他的心，破坏我們之間的情感。他倒是需要我，可是什麼性质的需要呢，怎么个需要法呢？”

一个痛苦的、不寒而栗的回忆突然打断了她的思潮。在树林里，当他听到她贊美松鸡的小雪屋的时候，他曾搖了搖頭告訴她說，有一次他跟吉姆老叔一起出来，曾經发现好几十只鳥儿一齐死在雪底下，一陣突然降临的大冰雹使它們的巢穴一下变成冰封的墓穴了。

他覺察到她渾身在打战，但是她說“我很好，沒有什麼。”

他們沿着逐漸安靜下来的街道向前走去。那时早就过了她該回家的時間了。

“台夫，”她說。“你怎么啦？”

就在那儿的街角上，他把制煉厂的事告訴了她。几天前他出来散步，发现了那些勘测人員。

“他們准备再盖个新厂呢，”他說。

他們往四下里望望，看見西边那三座大烟囱高高聳立在泛着熹微霞光的云彩里。

“那儿也要多一根烟囱了，”台夫說。“他們現在正給制煉厂打地基，同时也在准备砌烟囱。我和他們談了下。那烟囱还要大，比現有的三根都大。”

他的語气忧郁得都变成呆板了。“伊兰，我不想再待在这里

了。不久就会发生另一次战争。这是他们急于要另建一座新制炼厂的唯一理由。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不能继续在勃莱尔干活了。”

她带着痛苦的心情看着他紧绷着的脸，他的嘴角在抽搐，后来他不得不用牙咬住嘴唇。

他痛苦地低声说：“别让迈克待在这儿！不消几年……伊兰，他们会把他带走的！他想要当一个工程师，可是他们会给他一支步枪！”

他用一种可怕的哽咽声音说，“愿上帝把他们的灵魂打入地狱！”

她以女人特有的镇静挽住他的手臂，坚定地把她带到一条小街上，她感觉到他靠在她身旁浑身哆嗦。

“你打算怎么样呢，台夫？”

“我们要结婚。不过结婚后我们不能住在这里。伊兰，别要求我住在这里。你知道这些该死的烟囱是什么？是墓碑！纳尔逊家每人一座！一座给我父亲，一座给我父亲的父亲。还有一座给乔治。现在又另外添了一座。是给谁的呢？给我的？还是给小迈克的？”

她不敢和他分手。她试着跟他谈到几处可能去居住的地方。她发现他心中无数，只是模糊地假想着在遥远的西部某些地方，远离他所知道的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事物。她于是不得不告诉他，声音里带着怒意，在她家乡那边，以及萨斯卡契温全境，直到大草原边上的穷乡僻壤，小伙子们也都象纳尔逊家人一样被征去当兵。现在，在西部上千处尘土弥漫的小广场上，在市政厅、火车站旁或是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前面，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光荣的烈士”的纪念碑。在接连几次的战争中，加拿大的农民死

在天涯海角的不知有多少呢。

“台夫，你要想躲避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不知道。或許他知道，但却隱瞞着她。

“你怎么躲避得了战争呢？”她問。“你凭什么这样滿有把握地相信新战争一定会发生？”

“他們需要战争！他們要給鏢找市場！那个罗帕特，他在圣诞节晚上的話說得对！我們帮助了他們。我們靠准备战争生活。一旦战争爆发，我們就去替他們当炮灰，替那班……那班……”

她簡直嚷了出来。“那末就制止他們！不要避开他們！留在这里制止他們！”

但他只是毫不留情地訕笑她。“怎么制止呢？說話要放理智些！他們統治着一切。他們掌握一切，摆布一切。包括战争在內。你无法制止他們。”

她沒法可想，只得說声再見，赶忙回家去，让請来照顾孩子的邻居回去。她几乎一夜沒睡，伤心地想着經過那种絕望的相思之苦，他終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可是他們俩为什么却仍有隔閡呢。

第二天早晨，她真有点欣喜若狂。他打电话到她飯店里。他为昨天的行为向她道歉。他在电话里不知讲了些什么令人欢欣鼓舞的話，惹得她走出电话間时双頰飞紅，克里斯·曼尼夫見了就向她霎眼，吹口哨，那天毫不留情地整整开了她一天玩笑。

* * *

“今年春天怎么迟迟不来，唉？”

“記得哪年的冬天也沒冷得这么久。”

“呃，我早在去年九月就听见印第安人預料了。”

“今年我們不会再有什么春天了，馬上就該是夏季了。”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真会发狂的，我一直这么說。”

深岩的人們每年总不敢对春天抱什么希望。小孩子和老年人一个个望眼欲穿地从三月梢头直等到四月，春天却依旧迟迟不来。

后来在一天早晨的黎明前，朝南的小山震动起来了。一只孤鴉在松林上空高高盘旋，鼓着翅膀，哑哑地发出警报。等到太阳一出来，数以千計的湖泊上就劈劈啪啪地排炮齐鳴，庆祝冰块的碎裂。正午时分万道的林中小溪开始行动起来进行冲击……这种突然的、惊人的襲击在北方叫作四月。

在比較温暖的地方，四月正是春暖花香的好季节。但是在加拿大北部，那里的土地是一片延綿起伏的岩石所組成的海洋，那里称作“加拿大之盾”的寒武紀前的岩层好象一件无与伦比的外壳，大得足以与整个欧洲相比，在这个地方，当四月出来勇猛地把冬天打回北冰洋去的时候，那裸露的岩石和四季常青的树木所散发的春天气息，就是生活的号召，一种奔放的、原始的、不可抗拒的号召。

在最深的梯段里，一个吊車工长把捏着操纵杆的手一松，停止往上运送矿石，同时昂起头来在黑暗中深深吸了一口气……通风設備将四月吹送到一哩深的地下了！

在怒吼着的地獄似的轉炉通道上，有人突然离开工作崗位奔向窗口，站在那里張嘴往他那填滿硝烟的肺里暢吸着奔放欢乐的四月空气。

在勃萊尔矿井的更衣所里，天花板上的大风扇吹得一束束悬挂在絞索上发臭的湿衣服来去直晃。但是人們都在歌唱春天。年輕的男中音和年老的哑喉嚨，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背得出歌詞的，也有只会哼曲子的，他們全都尽情地暢吸着四月的空气，唱

着鼓舞人心的水手之歌……

吹倒他，好汉們，

吹倒他！

湖畔午后三四点钟光景。阳光是那么强烈，使人相信太阳从此以后也许不会再放光了——那炎热而可爱的阳光把风都赶走了。

湖冰早已融化成浆状。台夫·纳尔逊站在一块高大的磐石上，孩子气地把石块掷到远远的冰上，激得半融的冰水象喷泉一样四溅。

他穿着一件鲜艳的格子衬衫和一条旧的紧身裤。他低头向伊兰笑着，将头发往后一甩，把衬衫袖子高卷到黝黑的臂膀上，她见了就迷迷糊糊地瞎想，莫非他真是个遥远年代里的加拿大船夫，从蒙特利尔下游地带来的一个伐木手，是一个传奇中的黑发浪子，天不怕地不怕地在急流中驾着独木舟，在爱情中无忧无虑。

“瞧！不，瞧那边！”

她转过身去。在一株小白杨树光秃秃的、在成长的绿色枝头上，有一对杉连雀在翱翔。它们冲天而起，离开白杨树沿着湖岸飞走了。

伊兰没有再转回身去朝着岩石，而是站在那里用一手遮在眼上，凝眸朝鸟儿消失的烟雾迷蒙、一片青色的远处眺望。台夫等了一会儿，然后纵身跳下，向她身边跑过来。

“他们在筑新巢呢，”他说。

她可以在他裸露的臂膀上嗅到四月的阳光的热气。他把她抱起来的时候，她面朝着炎热的太阳紧闭着双眼。她感觉到他爬上了山坡，随后坐下来，象摇摇篮一样轻轻摇着她，他的双手捧着她的头，用指尖轻抚着她的头发，在她的脑壳上划着小圆圈，显示出深深打动人心的无限柔情。

“真是妙极啦。”

“我们在什么时候结婚呢？”他低声问。

她怎么会在这时候就预见到下午的逝去，在四月的太阳还高照的时候就意识到孤寂的夜晚的来临？一想到这些，她吃惊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从他的面孔上看不到什么表情能勾引起她的这种心事，在他的言辞中也并没有足以使她受惊之处。她突然作了个肉体上的努力，想避开那压在她心头的沉重感觉。她在他的怀中挣扎着挺起身来，缓慢、从容地、极其热情地拥抱着他，吻着他。她带着一种几乎使人痛心的激情一次又一次吻着他。

“伊兰！你哭了！”

“我爱你。台夫，台夫。我需要你。你不懂得我！你不懂得我多么需要你！”

她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惭，更为自己脆弱的眼泪惭愧得面红耳热，她紧紧依偎着他，贴着他的喉嚨啜泣。她的呜咽声象一只可怜的铁了羽毛的小鸟在鼓翼，一次又一次地敲着他的心弦。

她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他呢，始终默不作声。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张着浮肿的嘴唇慢慢地说。“为了孩子们，台夫。我们必需中止我们的这种关系。我不愿意让任何事伤害他们的心。”

“可是我们就要结婚了！”

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眺望着一株被风吹弯的高大的苍

松，只見那樹雖受了歲月的雕殘，依舊傲然地兀立着。她眼望着老松樹，心中暗忖：“難道我的想法錯了不成？”

儘管有那種使她心冷的疑懼，難道他們再心連心地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嗎？想到這裡，她看見老松樹好象也在鼓勵她似的點着頭。

“我要和你一同離開這裡，台夫，”她說。“我要帶着孩子一起走。跟你到天涯海角去。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下星期也可以。我們可以先到我爸爸家裡去住一個時期。過後再到遙遠的北方去，在和平河流域垦一片土地。”

她筆直地坐起來，含情脈脈地盯着他看。“你喜欢這名字嗎？那兒全是新開垦的土地……和平河流域。”

“我可以當個農民，”他說。

“你干什麼都成！”

她重新把頭枕在他的肩上，迷信地偷望了古松一眼。它確實迎着微風在向它點頭呢。

“台夫。我已經好好考慮過了。我知道你決想不到我會考慮得那樣周到的。現在你听了別生氣。我已經作了一些準備工作來幫助我們。來幫助你。請你好好听我說，決不要生氣！”

“伊蘭，我決不會生氣的。”

“很好。”

她本想一下子把什麼都告訴他。但是她終於抑制住自己，怯生生地、轉彎抹角地把事情經過逐漸透露出來。

但是結果還是很快就分曉了。

原來她去找過牧師，就是那個斯凱納神父。他知道邁克的底細。她把目前的情況告訴了牧師，說他們快要結婚了，斯凱納神父听后，就用他那種簡單而實際的方式向他們提供了一切可

能的帮助。

“你和我带着迈克，”伊兰说。“我们三个人一同到斯凯纳先生家里去。由他来向迈克解释。台夫，他懂得怎样处理这种事情的。”

她微微颤抖着，仔细端详着他那平静的面孔，一口气说了下去。“斯凯纳先生说我们现在不宜立即告诉乔埃。说不定永远都不告诉他。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台夫？他甚至说我们应当让迈克自己去决定，在将来他是否愿意将这事告诉别的任何人……告诉他的弟弟、他的奶奶、他的朋友或者任何人。所以我们现在该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告诉迈克。”

她现在连抬头望一眼老松树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四月天气是多么静謐！没有风吹树叶的声音。鸟儿的歌声要到新巢落成后才能听到。湖水依旧在即将消融的浮冰下休息。万籁无声，只听得那潺潺的流水，远远地自高崖泻落。

台夫燃起一枝纸烟，说道：“伊兰，你为什么要把我看成一个胆小鬼呢？”

“噢，我没有！”

“不，你是把我看成胆小鬼了。你要斯凯纳来做我所害怕做的事。”

她没有作声，他就柔声问道：“你知道我怕的什么？并不象你和斯凯纳所想象的那样。我不怕对迈克或者小乔埃直言！我怕的是这样做会给他们招来苦恼。我怕这样做会对他们不利，比我更不利。”

他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平躺在地上，背对着她。他象自言自语地说着，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平静，都不带感情。

“你要是没有父亲……那会是怎么个情况呢。你是个孤儿。”

你在这种情况下长大。你知道这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有时候你就希望……噢，你就希望但愿不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你的感觉也就麻木了。”

伊兰弯着腰，头伏在膝盖上，静听他沉重的言辞，他越往下说，她就越感觉到铅一般的悲痛在她的心头越压越重。

“可是话说回来，要是迈克有了父亲，乔埃却没有，结果将会是怎样呢？还有迈克要是问起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你，结果将会是怎样呢？乔埃一旦知道了他自己的父亲确实死了，迈克的父亲却还活着，结果又将会是怎样呢？”

他悄没声儿地说，好象怕开口似的。“我告诉你结果将会是怎么样。到时候……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是继子……另一个是私生子！”

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他说得很慢，口气象孩子一样地单纯，而且带着疑问。

“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真的不知道。说不定他们要互相残杀。或者在心中有这种念头。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一定会痛恨他们的母亲。他们会对你不好，伊兰，他们两个人都会待你不好。你真不敢设想，等到他们大了、真正懂事以后，他们会怎样对你不好！”

他又坐直了，但仍背向着她，边说边做手势，活象平心静气地跟林中的树木在争论似的。

“我在内心深处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自从那天夜里我回家以后就知道。我说出这种话来，你一定会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知道你会的。但是我这人并不奇怪。这是真的，这是事实……我们是遭了殃的。战争的祸殃早就落到我们纳尔逊家的头上了。情况越来越坏。吉姆叔叔的遭际已算很不幸了。只有老天爷知

道他遭到了什么厄运。我一直没法知道。可是我呢，比他还要糟得多。吉姆叔叔总算还能够栖隐山林，不必为任何人操心。可是我呢！我……在这方面不仅是我一个人受罪！”

他跳了起来。他的語声是这样輕柔，她簡直听不清楚了。

“我要跟你結婚。我要我的孩子。也要乔埃。你把我看成什么样人啦，伊兰？你难道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我都要？从我的一切言行中，决不会让乔埃觉得他不是我的儿子！”

“台夫。台夫！”

“嘘——！你一定得了解我。”

他掏出一支烟来，輕輕頓了几下，沒有把它点燃，拿在手中玩弄着。

“但是这样做是不成的，”他說。“我們是注定要遭殃的。倘使我接近了孩子們，他們也会同样地遭殃。結果要比吉姆叔叔或我还要糟。因为它总是一代比一代糟的！”

他的話說得很尖銳：“你不信这話，是不是？你不相信什么遭殃不遭殃？”

“不相信。”

“那就象我此刻站在你面前一样千真万确，老吉姆他就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媽媽，她也知道。战争把我們挑了出来，讓我們遭殃！”

伊兰一骨碌爬起身来走到他身边。

“台夫，你說什么話？你认为战争是……一种有人性的东西？你认为战争是神？战争不是……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真正存在的东西，更不是什么能使人遭殃的活东西！”

接着她突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突兀，她的眼光也不曾从他臉上移开。她看到台夫·納尔逊不复是当年嘻嘻哈哈站在岩石

上擲石子的天真烂漫的小伙子，也不复是在冬天的月光下睡在她身边的情人。他已是个眼边和嘴角带着皱纹的成年人了，而他呢，只是忧郁而疲惫地含笑看着她。

“战争是一种活的东西，全然是的，”他说。“呵，一点也不假。”

他从自己放上衣的一堆矮树丛上拾起她的上衣。

“别哭啦。穿上你的大衣。咱们走吧。”

他们是乘着奥里的老福特车来到湖畔的。这时台夫穿上皮外衣，转身向通公路的小径走去，汽车就停放在公路上。

可是伊兰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猛可地拉他转了个身，她来势那么凶猛，差点使他跌了一跤。

她举起一只胳膊象抽鞭子似的在空中一挥。“你是个胆小鬼！老吉姆是个胆小鬼！这就是你们所遭的殃……你们一家子都是不可救药的胆小鬼！”

他毫不畏缩的盯着她瞧。他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

“如果确是那样，”他说，“就更有理由要设法解脱了。也许迈克和乔埃能解脱。”

她歇斯底里地捶打他的胸膛。“你这个胆小鬼！你自己怎么不去解脱！你以为他们能做出什么来？他们还是娃娃呢！那么说来你要让他们去解脱？你自己没有勇气怕遭殃……你就把它推到我的孩子头上不管了！”

“伊兰。”

“你就是祸殃！你使你自己的姓名遭了殃！我姓了你家的姓，真是种耻辱，我孩子也姓了这姓，遭了这姓氏的殃，也是种耻辱！”

他站在那里，眨巴着眼，他两片薄薄的嘴唇翕动着象要说什

么話，但終于只是張了开来，露出一種困惑死板的神情。

“說吧！有話就說吧！胆小鬼害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說話，伊兰不由得怒从心起。她头往后一揚，齜牙咧嘴地鼻孔里差不多冒出火来，她整个的臉都气得变了样。她昂首挺胸站在那里，張开五指打他的耳光，重重地劈臉打下来。

“你就这样讓我們遭殃！你就是这样找出路的！让你的禍殃轉落到我孩子的头上！你……你……”

等她再举起胳膊时，他一下攥住了她的手腕。他紧紧地捏着，直到她停止掙扎才松下手来。她往后退了一步，揉着手腕和前臂，精疲力竭地干哭着。

“你不了解，”他說。“我不愿他們遭殃。我要尽力不讓他們遭殃。我自有我的办法。什么事你也不必管。你甚至連話也不必說。”

他們彼此离得远远的，默默地循着小路向汽車走去。

多么沉黙！

这是最最可怕的，这种紧接在心碎后的沉黙，这种比死亡的緘默更为可怕的靜寂：因为在这里并不能归罪于死亡，生命仍在发出热力，脉搏仍在跳动，心头仍在作痛，两条生命仍依傍在一起，他們能彼此听到对方的心跳，看見对方的手指与嘴唇，在这恐怖的沉黙中，他們的喉嚨底下一陣一陣反复折騰着被剝夺了爱情而活着的情人們一代又一代的痛苦的喊声：“回到我身边来！”

他把汽車开到市中心停下来，她下了車，机械地說了声“謝謝你”，他点了点头，就開車走了。

他将汽車开回到朋友家里。然后他回家收拾了一只行李箱，

穿过几条小街向火车站走去。他在月台的尽头等着，直等到天黑以后西去的列车进了站，在火车快要开动时他才登上一节车厢。

列车开出深岩不远，就驶进岔道让东去的列车通过。两列火车都很长，东行的列车慢慢地驶过去了。灯火通明的餐车从台夫的车厢前经过时，列车正慢得就象蜗牛爬。

在餐车里吃晚饭的都是衣冠齐整的绅士淑女，当列车慢慢开过的时候，都一个一个转过头来，冷淡而不屑地朝这一列停在岔道上的列车里望了一眼，接着又回头吃他们的肉块，喝他们的咖啡，抽他们的纸烟。

东行的列车最后一节车厢开过去了。西去的列车又咯噔咯噔开回到干线上，增加了速度，冲进了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森林中。

天下起雨来了。

台夫·纳尔逊紧裹着大衣蜷伏在客车座位上，他睡不着觉，出神地瞧着那扇面朝黑夜的窗子，看雨水不停地在窗玻璃上流。

四月的天空流下来的是辛酸的泪水。北国的阵阵朔风仿佛在追逐这个背井离乡的岩地矿工，在太阳下山时它蓦地转换了方向，这时正飞越广漠的荒野西去，越过火车，朝着无穷无尽的西方疾驰。风里还带着深岩制炼厂的有毒的烟雾，用镍的毒气染污春天的天空，那毒气始终不断地象一面金色的长旗在巨大的制炼厂烟囱上飘扬——一面象征红利、创伤与死亡的万恶的旗帜。

第十七章

炎熱的風從南薩克其萬大草原的廣闊原野上吹過，隨著每哩的進程，風力有增無已，從它緊緊擁抱著你的飽滿胸懷里，還散發出陣陣秋收後莊稼殘根上那種明媚丰饒、愜人心意的芳香。

這兒整個地區莊稼都收割了。今年沒有發生災害。疲憊的聯合收割機安靜地躺在空地上。舊打禾機沉默地停立在一堆堆小山般的干草旁。每一個小鎮市和小村落里，谷倉都堆積得快崩裂開來了。

沿著一望無際的地平綫遍地爬行的是裝得滿滿的車皮。老式的火車頭噴著熱氣，壓得軌道支綫上生了鏽的鐵軌在枕木上不住呻吟，煙囪里吐出來的一股股參差不齊的灰煙，緊貼著刮著風的、收割了的田野在低低飛翔。在每條側軌上，一溜溜長得使人難以置信的貨車在排隊等著，以便依次轉上干綫東去。

大草原再一次被剝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它所生長的谷物——西部土地和農民汗水的結晶，千萬斛金黃色的糧食——都運往東部，進入了銀行的賬冊，歸于在多倫多和蒙特利爾的一小幫衣冠強盜所有，這班人是國內的豪門巨族，在鐵路證券、工廠股票、出口經紀生意、航業和交易所里有數以億計的投資。

在大草原的遠處，在地图上叫做邁列的那個小點的西南，到處籠罩著一片秋天午後的寧靜。連石子公路上也荒寂無人。公路兩旁溝渠里布滿塵土的低坡上，肥胖的地鼠在陽光下洞穴旁

打盹。

唯一的聲音來自上空，來自那片亮閃閃的電綫網，風象昏昏欲睡的豎琴手似的，在那綫緊的電綫上撥弦，重復地彈着老調，那是一種柔和、低幽而又神秘的旋律，象是在替某種別的音樂，某種從未聽到過的寧謐的催眠曲伴奏。

今天下午，在這些電綫里唱的是什麼歌曲呢？你躺在乾燥暖和的溝里仰望着電綫幻想吧。你豎起兩耳仔細聽吧，在風聲的音樂以外，你可以聽出無休無止的嗡嗡聲在傳遞信號呢。

從什麼地方來的？在我們廣闊的土地上，這些電綫穿越草原，從大西洋岸通往太平洋岸，正傳送着一天的大事呢。貨車的輛數，內閣部長的指令。小麥行情，還有祖母的訃告。來自芝加哥的棒球得分記錄，以及來自曼尼托巴的一次森林火警。溫哥華島的伐木場上正在通過一次罷工決議，而在諾伐·斯各歇亞，另有一個煤礦封井了……

台夫·納爾遜懶洋洋地、隨心所欲地伸直肢體躺在溝中的干草上。他精赤着背，皮膚紅里泛紫，晒得和谷倉屋頂一個顏色。他也斜着眼仰視着路旁的電綫，吃吃地笑了起來，為自己那種漫無目標的遐想忍俊不止。

假若有這樣的可能，可以把一根電報綫拿來，設法譯出通過它傳遞的每一個消息，那該多麼有意思呢？

也許有一天這樣的事可以做到。頭髮灰白的科學家會在實驗室里圍着一圈古代的電綫進行研究，探求過去時代中所發生的事。

台夫皺起眉頭，一陣迷惑的表情掠過他黧黑的額角。不知什麼緣故，他忽然想象着未來的科學家們企圖譯出一九四四年六月那天早晨在英吉利海峽所發生的事。他們將發現有段消息

报导北岸^①如何趁着刚刚升起的第一阵潮水在诺曼第滩头登陆。这条消息将会使他們大伤脑筋！

他們要經多久才能理解北岸指的是一支军队？同样还有“第51高地人”、“女皇陛下”以及“女皇”等字样。关于在D日^②开辟第二战场的那些部队中的战士，加拿大电綫上不知傳送过几千几百万字了。

一定有消息报导說，有些人仅仅冲到浪濤里，有些人推进到岸边，只有小部份人登上了岸。

台夫在沟中坐起来，摩挲着他肩部坚硬的肌肉。他又抬头望了望电綫。关于薩姆·卡德尔的消息，一定也是通过这些电綫傳送的吧。

过去他从来不曾想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在这个閑散的下午他心里似乎觉得很奇怪，他在海外怎么从来沒遇見過薩姆·卡德尔呢，虽然他在女皇联队里認識的弟兄們为數也不算少。薩姆那孩子可能在那天早晨跟他乘同一艘船橫渡英吉利海峡。也許是他第一个往下跳的。說不定台夫就是在他的腿上絆了一跤。

不管怎样，他已經躺在拜約的墓地里了。他的亲属得到一張立在薩姆坟前的墓碑的照片。

台夫目前正在薩姆家做工。开着平日由薩姆·卡德尔开的拖拉机和卡車。在老卡德尔的田地里收割庄稼。吃卡德尔媽做的面包、家中自制的腊腸以及沙司卡东浆果做的果醬。坐在厨房里同一張旧桌旁边的同一把椅子上，薩姆这孩子便是在那里长大成人的。

① 北岸(North Shores): 北岸联队的代号。

② D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預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子。

台夫局促不安地高声說道：“他們所以欢喜我，道理就在这里了。老太太揣摩是上帝的意旨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仿佛針對着卡德尔太太这种令人可怜的信念作回答似的，他說：“要是我不来，他們也会雇別的人的。不管他們雇的是誰，总会使他們想起薩姆来。不管是誰，坐在拖拉机上看起来总是一个样儿的！”

他不和老太太辯論宗教上的問題。也不跟卡德尔老爹談論政治。他們曾向他示意，只要他愿意，明年他可以和他們合伙种庄稼，可以在这里安家落戶，卡德尔老爹現在要是犯起痛风来，不能出来照料那片田地，可沒有別的人来代他照料了……他听了这話，也沒有开口。

那么，到底該怎么办呢？

他不去考虑这种事。因为他只記得自己黎明就起身，很晚才收工，只知吃和睡。逢到星期六，他就開車到迈列去，同四乡八鎮到这里来赶集的人們喝啤酒。至于和蓓蒂跳舞，那更是他的常事。

如今庄稼都收割了。往后做什么呢？他曾对卡德尔老爹說要把拖拉机开去，把馬达和輪帶整修一番。但是有整整一冬可以慢慢做这件工作。首先得抓秋耕。他們打算下周就开工。

也許再过一周才动工吧？庄稼既然都收割了，他們現在也許可以休息一个星期吧？他站起来，仰天伸了个懶腰，又凝神朝着公路远处望去，只見那公路沒有一点曲折起伏，笔直地指向地平綫。他看見几哩外有股白色的尘烟从公路向两旁飞揚。他定睛看了一会儿，断定那是蓓蒂开着她爹爹的捷夫牌旧卡車来了。

今天夜里他們将怎样消磨一晚呢？她曾在電話里告訴过他，不过他記不起来了。

他套上褪色的格子衬衫，纵声大笑起来。他在这里过的生活倒的确是舒服！无牵无挂，什么事都可以丢在脑后。他已经记不起来他和蓓蒂是怎样结识的，在什么时候他们俩第一次发生爱情，也记不起他们今天曾经有过什么计划，他只记得今天下午他工作如按时完毕，就到这里的公路上等她开车往迈列取邮件，至于他俩计划做些什么，他可想不起来了。

蓓蒂很年轻。她既活泼又漂亮。她同月份牌上的画儿一样美丽。她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假定他搭下一班火车走了呢……她会始终对他保持友好关系的，他呢，在良心上也不会有什么过不去，总有一打的小伙子正跃跃欲试地伺机想娶她呢。

旧捷夫车放慢了速度，扬起一阵白垩质的尘烟，他和卡车并排奔跑着，一下跳上踏板，大声喊道：“嘿，舒服得很！”

在去迈列的路上，他们始终不曾开什么玩笑。

“你想不起来了么？”当他问起今晚有什么计划的时候，她笑着说。“我们要到伊斯特塢去参加集会。”

“集会！”

“噢，你忘了么，上星期我明明告诉过你的！劳生太太回来了，她到渥太华各处地方去了一趟。爹爹要在会上当主席。我听说个个人都要来。台夫，你不想去么？”

“我当然想去，”他一边说，一边摸索他的纸烟。

他抽了两口烟，然后说：“开完会我怎么回到我的住处去呢？”

“你不用回去了。明天你又不干活。住在我们家里吧，台夫。”

她撒手让那辆旧卡车自动向前滚，把两只纤长健硕的手臂抱住他，用突然爆发的、使人吃惊的热情吻着他。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們家里吧，”她重复說，一面从他身上松开手，一下扳住車子，免得它冲到公路拐角上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座小会堂孤零零地座落在伊斯特塢公路边的草地上，离小村落很远。象这样的“会堂”在加拿大有上千座，它們其实不过是一間較大的草屋，既不加油漆，也談不上式样，只是四堵寒館的墙壁加上一个屋頂，里面放了一些板凳算是座位，另外在主席台桌周圍还有寥寥几把东倒西歪的椅子。

两只沒罩的大灯泡在头頂上搖曳，椽子上还挂着去年冬天过聖誕节的花飾，灯光照在上面，就把它們长长的影子交叉着投射在听众身上。現在还在秋季，如果把会堂里的大鉄火炉生起来，却嫌太早了一点。但是秋夜的严寒却已透进薄壁，每个人都穿着皮外衣和大衣坐在那里等开会。

台夫·納尔逊好奇地向四面張望。他以前曾到这个地方来过，是来参加舞会的。但是今天晚上他仿佛第一次看到这屋子似的。使他感到陌生的不是那阴暗的墙壁，也不是呛人的灰尘，而是那些来开会的人和他們的心情。

条条板凳都坐滿了，青年們背靠着后面的墙，激动地在低声交談。孩子們紧紧依偎在他們的父母身边，显得特別安靜。差不多每張面孔上都露着笑容，一种不可捉摸的、有所期待的笑容。

从人們彼此的招呼中可以听出；有許多人都是全家——从老爷爷到襁褓中的孙儿——从老远的地方赶到伊斯特塢来开会的。

“上星期我在长岭听她演讲过，”一个上了年紀的妇人在台夫座位后面唧唧噥噥地說。“所以今天晚上她决不会叫我失望

的。她讲得实在好！”

“真的嗎！”她邻座上的人說。“我記不起曾听过安妮·劳生的演讲。”

“你等着看吧！”

会堂里庄严肃穆得象教堂一样，沒有一个人高声大气讲话。只有一个声音使台夫感到困惑不解。他伸长脖子四面寻找，终于找到了那声音的来源。原来是一个小宝宝在媽媽怀中呼嚕呼嚕地啣奶呢。

而且还不止一个呢，一共有三个喂奶的母亲一起坐在前排，一面驕傲而严峻地照料着自己的嬰兒，一面望着圍在大桌子周圍的人們。

“什么？”蓓蒂抬起头来微笑着問他，同时偷偷地把她一只暖和的胳膊伸进他的皮上衣里面。

他指着前排座位悄沒声儿跟她說了几句。

蓓蒂說：“她們大概是坐卡車来的。小宝宝远路来肚子餓了。車里顛簸得太厉害，沒法喂奶呀。”

* * *

劳生太太看上去大概五十开外。她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家乡消磨过去的。她经历了数不清的暴风雪和干旱的夏日，使她的皮肤呈现出早衰的迹象。但是她有典型的草原妇女那种挺拔的丰采，身材虽然瘦削得近乎憔悴，但是却很矫健，她那淡褐色的双眸象孩子的一样明亮。

她站在伊斯特塢人們面前的姿态就象閑立在她自家的后門口一般。沒有人注意到她生滿雀斑的大手或她风尘僕僕的行装上斑斑点点的污漬。开头她讲话很忸怩，目光下垂。但是当她的話轉上正題的时候，她的头逐渐抬了起来，原先的平板声調也

开始高起来，不是高得刺耳，而是富有感染力。在亮得眩目的灯光下，她皱纹密布的面孔上越来越容光焕发——一种自成一格的光辉，一种从内心泛起的霞光。

她讲些什么呢？简单得很。原来在本地最大的镇集急流镇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她当选为妇联支部的农民妇女代表，参加长途旅行到渥太华去了一趟。在渥太华她和从全国各地来的几百妇女一同向政府请愿，要求管制物价。她一天又一天把她的故事讲给人听，讲得很率直，但又极有技巧。

听的人都入了迷，因为她是以一个草原妇女的眼光去到首都见世面的。

她在自己住的渥太华大旅馆里第一眼看到的什么东西是什么？是时髦的陈设？是高度科学化的自动食堂？还是床头收音机？

她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喊出声来，“水！朋友们，他们到处是水！那浴盆，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可不象我们镇上见到的那种浴盆。噢呀，它的水龙头同我的胳膊一样粗！一扭开来，水吼着直向外流！他们满不在乎地放了一满盆水，只洗一回澡……便把水从水管里放掉了！”

然后她抑制住激动的感情，安安静静地说，“他们告诉我这水是从什么湖里引来的，那个湖常常要泛滥，永远不会干涸。我本来想去看看。可惜没有时间。”

她顿了一下，让听众去想象那永远不会干涸的湖水是个什么样情景。然后她把话题一下子转到代表团的伟大一日上去了。就在自由党内阁甚至悍然拒绝接见妇女代表发言人之后的一天。她们在更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代表的鼓动下，借到了一所空会堂，她们就在那里通宵工作，赶制标语和旗子，准备举行游行示威。

“我深信你們准在收音机里听到那次事情的經過了，”劳生太太說。

这些来請愿的妇女并不知道渥太华那天已准备好为欧洲某一个早晨就失去王位的亲王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有軍乐队，有凯迪拉克轎車和摩托炮兵列队游行，在高潮的頂点总理还要亲自作演說。

“嗯，”劳生太太說，“我們妇女代表在欢迎亲王的仪式举行之前上了大街。跟你們說句知心話，我想警察有点儿手忙脚乱了，不然我們决不能这样順利。或許他們是怕找麻煩……相信我的話，这些妇女中有些是从东部来的，有两三个还是从沿海一带来的，她們真的指揮起警察来了！她們曾經参加过罢工。她們懂得怎样組織游行示威。我們也就举行了游行示威！”

妇女們搶在欢迎亲王的队伍前头到达了国会山。为了避免當場出丑，加拿大皇家騎警队急急地把这些計劃外的游行者驅到站着內閣部长們的大草地旁，并且警告她們不得把她們那些討厭的旗帜显露出来。

“你們可知道后来出了什么事？”劳生太太問她的听众們。

“不知道！快說吧！发生什么事啦？”

她忍不住吃吃地从心底里笑出来。“嗯，正当亲王陛下坐在一辆豪华的敞篷汽車里过来的时候，我們大家都高高举起旗子和标語，象发狂似的拚命搖着。亲王还以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欢迎呢！他真正不愧是个对妇女殷勤有礼的王孙公子，在車中站起来，脫下帽子——那是頂妙不可言的帽子，上面还插着羽毛——他向我們妇女联盟的全体代表鞠躬致敬！”

劳生太太提高嗓子盖过哄堂的笑声，大声嚷道：“于是我們怎么办呢？我們喊出了我們的要求。‘管制物价！管制物价！’

我們万口同声……管制物价!’ 我們叫喊得越响, 亲王就鞠躬得越凶, 那些穿着大礼服的自由党衋衋諸公也就瘋得越厉害!”

这是伊斯特塢人多年来不曾听到过的最好的笑話。他們贊賞的笑声轰动了这个小小的会堂。他們一再想象着政府演出的这次欢迎丑剧, 不禁笑得肋骨都痛了, 眼泪直淌下来。

不光是笑話惹得他們流下了眼泪! 啊, 想想那些妇女被赶离了大街, 意气揚揚地当着政府官員的面揮舞她們的旗帜! 而且还是在渥太华呢……那个衣冠强盜的巢穴, 那个政治魔窟, 那批西部农民的敌人就在那里一个劲抬高運費, 抑低粮价!

对于主办这次劳生太太的訪問演說的平民合作联盟支部說来, 今天晚上的会开得似乎很成功。后来乔治·哈萊站起来了。

哈萊是一个頎长、瘦削、骨路粗大的人, 說話的声音象草原上的疾风一样銳利。他未开口之前先向会场环顾了一周, 然后挑战似的說, “你們大家都認識我是什么人吧!”

然后他提出了問題。

“劳生太太。請問报纸上登載的消息是不是确实可靠? 据說你們代表团当时拜訪了某一位显要的平民合作联盟国会議員, 也就是那位克拉德·梅叟先生……梅叟先生对你們說威胁加拿大人民的不是高漲的物价, 而是来自苏联的襲击。这情况是真的嗎?”

“坐下, 乔治!”

“別在今天晚上談这个, 老兄!”

“报纸在撒謊!”

劳生太太站了起来。她是个薩斯卡契温的平民合作联盟會員, 也是个不肯掩飾事情真相的妇女, 因此她作了率直的回答。

“我不滿意梅叟先生。那句話确是他說的, 一点不假。他对

我們的一个妇女态度簡直狂妄极了，說她是共产党员，还讲了些不堪入耳的話。”

在伊斯特塢，会场秩序是不受任何議事規程約束的。主席只好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坐下去，让乔治·哈萊发言。

台夫·納尔逊詫异得咧开了嘴，低声对蓓蒂說，“是个共产党员！我拿得穩！我敢打賭……”

哈萊三言两語讲到最后，突然換了口气。他一脚踏在板凳上，弯腰向前，嘻开了嘴笑着。

“梅叟那家伙，他在国会里挺身給“馬歇爾計劃”捧場。嚟，朋友們，让我問你們一句話。“馬歇爾計劃”是为了援助欧洲，同时也是为了援助我們，对不对？是馬肉呢！”

大家听了都吃一惊，覺得莫明其妙。馬肉？

“不錯，”哈萊說，“两个星期之内，馬販子就要到这儿来了。瞧着他們吧。他們將要把草原上的馬一下子全买下来……几千几百万匹！”

做什么用？他讲給他們听了。一座巨大的罐頭工厂已經建立起来了，一批精明的美国企业家想出了好主意，他們不买加拿大西部的牛肉和粮食去喂饥饿的欧洲，却想方設法替“馬歇爾計劃”准备了千万听加拿大的罐頭馬肉。

“这便是他們要送給欧洲儿童吃的东西！这就是你們的“馬歇爾計劃”！使那些一向收购我們上等小麦的主顾……不再购买小麦，而来买馬肉了！”

农民們受到了欺侮。他們大多数都不相信哈萊揭发的事实。一場激烈的、几乎无法控制秩序的辯論展开了。主席費了不少時間好不容易才恢复了会场秩序，让劳生太太向家庭妇女联盟募捐。

台夫·納尔逊出了一元捐款，得到了一份妇联的宣傳品，他

对那传单看了一眼，翻开封面，登时两颊发热，赶忙走出了会堂。

蓓蒂的双亲坐在卡车驾驶室内，台夫和那姑娘坐在后面车上。

“台夫，怎么回事？”

他耸耸肩膀，眼睛避开，呆呆地瞪着昏暗的田野出神。

劲疾的晚风煽着燃烧着的稻草堆，只见公路四周到处闪耀着红的和黄的明亮火光。夏天草原上的这些火葬堆使晚风中布满一种肃杀的秋天气息。

车子到家的时候，蓓蒂再一次将他拉到一旁，低声问他，“亲爱的，你怎么啦？”

他站在黑暗的門廊里，在她温馨的怀抱中，有一会儿工夫真正感觉得痛苦不堪，甚至他的身体都发抖了。

发生什么事啦？他很想用那卷纸片即那份传单来解释一切，他在传单上读到的那些字，象焰火一样在他眼前闪耀……“安大略州副主席，伊兰·纳尔逊夫人，深岩。”

但是在传单上看到伊兰的名字并不能解释什么，他了解这一点。等到那一陣痛苦过去以后，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竟会率直地告诉那姑娘，说他现在非离开迈列不可了。他从来不曾打算在这里安居下来。他早已知道她和他在一起是决不会幸福的。

他硬着心肠对她說，“蓓蒂，我一直认为我们俩是不会结成夫妇的。”

第二天早晨她开车把他送回卡德尔家里，他就在那里向那对吃惊不小的老夫妇道别，结清了工钱。然后还是由她开车送他到了公共汽车站。

她吻了他，简简单单地說了一句：“你永远不要恨我，好不好，台夫？”他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 * *

他在狂风暴雨中赶到了麦克斯威尔家的农田。庄屋离大路约莫半里。他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屋里的狗听见他了，就大声吠叫起来，把老劳莱·麦克斯威尔惊动了，连跳带跑地奔下前门的台阶，他那强健的老伴手忙脚乱地撑着一把伞，紧紧跟随在他后面。

台夫煞住了脚步。他咧嘴笑着，马上意识到他们在等着别的什么人。他伸出手去，作了自我介绍。

“呵，我这个人真是！”麦克斯威尔太太一边说，一边挽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别站在这儿淋雨啦！孩子的爸，别象木头人呆在那里不动了……把他的手提箱接过来！他是乔治的嫡亲兄弟……伊兰的小叔子呢！”

三个人一同在温暖的厨房里烘干了身上的衣服。麦克斯威尔太太坚持要台夫换掉淋湿的短袜。她红着脸拿了一双颜色鲜艳的手工织的短袜给他。

“这是汤姆的。他是我们的孩子。你认得汤姆吗？”

“别唠叨啦，孩子的妈！”她丈夫止住她说。

麦克斯威尔太太的胖面孔变得通红了。“要是他不认识，我来向他介绍！你不要禁止我开口，爸！台夫是我们家的至亲！还是靠上帝保佑，他终于来了，你有什么怕见不得人的呢？”

但是说到这里，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就跑上楼去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让伊兰的父亲去向台夫打破这个闷葫芦。

他先煮好茶，随后加好炉子。跟着他拿出一块布来，把他们从外面带进屋的泥浆擦干净了。

“妈不如从前那样年轻了，”他道歉似的解释道。“她常常背痛。”

最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了，点上了烟斗，突然說道：“不錯，剛才我們把你錯当作湯姆了。湯姆本該在明天回家。我要到車站去接他。台夫，你可和我同去嗎？湯姆……湯姆剛从監獄里出來。”

老人發現台夫竟然不會听伊兰說起过湯姆，覺得很驚訝。从他沒頭沒腦的談話中，台夫听出他們家曾遭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

“伊兰一听到消息，就馬上动身到維尔兰去探望湯姆了。他們把他关在那个地方。他的船湊巧駛到那里。監牢里关滿了象他这样的水手。湯姆是在一年半之前离家出外的。他一心想当个水手。可惜年紀太輕，不能到海洋上航行，他們就帶他上了大湖。他确实很感到自豪……瞧他寄給我們的那些照片！”

麦克斯威尔用一只失去了两个指头的手，顫巍巍地撫摩着下巴上密密的短髭。他那飽經風霜的、干癟的臉上露出了疲憊的笑容。

“这样接待你实在太怠慢了，台夫！媽和我老是盼望你們能到西部来玩。我們盼望在大战结束后伊兰、乔治和孩子們能来看看我們。后来，我們总要談到你。”

台夫柔声說：“告訴我关于湯姆的事吧。”

这个老农夫若有所思地拿着烟斗儿在鼻子上擦了下。

“湯姆不象我，倒更象伊兰。是个好孩子。就是脾气暴烈得厉害！他加入了湖上的那个工会。他們举行了一次挺糟糕的罢工。”

过了一会儿，麦克斯威尔太太下楼了，开始做飯。这是一頓郁郁寡欢的午餐。这时候台夫已观察到麦克斯威尔夫妇对事情誤解得太厉害了。在他們的眼里，他們的儿子是一个屢教不改

的慣犯，是一個囚徒。關於加拿大海員工會以及那次英勇的罷工鬥爭，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從報紙上看到的那些。

台夫問道：“談談湯姆的事吧。他說了些什么？”

沸騰的水壺在火爐上焦急地噴氣。一陣陣晚風吹散了廚房屋頂上午後的積雨。麥克斯威爾垂下眼睛避免回答這個問題。

“啊，”台夫說，“我想告訴你們一些事情。我自己也是個工會會員呢。”

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麥克斯威爾夫婦慢慢地抬起頭來。他開口才說了幾句，就看到他們的眼睛里閃出希望的光芒。他一面給他們鼓勵，一面自己也精神振奮起來。

“我每星期捐一天的工資給加拿大海員工會罷工基金！成千上萬的工人都這樣做的！伊蘭也這樣做了！啊，加拿大海員工會是加拿大從來不曾有過的最偉大的富有鬥爭性的工會！你們不知道資本家為什麼想盡辦法要粉碎它呢？你們可知道它是湖上唯一的真正工會……還有那些美國佬船主很想由他們的暴徒來接管這個工會？你們的孩子，我真想見見他，那對我說來真是榮幸極了！”

黑夜已經降臨，最後一盞舊式的煤油燈已經熄滅，台夫已躺在樓上的床上，這時他才想起自己為什麼到麥克斯威爾家來的。

他在床上坐起身來，拉開窗簾。雨已停止了。天高月小，朵朵浮雲在月下飄過。他舉首矚望，見殘雲漸散，月光瀉在濕漉漉的土地上，泛起一片毫不容情的清光，將一望無垠的田野里顫動的殘株斷梗，照得纖毫畢露。

現在他頭腦冷靜下來，覺得促使自己到這裡來的動機實在愚蠢可笑。伊蘭的父母珍藏着她和孩子們的寥寥幾張照片。這幾張照片他們愛惜萬分。麥克斯威爾老太太在樓下和他並排坐

在吱吱作响的旧沙发上一同翻阅照相簿时，曾慈爱地、渴望地用手轻抚着伊兰的照片，仿佛她是活人一般。

台夫独自在黑暗中微笑着，回想麦克斯威尔太太怎样溺爱地笑着说：“这就是他的照片！迈克尔！我们的大外孙！瞧他的模样多招人疼爱！”当时他瞅着照片，费了多大的劲才使自己冷静下来啊！

“的确是个茁壮活潑的孩子！”他这样回答说。

“他活脱象伊兰，是不是？”

这些照片没有一张他们肯割爱的。麦克斯威尔老夫妇本认为儿子坐牢是一种奇耻大辱，精神上受打击很大，因此见了台夫，并没把他当作一个离乡背井、远离两千多哩的家乡而来的年轻亲戚，而是把他看作一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物，在他们正需要人商量和精神上的支持的时候，及时地来到他们身边。

说实在的，他到底是怀着什么希望到他们家里来的呢？也许是想看到伊兰的一封信。一些她写的东西，谈到他自己的一句话，一个字。

他是不是暗中——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在心中想起——抱有什么希望，认为伊兰也许已经把实情对她的母亲说了，麦克斯威尔太太说不定会带着她老年人的理智和慈母的安慰跟他谈一次话，象神明一般指示他怎样可以摆脱那破坏他们幸福的恶运？

他又朝那月光下凄凉的景色看了一眼，微微苦笑一下。他拉上窗帘遮住窗子，重新躺下，困倦地打着哈欠。

有一张迈克和乔埃两人合摄的照片，还只是两个月前拍的，照的是他们在吉姆叔叔那里拖一只独木舟上岸。

台夫心想：“吉姆会教他们怎样驾独木舟的。孩子们跟吉姆待在一起，伊兰是放心得下的。”

* * *

劳莱·麦克斯威尔老汉天不亮就起身。台夫听见外面車房里咯噔咯噔翻工具箱的声音。他霍地跳下床来，好象听到楼梯口吹了起床号一般。他推开窗子探身外望，在朦朧的雾色中依稀看見屋主人弯着腰站在旧道奇車旁边，車头上的盖子完全打开了。

台夫很快穿好衣服，奔下楼，赶到屋外的車旁。

“我在想办法把它擦干呢，”劳莱·麦克斯威尔有点不好意思地說。“火花栓被露水湿透了。发动不起来。”

台夫点点头。“我們也检查一下接触点好不好？”

发火器还没检查完毕，早飯已經預备好了。两个人吃着麦粥、面包、果酱和咖啡。麦克斯威尔太太在桌上忙着，也焦急地听着他們一本正經地討論汽車的毛病。

“只要能勉强开动赶到車站就成！”他們吃罢早飯从后門出去繼續修理車子时，她又說了一句，她說这句话已是第十遍了。

事实上，这辆道奇車用不着大修。主人手拿工具忙着，为的是好让自己脑子里不想别的。台夫也乐于順着他的脾气行事。他們从发火器检查到燃料泵，发现轉向器稍微有一点松，又发现散热器底座上有些噪声。

“該洗手換衣服啦！”麦克斯威尔太太叫喚道。

他們向車站出发，車子开得再慢，路上也要不了半个小时，比火車到站的时间还早两个钟头。

“你不要让他在克拉格游蕩，发一个早晨的牢騷！”麦克斯威尔太太向台夫央求說。

“你进去做飯吧！”她丈夫喝道。“我生平从来没有誤过火車时刻，你又不是不知道！”

旧道奇車揚起一陣砂土，上了轍痕累累的小徑向公路駛去。

阳光普照大地。广闊的草原天空上万里无云。浸透雨水的原野和泥濘的道路象火燒的沼澤一样直冒热气。但是加拿大草原上的太阳是不能容忍雾气的，凡是炎热的阳光所到之处，水蒸汽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連車轍里的积水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变成一条条金黄、紫晶、翠綠的小鏡子倒映着明朗的天空。

他們迎风暢吸着清新的空气。車子开近公路了，两个人眺望着原野，忽然看見一群野鴨急急飞来，在汽車上盘旋不去，貼近得到了惊人的程度，它們鼓着翅膀要落下地来。

“好个打野鴨的天气！”

“你这一說我想起來……你和我，明天早上带湯姆出来！台夫，你爱好打猎嗎？”

台夫大笑起来。“嗨，野鴨就是从我出生的地方飞来的！”

“别夸口了！”劳萊·麦克斯威尔嘲笑似的說。“孩子，你除非在我們草原地带的小麦茬子上打过猎，才知道野鴨子的真正滋味！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草原地方的鴨子了！”

台夫談起怎样在加那托根河上游猎鹿。老农夫也把在草原上猎野鸡的乐趣描繪了一番。他們象两个打猎专家一样侈談着加拿大纵横两千哩內的行猎故事，时而互相爭論，时而同声贊美，时而竭力吹噓。使他們惊异的是他們两个人真正見識过的地方只是祖国的一两个角落……

“有一天，”台夫說，“我要到落磯山打一只大角羊来。”

“我有个兄弟住在諾法·斯科細亞那边，”麦克斯威尔老汉咕囁着說。“他一直劝我跟他到溪里去釣鮭魚。如今我恐怕再也不能离开西部，出那么远的門了。可是那种鮭魚……釣起来一定很够味吧？”

快到車站的最后几哩路中，他們都若有所思地緘默下来。

这时，秋天的太阳到达了中天，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在小車站的煤渣月台上等車的寥寥几个人一个个都脱下了外衣。他們伸长脖子在和煦的熏风中吸着新鮮的空气，彼此点头微笑，默默地贊美着天气。雨水淋湿了道路上的尘土，澆灭了稻草堆的火焰，因此田野上經過洗滌的空气显得格外清彻，象藍寶石一样晶莹透明，仿佛能使人类的肉眼一直望到原野的尽头。

車站上每一个人都抬头仰望天空，随着一架加拿大远程民航机的嗡嗡声看去，只見蔚藍的天空一粒銀光閃閃的微星凌风向西飄去。

勞萊·麦克斯威尔望着台夫，摇头晃脑地表示贊叹。他用一个指头朝飞机一指。“十五分钟，它就可以到亚尔培塔了。”他又指着被风雨剝蝕了的紅色小車站。“我看着他們怎样把这車站建起来的。用牛車运输。如今全省都找不到一条牛了！”

他們信步在鉄軌旁边的煤渣路上踱着，勞萊·麦克斯威尔老汉的声音里突然充滿了感情。

“我的大哥，他死去已經二十八年了，从前他就是在这一带猎野牛的。你不相信，是不是？你是从东部来的。可是这一带并不象安大略那样历史悠久。我告訴你，我的嫡亲哥哥当年真的在这一带打猎，他还遇見過不少的印第安人呢，那些土人在他以前都从未見過白人！”

他突然感情激动起来，一把抓住了台夫的臂膀。“你想想这情景吧！我当初用老牛耕田……現在呢，他們都在天上飞了！我們的国家就是这样改变面貌的！我們开垦了荒地。鋪設了鉄路。修筑了公路。現在又有了飞机場！在我短短的一生中，这一切都統統完成了！”

但是，当火车头喷出的蒸汽羽毛也似的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劳莱·麦克斯威尔又心神不定起来。台夫挽着他的一只胳膊，委婉地怪他不该这样，笑他沉不住气。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汤姆不会变样的。”

汤姆的爸爸自己也立刻看出来。那小伙子几乎不等火车靠站就从车厢的踏板上跳了下来。他沿着煤渣路向他们奔跑过来。

“爹！妈呢？”

“她挺好，挺好……在家做饭呢……让我好好瞧瞧你！你的行李呢？”

汤姆清癯的脸上笑得都开了花，他说：“我这是轻装简行。”

“你就是这样空着手回来的吗？”

汤姆·麦克斯威尔从他父亲的头上望过去。他又开双腿站着，两手的大姆指扣在腰带里，笑容满面地看着阳光明媚的大地，看着车站，看着好奇地拿眼打量他的人群。

“哦……汤姆·麦克斯威尔！”

“是我，一点不错，福布斯先生！”

“看到你回来真高兴，汤姆。一有空请到我家来玩！”

“我一定来！”

台夫·纳尔逊微笑着用胳膊肘轻轻推麦克斯威尔老汉一下，向他挤挤眼。汤姆从监狱里回家的气概就好象复员的兵士从前线归来一样，这情形就同天空中的太阳一样明白，他昂着头，挺着胸，眼里流露出自豪和得意的神气。看到这情景，做父亲的腰板挺直了。”

台夫领头向汽车走去，说他愿意开车送他们回家。在汽车里，老人家才第一次注意到汤姆的脸侧新添上一道铁青的伤痕。

“是脚踏車鏈條打的，”湯姆說。“我們幾次粉碎那幫美國暴徒破壞罷工的陰謀以後，他們就變得真正下流了。”

他把傷疤當作獎章一樣撫弄着，咧開了嘴笑起來。“從背後打過來的。肯定是脚踏車鏈條。他們拿它當鞭子使用。要是甩得重，能把整個的臉都削掉呢。我還算運氣。只在邊上擦了一下。我們有些弟兄挨了鞭子。曾有四個混賬警察將我們的一個同志按在地上，讓另一個警察在他臉上踐踏。”

勞萊·麥克斯威爾說，“對你媽媽最好別這樣講，就說是在船上跌倒撞的。”

“不，爹爹。媽要是問起來，我就老實告訴她。從她的信中我看出她對工會還不夠了解。也不了解我們為什麼要進行鬥爭。”

後來他聽說台夫是從深岩來的，就象彈簧一樣直蹦起來。

“你是廠礦總工會的？好兄弟！你們的工會真了不起，台夫！海員們永遠不會忘記901支部！你什麼時候離開深岩的？你預備到哪裡去？我很想下礦試試呢！”

午夜以後，屋裡一片靜寂，台夫聽見湯姆赤腳從噤嘎作響的門廊上走來，不禁嘻開了嘴笑起來。

“是你嗎，湯姆？”

“我們來談談吧。”

“進來吧。就坐在床上好了，裹一條毯子在身上。”

他們坐在暗中，哈着腰在床上窸窣私語。

“我免不了要和爹爹鬧一場的，毫無疑問！他已經勸我留在家裡了。照料這塊田地。我才不呢，台夫！”

“你要回到船上去嗎？”

“可能。”

“我听说只要一爱上航海，在岸上就待不住了。”

“那我不知道。也许……也许我不能回到船上去了。”

“嗯？”

“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啦。”

“胡扯！你们的工会呢？”

隔了好一会儿这小子才问，“你难道整整一夏天没看报纸？你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破坏加拿大海员工会的？”

于是他谈到英勇的长期斗争，以及后来惨痛的失败，说到后来他伸出手来握住台夫的臂膀突然问道，“喂！你们镇上的情况怎么样？厂矿总工会的情况怎么样？”

台夫惭愧得皮肤都发痒了，他说，“最近我和他们失去联系……”

他们谈到农场。谈到汤姆的姐姐海倫，她在一个学校里当教师，同一个有钱的伊东商行老板订了婚，听说她弟弟被判徒刑，吓得失了主意。台夫想说什么安慰的话以减轻这孩子的不快，汤姆不等他说完就接口道：“哦，忘了她吧。她是不可救药的。我们还是谈谈别的。是不是你想睡了？你知道，我在船上养成了夜间闲谈的习惯……”

他忽然出乎意外地问，“我还有一个姐姐叫伊兰，我揣摸你跟她挺熟吧？”

“她是我嫂嫂。”

“啊，当然罗。她真了不起，是不是？她亲自到维尔兰来看我。我想她的确受惊不小。我躺在医院里。脑部受了震荡。他们派了两个警察坐在我的床前……不是说笑话！这两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枪，我呢，都还没恢复知觉呢！我觉得这件事真有点好笑，可是可怜的伊兰，她当时的确气疯了！她骂得那两个家伙

恨不得钻进地縫里去！”

最后他起身准备回房了，又悄沒声儿說，“伊兰叫我去和她同住。你看我要不要去？我会不会給她带来不方便？我打算下矿干活。我还能給她两个孩子帮一点忙。台夫，你說我要不要去？”

台夫含糊地答了一句。他們握手道了晚安。

台夫将头蒙在又粗又厚的毯子里，想掩耳不听远处傳来的狗叫声。可是等那孤独的吠声一停止，四周的寂靜更使他难以忍受。睡眠远避着他，象一只齜牙咧嘴的山狗那样退避到自己的影子中去了。

如今是在什么地方呢？

若是麦克斯威尔的农場靠近鎮市一点，他这时便会穿上衣服連夜走了。

天亮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呢？

战时他在海外靠近前綫的时候，眼看他所属的部队天明就要开拔，夜間他就轉側不眠，心中默默地問这一問題，不知問过多少遍！然而那时候仅仅是出于好奇，是一个兵士抑郁的猜度，总有上級作答，有司令部送来的万无一失的命令作答。

現在誰是司令呢？

台夫·納尔逊。沒有別人。再沒有別的人站在他旁边指揮他，或者向他提供意見。沒有人召喚他，甚至也沒有人打发他走。

他在床上坐起来，把头埋在膝上，譏諷自己那陣从心头涌起的自怨自艾的悲痛。

逃兵！

在他的良心前，在他脑海里浮現的那个极其可耻的形象

前——台夫·納尔逊是个眼泪鼻涕的懦夫！他畏縮了。他越是折騰着要逃避自己脑海里的那个幻象，那幻象却偏偏令人討厭地越变得逼真。

他撇下了伊兰。他撇下了自己的儿子。

他几乎从内心深处叫出声来：“还不止于此！你背弃了 901 支部！你撇下了矿井，撇下了你那个梯段里的伙伴！你不声不响地撇下他們逃跑了！”

在一陣絞心的悔恨中，他想到年輕的湯姆·麦克斯威尔这时正醒着躺在暗中思忖：“台夫·納尔逊这家伙怎么啦？”

过了片刻，他心中的痛苦减退了。他空空洞洞地胡思乱想着他要是现在起来到湯姆的房間里去，将小迈克尔的事告訴他听，那結果将会是怎样呢？他預感到这孩子的反应一定会象他自己沒法逃避的命运那样毫不留情。

“你是指小迈克……你說他是你自己的儿子，并不是你哥哥生的？你当然非对他說明不可！噫？他怎好对別人讲呢？非由你出面对大家讲不可！別人沒有哪一个能代你做这件事。不必为迈克或伊兰担心！害怕的是你自己，不是他們！至于說小乔埃……你当然必須对他們說明真相！回去把真相告訴他們吧！”

如果面对事实的真相能同面对一个揮舞鏈条、破坏罢工的警察一样容易就好了！

他不再哆嗦了。慢慢地，他的两臂隔着毯子把双膝越抱越紧，到后来关节都咯咯作响了。他脑海里浮现出小迈克尔淘气的笑容，这更似火上添油，使他心中的怒火象火炬一样熊熊燃燒起来。憤慨的烈焰焚燒着他的全身。

別再他媽的搖尾乞怜了！別再他媽的低声下气賠不是了！別再他媽的捶胸頓足，为自己苦命的一生自怨自艾了！

后来他怒火渐熄，就沉沉入睡了。

就在早晨醒来之前，他做了一个短促的、逼真得惊人的梦，那梦景象是灯火辉煌的戏台上的场景一样在他惺惺灵灵的脑海里出现。

梦中的情景正象照片上所看到的一样，迈克和乔埃正在水里拽起一只独木舟。台夫站在高高的堤岸上望着他们。乔治也在他身旁出现。弟兄俩一起望着两个小男孩嘻嘻哈哈地奋力拽着那条溅着水花的独木舟。

这时伊兰来了，她向孩子们伸出手来，召唤他们。迈克和乔埃顿时不笑了，一本正经地对两个望着他们的父亲说了一声再见，就跟着他们的母亲慢慢走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那两个沉默不语的父亲。

台夫在梦中突然惊惶失措地转过身去要对他的哥哥说话，但是乔治已经不知去向了。

第十八章

十月里，台夫·納尔逊从亚尔培塔山麓穿过南部的鴉巢棧道进入了落磯山。他总是一气赶了一两程路，有时搭过路的汽車，有时乘公共汽車和火車。他越是进入崇山峻岭，他的心境也就越安宁。

他的身心都感到轻松愉快，要享受这种原始的安乐，一个人只有跑到名山大川之間，冥想这些象征人类进化、与天地同寿的景物——这些难以名状的雄偉山峰怎样沉靜肃穆地从郁郁葱葱的幽谷逶迤而上，越过无尽的大森林，直抵树木生长綫的尽头，直抵高山草地，进入亘古不变的冰天雪地之中，我們的地球就在那里与那些等待开发的星球相連。

可是对今天的加拿大人說来，落磯山的妙处已不止于它原始的雄偉，也不止于它給人以宇宙的永恒之感。永恒的巨人已被馴服，近来已改变了面貌！全部山岳已被征服，現在我們的巨大列車轰隆隆穿过山中阴森的隧道，矿井已直挖进最雄偉的山脉的心脏，最汹涌澎湃的激流已被堤坝拦阻，傾泻入水輪机——遍地都是人类战胜自然的明証……

台夫·納尔逊以一个見慣了平凡丘陵的城市人的眼光欣賞了这一切。崇山峻岭使他心中产生了深刻、无言、象孩子一样天真的喜悅。他常常在心中牢牢記住某一个地方的特点，故意深入山岭，随后再循原路折回，同时回头向下眺望后来者沿着同一条

山路走上来。下面的行人简直非目力所能及。汽车、公共汽车和火车象一些小得可怜的爬虫一样在那里蠕动。台夫再转身仰望，只见在他前面更高更远的地方，却有更多的汽车与火车穿梭也似的向前迈进，越来越驶近云端。

这些高山峻岭使他神往。使他这个东部人惊奇的是，他竟发现落磯山脉刚好终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境内，从那里又衔接着别的大山脉——勃尔赛耳山脉和塞尔刻克山脉，曼来細山脉和卡列波山脉。他在鹤河停下来，心中躊躇不定，似乎需要休息一下，以便在精神上喘一口气。恰好在那地方的一家餐馆里他偶然结识了一个畜牧场主。这个人并不好追根究底。他愿意给这个旅行家一个工作做，替他开卡车把牧草运送到冬季牧场里去。

这是一件独来独往的孤寂工作，四千呎的高墙围着一些异常广阔的田野，四周是一片出奇的寂寥，偶尔只被在田野里吃草的牛群的鸣声打破。

快到圣诞节时候，台夫经过庫堤內河沿岸的乡村来到奥加那根湖上的潘提頓，这是个盛产水果的地方，也许是世界上风景最秀丽的小镇。他在一家卡车的车房里找到了工作；而且生平第一次在圣诞前夕和圣诞节都干活；他这倒不是出于逼不得已，而是因为他一直在盼望家中来信，结果信却没有寄来，他眼看着奥加那根小城内欢度佳节的情景，寂寞之感油然而生，他自从离开深岩以后，从来没见过象现在这样寂寞过。

老板误解了台夫这种用工作解忧的用意，把他当做一个极有工作能力的人，打算提拔他当工头。可是台夫在正月底就乘船离开了那地方。

他在康路普登陆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第一个大风雪。这

凡有两条铁路干綫在省的中心点会合，一条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一条是加拿大国营铁路；作为交通要冲的康路普，它那些軌道輻湊的停車場里能停歇几千节列車。台夫剛到这里还沒来得及吃飯，便有人递給他一把雪鍬，让他在鉄路上工作。濱海山脉从西面刮下雪来，哥倫比亚山脉又从东面刮下雪来，这些鉄路上的扫雪队工作时候就仿佛把雪鏟回高山似的，两旁的积雪真堆得山高。

他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夜里他就在有暖气设备的臥車里玩紙牌。鉄路工人們常常爱跟他爭論。

“你为什么不下工作？我可以替你說情。納尔逊，这个列車区是頂括括的。你在这里工作一定会滿意。許多矿工都离开了矿山到鉄路上工作来了。”

“我过去也很想到加太鉄路上来工作呢。”

“的确。哪儿还有比这儿更好的工作呢？他媽的这是全世界頂好的鉄路綫呢！”

“我年紀太大，干不了这种行踪不定的生涯了。”

“請放心。你可以进这儿的工場。这里經常有大批的工作可做，你是个机械工人，很快就会熟悉新工作的。”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台夫还在躊躇不决，在开春之前，公司里的一批优秀工程师却試驗成功了一项新設計。高效率的柴油机要用来代替蒸汽机了。工場里的职工人数将要大减。从此以后，再沒有一个鉄路員工跟台夫提起工作問題，于是，四月初，他坐在車长室里越过濱海山脉到温哥华去了。

* * *

太平洋上这个大城市是招待那批季节性失业的伐木工人的

主人，他們通常都麪集在这里等候伐木場明年夏季重新開放。台夫有時在碼頭上找一點零星雜活做，有時在肖納西山莊當修建一座豪華別墅的短工，有時又參加了當地的修路隊，這樣他就結識了不少林業工人。這些工人當中有一部份人原是安大略人。台夫常愛到工會會館里去，主要是和工人們攀談，但心中也有到林場去做工的不明確想法。

他也常常在酒館里津津有味地傾聽伐木工人們高談闊論。這對他來說是一種新的閱歷，他還是第一次聽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人的加拿大主義，這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愛國民族主義，對山脈以東的加拿大境內一切事物都帶着很強烈的輕蔑口吻。

“回去？我？決不！到了太平洋岸邊的人，沒有一個再回東部去的。”

“你說瘋話了。我家住在奧西瓦，難道還不會嘗夠了那里漫天大雪往頸子裡灌的滋味！唉呀，光憑氣候溫和這一點，有誰願意離開不列顛-加拿大住到別的地方去呢？全國人民不他媽的都搬到這里來住，唯一的緣故就是因為其餘那些人都不會有福氣到這兒來過一次！”

“老天爺在上，今年正月里我還采玫瑰來着！這里根本沒有冬天。”

“只有一樣東西值得我懷念，”一個從薩斯卡通來的人懷着鄉愁說，“那就是東部的大草原。”他凝眸望着酒店窗外高聳入雲的山峰，只見陡削的山坡似乎要把溫哥華擠下海去了。“有時候眼看着這樣的景色，我覺得自己都快發瘋了。”

“那麼你就搬到別處試試！你就會想這兒的山峰想得發瘋了。”

可是，這些人當中到底有多少是在太平洋岸邊土生土長的

呢？台夫遇見的反正很少。一天傍晚他在一家酒店里談起关于本地出生人口的問題来。他从一个嗜酒如命的上了年紀的伐木場厨司那里听到的議論使他大吃一惊，这个厨司从前是个路德奖金^①留学生，曾在女皇大学教过历史課，照他說来温哥华的历史并不比深岩悠久呢。

“事实确是这样。嚶，当年第一列火車穿过落磯山开到这儿海岸的时候，他們还没发现鍊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八八六年的事。当时只有千把人居住在这里。你想知道为什么温哥华的居民絕大部份都是从外地搬来的嗎？理由十分明显！那是因为等不到人們在这几出生、长大，去做那些急需做的工作……所以数十万人不得不从别处搬到这儿来了！”

这位过去的教授又灌下一品脫酒，繼續大談他那得意的題目。

“我到过世界各地，納尔逊，可是沒見過有誰真正了解加拿大……我們建設了一切，而且差不多在这短促的一生中！瞧瞧这座城市。人們常常随口說温哥华是个年輕的城市。但是如果对一个欧洲人說六十年前，这里除了一家鋸木厂以外别的什么也沒有，那他無論如何也不会相信！而且在全省也找不到別个城市。从这里到安大略中心区，整整三千哩都是不毛之地！就連你們深岩，当时也只有几家茅舍和一二百居民用手鎬在那儿挖矿石。”

那些伐木工人似笑非笑地耐心听着这个有了七分酒意的老

① 路德奖金 (Rhodes scholarship)：由英国殖民主义者南非总督塞西尔·路德 (Cecil Rhodes) 主办的一种奖金，設在牛津大学，专供英国各殖民地及美国人民留学。

人讲话。他们喝着很淡的陈啤酒，象做梦似的回忆着群山外面的世界，他们过去所熟悉的地方……冬天阳光照耀下的温尼伯，停泊在湖口城市码头上的一队队粮船，他们的父辈铺设在处女地上的四万五千哩铁路线，遥远的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生产作业线长达数哩的那些温莎自动化工厂，蒙特利尔这个夏季不夜城里走不完的长街，多伦多的摩天大楼和基姆里的渔船，英国广场上欢呼着枫叶①的人群，以及在圣劳伦斯大雾中鸣着汽笛航行的一长串货船。

后来他注意到台夫·纳尔逊郁郁不乐的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安感觉，就把语气稍稍缓和了一点。

“纳尔逊，这里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尽头。这儿也不是真正的海洋。渡海到岛上去吧。在太平洋上的一个伐木场里找点工作做。等你砍倒几千棵大树以后，你的心境就会愉快了！”

* * *

他本来准备整整一季都留在岛上，在赖德—麦克勃林老商行设在巴德湾的一个崭新的伐木场上工作……

太平洋的咸风夹带着无法形容的香气，这种香气是从伐木场周围砍伐下来的香榧与榉树林的树皮和锯屑散发出来的。台夫开着吼声如雷的柴油机曳引的卡车，畅吸着阵阵向驾驶座吹来的清风，感觉身子有些飘飘然了。有很长一个时期他总觉得自己吸不够这样的空气。

赖德—麦克勃林是一间大商行，在一个区域内设有四座伐木场，在海湾沿岸还有一所大锯木厂，自备有若干运木车队和一条轻便铁路。赖德—麦克勃林公司的矿井支柱和铁路枕木销行

① 枫叶：加拿大国徽。

世界各大洲已整整两代了。一天早晨，台夫将一車木材送进鋸木厂里，看見院子里挤滿了人，都聚集在办事处門口。

原来現在的业主小麦克勃林在維多利亞旅館用手枪自杀了。木料行在等人接管，銀行方面已派員乘飞机专程来接收资产了。

大家都困惑不解。官方报导中暗示这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商行的管理不善和市面不景气时过于扩展业务所致。但是，第二天，工会发表的公报中却露骨地揭发出事实真相，原来是与这家商行往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几家最大主顾突然出乎意料地取銷了定貨。英国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以后不准再从加拿大进口木材……

“‘馬歇爾計劃’害死了唐納德·麦克勃林！”工会的声明指責說。“‘馬歇爾計劃’毀了你們的工作！从今以后美国佬的木料行将取得英国的定貨。”

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同时急忙派出发言人到伐木場来，譴責这个富于斗争性的工会制造无稽謠言，为了达到宣傳的目的故意恶毒地歪曲事实真相。在溫哥華一家大报上負責金融栏的某个著名編輯公开承认工会所指控的事实正确无訛。但是他这篇文章只有几个商人去注意閱讀，而一般群众却醉心于有关这个自杀身死的富有业主的私生活方面各种各样含沙影射、造謠中伤的傳說。

然而巴德灣工地上的事实却不容爭辯。銀行方面的人員很快証實了取消訂貨的事实。十天之內，鋸木場人員全被解雇，伐木場停閉，三脚起重機起運了最后一批貨物，龐大的鋸木厂里的鋸子唱出了最后一闕悲歌。

几个月后，美国俄勒岡州一家最大的商行用一个加拿大代

理人的名义，把这家破产商行的股票全部买了下来。但这时候，台夫·纳尔逊早已换了地址、工作和工会了。

* * *

这是个风恬浪静之夜，大海确实称得起“波平如镜”。然而波平如镜的太平洋自有它独特的无比的魅力。今天夜晚，海水涨得不高，也很平稳，水面象镜子一般平静，映出一派皎洁的月光，灿烂如银，漪澜荡漾……

台夫·纳尔逊走出小渔船的船仓，跨上甲板。船仓里弥漫着烟斗里的烟雾，还有一股鱼腥和柴油混在一起的臭味，使他气闷得好象胸腔里塞满了污秽的棉絮一样。船长爱听的那个电台发出的那种聒耳的噪声，也使他无法忍受。他赶紧走到船尾，双肘搁在绞盘上，出神地瞪着大海。

和小仓里污浊的空气相比，这里简直可以说是香风拂拂。关住了节汽阀的布达柴油机和谐地震动着甲板。南边远处有道探照灯光柱蓦地刺穿漆黑的夜空，随着又消失了。在远方海岸线的山岭上空，水上飞机马达的嗡嗡声时起时落。

只有月亮似乎离他很近。台夫怀着寂寞不堪的惆悵凝眸矚望月光铺展在海洋上，已不是第一次了。月光在海洋上铺成一条大邮船航行的道路，直通南太平洋的琼岛仙境，那里有珊瑚港，有灼热的白沙滩，那里没有漫天大雾，没有连绵淫雨，没有堆积如山的腥鱼等待剖腹和冰藏。

有时，无线电播送纯粹的海岛土人音乐。广播员用低沉的、富有魅力的声音把那些土人歌曲翻译出来。台夫谛听着乐曲和歌词，心中往往涌起带着渴望的猜疑，就象此刻他眺望着月色时的心境一样。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光有爱情没有眼泪的世界呢？是不是真有那样的女人，总是从海滩上起来迎接远行归来的情

人？是不是真有那样的男子，总是及时回来，永不怀疑他的爱人正张开两臂等着他？

有一次船仓内宏亮的扬声器播送一支充满柔情的情歌，是一个少女用清脆得出奇的歌喉唱的，他现在回味着其中的一节……

让我睡到落日西沉，
我今晚就会精力充沛，
好与我爱人欢会。

船长说了句猥亵的笑话。但是，台夫心中充满一种熾烈的、说不出的渴望。在这样的地方，象这样的爱情，一个人不是在一生中，而是在一个月或者一周中哪怕能经历一次也就够了！

如今他心中耿耿不忘伊兰的爱情。他煞费苦心想描摹出她面部的一切轮廓。他绞尽脑汁想记起伊兰的一个深情的微笑。

月儿也在嘲弄他。它似乎冷冷地在一旁低声细语：“瞧瞧你自己，你的梦醒醒吧！还有两哩半长的钢索等你拉进来呢……”

这一带的水面上没有异国情调的岛屿。这儿的太平洋只有一种用途，那就是贡献数以亿万磅计的比目鱼、鲱鱼和鲑鱼。渔夫们用钓钩、钢索、标枪、渔网、鱼叉、捞网和鱼耙，在雨天和月夜，在无情的毒日下和刺骨的风雪天，无休止地永远在大海上辛勤劳动。他们终生梦想着买下一处蟻塘或者一只小船。他们一刻不停地把浸在卤水与冰块里的鱼象洪流似的倾倒入渔业协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罐头公司的无底洞里。

台夫回想起奥里·史蒂芬生——水陆渔业联合工会里那个

短小精悍的工会組織者——怎样跟他談起海島的土人音乐的，不由得苦笑起来。

“你想知道他們干嗎不在美国多演奏这种音乐？因為他們早已把它糟蹋干淨了。美国佬正在自編一套海島歌曲呢，你不听見收音机里日夜不停地播送……《甜酒和可口可乐，我为美金工作！》这支歌一針見血地反映了今天美国社会的风气，納尔逊，在世界史上这是第一支頌揚娼妓的歌曲。朋友，在你打定主意动身去南方以前，得先把这句话牢記在心！山姆大叔老早就用金錢买下了热带地方的一切浪漫文艺，把它移植到种植园和妓院里去了！”

台夫加入了水陆漁业联合工会，这对他說来就跟操纵起絞盘和大型航海柴油机一样自然。他起初在冷藏間里工作，后来正式簽訂合同当了工人。他在这条漁輪上工作了将近两个月時間；就沿海小輪船的一般情况來說，这只船的确不算坏。可是現在他却常常失眠，不知不覺地喝过量的酒，时常抱怨飲食不好，詛咒滑車不灵……一种嘔心的坐立不安的感觉逐渐在他心头滋长，就象一个肿瘤慢慢地在他身上逐步发展一样。

一个乡下孩子站在机器怒吼的工厂过道里，就会一心想念家园，台夫·納尔逊的心境就是这样，他对着仓外一成不变的天空、海水和风浪心中不由得厌烦起来。他怀着刻骨的思乡之苦，不住地回想罐籠冲上几千呎深的深岩矿井时的快感。在梦中他总听見他头上梯段里凿岩机的震耳吼声，以及他的清岩机清理矿石时回报的巨响。在又冷又湿的雾气中，他常常渴望一見矿渣堆上的夜景，以及停車場上的曙色……还有那些人，那些矿工，他們怎样換班接班，他的成千成万的深岩伙伴，有的在井架边和大街上，有的在更衣室和小酒店里。

他愿将全世界海上的明月换取故乡的一瞥，看看莱梅路与曼尼托巴街头的一角，看看他母亲的东倒西歪的老屋，看看在三月的早晨烟霏朦朧的黄色朝阳怎样照映着檐前长长垂挂的冰柱！雾笛是不列颠-加拿大海岸居民听惯了的音乐，他呢，但愿一听夜晚在深岩山坡上齐鸣的火车汽笛所组成的协奏曲。

隔天清晨，他听到大陆上播送来的一项新闻，把他激动得心惊肉跳。

“这个月里将要在温哥华召开四次全国性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会议订于星期四召开，届时厂矿总工会三百余代表将汇集本市……”

吃过早饭，他就告诉船长说，一等到渔船进港，他便要辞职上岸去。

“你真要走？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地方叫你受委屈了，纳尔逊？”

“没有。只因为我生来不是个渔人。”

船主深为同情地望了他一眼。当剩下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船主说：“是不是你看到那只舢板上的渔人……使你寒心了吗？”

一星期前，这艘渔船和其余十来只船上的水手在沿岸地方看见一个少年和另一个人一同从小艇上撒出大渔网，小艇猝不及防地突然一头翘起，那个少年便象石头一样沉下水去。十几个渔人踢掉靴子抛下雨衣潜下水去营救他。但是那孩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那寒不了我的心，”台夫说。“再说捕鱼也不见得比采矿更危险。”

“可是有这些人却为这样的事寒心。看见人溺死往往使神经

受刺激。”

“不，决不是这个原故。可我是个矿工，一个跟岩石打交道的矿工。”

台夫在小仓里讲那番話时的声音是那样斬釘截鉄，终于使船主聳聳肩膀，閉口不言了。

漁輪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駛进港口。台夫不胜惆悵地跟伙伴们道別，一种徬徨之感象一只鉄锚一样重重压在他的心头。后来他躺在蒸汽浴室里歇息了一个小时，穿上考究的衣服，换上簇新的衬衫和領带，这时他才觉得那遺忘已久的青春活力又漸漸恢复，于是他兴致勃勃地从港口迈步向大旅館走去了。

*

*

*

大会在巍峨的旅館舞厅中举行。从高大的主席台上，通过扩音器，傳來全国主席慢吞吞的、强有力的、挑战性的演說，他那宏亮的声音滔滔不絕地在代表們头上震响。“秃头”哈里斯頸粗如牛，声如巨雷，他是个受群众爱戴的傳奇人物，是加拿大矿工的英雄領袖。

“……上届大会排斥了我們加拿大海員工会英勇的弟兄們，这真是天长地久的耻辱！哪位兄弟要是在这次會議上問：‘下一次是不是要輪到厂矿总工会了？’这里是我們的答复。这个答复我們已对老板們提过不止一次了。我們还要将这一答复給任何一个企图替老板們干肮脏勾当的人！厂矿总工会要坚持留在这里！不管他們怎样伪装，不管他們自命为什么……梦想打垮我們罢工糾察队的工賊还没有出世呢！”

回答他演說的不是喝采，而是一陣怒吼的、战斗的呐喊。

“这就是我要說的話！”哈里斯吼着回答，連扩音器都震动了。

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矮胖结实的身子在脚跟上微微晃动，左手插在背带里，右手紧捏着拳头，把他的话一字一句捶击出来。

他只谈事实。他用言语绘出一张图表，说明自从厂矿总工会把那些大矿组织起来以后加拿大矿工的工资增长的惊人速度。他谈到他们工会的会员人数怎样与日俱增，他们在反对资本家和专门捣乱的右翼工会的斗争中怎样保持节节胜利的纪录。此外他还拿另外一种工会作对比，这些工会是在一些从美国进口的、跟老板一鼻孔出气的、贪污腐化的工贼把持下，那里的工人都遭到悲惨的命运。

他的演说结束得很突然，也毫不妥协。

“我们的工会坚决遵守自己的会章！‘……不拘年龄、性别、国籍、种族、宗教或者政治信仰’，任何人都能加入厂矿总工会，能够当选担任一切职务！至于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的政治信仰，在我们工会内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成为问题！让敌人乱扣红帽子吧！我们将团结一致……明天你们将按照你们良心的指示对那些经你们审查过资格的候选人进行秘密投票，至于他们的政治信仰，不管是事实还是臆测，绝对不予考虑！”

在紧接着的骚乱与欢呼中，大会宣布正午休会。

台夫·纳尔逊三步并作一步跳下观众台的楼梯。他冲进会议席上拥挤不堪的代表们当中。

“兰琪文！丹尼斯！丹尼斯！”

他一下抱住他的朋友，近乎歇斯底里地笑着。兰琪文惊喜交集，脸上放出异彩，象亲兄弟一样紧紧拥抱着他。

“你免去了我一場寻找，台夫！啊，老弟，你为什么写信回家？我答允过你母亲，要踏遍落磯山把你找到！别忙，让我仔细

瞧瞧你！”

他們倆都轉過臉去，為自己迸發的激情感到羞慚，兩手雖忙着取紙烟划火柴，却燃點不起來。

“讓我仔細瞧瞧你，”他們在一家擠滿了人的、喧鬧的餐館里找到座位坐下以後，兰琪文又重復說了一遍。

他鄭重地點點頭，仿佛替某個未說出口的問題找到了答案似的。

台夫漂亮的面孔比往常顯得更黑，在海洋中風吹日晒，臉色都黑里泛紅。他微笑的時候，那漆黑的濃眉雖依舊象往日一樣富有表情地揚起來，但是臉上已不復有那種叫人難以捉摸的、孩子氣的含譏帶諷神情了，過去他就是以這種神情來處世待人的。如今他經常雙眉緊鎖，一股嚴厲而悒郁的沉思神色從他臉上一掠而過，留下來的僅僅是一抹悲哀的陰影。

“嗯？”丹尼斯·兰琪文問。

台夫沒吭聲。他的朋友又點了一次頭。他似乎在猜測台夫的心事。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嘟嘟囔囔地說，“沒人知道你為什麼要離家出走。連你母親也不知道。人人都說……‘吉姆叔叔的戲又重演了’。是這麼回事嗎？你來到這裡，一直在幹什麼？我們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你到叢林裡去了。”

他見到台夫隨手遞給他的水陸漁業聯合工會會員証，頓時喜上眉梢。

“果然給我說對了！”兰琪文抓住台夫的手使勁握着。“我對他們說你生來就是工會裡的人！”

他們的談話到此結束。兰琪文起身離開桌子，一面喝着咖啡，一面邀請台夫在第二天晚上到他旅館房間裡出席一個集會，在那裡他愛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假若他高興，就是整整待一晚

也成，等到別人都離開後他們就可以促膝暢談了。

* * *

這是個難熬的時刻，它象烈火一樣痛苦地在台夫的記憶中燃燒，久久不熄。

他一早就來到他朋友的旅館里，盼望在別的人未到之前和兰琪文暢談一陣。但是他一到那里，就發現小房間里早已擠滿了厂矿总工会的代表，正在熱烈地爭論着。梳妝台上凌亂地放着烟灰盤和玻璃杯，浴盆里塞着一箱啤酒瓶，烟氣濃厚得使燈光失色。顯然早在吃晚飯前會議就開始了。

有一段時間台夫欣然參加了關於工会的談話，傾聽有關深岩支部的新聞，他也不時在沒完沒結的辯論里插嘴發表些自己的意見。

後來，人群漸稀，那些打算喝個通宵的人都到別的房間里去了。午夜時分，兰琪文上街買了一大袋碎牛肉和黑麥夾餡麵包回來。他按照野餐方式把食物和涼啤酒分給大家享用。

直到那時候，兰琪文才將厂矿总工会的一個工作者，克拉克介紹給台夫。

台夫問了幾句話之後說道，“目前我正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好。”雖然酒使他更感到友情的溫暖，但當克拉克拿眼打量他的時候，他仍有點局促不安。

“一個深岩人在外縱情遊樂，是不是？”克拉克嘟囔着問。

他看見台夫臉紅了，就說，“有什麼心事嗎？有些什麼樣的問題，嗯？家庭問題？”

“我只想見識見識全國各地的風光。”

“我們這個國家還不壞吧？你上北方去過沒有？”

別的人都吃吃地笑起來，除兰琪文外，大家都跟台夫談起在

馬塔瓦斯卡湖畔近北極圈地方新發現的大鈾礦，并告訴他資方在那里已勝利地破壞了三個不同的工會所進行的組織工作。

“我們要去試一下，”克拉克說。“我們正在往那兒轉移。我們準備從每個支部里抽調礦工到那兒去，我們要着手進行組織工作。”

台夫感覺到他那兩隻明亮的藍眼睛正盯着他，就抬起頭來。

“你們真要這麼做？”

“一點不錯。我們當然要這麼做。納爾遜，你的意思怎樣？”

“呃？”

“你是在外遊樂的人。你為什麼不到北方去一次呢？”

蘭琪文不動聲色地說，“這樣做不妥當，蘭迪。”

“為什麼不妥當？”

“台夫決不會答應的。我了解他。”

克拉克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究竟是怎么回事？”

蘭琪文用一種低沉單調的聲音說：“害怕？不。台夫不是這樣的人。但是其中別有緣故。他老是東飄西蕩，沒個安定。真的，他真好象坐在汽車里過日子……”

蘭琪文形象地比划着雙手來傳達他的意思。“他好象不能掌握方向盤，只會一個勁踩油門。到了轉彎地方，他就干脆放鬆了握方向盤的手！”

一點一滴地，克拉克終於從丹尼斯和台夫口里套出了納爾遜家的底細。這個外表冷漠无情的工會工作者，內心卻對一切沒有主意的人永遠抱着無限同情。他意識到台夫在談到兩個小侄兒的時候似有許多難言的隱情，就抓住機會利用這兩個孩子來加強他自己的論點。

“在馬塔瓦斯卡那邊你花不掉多少錢。你可以把積攢下來的

錢寄給两个孩子。在那里待那么一年，协助搞好組織工作，等支部建立起来以后再回深岩，帮着撫养那两个孩子！”

“你这是白費力气，”丹尼斯說。“他不会干的。”

另一个工会工作者弗萊塞，一个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不客气地打断了兰琪文的話。“納尔逊想知道这项工作的底細。对不对？一言以蔽之……工作艰巨。我們已經有人在那边了。有几个不到两个星期就給撵了出来。现在公司里让全体矿工过着牛馬一样的生活。情况糟糕得很呢。”

“除我以外，那儿将有多少人去做組織工作？”

“噢，几个人。你們在一个时期内都得独立工作。”

台夫感到了一种战斗的决心，一种战士的自豪，不由得渾身緊張起来。“你們知道嗎？我可以試一試！”

“你可以是可以，”丹尼斯·兰琪文忧心忡忡地說，“只怕你不肯好好干。唉，不，你是不肯好好干的！”

台夫覺得三个人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只有克拉克的目光最引起他注意。

“你的方向盘呢？”克拉克咧嘴笑着說。“在那边，到拐弯的地方你会松手嗎？”

現在是他讲出心里話的时候了。象有一支号角在他心内狂鳴似的，他的良心在高声召喚他挺身而出，象前綫的敢死队一样，接受号召，作出保証……

兰琪文这时說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兰迪。不过我要替工会着想。不要派他去。关系太大了，我們不能冒这个險。”

大家都轉过头来朝着台夫看，他突然发起脾气来了。他的良心已不翼而飞，窃据其位的是一股盲目的无名火。他对他們大发雷霆，結結巴巴地不知說了些什么，急急向門口走去。到了

門边，别的人都还在一旁看着，但他觉得兰琪文用一只胳膊抱住了他。他听到兰琪文向他道歉。他踉踉跄跄跑了出去，跨下門廊和台阶，走到夜闌人靜的大街上，手里还捏着兰琪文給他的那封信。

这封信是安娜·納尔逊給兰琪文的，托他在打听到她儿子的行踪时亲手把信交給本人。台夫在寒夜里走了不少路，头脑已經清醒过来以后，就在街灯底下站定讀起他母亲的信来。信中倒没有什么使他吃惊的消息。但是讀到后来，从最后兩頁的信紙中忽然掉下一張照片来。

他从人行道上拾起照片。原来是伊兰带着迈克尔在林中照的。照片背面只用鋼笔写着含义不明、不带热情的一个“喂”字，是伊兰的笔迹。

那天整整的一个不眠之夜，还有第二天整整一天，台夫一直在用一百种不同的秘密意义猜度这个“喂”字。

* * *

温暖的太平洋雨水、温哥华青翠可爱的芳草地，幽雅美丽得令人陶醉的海濱乡村，全都象春梦一般消失不見了。飞机橫斜着飞行，加足馬力越飞越高，钻进了群山頂上的云霞，把流連不去的太平洋秋天抛在后边了。

大雪早已深深掩埋了高山上的小徑。一連几小时，大风雪在向这架巨型飞机施虐。从机仓小窗口外望，除了象游魂般飘着的奇形怪状的阴云外，什么也不見。

几小时过去了，台夫·納尔逊的思想变得象窗外卷过化为烏有的云层一样縹緲凄凉。

“是我坐在这儿嗎？是我自己嗎？莫非我已經死了？莫非我們撞在海岸附近的山上，現在……”

坐在台夫前面的人突然啪的一声开亮了台灯。寬大的机仓立刻成了现实世界。仓前仓后不时有一張面孔轉过来，带着惶惑的詢問神情望着他，仿佛看出了台夫的心事似的。

这架专机里所有的乘客都飞向同一个目的地。馬塔瓦斯卡。除了一个公司高級職員和一个工程师在跟年輕漂亮的女侍者熟不拘礼地攀談說笑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是生客。

突然每个人都轉向窗口。滿机仓都是金黄色的冬日阳光。群山已落在后面，风雪早已过去，在他們下面鋪展着一望无际的亚尔培塔山，丘陵起伏象滔滔不絕的波濤，秀丽的风景还未被白雪所掩盖，于是高空中的旅客們都急于浏览下面地上的景色，力图辨别出公路和鐵道，白色的房屋和紅色的谷仓，蠕动着牛群，以及一个牧童的微小身形。

台夫闭上眼睛，頹然往座位里倒下。飞机下面那幅生动的现实图景使他心中充滿冷酷的、无泪的忧伤。

飞机着陆了。旅客們洗了臉，用过飯，就再次起飞。那夜他們在遥远的爱德蒙頓北方的一处小机場上度过，外面一直刮着漫天盖地的暴风雪。早晨天气晴朗了，在北方灿烂的冬日阳光下，飞机又向白雪皚皚的荒野地区前进。

現在他們越过了文明世界的边界，在台夫看来，飞机似乎也载着他跨过了他自己的一生。最后的一个农場已远远地落在后面，树木越来越少。火車早就停在好几百哩以南的鐵路終点。現在甚至看不見一条路，一条荒蹊野徑或者一条羊腸小道。在足足一小时的航程內，他們只瞥見一个孤單單的印第安捕兽人……

但是飞机上巨大的螺旋桨有規律地、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寒冷的空气，所有的馬达慷慨激昂、万分自信地齐声合唱，同心协

力推送着飞机前进，所循的道路就象通向南方的公路一样平平稳稳真实。沿着这条在白雪上空的无形道路，已不知有多少架次飞机往来飞行。在这条空中道路上已运走一整套工业设备……机器，动力装置，建筑材料，船塢，汽油，車輛，鋼鐵。

还有人！

在黄昏，在黑夜，台夫在飞机里所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全都是人。下方世界已經消失在黑暗中，灯火輝煌的机仓里装满了活着的人。比隆隆震响的馬达声还要响亮的，是生命的脉搏跳动的声音，是那种不可征服、永不熄灭的声音，是人类心脏的跳动声和人类智慧的呼声，是属于人类的最崇高、最有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声音，而人类又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从天上到地下，从赤道到两极！

人們不再睡覺了。他們在馬达的吼声中彼此談話，彼此結交。台夫和一个从悉尼煤矿来的少年，以及一个从馬都克来的、两鬓已經斑白的电气技工作了一次长談。人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从座位上探出身来，讲话的声音并不太响，但在喧鬧声中可以听得很清楚，通过这样的交談，前往馬塔瓦斯卡的新矿工們彼此間的友情越来越深，而台夫·納尔逊也是其中之一。

也不知是从哪个座位上，由哪个人最先談起，傾刻之間全仓的人都在紛紛議論那些不可避免的題目了：工时与工資，工种，扣薪办法，免稅办法，北方的生活費用。

一种温暖的感情在台夫的心头涌起，象这样的感情他已好久好久不曾有过了。飞行所带来的那种困倦感覺已一扫而光。压在他心头的那种孤独的痛苦也不翼而飞。

他象触电似的驀地一惊，突然体会到厂矿总工会本来很可以物色一个恰当的人来担任那委派給他的任务的。并且不只是

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甚至十几个有經驗的工会工作者！

台夫轉过身来，正好跟那个从后座上巡視全仓的公司高級職員四目相視。他們两个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各不相让。他們的目光在冷靜的猜疑中交錯在一起。

彼此都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不可調和的敌意。

第十九章

馬塔瓦斯卡營地上有少数几个經驗丰富的猎人和奧吉伯威-印第安人，他們都异口同声地发誓說，新来此地的人們閱历尙淺，最厉害的三月天气还没到来呢。

后来事实証明，最厉害的天气是在二月底才漸露端倪。狂风一連刮了六天。风勢那么猛烈，人們真正从心底里害怕起来，那是种原始的恐惧心理，生怕大自然正在起某种不祥的变化。气象站的政府工作人員受到公司管理处的指示，禁止据实报导每天的气温。外面紛紛謠傳連酒精溫度計都冻住了。

可是沒有人真正冻出病来。的确，风暴越是厉害，人們也就越加小心，因此冻伤的人很少。燃料从来不感缺乏，每幢建筑物里都象洗衣作一样热气騰騰，医院发出一項通知，叫大家衣服別穿得过多。

严寒給人带来的不只是皮肤上的感觉。

由于凜冽的朔风中大雪紛飞，由于連綿的阴云蔽天，漫漫的长夜不但沒有随着季节的前移而縮短，反而显得越来越长。这情景，加上那殘酷无情的低温，在北方攪起了前所未聞的种种謠言。

“他們一直在进行越来越多的爆炸。”

“我在《讀者文摘》上讀到过这件事。是构成极光的同样东西。电离子。爆炸时候有成亿的电离子放射出来。这就是天气

反常的根由！”

● “万一……万一雪落个不停怎么办呢？”

“胡說！”

“万一真的这样呢？”

“你瘋啦。”

“我瘋啦？人家說爱因斯坦才是个瘋子呢。”

“你可不是爱因斯坦，老兄。”

“他們在作更多的爆炸，我告訴你天气反常就是这原因，他們实在不應該在矿里开采这类物质！”

听的人當場只是在一旁冷笑，但事后却偷偷去看杂志上那篇关于原子彈、离子层和天气的文章。誰也不提馬塔瓦斯卡正在开掘鈾矿这一事实，而美国原子彈正是用这种原料制成的。但是这个事实却不可避免地給馬塔瓦斯卡矿工的好梦染上了各种顏色。

顏色？

只有在两种地方才能发现顏色，一处当然是梦中。还有一处是在俱乐部的棚屋里。

如果有一批格子呢衬衫运到，警察就得在仓库四周布置崗哨。每人都有一打以上的衬衫，花色愈鮮艳愈好。工人們一下班，就馬上梳洗，吞下食物，然后急急赶到最近的棚屋里去，渾身緊張得象发条一样，一直冲进双重大門，貪婪地看着墙壁上、帷幕上以及簇拥在桌子周圍的人們衬衫上繽紛的色彩。

漫长的春季的第一陣风暴过后，严寒更是变本加厉。它使夜晚比漆更黑。在白天，积雪閃出水晶也似的、白得刺眼的寒光。甚至在地下深处，通风机送来的空气也带有北极气味，从极地压下来的冷空气所特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有象是金属、有象是电

气的刺鼻气味。

水里也带有极强烈的冰霜味。过了几个星期，人們都赌咒发誓說連他們滾热的茶和咖啡里也有了寒意。冷气甚至没入了食物。厨司們試用了更多的香料。伙食采购員买来一桶桶的番茄酱，让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染上鮮紅的顏色。

早些日子，有不少人結队出去打猎。但是后来严寒变本加厉，殘存的寥寥几只狼全被清除，打猎的話題越来越显得枯燥无味，出去打猎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每一座营場里都滋长着严重的沮丧情緒。口角成为家常便飯。有时一个意志不坚强的人突然轉向宗教，这就跟集体宿舍里打鼾的家伙一样叫人討厭。精神病的偷窃也出現了。公司得到警察当局的許可，特地撥出一座俱乐部棚屋作賭博場。

随着气温一度一度的下降，馬塔瓦斯卡的緊張气氛也逐步上升。

一天傍晚，一个魁偉的紅头发瑞典人慌慌張張闖进一座棚屋，臉色象紙一样白。他自称他的話是从医院里听来的，消息倒不完全新鮮，但他那种談虎色变的恐怖神情使人不寒而栗。

簡單說来，他听說馬塔瓦斯卡絕大多数的坑道里开掘出来的高质量矿石都含有丰富的鈾元素，具有强度的放射性，会緩慢而严重地損害矿工的性机能。

謠言象野火席卷干燥的帳棚一样，很快傳遍了所有的营場。

而且有不少确凿的事实証据。大家不是对最近放映的未經审查过的蓓蒂·霍頓的影片感到索然寡味嗎？近来不是有很多人在批評住在营場里的寥寥几个女眷容貌丑陋嗎！很久以来，誰也不想到去摸貼在集体宿舍里的色情画片了……

“这是我們瞎弄原子所遭到的天罰！”一个中年的耶和華見

証派教徒哭哭啼啼地說。

“要你担什么心……你老婆十年前就抛弃你了！”

“你可相信那家伙当真这样厉害，一沾染上一辈子就完蛋了嗎？”

“我疼得很厉害。在会阴部。”

“我也是！躺在床上就疼。想想看，我吃午飯的时候还一屁股坐在他媽的矿石上呢！”

誰不曾在矿石上坐过？不是人人都得到保証，說那东西是絕對无害的嗎？

“他們現在总算如愿以償了……讓我們成了一帮混賬的太監！”

*

*

*

台夫·納尔遜一脚踢开里面的門，將皮外衣上的兜帽往后一甩，拭去眼皮上的白霜，在那間拥挤不堪、烟霧騰騰、灯火輝煌的棚屋里环顾了一下。

“嘿，台夫。”

“来得正好！三缺一。”

台夫脫掉皮外衣坐下来。他伸了个懶腰，活动活动发僵的腰背。他疲倦极了。他象絕大多數的馬塔瓦斯卡矿工一样，近来一直在加班。每星期每天都在加班。

“全都一样，”正在洗牌的那个矿工說。“我在下面也觉得腰痠背疼。”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嗎？放射性！你丧失了性机能，你連哼也不想哼一声。干活就跟不干活一样。就是这个緣故，大家才这样拚命加班。”

台夫拿起了发給他的牌。他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随随便便

地看了他的同伴們一眼。

这三个人里面决不可能有坐探。在那边彈子台旁边的确有个坐探。几乎可以肯定那人是警察的化身……他有一个习惯，坐下来时总要摸一下腰側，象是要移动一下手枪套似的，这个露出馬脚的不寻常姿势一直遭到許多矿工私下議論。

但是这个坐探現在却听不到他們的談話。而台夫一桌上的人全都是真正工人。

台夫說：“这类关于放射性的流言蜚語听得我都膩煩了。我身体完全正常。杰雷带来的那本书你們看过沒有？”

人們的眼睛剎那間都明亮起来。

“不錯。我看过了。我現在也在想这种关于放射性的故事全是胡說八道。”

“这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欧洲已經开采了五十年鈾矿，人們的身体也沒什么异样。”

“台夫……那么那些病痛呢？在我的那个坑道里有不少人都在嚷腰痠背痛。”

台夫把头一揚，咆哮着說：“你真是个傻瓜！居然相信那种怪話？我告訴你听……不管是在这里，或是在深岩，或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矿里，你只要在一堆尖硬的矿石上坐那么半天，你的屁股不疼才怪呢，根本用不着任何原子放射性的无稽之談来加油添醬！我們倒是需要在地底下有一所餐室和几張板凳坐坐，免得老是坐在石头堆上屁股疼！”

那个瘦瘦的高个子矿工放声大笑起来，他眼里的确热情洋溢，然而也露出十分警惕和好奇的神情，台夫見了这情景，他的耳朵根都痒起来了。也許他正是他要找的人。

他的名字叫丘克·密勒。据他自己說他来自曼尼托巴，罗

塞附近的农場。但是他們两个到达以后不久，台夫就和他一起工作，他从丘克抓住空气管装到凿岩机上去的熟练手法上，一眼看出他絕不是初到梯段里干活的生手。

他准是个从什么地方来的慣与岩石作斗争的老矿工。也許来自巴德·哈利斯……

他們切牌准备玩下一局时，台夫說：“你們大家对加班有什么看法？我有点莫名其妙。我承认我的确給搞糊涂了。”

这一次丘克·密勒竟漠不关心地打起哈欠来了。但是另外两个矿工立刻插进嘴来。

“想不到你也提出这問題来了，納尔逊！菲力和我剛才正談論这件事呢。照我們的看法是我們整个星期里每小时只能掙四五分鐘的加班費！”

討論越来越热烈，声音越来越高，別桌上的矿工也都跑过来参加討論，那个坐探也跟着过来了。

“他媽的在这个矿区里我們就需要一个工会！”那个坐探說給全屋子的人听。

台夫馬上摹仿对方，也神經质地瞥了他一眼。他对那坐探說：“哦？你为什么不带头組織一个？”

丘克·密勒咧嘴一笑。“哦，你来組織吧。你知道最后一批想組織工会的人落得什么下場？”

有一个矿工带来一只吉他放在地板上。他拿起琴来，睜大了眼，嘻开了嘴翹笑着，信手彈起一支幽默民歌的叠句来：

拿手枪的媽媽，
放下你的武器吧！

絕大多數的矿工立刻領會了他的意思，都哄堂大笑起來。那個坐探也試圖隨聲附和，可是止不住耳根通紅，過不一會，就離開了棚屋。

大家都等待着。屋裡一共三四十個人。有人極其不耐煩地把牌一張接着一張往桌子上攢。

“你們必須承認，”最後丘克·密勒開口了，是向大伙兒說的，“那傢伙不懷好意。”

大家紛紛點頭，表示同意，但是沒有人說話。

“你們加班。我們這裡加班的人着實不少！”

“我，”一個年過四十的矿工抱歉地揮着兩臂說，“我加班是為了錢。我家里需要。”

台夫桌上有個人說：“有人可能是這樣。可是我懷疑我們中間大多數人加班都是為了錢。我們之所以加班，是因為在地下干活可以忘掉那十惡不赦的冬天。我甚至都到了這個地步，寧可待在地下，也不願上來讓風雪打在我的臉上！”

有幾個人點頭同意。

台夫·納爾遜說：“你搞錯了！問題不在氣候上。”

“嗯？”丘克·密勒微微一笑。

“問題在於我們得爬到公司的公事房裡去訴苦乞憐。今天我去，明天你去，後天又是另外一個人。一次一個。他們就把我們各個擊破了。象今天，我去到公事房裡，他們就叫一個低三下四的簿記員來對我講了一套大道理，解釋我為什麼拿不到全部加班費。這樣一個一個去，你啥事也辦不成。我們需要的是……”

組織！

沒有人吐露出這個字眼來。但是它却象春天的和風一樣蕩漾在室內，這是工人階級長期積累的智慧結晶，是勞動人民經歷

几百年辗转流传下来的古老道理，起初只是生活在集体劳动中的人才独具的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后来经过智慧的陶冶，受到理论的充实巩固，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而繁荣滋长，成了世代代累积起来的一切思想中的“思想”，成了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武器……组织！

三四十个马塔瓦斯卡矿工回到他们的集体宿舍去了。那一晚，他们跟同伴们热烈讨论着，谈的不是天气。也不是放射性对于生理的影响。他们谈的是加班时间和加班费之间的差额。是八元钱一箱的啤酒。是应当怎么办。

* * *

他们两个都很谨慎，装作只是在无意中见面。有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他们在邮局的休息室会面。那里的光线很暗淡，两个人都把皮外衣的兜帽拉了起来。台夫递给丘克·密勒一封信，他假装看信的时候，他们俩就窃窃私语起来。

台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他是901支部的老会员，工会支部在地下活动时期总部就设在他母亲家里，还告诉他，兰迪·克拉克曾要他到这里来组织工会。

丘克·密勒朝他注视了很久。他的目光倒不显得特别咄咄逼人。但是台夫从来不曾见过比这更犀利的目光，能这样直透入他的思想深处。

“你为什么拒绝呢？”

台夫舌头上已准备好十种以上的遁词。但他抬头一望，正好跟密勒四目相遇，于是他就说：“一个在深岩和我相熟的朋友觉得我不能胜任这工作。我说不好……他是说我这人不可靠。不！他只是料定我没有长性。”

“兰迪怎么说的？”

台夫的答話好象带着无比的自豪感：“兰迪沒說一句話。他沒輕看我。我当时心里很生气，就一怒走了出来。”

丘克·密勒等几个矿工穿过休息室出去后才說話。

“你一怒离开了兰迪，后来又独自上这里来了？”

“我釣魚釣得膩煩了。”

“嗯。”

台夫的自豪感动搖了。

“瞧，”他說。“我知道这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你反对的是什么。謹慎小心当然必要，但是最最需要的还是行动！給我一点工作做吧。我要行动起来。”

“好，”密勒說。他的声音很温和，但他眼里蒙着一层疑云。

“你去調查好了。写信到温哥华或是深岩去問。决不会有任何对我不利的反映的，要是你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放心的話。”

“我没什么不放心。”

“可是……呢，你写信去了解一下吧。”

“就这么办！”密勒笑道。“或許我打个電話去，嗯？”

这时有几个矿工大踏步进来，蹀下海豹皮靴上的新雪，密勒就将信交还给台夫，說道：“等我接到回信，就让你知道……再見，老弟！”

冰雪和严寒在馬塔瓦斯卡滯留不去，就象一条死了的大灰狼用冻僵的大嘴咬住它的捕获物死不放松似的。收音机里描繪着支奴干的拂拂和风^①已吹遍亚尔培塔。安大略南部也已降春雨。評論員在大談草原上盖着瑞雪，今年丰收有望。一个在湖

① 支奴干的和风(Chinook wind)：指落磯山东边支奴干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区吹来的温暖干燥的西南风。

上航行的老船长談起他怎样向大自然挑战，率領第一艘船只經蒙特利尔到多倫多去。

但是馬塔瓦斯卡湖似乎完全存在于那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之外。它还蛰伏在积雪皚皚、終年冰封的山麓之下。

在一个漆黑的早晨，台夫一下班徑直去找丘克·密勒。两人同时在阴沉沉的、雪上印着車轍的街道上張目四望。在左近一盞街灯的光圈所照之处，周圍闐无一人。

“你的姑母好嗎？”台夫咧嘴笑道。“接到了她的信沒有？”

“哦，接到了。”

“嗯？她怎么說？”

丘克·密勒把他一只戴着长手套的大手攔在台夫的臂膀上。“没什么。什么也沒說。”

台夫舐着嘴唇。他嘴里有一种极其苦涩的味道，象喝煮沸了的茶一样。

“你說‘没什么’是什么意思？”

密勒迟疑了一下。他捏了捏台夫的臂膀，說道：“要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們需要每一个人。擦亮你的眼睛。去跟大伙儿談談。不过……目前你最好不要来跟我联系。事情有点棘手，非常棘手。”

台夫独自走完那条設着营場的大街。

他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們不信任我。不久以前，我会因此钻进地縫去，可是現在我倒觉得无所謂了。我看得出他們的用意。我不是早已料到了嗎？正因为这个緣故，使我才那么生丹尼斯的气，因为他說得对……我不是老早就在咒罵自己为什么要从家里偷跑出来？在这兒，他們不能輕易冒險，将重任托付給一个想开小差的人。”他暗自好笑起来。“算了，我还能跑

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往饭厅走去。

“他媽的这是什么茶……橡树皮嗎？”

十来个矿工同声附和这一抗議。厨子盛气凌人地大搖大摆出来了。

“这茶有什么不好？你們这些人知道目前茶的价錢有多貴嗎？”

台夫跳起来，握住拳头在这厨子的鼻子底下直晃。“茶叶就是十块钱一磅干我屁事！你再給我們这种煮沸了的茶吃，我就速壶塞到你喉嚨里去！”

厨子夹着尾巴溜掉了。

台夫若有所思地說：“噯，这么說来，茶叶已經漲价了？可是工資呢？我听说別的地方工資也都增加了。独有这里是例外。”

有些人急急忙忙站起身来走了。絕大部分人繼續留在飯厅里又吸了两三支烟，皺起眉头靜靜听着，还有少数几个人加入了談話。

* * *

一套經過周密計劃的傳单散发出来了。內容涉及矿工生活条件，有厂矿总工会組織的几个矿业中心的工資表，鈷矿老板們飞升的利潤以及用加班方法厚顏无耻地剝削来的暴利。

傳单立刻获得巨大成功，第一批剛一出現，就有几十个矿工拿去公开散发，而且在所有的营場里公开討論。

第三批傳单发出后，申請书出現了，这次不是公开散发，而是在对象上有所选择。不久工会运动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展开了。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听到有要求开会的呼声。

倒是公司經理部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显然他們认为这是一

个极其微妙的反攻。公司方面对于組織工会的紛紛議論装作若无其事，宣布休假半日，工資照发，而且大量供应啤酒，并派車把每个人接送到中央营場的大会堂去。

大会准备得很好，广告宣传工作也做得不錯。缺点只有一个，就是他們弄来了一个华盛顿的上校，一个美国空軍的宣傳員，慣于在美国軍人俱乐部向傻笑着的丘八們演讲，他这一次的任务是向馬塔瓦斯卡的加拿大人讲解鈾的生产为什么要比工資重要得多。

如果請一个本地軍官，一个为那班在馬塔瓦斯卡干活的退伍軍人所熟习的加拿大參謀来讲話，說不定倒会成功。但是这个美国人才一开口，就面临着一种加拿大的政治現象——一群无組織无紀律的听众到会場来寻欢作乐，随意发問。

他站在那里，胸前挂滿了各种奖章和勳章，象一个好萊塢的舞男一般打扮得油头粉面，头发上搽着維他賜油膏，牙齿用防蛀牙膏刷得雪白，身上穿着纖尘不染的皺紋衬衫，眼里冒出以可口可乐为精神食料的火焰……

“馬塔瓦斯卡！自由世界的前哨！諸位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可意識到你們自己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所占的光荣地位嗎？”

矿工們一个个目瞪口呆。这位五角大樓的兜銷員說到这里使了个演讲上的手法略一停頓，又繼續說了下去。

“你們这班人每天冒着生命的危險开采出来的无价之宝鈾矿，自由世界到底拿去作什么用呢？”

这位上校剛作了一个英武的姿勢，举起一只白白胖胖的手，把他那个重大的秘密透露出来，会場中央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矿工突然灵机一动，跳起来用极其宏亮的嗓子大叫着回答說：

“老师！老师……我知道！他们用这东西作香料，加在果子冻里！”

在这屋顶很低、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堂里，那暴风般的笑声不但象排炮一样震耳欲聋，在心理上更有巨大的毁灭力量。这个宣传贩子站在讲台上，拿华盛顿最爱用的切口来说，“正好处在火力网的交叉点”。

逢到这种场合，那两个笑得合不拢嘴的可爱幽灵史蒂芬·里柯克^①和马克·吐温便在过道上活动起来，偷偷地在这里说了一句，在那里说了一句，启发那些安安静静坐着的陌生人纷纷站起来发挥他们讽刺的天才……

这位上校军官接着又赞扬起美国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正专心致志运用他们的天才，拿马塔瓦斯卡的铀制成越来越可怕的武器，这又引起了一连串极刻薄的冷嘲热讽。

“我一直还以为他们把那班人雇来坐在我们营场的账房里呢！”

“对了……他们发明了怎样让时间消失！”

“一件五块钱的衬衫在马塔瓦斯卡要卖十四元……原子能的影响在这里渗透到每样东西里了！”

“咳……您不知道，上校，他们甚至在扣我们的核子税了！”

这位演说家满头大汗地往下讲，正讲到妙处，在描绘一幅生动的画面来打动马塔瓦斯卡矿工们的心——那是华盛顿法西斯狂徒们最心爱的图景，幻想着许许多多大城市转眼化为原子地狱：烈焰冲霄，天崩地塌，男人、女人和儿童哭成一片——他讲得正起劲，底下的听众却听得不耐烦了，站起来发问的人也不象先

① 史蒂芬·里柯克(1869—1944)：加拿大作家。

前那么多了，說話却比以前更尖銳刻薄了。

丘克·密勒一下子跳了起來。他假裝出怒不可遏的樣子喝道，“別說啦！你們大伙兒別說啦！”

全場的人都吃驚不小，立刻靜了下來。但是後來礦工們看到密勒把臉一皺，清癯的臉上含譏帶諷地裝出同情的樣子，他們都咧嘴笑開了。

“弟兄們，別責怪那些科學家！”他張開兩隻瘦長的臂膀有力地說。“他們要是落后，那又有什么辦法呢？咱們全都知道他們的毛病是在什麼地方。他們……不會……組織起來！”

在一片熱烈的歡呼聲中，一個身材魁偉、長著一頭黑鬚發的礦工跳上講台的一角。他對那個瞠目結舌、不知所措的美國佬連正眼也不看一下，就放開喉嚨，用一種嘹亮、高亢、慷慨激昂的男中音唱起來，他唱的是罷工糾察隊的一首老戰歌，名叫《永遠團結！》，但譜了新詞。

我們手里掌握的力量
比他們囤積的黃金還要強大！
原子的威力儘管越來越大，
也比不上我們手中的力量！
我們要从舊世界的苦難中
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因為工會使我們變得無比堅強！

醞釀早已成熟，馬塔瓦斯卡營場全體礦工都在等着舉行一次集會。組織委員會的每個人都很清楚應採取什麼戰略。現在不應該再偷偷摸摸地開會，不應當再戰戰兢兢地在集體宿舍或

是在一个单独的营場里集会。这一次和以往几次的工会运动性质不同，极大多数的矿工都已签名申請加入工会，因此应该举行一次公开宣傳的、包括全体矿工的群众大会，会上将宣布厂矿总工会的一个新支部成立，并由大会直接派选代表团到公司和政府的劳动部去，要求立即予以承认和进行談判。

在制定召开这次大会用的标語时，应该怎样措詞煞費了一番苦心。但是标語在天亮后刚一貼出，公司人員和警察就悄悄地一路跟踪过来，将全部标語弄掉了。

这样的事情是包藏不住的。中午时候，連地下梯段里的人們都在热烈地討論他們不曾見着的标語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标語上所宣告的开会日期和钟点已經众所周知了。

但是，貼不出标語这件事还是很使人泄气。因为这里面含有諷嘲的意思，公司方面并沒使用暴力，只使了狐狸般的狡詐伎倆，标語的失踪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反响。

台夫·納尔逊和所有别的与委员会无直接联系的普通工会工作者把一天的工夫都花在热烈爭論上。他們严厉地斥責委员会所犯的錯誤。可是他們的責难咒罵到后来就变成怒气勃勃的、不着边际的討論了。

“我們可以召集一百名志愿糾察队。每人手里拿一块标語牌站在每一幢房屋外面！”

“哦，干脆別說了。还是把他媽的那些标語象广告画一样釘在木板上……再用繩子将木板挂起来！”

“警察把它們扯下来花得了多少工夫？比从釘子上撬下来更容易呢！”

“在每个标語牌下面派一队人去保护！”

“这可好……他們正希望挑起二三十起冲突呢！你以为委

員会要召开大会还是要来一次暴动?”

这一下午,梯段长厉声警告了台夫·納尔逊三次。

“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我再一次看到你做白日梦,納尔逊,那你就上去吧,我要拖你到办公室去!”

台夫的白日梦在下午三四点钟做醒了。他打定主意后不久,就一直奔到下面的平巷里,找着工头,装出一副很能叫人相信的感冒样子,浑身还筛糠一般发着抖。

他一到地面上,立刻象魔鬼附在身体上一样从一个集体宿舍奔到另一个集体宿舍,一下子找来了六个他认为最靠得住的矿工。他们听了台夫的建议,都得意非凡,马上推派了一个人去和委员会取得紧急联络。

简单的用具很快准备停当。每人带了一瓶热水,几块海绵和一些破布卷。

这是深岩玩的老把戏,曾在地下斗争时期用过。

到你要贴标语的地方去,选择比较平滑的表面——最好是金属,甚至比木料还好——立刻在上面蘸上热水,贴上标语,等到标语迅速冻牢后,就再加上一点水,这样就给标语加上一层漂亮的天然胶漆——冰霜结成的胶漆。

“现在外面的天气冷得厉害呢,”台夫警告说。他的伙伴们都不耐烦地急于出发行动,台夫见了他们那种漫不经心的、小学生似的嘻皮笑脸神情,心里不觉有点担心。“我在孩子时候曾干过一回,那可不是玩的!先听我说。要是水不够热,冰冻得太快,马上回来取水……不能把事情弄糟!”

“走吧,走吧,納尔逊,我们的话谈得够多了!”

台夫说:“你们恐怕非脱下手套不可。不然会把手套冻住的。”

“对。呃，咱们走吧。”

“记住。别奔跑！”

不奔跑。不慌不忙。不鬼鬼祟祟地躲藏。两人一组的标语队伍分头出发了，神气地从一个建筑物走向另一个建筑物。

在各建筑物的大门口(那里的光线一般都很充足)，在触目的地方(那里贴上黄地黑字的标语，任何人都不能忽略过去)，他们心安气定地做起各人的工作来。

不到五分钟，一群矿工就聚集在第一个标语下面了。大家欣然看着亮闪闪的罩着一层薄冰的字。只见上面用触目的大写字母写出响亮的号召：

馬塔瓦斯卡矿工大会！

最后一行用同样的大写字，象新闻标题般显眼地写着：

加 拿 大 厂矿联合总工会 馬塔瓦斯卡組織委员会

二十多个矿工围在那里看标语，一名公司警卫员跑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地向两旁分开让他挤进来。矿工们拍拍他的背，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堆讽刺话对他表示欢迎。

“把它舐掉吧，伙计！”

“不成，不成，那要冻住他舌头的！朋友，把你那双暖和的小手搁在上面，说服它掉下来吧！”

“你要是打算刮掉它，我把折刀借給你！”

一小時內每種想得到的辦法都試過了。警察和公司的助手們抱着決心一定要把標語撕掉，但這時另一種有決定意義的新因素出現了，比冰“膠”的問題更要嚴重得多。整個營場實際上都出動了，成群的礦工包圍住每個吶吶咒罵着的警察，他們非但毫不抵抗，相反却極慷慨地提供各種幫助和建議。

“瞧……我給你帶一罐子水來了，滾開的水！”

警察試了試沸水，很成功地給標語加上一層更厚的冰。

“喂，喂，這里有一塊燒熱的烙鐵！”

一個包裹在皮毛里的胖警官怒容滿面地試圖用烙鐵融化掉凍在集體宿舍大門上的標語，看見那樣子真叫人發笑。後來他怒沖沖地跺著腳離開了，群眾就跟在他後面。這樣的事情先後發生了五十起。不久，一切撕掉標語的努力都終止了。

有時候也確有一張標語給刮掉，但馬上有一張新的標語在原處出現。入夜時分，工會委員會已貼出了所有剩下的標語。接著越來越多的礦工成群結隊在營場上往來巡視，將標語凍在每一座建築物上。住著經理部大多數職員的那家旅館到處貼滿了標語，在經理的住宅外面，一張標語端端正正凍結在他前門外面走廊的地板上。

晚上十一點，全馬塔瓦斯卡出現了一片慶祝景象，每個營場里都有冒着嚴寒的集會遊行。丘克·密勒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定採取果斷的行動。當人們涌回宿舍的時候，到處在傳達這樣的話：停止礦井里的一切工作，直到第二天下午召開大會以後。

第二天早晨，馬塔瓦斯卡完全歇業停工了。連坐探也不敢走近井架。標語事件開了勝利的先聲，繼之以不公開的罷工，結果

这次大会开得特别成功，工人们从会场出发游行到公司总部举行大示威，密勒就在那里朗读了要求承认工会的宣言和合同草案。

工资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从一月一日起追加。

* * *

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集体宿舍里挤满了人等着开晚饭，一个公司职员、一个警官和两个便衣警察既不客气也不吵闹，一直闯了进来。

“哪一个是台夫·纳尔逊？”

台夫站了起来。

“你是七号井的清岩工吗？”

“是的。”

“谁派你到马塔瓦斯卡来的？”

“谁派我？我自己来的。”

“不是工会派你来的？”

“不是。”

“你不是任何工会委员会里的委员？”

“不是。”

“你曾在申请书上说你不是共产党员。”

台夫没有吭声。宿舍里唯一的聲音是聚精会神的矿工们的呼吸声，他们站成半圈，极其惶惑不安地在一旁观看。

“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纳尔逊。”

十来个矿工走到台夫的铺位和食橱那里。他们用干重活的笨手仔细地、轻手轻脚地收拾好他的手提箱，将他不穿的衣服打了个包袱。

有个人把挂在床边的镜框拿下来递到他手中，里面是伊兰

和迈克的相片。

“最好把它攔在你的袋里吧。”

全体工人只除了三四个例外，都在門口排成一行，郑重地和他握手。有几个人穿上外衣准备陪他一起走。他請他們还是去报告工会支部，循法律途徑給他援助。

在警察局，他受到冗长的但极愚蠢的审問。只有一个問題使他想入非非……

“你是不是有个亲戚，叫做湯麦斯·麦克斯威尔的，曾經因毆打罪受过徒刑，还有麦克斯威尔的姐姐，伊兰·納尔逊，深岩的那个伊兰·納尔逊，她是不是你的嫂嫂？”

那个伊兰·納尔逊！此后几天里他日日夜夜苦思着伊兰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竟惹得警察局这样的注意。

至于他自己的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他心中很快就有底了。

“你們切不可因我受到牽連，”丘克·密勒到獄中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斬釘截鉄地对这位新工会支部主席說。“我了解这种案件还适宜由工会出面来干涉。我們如果到法庭上打官司来分辯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岂不正好落进公司的圈套？丘克，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們若把这件事小題大做，那是不对的：那就正中公司的下怀！”

密勒放了心，而且直认不諱。

他們以矿工的本色紧握着手，捏得几乎把骨头都折断了。

“你想到哪里去？”

郁积在心头已久的感情在他断断续续的答話中都迸发出来了。

“丘克……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差不多是为了厂矿总工会才到这里来的……我曾想……我一直在想工会可能派我到别

的什么地方去！”

“你想得对！你不能留在这里，你不了解海岸矿区的情况，所以工会现在要派你回深岩去。那是你的老家，台夫。”

“我曾背弃他们出走。”

“现在你身上不是有一张厂矿总工会的会员证吗？把其余一切丢在脑后吧。今天晚上我们设法送你离开这里。在深岩你有什么人需要我们拍电报去通知一下吗？”

“901支部。”

两个人热烈地拥抱着，有点儿为他们的激情感到羞惭。

第二十章

正是暮春时节。晨风从林隈吹来，飏飏扫过台夫·纳尔逊站着的、两节颠簸着的车厢中间的露天踏板，送来阵阵新绿的松针令人陶醉的清香。从西方来的横贯大陆的列车在离深岩几哩远的地方绕过一座山岗，山岗下面是一片海洋般的松涛，在远处与一串星罗棋布的、绿松石般的湖泊相连。在这春天的早晨，朝气蓬勃的旭日放出炎热的光芒，照在潮湿的林中，连空气也似乎染上了春天松树饰成的、云裳般轻柔的灰绿色处女新装的颜色。

台夫身边那个酩酊的老人紧攥着栏杆从踏板上探出身去。他回过头来咧嘴朝台夫一笑，两眼差不多深埋在脸上的皱纹里了。

“看那一边！”

台夫迎着晨曦竭尽目力朝东方的地平线眺望。在极远地方，在森林尽头，三座高大的制炼厂烟囱在天边若隐若现，象巨人城堡上的黄金雉堞一般在朝阳中闪闪发亮，三艘长旗似的黄烟在微风中飘扬。

“你是深岩人？”

“当然啦！”

“真是一望而知，”老头子吃吃笑道。“一哩路外就可以认出个深岩人来！”

他退后一步缩回身来，急切地想和他攀谈。“赶回来投票的

吧？我自从满二十一岁以后，一直沒放弃过一次选举，我这一辈子始終投自由党的票，真的，先生！照理我本該在原籍那瑞頓选区投票。可是我女婿替我把名字登記在深岩，我也只好赶到这里来投票了！”

台夫模糊地記起曾听說有联邦大选那回事。

“你說今天便是选举日嗎？”

“老弟，你一向在什么地方？难道是在荒山野林里？今天当然是选举日！”

老头子謹慎地朝那两节車厢的玻璃門里望了一眼，然后从寬大的褲子里抽出一瓶酒来。

“祝自由党再一次大获全胜！”

这是烈性的土酿酒，台夫只用舌头咂了一下。老头子却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

“今年选举不象往年那样了！酒店門都关得鉄桶似的。老弟，想当年咱們总是喝得烂醉如泥，簡直辨別不出选票的正反面了！”

台夫大笑道：“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选举日呢！再說我才不管它选票上写的什么呢！”

“啊呀，你这样說就不对了！”老头子吃惊不小。“国家的毛病就出在这里！象你这样的年輕小伙子都不出来投票关心国家大事！”

他又灌下一大口土酒，在格登格登震响顛簸的踏板上站不住脚，搖搖晃晃地差一点撞倒在台夫的怀里。

“要是保守党竞选获胜呢？那时又会怎么样呢？老弟，那时你就不能原諒自己，竟会放弃选举权！”

台夫推了他一把，让他直挺挺地靠牆站着，然后問：“不管怎

样，这次是誰在深岩竞选呢？”

“你不知道嗎？当然是苏立文！”

“此外还有誰？”

“你說什么話，此外还会有誰呢？”

“可是梅叟不是也在竞选嗎？他不是当今的国會議員嗎？除了他还有誰跟苏立文分庭抗礼呢？”

老头子不高兴地摇摇头，又拿起瓶来痛飲一口。“問題就在这里，”他朝着敞开的車門口說。“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肯一心一意相信自由党，倒想打听还有别的什么人在竞选！”

他把那瓶酒藏进他那寬大的褲子里，向台夫靠得更攏一些。在嘈杂极了的列車連廊里，要低声耳語而让对方听清楚是根本办不到的，偏偏这个荒謬的老头子却要努力做到这一点，逼紧了喉嚨在台夫耳畔瓮声瓮气地怪叫。

“你跟我一道去吧，青年朋友！哈！我可以給你弄到一張选票。咳，我女婿会带我到全鎮的各投票处去！今天我要投二十次以上的票呢……我要冒名頂替从上届选举以后死了的所有老人！現今鎮上認識我的人沒有几个了，所以工作准会一帆风顺！小伙子，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他媽的全国投票最多的呢！”

“你真了不起！”台夫說着，尽情地欣賞老头子酒后狂言。

“你跟我一道去吧！你和我，咱們俩来較量較量，好嗎？”

“較量什么？”

老头子拍一下大腿，兴冲冲地吼道：“你和我，咱們倆来比一比誰投票的次数多！我的女婿可以領你到总部去給你找一張名单，上面开着所有年齡和你相仿的人……其中有搬走的，有死亡的，也有躺在医院里的。你和我，咱們两个一起走！你投一次票，我就請你喝一杯！等我騙过他們投票的时候，你就請我喝一杯！”

投票結束时候誰的成績最佳誰就贏一瓶酒！”

火車慢下來快到深岩車站時，這個老头子越發變得猖狂頑固了。台夫急于要到車廂里去取行李，不得不嚴詞把他叱走。

“听着！我過去從未投過票，今天也不想去投票！今天上午我有許多正經事情要做，比起替你那無聊透頂的蘇立文這一類家伙去投票要有意義得多！你自去搞你的選舉吧，你愛到哪儿去活動就到哪儿去好了！”

“你生我的氣了！”老头子哭喪着臉說。“只因為我回答不出還有什么人跟蘇立文競選！不要生我的氣，朋友！”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台夫說着，扶着他走進車廂門口。“誰跟誰競選于我屁事，我才不屑為這樣的事生氣呢，老朋友！現在給我滾吧！”

台夫回到自己的車廂，扣好手提箱，穿好上衣，將外套摺在肩上，迫不及待地匆匆向車廂出口走去。

他排隊等着，火車格登格登穿過停車場，速度慢得急死人。他彎腰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

火車在軌閘處震顛了一下，幾乎停住了，接着又加快速度駛進車站。

好象有人突然把一只冰冷的手放在他的脖子上似的，一陣寒顫沿着台夫·納爾遜的脊梁透下來。接着他兩頰感到火辣辣地發燒。

他俯身向前，面孔緊貼在窗上，竭盡目力往后看着剛經過的街道。

他又一眼看見那塊大招貼牌。這不是幻覺！火車暫時停頓的時候，他所看見的高貼在街上的東西完全是真實的，真實得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在一块巨大的招贴牌上，粗略地勾画出一个女人的面孔。那些令人难忘的特点，她的嘴唇、鼻子和眉毛等处的迷人之处，都被画家以现实主义的传神妙笔栩栩如生地描摹出来了。整个的招贴牌上画着一张划着格子的选票，上面打了一个×，另外用特大的字体写着：

投和平一票！投伊兰·纳尔逊一票！

台夫下了火车，身体象机器人一样呆板不灵。他站在车站附近一个小花园的花坛旁，在一大群拥挤的旅客外围，向阳光明媚的大广场那边呆望着。广场的另一边，在战争纪念碑后面，竖着更多的竞选广告牌。在这排广告牌正中，有一块双倍大的竞选广告，上面画着一幅苏立文的巨象，还写着自由党竞选纲领老一套的聳人听闻的诺言。接着是克拉德·梅叟的全身象，紧握着拳头，号召人们来“维护人民的深岩！”其余的广告牌上有一个保守党人，一个社会信贷合作党人，一个不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在最末尾是伊兰。

台夫走进餐室，在一张空凳子旁放下行李，只见伊兰的面孔正从墙上一张小招贴画上向他微笑。饭柜的另一边坐着一个铁路工人，身上挂着一块小标语牌，用一根绳子系在工装裤的钮孔上，标语牌的一面是那幅招贴画的缩影，另一面写着一个字：“和平！”

“我在这里等着你好半天了！”女侍者耐性地说。“你究竟要不要吃点什么？”

台夫望着她卤莽的、稚气的面孔笑道：“哦，当然，早餐……”

“我问过你三遍了，大孩子！嗯，你到底要什么呢？”

她和別的女侍者一同嘲笑這位飛紅了臉、露出不可捉摸的笑容的顧客，只見他坐在凳子上，不住猛可地轉過身去，朝對面的廣場看一眼。

* * *

伊蘭家的門前階上，擺着一溜栽着幼嫩植物的馬口鐵罐子在曬太陽。但是沒有人在家。台夫看了一下貼在前門玻璃窗上的打字紙條，上面有一些電話號碼和地址。最底下有潦草的筆迹寫着他母親的住址：“司機們來此午餐。”

他拾起手提箱，慢慢向阿爾多那街走去。走到萊梅路拐角他停住腳步，嘻開了嘴望着一小群男孩在街角把一個破舊的消防龍頭當木馬在跳。

春天！深岩的一切都沒有變。二十多年前他和喬治都曾是跳水龍頭的一等好手。在屋頂上鼓着翅膀的鴿子是否還是從前的那幾只？在每一處街頭巷尾，燕子成群地栖在電話綫上。這裡沒有青草，沒有樹木，沒有灌木叢，但是，每一座宅子都有盆花，綠化了窗櫺、門廊的階梯和人行道，還有那空氣！晨風里雖含有鎳烟，但猛烈的清風從春天的山林吹來，進入污濁的鎮市，減輕了鎳烟的惡味，在這貧民區里的每個人於是尽情地呼吸，一面呼吸一面微笑，這是春天里淡淡的夢幻般的竊笑。

街上仿佛滿是玩耍的兒童。所有的學校為了作投票所，都停課了。萊梅路的布道教堂前面人行道上，滿地都是孩子們玩“造房子”時用粉筆新劃的痕跡。教堂里孩子們蒼白的臉上也斑斑點點地顯出溫暖的紅暈，連那些氣色最壞的兒童大咳起來聲音也不那麼可怕了。

台夫·納爾遜轉過曼尼托巴街拐角，就看見邁克用盡全力捧着一只大紙板箱從安娜屋里出來，向一輛停在外面的汽車走

去。台夫差不多奔跑着急急向家中趕去。

只見邁克皺着眉從車窗中探進身去在和汽車司機說話。“里面有五十份夾餡面包，咖啡剛才已經給你了。別讓咖啡涼了！”

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後輪揚起一陣滾滾的灰塵。

孩子轉過身來瞪眼看着。他那瘦小的身子退縮了一下，兩只琥珀色的碧眼眯成細縫，在他嚴峻黝黑的小臉上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接着大人和孩子相視而笑。

“那是……你的手提箱？”

“嗯。”

“剛來？”

“先到你們家去了。”

“我們全家都出來了。整天都在外面。”

“你媽媽呢？”

“東奔西走！”邁克突然情不自禁地踏着足尖跳起舞來。“我們五點鐘就起床了！媽媽在全鎮活動。我們有三四個人已經被捕了。我乘着汽車到一個投票所去，竟看見了警察！可我現在正忙着送午飯。喬埃在里面幫曼尼夫太太打雜。這兒是膳食總部，你還是進去吧……”

他再也克制不住了，立刻象一個田徑選手似的飛奔進屋，放大了嗓門喊道：“喬埃！台夫叔叔回來啦！是台夫叔叔，他就在門口，他回來啦！”

曼尼夫太太一看見他，就立刻把他動員起來加入當天的活動。她擁抱他一下，偷偷捏了一下他的手，把他介紹給六七个在他母親大廚房里做午飯的婦女。然後她就把他打發走了。

“安娜在一個投票所里。當監票人。台夫，你會開汽車，是

不是？好！克里斯剛打電話來，說他又借到了一輛汽車，停在總部，你趕快去把它開來。”

喬埃已爬到他叔叔的肩上，這時大聲嚷道：“帶我們去，台夫！我們跟你一道走！”

大家同意台夫一有機會就把汽車開來，接孩子們一起去。

“設法也把伊蘭送來吧，”曼尼夫太太說。“讓她休息半小時。”

“她在什麼地方？”

“天知道……這是我們多少年來不曾見過的一次最狂熱的選舉呢！”

* * *

克拉德·梅叟召開了一個秘密的緊急會議，地點不是在平民合作聯盟委員會的總部，而是在市中心他的私人辦公室里。

卡米拉正用一種平靜的、極有抑揚頓挫的聲音在電話里唧唧噥噥地談着。

“杰杜先生，請您最好馬上就來。沒有別人，只有我丈夫、勞賽教授和您。真的，我相信是談有關目前形勢發展的問題。請立刻就來。”

另一只在寫字桌上的電話突然大聲響起來。卡米拉姿態優雅地拿起聽筒。

“喂，喂，阿爾，請重說一遍！真的嗎！你有把握嗎？呃……我馬上告訴我丈夫。”

她掛了電話，房里鴉雀無聲。她坐在大轉椅上團團轉了一圈，望了望克拉德，然後低頭察看她那修得漂漂亮亮的指甲。她丈夫將全身伏在寫字桌上，沒穿大衣，一只手里捏着一支揉碎了的雪茄，他那肉嘟嘟的胖臉由於睡眠不足，顯得很蒼白。

他的竞选工作人员已经向他报告了目前的情况。他在本镇工人区里的选票正象热锅里的猪油一样在迅速融化。他决定召开一个平民合作联盟两人智囊团的紧急会议，这个智囊团是渥太华派到深岩来协助这次得失攸关的竞选活动的。

“克拉德，请到盥洗室去整飭一下吧，亲爱的。”

她丈夫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猥亵的下流话。他伸手在写字桌抽屉里摸索酒瓶时，她妻子眯起眼睛，冷冷地在一旁打量着他。

“你是不是还在为刚发生的情况纳闷？”她问。“呃，爹爹说得不错。我也认为你应当立刻去找麦克隆特商量。”

麦克隆特是自由党的大人物。他已通过卡米拉父亲向梅叟明确地作了暗示，假使梅叟确实感到他这次竞选已经失败，那么麦克隆特可以在他失败之后给他一份好差使。

但是一贯靠谎话吃饭的人没法以真理为生。

克拉德·梅叟开始咒骂起帮他搞竞选运动的平民合作联盟男女工作人员来，尤其骂南德·乔顿和他的妻子克莱拉。骂的时候声音很低，象恶狗在咆哮似的，而且不带感情，因此听在耳中更觉可憎。

“可恨那混账东西给我拆台！可恨他的混账老婆反替纳尔逊那母狗帮腔！”

“这难道真是成败的关键？”卡米拉嗫嚅着问。

克拉德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扔掉了手中揉碎了的雪茄。他站起来细细梳理头发，穿好上衣，理直领带，然后重新在写字桌边坐下。

他转身面向他妻子。他随随便便地微笑着。他刚有点醉意，还能平心静气地说话，但却坦率得可爱。

“让这次竞选作为一个教訓吧。一开头我們这个鎮上的組織就不純，全是乔頓这一流的人。我們乱七八糟的人太多了。人民群眾是……他們都是牛。愚蠢，一肚子草，沒有头脑。每隔四年你可以象挤奶一样向它們挤一次选票。但是必須叫它們安份守己，將它們关在圍籬內。更不能讓它們作威作福，管事辦事！不能，万万不能放任它們那样做！把它們赶到投票处挤它們的奶，不挤奶的时候就讓它們忙于吃的喝的。一旦讓它們发言和思想……你的牛就会变得象乔頓那样不可收拾了！你知道西部的人管它們叫什么？迷途之犢，无主的牛。野牛。誰养它就讓誰挤奶。倒是道地的民主畜牲，嚶？但这是致命伤。这也就是我們所犯的錯誤。平民合作联盟今天要在議會里失去二十个席位，因為我們忘記了投票人是一群沒有头脑、低能愚蠢的牛。它們臭不可聞，完全跟牛栏里的牛一样！”

卡米拉冷冷地說了一句：“好多年前我就跟你讲过这話了。”

克拉德·梅叟倒不是由于听到她这样一說，而是由于脑子里威士忌突然发作起来，他搖着脑袋，肝火旺盛地把写字桌拍得震天价响；还屏住了呼吸，把臉憋得都发紫了。

他吐气的时候，迸发出一长串重复的、不堪入耳的下流話，都是針對伊兰·納尔遜罵的。

“我罵她！罵跟她同伙的那批婆娘！罵給她出主意的那些紅色分子！还有他媽的和平！”

* * *

一連好几个小时，台夫的手一直沒离开奧茲摩比尔汽車的方向盘。这一天对他說来是一种速成的政治課。他見識了形形色色的选民，有身强力壮的英国老太婆因為自己是“丘吉尔的人民”，所以支持保守党，也有断了一只胳膊的年輕退伍軍人，把自

己的亲友足足装了五車，这些人过去从来不曾投过票，今天都来投和平一票。

他在路上由于交通阻塞耽擱了两次，原因是自由党人組織了一个耀武揚威的游行，从一所天主教女修道院和一所养老院出发——原来他們找到了填选票箱的新窍门，因为尼姑和老人奉牧师之命，到死都非投苏立文的票不可。

“今天早上我实在气疯了，”克萊拉·乔頓对台夫說。“可是現在又把我笑死了。你知道他們在圣母院搞了什么鬼把戏？把絕大多数靠养老金过活的老人拉出来投票了。还在一所济貧院里設一只投票箱，让五年来死在那里的人都填了选票箱！”

“你們难道沒进行斗争？”

“我們把屋頂都掀翻了！我領着伊兰和我們的全体委員去找选举管理員。他只是很有禮貌的微微笑着。不，死者的名字沒有印在选民册上。我們本應該揭发这件事！但是自由党老头子今天早上先来了一手。让区里的选举管理員听取一次誓言，說那些人都是暂时离开此地的。你对选举机器能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民主，我的孩子！是自由投票！”

“你們两个对内幕倒比我熟悉得多呢！”

小迈克站在台夫背后的座位上正兴奋地与他附耳密語。他說：“我們当然熟悉。哪一个委员会房間在哪里我們都知道！你現在如果到麦克凱街去，就可以看見奶奶在那里的一個投票处，只要你高兴，也可以进去看看她。她在当监票員。”

“开快点，台夫叔叔，”乔埃央求道。“我敢跟你打賭，这辆老爷車一小时能走九十哩呢！”

“你喜欢这种奥茲牌汽車嗎？”迈克問。“我喜欢别克車！汽缸都在上面！”

在一段冷僻的路上，台夫加快車速，每小时五十五哩，他于是讲給孩子們听，这时如果一踩閘急煞車，这辆大轎車就会車头在下直豎起来。

“唷！噯，台夫叔叔，这是辆老爷車，对不对？你以后也要买一辆奧茲摩比尔？”

他們这时到了麦克凱街投票处，有人代他們送了一个信，台夫的媽媽赶忙出来找他們了。

“呵，台夫！”

他这才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回到家了。安娜·納尔逊摟住他不放，說道：“你留下不走了吧？你不是路过这儿順便来看一看吧？你見了伊兰沒有？她一定累坏了。現在該回去了。叫两个孩子不要淘气！”

她又从台阶上回轉身来跑到車子边。

“台夫，你看过伊兰的竞选宣傳資料嗎？沒有吧？拿去，好好讀一讀……这是我們发出去的最好傳单，是伊兰亲自起稿的。”

“他沒有閑工夫來讀一張过时的傳单！”迈克不屑地說。“我們現在得馬上赶到总部去！”

* * *

这是个相傳已久的老习惯，在投票日的晚上，所有参加选举活动的左翼工作人員包括面包師傅和汽車司机在內，都要到大會堂集合，听取选举結果和总结經驗。

“可是納尔逊太太不是什么左派。”

“我們沒錢另租一个會場，所以也就只好到这里來了。”

“好吧。不知是誰講話？”

“我倒沒想到这一点！对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們不能讓道格講話。”

这个古老的会堂，墙壁上油漆的颜色那么花梢，地板那么高低不平，踏上去吱吱作响，它经历过多少次选举之夜啊！

小讲坛上垂着帷幕。幕前摆着一张桌子和一圈椅子，台柱已经摇摇欲倒，这台上曾上演过百余场戏……契诃夫的戏剧，《等着雷夫德》^①和《八个人发言！》^②。

会堂后面的大厨房正开放着。十几个好性子的人围在饭柜四周拥挤着，想尽先享用一天来第一顿热气腾腾的食物，他们跟达丽亚·安托希金和她手下那班义务工作人员打趣说笑，看见她们被奉承得脸都红了，心中十分高兴。

会堂里差不多挤满了人。谁也不知道开不开会，但屋内弥漫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得几乎失去感觉的轻松心情。人们三五成群地说笑着，谈论一天的经历。那些疲惫极了的人毫无顾忌地躺在座位里睡着了。

“和纳尔逊太太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我一进来就看见他了。”

“吕迪亚！吕迪亚，那是谁？”

“不知道。不过我今天看见他在开车。”

“孩子们好象跟他很熟，瞧。”

“那个金头发的小家伙睡得可熟呢。”

“他不是活脱象他父亲吗？我过去跟乔治很熟。”

“我听说另外那个孩子是个淘气鬼。”

“他现在可够老实了。”

① 美国进步剧作家奥迪兹 (Clifford Odets, 1916—)的代表作，反映美国工人的斗争。

② 三十年代的加拿大进步戏剧，作者不详，内容描写加拿大共产党受政府迫害、一些党员在狱中进行斗争的情形。

“瞧！更多的票。我那个投票处的！瞧……七十六票！”

人人转过脸来朝那块大黑板望去，黑板上面用粉笔整整齐齐地划好格子，深岩的每个候选人和全部的投票站都有专栏。每一个投票处正式计完票数，伊兰·纳尔逊的监票人就赶忙打电话向会堂报告得票数字。

“76”这个数字刚用粉笔记在34号投票所那一栏，会堂里立刻响起小小一阵掌声。有人热情地喊出来，“真了不起，梅！”

七十六个人。选民册上的七十六个名字。七十六户人家，要敲多少次门，打消多少顾虑，费多少唇舌，才争得这和平的一票！

“梅！你真叫我吃惊！别这样！”

梅已用手帕掩住了面孔。这些“祝贺”听在她耳里实在痛心得难以忍受！她和她的工作组访问了成千成百个人，结果只争取得七十六票！

“回过头去瞧瞧是谁来了……她在这次竞选运动里一直在替伊兰出力！”

来人是玛丽·斯凯纳。她谦逊地在后排找了个座位，跟不多几个熟人点头微笑，然后态度安详地浏览着各处的选举结果。

“黑板落西”一步步踏上讲台。跟她一同上去的有丹·格朗特和三个在竞选委员会工作的无党派人士。

“伊兰呢？”

从前排到后排都在交头接耳地纷纷问着这句话，只是没有人大大声说出来。“要是现在连竞选者本人都不到，那怎么办呢？”

“她恐怕是回家去了。”

“我看见她，她摇摇晃晃的都站不住脚了，可怜的姑娘。”

“她怎会知道还要开会呢？”

“当然罗，又沒有人通知她！”問題就在这里。”

“黑板蓓西”還沒有說上五十個字，滿座的人又一齊回過頭去，向後看了。

“我們來遲了吧？”安娜·納爾遜驕傲地微笑着。她又對伊蘭說：“走吧！到台前去！”

伊蘭回家換衣服去了。在場的每個婦女都立刻看出了這一點。這位落選的和平統一戰綫候選人原來是回家換衣服去了，還有人把她又厚又光澤的褐色頭髮燙了一下，她甚至還可能在床上休息了半個小時，因為她現在走過中央過道的时候儀態万方，只是被越來越響的掌聲弄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她的頭昂得很高，兩眼炯炯發光，她那丰满而微張着的雙唇露出驕傲的笑容。

蓓西甚至都沒有替她作介紹，只是直截了當地領她到講桌邊，向聽眾點點頭，便自顧自坐下了。

伊蘭低沉響亮的聲音是那麼安靜，使得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探身向前。她這種不動聲色的鎮靜態度緊緊地吸引住了聽眾。

“今天晚上是我們生活中最偉大的一个夜晚。今天我們在深岩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頁。我們燃起了和平的火炬。它永远不会熄灭。和平之火今天晚上正在寰球合金公司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千万人心中燃燒，而全世界……全世界看到了我們的火炬！”

伊蘭·納爾遜臉上沒有笑容，她細細地朝整個會場望了一遍，又接着講了下去。

“三個月前你們投入了這場戰鬥。敵人有武器。有無窮無盡的彈藥。我們在多方面對敵人作戰。對了，他們從五方面包圍了我們！幾個月來，他們一直不讓我們安靜。甚至在夜里都不放鬆。有誰沒在深更半夜接到過電話，不是虛聲恫吓，就是說着種

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可是你們誰也沒有屈服。”

說到这里，她向前跨了两步，走到台边，高举起拳头。

“有人对我說……‘可恨讓他們贏了！’到底是誰贏了？”

她說得好。一下就把中心問題提出來了。下文是什么呢？她怎样解釋呢？

全場的人在不安地偷偷交換眼色。真相到底如何？伊兰·納尔逊心中是不是真的有數？

伊兰蒼白的面頰上升起两朵小小的紅云。她的呼吸很急促，胸膛起落得很快。突然她把脚在空心的讲台地板上用力一踩，发出一声震动屋宇的巨响。

“到底是誰贏了？我告訴你們是誰贏了！不是苏立文！是我們贏了！我們完成了奇迹。我們同时向五个不同方面的敌人进攻。我們的攻勢迫使他們不得不一个个暫時放棄他們內部的分歧，联合起来准备粉碎我們。可是敌人失敗了！”

她得意揚揚地哈哈一笑。“想一想我們是怎样击潰他們的！我們逼得他們放棄了每一道偽裝的防綫。他們不得不停止一切空談。在过去一周的竞选运动中，沒有一个敌人敢对一个问题保持沉默，那个唯一的問題，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和平的問題！”

她揮手止住了滿場的欢呼。

“誰胜了？不是苏立文，而是他不得不用來欺騙人民的那个借口……和平！自由党欺騙人民由来已久了，但他們从来也不會象这一次一样煞費苦心來掩飾他們販賣戰爭的目的！这一次，苏立文对他所热衷的戰爭連一个字也不敢提！我們胜利了！我們在这兒深岩高举起和平的旗帜。它将要在這里飄揚！千万面同样的旗帜将在全世界飄揚。你和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們的同志，我們要奋斗到底，直到那些戰爭販子都屈膝投降为止。这

是我們的目標！要敵人無條件投降！決不容許他們再發動戰爭！”

* * *

台夫坐在最後一排，喬埃躺在他的膝上，邁克靠着他的肩膀，兩個孩子都呼呼睡着了。虧得當時周圍有不少人，使他們見面的一刻不顯得怎麼尷尬。伊蘭被一群笑容可掬的人簇擁着從過道中走來，一眼看到他和孩子們，停住了腳步。

她只是略略一楞。然後她向周圍的人說了聲再見，便徑直向台夫和孩子們身邊走來。

“喂。我早聽說你已經回來了。你幫我把這兩個瞌睡蟲送回家去好嗎？”

她彎下腰迅速地抱起喬埃，一面向門外走去，一面低下頭來在他蓬亂的金色鬚髮上吻了一下。

台夫抱着邁克跟在她後面。安娜跟着他們一起進了克里斯·曼尼夫的汽車，一定要他們把車子開往她家裏去。

“明天早晨你可以多睡一會兒，”她對伊蘭說。“我來照料孩子們吃早飯。”

伊蘭始終沒有抬頭。她坐在車中緊緊抱着喬埃，使他在睡夢中都騷動起來，一面默默地掙泣着，哽咽得渾身發起抖來，滾滾的熱淚掉進了孩子亂蓬蓬的金髮裏。

“伊蘭，別這樣。”

“我克制不住。”

“噓！”

“我累了。”

“我們馬上就到家了，你一回家就去睡覺。”

“不，不成。我睡不着。我把一切都弄糟了。我辜負了他

們。這是我的錯誤。他們確信我一定能獲勝，結果你瞧我使他們多么失望！我沒得到工會的票，我沒得到婦女的票！”

“別說了！”安娜·納爾遜粗聲粗氣地說。“你獲得的票數遠遠超過我們任何人的預料！”

安娜把孩子送到了床上，然後去燒茶。三個人圍着廚房里破餐桌坐了下來，鄭重其事地傳遞着糖和牛奶，每人都將杯里的茶攪拌了好半天。安娜將一只做慣了重活的又大又粗糙的手攔在伊蘭臂膀上，隨着她汹涌的思潮，不時慈愛地拍拍她的媳婦。

“先勝者必敗！”她笑着說。

聽到這話，伊蘭抬起頭來。她直直地注視着台夫的眼睛。她的臉慢慢泛起異樣的顏色，不是在會上感情激動時那種容光煥發的紅霞，而是一種比較暗淡的顏色，象是罩上了一層珊瑚色的面紗，這一來，使她眼圈上原有的紫羅蘭色更加顯明了。

“你對我這樣做法有什麼感想？”她嘟囔說，她的嘴唇因發悶而張開着，她的雙眉揚了起來，露出不可捉摸的微笑。

台夫低頭瞪着自己的茶杯。“我早不知道。如果早知道，我一定會設法幫助你。我會寄錢來捐助競選運動。”

伊蘭嘆了一口氣。“我已經花了你全部的錢，”她說。

她咬着嘴唇，目光從安娜身上轉到台夫身上，又從台夫身上轉到安娜身上。她說，“他從北方寄來給邁克和喬埃的全部款子……我都用到競選基金上去了。”

安娜·納爾遜嘴邊嚴密的皺紋鬆弛下來。“台夫，你寄來了多少錢？”

“一大筆，”伊蘭搶着說。

“可是如果這錢他原意是寄給孩子們的……”

“我是用在孩子們身上的！”伊蘭嚷道，眼里冒出火來。“我是

为他們才参加竞选的！我是为迈克和乔埃才参加这次竞选的斗争，我还要继续斗争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們能够給他們……和平！这就是我想送給他們的礼物！我盼望总有那么一个早晨，我可以喚醒他們說他們已經安全了，可以生活下去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她这句话是問台夫的。

“你懂得嗎？- 真的懂得？我要迈克和乔埃活下去！再也不要讓他們被送去屠杀人或者让人屠杀！要讓他們活下去！”

她起身准备去睡覺了。她站在桌边，匆匆喝下凉了的茶。

安娜皱着眉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你們两个人中間好象有什么事情似的，”她說，倒不是怀有什么恶意或阴暗的猜疑，而只是出于一种无法克制的好奇心。她接着又說：“你們中間好象有什么事情。我以前就感觉到了。你們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不釋的冤仇嗎？”

沒有一个人回答。不一会，他們一齐上了楼，准备睡覺了。

台夫最后离开盥洗室。他熄了灯，走过黑暗的門廊，看見伊兰站在外面街灯照进来的暗淡灯光下，不由得吃了一惊。

“不要再离家出走了，”她悄沒声儿說。

“不走了。”

“永远不要走了。台夫！”

他們亲了一会儿吻，然后她說了一声晚安，就不見了。

第二十一章

深岩在八月的酷暑下折騰着。无情的烈日象火炬一般从明晃晃的天空往下噴着火焰。整个白天太阳将騰騰的热气傾泻到广闊的鎳矿盆地里。整个夜晚圍繞着鎮市的炎热岩石将蘊藏的热量一陣陣发散出来，那悶热的空气使人都透不过气来。

一切事物都无凉意。在深更半夜，鉄床架也热得燙手。天亮后，人們疲憊地从床上起身，張大了嘴徒劳地想呼吸一口从湖上吹来的清风。在悶气的白天，孩子們只好在地窖里和門廊下玩耍，等太阳下山后，才敢冒險出来到灼热的石子路上走走。連出世不久的嬰兒也因睡眠不足，眼眶深陷下去。

有一时期，那殘酷无情、气焰万丈的秋老虎簡直要把制炼厂烟囱里巨大的通风設備征服。一天又一天，空中万里无云，制炼厂里害人的烟臭也越来越重地往深岩弥漫。来往的人們一刻不停地在震着他們那双布满紅絲的眼睛。装在爱德伽·亞力山大·波拉德办公处里的空气調节設備中的濾尘器每天都得更換。

在炉子和洗衣桶旁工作的妇女，形容越来越显得枯槁。矿工們厉声咒罵着不得不在热得发昏的地面上度过的时刻，但是一到上班下矿的时候，他們心里却又嘀咕起来，害怕那不可抗拒的睡魔，他們到了比較低下的阴凉坑道里，睡魔有时就会光临他們头上。

但是真正的地獄是在制煉廠里。

尽管整整一个夏天，矿井中一直在停工裁員，制煉廠里却依旧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把堆积如山的矿石一口口吃掉。到了八月，公司診所的医生就利用暑热原因大做文章。暈倒已成为常事，这时只要有人中暑，就被急急送到医院，先給他来一个全身檢查，然后再找出这一个或那一个預先選擇好的借口，非把他解雇不可。

这样，統計表上失业的人数就逐渐减少了。因为每一个因病解雇、永不录用的冶炼工人，他的名字当然不会再在公司失业人員統計表內。从統計学的意义上讲，他这个人就不存在了。于是失业矿工就被雇来补充这些消失了的灵魂。結果在統計表上产生了另外一种奇迹——就业人数增加。

有一个以这种方式从失业名册轉入制煉廠編制的是台夫·納尔逊……

他站在轉爐車間里，从口中吐出那支已湿透了的香烟。他舌头干涩得辨不出大口的烟味来。一只巨杓盛着四万磅矿水倒进反射爐的巨腹，在他面前噴出一团团迷人眼睛的漆黑的濃烟和烈焰，熏得他早已失去了嗅觉。虽然杓子的热度烤得台夫的脖子和肩膀不住顫抖，他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他的耳朵听不見任何声音，因为鼓风爐巨大鋼喉所发出的吼声在几小时前早把他震聳了。

他就这样站在車間里，神經暂时麻木了。他对自己的这种感觉知道得很清楚。全靠这救了他，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麻痹，有时象华盖一般从脑中樞罩下来，把这充滿了恶臭、喧囂和火焰的地獄隔在外边。无法忍受的酷热，火山般的濃烟，雷鳴般的喧声，痛苦不堪的疲劳，所有这一切都依然存在，但他却一点也感

覺不到。

在他身边又从烟中冒出另一个幽灵，前額复着乱发，額上全是被火烤出来的小泡和汗水，只見他張大了嘴在那里喘气，臉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嗯？还有一炉吧？”

“沒有了。是最后一炉了！”

“不会吧！你沒搞錯？是最后一炉？”

台夫·納尔逊笑了起来。他本以为他这一班还要出一炉呢。但是他弄錯了，这已是最后一炉。他簡直越想越好笑，竟然会有这样的好事。

他膝后挨了一下，感到一陣疼痛，使他立刻恢复了全部知觉。他一縮身匍匐在一个滿載而过的鋼杓底下，只觉得热浪象鞭子一样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背上。他齜牙咧嘴地伸出两只戴着湿透了汗水的手套的手拿起一根长鋼钎，高举着向前挨近反射炉去撒浮滓。

白热的鋼水发出万丈光芒直刺他的眼珠。他象一个老战士揮舞着枪刺与这座熾热的熔炉肉搏——心中怀着一种极其冷酷的仇恨，由于他技巧的熟練和精確，他这种仇恨也就显得更加恐怖。

*

*

*

大概是午后了。台夫也知道是午后了。他踉踉跄跄地出来，走到阳光明媚的場子里。脚步的移动，午后停滞的空气那种几乎看不出的流动，使他浸透汗水的衬衣和褲子变凉了。他紧跟着向出口处涌去的那列长长的冶炼工人队伍。在大門口，他被挤到了一旁。他瞪着大眼呆呆地从高大的鉄絲网里望出去，忽然看見了吉姆叔叔。

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高兴非凡。他从同伴们的行列中拼命挤出去，用拳头敲着他叔父的胸膛。

“吉姆！嘿，嘿嘿，见到你真是高兴！来，到酒馆去！我要痛饮十加侖‘黑馬’^①呢！”

在酒气熏天、拥挤不堪的“啤酒间”里，他们高擎着冰凉的、汨汨流动着的啤酒碰杯。

“干杯！”

“干杯！”

台夫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他坐下来，气喘吁吁，几小时来第一次感到心神安静，头脑清醒。接着他想，“他来干什么呢？”

坐在小小的餐桌旁，跟那些精疲力竭的冶炼工人在一起，吉姆·纳尔逊的身材看上去象巨人一样魁伟。他那古铜色的面孔上容光焕发，气色极好。他穿着一件新熨过的格子衬衫，看样子简直象刚从独木舟里跨出来一样凉爽。

台夫看到吉姆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完全异样的神情。这使他感到惊异。还不止惊异，他甚至感到有些窘，只见他叔叔目不转睛地盯住他自己困惑的笑脸，他那不安的目光又象是畏缩，又象在寻求什么，如同一只半驯服的小鹿走近营地时的神色一样。

吉姆低沉有力的男低音象冬冬地敲着大鼓似的，他说：“孩子，你一定要离开这里。”

“还是孩子？吉姆，我算得上熔炉上的第二号老头子了。”

“你最多也不过三十六岁！”

“可是瞧瞧这里的那些小伙子吧。简直是娃娃呢。在底特律四十岁已经嫌老……在深岩不到三十就嫌老了！现在他们就

① “黑馬”(Black Horse):一种啤酒。

以这方式把矿工从制炼厂推进推出。”

“你一定得离开这里！”吉姆說，声音那么响亮，引得周圍的人們都吃惊地瞪着他們。

“再来一杯啤酒。唔……你是来接我出去的？”

吉姆·納尔逊从桌上弯过腰来，說話的口气那么恳切认真，就跟眼里的神情一样异乎寻常。他邀請台夫到他营地里去同度下一个漫长的周末。

一提起鹿湖，台夫那双有点发炎的眼睛高兴得发亮。

“你是說……星期五？就是这一星期的周末？吉姆！”

他一口气問了十来个問題，都是关于伊兰的两个孩子的，他們已在营地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了。

“他們挺好。迈克調皮极了！他拿了支十二公厘口徑的枪打烏鴉，几乎把自己彈出碼頭了。乔埃却干什么都保險……船里，船外，开枪。他們下星期就要回鎮了。在他們回家之前，你可以帶他們到河上去玩玩。他們一定会高兴的。”

他把巨掌按在台夫前臂上，說道：“来嗎？”

“来，我还要跳进湖里整整浸二十四小时呢！”

外面，沒有树蔭的街道上，太阳晒得热辣辣的，他俩在毒日头下突然分手了。他們剛握过手，吉姆叔叔又回轉身来情不自禁地說，好象是給自己辯解似的，“这是种周末郊游会。”

“喔。还有别的客人嗎？伊兰也来？”

“当然来。她要把孩子們接回去。还有你媽媽。我現在就要去請她。另外还有几个人。我已經把那間大屋子打扫干淨了，准备过周末，我們要痛痛快快作乐一番。再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心中打的什么鬼主意？

台夫在制炼厂里待了一天，弄的头昏脑脹，这时呆呆地猜想

着他叔叔这种反常的举止到底用意何在。

“他心里有点不自在。可是为什么呢。为了女人吗？不会的，要不我们早就知道风声了。何况从他的笑容看来也不象是那回事……”

吉姆发现自己这样做很聪明，不先去看别人而去看望台夫。换了别人，可能好奇心大发，会使他突然下定的决心动摇。

甚至在这时候，他心里一阵惊慌，觉得自己的决心有些动摇了。他捏紧两只拳头，加快步伐，沿着那条半月形的长街走去，在半月形里面，便是东一座西一座的制炼厂。

“台夫这孩子。才三十六岁，倒已经老了。他在渐渐焚化。他们在要他的命。”

想当年台夫·纳尔逊还是一个六岁的小宝宝，企图游过加那托根河险些淹死，如今转眼之间难道已经过了三十年吗？

恐惧又象利刃一样刺着他的心。三十年！人生的半辈子。一直在丛林中离群索居。现在这个冲动，这种需要，这股他压抑已久、认为早已死去的热情，竟又会迸发出来，驱使他去做这种奇怪的、令人吃惊的事。

他走到设有 901 支部办事处的那所古老的木头大房子附近，在街对面停住了脚步。他退后几步，站到一家破落的店铺前面的背阴处，拭去眼睛上的汗水，抬起头来仰望着这座工会楼房的二楼。拐角上的一个办公室有一面落地大窗。站在写字台旁边，手中挥舞着一份工会报纸，和室内另外几个人谈得正起劲的，便是吉姆·纳尔逊的那位老友。

三十年内只有一个朋友。那个奥吉伯威青年，乔尼·霍克。而乔尼也同样离开他了。

吉姆·纳尔逊深埋在胸中、从不外泄的那些旧感情一个接

着一个爆发出来，象一个从坟墓里发出声音的幽灵那样向他說話。

不，不是这样的，乔尼不曾背弃他。是他，是他吉姆·納尔逊自己，送这个印第安青年回到世界上来，回到深岩来。

吉姆一步跨两级木梯走上那座古老的楼房，踏得木梯震天价响。他并不停步，一下推开了那扇标着“編輯部”字样的門。

“乔尼！”

他来得这样突兀，使乔尼一下楞住了。刚才和他一起談話的两个矿工馬上离开了。

“吓了你一跳，是不是？嗯，老弟，是我呀，难道我不可以来拜望你一下？”

“吉姆！”

“让我看看报纸。是刚出版的嗎？啊！”

在第一版上，占两栏的版面，用大字登载着一首诗。作者的署名是“約翰烏”，霍克加入編輯部前，在隱名向工会报纸投寄的許多詩稿上就一直用这个笔名。很长一个时期，沒有一个人知道作者是誰。后来吉姆·納尔逊偶然发现了霍克藏詩的地方——一小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发表过的詩。在随后半年中他們之間一直在爭論。有时是心平气和地，往往是激动地，到末了总几乎要真正动起怒来，但是，吉姆·納尔逊终于說服了他的对方，使他相信在鹿湖隱居下去是沒有意义的，甚至可說是一种懦怯的表现。在工会領導上知道了这个神秘詩人的身份之后不到一个月，乔尼·霍克便成为《矿工的話》的助理編輯了。

这些是什么样的詩呢？絕大部分都是三十年代“普罗”詩人那种銳利的无韵詩文体，也有結尾部分带一两行描写原始森林的詩句，感情細膩，充滿乡愁。

“讀吧！”

吉姆早已在讀了。他先看了一下標題，心中一驚，皺着眉頭對看了喬尼一眼，又讀起詩來。

詩的標題是：《死亡的紅利》。

在那一周，深岩的礦井里發生了這一年中的第十四次傷亡事故。最近那個遭殃的是一個十八歲青年。喬尼·霍克看到公司醫生們對這孩子死亡原因所作的冷酷的“科學”報告大為震怒，就通宵不睡寫出一篇極其尖銳的諷刺挽詞。

詩人算了一筆賬，發現寰球合金公司在每一個死亡礦工頭上可賺三百萬元左右的利潤。他描寫在惡夢般的幻覺中，他怎樣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董事先生們搖身一變成為一只只猙獰的美國兀鷹，高踞在他的椅背上，而在那張桃花心木的長桌上，却放着盛有年輕的萊弗林屍體的棺材。

吉姆·納爾遜站在寫字台旁，慢慢地讀着並領會着每一行詩，他那寬闊的、紅光滿面的臉上毫無表情。但是當他讀到結尾部分——最後幾行恐怖的詩句，霍克用斷斷續續的低言細語向大地祈求，要大地允許把那血肉模糊、僵硬慘白的屍體放入地下的墳墓——讀到這裡，那張紙從他手中掉到了地上，吉姆也在一張離他最近的椅子中頹然坐下。

“熱得真厲害，”他小聲兒說。

喬尼給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吉姆只略為潤一潤嘴唇。連那給太陽晒得紅里泛紫的面孔也似乎變白了。

“熱。我是走到這裡的。喬尼，我不再象過去那樣年輕了。”

“你有多久不去看醫生了？”

吉姆·納爾遜深深嘆一口氣，笑了。兩頰也立刻恢復了原來的顏色。他開始談論起他年輕朋友的作品來。談了一會他的

話題就轉到这次來訪的目的：邀約喬尼到鹿湖去度周末。

* * *

“你好，安娜！”

“噯呀……喬尼！哪陣風把你吹來的？”

安娜·納爾遜揮手請客人在一張廚房椅子上坐下，她自己彎腰伏在爐子上，用毛巾裹着手把四個極漂亮的檸檬餅熟練地搬到桌上的涼板上。

“安娜……檸檬餅！你知道我今天要來！”

“去你的，又吻過布拉尼石頭^❶了，噯？”

“你做檸檬餅的時候，一個人蒙住眼睛在一哩之外也能找到你的家！”

她伸手打了他一個耳光，又同時在他面頰上很快吻了一下，然後給每人倒了一大杯冰檸檬水。

“噯，”她疲倦地坐在椅子上說，“你真是個不怕熱的人。喬尼，我看你氣色從來沒有象現在这么好過。只要看一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在談戀愛了！”

這個印第安青年從心坎里笑了出來。“你說對了！我是在戀愛。我愛上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安娜，我從來不曾象現在這樣生活過。這簡直不能算是工作！”

接着他一本正經地皺起眉頭來。

“噯？”安娜說了聲，忽然想起喬尼不請他是向來無事不上門的。

她凝神聽着他替吉姆叔叔帶來的口信。

❶ 布拉尼石頭(Blarney stone)：愛爾蘭的布拉尼城堡上的石頭，相傳如果有人吻了這石頭以後，舌頭就變得靈巧了。

“我，乔尼？要我离家到那个营地上去？”

安娜把手伸进围裙，把骨节捏得格格直响。为了掩饰她心中的惊异，她接二连三提出理由，说明虽然只是一两天，她也不能抽身离开她的大公寓。但是她这些站不住脚的借口被乔尼耐心地一一驳斥了，最后她终于流露出她的好奇心。

“吉姆为什么不亲自到我这里来呢？”

现在轮到霍克说假话掩饰了。他说吉姆在镇上只能待一个小时，他知道如果他亲自来，安娜就会把他留住，整整一晚都不会放他走，等等。

“呸！把老实话告诉我！”

乔尼狡黠地换了话题。“安娜，你为什么不带块上等火腿去呢？好让我们大吃一顿！”

“再带些烤土豆好吗？”

他们开始草拟出一张地道的宴会菜单。不久就到了晚餐时间。乔尼和寄膳的房客们一起吃了晚饭。到他要离开这里去开会的时候，他才把安娜拉到厨房的一角。

“我差点忘记了！吉姆托你代他邀请玛丽·斯凯纳。”

“什么！”

“邀请玛丽。现在你和她不是很要好吗。请她也去。”

安娜只是点点头。她送他到前门，一言不发地向他挥手送别，悵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望着他摇摇摆摆地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消失。

有个老房客，一个制动手，坐在廊前的石级上抽烟斗。“太阳下山后天气倒更闷热了，”他抱怨说。

安娜用围裙揩了揩脖子后面的汗。“唔，唔，”她嘟囔着说。

“你暗想什么，安娜！”

她好象在回答他的話似的，笑了一笑，輕聲說：“的確……的確是一條沒有拐角的長路！”

她低下頭來看着制動手帶着詢問神氣的臉，皺着眉頭說：“有一大堆東西要洗呢。攔了一星期，總希望天氣涼下來！要是現在還不動手去洗，今晚上我就別想睡了！”

* * *

丹尼斯·蘭琪文和丹·格朗特站在他們剛開完會的屋子外面的暗處，在悶熱的黑夜里一齊輕聲笑着。

“這個問題我今天晚上一直想問你呢！”丹尼斯說。

“我也一樣。我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在這一類小事情上難道不能坦率一些嗎？”

丹尼斯仔細擦亮一根大火柴，點上他新卷的紙烟。“我懷疑吉姆這一次不是隨便請客。其中必有緣故。”

“我不操這份心。不是每天有這樣的机会可以到林中去玩的。”

想到即將來臨的周末，他們心中頓時高興起來，兩個人子是一路走去，輕鬆愉快地談着剛才在會上熱烈討論過的問題，討論的時候，出席委員會的全体委員都激動得面紅耳赤。

失業人數的增加是不是標志着一個新的經濟危機即將來到了？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碰得頭破血流以後，放棄他們的戰爭計劃了？

他們在拐角上分別時，丹尼斯把一只胳膊圍住了丹老爹，迅速地擁抱了他一下。

“丹，要是蘇聯現在真的有了原子彈，那麼他們不久就會把原子能應用到工業上去的！這比任何已發明的超級武器還要厲害，更使華盛頓膽戰心驚！社會主義制度和原子能！”

他們分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夜空中弥漫着从工厂和工場上散发出来的千百种臭气，但这两个人似乎都忘却了牢籠似的酷热，各以各的方法在憧憬一幅未来的图景。

* * *

在那座小小的十字路酒店里，你几乎可以看见水汽从那雾蒙蒙的污浊空气中凝析出来。这个地方离市区比较远，偶尔可以感到一阵輕微的夜风。但这股歪风完全是从电解精炼厂那一个方向吹来的，挟带着大电解槽中排出来的有毒的酸性气体，既刺人眼睛，也伤人汗浸浸的皮肤。

独有这一回，馬尔考姆·魯帕特口出怨言了。汗珠从他凸出来的高額角上冒出来，湿透了他那頂厨司戴的洁白高帽子。

“不管天气多冷多热，人总要吃东西。可是你以为在这种大热天里他們会来吃凉拌生菜或者飲冰鎮的凉茶？不。热湯。通心面。葱烤肉片。而且每个人都吵着說飯菜沒有味道。味道！倒出一杯茶，不等它冷下来，里面倒有百分之十的硫酸了！”

这两个人，这一对无独有偶的巨人，一个站在柜台后面，一个坐在柜台前面的凳子上，看上去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觀。

吉姆·納尔逊竭力想压低声音，但他的声音还是象空桶那样宏亮。他問：“你那本书写得怎么样了？”

他立刻看出自己这句话并不怎么受对方欢迎。但魯帕特轉过身去朝着鉄絲格子上烤得嗤嗤作响的火腿忙了一会儿以后，又回过身来臉朝着他，微微笑着，虽然他眼里并没有笑意。

“我不知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我什么都知道。我熟悉这个地方和这里所有的人。可是現在，我每写一頁都发生問題！”

魯帕特端詳着吉姆·納尔逊微微避开去的臉，嘟囔着說：“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这个来自山林的人只是点点头。

他送上火腿蛋給吉姆·納尔逊以后，有四个同道来的顾客一齐付賬走了，单独剩下他們两个人在餐厅里。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馬尔考姆·魯帕特問。“出了什么事嗎？”

“我想請你到鹿湖去过周末。”

魯帕特聳聳肩，仿佛有人向他要点糖似的。“我当然去！”

“你离得开嗎？”

“我可以有两天休假。”

吉姆·納尔逊怕魯帕特問他，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这时石头落地，就将他要請的客人名单匆匆看了一遍。“喔，对了……还有蓓西·戈登和丹·格朗特。”

魯帕特大笑起来。“你請了够多的紅色分子，很可以发动一次暴动呢！”

吉姆也一起大笑着，随即清醒过来，就不安地皺起眉头。

“瞧，”他說。“你不要誤会。我們只是过周末。在那里我找到了一处很不錯的地方。你們可以划船，可以釣魚，还可以游泳。”

“妙极了！”

“可以随随便便地躺下来尽情作乐。”

馬尔考姆·魯帕特那双褐色的眼睛里含着温柔而沉靜的微笑，他說：“当然啦。我先謝謝你的盛意，老朋友。”

“別謝我！”

“那么我应当謝誰呢？”

納尔逊想不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問題，只好皺起双眉，埋头吃飯。

他离开的时候，魯帕特陪他出来，一只脚踩在老福特型輕卡車的踏板上，又站着閑談了一会。

“你見到乔尼最近写的那首诗沒有？”

“剛才就在他編輯室里看到的。”

魯帕特說：“我認識乔·莱弗林那个孩子。他上这里来吃过我的烤薄餅。”

長時間的、不安的沉默。突然魯帕特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吉姆裸露的臂膀上，小声兒說：“是什么杀害了他？如果說是矿井杀害了他……那么文明世界少不了矿井，所以还有什么話可說呢，嗯？当然沒有。”

两个人四目相視。魯帕特竭力探索那位遁世的納尔逊滿眼中射出的憎恨光芒，慢慢地微笑起来。

“啊！不滿意嗎？我也同样不滿意呀。我……我正在把自己撕成碎片呢！”

魯帕特很为自己的用字貼切感到惊异，不禁吃吃地笑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把写的东西都撕成碎片，随着这些书稿我也撕掉了一輩子的糊涂愚蠢！唉，納尔逊，一个有思想的人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呢？可是我举棋不定，举棋不定！”

他們朝北仰望着漆黑的天空。一片潮湿的霧幕低垂在这热悶的鎮市上，当另一列火車將熔岩傾倒在矿渣堆上时，就泛起一道顛巍巍的深紅色的昏暗光芒映在霧幕上。

“你信仰什么嗎？”

吉姆·納尔逊只是圓睜着眼。

“你相信长生不老嗎？”魯帕特問。

霎時間他倆四目相遇，吉姆臉上露出一種極恐怖的表情，把他的整個面部都歪扭了。他仿佛是一个口吃的人努力要說話似

的，痛苦地迸发出一个个的字眼。

•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永远得象现在这样活下去，那怎么办呢！”

说完这话，他踩起动器，福特车上破旧的灭音器里就透出一阵隆隆的吼声。鲁帕特急忙跳下踏板，卡车就一阵风似的驶出石子路，向公路驰去。

远处一辆机车沙哑疲惫地鸣着汽笛。月亮已升到山顶上。中秋月！象一只光芒四射的大黄球高悬在深岩上空，望着它的有呜咽啜泣的不眠的孩子，有面露笑容的情人，有从制炼厂门口望出来的面黄肌瘦的工人，有与默默无言的妻子手牵着手失业矿工。

深岩的中秋月不安地穿过一条条污秽的街道，流连在吼声震天的工厂上空，越过一座座的井架，没完没结的镍矿石就是从颤抖着的岩石地心送到这里吐出的。出了镇市，月儿又照临青草茂密的幽谷，泻下柔和的、珍珠般的万道银光，此刻它停留下来，眼望着最后一批玫瑰花瓣从那些堆在乔·莱弗林坟上的枯萎花圈上落下。

第二十二章

小灣外面有一座陡削的懸崖作屏障，懸崖頂上聳立着一棵棵巨塔也似的云杉，因此小灣里布滿涼爽的清風，在深水中掀起極細微的漪瀾。湖那邊，在小灣和高處落下的云杉影外面，西斜的紅日正將火焰般的燦爛光輝籠罩鹿湖。

蔚藍的天空中不見一只鳥兒飛翔。水上也沒有一條魚兒激起漣漪。只有蜻蜓在小舟上空倏起倏落款款飛翔，刺溜地從大木頭上飛到水蓮的浮葉上又飛回來。

從懸崖頂上的林中吹下一陣山岬上特有的清涼氣味。邁克·納爾遜用鼻子深深吸着拂面的清風，動彈了一下身子。

“台夫。台夫！我們不能現在就開始嗎？”

邁克從頭到腳晒得象松樹皮一樣顏色，身上只穿着一條游泳褲，嘻開了嘴淘氣地說。“要是現在再不開始，我可要跳出這條破船，不等到餓死先從水中游回營地去！”

聽到邁克提起肚子餓，喬埃馬上把手中的釣竿仔細地插在槳架上，轉過身來，把白涼帽斜頂在後腦勺上，搔了搔他的鬚髮。

“我也餓啦。我都吃得下一隻豪豬呢。台夫，咱們現在就開始吧。”

台夫蹙着眉頭看了看他新買的紅黃色鱸魚釣索，站起來遠遠地向近岸處擲去。釣索擲得很成功。當釣索逐漸往回收的時候，有一會兒工夫大家都沒有出聲。

“好半天了，沒見一條魚在這裡上鈎，”邁克說。“我跟你說過千萬遍了。啊，台夫，來吧，咱們開始吧！”

“咱們要是捉不到魚空手回家，吉姆會怎麼說呢？”

“我們總可以捉到魚做早飯的，”喬埃說。

“我老實告訴你我的想法，”邁克說。“台夫根本不會干那玩藝兒，他只是裝模作樣地騙我們呢！”

台夫笑着，穿上襯衫，說道：“我來做給你們看！好吧……起錨！”

兩個孩子立刻爭先恐後地奔到船艙曳起長長的錨鏈。台夫拿起槳來飛快地把船蕩出小港，繞過石岬。小船緊沿着岸向一處淺灣駛去，這一帶的岸邊有污泥和密密的蘆葦。

三個人開始在那裡工作起來，偶爾唧唧噥噥地發出一兩聲對工作的指示。干枯的蘆葦編結成粗糙的蓆，約一臂長一臂寬。然後他們努力用竹篙把船撐到岸邊，找到了一些沙粒不多的粘土。三個人一齊埋頭苦干，在蓆上厚厚地敷了一層粘土。

“等我把船划出去，”台夫解釋說，“蓆上的泥土就會讓太陽曬干了。”

兩個孩子理解地點點頭，他就隱約地對他這種用來應急的草率手藝表示歉意。“本來应当在早晨就把蓆做好的。整天帶着它遠行……遠行到湖上，到了長滿亂叢棵子的沼澤，靠不攏岸，那時就用得着了。”

他往北朝着一個淺水的小灣划了一兩哩，一邊划，一邊向他們描繪出一幅圖景，好象他們正遠行到一個荒涼的湖上探險似的。

“你們冷了。累得厲害。餓得發慌。不能再前進了。孩子們，我們就在這裡拋錨吧。”

他們郑重其事地拋下錨，放鬆卷着的鐵鏈。

“台夫，我來生火吧？行不行？”

“咱們一齊動手。”

兩個孩子心醉神迷，幫台夫把小芦席放下水。它象一張木筏一樣在水面漂浮，洩滴不漏。台夫用一段釣索將芦席系在船上，然後從倉座下面拿出一捆生火的木柴來。

孩子們屏住呼吸，象舉行祭禮似的把小木條交叉搭在日光曬干的泥席上。迈克得到准許，在這堆小小的祝火上擦了根火柴。木柴點着了，冒出火苗和黑煙，火勢越來越大了。

台夫把那一段釣索又放長兩碼。於是祝火在水上漂浮，同《一千零一夜》的魔法一樣神秘離奇。

“瞧！”

“嗨……看它燒得多有意思！”

“火光在水上燒得分外明亮！我敢打賭這火要比在岸上燒明亮，台夫，你說對不對？”

“台夫！咱們現在就把香腸放上去吧？”

最大的奇蹟還在後面。他們拿出三根仔細削尖了的又長又直的樹枝。台夫又從拖在小船後面密閉的冷卻桶里取出一個維也納香腸紙包。孩子們象外科醫生一樣小心翼翼地將香腸穿在樹枝上，然後伸直手臂，將樹枝低垂在那個水上營火的小小火焰上烤着。

“嗨，瞧香腸在嗤嗤響呢！”

“台夫，把你的也拿來烤吧！快一點，我的馬上熟了！”

火勢將殘的時候，他們把芦筏徐徐曳近船邊，重新添足木柴。燒着的木柴中有些松木節瘤。松脂濺進火焰里，給烤香腸添上了一種特別的香味，烤出這種香味的作料連最出色的廚師

也設想不到——在野外噼噼啪啪燒着的松木散放出來的烟。

乔埃嘴里塞滿了夾着香腸的甜面包，象做梦一樣微笑着。“我說得不錯吧，這玩藝兒成，”他對迈克說。“台夫不是那種游山玩水的旅行家。他有辦法。”

迈克低聲說：“我們可以一輩子過這樣的生活！根本用不着上岸搭帳篷！”

他想着這個主意想得入了神，不禁象彈簧一樣在倉座上蹦跳起來。“台夫！假若我們上不了岸……比如說樹林中到處是山貓和野狼！不敢上岸去露營。於是我們只好留在船里！我們的每一餐都這樣燒着吃！”

“你又從哪里去弄香腸？”乔埃反問道。

“香腸！要香腸做什麼？我們隨時隨地可以捉得滿倉的黑鱸魚呢！我們還可以打野味！”

後來，他們把燒焦了的芦筏戀戀不舍地沉下水去，準備把小船划回營地，這時台夫對他們說：“和你們約好，明年夏天我們再好好玩一次！每人帶一只睡袋。一些面包。一把燒茶的水壺。我們就在水上生活！”

“不哄我們嗎？”

“當然羅！”

想到將來的這一趟宿營旅行，兩個小家伙不禁悠然神往，就不聲不響地并排坐着，互相碰碰胳膊肘，偷偷交換眼色，一邊看着台夫笑容可掬的臉，只見他興高采烈地使着勁，吱呀吱呀地搖着槳，蕩着歸舟掠過鹿湖蔭涼馥郁的水面。

*

*

*

令人昏昏欲睡的悶熱下午將逝。林中已有涼意，茅屋後的樺樹上已能聽到斷斷續續的鳥啼聲。女人們全都到兩百碼外的

岸边去了，有的在水中，有的在小沙滩上。男人和孩子们都聚集在屋里的一张大菜桌周围。他们一致通过把女人们赶出营地，直到晚饭时才准回来。

吉姆·纳尔逊叔叔在菜桌上当了主席。他把那件蓝白格子衬衫的袖子卷到肘上，他的卡嘰短褲也十分干净。他说话的声音很宏亮，好象老师在跟学生讲课似的。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六只刚剥掉皮的大野兔。

“把野味搁在油锅里煎是糟蹋野味。可是说到煎，最糟糕的还是美国煎法。我曾见过他们在这里做菜，他们大谈其‘南方式’笋鸡、‘南方式’兔肉和‘南方式’牡蛎……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屋子熏得到处都是热油的臭味！你把一大块野味搁在一锅油里，再加上些面包屑，进一步把野味加以糟蹋，最后把那块油腻不堪的乱糟糟的东西从炉上取出的时候，还象什么食物呢？谁还分辨得出这究竟是兔肉还是鹿肉？煎肉块……美国的和德克萨斯的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就是会吹牛。吹得越凶，内容越少。吃起来也一样。塞满一嘴，一口吞下，管他娘的什么味道不味道！”

吉姆熟练地给兔子剖腹切肚。他把心、肝和腰子都放在一只大碗里，然后用一柄象剃刀一样锋利的折刀把兔子干净俐落地切成小块。

他忽然停下刀来隔着桌子气虎虎地对着迈克和乔埃，他们正睁大了眼专心一志地看他切肉呢。

“别让我看见你们这些家伙喝那捞什子的可口可乐！我要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他直了直腰，眼光从丹·格朗特转到丹尼斯·兰琪文，再转到台夫和乔尼·霍克，最后转到马尔考姆·鲁帕特身上，他目光

炯炯地把他們一个个端詳着。

“你們知道美国佬为什么特別喜欢油煎食品？他們已經辨不出滋味了。从早到晚嚼着橡皮糖，喝着可口可乐，抽着駱駝牌香烟……他們想喝酒的时候，就牛飲那种叫作巴本的烈性威士忌！难怪紐約的一些豪华酒館居然拿麝鼠充当甲魚了！”

他把沉甸甸的刀子擲到桌子中央，鋒利的薄刀片震顫得錚錚作响。“不准用油煎！明白嗎？千万不可以把野味放到油鍋里煎！”

乔尼·霍克郑重地拿出一瓶69号威士忌，在席上傳了一巡。每人都呷了一口。

“开始吧！”吉姆叔叔說。

小山似的面粉堆到了桌上。他往面粉里掺了差不多等量的脂油揉合在一起。然后加了那么多的盐和胡椒，看得旁觀的人个个都皱眉吐舌。最后加了水。一个光滑的生面团揉成了。

“女人做飯有什么毛病？舍不得用面团！現在我让你们看看兔肉餅应该怎样做！”

他轉身从碗橱里拿出一只大瓦鉢，在鉢子四壁輕輕抹了一层油。然后他拿来几小块面团用手輾平貼在鉢里，从鉢底一直敷到鉢口，足足有一吋厚。

他于是又往鉢里放了兔肉丁和杂脏，随手撒下大把的盐和胡椒。这只大鉢还不到半滿。吉姆又在肉上倒了不少冷水。

“別舍不得用水。誰也不会嫌兔肉湯太多！”

他轉过身来对孩子們說：“你們的手干净嗎？让我看看。成。你們两个来做面盖子吧！”

迈克和乔埃慌忙把剩下的面团捏成一个比鉢口稍大一点的厚圓盖。他們依照吉姆的指示跪在椅子上，将面粉做成的盖儿

合到餅上。

“粘得紧一些！”乔埃說。

孩子們仔細地把面盖和鉢口的生面捏在一起。

“还差什么？”吉姆問。“記得嗎？”

迈克嚷道：“出气孔！”

他拿吉姆的刀子在餡餅中央开了一个小洞。

“你要不开洞，”他对旁观者說，“它会象蒸汽鍋一样爆炸！会把火炉炸得粉碎，甚至会把这座小屋的頂都掀掉！”

随即爆发的哄笑声好象是对餡餅的祝福，送它順利地滑进大烤炉。大家于是結队出去呼吸一下湖上吹来的新鮮空气。迈克这时溜到台夫身边小声儿說：“誰都会在旧炉子里做飯！可是在湖上做吃的，那才要有本領呢，对不对，台夫？”

馬尔考姆·魯帕特出来到碼头上，双手圈成喇叭向沙滩上的女人們拉长嗓子叫喚。她們整整还有两个小时才能吃晚飯呢。

“菜单上有些什么？”蓓西·戈登大声反問。

“Lapin Canadien au L'Oncle Jim！”^①

笑声在水面上迴蕩。鹿湖上的午后热气汇成的茫茫烟靄已迅速消散，直到最远的岸边，空中、天上和水面都其明如鏡，纖尘不染。一群沙鷗悠悠地在湖上高高飞翔，在夕阳下白得耀眼。一对烏鴉慢条斯理地拍着翅膀从湖上向西岸飞去。时光在黄昏与薄暮之际流連，依恋地在等待那姗姗来迟的夏夜。

* * *

毫無疑問，每个人心中都有点儿捉摸不定，不知道这个晚上

① 法文：“吉姆叔叔的加拿大兔肉！”

怎样过去。有人甚至浸沉在不安的焦虑中。但是到了晚上，問題却自行解决。吉姆·納尔逊是一个鹿湖疗法的专家。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要給客人安排一个至少为期两周的最短疗程。但是如果病人只有一两个夜晚的閑暇，那末吉姆就为他开一貼岬上篝火的药。

这个小小的山岬低得几乎与水面相連，但頂上却很平坦，可容納一小群人聚在一堆来圍着营火，欣賞那倒映在湖中的火焰。天剛黑下来的时候，湖上的空气已凉下来，沁人肺腑。后来，被太阳晒得热辣辣的岩石也从微风中取得了凉意。

等到月亮从湖对面的松岭背后探出头来，每个人都不約而同地轉过身去矚望这个大得出奇的光盘，只見它銀光普照，向这清醒的夜晚施出无比的魅力。

最初主持晚会的是蓓西·戈登。她的建議大家听了都觉得很自然——她說篝火周圍人材济济，說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懂得一些独特的和美丽的东西。沒有东西比“文娛晚会”更能震动加拿大人的心弦了。而且他們此刻所置身的这个舞台，以后恐怕再难見到了……就是真正的演員，有多少能以松明作舞台的脚光，而在舞台的边厢上高挂一輪明月！

輪到乔尼·霍克的时候，他朗誦了他最心爱的作家馬雅可夫斯基的名詩《放开喉嚨歌唱！》中的片断，听得大家都悠然神往。

长詩默不作声，

那瞄准好了的，

張开大嘴的詩題的

炮口紧靠着炮口。

一种最被人喜爱的
武器，
机智的騎兵
挺立不动，
高举这韵律的
尖锐的长矛，
准备着
在杀喊声中冲锋。①

丹老爹讲了一段深岩矿山里多年前的旧話，那时候工头們招的矿工都是外国移民，說着完全不同的語言，因此大家簡直无法議論組織工会。瑪丽·斯凱納讲起中国农民怎样用泥土填平了整个山谷，埋住了諾曼·白求恩大夫的坟墓，使得侵略者无法把它找出来加以褻瀆。

其余三个妇女合唱歌曲。她們表演了很久，有一部分歌是她們自己主动唱的，另一部分是男子們点的。

蓓西·戈登带着微微有点不安的心情，叫出了馬尔考姆·魯帕特的名字。他在篝火的光圈中站起来，默默鞠了一躬，向后退了几碼远，站到黑暗中去。他选的不是某个狂风暴雨般的独白，而是《柔密欧与幽丽叶》。

他知道絕大多数在場的听众恐怕从未看过在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同时为了完美地烘托出剧中的情景和气氛，巧妙地先輕輕报告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把两个情人的对白都

① 譯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三卷，第612頁。

念了出来。这样，他在黑暗里把那个不朽的爱情故事悄没声儿地传到每一听众的耳中。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噫，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
就轻轻靠着她的脸！^①

末了他仍用那听得人心醉神迷的声调念出这一场中间幽丽叶的话作为收场：

我的恩情象海那样无比，
爱也象海那样深：我给的越多，
自己越有，因为两样都是取不尽的。
……我的爱，再见！^②

丹尼斯·兰琪文用吉他的弦声将掌声平息下去。他试探地拨动琴弦，每个人都面露笑容，心领神会地等待着。他坐在山岬的末端，脸朝着火。吉姆和安娜在将残的火中投进了更多的木柴，火光又骤然明亮起来，不但照亮了丹尼斯的面孔，还照耀在吉他和他十指纤长、动作优美的双手上。

他对吉他倾诉哀曲。琴声呜咽，如泣如诉。一切都太死板、太严肃了。连爱情也不例外……咳，让英国人满足于吻手套和坐在阳台上窃窃私语吧！喂，兰琪文，给他们唱一曲魁北克的风

① 譯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柔密欧与幽丽叶》（曹禺译）。

② 同上注。

流佳話吧！

他沒唱完兩節，每個人都跟着他齊聲唱起歡樂的疊句來。歌中唱的是一个水手造了一艘船，招募了一班非常出色、非常可愛的水手……全是十五歲的美麗姑娘！其中有一个当然最最美麗。她在雪白的帆上等待着她的船長。在那高高的索具上，她們決不會手牽着手無事可做！

在鹿湖的最遠處都迴蕩着合唱最後疊句的歌聲。

啊……來吧，上來與我同舞，
來與我一起快樂地搖曳！

傳說世界上的第一枝銀樺樹來自月亮，是從月亮的情人那里偷來的，因為這個緣故，直到現在為止，月亮才在長着銀樺的地方照得格外明亮。

在鹿湖這一帶，松樹、針樺和岩石在月光下都是影影綽綽，暗淡無光，可是穿過那塊小小的林中空地，有一片誰也不知怎樣生長起來的樺樹林，月光照在上面，顯出無限魅力。除了被愛情迷住心竅的人，誰能不被這些細長樺木迷住呢，你看它們互相依傍，貢獻出它們天鵝絨般柔軟的樹皮；聽憑在它們旁邊擁抱的情人將面頰靠在上面倚偎，將手指放在上面撫摸。

這些窸窣私語的樹木有什麼秘密？它們對伊蘭·納爾遜的眼睛施了什麼法術，結果陰影從她眼中消失，歲月在她的臉上倒移，她那雙輕輕愛撫着的手那麼嬌嫩光滑，竟象少女一樣！

“真是不可思議，”台夫說。

他的頭又回到原處。月亮高懸在樺樹梢頭，只照出他熱情

洋溢的面孔的橢圓形輪廓。

“我在歐洲的時候，有很長時間我一直怕回到他們身邊。可是今天真是不可思議，伊蘭！他們兩個……他們都象是我自己的孩子了！”

“他們都崇拜你。有時我幾乎懷疑他們知道了一切。台夫，你不要再離開他們了。”

“伊蘭！你現在對我還沒有信心嗎？”

她閉起雙眼。並不是因為她對他有所了解，或者對他的心意有所了解，或者知道他可能改變到什麼程度，而只是因為她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她那安詳的嘴唇才能顯得那麼沉靜。

“等我一有機會調離鼓風爐……”

伊蘭把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噓。不必為這事操心。我就不操心，台夫。”

“可是我的確有這意思！”

“我知道。”

“伊蘭，你瞧瞧我！”

月亮迫不及待地穿過頭頂上的樹葉，將皎潔的光輝照得他們滿身都是。伊蘭微啟飢渴的嘴唇，模糊不清地低低叫喚了一聲。

整個樹林在他們身旁騷動起來，葉兒在窸窣私語，枝兒在輕輕搖曳，因為傳說告訴我們，月亮非常愛它被竊的樺樹，終於寬恕了那個偷盜的人，並且一直喜歡引誘那些最寂寞、最渴望愛情的人到這些銀色的幽會場所來尋歡作樂。

* * *

有人一再提議去睡覺，但誰也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到了夜半，大家一致決議將安娜帶來的烤火腿拿出來吃，這本預備

第二天在茅舍里举行一次正式宴会时吃的。

此外，大家虽沒一字提起，却都一直在等待吉姆叔叔向他們解釋为什么要这样大請客。在长长的晚餐桌上酒过数巡，但這些酒喝在吉姆肚里，就象泉水一样不起作用。

最后，乔尼·霍克建議大壁炉里最好生起火来。吉姆动手生火，等他回到桌边的時候，乔尼含笑請他坐到椅上，自己走到首席上敲着桌子。

“朋友們……”

大家看到他眼睛里露出痛苦和怜悯的表情；都掉过头去望了望吉姆·納尔逊，随即又回过头来看着乔尼·霍克。

“吉姆有話要和我們談談。我也不很清楚究竟要談什么。可是我知道我們今天到这里来度周末，是由于吉姆將放弃这个地方，鹿湖。吉姆，你跟我們談談吧。”

在昏黃的灯光下，很难說吉姆·納尔逊厚厚的鬚发純然是金色还是銀色。他坐在那里，两肘与裸露的前臂擱在他面前的桌上，双拳紧握，每一个指关节上都泛出一圈白色。

“讲吧，吉姆。”

乔尼柔和的声音象一支催眠曲一样时起时落。“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吉姆。你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大家都是朋友。我們愿意效劳，我們愿意遵照你的意旨去做。”

每个人都低头瞪着桌子。

“我要你們接收这个地方，”吉姆低声說。“假使你們需要的話，我可以繼續留在这里照管，冬天也住这儿。可是我不再做生意了。昨天我已經把最后一批从这里打发走了。很久以来，我就對他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虽然他沒有提高声音，只是唧唧噥噥地低声說着話，可是他

已喘不过气来了。

“我經營了一座很不錯的營地。这是个美丽的地方。最近两年来,我的业务应接不暇,接待了許多来游覽的人。一些上等人……”

他抬起头来。他那寬闊的臉上几乎不动声色,隱約露出一種特殊的笑容。

“上流社会的人物。有医生。有两三个工程师。不多几年以前,在战争快結束的时候,开始有大批特殊人物成群結队的到这里来游覽。我常常猜测他們是些什么人。直到今年春天我才确实知道……我在报上看见一張照片,我认出原来是来过这里的一个人,他現在死了。不知你們會听說过他的名字沒有。”

他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因为在“美国曼哈頓計划”^①工作而出了名。

这时他声音有点顫抖,帶着一种奇特的忧郁和悔恨。“我为什么要跟他們談話呢?我很可以保持緘默。我很可以只关心我自己的生意,賺我自己的錢,讓他們在林中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可是我不。”

他突然提高嗓子,把大家吓了一跳。“我不能!”

剎那間,吉姆龐大的身軀吃力地前傾,他的前臂扭动着,仿佛那块遮盖他生命的神秘莫測的幕布就要揭开似的。但是緊張的一刻过去了。他松弛下来。他繼續用宏亮的低音唧唧噥噥地讲下去。

“我从来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上这里来的那些人。不过我

① “美国曼哈頓計划”(Manhattan Project of the U. S. A.): 美国政府发明原子彈的計划。

也并不憎恨他們。有时他們叫我十分厌恶，可是我倒一直沒有憎恨的感覺。可是后来这一班人就不一样了。自从我一問起他們，他們就不让我有一刻安靜了。他們一知道我看出他們是些什么人，对我就不放松了。”

象眼泪一样大的汗珠順着他的前額和臉頰滾滾而下。

“你們都讀到过关于原子彈的报导。你們知道它落到一座城市上将会有什么样的結果。从书报上讀到是一回事……可是他們当着面告訴你，而且嘲笑你，眼里象瘋狗一样閃出凶光，那时只好請上帝保佑你們了！”

他掏出一條手帕，揩了下臉。他似乎突然松了一口气。他面露笑容，下面的話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我不愿你們向我打听那件事。有一天夜里他們終于恍然大悟，我在把他們当……瘋狗看待。这可使他們担起心来。他們喝了一些酒，又在別的东西上吹起牛来。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类东西，或者只是美国佬吹的牛，可是……朋友們，那天晚上我几乎要进城自投末路了！他們上床以后好久好久，我还一直坐在屋外的披屋旁边，在琢磨要不要把他們的腦漿打出来！”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当然不曾这样做。我知道，你們当中有些人常常以为我有点神經失常。不，我的精神从来不曾有过一点錯乱。正因为这个原故，我才請諸位到这里来。我要捐出这个地方。我不愿它落在任何一个瘋子或騙子手里。至于政府，我連一根烂木头也不愿交托給它。我有意把这里改为孩子們休养的場所。”

*

*

*

瑪麗·斯凱納忸怩地整了整她那件褪色的、式样很老的印花上衣的衣領。

“我想教会最有条件来管理这样的一个场所。它不会引起任何党派的糾紛。我們教会負責照顧的那些孩子也的确最需要这样一个地方。”

“由你和你的丈夫来管理,再好也沒有了,”安娜·納尔逊表示同意。

大家轉过头来看着吉姆,他只是微笑着,露出一種又象是好奇、又象是祈求的神情端詳着每个人的臉。当他的目光和乔尼相遇时,那个年青的印第安人霍地站了起来。

“不!虽然我很尊敬教会,但教会本身缺乏任何……任何支持它的力量。要是你說的是教堂,那么我以为吉姆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給任何一个教堂!要是瑪丽的意思是把这地方向一切教派开放,那它就不属于任何教堂,它就一无所属了。再說要是斯凱納夫妇一旦离开此地,情形将会怎么样呢?不。只有一个組織能来接管鹿湖。我的意思当然是指工会。901支部。一万八千名有組織的男女和他們的家属!”

由工会建立一个儿童休养中心的这个主張立刻引起一連串激烈的爭論。蓓西·戈登反对最激烈。她还举例說明美国有許多黄色的大工会过去就曾用这种方法大做生意,牟利賺錢。

“吉姆叔叔。”

伊兰几乎直接坐在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油灯下面。搖曳不定的柔和灯光照着她蒼白的皮肤,使她寬闊的額角和含笑的、丰滿的嘴唇看去簡直象雕出来的一样。她那低沉的、唧唧嚶嚶的声音既不萎靡,也不叫人吃惊。

“这个地方必須定名为‘和平营’。吉姆叔叔……你不能随随便便把这地方交給901支部。这是个很值錢、很美丽的产业。你掙下了它。的确确实是你掙下的!它是你的,吉姆!不仅仅

因为你持有这块土地的地契。主要是因为三十年来你一直在这片荒野上辛勤劳动，創造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你不能对工会这样说……“嗨，拿去，它是你的了！”你必须当着工会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交代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可以接收这个营地。有一个条件是为儿童的福利。啊，吉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想一想吧！母亲们也竟有这么一天，可以不必向教会或慈善机关乞求……我们可以走进工会办事处说：“给我的孩子报个名，参加今年的夏令营！”901支部是一个真正的工会，我们决不会让这个营地成为一个牟利场所。901支部所属的家庭是个巨大的力量。可是……”

她一时感情冲动，从桌上远远欠过身去，将她的一只手放在吉姆粗大的指头中间。

“可是它不能够光作为一个休养场所！它必须有一定的意义！它必须成为‘和平营’。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说明和平对于儿童和母亲的重大意义！是生活！幸福！”

大家一个个就这问题发言。没人反对。玛丽·斯凯纳是那些最热烈赞同的人之一。

最后讲话的是丹·格朗特。他站起来，将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桌上。他的前额皱成一团。他那乱草似的浓密小胡子不时抖动着。

“我知道你们期待的是什么！要我向吉姆道谢吗？我刚才坐在这里听着，你们大家都已用不同方式谢过他了。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向前一弯腰，仿佛单凭他的意志力就要穿透那个象冰霜一样罩在吉姆·纳尔逊脸上的面幕似的。

“我不会向你道谢，吉姆。你为什么还要捐献这个地方呢……”

是为了道謝，还是为了孩子們！”

丹·格朗特在吉姆的眼睛里不知看見了什么，忽然停住不說了。但只停了一会儿工夫。不久他就把下巴往前一翘，紧握着节骨突出的拳头，提高了声音說起来。

“我祝賀吉姆·納尔逊！得到象你这样的荣誉的人是不多的！要是工会接受了这份献礼——現在让我来告訴你，要是伊兰、乔尼和其他的人能促使 901 支部建立‘和平营’，这是和平运动在深岩的重大胜利——如果这件事成功了，那么吉姆·納尔逊，我們的吉姆叔叔，就会比古往今来的任何人有更多的侄儿侄女！我謹向你祝賀！”

沒有一个人鼓掌。他們知道藏在丹·格朗特内心最深处的話还没有說出来。当他繼續往下說时，每个人都把目光避开了。

“吉姆，今天我們来到这里，对我們來說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可是，嘿！对你來說，也同样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我認識你已經很久很久了。我說不出什么道理，也不想追究是什么道理，不过我确实实地知道，就同我站在这个屋子里一样确实，吉姆，我确实知道这是你有生以来最不平凡的日子！”

丹噍喇一声推开座椅，繞着桌子走过来。吉姆站了起来。他們俩握了握手，吉姆·納尔逊寬闊的背朝着整个房間。

丹的声音里带着感情，听去十分刺耳。“你会发现什么的，吉姆。大丈夫应该体会得出什么是不平凡的日子。記着这一点。不，想想这一点！不平凡的日子！大丈夫活着就是为了这个。让日子过得不平凡！充实你自己，不要退縮，以生活来充实你自己，你将永远不会有厌世之感。”

* * *

全体客人早已入睡。岩岬后面低低的月亮正与星星依依惜

別，這些星星很象紅色的火花，在地平綫附近忽明忽暗地燃燒。

樺樹林在黑暗中沉睡。在天鵝絨般漆黑的森林里，有一隻貓頭鷹靜悄悄地抖着羽毛向更高的枝頭栖歇，它一邊側耳諦聽，一邊心神不寧地眨巴着眼睛。

一只好奇的水獺潛入水中，沿着水邊泅去，小心翼翼地朝着海濱游泳場后面的那個小灣前進。

這裡有一個小潭，四面有奇特的岩山作屏障，船隻不能靠近，上面還有松樹作屋頂，這些松樹經過無數暴風雨的吹打，都已彎腰折背了。

就在這個秘密地方，三十年來每年夏天吉姆·納爾遜來這裡洗澡。

他已習慣成自然，毫不費力地在漆黑的暗中摸索着下了陡峭的岩壁，在底下水邊的一塊平整的大石頭上，小心地放下肥皂和毛巾，然後交叉着雙腿坐下來等着。

除了他眼睛的轉動和呼吸以外，他靜悄悄的簡直一動不動。他極其耐心地側耳靜聽，分析着、辨別着在黑夜中傳來的每一個聲音。水獺游過之後，附近已聽不見任何響動，他於是迅速脫掉衣服，從岩石上滑進水潭。

不久就有一小股帶着肥皂泡沫的水流出水灣，沿着岸邊流去。那時吉姆·納爾遜已揩干身體，重新穿好衣服了。

他有一個習慣，在即將離開之前總要站起來背靠着岩壁立一會兒，竭盡目力在暗中搜索。

只有晚風透過盲目的樹木在頭上嘆息。那些作為屏障的岩壁象受驚似的屹立在那兒，它們却不能作聲，絕對無法打破這座奇異的秘密墳墓里的靜寂，而在墳墓里面，還有一個活人孤獨地來洗澡，躲躲藏藏的甚至不敢在漆黑的夜里露身。

第二十三章

十月初，台夫·納尔逊的工作得到了“調动”，他从深岩制炼厂的鼓风炉車間調到了一处十分涼爽、空气新鮮、又不怎么困倦的地方。

在調动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早晨，他因为起身迟了，发现自己新工作的位置已近队伍的末尾。这是一条长龙。将近一千人的队伍，三人一排，从腌臢的失业救济处門口排起，一直排到枫叶大街的拐角，尾巴还拖进另外一条小街。

两名市区的警察在門口談天，他們对于自己被委派的职务并不觉得胜任愉快。他們翻起了衣領，背对着那个安靜的、发抖的长长队伍。說实話，这些警察实在无事可做。不合季节的寒风正給队伍維持了秩序，效率比一支騎警队还高。

那一年的秋天已匆忙撤离深岩。一个星期以来，西北风已在怒号，追击着正在潰退的晚秋，把最后几片枯叶赶出顫抖的山榭，扫过市鎮。这时候，风中还弥漫着晶莹的細雪。它和冰冷的、蔽目的黃尘夹在一起，沿着大街卷起几个小小的害人不淺的旋风，紧紧向那一长列失业的矿工、冶炼工、铁路工和壯工逼来，人們为了避风，只好紧紧挤在一起，这样自然而然把队伍整頓了，縮短了。

当然实际上并不真需要风来維持秩序。而今已不是“饥餓的三十年代”！照政府和銀行的說法，加拿大在一九四九年并未

发生什么經濟蕭条，而只是暫时的經濟衰退。或者說現在是为了取得平衡。那就是說加拿大經濟已到达一种“高峰”。站在楓叶大街上这一高峰角落的人也沒有一个挨餓。这些人中間，絕大多數都是 901 支部受劳动保險的會員，他們不是到这里来示威，也不是到这里来乞求，他們只是到这里来依法領取应得的失业補貼。已經整整隔了一个时代，这一千来个人与十五年前在这同一地区和警察酣战的那些为饥寒交迫、鋌而走險的群众相比，已完全不同了。

奇怪的是，有些人对这一划时代的差异竟熟視无睹。有些人匆匆忙忙去上班，有些人急急到商店里买东西，老远望見这个失业队伍，就赶紧穿过馬路，或者干脆不走楓叶大街。有少数人不得不从队伍前經過时，也都拿眼望着街对面。

四个靠台夫·納尔逊最近的人很羡慕他的运气。

“你不算失业，”一个瘦个子說，着实怀着妒意。“你没有被正式解雇。”

“只要情况好轉，公司就会把你找回去做清岩工的，”一个乐天的英国人表示了他的見解，他只要一想到自己年已四十三岁，沒法再当伐木工，已无可挽回地遭到了永不录用的厄运，他只要一意識到这样的事实，他那紅紅的臉上照例会露出极其懊喪的苦笑。

另一个失业者，相当年輕，但两眼无神，他一个勁地打听石灰肺是怎么回事。他之所以失业，据說发现了“石灰肺症状”，其实这不过是公司的一种騙人的新手法。

“他們是怎么說的？你最初有什么感觉，嚟？在肺部还是喉嚨口？”

接着說話的是个紅头发汉子，一个离开格拉斯哥不久的苏

格兰人，他站在那里老是使劲屈伸着他的右臂。

“我只說了声身上偶尔有点痠！关节炎……胡扯！他們叫我去‘另找工作’。痠疼早就好了。一点感覺都沒有了。但是他們根本不理会。”

至于台夫·納尔逊，他是直截了当的失业，沒有其他复杂原因。一旦公司业务好轉，他就可以回去。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一点。

然而公司业务什么时候会好轉呢？

鍊市場的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些財經分析专家聰明无比的头脑想不出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在欧洲，战争状态結束四年后，数以千万計的尸体已很快地化为黃土，遺留下来的只有一时烂不掉的尸骨，以及深岩出产的鍊的殘片，那是永远也烂不掉的。

在东方，中国的新坟上正长着青草。在这片世世代代只知有战争的土地上，和平突然降临，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终于使千百万孤儿寡妇破涕为笑。

寰球合金公司的經銷处早已迁离北京。

在那血流成渠的大陆上，和平已經降临，第一批可爱的微笑之芽已經长出，預兆着丰收欢乐之果。結果，深岩中鍊的洪流慢慢地、冷酷无情地停下来了。楓叶大街上的队伍越来越长，笑声又尖又刺耳，笑容淡得几乎看不出来。

* * *

伊兰·納尔逊在上午十一点上班工作。她受克里斯·曼尼夫的差遣从餐館出来，走到了楓叶大街。

她隔着两条小胡同就认出了台夫的皮外衣。他光着头，皮衣上的兜帽甩在后面。到这时候队伍已經縮短了許多，他离門

口已經不遠了。伊兰一路向他走來，她的內心却在苦苦向她哀求，要她走開，要她別在隊伍前經過。

呃，倘使你不得不在他們面前走過，那就昂起頭來吧！要驕傲地走，沉浸在愛情中的女人！將你的微笑、你的眼睛、你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風度賜給所有這些被遺棄的失業人們吧，用你的美的力量吸引他們羞澀迴避的目光吧！

下面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而且還不止於此。

伊兰停住腳步。她的舉止那麼隨便，彷彿是在一家電影院外面的排票的人群前面站住似的。

“喂，到餐館來吃午飯好嗎？”

“呃……唔，我也許來！”

她突然靈機一動，打開手提包摸索了一陣，拿出一只藥瓶來。

“等你有空，能不能順便在藥房里給我把這劑藥配一下？這是給乔埃的，我想今年冬天不讓他再咳嗽。”

“當然可以。我配好藥給你送到餐館去。”

“再見……我已經遲了，得趕緊去呢！”

伊兰含笑匆匆離去的時候，不光是台夫，連周圍所有的人都有禮貌地點點頭，喃喃地說着“再見”。

“那是你的妹妹嗎？”那個英國人問。

“啊，不是。”

英國人和藹地微笑着，用胳膊肘碰了碰台夫的肋下。“好哇！她是個漂亮女人。我結婚也很遲。人家都認為我一生討不着老婆了，可是我現在却有了六口的家庭！”

從門口到隊伍的末尾那些失業的人開始滿懷希望地談論起他們的家庭來。

* * *

“請隨便坐吧，”乔尼·霍克說。

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桌上零乱地堆滿了剪報、報刊和新拆封的郵件。他那又瘦又黑的臉在顴骨以上泛起紅潮。他坐立不安地讀着兩大版校樣，不耐煩地用一支很粗的藍鉛筆在上面改着。

他改完以後，稍停了片刻，就伸手去開抽屜。他從抽屜里拿出了一疊極薄的打字稿來，正反兩面都黑壓壓的打了字。他將這稿子小心翼翼地捧在纖長的双手里，繞過写字台送到正在翻閱一本雜誌的台夫面前。

“這是剛到的……”

這是一篇特寫，也是一篇目擊的報導，越過太平洋飛到深岩，報導不多幾天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一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事。乔尼·霍克輕聲讀着，有時跳過一兩行，用文字描繪出一幅生動的画面……

“游行的隊伍好像永遠走不完。已有千千萬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從我面前過去了。真是一條汹涌的人流。一條滔滔的人流。潮涌似的彩旗、花燈和絲帶……

“只聽得禮炮齊鳴。但炮聲淹沒不了沸騰的歡呼聲。千萬張喜氣洋溢的笑臉仰望着。在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新的大旗。是一塊鮮紅如火的綢子。上面有五顆金星^①。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從這一刻起，已在全國各地飄揚了。這面新旗是燃起東方各民族解放烈焰的烽火。整個遠東已經點燃了這個烽火，正在熊熊燃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有什麼乞丐民族、劣等种族、下等肤色了……”

① 按這是我們的國旗，外國記者當時沒有弄明白，故有以下的說法。

乔尼·霍克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又回到座位上，用颤巍巍的双手把稿纸放进抽屉。

“你应当写一首诗歌颂一下，”台夫·纳尔逊轻声说。

莫不是他也着了火？要不是他整个的身体与灵魂都烧着了，至少他的眼睛着了火。他笔直地坐在椅中，他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找到适切的辞句来表达他内心的抗议。

乔尼抬头望了望钟，说道：“台夫，你是哪一班？”

他的朋友告诉了他这一天他是怎样过的。

乔尼·霍克脸上的激情顿时消失，好象戴上了一个石制的面罩，只有他那双秀气的又黑又大的眼睛仍炯炯放光。

“我本来要写一首诗，”他说。

可是现在他不想写了。诗在他心中已遭了横死。

在深岩他对谁去谈人的尊严？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人的尊严，但是枫叶大街上的人们又是怎么个情况呢？他怎么能向一群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写着“失业”两字的大门口走去的白人听众歌颂黄皮肤的中国人推翻白种压迫者的胜利呢？

“和我一同去吃晚饭吧。我要跟你谈谈，台夫。我的心烦极了。夜里一点也睡不着。也许我根本不应当离开鹿湖。”

* * *

由于到吃饭时候比较忙，也由于内心激动，马尔考姆·鲁帕特脸上红艳艳的，见了他的两位朋友，立刻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请他们吃法国式的炒得极嫩的肝和咸肉。乔尼和台夫坐在饭柜边的圆凳上慢慢吃着，鲁帕特就心神不定地在铁丝格子、冰箱、咖啡壶旁边忙个不停。他写的那一章书已在脑子里酝酿了好久好久，现在终于自认为写得十分成功，一想到这件事，他不禁乐得心花怒放。

他一心想要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一个早年的深岩矿工，作为馬克汉姆的《拿鋤头的人》^①在工人阶级中的典型。这个人物，他管他叫“井架下的人”。他象馬克汉姆名詩中那个农民一样，也是“被几世紀的重担压弯了腰”。他也同样是“一件东西，既不知悲哀，也永不抱希望”。

乔尼·霍克，这个年輕的奥吉伯威-印第安人，和台夫·納尔逊，这个失业的白种清岩工兼冶炼工，他們俩忿怒地严厉地反对魯帕特所写的这一章。

“可是我写的又不是今天，我写的是第一次大战期間的情况呀！”

台夫气得几乎說不出話来。“是这样嗎？那么这个矿工該是我的父亲了！我父亲可不是一个……一个……”他轉身看着乔尼。

乔尼引着詩中的原句：“‘呆头呆脑，神經麻木，簡直是老牛的兄弟！’”

“一条牛！不对。馬尔考姆，你写得不对头！”

但台夫的忿怒决非乔尼可比。他从凳上站起来，在飯柜上揮着胳膊。

“拿中国人來說吧！在外国人看来，他們的几亿农民很象那个样子！站在地里，被苦役压得直不起腰。可是瞧瞧他們現在的样子！他們已經直起腰板了！你的……你的……‘老牛的兄弟’已經把进犯他們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了！”

① 馬克汉姆(Edwin Markham, 1852—1940): 美国詩人，《拿鋤头的人》是他在1899年发表的长詩，內容描写美国农民的苦难，塑造了一个听天由命、逆来順受的农民形象。

起初馬尔考姆·魯帕特还不服气地和他們爭論。

“你們只看到今天的深岩，一个工会鎮市！我写的是它的过去。”

“但是正是过去那些战斗的人，他們給我們創立了901支部！馬尔考姆，你去問問我的母亲。安娜会告訴你那些老矿工到底是不是‘哑牛’！”

不管怎样，等到怒气平息下来以后，魯帕特显然被这些暴风雨般的批評弄得十分痛苦。

“嗯，好吧，”他說着，他那魁梧的身子失望得縮成一团。

乔尼和台夫看見自己竟这样大获全胜，不由得警惕起来。

“当然，这也是事实，并不是全部矿工都为工会作过斗争。甚至在今天，他們当中究竟有多少人积极参加工会的活动呢？”

“唔——唔，”魯帕特說。

“你应当把那一章书讀給我們听听，”台夫說。“恐怕我們忽略了你真正的主题思想。”

他們吃完餡餅，在呷着咖啡的时候，馬尔考姆·魯帕特又来到了他們身边。他們的批評所引起的那一陣震惊已經过去了。他一口接着大口深深呼吸，仿佛要从他思想的新鲜空气中汲取生命，加深他那絕不动摇的信念。

乔尼·霍克那对烏黑的眸子里閃閃发亮的是什麼光呢？是胜利嗎？啊，不是！

魯帕特的声音象慈母一样温柔，他說：“中国人远在七千哩之外，我們在这里深岩的人却还没有直起腰来。”

这个印第安青年咬着嘴唇。魯帕特立刻悔恨自己不该讲这样的话。但他馬上就摒弃了这种悔恨之感。

“看看我的情况吧，”他咕嚕着說。“不久前丹尼斯到我这里

来过，跟我談到苏联人怎样大力支持他們的作家。那很好。可是我并不是在苏联。我的书怎样了呢？要我拿它們来糊牆壁嗎？”

另外有一些話已經到了舌尖上，他差点要說丹尼斯也曾談論到乔尼·霍克这个印第安人，还談到苏联的少数民族如何获得了绝对平等……但是加拿大的情况是不是因此有所改善呢？那些可怕的印第安“特区”，那种大规模灭绝北极人种的恐怖手段，是不是因此廢除了呢？

魯帕特看出說这类話的时刻已經过去了。乔尼已在凳上轉身外望，凝眸瞪着窗外公路的大拐角处閃閃发亮的汽車灯光。

“謝謝你，”台夫接过一支香烟說，他咧嘴笑了一笑。“你知道，我在过着瀟三生活呢。”

“瞎說！”

“真的，馬尔考姆老人家，我已經在排队領救济面包了！不久我就要在你的后門口徘徊，向你討剩飯殘羹了！”

他們虽然在說俏皮話，但是魯帕特已經看出台夫眼睛里閃爍着的那种异样神情。就是这种从失业矿工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胜过千言万語、一警即逝的目光，正是他书中要写而写不出来的。

他們說得对，这不是“哑牛”的目光。但它同样也不是胜利者的那种奕奕的神采！

可惜他不能用烈火似的真实語言把这两个朋友的形象描写出来！瞧他們那样站在門口，閃身让一群推推搡搡、嘻嘻哈哈的少年走进門来。乔尼·霍克还急忙避开了这些新来者迅速而好奇的目光，他那漂亮的黑面孔显得更暗淡无光了。台夫·納尔逊无聊地捻弄着手中不多几張的鈔票，两眼却望着地，完全是一

个失业者那种出神的样子，象是在計算，象是在沉思。

馬尔考姆·魯帕特回到炉旁，独自微笑起来，这是一种苦恼而又倔强的、百折不撓的苦笑。他一边笑，一边暗自納罕，自己为什么不学画而搞写作呢？要是現在他是一个善于运用調色板和画布的天才該有多好！他一定可以完成一幅杰作，一幅乔尼·霍克和台夫·納尔逊的双人象。

魯帕特熟练地煎着噼噼作响的汉堡牛排，嘴里却在唧唧噥噥地念着这幅假想的名画的名称。

“两个加拿大人……印第安人乔尼和失业工人台夫。”

* * *

人們正想过圣诞节的时候，901支部派了四名专职人員和几十个义务工作者担任失业者的顧問。渥太华政府警覺到失业人数的激增，发出指令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削減或取消那些“保过險”的失业工人的生活補貼。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失业救济处的四壁人声鼎沸，憤怒地抗議政府的这种欺騙手法。

“一星期十二块錢？我还有两个孩子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三个星期我并没有辞职，我是住在医院里呀！”

“公司犯了錯誤，怎么能怪我？我要照付我的錢！”

临到台夫·納尔逊的时候，情况很是糟糕。他出外流浪的那段期間在保險記錄上是一段空白。馬塔瓦斯卡矿公司的經理部只能帮助政府进一步恶化台夫的处境。在这情况下，当局便喜洋洋地用上了他們的新勁詞。“审查”。

“你的情况正在审查中，”他們告訴他說。

他的失业補貼停发了。終於在一个星期六早晨，他将最后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了安娜·納尔逊。她把鈔票折疊起来，又

对折一下，捏成一团后又递了回去。

“够了！”她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不许回嘴。你在我这里立个账户好了。向我记账的你并不是第一个！记住，只要你一有工作，我可要算清每一分钱的欠账！”

他用这笔钱请伊兰看了一场戏，吃了一顿快餐。他们谈得轻松愉快，尽是些与他们自己毫不相干的闲话。过后他们又到曼尼夫家去参加舞会。他殷勤地将芳醇的美酒不住地往他们的大杯子中倒，使他们十分感激。

伊兰把她那种强颜为笑的欢乐精神一直保持到末了，最后台夫在她的屋子外面跟她吻别的时候，她还咯咯地笑着。

“我醉了，台夫……着实醉了！”

“你的样子真可爱极了，心肝！”

她急急进屋，大衣什么都没脱，就和衣扑倒在床上，伏在枕头上绝望地嗚嗚咽咽哭起来。

“我们可以靠我的工资过活。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过活。你会找到工作的，台夫。你一定会的。啊，你的的确确会的！你还年轻力壮呢。我们俩都还年轻力壮。台夫，台夫！”

说到台夫，他又信步走回市中心去。他在一家卖私酒的小酒店里找到了马尔考姆·鲁帕特。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天明。

为了醒一下酒，他们又一同到十字路酒店去，这个地方不到中午是不开始营业的。台夫跟马尔考姆在这冷清清的酒店里喝着清咖啡，吐露了关于他自己和伊兰以及他儿子迈克尔的事。

鲁帕特倾听着，他那宽阔的面庞象法官一样镇静，不动一点声色。但是他内心中却在沸腾。他暗忖：“我枉然自负有观貌辨色、洞察人心的本领……我自命能看出人们的身世！我总把他看成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只是对战争抱有一些肤浅的、感情用事

的看法。”

魯帕特的宿酒犹未全醒，他眼前仿佛閃現了一幅幻景，看見台夫·納尔逊和他儿子迈克尔两人在那里演戏……那是最后的一場，在聚光灯的照射下，那空蕩蕩的舞台上只有他們父子两人，那个做父亲的企图解釋，企图給自己辯护，誘劝孩子从嘴里吐出“父亲”两字。

后来魯帕特和台夫·納尔逊的目光相遇，就不禁內疚起来，心想：“我是什么人；竟然給他編起戏来！他本人不就是編剧兼演員嗎？这样的一个場景，他早已在人生的舞台上經歷过一百次了！”

他从容不迫地說：“你得找个工作。”

“不光是我，还有一两千个其他的失业的人。”

“我来帮你找一个吧。”

两星期后，台夫有了很大的希望。

十字路酒店是路过深岩的长途运输汽車司机們最爱光顾的飲食店。那年冬天，随着北方一个新的公路网的完成，几家規模很大的运输公司也在扩展业务。駕駛运输車也属于那类为数极少的职业，老板和权力极大的保險公司都坚决反对雇用年紀較輕的司机——他們一旦載上二十吨重的貨运以后，在公路上的行动就不怎么好，在車禍的統計数字中所占地位很高。因此尽管失业情况严重，运输行却始終在物色能符合他們的苛刻条件的新司机。

有时候，經理和老板还亲自出馬。他們路过深岩的时候，也到十字路酒店吃飯。这个地区的每一家运输行在送圣诞节礼物时，名单上总少不了馬尔考姆·魯帕特的名字，而他們每家行

里，也都雇有他所推荐的司机。

“把他的情况细细介绍一下吧，”一个车行督察说。

军队的驾驶记录上可说无懈可击。未婚，但有固定的家。各方证明品行极好。寰球合金公司诊所中全身体格检查合格。从未遭警被捕过。临时从制炼厂解雇出来，但资格极老。

这个督察热切地谢了鲁帕特，便驱车往安娜家里去会见台夫。

“星期一到多伦多来吧，”他说，完全满意了。“保险公司的医生还要检查一次体格，我们也要进行一次驾驶测验。成不成？那时再见吧，纳尔逊！”

台夫喜出望外，赶忙到阿尔多那街告诉伊兰和孩子們。迈克和乔埃想到将来有希望搭乘一辆载重大卡车，不禁乐得心花怒放。他们在他母亲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两个孩子坚持要台夫在圣诞节那天驾着一部公路上最大的卡车回家。

“小鸡还没孵出来，别先忙着数数儿了！”安娜笑着警告他们。

台夫觉得这份差事已十拿九稳。他信心十足，甚至都没费心去张罗必要的盘缠，只带了恰够维持一两天的现款，便搭上公共汽车往多伦多去了。

倒不是运输公司有意和他为难。只能说事情不巧。先是保险公司的医师害流行性感冒病倒了。后来又是驾驶测验员出门选购一辆新卡车去了。台夫不得不打电报请他妈妈汇来二十块钱让他应急。

后来一切手续都已办妥，他被正式试用，甚至都提出了预支部份工资的请求，督察却把未处理的文件在办公桌上搁置起来……圣诞节到了。

在这一年一度人对人表示爱心的短短佳期里，各个慈善机关都在大显威风。在这里的爱心不能說是不深重。但是那些經手收集和分配的代理人事先却沒預料到会那样供不应求。在战后这还是第一次，成千上万的失业单身汉都涌到这个大都市里来了。

再打一个电报給家里不是台夫这种性格的人做得出来的。碰巧这时他遇見了一个当年的同伍弟兄，名叫季里·巴罗，一个眼里含着笑意的小个子法兰西-加拿大人，在拉密尼炮战中曾在台夫的車队里运输过炮弹。台夫有了他作伴，便咬紧牙关打定主意住到鸡毛旅店里去度圣诞节了。

第一夜，他们就并排地躺在一个不用的教堂地下室里光秃秃的四合土地上，这个地下室，多謝基督降生的第一千九百四十九个周年，已被寬宏大量地改为临时“旅館”了。

巴罗給它命名为：“死府！”，听起来很象“市府”。他的双关妙語勾起了人們的遐想，引出了許多談諧笑諷，在聖誕夜給这又湿又臭的地洞添了不少情趣。

“基督就誕生在馬槽里，我的朋友，”牧师提醒他們。他是个退了职的傳教士，被警察送到这里来，給这个临时栖身洞增加一些神圣气氛。

“可是，”巴罗笑道，“馬槽里还有稻草……对不对？”

牧师发慌了。稻草！那还了得，消防局早就认为这个建筑对附近一座价值巨大的紡織品仓库是个严重的威胁，連在里面鋪些报纸都不准，更談不上什么稻草了。

到了早晨，“死府”里的客人們都冷入骨髓。他們在天剛亮排队領券的时候，連季里·巴罗都沒說俏皮話的勁儿了，他們的樣子，活象一队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被炮弹吓破了胆的战友。

他們每人都領到了一份都市的恩賜——一張硬紙券，持券人有权到邻近貧民区的野鸡飯店里去吃一頓“买卖人的早飯”。

聖誕节那天的中午时分，在所有时髦的教堂里，牧师和教士們都在隆重地庆祝耶穌的誕生，有穿长袍的唱詩班在歌唱，有大风琴在彈奏，这些牧师和教士双眼朝天，感謝万能的上帝所賜的无限恩惠……天在下雪呢。

雪下得很大。据气象站預告，这雪还要越下越大。街道清洁管理处急忙召集了属下的工头，将几百把鉄鍬发給了失业工人。天公作美，給沒有工作的人提供了一天工作。

台夫·納尔逊和季里·巴罗就这样在聖誕节掙了一天錢。

他們的那个清洁队被送到有錢人住的“北谷”区。那里的石砌住宅旁边的草坪就象运动場一样广闊。鵝毛般的湿雪片粘在榆树、垂柳和倫巴底白楊的枝桠上，那一片白銀似的景色犹如仙境一般。那美丽无比的雪花融化了順着鏟雪人的脖子往下淌，湿透了他們的鞋袜，把他們的褲子冻成湿漉漉的一团。但由于用力，再加上冷风一吹，使他們两頰紅艳艳的，显出又欢乐又健康的神采，那些富家子弟从富丽堂皇、張灯結彩的大宅里隔着窗子望着他們，更覺得其乐无穷，真正的基督徒之爱和八元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发出热力，温暖了他們的心。

在有些住宅里，酩酊大醉的主人会出来塞給清洁队工头一張鈔票，甚至还送来一瓶酒，通常是四元一瓶的黑麦酒。

“聖誕快乐，孩子們！”

“聖誕快乐！”

到了晚上六点，巴罗小腿上的一处旧伤发作，軟弱得站立不住，台夫于是就和他一同下了工。他們領了工錢，一同去拜訪季里的一个結过婚的朋友，那儿有滿壺滿壺的土酿的果子酒款待

他們。

他們烘干了衣服，刮了臉，吃了一頓好飯。房裏沒有為這兩個衣衫襤褸的客人備下足夠的椅子，他們只好坐在地板上，喝着酸酒，慢慢地、傷感地有了醉意。

巴羅為了不會跟一個在福里郊外一座干草堆里結識的意大利姑娘結婚，感到終身遺恨。

“那眼睛！那身材！好萊塢的明星沒一個比得上她！”

他的話吸引住了每一個人。他傾吐着自己的相思之苦，描述着自己對一個女人纏綿悱惻的、孩子氣的、聖潔的懷念，這個女人在1944年冬天從還是冰雪泥濘的地獄的波河流域出來，傾心於他，季里·巴羅，當時的英雄，殺法西斯匪徒的解放戰士！

台夫猛擊着地板，高聲嚷道：“現在她在哪裏呢，咳，快告訴我！”

這樣的一聲尖叫會粉碎一個人的夢想，如同一柄利斧砍斷一株戰栗的白楊一樣。露西亞如今在何處呢？

可是，巴羅如今又在何處呢，那個來自北海灣的漂亮、多情、高傲的法蘭西-加拿大英雄，夸耀着自己的勳章和宏大的志向？

“再來一杯，季里。”

酒從瓦壺的缺口處滴下來，猶似玫瑰色的淚珠。

季里和台夫睡在廚房里的火爐旁。台夫一連好幾個小時都合不攏眼，清醒得痛苦不堪，煩惱的思想象鞭子一樣抽打他的神經，直打得他全身都激怒起來。

“那些大宅里的人們，他們有什麼了不起？他們的錢是怎樣來的？汽車間里停着三輛汽車！我們遠征海外，他們卻坐在家裏享福。我們在意大利凍得要死，他們卻在歡度聖誕節。他們在割火雞，調雞尾酒，而喬治呢，卻因為想在新年前沖入德國國

境，被炸得血肉橫飛，為的就是好讓他們歡度佳節！也正是為了他們，我的臂膀險些兒被清岩機拉斷，我的臉險些兒被舀鋼水的巨杓烤焦！也正是為了他們，我們才整天鏟雪，夜里睡在地板上，直到他們在合適時候再給我們工作做為止！”

他怒不可遏地搖醒了季里，小聲兒說：“我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醉了。”

“不。我清醒得很呢。我們應該這樣做才是，把男人送去鏟雪，把他們的女人趕到街頭賣笑！他們干起活來一定比我們強。他們鏟到嘴里的食物可要比我們多得多呢。至于他們的女人……你看見那些年輕的姑娘嗎？讓她們脫下白貂皮大衣，爬出凱迪勒克轎車，出來到街上為找一個睡覺所在而賣笑吧！”

季里呆板地說：“什麼東西在咬你的屁股？你已經有了工作，可不是嗎？”

台夫自從親耳聽到他朋友所過的那種悲慘的流浪生活以後，他的良心已為這一事實整整痛苦一天了。

“季里。往後你有什么計劃？”

季里·巴羅彎着腰坐在黑暗的廚房里的地板上，怒沖沖地按摩着那只發腫的腿。

“我要把腿養好。讓它完全復原。然後我要回到軍隊里去。”

台夫在暗中往後退縮。這些話象唾沫吐在他臉上一樣使他難過。他仿佛突然在巴羅身上發現了什麼猥褻的、不可告人的東西似的，逕自退到火爐的另一邊，在地板上躺下，將背轉了過去。

巴羅氣呼呼地用一種極其痛心的耳語聲說道：“你太尊貴了，不適于干這種事，是不是！當然啦……象你這樣尊貴的人，

也不适于过現世的生活！在那个洞里过一夜，在雪中过一天，你那嬌嫩的肚子就受不了啦，是不是，老弟？你也不喜欢今晚上那土酒的味道，我早就看出来啦！”

他討了一个激烈的、衰瀆神明的恶咒。台夫听得出他气喘如牛。过了一会儿，他又慢吞吞地好象带几分睡意似的小声儿說起話来。

“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苟延殘喘。春天在碼頭上干活。給人家修軋草地。上温莎去采烟草。摘水果。睡桥洞。搭別人的汽車旅行，走遍了這個倒楣的国家。从这儿到温尼伯，每一家鸡毛旅店和貧民救济所我都熟悉。”

他等待着對方的回答。但什么也沒有。

“最叫人受不了的倒不是睡地板，納尔逊。而是……求人家让你睡地板！伸出双手去討。就象今天早晨从那个絕子絕孫的混賬牧师那里領一張餐券那样，他开口閉口宗教，他的心可完全跟警察一样，这个混賬忘八蛋！你去站在教堂外面排队等两个钟头試試，就等那么一碗殘湯剩飯！或者去坐在那里恭听他們那套胡說八道的讲道，等待他們送給你一件什么人的破大衣！”

他的耳語声这时变得很輕，也不带激情了。

“在軍隊里我用不着睡地板。現在他們招募新兵已很困难，他們不再吹毛求疵地挑剔了，如今当一个兵生活过得挺不錯呢，我可以告訴你。那时候我可以照一照鏡子。我可以买一面鏡子了！我也用得鏡子了，可以每天刮一次臉！到了假期，我可以找一个真正好人家的女人出去玩了！”

台夫听得出他朋友在地板上伸懶腰。他决心向睡魔投降，睡魔也就把他摟进了怀抱，賜給他一个温馨、昏沉、无梦的睡眠。

*

*

*

这个新职业对台夫的性格起着一种缓慢的、微妙的、但是深刻的滋补作用。几星期的试用期很快就过去了。他驾驭这辆曳引拖車的新型大卡車毫不費力。他在公路上行車时态度老练稳重，結果得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保險公司的最后几次測驗，有一个考試員还作了这样的好評：“他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老成些。”

就遵守規則和可靠性方面說，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工作还有相反的一面。它使台夫变得年輕起来。

从他第一次单独行車的那天起——由格林灣造紙厂运送六吨硬紙板到深岩——他把近几年来心中所受的創伤一个一个治愈了。甚至在外表上，他的容貌和举止，他那越来越开朗的笑声和那双扣人心弦的碧眼，还有那满怀信心、从容不迫的高視闊步，这一切都象征他的新生，好象从后面倒翻着他的相片簿似的，只見台夫·納尔逊一周比一周年輕，一天比一天风趣。

公路边快餐鋪里的女侍者都爱跟他搭訕，甚至不等打听清楚他还不会結婚或者他的爱人远在他乡。每逢他在格林灣逗留时；家在那个小镇上的司机們都邀請他到他們家中去作客。行車时候，沿途各处都有人請他在周末一起打猎或在星期六晚上一同玩扑克。

但是台夫的心在深岩。在阿尔多那街的那座小屋子里。他虽然照旧住在安娜家中，但去那里作客的次数愈来愈多了。伊兰白天在餐館里工作，晚上出去开会，臉上总是挂着一种新的心神不定的笑容。两个孩子，迈克和乔埃，也有了人作伴，有这样的人作伴在他們看来簡直是无价之宝。

然而最最快活的，还是台夫自己。和年輕的孩子們一起生活，对他說来实在是个从来不曾見識过的新世界。在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他也曾經对吉姆叔叔欽佩得五体投地，但一点也不怕

他。他跟他哥哥也时起齟齬。他跟别的大人交往的时候，自己的举止行动也装得象个大人，因此尽管他表面上嘻嘻哈哈欢天喜地，内心却总痛苦地感到自己是个孤儿。

如今他长时间待在卡车驾驶室里，冬天独自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行车，午后阳光映照着残雪，穿行在点缀着苍松翠柏的丛山，晚间车灯照见了悄悄出来寻食的野兽炯炯的眼睛，每逢这样的时刻，他总很容易触景生情，痛苦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其中包括一些隐藏在心底的二十年前的往事。这些都是他心头一直未曾痊愈的创伤，仅仅在表面上盖着一层骄傲、倔强和冒失交織成的痂疤……这种孤独寂寞的创伤深及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心灵深处。

但是世间有什么创伤不能用生活来治愈的？没有这样的创伤。现在台夫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心中的回忆也就变成了计划，再由计划变成了现实……

“现在是零下十八度！”乔埃夸口说。“我敢打赌在回家以前还要降到零下二十五度，你说是不是，台夫？”

这是二月里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们都在守望山深处的山腰里。台夫停下来系紧雪鞋上的带子，同时说道：“嗯，零下二十五度还不怎么样。可是再冷下去，可得要小心了。”

迈克背着枪，是一支又老又旧的.22口径单发枪，他不时爱不释手地、兴奋地将枪托贴在自己红润的面颊上。

“台夫，万一冷到零下二十五度，这支枪会不会冻住？”

“别管枪会不会冻住，”台夫粗暴地叱道。“我要再看见你把脸贴到枪管上，非活活地打死你不可！我可不愿意看见你的半边面孔冻住在枪管子上再把你拖回家去！”

“嘻！”乔埃说道。“台夫，听说有人把舌头冻掉在枪上，真有

这样的事嗎？”

“不是整个舌头，”台夫說。“只是冻在枪上的那一部分！”

“噓——瞧！”

他們是在猎野鹿。尽管他們只带着一支.22口径的猎枪，而且离他們最近的鹿也远在几哩外的森林里。反正这里有的是兔子。乔埃这时发现的是一只变种野兔，他們三个人于是伏在一块大木头后面守着。

“让我来試一下！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台夫，让我試一枪！”

但是迈克把那支老式枪握得更紧了。“太小了，”他說。

“呸，胡說……我看你什么也不想打！你就是不敢开枪！”

迈克不听他这种激将法。“你要是想打一只长耳兔，那倒成。长耳兔大得还够吃一頓。可是瞧那家伙！都还没长大呢！”

小兔后腿豎立起来，迎风嗅了嗅，就仿佛摆脱了地心吸力，一阵风似的在积雪复压的針松树林下一跳一蹦逃走了。

三四点钟时光，他們生了一个火，用树枝筑起一堵防风墙。他們啃着冻得石头似的硬面包，喝着烫嘴的滚热的茶，时而站起来用猎人的目光仔細察看白雪皚皚的山坡，強自鎮定着来掩飾心中的兴奋。

台夫讲山猫的故事給他們听，說它是猫类动物中最凶恶的，两只可怕的耳朵长着軟毛，翹着一根短尾巴。他又讲到加那托根河上游的一只雄鹿，傳說那头麋鹿會撞死两个猎人，带着一身枪彈逃走了。

他們踏熄了余烬回家的时候，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一种足迹……是什么野兽的足迹？

“这些足迹真大得駭人，台夫。”

“新留下的足迹。我知道是新留下的，因为只要看边上陷，

得多么深……”

“什么？”

“就在那边。松树底下。在动呢。它就在那里。嘿！”

他們三个人紧靠在一起，屏住呼吸，各人的脊梁上都有点凉颼颼的。台夫小心翼翼地那支小猎枪装上弹药。可是躲在松树底下的不管是什么野兽，它终于离开了，震得枝头上的积雪纷纷下坠。在归途中这三个猎人一本正经地就这一天所经历的最大冒险故事大做文章。它可能是一只山猫，也可能是一只熊，不然至少是一只狼。

他們到家时，伊兰早在炉上做好热腾腾的晚饭了。孩子们喝完汤，就开始有声有色地仔细描绘所有那三只从他们身边逃走的野兽是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在孩子们临睡前，台夫破题儿第一遭读故事给他们听。等到他们睡熟以后，伊兰认为天气太冷，不想出去看戏。她打了个电话给她的邻居，通知她不必来陪孩子们了。

台夫在她家里留宿，也还是破题儿第一遭。他们读读晚报，听听收音机，后来又谈起了孩子，谈了很久很久。

“你别回家了，台夫……”

冬天拖长了尾巴慢慢进入春寒料峭的季节，他在伊兰家留宿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但他们总是很谨慎，不留下把柄让人说闲话。在公共场合上，台夫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倒远比和他们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甚至象安娜·纳尔逊这样目光锐利、阅历极深的人，过了很久才敢断定自己的怀疑属实。

转眼到了四月，一天晚上，他们在阿尔多那街家里谈起了婚姻问题。他们应该在何时何地结婚。举行一次隆重的婚礼呢，还是只邀请六七个至亲好友在牧师家中的客厅里小聚？

“喂，”伊兰总是摩挲着他那又软又黑的眉毛，用一种低沉的、安慰人的声音说，“不必为这事操心。大家慢慢会习惯的。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会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她看出他对迈克尔问题还有所顾虑。

“你说得对！”他总是说。“孩子们对我们俩的关系已慢慢习惯了！到时候就不难……”

“当然罗。”

“然而现在还不到时候。”

“台夫，你知道什么时候告诉他们最合适。”

但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伊兰偶尔也会想起这问题。但是她抑制着心中的疑惧。接着，春天到了。

她同他一起到山林中春游，到镇市上跳舞，有时就坐在他的卡车司机座边。他们的世界跟一年中的这个季节一样，都正当青春年少。而且深岩制炼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愈少，春天的阳光也就格外明媚。

第二十四章

在華盛頓是櫻花盛開的時節。

早餐時，那個侍者頭兒曾恭敬地提請愛德伽·亞力山大·波拉德注意窗外仙境般的春色。這時候，波拉德在他住的那套房間的會客室里，拉開窗簾，低頭眺望旅館前那條陽光明媚的林蔭路。只見下面軟綿綿一片云霞似的紅白相間的花朵，幾乎把漆黑的路面遮住了。

波拉德對着這片宜人的景色，嚴峻的嘴角浮現出一個笑容。隨後他又瞥了一眼手表，走進臥室，站在長鏡面前，端詳着身上那套挑不出一點毛病的早禮服。

直到上午十點整，電話鈴才響起來。汽車已經來了。波拉德剛踏進外面的走廊，電梯門就開了。他乘着電梯下去，莊嚴地向休息室里的經理點點頭，又朝站在林肯黑轎車打開的車門邊的中年黑人司機微微一笑。

路並不遠。波拉德微微有點好奇地打量着那個建築。那是一幢並不怎麼惹人注目的石頭小房子，只是在入口處上面有一個門牌。有幾個人站在門口，其中一個走到波拉德身邊迅速地審視了一下他的面貌，就領他入內。波拉德在低低的台階上略略躊躇了一下，朝着林蔭道上盛開的櫻花露出笑容，他又隨隨便便地瞥了一眼，更深信這個地方是在白宮的視野之內。

在一間全是不銹鋼與皮革制的新式家具的接待室里，一個

漂亮的女郎招待他坐下后，又回到她的办公桌边去了。

波拉德不久就抽完了一支烟。是誰在偷看他呢？

他从很深的皮椅上欠身，伸手去拿桌上的《时代》杂志，看见远处的角落里靠門坐着一个人身穿空軍制服的軍官。

他自从接到华盛顿突如其来的召喚以后，他的自恃心有些动摇，心中一直有些忐忑不安，可是现在，他的不安的悬念开始转变为紧张的期待了。

他那梳得很漂亮的头微微一抬，两道眉毛一扬，两眼盯着摆在面前的杂志，嘴边挂着微笑，仿佛看了《时代》上关于股票市場暴跌的黯淡的报导觉得很开心似的。实际上使他开心的却是另一回事，原来他想起了自己竟那么傻，居然为契斯特·李·諾勒斯最近竞选参議員惨遭失敗的事瞎操了那么多的心。可能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吧？話說回来，当一个参議員毕竟不是小事……

四名海軍軍官，身上佩戴着閃閃发亮的勳章和綬带，从門口出現，坐在門边的那位空軍軍官这时已立正站在那里了。

“請波拉德先生。”

* * *

过去有一时期很熟悉的臉——這張臉在新聞照片上总是照得很不象样——經過时光的潤色，那張臉本身，那个坐在写字台对面真实的人，却比照得最坏的象片、諷刺得最厉害的漫画更丑恶得惊人，发现这样的事实，确叫人伤心泄气。

跟波拉德讲话的那东西很象是一张漫画上的人臉。既不是因疲劳过度而显得憔悴不堪，也不是因患有任何疾病而布满皺紋。只是由于他一再与世界前进的命运发生猛烈的冲突，并由于他內心的奸詐恶毒，使他整个的面容变了相，經常呈現出一副怎么也去不掉的含譏带諷的好相，每当他臉上强作笑容时，就总

不免齜牙咧嘴，露出一副十足的豺狼相。

还有那双眼睛！它們在波拉德臉上滴溜溜轉动，活象电子灯里射出来的两道測驗的光綫，在眼鏡后面虽显得冷酷而呆板，却能散发出某种看不見的、强有力的、可怕的輻射綫。

瑪西亞那次拿給他看的是什么呢……巴黎報紙上的那張漫畫嗎？啊！那標題。它当时实在使波拉德生气。現在他不禁又形象地回忆起那位法国漫画家可憎的素描，下面还印着一行刻毒的評語：“总统的神秘新任命……他将成为負責撒旦①事务的国务卿嗎？”

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很希望有机会看一眼門外櫻桃花开时节的景色。可惜諾勒斯的办公室里沒有窗戶。

写字台后面悬挂着一面极大的美国国旗。左边墙上是一幅东半球大地图。右边挂着两张有鏡框的人象，一張是蔣介石，另一張是个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張东方型面孔，波拉德不知他是什么人。人象上面挂着一排普通的电钟，指出世界各中心地区的不同時間。

諾勒斯紧蹙双眉看着寰球合金公司財政状况的两頁摘要的时候，波拉德用一条手帕輕輕拭着前額，想用他得意的“政治数学”作一个題解，来祛除他心中不祥的預感。

有什么办法可以止住十分严重的生产下降的趨勢呢？

* * *

諾勒斯有他自己的摘要。他用一根僵硬的、鷹爪似的前指輕輕敲着，来加重每一行重要之处的語气。

“国际水果公司，危地馬拉。产量与美国的任何种植园相

① 撒旦(Satan): 傳說中的魔鬼首領。

等。工資只四分之一。因為是在熱帶？好吧。拿智利來說。我們在那里的銅礦產量比起猶他州①礦區來只略差一籌，但工資却不到五分之一！你對中東的近況了解如何？我們在那里的石油工業是英國的老式油井望塵莫及的，每個阿拉伯人每小時的生產量竟高於鐵克薩斯州呢……工資却不到鐵克薩斯平均工資的百分之十！”

這時那根輕輕敲着的前指從寫字台上伸過來，指着寰球合金公司的那份報告。

“瞧這個。簡直無法容忍。就算深岩的生產力超過蒙大諾州。可是你們付出去的工資實在叫人無法相信。瞧！你們付給那些該死的深岩礦工的工資幾乎是當前美國工資的一半！”

他含譏帶諷地露齒一笑，那齜牙咧嘴的樣子活象一隻豺狼。“他們認為自己是什麼人……美國人嗎？”

波拉德象個訓練有素的演員那樣強自鎮定，他解釋說馬上就要採取一項新的措施，只等廠礦總工會被一個強有力的美國工會所代替，工資水平就要馬上調整。排擠廠礦總工會的工作已委託給一個深岩人，一個目前正在紐約受訓的前國會議員。

“當然，”波拉德笑道，“失業人數的激增完全給這樣一個改變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一笑使他進退兩難。他不愿收斂起這笑容，仿佛他不過是個小職員，在上司板起面孔的時候吓得手足無措。可是諾勒斯那兩隻眼睛帶着極其輕蔑的神氣兀自盯住他的臉細細打量，他不由得胆怯起來，臉上的笑容也就僵化成一種毫無生氣的假笑。

① 猶他(Utah):美國的一州。

現在他終於心領神會，深知坐在寫字台后面的那個人外表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厲害了。不知不覺地，波拉德的目光從奧斯特·李·諾勒斯的臉上轉向美國國旗，接着又回到原處。

過去那個殷勤有禮的公司法律顧問哪里去了？那種變幻莫測的、狡黠的禮數哪里去了？

諾勒斯站起來。他挺了挺胸，用兩手的大拇指鉤住兩只背心口袋，當着波拉德的面哈哈大笑起來，那樣子真是目空一切，十分無禮。

“失業！你神經失常了嗎，波拉德？一連五個月降低產量，拚命傾銷存貨，停止發展！你以為寰球合金公司在生產什麼……是尼龍絲襪嗎？”

他砰的拍了下寫字台。“你應當把我們的儲備量翻兩番、翻三番！”

波拉德覺得嘴唇發干，嘟囔着說：“但是存貨清單……”

諾勒斯厭惡不堪地作了個手勢，打斷了他的話。他從辦公室的一角踱到另一角，在星條旗前停住腳步，用指頭摸弄着國旗，隨後坐了下來。

他用一種平穩的語調告訴寰球合金公司總經理說，一項新方案——說到“新”字，他頓了頓，將嘴唇扭動一下，露出那種愁眉苦臉、鄙夷不屑的譏諷神情，好像對自己這麼輕描淡寫很自鳴得意——一項新方案已經與美國政府新設的一個機構取得協議。根據這項合同，所有超出目前最高產量的鎳將全部由政府按照一般市場價格收購……每磅外加四角。

波拉德的耳朵里響起了一陣強烈的、很不舒服的噁噁聲。

“啊……諾勒斯先生，真的嗎！”

“我是這樣說的。外加四角一磅。‘國家安全統購補貼’，我

相信名义上是这样說的。錢不久就开始支付。可是補貼金的項目須到下一財政年度才能在你的會計科目中出現。我說得明白不明白？”

“明白极了。”

“我建議，鉴于目前这一情况的改变，寰球合金公司应当着手进行一个相当全面的扩展計劃！”

“立即进行。”

“我希望如此。”

“这个新的收购部門是不是能負責貯存我們增产的那部分貨物？我們自己的一切貯藏設備都已經到达飽和点了。”

諾勒斯好象不曾听到他提的这个問題。他往椅上一靠，瞪着墙上的大地图出神。他再开口的时候，說話的声音很低。

“我們彼此相識很久了。”

“的确，諾勒斯先生。”

諾勒斯的臉上笑容可掬。“爱德。告訴你一件絕對机密的事。我要出一趟远門。”

波拉德吃了一惊，摸不清这句话的含义。

“你是不是說……契斯特·李！”

“出一趟从未有过的远門。也是意义最大的。”

地图旁边斜倚着一根亮閃閃的黑色长指示棒。諾勒斯起身拿起这根棒，仔細地触到地图上的某一个地方。

波拉德給搞糊涂了。他也站了起来，連忙从外衣口袋里掏出看书用的眼鏡，湊近地图細看，歪斜着脑袋讀出这个小国家的名字。

两个人一言不发地面面相覷，一个毕恭毕敬地請教，一个則揚揚得意地表示他已无話可說。

不一会儿，他们在门口握手道别了。

诺勒斯几乎有点沾沾自喜地低声说：“留心看报纸吧，爱德。在一个时期内我的名字无疑只会出现在报纸的后面几版上。可是注意我的活动，我相信一定会使你感到兴趣！”

* * *

夜间飞行的时候，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往往总能睡着。但是今天夜里，他却心事如潮，不能合眼。起初，他还竭力挣扎，试图用老方法来催自己入睡。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这不是寻常的失眠，这是一种内心最深处的感情风暴，是他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思想感情的冲动，使他心痒难搔，乐不可支。

因此，他不但没有接过飞机女服务员送来的毯子，反而要来了咖啡。他们刚起飞不久喝了一杯，在飞越阿巴拉契思山脉时又喝了一杯。

波拉德不爱与同机的旅客攀谈。可是他的第二杯咖啡引起了过道那边另外两个乘客的兴趣。他们也同样睡不着觉，正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一本书。他们也要了咖啡。于是这三个人就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了。

那两个旅客当中有一个是遛往渥太华的工程师。另一个是银行界人士。他们两个显然都是负有机密使命的重要人物，他们也都不愿意谈论与自己有关的问题，这一点正合波拉德的心意……他露出意味深长的谦虚笑容，嘟囔着说自己是“在矿厂”工作。后来他发现他们确实不是加拿大人，而是象他自己一样的美国人，一阵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不由得从他心底沸腾起来。他是在自己人中间呢。

他们的谈话使波拉德神往，他最初简直插不进嘴去，只有提问的份儿。

他們談起的那本書里的主要內容是這個問題。宇宙中究竟有多少星球呢？

這當然是個科學技術問題。然而它不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嗎？這本書是哈佛大學的一位物理教授寫的，這位教授是個有名的作家，寫了許多通俗讀物，將宗教信仰與核子物理學聯繫起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據評論家說，比英國人琴斯①的天文學作品造詣更深——在他的這本書中，計算星球數目的問題與另一個同樣性質的謎語相提並論，那謎語是：世界上究竟有多少電子？

他於是用一個最扑朔迷离的學說將這兩個問題聯繫在一起。假設……假設所有的星體，包括那個賦予地球以熱量的太陽在內，實際上只是些無限小的電子存在於另一無限大的世界之中，那無限大的世界乃是萬能的上帝親自管轄的領域，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它大得足以使“統治者”把我們整個的太陽系放在“他的一個顯微鏡下”觀察！（在這位教授的書中，“顯微鏡”一詞的頭一字母是用大寫的，以便與全書的虔誠語氣相統一。）

自然，有識之士聽了一定會覺得好笑。作者却婉言責備那些懷疑者：

“這一學說果真是那麼荒謬透頂嗎？那麼用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比喻吧。想象一個土人裸體蹲在蒸籠似的热帶丛林里，心滿意足地計算他辛辛苦苦從橡樹上採集來的滿滿一大桶橡膠。你要是想形容給他聽我們怎樣在美國制成了數以億萬計的橡膠輪胎，怎樣裝在汽車上行駛，怎樣磨損；他聽了會相信才怪

① 琴斯(James Hopwood Jeans, 1877—1946)：英國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作家，寫有許多關於天文學方面的通俗讀物。

呢！說實話，我們神奇的汽車文明，我們這個宏偉的美國世界的一切，在那個叢林里的可憐蟲看來，簡直是神話，是他們吸了鴉片烟後才能幻想到的東西。因此，我們聰明的讀者也不要排斥這一科學概念：我們的小世界之外確實另外存在一個‘世界’，我們美國的崇高‘命運’也不過是那無窮盡的‘命運’的一部分。”

波拉德和那位銀行家津津有味地討論着這個精神世界的問題。但是那工程師却認為用石油工業作例子要比橡膠工業妥當得多。

波拉德暗自好笑。遺憾的是他不能對這些同行的旅客暢所欲言。他認為這樣的討論未免有點狹隘。他很想跟他們談談契斯特·李·諾勒斯和牆壁上的那幅大地圖。

在這樣一個夜晚，乘着美國天才所發明的溫暖的、隆隆震响的、奇蹟也似的工具在滿天星斗的空中疾馳，那情景，當然不難在人的內心最深处引起最神聖的思想！話說回來，象他這樣一個人，曾經拜訪過接近白宮人士，還親眼看見他那麼謙虛地起身用木棒指出地圖上那個神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象他這樣一個人，儘管那教授異想天開地刻畫了一個真正上帝的形象，說“他”能象我們研究電子一樣研究太陽系，他也不會不相信的！

四角一磅。市場價格之外的一筆補貼。四角。乘以每分鐘的產量。乘以人數。乘以小時。乘以日數，周數，月數，年數……乘以億兆的天文數字……

想想看，波拉德初次接管深岩的時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勉勉強強將鎳的價格提高了二分，便認為是了不起的成績了！

那位哈佛大學教授不愧是個富於想象力的學者，給美國以

忠告，提醒聰明的讀者，在美國這樣的國土篤信上帝仍然可以產生真正的奇蹟！美國被稱為“上帝的國家”不是沒有緣故的！

波拉德微笑着聽銀行家和工程師談話。他們又在討論另一個問題了。哪一個數字最大，是宇宙中星球的數字呢，還是我們的世界裡電子的數字？

那位物理學教授認為這兩個數字永遠是未知數。它們是，他在書中寫道，“隱藏在上帝的賬簿中的秘密數字，非凡人所能洞察。”他還提出一些數學方程式（這些方程式據工程師說是極端複雜的）來證明這兩個數字是自然界仅有的最大數字，非人類頭腦所能理解。

這確是一個最有趣的觀念。

* * *

波拉德靠在鋪着坐墊的椅中，轉頭望着外面的天空。天空萬里無雲。飛機飛得很高。上面是無窮無盡的蒼穹，不是漆黑一片，而是銀光燦爛，是那稱為“銀河”的滔滔星河所泛起的光輝。

就是想想星星的數目和電子的數目，也叫人多么疲倦啊。

波拉德睡着了。

不久工程師和銀行家也睡着了。

難道沒有一個人對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提出疑問嗎？在所有讀過他這本暢銷書的千千萬萬有頭腦的美國人之中，難道沒有一個人反對這種只有兩個數字無法計算的學說嗎？

還有第三個數字也同樣不是人類頭腦所能掌握的呢。

那是眼淚。

曾經有誰胆敢計算母親、寡婦和孤兒們所流下的眼淚？

這才是個了不起的數目！人類的頭腦，一切人情人性，每一

个活人的灵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忍受这种恐怖的计算！

依然是櫻桃花开时节，一九五〇年。今天晚上，在地图上那个曾被契斯特·李·諾勒斯的魔杖触及的地方，几百万个母亲还安安静静地在几百万个孩子的身旁呢。

无辜的人们，注定要死的人们，你们含笑睡吧！母亲们，赶快尽情地吻吧，因为你们的婴儿已经浩劫临头，还有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你们的丈夫、你们的祖父母也一样！就在今天晚上，满载着地狱烈火的舰队已向你们的海岸出发，轰炸机群正在集中，你们每一平方哩的土地已在计划中详细规定要化为焦土，因为你们已选定要在“美国命运”的祭坛上呼号着牺牲！

眼泪？但什么是眼泪？

在五角大楼的档案里是找不到这一个项目的。

奇怪的是，美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的天才都没有在这问题上找出答案。然而更加奇怪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能发现那最后的秘密，找出那价值连城的公式，即是用四角美金一磅的统购补贴来计算一万英里外死去的母亲烧焦了的皮肤上每一滴干涸的眼泪的方程式，放到华盛顿那张办公桌上。

第二十五章

在这凉快的五月之夜，台夫·纳尔逊从北方长途旅行到深岩，在长时间的行車中，他一直在玩赏那弯象精致的銀耳环那样高悬在夜空中的纖細新月。汽車駛近城市的时候，公路驟然轉弯东去。于是他不再看到新月，他面前黑色的山頂上，只有那三根冒着火光的制炼厂大烟囱在閃閃放光。

正当烟囱里的烟起着变化的时候，台夫的眼光恰好落在那根最新、最高的烟囱上。

他从未見過这样的事。在一道道探照灯光照射着的靛青天空里，見慣了的輕烟本来象淡黃的緞带一样从制炼厂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薄得簡直象雾一般。但台夫正望着的时候，突然看見一股紅得发黑的濃烟从那根最高的烟囱里冒出来。由于那烟囱高得厉害，尺寸又大，那陣烟云涌出来时显得极慢，而且愈升愈高，最后它的最高部分終于消失在探照灯光所不及的黑暗中了。

台夫本能地踩动加速器。那辆巨型的利奥車立刻往前疾馳，它的排气管发出的吼声震得山岩齐鳴。

难道制炼厂发生了爆炸？

等到台夫移动排档駛上深岩前面最后的一段长坡时，他才敢断定沒有发生什么禍事。那陣奇异的烟云已經消散了。原先那股袅袅上升的輕烟已經不見，烟囱里冒出来的却是一大片羽毛也似的体积更大、顏色更深的濃烟。現在唯一合乎邏輯的解

釋是，剛才又有一組熄火已久的熔爐重新投入生產了。

但甚至這樣的解釋似乎也不合情理。剛在一周前台夫還到工會辦公室查問過。逆轉的趨勢還在加劇。自從他離開以後，寰球合金公司至少又解雇了一千多工人。

他不顧車速的限制和交通燈向運輸站疾馳。到了那里等調度員一接過報表，就立刻交班出來。他乘着公共汽車趕到 901 支部的辦事處。

雖然時間已過夜半，這座老建築物里面却依舊燈火通明。

“他們又在招人了，”喬尼·霍克告訴他說。“請坐一坐。對不起，我得趕緊把前版整個刪掉，在天亮以前把這篇新稿送交印刷廠……”

台夫踱到樓下去。隨着每輛公共汽車到達，總有更多的工人涌進來。

“咳，山姆，你聽說精煉廠那里貼出了一張名單嗎？”

“可不是嗎。轉爐上已經雇用六十個工人了。”

“礦井里呢？”

另一個聲音急切地插進來。“對啦！有哪個礦井在招人嗎？我想打電話給我侄兒，他剛在斯凱福德歇工……”

總辦公室的門砰的一下打開了。一個瘦長的漢子滿面笑容地闖了進來。

“誰看見麥克蘭沒有？轉爐上的電氣工。我馬上得找到麥克蘭！全班人員得在早晨回到工作崗位！四十八小時內有六個磨坊要投入生產！”

“貼一張通知到布告牌上去吧。”

這個剛才進來的人借了一支鉛筆匆忙寫了一張字條尋找那電氣工人，但發現大布告牌上早已厚厚地貼滿了類似的通知，不

由得咒罵了一聲。

台夫擠到長櫃台前，終於找到了一個他所認識的工會工作者。

“勃萊爾嗎？我們還沒聽到什麼消息，納爾遜。說實話，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招雇礦井工人的消息。嗯？我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葫蘆里賣的什麼藥。通知從昨天下午開始送來，都是波拉德親筆簽名的……”

台夫離開工會辦公室後，勉勉強強地向他媽媽家裏走去。路上到處有人三三兩兩地聚集在路燈下面和餐館門口，興奮地談論着這個重大的新聞。台夫也參加進去，隨即又轉身離開，向另一個街角走去，自己也深深感覺到心神不定，神經十分緊張。

“我是個鑿岩工，”一個聲音沙啞的波蘭礦工對他說。“我只想當鑿岩工。”

“鑿岩工嗎？哪兒的？”

“勃萊爾。”

“真的嗎！我原是那裏的清岩工，在四二〇〇坑道。”

“回去嗎？你打算回去嗎？”

“我？才不回去呢。不，我已經找到工作了。我在開卡車。不，先生，我再也不回礦井了。”

這個鑿岩工咧嘴朝他笑着。“我可不。我要回去！”

他們走進一家通宵營業的快餐館吃了一客楓糖漿薄餅，交談着關於勃萊爾的掌故——有些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有些則僅僅是歷史傳奇。台夫離開餐館的時候，腦子裏都沒有一絲睡意。

他故意繞着彎路，從曼尼托巴大街後面走一條緊靠着懸崖的、沒有街燈的小路。從這裏望出去，他看得見鐵路停車場，也看

得見停車場后面的磨坊。只見烟景里輝映着无数灯火。

晚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一声声火車汽笛。引擎的鳴声傳遍全鎮，象号角一样响亮。

台夫大声問，“这是什么？”

他把脚后跟一跺，踩熄了烟头，嘴里悄沒声儿咕囔着，仿佛夜已經回答了他的問話似的。“我决不回去！我干嗎要回去呢。”

他的名字仍然登記在名册上。說不定他到家的時候，他母亲拿了一張矿里送来的通知正坐在那里等他呢？

他突然想再看看月亮，那个悬挂在春天夜空中的小裝飾，那弯曾在寂寞的旅途中与他作伴的新月，曾引起他多少愉快的遐思啊。

現在呢，月色已經西沉，离他远远的了。

它已經高居在制煉厂的鑛烟汇成的天衢上。濃烟象一件尸衣紧紧裹住了它，使它周圍蒙上一个血也似的鮮紅烟圈，閃閃发出慘白的微光。它就这样照耀着，离地面很近，很象是垂死的五月之夜的胸膛里一道致命的創伤。

*

*

*

其实崩梯段里并没有什么可以吹噓的东西。最初你有一种发燒的感觉。身上也好象长了一层厚厚的、沒有感觉的茧皮。有一个时期，你由于两眼发花，陣陣刺痛，心中会起一种莫名的恐怖。但是过了一两个星期，你开始在半小时的休息時間內吃得下一点午飯，在整个下半天的工作時間中食物也不再象一块又硬又冷的石头一样压在你的肚子里了。

报酬是一等的。台夫在勃莱尔的新崩梯段里第一次拿到的工錢要比他当卡車司機的工錢高百分之四十，他見伊兰为他的双手担心，只一笑置之。

“我們全都这样，”他安她的心說。“过几天我的手就不会发抖了。对这样的新設備我还不怎么习惯呢。”

崩梯段与普通的正方形爆破采矿大不相同。那里的凿岩工用威力极大的新式钻机操作，有些钻机是装有炭化物风扇的风钻，能深入岩层七十五呎，这些凿岩工倒不是完全活埋在岩层里了，他們只要想吸口新鲜空气，就随时可以把头探出凿岩平巷来——只是那送入崩梯段的空气又冷又湿，带着恶臭。

崩梯段是什么呢？是个从坚硬的岩石上炸出来的洞室。形状有点象升降井，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体积相当于二十多个大曲棍球場叠在一起，是个从黑色石头上开凿出来的、在不断扩大的巨穴。

台夫在一家啤酒酒店冷飲室里碰見丹尼斯·兰琪文的时候，对方在勃莱尔的新崩梯段下面已工作十天了。

“你！丹尼斯！你不是老劝別人不要去那里嗎！”

丹尼斯既不想說服他，也不想給他釘子碰。“我进崩梯段去，是因为情况已很清楚，公司正在大力推行这一采矿方式。这正是酝酿大規模斗争的地方呢，老弟。”

“他們对你的年龄有什么意見？”

“他們需要好凿岩工。”

“清岩工呢？”

丹尼斯吐掉了口中快完的烟头，接过台夫烟盒里的一支烟。“考虑这个問題了？你那开卡車的工作呢？”

“他們在招清岩工嗎？”

一个难以捉摸的淡薄笑容在兰琪文的一个嘴角上浮現了一下。“別急于报名，先去見識一下再說。那清岩机……比我們过去在正方形爆破的梯段里用的那种要大得多呢。”

“有多大？”

“高到你的胸口。电动的。”

“应该比压缩空气的好使吧。”

丹尼斯叹了口气。“呃，你要是想去看一下，明天早上就跟我一同去吧。我们希望你去，台夫，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工作有困难呢。”

就在这一周的星期六晚上，台夫把他的矿工新装拿给迈克和乔埃看了，星期一早晨，他便乘了罐笼下一座新矿井了……

他的清岩机是崭新的，发热以后甚至还闻得出油漆气味。一百二十匹马力的电动机带动一道与台夫齐胸高的钢缆。马达前面装着一块巨大的防护钢板，钢缆穿过钢板通进一条大得足以容纳一列火车的隧道，即清岩机平巷。隧道的另一头也有一个穹窿筒。凿岩器便在这两个穹窿筒之间曳引，它的大小几乎相当于一辆扫雪机，结实得象一辆坦克。

正好在台夫前面，也就是在防护板前面，有一个张着大口的洞穴。台夫用凿岩器把碎矿石拉出清岩坑道，投进了这个洞口。岩石从那里隆隆滚下，滚进底下的溜道，又顺着溜道泻入一节节的车皮。

台夫干了好几班的活，才弄清楚全部的操作过程……

整整一个星期，在台夫的平巷上面的高处，凿岩工沿着高大广阔的崩梯段四壁同时在许多坑道里工作，把岩壁凿得象蜂巢一样全是炮眼，排列的款式完全同小梯段中一样精确。但是这些炮眼却深入岩石五十甚至七十五呎。好几百个这样的炮眼都装满了炸药。直到每个人都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大规模爆破才开始。

丹尼斯从饭盒里拿出一张揩嘴纸，在上面画了个图样。“爆

破后，崩梯段的四壁都削去了一层皮。”

“唔，可是岩石到哪里去了呢？”

“掉下去了！”

“呃？一直落到我这儿？”

“一次爆破，就炸下一亿磅，有时一亿二千万磅矿石。”

“你在开玩笑！”

“你不相信？工程师正在想方设法，要提高到一亿五千万磅呢。”

“可是瞧……在我的清岩机和一亿磅矿石之间隔着什么？它怎样落到我的平巷里来？”

“简单得很。矿石都堆积在崩梯段的底部，懂吗？底堆得很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坍下来压在任何一个清岩工头上！再说岩石也都碎成了小块，那是由于爆炸和高处坠下来的缘故。他们在崩梯段的底部开了好些漏斗状的洞——他们称作箱孔。这些箱孔一直通到你的坑道。岩石从箱孔中滚下，你用清岩机把它拉出来。”

“一亿磅！”

台夫跟他的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第一次在崩梯段的清岩机上整整上完一天班后，就看出这工作不是玩的。

一个有经验的深岩矿工只消上一次班，就会赞叹这一新操作法的惊人效率。在老式的方梯段里，矿工们必须爬进人行道等待爆破。爆破后，按照规定，还得浪费更多的时间等待爆炸中产生出来的毒气消散。此外，架支柱也占去了不少时间。

在崩梯段里，凿岩工只顾凿岩。这一班下来，另一班接上去。一个长洞刚凿完，另一个马上就开始了。在崩梯段峒室无穷大的岩壁上，到处有凿岩工在不停地工作。爆破在周末进行，中

間沒有一個小時浪費。

至于清岩工，他們要清理的不再是一小堆碎石，而是几亿磅的矿石象山崩似的沒完沒結地从箱孔里向他們泻下来。把清岩平巷填得滿滿的，随时有阻塞之虞。

“让你的鏟岩器每次装五千磅矿石，”梯段长輕描淡写地說，“你就能把下面的車皮装得滿滿的。”

台夫在开始上班的头几天里，总是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操纵杆。初看上去，那工作真象是普通壮工做的，只是一推一拉，一推一拉，全部重活都由巨大的电动机来完成，然而真正干起来，这工作实在要比在公路上駕駛一輛卡車困难得多。把清岩机犁状的利爪插入五千磅岩石中，把全数岩石牢牢抓住，从隧道里拉出来送到溜道边缘……这工作可比按按电鈕复杂多了！

在台夫头上高处工作的是凿岩工。过去在老式的梯段里，鬧声已够厉害的了。然而現在却是五十架大型凿岩机在空洞寬广的崩梯段里齐鳴，那吼声足以使坚硬的大地痛苦得翻騰起来！

与这同时，峒室底下有千百万磅已炸下的岩石在緩緩地往下滾，仿佛是一群洪荒时代的巨兽在不断地磨牙。

此外还有那清岩机！台夫举臂将操纵杆猛力一推，馬达就吼叫起来，粗大的鋼纜凶神恶煞般跳动起来，清岩机的鏟刀就以雷霆万鈞之势怒吼着将它的鋼齿插入黑色的鑛矿石中。

在开头几天上班的时候，台夫常常嘻开了嘴为自己的疲勞感到好笑。

凿岩工有什么值得驕傲的？这个洞和那个洞彼此相象。还有在下面的平巷里工作的人，那些管理滿載矿石的列車的鐵路人員，那些操纵倒矿場、压碎机和卷揚机的人員，他們又有什么重要可言呢？不管他們也好，凿岩工也好，要是沒有清岩工，他

們的工作怎样进行呢！

台夫告訴迈克和乔埃說：“只要我的清岩机拉那么三四趟，又是滿滿一罐籠的矿石要往上运了。在老式梯段里，十几个人也干不了那么多活儿！”

孩子們也会摸摸他身上的肌肉。

正如他对伊兰說过的一样，不久他的双手就不发抖了。但是，他那种与坚硬的岩石作战的矿工自豪感也慢慢消失了。

一天中午，他爬到下面鐵路人員和倒矿場人員吃飯的“飯厅”里，恰好遇見了尼克·安托希金。

他們打开飯盒吃起来，台夫往四下里望望，說道：“这里的人不多，是不是？現在不需要很多人了。”

尼克那双睜得很大的藍眼睛似乎睜得更大了，仿佛在細細打量台夫皺眉蹙額的面容似的。

“我在倒矿場工作，”他說。“容量准有老矿井倒矿場的十倍呢。”

“我采掘出的矿石也比过去增加了十倍，毫不費力，”台夫說。

他的背、在屁股周圍那一带很痛，双肩发痠，双手虽不再发抖了，但夜里往往把他痛醒，他的两拳紧握着，好象还在清岩机操纵杆上一般。

“你知道嗎？”他問尼克，臉上露出狡黠的笑容。“那个混賬的梯段长对我說，‘納尔逊，你注意到沒有，在崩梯段里衣服不象在老式梯段里那么容易脏？’”

“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說，‘你看怎样……我只穿一套工装褲在这儿整整工作一个星期！’”

“也許我們應該要求一点休息時間來熨一下我們的褲子，
嗯？”

他倆站起身來，一齊笑着，不是輕鬆愉快地，而是勉勉強強地，各人都在琢磨對方的眼色。

* * *

星期日早晨。

在安娜·納爾遜公寓的樓下，門窗都打開了。六月的和風一陣陣從山上吹來。

台夫懶洋洋地躺在窗邊他所喜愛的木板扶手椅中曬太陽。他心不在焉地玩弄着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睡衣上的流蘇，轉過去用鼻子吸着撲面的清風。

他母親坐在收音機旁。她的椅子周圍放着一大堆破舊的被單。她那生滿老茧的粗大手指靈巧異常，只見針綫在補丁四周忽上忽下地飛舞。

收音機里的音樂聲漸漸消逝。揚聲器里傳來了星期日早晨聯播節目廣播員的沉着聲音。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我們打斷了這個節目，向你們播送一個從我們紐約廣播室來的特別新聞……”

收音機里噼噼啪啪響起一連串刺耳的雜音。接着一個斷斷續續的急促聲音傳達警報。

“今天早晨四點鐘，遙遠的朝鮮國土上，在大雨沖洗過的叢山峻嶺之間，海、陸、空三路，震動世界的全面戰爭爆發了！重型坦克在滾滾前進。死神的翅膀遮住了天空。炮彈在灘頭呼嘯。戰爭！”

“杜魯門總統已經回到華盛頓。艾奇遜和將軍們開了數小時的緊急會議。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召開了特別會議。麥克阿瑟

从东京送来报告，说美国战斗机已飞临北朝鲜上空，大队舰只已赶去援助李承晚……”

广播突然而来，也突然结束。安娜·纳尔逊把收音机关上了。

“台夫。朝鲜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作答，安娜忽然想起一桩心事，这类乱七八糟的心事最近常在她心头盘桓。

她噘起了嘴，暗自忖道：“他体重减轻了。我一定得多注意他的饮食。他的面孔越来越干瘪，瞧瞧他两边的颧骨！他在两头点蜡烛烧呢……”

她侧耳倾听着他奔上楼去，在房间里吱嘎作响的地板上走动，换出门的衣服。他下楼的时候，她正好站在大门口挡住去路，他不得不停住脚步。

“台夫。怎么回事？”

恐惧在他脸上留下死灰色的苍白痕迹。一阵怜惜之感突然在安娜心头涌起，象块疙瘩一样梗在她胸口。她从门槛上后退一步，怯生生地摸着他的臂膀。

“台夫！你上哪儿去？”

他刚奔下阶沿石走到人行道上，门厅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是伊兰打来的。

“安娜，你听到消息了没有？不，我一点也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要召开一次和平大会的紧急会议。两点钟，在我家里开。你能来吗？”

“一定来。”

“好，那么……”

“伊兰，台夫刚出去。”

“上哪儿去？真糟糕，孩子們剛离开这儿上你們家呢。”

他們在悬崖边的路上相遇。两个孩子听到战争的消息很是兴奋，有一肚子的話要問，可是一看見台夫的臉色，就不吭声了。

他領着他們回头向阿尔多那街走去。登上他們屋后的陡削山坡。到了靠近山頂的一块平地上，三个人都在温暖的阳光下坐下来。

台夫安安静静地说：“就坐在这儿吧，你們媽媽看見我們在这儿，就不会惦记我們上哪儿去了。”

他点起一支烟。乔埃接过火柴，小心地在一小块岩石下熄灭了。迈克望了望台夫的臉，就瞪着两眼向山下那些街道呆望，静静等待着。

“他們又发动了另一次战争……”

伊兰不时走到厨房窗口看他們。她紧皺着双眉向山坡仰望，看見两个孩子一边一个，一动不动地坐在台夫两旁。他背朝着屋子。伊兰只看到台夫讲话时两臂在不断摆动，时而慢騰騰地作着很大的手势，时而握紧拳头，狠狠地在空中揮着。

*

*

*

高高的风扇将七月午后的炎热空气吹进更衣室，化成一陣陣潮湿的、带着臭气的风。五十来个矿工已将工作服甩到吊鈎上，三三两两在淋浴間門口流連。

他們穿衣服的动作慢得出奇。有些人虽該离去，却点起了第二支烟。另有些人出神地系着鞋带。还有少数几个人在仔細地刷着上街时穿的褲子。

大家很少說話。門上的大电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过去，盯着它看的眼睛越多，它好象走得越慢。

最后，远处一扇門砰的一响。混凝土的門厅上頓时响起一

陣沉重的靴子奔跑聲。更衣室里每個人都急急向門口趕去……

“三個！”

“一個是堂·莫里斯。他依舊……他依舊……”

站在門口，面對着擠作一團沉默不語的礦工的，是奧里·肖契克和台夫·納爾遜。他們身上依舊穿着工作服。兩個人的臉都污穢不堪，幾乎連面貌都辨認不出來了。他們跑得氣都喘不過來。奧里摩擦着那雙短指頭的大手，仿佛被凍傷了似的。

“給我支煙，”台夫說。

十來包煙一齊塞到他手里。他把煙放到唇間，只見那支煙抖得象風中的羽毛。有人划了根火柴，台夫就深深地、顛巍巍地抽了一口。

不多一會兒他開口說話了。

“是在那個新礦井里，不錯。離地面約莫八百呎，他們就在那兒的坑道里爆破。在豎坑上工作的一共十二個人。他們上來點了炮，一切正常。距離下班沒有多久時間了。可是他們還想下去干一個小時活兒。時間剩下不多了。因此他們下去的速度極快，明白不？”

“還弥漫着硝煙呢，”奧里說。

台夫期待地望着他。但是奧里掉過頭去，搓着雙手。

“這兒熱得很，”台夫說着，壓低了聲音，兩眼望着地下。

“說下去！告訴我們！”

“啊，當然，我來告訴你們。豎坑里還弥漫着爆破時的硝煙，明白不？他們本應該慢慢地下去，並且先下去一兩個人試一試，可是他們却全班人都下去了，而且速度很快。他們是為了超額獎金。”

“說得對，”肖契克說着，突然神經質地一笑，露出雪白的牙

齿。“他們是为了超额奖金。关键就在这里。”

“奥里說得对。烟还没有散。本来不应该下去。那提升机还是干活用的。即使在沒有烟的竖坑里，載十二个人也太多了。可是他們都要赶回工作面去，想在这一班多干些活儿。”

台夫抬起头来，望着一張張的臉，改成一种祈求的口气。

“也許他們在接近工作面的时候会放慢速度。可是事故不是发生在下面。是在离地面大約五百呎的坑道那里。爆破时松了一根支柱，明白不？它突了出来。只要突出一两吋就成了！这根支柱碰着了提升机一边的橫木。把提升机在竖坑上撞了一下。他們都重叠着滾向那一边。是做篷的提升机。死了三个。其余的都在医院里。我們沒看見他們全体。有几个受的伤不重。至少据那些看到他們的人說是这样。”

奥里用裸露的前臂拭了下額角上的汗水，同时也就揩干净了一部分面頰，这一来，就显出了臉上东一块西一块小小的青紫伤痕，斑斑点点的象墨水迹一样。

“堂想跟台夫讲话，”他說。“他一知道台夫在那里就一直想跟他讲话。”

有人气忿忿地嚷：“他們为什么不送他到医院去！”

“他們沒有办法，”奥里說。“他們沒法抬他走。他是最后一个救出竖坑的。”

“他們既能救他出来，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

奥里挤出圍成一圈的人群奔进淋浴室去。他那激烈的嘔吐声听得那些矿工不寒而栗。

“伤在头部，”台夫說。“我在法国看見过一个人压在彈药車底下，那情形跟他一模一样。只是他已經死了。有一个救护員始終說莫里斯已經死了。可是他沒有死。他的眼睛在动。他甚

至說了話。”

有个人問：“他認出你沒有？”

“他怎麼認得出？”台夫說。他突然背靠着牆，仿佛這一群工作伙伴在威脅他似的。

“可是奧里說他想跟你講話。他干嗎要跟你講話呢？”

“我跟他比較熟！過去跟他一起干過活！我在吉瓦尼斯俱樂部玩曲棍球的時候，他也在那裡捧角！”

有一個礦工拍拍台夫的胳膊，安安靜靜地說：“算了。算了，納爾遜。不要緊張，想開點兒。”

“我要跟他講話來着！”台夫說。“他們不讓我講。他們干嗎不讓我講呢？也許他有話要跟我說！”

人群里有人用一種响亮而威嚴的聲音說：“不，他大概已失去了知覺，只是他的大腦在自動地工作。我曾在書上看到過。他的大腦聽見有人叫你的名字，內部就起了一種刺激或者類似刺激的作用。”

台夫轉開身去。

“你都看得見他的大腦。老天爺！他的大腦就在那兒呢。他們在地板上把他的外衣翻到肩膀上面，只見他的大腦……”

* * *

星期五早晨，幾小時之內，傳單就傳遍了整個地區——不僅在中央磨場和制煉廠，在精煉廠和主要的地下開掘所，而且還一直傳到較偏遠的礦井。

就連 901 支部，雖然它的組織工作做得那樣好，也很难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驚人的成績，將傳單傳得那麼廣。此外，工會差不多從來不在周末散發傳單，任何迫切問題只讓礦工們在家中討論，而不是在開掘所里共同討論。

虽然如此，虽然傳单的散发显然得到了公司方面的协助，但大多数工人仍然把它当作一般傳单接受了。及至看到了后面的大字署名，他們的疑团都在惊奇中消失了。那署名是：“克拉德·梅叟，美国金属厂矿联合工会加拿大分会理事。”

自从在战争年代中工会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厂矿总工会在深岩威望极高，沒有任何力量敢与它抗衡。梅叟的傳单并不宣傳什么反对意見。他并不張牙舞爪。他直截了当宣布了全面战争。

“在年底以前，深岩的工人将要成立一个真正的工会。一个美洲大陆上最大、最完美、最有力量的工会的支部！”

說完这番使某些讀者心惊、使所有讀者失色的話以后，傳单就把它的宣傳大炮对准了矿工們領的工資。

“問問你們自己，901 支部为什么要提出所謂‘提高生产率’的虛伪問題？你們問問自己，难道新的采矿法真是個威胁？还是你們那些居心叵測的领导人存心破坏生产，借以幫助民主的敌人？問問你們自己，問問你們的妻子，这一群生活好、薪水大的工会老爷是不是有权剝夺深岩广大工人群众的高工資，規定只有通过超额奖金的生产制度才能取得較高的工資！”

勃萊尔新崩梯段里那些最积极的工会會員都一个个赶到丹尼斯·兰琪文的平巷里。

台夫·納尔逊是头一批到的。他发现那些与兰琪文商量的人沒有一个显出惶惑不安或者有分歧意見，不覺舒了一口气。

兰琪文站在靠近餐室的一个寬敞的、点了灯的平巷里，双臂交叉在胸前，衬衫撕裂的地方裸露出一只跟岩石一样黑的肩膀。

“你讀到了嗎？”他問安托希金。

“問題很严重，”尼克說。“这是个大規模进攻，丹尼斯·金

属厂矿联合工会是个不能輕視的力量。”

“将是場最艰巨的斗争，”肖契克說。

兰琪文把交叉着的双臂松开，从裤袋里掏出一張傳单拿在手里揮舞着。

“梅叟兄給我們送来了一个有价值的文件。你們仔細讀了沒有？你們可曾注意到他所呼吁的是什么？‘参加基层委员会’，他說。这便是他的战略。这就是他的行动方針！”

“他打响了头一炮，”台夫說。“今天晚上全鎮的人都会看着他的傳单呢。”

“我提醒你一句話。这是从内部破坏工会，是不是？内战。嗯，要打内战，可別想在不得民心的領土上行动！”

他們都带着不解的神气望他看。

“901支部拥有基层群众，”兰琪文說。“这是一个基层群众的工会。那个混賬的美国工会却完全掌握在一些投机分子手里！你們难道以为克拉德·梅叟能把金属厂矿联合工会銷售給深岩矿工？”

“他会試一下的。”

“可是这里是矿工的領土！”

这一小群人散开的时候，虽沒有露出笑容或发出笑声，但每个人已将兰琪文在他們脑中燃起的真理火花帶回到他們的平巷里去了。

出人意外，这一真理很快得到了証实。誰也不知道这个綽号是怎么起来的。那天晚上在各更衣室里，一班接着一班，这綽号已在人人的口中傳誦了……

在深岩的开掘所里，由于矿石中含有一种硫化銅与硫化鎳的特殊混合物——也可能如某些医学权威所說，含有某种稀有

金屬——每一梯段里都有些人患着一种特別討厭的皮膚病。皮膚上发出了一顆顆的疹子，既發痒，又刺痛。它可能穩定在一塊地方，也可能長到腿上、胳膊上、胸上、脖子上、臉上，甚至蔓延到最隱僻的所在。患處的皮膚越是嬌嫩，病情也就越重。這種令人發瘋的惡疾在礦工們中間只簡單地稱作“鏹瘡”。

誰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個礦工發明這個詞兒并把它應用到克拉德·梅叟獨創的那個御用工會的基層委員會上去的。但他所選用的字眼流傳了開去。從第一天起，那些擁護美國金屬廠礦聯合工會的人在深岩都被稱為“鏹瘡鬼”了。

* * *

在有冷氣設備的涼爽播音室里，克拉德·梅叟發福的身體舒舒服服地安坐在播音器桌前的椅子上。他把雪茄攔在一旁，攤開了整齊的打字演講稿。

稿紙的一角，在一隻夾子下面，有一張小小的手寫便條：“講給他們聽吧，親愛的！”

梅叟把便條揉成一團，抬頭望了望從控制室的厚玻璃窗外看他的廣播員和一些電台工程人員，心中暗自好笑。他看出他們正瞪眼瞅着他的“杜魯門襯衫”，這是種敞領、短袖、弗羅里達式的襯衫，印着耀眼的綠色、藍色和橘黃色花樣，由於美國總統的提倡，近來在美國風行一時。

梅叟早就放棄那種穿白襯衫打領帶的保守打扮了。運動衫、褶褲、涼鞋，這種服裝才配得上他新近獲得的“行動自由”。何況他最近著實攢了幾個錢，添置這樣的行頭也很方便。

小紅燈亮了。廣播員舉起一個指頭提請他注意。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本周全國聯播站的‘名人時事述評’從深岩播送，我們特請當地一位政治界與工業界的著名人士克

拉德·梅叟先生讲一讲平民合作联盟对当前时局的一些意見。梅叟先生……”

梅叟把两只胳膊張得很大，双手撐在桌沿上，俯身到播音器前“讲給他們听”了。

他讲的題目是朝鮮。第一个挨他揍的是——報紙！

从六月二十五晚开始，加拿大報紙上就連篇累牘地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宣傳，这样做难道还有錯？啊！原来在后面几版偶尔刊登的一些評論、社論或讀者来信中，加拿大讀者也一鱗半爪地窺測到一些事实真相。加深了他們对朝鮮問題早已产生的疑竇，那一場杜魯門已經发动了的战争为什么要由联合国奇怪地匆匆宣战呢……加拿大報紙从字里行間泄露了几縷微弱的真理光芒。千百万加拿大人已經发觉华盛顿的报导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怪不得，”克拉德·梅叟对听众們大发雷霆說，“怪不得美国輿論对加拿大不愿支持保卫民主的事业感到震惊！这真是对我们傳統的新聞自由的嘲笑，某些報紙竟然认为有必要刊载这种可耻的莫斯科宣傳！”

讲到这里，梅叟的演讲稿上出現了紅鉛筆字：“这儿讲得委婉些！”

他的声音柔和了，嗓子也放低下来。

“在这情况下，能听到平民合作联盟不顾一小撮亲共的反对派的叫囂，作出坚决果敢的決議，岂不令人欢欣鼓舞？”

梅叟使出了他全副的演讲本領，把这些決議案背誦了一遍。虽然他不是代表，不曾出席大会，但領導机构草草通过的那些政策却标志了他自己的观点的胜利。那些反对工农的大政党直到現在还躲躲閃閃不敢做的事——公开承认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是

文明的“救主”——現在却由平民合作聯盟的上层集团毫无保留地向全国人民公开提出了。

克拉德·梅叟揚揚得意地引了這一小撮平民合作聯盟國會議員的話：“我們必須支持那些支持我們的人——即使有時得與異國人并肩作戰也在所不惜！”

加拿大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袖就這樣厚顏無恥，把自己廣大的基層群眾丟在腦後，迫不及待地來援救美帝國主義搖搖欲墜的旗幟，呼吁加拿大青年來“保衛民主世界的珍貴自由”。李承晚施用絞架和麥克阿瑟拋擲凝固汽油彈的自由！

“那位年高德劭的基督徒政治家，李博士……那位英勇的美國戰士，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梅叟一觸及這項政策怎樣遭到普遍反對，他的感情立刻激動起來。他隱瞞了六七個前國會議員恨恨地脫離平民合作聯盟的事實。他甚至不提輿論已促使這個政黨在好幾個省份內發生重大分裂。相反地，他只單單挑出了克萊拉·喬頓太太，深岩的基層代表，她曾經在大會上掀起一場風波，嚴詞宣稱自己在上次選舉中投票反對梅叟，一再指出她深信他的失敗委實咎有應得，為的是，他在鼓吹戰爭。

“我們給這個誤入歧途的女人以什麼答復？開除！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平民合作聯盟的加拿大愛國人士已經給這裡一切有傳統的老政黨上了極其生動的一課，在忠誠問題上作了示范！”

最後三分鐘的演講梅叟完全花在深岩和901支部上。從麥克阿瑟到蔣介石，他向一切權威人士乞告，要求竭盡全力來粉碎他所謂的“披著工會首領外衣、賣國求榮的奸細”。

他從涼爽的建築物里出來，外面是悶熱的七月之夜。他滿

头大汗，匆匆爬进紫藤色克利斯勒篷車，在駛回楓叶街总部以前，先驅車穿过市中心兜了个小圈子。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門口等着。

“讲得真好，梅叟先生。”

“謝謝你，兄弟。謝謝你，我的朋友。进来吧，諸位！这就是你們自己的办事处！”

一进门，阿尔·夏弗莱赶忙奔到柜台边。他現在已是一个薪俸优厚的金属厂矿联合会干部，身上穿的那件“杜魯門衬衫”甚至比他上司的还要花梢。

“瞧这个，克拉德！最高纪录的一天……”

那份打字的报告上写着那天有四十七个矿工签名参加了御用工会。

“妙极了。加油干吧！明天見，阿尔。”

梅叟和这个讲一句話，和那个握一下手，朝每一个人微笑着，两脚却不停地往里走，上了楼梯，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

“嘿！天真热。道布莱小姐，喝一杯怎样？”

这位秘书是高价从紐約进口的行政助手，身段活象罗克西的歌女，眼睛象五馬路上的玻璃橱窗一样沒有表情，她熟练地調配了一大杯冰可口可乐甜酒。

“梅叟先生，那份关于会员情况的报告，您能不能签个字，好让我寄到紐約去？”

梅叟欣然签了名。

道布莱小姐递給他一大張报纸。他揮手叫她拿开。

“啊，不。今晚不看了……留着明天看吧！”

秘书只是微笑着，打开报纸，弯下腰来朝她的东家霎霎眼。

“航空挂号，傍晚剛到。是梅叟太太寄来的！瞧吧！”

《紐約時報》。社交新聞版。卡米拉的一張神氣十足的照片！

“在朗格萊遊園會上，一位光艷照人的加拿大貴賓，卡米拉·梅叟夫人。”

妙嘞！

道布萊小姐用染成紫紅色的指甲指點出那些最有意思的細節：描寫卡米拉的服裝和鞋子的文字，社交新聞記者為她費的筆墨要比為法國政府勞工代表的妻子，那位時髦的賈克琳·巴拉德多得多，而最妙的是……

“梅叟夫人一早就和萊夫頓夫婦同往機場動身飛往渥太華，萊夫頓先生是到加拿大首都的美國大使館赴任的。”

克拉德·梅叟將可口可樂甜酒一飲而盡，吩咐道布萊小姐再調兩杯，以便共同慶祝卡米拉的這次小小勝利。想一想！等到克拉德應召去渥太華參加討論華盛頓安排下的新勞工政策的高級會議時，卡米拉早已和那些有關人士交上朋友了。

電話鈴響了。道布萊小姐攔下喝了一半的酒，向外間的辦公室門邊走去，以便打發掉這些深晚還來打擾人的電話。

“我等着你，”梅叟笑着說。“過一會，你要是不介意的話，我還有六七封信要你代勞呢。”

“沒問題！我馬上就回來。”

梅叟往靠背椅上一靠，興沖沖地察看着這間絲絨辦公室。跟他過去一向蟄伏的發霉的斗室倒是有些不同！

競選失敗後，有一段時期克拉德·梅叟的確很不遂心。競選獲勝的自由黨代表蘇立文曾經提出兩三種平常的政府機關差事供他選擇。

“他把你看成什麼人了？”卡米拉當時氣忿地抗議道。

正就是她，在讀完《讀者文摘》上一篇議論工會的文章以後，忽然想起了到美國去試試這一主意。

如今，梅叟含笑瞅着杯中的可口可樂嗤嗤地冒着氣泡，心中不由得回憶起過去不久的往事來……

真是造化弄人，那個長期以來他如此害怕和藐視的世界，那個由污穢、疲憊、汗流浹背、貧困異常的工人所組成的世界，如今却向他提供了他最醉心的遠大前程！

克拉德·梅叟機緣湊巧，到紐約正是時候。幾個月來，已有人向屬於美國勞工聯盟和工業組織會議兩大系統的許多美國大工會接觸，研究有關深岩的情況。不消說，波拉德自然躲在幕後。儘管這樣，每個人都知道，如果能將廠礦總工會的901支部有效地加以破壞，那麼寰球合金公司——不僅是公司本身，還有公司的朋友，那些在華盛頓的有權有勢的人士——一定會感激涕零，不吝重酬的。

然而，把這稱作“破壞”怕是不正確的。這是工業中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美國的那些國際大工會，沒有一個敢抱任何幻想，認為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深岩工會。

“你是加拿大人？”金屬廠礦聯合工會的首腦這樣問梅叟。“你住在深岩？你當過國會議員？還是電台評論員？真他媽的……你一向躲在什麼地方！”

別看他們外表粗魯，人却并不笨。他們用梅叟最愛聽的奉承話來籠絡他——說他有天才，有政治家風度，有為勞動群眾的事業貢獻出一切的一片赤心！

此後，他們便把他列入薪水名冊，送他去重新學習。

在他們的“勞動大學”里，梅叟顯示出是可造之材。他心中仍燃燒着競選失敗後的怒火。那些美國教師把他的這股怨氣引

导入反动的工会主义的逆流中。梅叟贪婪地吸取他这些新老板的“心理学”——这些统治庞大的金属厂矿联合工会机构的工人贵族，和联邦调查局的鹰犬及美国最高法院的黑衣刽子手一样，对他们所侍奉的美国托辣斯都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你不要再去争取选票！”他们提醒这位曩昔的竞选者说。“你不要去请求这些矿工……你要吩咐他们，懂吗？收多少会费？吩咐他们！谁当工会委员？吩咐他们！谁出席大会？吩咐他们！态度要强硬，梅叟……他们爱这一套！”

不久，他脱下保守的加拿大服装，换上“杜鲁门衬衫”。他左手上忽然冒出了一颗金剛钻来。他学会了怎样在公共场所提高嗓门引人注目。不知不觉中他步了那班美国工会老爷的后尘，臭架子十足，行为举止活象好莱坞的影片商，五角大楼的将军，或是发行黄色明信片的布鲁克林出版商。

有一天，梅叟无礼地闖进金属厂矿联合工会总部，拍着国际工会主席的办公桌子，要求每星期多六十元零花钱，他那些老师就看出他可以毕业了。

然而作为理想家、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克拉德·梅叟在哪里呢？

只有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当他独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手中擎着冰凉的高级饮料，耳听着紧闭着的门外嗡嗡的嘈杂语声，这位加拿大地区分会主席还能一时高兴，有心情考虑一下自己的精神价值。

他的青春是不是真正虚度了？他年轻时那种为人类谋求更幸福的世界的梦想难道真的不能实现？不，那个世界已经出现了，现在只差把较落后的国家一个一个加到“四十八州”这个辉煌的总数上去了！一个世界，美国世纪，星条旗飘扬在各个大

陆上！

克拉德·梅叟的薪水一半在深岩支付，另一半以货真价实的美金计算，直接存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就是这个人，过去还会对深岩的矿工讲过——“我相信社会主义，不过还没到时候！”——可是现在呢，他的灵魂早已牢牢地拴在“美国的命运”上了。

他的工作是用谎言、猜疑和憎恨配制一剂毒药，必要时再添上一些响亮的金元，然后把这药物注射进每个容易感染的替死鬼身上去。他没法在广大的深岩矿工身上下手。这一点他很明白。但他要竭力搞得他们全体都神魂不安，让那个在华尔街作祟的鬼魂缠住他们，那就是“和平”的可怕威胁，有“和平”就没有工作，市场瓦解，排队领救济面包，被轰出住房……

“停止！”

梅叟咆哮着向他自己发出这道命令。他这时已喝下了大半杯酒，晃着拳头。他一面用一块小食巾拭手腕，一面咒骂自己神经过度紧张。原来在他妻子寄给他的《纽约时报》上，他一眼看到了一条标题：“据联合国报告，苏联的工业产量迅速增长。”

甚至一看见“苏联”这个字眼就会使梅叟的血压增高。有时，他还动辄肝火上升，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小的字眼竟以惊人的速度越来越多地在各处出现，甚至在最好的美国杂志报刊上，以及在无线电广播中，甚至在教堂里都出现过。

“这倒使我想起来了，”克拉德·梅叟说。

他从椅子上坐起，动笔拟一封重要信稿给深岩教堂总会的主席。

“梅叟先生，你要写的那些信现在就开始好吗？”

他抬头望着他的秘书。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过了漫长而又

辛苦的一天。她的眼睛里好象有种特别表情，她倒是真正能与他心心相印……

他起身站到她的身边。

“到我家去，咱俩一起写吧。”

“你有这意思吗，亲爱的？”

第二十六章

一座小小的厅堂，四壁很高、很污秽——原是大教堂的一种附属建筑物，偶尔有一些不隆重的婚丧典礼在这里举行——屋内弥漫着一股湿气、霉气和假装神圣的虚伪气，使八月午后的闷热空气更加使人难以忍受。

从复着一层烟污的窗中透进来的阳光阴森森的象鬼影一样。屋内的唯一灯光，是主席面前放在那张复着粗呢毡毯的长桌中央的一盏鹅颈灯上照出来的。灯泡放出幽暗的黄光，微弱得与烛光相差无几。

有人在暗中干声大咳着。一张打字稿在主席颤巍巍的长手指中窸窣作响。他默默地看着稿纸，他干痛的嘴边那圈皱纹也就抽搐个不停。

突然他伸长胳膊，从桌子对面把手中的稿纸一扬。他那僵尸般的脸颊上没有一丝血色。但是当他斟酌字句的时候，他那根伸在洁白的教士服硬领外面、长得出奇的脖子虽然皮包骨头，上面的肌肉却在不住颤动。

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只听得他用响得惊人的声音嚷道：“你到底有没有在上帝的屋内讲过这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他面前站着莱克斯·斯凯纳牧师。他面对着桌子，神态自若，双手反剪在背后，双肩抬平，斑白的头微微昂着。

他心不在焉地将一绺复在他前额的头发掠到后面，朝着主席微微笑着。

“我得先讀一下，才能給你回答。”

主席朝着他把稿紙一抖。斯凱納往前迈了一步，接过稿紙。他轉了个身，迎着那道从高高的窗子里照进来的惨淡光綫。

“‘主啊，我們的上帝啊，’”他抑揚頓挫地念道，声音很平靜，然而整个大厅內都可以听到。“‘幫助我們吧，用我們的炮彈把他們的士兵撕成碎片，血肉橫飛。’”

坐在他背後的那些人倒抽了一口冷氣。

“讀吧！”主席嚷道。“哼，尽管讀吧！”

“很好，”斯凱納說。“你大概知道，这是偉大的馬克·吐温多年前写的著名的《战争祈禱》。”

“讀吧！我們往后再决定这些話到底是誰讲的……是馬克·吐温还是萊克斯·斯凱納！”

斯凱納安安靜靜地讀了下去，只有他那抑揚頓挫的語調把馬克·吐温那些話的可怕涵义充分表达出来。

“主啊，幫助我們，用他們爱国者的惨白尸体盖遍他們含笑的田野吧。幫助我們，让伤者在血泊中掙扎，用他們的呼号淹沒枪炮的吼声吧。幫助我們，用烈火焚毀他們簡陋的家园……让他們的孩子在他們荒凉国土上的廢墟中流浪，无家可归……我們愛您，主啊，为了我們的緣故，打消他們的希望，毀坏他們的生命，让泪水澆湿他們的道路，让皚皚的白雪染上他們受傷的脚上流出来的鮮血吧！听取我們的祈禱吧，主啊，贊美与光荣将归于您，从今天直到永远，阿門！”

萊克斯·斯凱納把稿紙放回桌上，坐在主席兩旁的两个教士見了，显然往椅中一縮身。

“你把这篇下流东西讀完了嗎？”

斯凱納点点头。

“萊克斯·斯凱納。你到底有沒有作过这种褻瀆的祈禱，一千九百五十年八月六日，禮拜天，在深岩鎮布道教堂的讲坛上？”

“我作过。”

“你有沒有提到过我的名字，专门引用我前一个禮拜日在新月路教堂亲自奉獻給万能的上帝的一篇禱文，在那篇禱文中，我曾祈求我們的主将他神圣的力量賜給朝鮮戰場上我們正义的盟国军队和保卫基督教及自由的战士？”

斯凱納朝着他的审問者露出一个淡淡的、不可捉摸的笑容。

“我曾向我的会众指出，你的那篇讲道，如同我們后来在报上看到的，与馬克·吐温那篇有名的《战争祈禱》，两者有惊人的近似之处。”

主席举起两条骨瘦如柴的长臂，象演戏似的仰面朝天，双眼紧閉。“听他說的！”

他頓了一頓，翕动双唇暗自禱告着感謝上帝，他这样做倒是有理由的。今天下午一開場兆头很不坏呢。

不但深岩报社派来了三名高級記者和一名摄影記者，連多倫多和蒙特利尔的日报也都派出名記者乘飞机赶来采訪，而且据傳說《时代报》在華盛頓的报社也派了两名匿名的“麦卡錫委员会”^①的通信員前来。

会场后面轰隆一声巨响，原来是一个新来的人，刚从門外的阳光中进来，在半暗半明的屋內絆了一跤。

① “麦卡錫委员会”(McCarthy Committee): 指美国参議院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员会，一种迫害进步势力的特务組織，参議員麦卡錫是該委员会的主席。

每隔一会儿就有更多的人从会场后面推开遮着布帘的弹簧门进来。主席发现了这一点，就深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到会的听众。请帖只发给少数几个经过选择的教友呢……

* * *

在最后一排的正中，坐着安娜·纳尔逊。她目光敏锐，立刻注意到可敬的主席的满面怒容。她用胳膊肘碰了碰坐在她旁边的蓓西·戈登。

“已经有二十六个人了。七个，八个……我们可能有五十个人来！”

“还要多。还不到两点半呢。”

安娜在她朋友的耳畔小声儿说：“我一定得在四点钟回去。晚饭一点都没做呢！”

安娜的一双大手在膝上不住地搓着。她一想起自己怎样把那些房客扔下在公寓里不顾，就只有搓着双手，才能勉强坐住。早上的一顿粥煮得半生不熟，中饭是冷的，现在呢，晚饭压根儿还没下锅。

两天前，那个牧师曾来拜望过她。他出其不意地到她的厨房里来找她，看见她正伏在一大盆肥皂水和抹布上在洗东西。

“安娜。”

她直起腰来，惊讶地望着他。他从未这样叫过她的小名。她倾听着他说话，肥皂水一滴一滴淌到地板上。

“你是我最老的教友之一。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唔，玛丽和我怕得另找一个新地方了。星期四我要出席理事会。这一次，我料想他们非撤换我不行了。”

安娜领他到客厅里。“哎呀，你一定得坐下。请坐，至少坐一分钟。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这次他们又在打什么鬼主

意？”

一部分是由于那篇“褻瀆的”禱文。但主要似乎是为了瑪麗·斯凱納。

然而斯凱納神父的妻子到底犯了什么危害基督教的大罪呢？由于她毕生热心于公共福利，最后她必然会参加和平运动。不仅是在原則上，而且用实际行动。她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春夏两季她一直以901支部的雇員身份在“和平营”工作，她还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不属任何党派的主日学校，并在校中宣揚基督是热爱和平和劳动人民的。

“原来如此。他們为了瑪麗的緣故要你离开布道教堂？”

“我从理事会中的一个朋友那里得悉，他們准备給我一个最后通牒。不是瑪麗停止她的一切活动，就是我非离开教会不可。”

“可是，他們几年来早已知道，你和斯凱納太太是有自己的理想的！”

萊克斯·斯凱納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安娜·納尔逊的膝上。

“你說得对！”他悄沒声儿說。“我們有理想。不过只是从今年开始，瑪麗才开始实现她的理想。”

他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微微笑着。“嗯，安娜，我甚至还为这件事讲了一回道呢。記得嗎？耶穌维护的那个女人……‘由她罢。为什么为难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①”

据安娜·納尔逊的記憶所及，她从来未有过这样坚定的信念。这信念来得那么快，感动她那么深，她在打发牧师走的时候，态度簡直有点粗魯。

① 見《新約》《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她嘟囔着說，一面解开湿圍裙，把他送到門口。然后她赶忙上楼換了干淨衣服。不到一刻钟，她已在拜訪她隔壁的邻居了。

到了那天下午四点钟，她已跟住在曼尼托巴街上的十几个妇女談过話了。随后回家給房客做晚飯。天黑以前她又出去了，这次有蓓西·戈登和伊兰陪着。

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家接着一家。

“我是为斯凱納牧师的事来的。你已經听說了沒有？呃，他們要在星期四审問他，可以这样說……”

在安娜的房間里曾經举行过多少次工会委员会的會議？她曾在多少次竞选运动中教过选票？为了工人們举办的野餐、宴会和募捐茶会她曾做过多少次膾炙人口的餡餅？

然而，这回，却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自出去登門拜訪。这地区內差不多每个人都認識她。她离开的时候，一律讓他們自己作出决定。

“你該怎么办？我沒有办法告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要是覺得他們两夫妇这些年来在布道教堂里曾为我們的孩子尽过力，那么看看你能不能在星期四为他們做点事！”

伊兰陪她一同去拜訪了一家人家，出来后就跟她爭論开了。

“只是因为斯凱納夫妇的的确确是在为和平而斗争，我們才必須把他們留在这里。你應該把这一点向这些人解釋清楚，安娜。那些混蛋要追究的，可不是斯凱納夫妇的过去。而是未来。是斯凱納夫妇曾經帮助过的所有孩子的命运。他們要不要活下去？他們應該不應該有一个前途？我們生下他們，撫养他們，教育他們，难道是为了讓他們去屠杀朝鮮人而送命？”

安娜眼里冒着火，轉身朝着她的媳妇說。“你照你的意思做

去，我照我自己的！”

她急急离开伊兰去繼續訪問，臉色慘白，心里象压着块石头，又沉重又痛苦。她想起了那个小小的死者画廊，那些挂在客厅牆上的珍貴遺象。

現在小迈克已經十岁了，乔埃只比他小一岁！

不管怎样，伊兰·納尔逊說的話是对的！

斯凱納夫妇之所以被挑拣出来作为迫害的对象，并不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行动有違正教的尊严，而是要拿他們开刀，作为解散深岩和平委员会的第一步，作为驅逐那些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人的开端——首先是针对一群教士和在工人阶级会众中有影响的教友，这些人最怕受公开的詆毀污蔑。

这次行动跟往常一样，主謀的不是加拿大人，而是那些与寰球合金公司合作的联邦調查局在本地的特务。这个臭名昭彰的美国特务机关早就收集了一份有关斯凱納夫妇的詳細材料，其中的一部分已选出送給克拉德·梅叟。梅叟靜靜地等候机会，終于发生了这次“战争祈禱”事件，給他有机可乘。他已在暗中通知深岩教会理事会，說斯凱納夫妇与好些正在美国受麦卡錫审查的教士有密切联系，牧师中間存在着一个“紅色間諜网”。

因此，梅叟以一个理事会在俗理事的身份应邀列席旁听。他謙恭地坐在末席，在麦克菲尔下面，后者是寰球合金公司的人事主任，新月路会众的領導人物……

“这是什么？”安娜小声几問。

“信，那封信！”蓓西說。

*

*

*

“这个駭人听聞的信件是誰簽署的？”

“賴雷·斯凱納大夫。我亡兄的儿子。你們大家都熟悉他，

我敢保。斯凱納大夫过去是我們教会国外傳教团中一位出色的团员。”

“前团员！”主席吼叫道。“他辞职的事很久以前就被批准了。我听说这一个斯凱納目前正跟他的同党在一起厮混——中国共产党人！”

这文件在桌上傳閱了一遍，但只是形式。所有在座的人，十二名教士和四名在俗的理事，事先早已看过了。这是賴雷·斯凱納从中国写来的一封信翻印成的副本，里面有李承晚一些广播演说的摘要，这个美国傀儡在战争发生前几个月，早已在吹嘘即将对北朝鮮发动的进攻了。

“你妻子給和平委员会弄到了这一封信？”

“我想是的。”

“經過你同意？”

“这封信归我妻子所有。”

“可是你对这种扩大莫斯科宣傳的罪恶行为竟不表示反对？”

萊克斯·斯凱納面露笑容。“我不知道李承晚先生代表的原来是苏联的观点。”

一陣吃吃的笑声在听众中間蕩漾。

“安靜！”

“不但如此，”斯凱納繼續說，“我还想提請您注意我本人对那份翻印文件所作的貢獻。”

“嗯？什么貢獻？”

主席急忙找回那張和平委员会的傳单。他摸索着眼鏡，拿着那張文件湊到台灯下，萊克斯·斯凱納趁这机会，就轉过身来巡視一下会场。

这时候，所有一百个座位差不多都坐满了。听众身上穿的鲜艳的夏装和衬衫显然给这幽暗的房间添了生气。在场的人纷纷向他举手，点着头跟他打招呼。斯凯纳带着惶惑的笑容鞠躬致谢。

“斯凯纳先生！你刚才说的贡献……指的是什么？”

“在背面。翻过来。”

主席双手颤巍巍的擎起传单的背面。

“这是你写的吗？”

“哦，不。你可以看到在上面签名的是韩荣牧师。这是他寄给我的一封信。”

“谁？我断定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冒充牧师的化名吧？”

莱克斯·斯凯纳收敛了笑容，说道：“请允许我唤起你的记忆。韩荣牧师是位有名的朝鲜教士。属于监理会主教派。他曾到美国和加拿大游历过数次。事实上，诸位先生，我敢保你们现在已想起那位韩荣牧师大约在两年前到过深岩。如果我沒有记错，他还在新月路教堂讲过道呢。”

那陣嗡嗡的笑声又响了起来，主席从椅上半欠着身。

“安静！我不能容忍再有人讲一句话！”

他转向理事会的同僚，气得结结巴巴地说：“这些人是谁？是得到谁的允许到这里来的？有谁能告诉我吗？”

会场里传来了一个银铃般的女人声音，带着很重的苏格兰口音。“我们是斯凯纳牧师教堂里的会众！”

主席用皮包骨的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嚷道：“安静！最后一次警告……安静！”

“你提出一个问题，”那妇人平静地回答说。“我给了你答复。我们是教会的会众，我们自己请了自己，谢谢！”

理事席上匆匆商議了一陣。並不是全體牧師都支持主席的建議把群眾清除出會場。事實上，有誰能趕他們出去呢？當然不是警察！再說憑什麼理由叫這些人離開？何況即使主席要他們走，他們也同意走了，可是對輿論又會起怎樣不良的影響？

此外，有一個年紀比較輕的牧師根據教會的法規提出異議：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理事會才有权舉行秘密會議。

“我們繼續開會！”

但是就韓牧師寄自朝鮮的那封信來說，會議並沒繼續多久。

“‘我做夢也想不到，’”斯凱納用莊嚴的、有節奏的聲音朗誦道，“‘我那美麗的平壤城竟會被那些身為基督徒的美國飛行員擲下可怕的燃燒彈付諸一炬。啊，我怎麼會活到這樣的一天，竟親眼看到我的人民成千成萬地慘死在這班喪盡天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手里，就是最最殘酷的原始生番比起他們來，也要望塵莫及呢……當然，上帝的忿怒一定會落到干出這種滔天罪行的惡人頭上！’”

“停！”

“遵命。不過我想發表一個意見。”

主席只好硬著頭皮氣呼呼的表示同意。

萊克斯·斯凱納從袋里掏出一張剪報。那是侵朝美軍的一篇通訊，報導最近施行“地毯轟炸”的情況。麥克阿瑟向記者保證，用這種方法轟炸過的城市，沒有一所房屋、沒有一個居民能幸免。

“我只想表示這樣一個意見，”萊克斯·斯凱納說，“所有真正信奉基督教義的人是會支持我們朝鮮兄弟，那位韓牧師的看法的，主持正義的上帝的怒火一定會落到麥克阿瑟之流的惡人頭上！”

主席气喘如牛，拚命捶着桌子，可是除了敲痛自己的拳头外，沒有任何結果。全場响起一片喝采声。

“阿門，斯凱納先生，上帝保佑你！”

这个主席尽管頑固不化，毕竟有做主席的經驗，知道怎样来压抑自己的怒火。他这时用一种比較冷靜、比較公正的方式繼續开会，教說瑪麗·斯凱納在少年营讲授的教理有悖正教。对于这些指摘，萊克斯·斯凱納沒有什么話要說。不久，主席已准备发表他预先作好的总结和控訴，克拉德·梅叟忽然递給他一張条子。

“啊！对了，一点不錯。諸位先生，真对不起。我剛才心里确实有点乱。有件事我差点忘了……”

他揚揚得意地从他的文件中抽出一張很皺的信紙，上端印着不少大字。

“萊克斯·斯凱納。理事会还要向你提出一个問題。”

他頓了一頓加重語气，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提高嗓門接着說下去：

“你是否會接到美国司法部的通知，永远禁止你和你的妻子进入美国国境……如你們擅自入境，則将依法逮捕入獄，因为按照法律，任何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如已被判可能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旦擅入国境，須一律依法拘禁！”

只有一陣悶在嘴里的咳嗽声打破长久的沉默。

萊克斯·斯凱納回答时声音很安靜平淡，但是他的話却使每个人吃了一驚。

“先生！你是对我說話嗎，对我这样一个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一个正式受教会委任的加拿大牧师，站在这儿加拿大城內……你竟对我用起这个可恶的字眼来……‘不受欢迎的’

‘外國人’？”

主席一下子被迫採取守勢，那副樣子實在狼狽。他倒並不是對萊克斯·斯凱納引用美國的誹謗文字有所顧忌。而是他立刻看出他搬了磚頭壓着自己的腳了。他對斯凱納的忿怒駁斥只能使對方的簡短回答更加有力。

斯凱納微微鞠了一躬，說道：“諸位先生，我的妻子和我接到來自華盛頓的這份通知，我倒並不覺得可耻。這樣，我們就成了不斷壯大的加拿大愛國人民中的一份子，這些人在保衛真理、榮譽和良心的公眾活動中曾經引得那些戈培爾的美國門徒，參議員麥卡倫和麥卡錫之流將毒液噴到我們頭上。說實話，我的妻子和我反而感到自豪，有了這項禁令，倒把我們跟我們國內最大、最好的工會支部的主席包伯·史戴弗斯這類杰出的深岩公民並列在一起了！”

*

*

*

安娜·納爾遜本來準備親自出馬的，假如當時沒有別人自告奮勇的話。可是在正式的控告已經提出，萊克斯·斯凱納已經不動聲色、振振有詞地予以一一駁斥以後，前排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突然站了起來面對着主席。

她的聲音有點顫抖，但是尖而有力。

“斯凱納先生在布道教堂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要比以往任何一個牧師都多。我們喜歡他。我們也喜歡瑪麗·斯凱納。要是新月路那邊的人們對你很滿意，那很好，我說他們可以隨他們的意擁戴你。至於我們這些在布道教堂的人，我們却願意留下斯凱納牧師和他妻子！”

這僅僅是開始。不等主席想出應付之法，布道教堂里那些資格較老的教友一個接一個離開座位來到了桌前；有人怒形于

色，有人胆怯怕羞，他們絕大多數都衣衫襤褸，不少人帶着疾病，身體虛弱，但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堅定信念。

“喔，你非聽一下我們要說的話不可！我們難道不能對我們自己的牧師有所選擇？我們選擇了斯凱納先生，我從來也不曾聽人說過一句埋怨他的話！”

有一個患石灰肺的病人，面孔慘白得發青，簡直三分象人七分象鬼。

“斯凱納牧師為我主持婚禮。毫無疑問我也要他為我主持葬禮……”

他搖晃了一下，趕緊扶住桌子，主席見了，就演戲似的表示他的同情。

“也許我們應當去請一個醫生來。”

“用不着，”這個帶病的礦工說着，又站直了。“我所以到這里來，是因為斯凱納先生一向站在901支部一邊。把這一點好好考慮一下，我奉勸你。在深岩找不到另外一個與工會一條心的牧師。而今天，這個城市已是工會的天下了。”

他哆嗦着轉過身來，舉起一只骨瘦如柴的手來指着克拉德·梅叟。

“你找遍全鎮，也找不到一個在工會的人會相信任何一個說斯凱納先生壞話的……鎊瘡鬼！”

梅叟滿臉通紅，十分氣憤。等他从文件上抬起頭來的時候，正好聽到一個他所深為厭惡的聲音。

“我想就政治發表一點意見，”克萊拉·喬頓對理事會說。“剛才主席曾不止一次提到政治。嗯，我看見今天在座的牧師當中，有兩位曾明目張膽地為自由黨說過話。至於主席本人，從我还是個小孩時候起，他就站在講壇上給在本鎮召開的每一次保

守党大会祝福了！因此，显然到处是政治——政治。这是不是明摆着的事实？”

主席又想接口說話，克莱拉·乔顿把手一揮，把他按回到座位上。

“我的話還沒完。提到政治，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說明一下。斯凱納牧师从来沒有公开表示拥护或者反对过哪一党派。这就是我們所以愛戴他的原故。这才是我們所主張的牧师不过問政治。”

克莱拉·乔顿一手支着腰，一手伸在外面作手势加重語气，依旧用她平靜的声音接着讲下去。

“可是，假若諸位先生认为今天在朝鮮进行的战争值得教会用祈禱来支持……假若你們认为美国轰炸机是在替天行道，而和平倒是一个不准在教会里提起的政治問題……那么，我們布道教堂的会众完全不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宁愿选择斯凱納牧师的那种宗教。再說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对麦克阿瑟在朝鮮的所作所为，已找出了其他的形容詞呢。”

主席站了起来。

“諸位先生，”他說着，皺眉蹙額地露出笑容，向分坐在左右两边的理事們望望，“我想我們已听到了充分的証詞，說明了斯凱納先生所作的一切，嗯，一切社会活动。我深信我現在要讲的話，可以代表你們全体……”

他于是代表“你們全体”講話了。

代表誰呢？代表麦克菲尔，公司的代表。代表波拉德，美国命运的代表。代表梅叟，联邦調查局的代表。还代表渥太华，它自命为“联合国内較小国家的发言人”，每次只要华盛頓豎一个指头，就急忙代表可口可乐和凝固汽油彈的利益投票，但它也愈

来愈不安地注視着那个字，那个不祥的預兆，那道在世界地平綫上升起的曙光：和平。

“萊克斯·斯凱納！我們曾命令过你多少次，要你遵守教會的規章！你破坏这些規章，我們已經忍耐了多少次！可是現在呢，沒有一天能安安稳稳地过去，不听到一些对你的活动的新的指責……”

* * *

瑪麗也在那里。他們事先已經商定，如果最后他不但不为自己辯护，而且也不为她辯护，那么她就可以随意站起来让理事会听听她良心的呼声。

萊克斯瞥了她一眼。她平凡的臉立刻朝他微微一笑。

他突然想：“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才爱她。这許多年来她就是这样支持着我。这就是她所給予我的……現在我們俩都成了这样的人，与教會的任何一个普通会众都沒有什么区别，因為我們沒有高高在上，而是跟这些深岩矿工打成一片了。”

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体会到此刻鼓舞他的那股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深岩的街头巷尾，来自他的布道教堂的各个家庭，来自在教堂破旧石級上玩耍的那群孩子，来自他們家徒壁立的厨房中长声叹息的母亲和在一哩深的矿井下面采掘矿石的父亲。

現在他知道该怎么說了。

“諸位可敬的先生。觀察你們今天下午的行徑，我不得不做出一个最最痛心的結論。在我看来——我想不仅是我，恐怕每个在場的人，包括記者們在內，都有这个看法——你們的主席导演了这出戏，目的是要把你們这个理事会变成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的二十世紀承继人。假使真是这样的話……对于一个新教

徒來說，該是何等卑鄙醜惡的動機啊，因為過去有一時期，他不正是舊教徒勢不兩立的敵人，全力反對宗教迫害和火刑嗎！呃，諸位先生，有一個重要事實你們似乎應當聰明地牢記在心。今天是一九五〇年，而不是一三五〇年。我們是在深岩，而不是在中世紀的羅馬。你們的主席，我深深相信，已經憤怒地感覺到這一點。可惜晚生了六百年，今天下午他對我這個異端，這個他欲得之而甘心的犧牲品，已無法使用那個古羅馬的最高劊子手，教皇英諾森第三的惡毒咒語，只好乞靈於某些美國參議員顛三倒四、愚蠢可笑的囁語，這班人唯一的能耐，不過是能迷惑些意志薄弱的好萊塢影迷。”

萊克斯·斯凱納胸有成竹地向那些理事割切陳辭，他知道他們中間有些人還沒完全出賣自己的教義，以求在寰球合金公司那張“可靠”教士的名單上占一名額，保證自己的安全。他讓這些牧師回想起那些不景氣的艱苦年代。還有幾十年來公司警察的殘酷統治，礦工們怎樣經過長期鬥爭，才把深岩從無工會組織的公開工廠奴役制中解放出來，並把這城市建立成一座民主的加拿大工會主義的堡壘。

他也讓他們回想起最近的“衰退”，只是由於朝鮮戰爭和跟着湧現的軍事訂貨，這現象才突然消失。他向他們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對於一種因擴軍備戰而產生的繁榮，一個基督徒應抱什麼態度？

不知怎的，他對自己這一辯論方式總不感滿意。他於是沉默不語，反剪着雙手在理事席前來回踱了好幾次。

後來他停住腳步，每個在場的人都拿眼望着他的臉，只見他雙眼緊閉，含笑의嘴唇翕動着，彷彿在祈禱似的。

他不是祈禱。原來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要說的話。但是就

在这一刹那，另外又有几行诗句在他脑中涌现，内容与他要说的话完全不同，连他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笑得很温柔，但也带点悲愴。他重又记起一首青年时代唱的古老圣歌。在他年轻的学生时代，在他立志当牧师并志愿报名去中国传教以后，由于某种很深的感情上原因，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这首圣歌始终是他偏爱的诗篇之一。每逢他反躬自省的时候，他心中往往暗忖，到了这些字句真正应用到他自己身上的那一天，他已不知怎样老了，情况不知已变得怎么样了：

我一天天走近了家，
今天比往日更近，
走近在天之父的宅邸，
那儿有許多高楼大厦……

这首圣歌唱的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死日快到。莱克斯·斯凯纳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基督徒厌倦人生、渴望解脱的典型例子……“我更近生命之界，即将放下生活的重担。”然而这首古诗里打动他心弦的并不是一个遁世者的那种自伤身世，而是最后那几行中某种鼓舞人心的东西：

让我在临死之际，
精神上以此自勉：
我的信仰永远活着，
如磐石兀立万年！

莱克斯·斯凯纳默默地念着这些滚瓜烂熟的字句。他双眉

紧鎖，深感到自己已洞察这首詩所以使他神往的秘密。那秘密就在于生与死的矛盾，詩人那种自怨自艾的呼号，要求以活的信仰来表示虔敬！

斯凱納一貫追求的不是死，而是建立在真理上的生。他渴望这个清算的时刻有多少日子了！渴望今天这样一天，这样一个下午，这样一个钟点，他将要受到考驗，要放下多年来重重压在他身上、使他惶惑不安的全部負荷，坚决护卫他那个确确实实活着的信仰，他对人民的信仰，就是为了人民，他一直与瑪丽手携着手，一同忘我而愉快地服务着……而瑪丽呢，这些年来她一定已心中有数，知道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

他面露笑容，悄沒声儿地念着：“……那几有許多高樓大厦！”

什么地方是他的家呢？不是高樓大厦，而是深岩的貧民窟。他轉身望着那些在幽暗的大厅中靜靜地、有所期待地坐着的会众。他笑了。每一排里，个个都报他以微笑。

他寻找他妻子的眼睛。但是瑪丽正把头扭在一边，跟她身旁的人讲话。

萊克斯·斯凱納怔住了。他看見紧靠他妻子坐着的是伊兰·納尔逊的两个小儿子，正聚精会神地定睛望着他。再过去坐着他們的母亲。坐在最末一排，面容枯槁、带着地下深岩的蒼白顏色的台夫·納尔逊。

納尔逊家沒有一個人臉上有笑容。

萊克斯·斯凱納的寬闊肩膀上驟然一陣哆嗦。他与那个較大的孩子四目相視时，不由得心中暗忖，“难道，难道一切罪过都在我身上？迈克，难道早在你父亲回家之前，我就應該把真相告訴你了？”

他現在回忆起了往事，心中象刀割一样难受。他将乔治的死訊告訴他們的那天，两个孩子痛哭得多么伤心、多么悲憤啊。斯凱納簡直沒有勇气回想当时哭得最凶、无法劝止的正是迈克！然而眼前好端端活着、坐在他旁边的，不就是他父亲嗎！不錯，是他父亲台夫，从小就是孤儿，嘴角常挂着含譏帶諷的笑容，也爱放浪地纵声大笑，可是現在呢，在他臉上已不見一絲笑容，过去年代的阴影和他亡兄的幽灵橫在他的心中，使他无法与他的儿子和他所爱的人团聚，而他的亡兄乔治又是那样难得的人，那么安靜，那么稳重，一直到死，始終沒有背弃他妻子和他弟弟的儿子！

納尔逊一家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在萊克斯·斯凱納的臉上。

真理象一只巨大的号角在他内心震响，感召了他整个的身心。他深深意識到現在控告他和审判他的不是这个理事会，不是当理事会主席的这条披着道德外衣的毒蛇或者那控制理事会的公司，也不是这些战战兢兢参与會議的沒有骨气的理事——不，控告他和审判他的不是这些人，而是納尔逊一家！

會場里的人靜靜等待着，一陣緊張的騷動聲隱約可聞。

萊克斯·斯凱納牧师又回到老地方，站在桌前中央。

“主席先生。你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我曾經引用过的許多話。那你为什么把那句最有分量的話略而不提呢？”

斯凱納不等回答，便高声嚷道：“‘战争不是地震。也不是台风。仗是靠人打的，所以人民能够防止战争！’”

这是伊里亚·爱伦堡对世界和平运动的呼吁。萊克斯·斯凱納对理事会同时也对听众把这段話說了一遍之后，就发出了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我的活着的信仰。出自一位大作家之口，他的声音已傳遍了全世界。你們要說它是异教邪說，那末我就是个异教

徒。不过請諸位記住，这里沒有火刑柱可以鎖我，以治我承认信仰‘和平’之罪。再說那班美国狂人今天在朝鮮燃起的全部火焰，也决不可能把和平事业焚毀！”

他咧嘴一笑。“我亲爱的主席，即使現在，只要我声明背弃和平，是否就可以赦我无罪？或者，象你那些威势赫赫的前輩一样，你也要我証明地球是扁的嗎？”

他开始讲到全世界的宗教界中正在酝酿的感情。他向他們提起一个跟深岩命运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这位大人物不是別人，正是家資巨亿的美国政客，契斯特·李·諾勒斯——他在两年之前忽然长出了天使的翅膀，徑自飞到大西洋彼岸出席了新教的世界會議。这个集基督所譴責的一切罪恶之大成的諾勒斯，不知施了什么妙法，竟然成了美国基督徒的全权代表在会上講話了。

他带着美国的全部錢財与权势飞到欧洲，揚言要压下和平与社会进步的声音。但是結果恰恰相反，諾勒斯反而被迫倾听神学家杰尼契克平靜的发言。这位卓越的杰尼契克曾在美国各大学执教多年，后来看見捷克人民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决定回到他的故乡布拉格。

“‘西方至上的那个紀元已經快結束了。諾勒斯先生，西方已經不能够再以它那些过时的、道德敗坏的制度作基础来統治世界了。我們必須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因为我們将来非在这个新的世界內生活不可！’”

斯凱納端詳着感情激动的主席，慢慢地搖了搖頭。

“你冒火是沒有用的。无名火不能給諾勒斯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你要对付的，也不是我萊克斯·斯凱納一个基督教牧师。我只是讲出历史在进步这一不可避免的真理！”

“完全不是！你是个胆小鬼，想用你所谓的进步来掩饰亵渎宗教之罪！”

斯凱納后退了一步，两只拇指勾在上衣的翻领里，微笑着说：“惹你生这么大的气究竟是不是你说的我亵渎宗教之罪呢？还是另一个事实，是在这里加拿大，在我们的主诞生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你深恨手边没有一副刑具可以把我的肢体撕裂开来！”

他向桌前跨了一大步，大声嚷道：“至于说亵渎宗教，历史会给我们下断语的！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决不可能把你那种罪大恶极的亵渎行为，你那种反基督的教义，你那些从美国宣传机器剽窃来的肮脏东西强加在基督徒身上……说什么由于神的意志，美国那种专门描写犯罪行为的卡通画报文明已变成了基督精神的圣殿，这简直是弥天大谎！”

克拉德·梅叟站了起来。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他换了件素色的衬衫，穿了上衣。他尽管皱起眉头，慢慢举起一只臂膀，竭力想装出一副尊严的架子，但是他的忿怒很快就使他现出了原形，吹胡子瞪眼，晃着拳头，简直是第二个麦卡锡，甚至在嘴角也现出了那种丧心病狂的綫纹，虐待狂患者的印记。

“这简直叫人不能容忍！过去一直让你这样放肆，已经很不要脸了！可是现在你竟来给教会管理处丢脸，厚颜无耻地公然散播共产党毒素！诸位！”

他转身朝着理事席上的人继续大发雷霆。“现在我拿名誉担保，在理事会上作这个声明。一个基督徒的庄严声明。除非这个人被逐出教会，我决不罢休。要永远地、彻底地割断他与教会的一切关系！从今天起！不错！从这个钟头起！我的良心要求我不准再给那个莱克斯·斯凱納一块钱，作为他那些下流行为

的報酬，作為他替莫斯科進行罪惡的陰謀活動的報酬！”

梅叟的話顯然沒有說完。但是那個蘇格蘭女人的聲音又從聽眾中響起來了。

“斯凱納牧師！請你告訴我們……是不是你一直在拿莫斯科的津貼，所以你在布道教堂的薪俸才低得那麼可憐？”

會場里哄堂大笑起來。

梅叟滿臉通紅，怒聲吼道：“你事先弄來一幫共產黨到這裡幫你叫囂！可是過不多久，深岩就會把每一個胆敢露面的赤色分子清除掉！清除我們城市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這陣謾罵把不少牧師窘住了。他們看見斯凱納死板着臉向梅叟走去，都顯然畏縮起來。攝影記者趕緊站起來瞄準了他們的鏡頭。

“梅叟先生。你憑什麼資格來恫吓我和我的會眾？”

“憑我是一個愛國的加拿大工會會員！”

斯凱納的拳頭碎的一聲重重地敲在桌上。

“加拿大！那身上還有點加拿大味道的只是深岩礦工們給你的那個綽號！‘鏢瘡鬼’！”

攝影機的鎂光一閃。又有幾個教士站了起來。攝影機的鏡頭在四面亂轉時，主席已趕忙鎮定下來。

聽眾中間有人唱起國歌《哦，加拿大！》來。斯凱納笑容滿面，用他宏亮的次中音跟着唱起來，不等唱完第二行，會場上每一個人，包括理事們在內，都全體肅立了。

深岩群眾哪次開會，唱國歌也沒有象今天這樣熱烈有勁。

哦，加拿大，我們挺身保衛你！

第二十七章

鸛鷗惊醒了他。

吉姆·納尔逊封閉了主要的房屋作好过冬准备之后，在前一天就离开了鹿湖的营地。在最后一批小朋友和管理人員离去以后，营地上靜悄悄的，使他感到不快与不安。尽管天色灰蒙蒙的，下着九月天的急雨，他却收拾起行囊，徒步向加那托根河上游出发。

他整整旅行了一天，走得又累又餓。天黑以前，雨小下来了，看上去象是蔚藍色的輕絮般細霧。这时候他才扎下营，煮好魚，然后钻进睡袋。

鸛鷗的啼声剛起之前不久，一陣微风从西方吹来。吉姆馬上惊醒过来，用胳膊肘撑起身子，警惕地在夜风中側耳靜听。

鸛鷗离得很远。远在湖边。但尽管相隔很远，那报警的刺耳啼声依旧越过树林和湖水傳來，仿佛这鸛鷗就在最近的水灣游泳似的。

这时万籟无声，只有那河水在靜靜流动，松树迎着清风抖下最后几滴雨珠，发出淅淅瀝瀝的响声。

吉姆·納尔逊重新躺下，凝眸望着沒有星光的夜空。每过一会儿，鸛鷗便发出尖似針刺的啼声，听得他毛骨悚然。啼声越来越輕。鳥儿已迅速沿湖飞走了。

是什么迫使它发狂的头脑打破这靜寂的夜晚，攪得整个荒

野惴惴不安呢？

吉姆閉起双眼。杂着松树与香橿的芬芳，西风还給他送来陣陣的早秋气息，有落在沼澤中尙未腐烂的新叶的气味，有被熊踩过的浆果地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可是鴟鵂为什么要啼呢？

吉姆·納尔逊睁开眼睛望着黑黝黝一物不見的天空，嘟囔着說：“我为什么要活着？”

在黑暗中，他臉上又露出了那种象罩着一层冰霜似的冷酷表情，这种表情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是司空見慣的。虽然光阴荏苒，他从少年到壮年，現在已过中年，但那問題并未失去它利刺般的鋒芒，还是那么殘忍无情。

“我为什么要活着？”

只有一次，他曾高声把这句话嚷出来。那是第一次。一个偵察員夜里摸进鉄絲网，发现吉姆·納尔逊繞在上面，就把他从失去知觉的幸福境界中搶救出来。接着戴着防毒面具、大橡皮帽和手套的担架队来了，仔細地將他檢查了一遍，断定他还活着。然后他們把他連人帶鉄絲网从那个死人塘里抬起，还好端端的活着，不住尖声叫喚他的死去的同伴們，他們呢，早已与世长辞，这座弥漫着可怕的死气的山上，从山腰到山脚下，遍地是他們安安靜靜躺着的尸体。

“我为什么要活着？”

几个月后，在英国，那个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有一双灰色眼睛的外科医生朝那些吓坏了的女护士冷笑着，吩咐她們剝光病人的衣服，叫他站在一面长鏡子前，好让他能看見自己。

“我为什么要活着？”

在他痊愈以后，医生还把他留在院中很久，以供展覽。每次

有医生来参观，他就给展出一次，纳尔逊回到自己的病床里，总要在床上一连坐几个小时，呆若木鸡地一再向自己问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今他舒舒服服地躺在温暖的睡袋里，呼吸着清凉、湿润、芬芳的九月晚风，听着他熟悉的河流的潺潺水声，他不由得又提出这个问题，想从孤寂的荒野中另外寻求一个答案。

突然他坐了起来。他的鼻孔象野兽一样张得大大的。

烟！

他想起了鸱鸒的啼声，就把双脚一蹬，急急地跳出了睡袋。几分钟内，他已经穿戴整齐了。他一面卷起行李，一面吞下吃剩的晚餐。然后他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攀登上一座峻峭的高岩，那里的灌木丛随着山势一直往西低下去。

在夜中，甚至看不见一缕最微弱的火光。

他坐在一块大磐石上，慢慢嚼着饼干，他闲等得越久，心里就越局促不安。风越吹越紧，送来阵阵烟味，可是烟却不见浓。显然着火的地方一定很远。

“是什么在燃烧呢？”

这句话问得他自己都有了气。除了灌木林之外，还可能烧别的什么呢？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摇摇头来……他嗅不出这是什么烟味来。

在黑魆魆的树林里，鸟儿已骚动起来。一群野鸭在山岭上低低盘旋，然后刺溜地飞去，它们中空的翅骨发出清越的哨声。

但是黎明迟迟不来。

吉姆·纳尔逊细细看了下夜光手表。天早就该亮了，可是东方地平线上仍黑得象午夜一样。

他心中充满本能的恐惧，匆匆地奔下山坡，背上旅行袋，沿

着河岸朝南向鹿湖走去。

天空终于发亮了。一抹奇异的暗红色的霞光慢慢照彻暗空，这是因为空中各地平线上烟云密布，汇成一片其厚无比的天幕，把朝阳的光辉遮盖住了。

差不多快到营地的时候，吉姆·纳尔逊才猛可地想起一件事，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逼真得劲人的现实图景。他回想起一年前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科学家和他激烈地争论以后，怎样跟着他走出小屋向他大吹其牛。

对方的话又在他的记忆中响起来，他不觉在半路上站住了，好象一阵雷电把他劈死在山头的河岸上。他往后仰着身，瞪着天上那片触目惊心的乌云，只见连绵不断的大块烟云顺着同温层的迅疾罡风不住地向东南方涌来。

“我们怎么知道它灵验？”那美国人嘲笑他说。“因为我们有意思先试验一番。就在这儿。用一些无害的代用品。这可是个规模很大的试验！只要一开头，你决不会看不见的。”

就这样，吉姆·纳尔逊亲眼目睹了“烟暴”，看见它遮蔽了加拿大的荒野，在一天内飞越两千哩，路经许多村镇和城市，横跨国境，进入美国东部，次日又在大西洋彼岸不列颠三岛的高空中出现。

* * *

十字路酒店的天花板似乎低得气闷，四壁也显得太狭隘。坐在柜凳上和桌旁的每个人都已站起身来。

“你总听到广播了吧。”

吉姆·纳尔逊靠墙站着。“我才不理睬他妈的广播里说的什么呢。这不是木柴发出的烟。”

石油公司的推销员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向他们走近来。本

来在店里吃饭的矿工和卡车司机都挤到一旁，让出路来放他走，然后又簇拥在他背后。

“政府说这是亚尔培塔森林失火冒出来的烟，我的朋友。”

“管他妈的政府说的什么，”吉姆说着，弯腰从饭店里低低的窗口望出去，迅速地看了一眼。别人也都学了他的样。那看不见的朝阳放出不祥的红光，映照在昏暗得出奇的天空中。

“有谁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会相信这是火烧的烟？我一生见过的森林大火少说也有一百次了。可从来没见过木头烧出来烟象这个样子的。地球上没有一个森林大得足以象这样从一两千里外发出烟来遮住太阳。”

“也许是火星上来的人吧？”推销员拉长了声音挖苦说。

“是从美国来的美国人，”吉姆回答说。“这是一次用于战争的试验。”

“你说什么！是毒气吗，教授？”

吉姆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不。毒气在他们看来早已过时了。他们现在有了一种新武器。他们管它叫……‘B.W.’^①。”

石油商人含讥带讽地把一只手一摊。“准是最近出版的《星报》漏载了吧，孩子们？”

“我不是从报上看来的，”吉姆说。“我是听人说的。是一些混账忘入美国科学家在我的营地里谈起的。这是种‘生物战争’。他们管它叫‘B.W.’。”

房里的一个人说：“不错。是细菌。他们准备使用病菌之类的东西。”

“不，”吉姆说。“跟细菌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东西。”

① B. W.: “生物战争” (Biological war) 一詞的英文名詞縮寫。

“是超級秘密嗎？”銷貨員冷笑道。“而這些發明家竟全盤告訴了你？當然啦！就是這麼回事！”

“不是他們發明的。他們甚至沒有參與這方面的工作。他們都是搞原子彈的。我只是把他們告訴我的話重新說一遍。他們告訴我說這樣的事將會發生。這是一種實驗。不是散播細菌。而是散播一種原子毒素。是他們在原子彈工廠里製造出來的。他們已經把它成噸地囤積起來。可是只消一丁点儿就夠你受的了。”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說，“那東西上面含有原子……”

“不。它上面含有某種東西，可不是真東西。這是一種……他們管它叫‘假演習’。我當時跟你們現在一樣，一點不相信他們的話。可是他們告訴我說，我以後會看見的。他們還有聲有色地形容了一番。現在看到的正是這個。”

推銷員說了一句下流話。但是有一個卡車司機說：“閉嘴。我可愛聽。”

“它有什麼作用呢？”有個聲音問。“要是他們在上面放真東西，它會有什麼作用呢？”

“你既看不見，也嗅不到。你只消受到一丁点儿就夠了。象鏽錠一樣。你以後會生癆。假使不生癆，你的性器官也會受到影響。”

一陣短短的沉默。

“你沒法知道，”吉姆繼續說下去。“它或者就那樣結果了你，讓你根本生不出孩子。或者你生下的孩子是瞎了眼的或者缺胳膊腿子的。或者是沒有腦子的。我忘記他們是怎麼說的了，他們有一個說法的……”

“怪物，”有人說道。

“对了。”

靠近門口的一个矿工跨出門去細細察看了一下异乎寻常的天空。他回到屋內时砰的一声重重地把門关上了。

“我們怎么知道这是个假演习？我們怎么知道上面不帶着那害人的鬼东西！”

吉姆摇头說，“別担忧。这东西不是往我們头上放的！他們把它送到高空中。假使目标正确的話，就会到达俄国，落到俄国人头上。”

推銷員的臉色很奇妙。他靠得吉姆·納尔逊更近一些，两眼眯成一道細縫。“我劝你最好还是閉住你的大嘴。”

好象这人根本不曾說过話似的，吉姆仍对其他人說：“他們要实验的唯一目标是看看会不会有一点儿落在美国。他們对我說……‘我們只关心它能不能安全地从大西洋上空出去。免不了会有一些落在欧洲。可这关我們屁事！’”

一个沙哑的声音压住怒气問道：“这話是你說的呢？还是他們說的？”

“他們說……‘关我們屁事，落在俄国也好，欧洲也好，誰管这屁事才怪呢！’”

石油公司的那个推銷員抿着嘴露出个淡淡的笑容，一把攥住了吉姆·納尔逊上衣翻領高声說道：“噫，要你操什么心？”

对方沒有答理他。他看到納尔逊眼中的神色，心里很恼怒，就一个勁地扯着他的上衣。

“你是在替欧洲那些婊子养的操心？要是我們把那东西澆在他們头上，才是他媽的給全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呢！把那些該死的赤色分子一扫而光。也許你在为俄国人着想吧，是不是？說不定你自己也是个共产党吧？”

吉姆·納尔逊这时臉色气得煞白，他簡直是在高声叫嚷。“叫我不开口，哼？象你这种家伙應該永远清除掉才对！美国准备替你保卫这个国家，你真該对他們感激涕零了！他們不劳你們这班家伙献殷勤，自会动手干的！”

“壳牌石油，”有人說道。“这个杂种自己就是个美国佬呢。”

这个拥挤的飯店里的許多人都开始往前挤了。馬尔考姆·魯帕特站在炉边一眼看見，連忙晃动他碩大的身軀一纵身跳过柜台，擋在那个推銷員和挤过来的人群中間。

“得啦，得啦，諸位，”他說着目送那个推銷員急急地往門口走去。“让他出去吧。”

“我們干嗎要放他走？”

“因为他要出去，”魯帕特笑道。“明白不？”

門砰的一声关上了，緊張的空气也象一声叹息那样頓時消逝了。吃飯的人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椅上和凳上。一个皮肤黧黑的法兰西-加拿大矿工招手請吉姆·納尔逊坐到他身旁一張椅子上。

“你应当到报館去，把这事告訴他們！吃過飯跟我一同走吧，我有个朋友在报館里，我們一起把这事告訴他！”

收音机雷鳴似的响起来。一位在华盛頓作广播演讲著名气象学家正在給空中的怪現象作一种学术上的、莫名其妙的解釋，到这时候，已有千千万万惊惶失措的人民看見这反常的現象了。由于华盛頓远在这“烟暴”的必經之路以外，这位科学家并没有目睹这恐怖的蔽天烟云，但是他却向北美洲的公众保証，說这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在十字路酒店里吃飯的人們眼睛盯在食物上側耳靜听。

这个来自美国的声音說：“我可以斬釘截鉄地告訴你們，許

多地方紛起的謠言都是沒有絲毫根據的……这个不尋常的現象決不是北方的加拿大科學家作什麼實驗引起的。”

這時廣播員毫不客氣地插進嘴來，喋喋不休地頌揚起一種新的防臭油膏的各種功能來。

* * *

馬爾考姆·魯帕特重新斟滿了自己杯中的酒。

“你一定不喝嗎？”

“今晚不喝。”

“睡前喝一杯對你有好處，吉姆。”

這時已過午夜。他們在魯帕特樓上的房間里各自坐在一張圈椅里，室內唯一的光綫是遠處制煉場里一道探照燈的光。九月的和風輕拂着薄紗般的帘布，吹動了放在他們中間矮桌上的晚報。

政府已經宣布在朝鮮問題上達成協議。自由黨既屈從美國的壓力，又顧忌公眾的反對，忽然靈機一動，想出了“志願軍”的主意。甚至也不強迫在正規軍里服現役的人員到七千哩外的朝鮮去遠征。這算是“一支自由人保衛自由的軍隊”。

吉姆用靴尖踢了下標題。“這能打動他們嗎？他們會參加嗎？”

“怎麼不會？過去不是一直很靈驗的嗎？”

“可是今天的小伙子懂事多了……他們讀報，他們注意新聞！”

“問題就在這裡。他們讀的什麼報？注意的是什麼新聞？他們當然會志願參加。只等無線電、教堂和中學校熱火朝天地總動員起來！”

馬爾考姆寬闊的臉上露出和藹而又談諧的笑容。“你有什

么不好懂的？許多年前，你自己不也是志愿参加的么？你以为年轻人已經变了么，嗯？”

“我那时候情况不同。不象朝鮮这样。你以为德国人当时不威胁我們？我們相信这一点。我們当时还有大游行、軍乐队和旗帜……”

“啊！风流佳話！呃，看明天吧。第一次游行。我們的朋友还特地从国外赶来帮助我們鼓起道地的尚武精神！”

馬尔考姆談到星期六晚上要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听战时司令麦克劳林演讲，市商会为了給这次大会捧場，特地邀請了一个即将赴朝鮮战場的美国步兵部队到深岩来訪問。除軍队外，他們还請来附近一个美国商人俱乐部一个名叫“粉紅色嘉德助章爵士团”，这乐队以他們小丑式的白鉄哨子乐队出名，全体演員都是清一色的胖子，身上只穿着一條短褲。

“靠这类玩艺儿就能使小伙子报名？”

“这仅仅是开始。吸引一大群人去参加麦克劳林的大会。因此，工会才参加这次游行呢。”

“呃？”

“这是事实。901支部的全体軍人都参加。”

吉姆目瞪口呆。“你绝对有把握嗎？”

“咱俩說句知心話儿……他們另有文章要做呢。”他压低了嗓子。“绝对保守秘密，嗯？嘿，支部先出发到大会堂，到麦克劳林預定演讲的地方，然后再轉身回到市中心。懂嗎？他們的計劃是撇下那位亲爱的將軍留在会場，只剩一些美国佬听他演讲！”

“可是那些发起人会听到风声的。”

“不。就連参加游行的人不到最后一分钟也不会听到消息

的。”

吉姆問：“是誰告訴你的？”

显然這句話問得对方难以回答。

“哦，我听說的。”

吉姆过了一会又問：“你参加游行嗎？”

“我？我怎么能去游行？我又不是退伍軍人！”

“可是那个爵士团也不是什么退伍軍人团，他們不是也照样参加嗎。”

馬尔考姆·魯帕特寬闊的前額漲得通紅，直冒冷汗。他弯腰俯在桌上，又給自己斟了一杯酒。

——“我陪你喝一杯吧，”吉姆說。

馬尔考姆递过酒来，他們的手指碰了一下。吉姆并沒接过酒杯，他的朋友只好勉勉强强地抬起头来。

他們四目相遇，吉姆柔声說：“他們曾要你参加游行，是不是？”

馬尔考姆推开椅子。他站起来走到狹窄的房間里沒有亮光的一头，靠在一架高大的梳妆台上。

“誰要求你的？是伊兰嗎？是不是和平委员会想出来的主意，让工会里的退伍軍人游行示威反对麦克劳林？”

馬尔考姆在暗处冷冷地說：“我是什么人？无名小卒。我什么也不領導。我什么也不代表。我为什么要参加游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有我自己的斗争方式。”

“你害怕什么？”

“啊！那么伊兰已經跟你談过了？那么你是来做說客的！”

“馬尔考姆。沒有人跟我談过。”

“你要我相信这种話？”

吉姆的指甲輕輕彈着玻璃杯，房間里响起微細的丁当声，彈出了一支遺忘已久的老歌的拍子。

“我为什么要对你撒謊？我这是害怕我自己。”

馬尔考姆很快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映着窗子里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綫，他仔細端詳着吉姆漂亮的、沒有表情的面孔。

“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問題。你是在为誰着想呢，吉姆？只为你自己？原諒我！可是多年来，我心中一直在納悶呢。”

他看見吉姆·納尔逊两只臂膀几乎在无形中僵硬起来，便微微一笑。

“別介意。那么談談我的事吧。”他怀着滿腔热情小声儿說，“我內心燒得要死呢！”

馬尔考姆用充滿仇恨的語言滔滔不絕地描繪出在“美国命运”的火炬照耀下朝鮮各城市、乡村与田野的情况。最后他控制住自己的时候，兩頰已亮晶晶地挂着兩行热泪。他赶紧用掌心把泪水拭掉了。

“嗯？你瞧，我自己沒有家庭，可是我象萊克斯·斯凱納一样，真心喜愛孩子。”

“誰的孩子？”

“呃？”

“只是朝鮮孩子？”

对方沒有作答。吉姆猛可地在椅上挺了挺身子。“那些明天将要报名的小伙子怎么办呢？昨天他們还是孩子呢。他們正是麦克劳林那只猪追求的对象！深岩的小伙子們。把他們送到朝鮮去为星条旗厮杀！那班混賬的粉紅色嘉德爵士棍徒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正是为这个嗎？騙走我們的青年！”

吉姆猛拍着椅子兩边的扶手哑声說：“他們一旦死在那边；

遭遇可比那些朝鮮孩子還要慘得多！朝鮮人是無辜的。可是我們的人呢，連進坟墓的時候還要受到詛咒，被人罵做殺人凶手！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臨死之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一個人要是那樣死去……不等斷氣已下地獄了！”

他呼吸沉重，好象拚命在使自己的聲音平靜下來。

“你明白嗎？你應該想到這裡的孩子們！伊蘭就是為了他們才要求你去參加游行的。想一想！她的孩子邁克不多幾時就可以穿軍裝了！炮灰。原子炮灰！”

可是馬爾考姆已經頹唐地倒在椅子上，兩眼出神地瞪着酒杯。

“你難道一點不關心這裡的人？”

魯帕特疲憊地擦着臉。“我正在把他們的事寫下來。我現在只知道採取這一行動。這裡的人是我的一切。我要把他們全寫在我的書里。”

他抬起頭來，眼里閃耀着心靈最深處的光芒。“你不懂嗎？我必須這樣做。這是我的生命。我寫的書是好書！誰知道……也許在我活着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讀它。它也許不得出版，要到不知哪一代才會有人發現它。不過遲早總會有人讀它的。我就是為他們這些人寫的……”

吉姆指着窗外悄沒聲兒說：“可是假定沒有一個人活着了？假定那些混賬的美國人在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東西上面使用了真貨色，把整個世界毀滅了？假定那些得到你的書的人生下來都是瞎眼的怪物，拿到了你的書沒有別的用途，只能拿它來生火！”

“我寫在很好的紙上，可以給他們生火取暖。”

“不，不！你現在必須採取些實際行動！你必須這樣做！”

馬爾考姆·魯帕特面無笑容，很輕柔地問：“要我做些什麼

呢？”

“去參加游行！跟伊兰和她的朋友們一起去。你在深岩交游很廣。跟礦工們站在一起，跟退伍軍人站在一起。他們退出麥克勞林的會場以後，你可以向他們講話！”

馬爾考姆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你肯和我一同游行嗎？”

遠處，一輛機車在夜空哀號，是一種活的声音，象一只被逐出狼群已久的老狼在孤零零地覓食，發出淒厲恐怖的嗥叫。

“你看，”馬爾考姆·魯帕特說着，舉起雙手，彷彿在對室中的沉默演說似的，“歸根到底，每個人都為自己着想，只為自己着想。”

他發現他朋友的面色那麼淒涼，心中就充滿了同情。他突然面露笑容，轉換了話題。

“吉姆！你可知道……有時候我真有點納悶！我一直想問你！你覺得伊兰自己是不是可能早已告訴小邁克爾了？”

“呃？”

“哦，沒什麼。是台夫自己對我說的。在很久以前。有很長一個時間我總想說服他，要他把實情告訴那孩子。可是我現在倒懷疑……”

“你到底在談什麼？”

魯帕特想到自己顯然犯了大錯不禁一吓，就打算不說下去。可是他越是不說，吉姆越逼得凶。

“怎麼回事？台夫告訴了你什麼？你干嗎要隱瞞我？我剛才聽得清清楚楚……你剛才不是滿以為我已經知道了嗎？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

最後，在對方痛苦的眼光威逼下，魯帕特終於屈服了。

“迈克尔是台夫的儿子。”

天已开始下雨了。大雨点打在敞开的窗外白铁屋顶上，象敲鼓似的发出冬冬的声响，随着狂风暴雨在街上肆虐，那声音也越来越响。

过了一会儿，风小了。雨也稀稀落落的转成毛毛雨。马尔考姆·鲁帕特宽衣上床了。但是他的客人依旧坐在椅上，毫无睡意，瞪眼望着窗外火光闪耀的制炼厂。它那许多倾斜的屋顶透过雨幕暗暗放光，象是绵亘的岩石山脊遭了火灾，已不存一丝绿意。

* * *

天一亮，不等雨停，吉姆叔叔就离开了鲁帕特的住处。他忘记了饥饿，沿着郊外的街道不知疲倦地走着。

大约在上午八、九点钟光景，他走进一家小杂货店里的电话间，拨了安娜·纳尔逊的电话号码。但是听到对方的电话铃一阵阵地响，他不由得畏缩起来。及至安娜在听筒里一声“喂！”吉姆的嘴唇都变得僵硬了。

安娜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喂！”最后她一怒之下将电话挂断了。到了这时，吉姆才放回听筒。他怀着鬼胎从电话间出来，急急离开了杂货店，在店老板和女顾客们的怀疑注视下，不敢抬起头来。

刚好在正午前天空晴朗了。吉姆登上了新月路后面的一个高坡，在一条悬崖公路旁边坐下，眺望着城市从热腾腾的雾气中慢慢出现，那雾气原是街道和屋顶上的湿气，经火热的太阳一晒，就蒸发了。这层轻纱般的薄雾终于被风撕掉了，于是有片刻工夫，深岩在清彻的空气中闪闪发亮，纤细毕现，宛如一幅生动的钢刻画。

接着，露天采矿场里又重新扬起一阵幕帘似的灰色尘土。矿渣堆上冒出来的浓厚黑云滚滚卷过镇市。薄膜似的烟霭从洗矿厂升起，混合着百余架引擎的硝烟、一組組熔矿炉的浓烟和电解精炼厂的蒸汽，象是一张压火的毡子笼罩下来。

吉姆叔叔又向十字路酒店走去。他刚走近加油站，就听得一阵欢笑声从小餐馆里传出来。接着他又听见鲁帕特的声音在作简短的评论，顾客们的笑声又一次响彻店外。

这些声音象一股强力一样在吉姆身上起着作用，擋住他，使他进不了门槛。他绕到加油站后面，走进男厕所，随后穿过一块田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公路上。

他买了一大块面包，一些乳酪和姜汁啤酒；在郊外一条被太阳晒得火热的水泥阴沟上坐下，独自享用他的午餐。

他有山中人那种俭约的习惯，将吃剩的面包同一方乳酪用纸包好，揣在上衣口袋里。后来他站起身来，挺了挺胸膛，佇立着眺望远处的勃莱尔井架，只见它的轮廓模糊地在地平线上出现。他握紧双拳，一口口地深深呼吸着那火热的空气。

“我决定这样办！”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竟一下子扫走了他心中的犹疑不决，连他自己也暗暗吃惊，他急忙向大路奔去。“我要去找他。等着他下班出来。我得亲自告诉我……”

他搭上一辆路过的运木材卡车，在下班前一小时赶到了井架边。他在公事房外面徘徊了不知多久，等的時間好象无穷无尽似的。终于崩梯段矿场里的矿工十个一堆、二十个一群陆陆续续从更衣室里出来了，吉姆叔叔就朝高高的铁丝网走去，在大門旁边占了个地方等着。

他的侄儿台夫还远在五十碼以外，他就一眼看见了。台夫

已經換上了一套最好的棕色衣服，左胸上別着証明他服过軍役的緞帶。他朝着大門口奔來，在離門口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在急急往外涌的人流中寻找着。

他的声音象班长一样咄咄逼人。“这边来！赶快，走快点，我們要迟到了！”

另外两个矿工急急跟上了他，这三个人于是举着輕快的步伐，走出大門，加入了排队等候公共汽車的行列。

不时有一两个矿工轉过头来瞪着吉姆叔叔，因为他的身材那么高，又沒戴帽子，露出一头蒼蒼白发，很引人注目。但是沒有一個人跟他講話。

在回城的公共汽車上，他交叉着两臂坐在那里，定睛看着前面的公路。每过一会儿，他两頰上的肌肉和晒黑了的額角上的皺紋总要慢慢地、死死地抽动一下，現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好象他整个面容都被他緊張的心弦牵动着。

* * *

市政厅前的廣場上，正在集合的队伍的鼓声、喇叭声和管乐声响成一片，声音响彻街道。但是把吉姆叔叔引到市中心来的，却是那一千双釘靴合着拍子踏在街道上的脚步声，这一陣隆隆的巨响的确惊心动魄，听了令人难忘。

他象一个逃犯那样奔跑着穿过小街小巷。他赶到楓叶街时，就退縮到商店前面的隱蔽地方，举目从拥挤在人行道上的人群头上望过去。原来有一个来深岩訪問的美国步兵連在他前面的街心停住了。

吉姆叔叔看見这些兵士，心中不由得一惊，他們竟是那么年輕，絕大多数还都是沒有胡子、面无血色的孩子呢。他們穿着全副武装。他們身上的沉重装备似乎把許多人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們的头和臉罩在怪模怪样的美式鋼盔下看上去小得可怜。他們全都很瘦，差不多已經瘦到憔悴的程度。

他們开始踏起步来。平均三个中就有一个人踏錯步子，肩上的枪也往各个角度傾斜。他們垂头丧气地、几乎是害怕地斜眼偷看着人行道上的深岩人民。

这个部队可能象晚报上說的那樣，要在几天内开拔到西岸上船去朝鮮嗎？这些美国兵已經害怕了。还是在这里深岩，在离火綫七千哩的地方踏步……可是你已經看得出怕痛怕死的恐惧光芒在他們的眼中閃爍了。

吉姆叔叔极目从人群头上望过去，察看着鋼盔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他心中暗忖：“他們不是我熟識的那種人，他們不是到我营地上来的那种美国人，这些孩子不是捐客、鞋厂老板、牲口販子，也不是吃香的外科医生！”

一个北岸联队的軍乐队奏着震耳欲聳的軍乐进入广场。前面，一个管乐队里的鼓手們冬冬地敲着战鼓应和。在更远的地方，一个軍校部队的喇叭吹起了响得刺耳的进行曲。喊口令的声音到处可以听见。那长长的游行队伍终于出发了，极不灵便地在大街上移动。吉姆叔叔急急跟着向前，但总不让自己挤出人行道。每进一条小街，他总要躊躇一下，与催促他拔脚逃跑的恐惧作着斗争。但是前面的軍乐声，还有游行者的脚步声，吸引他繼續前进，而且脚步越来越快，后来竟奔跑起来了。

远处，在大队后备兵和一排喧囂的輕机枪手前面，他發現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退伍老兵。

吉姆·納尔逊屏住气息，汗如雨下，不禁煞住了脚步。

他看見在大踏步前进的退伍軍人队伍中央，跟其他小队前后隔开几步走着的，是两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其中一个举着軍

旗，上面的綢子已經积滿污垢，飄帶已經破旧不堪，番号差不多已无法辨識，但这显然是当年深岩火枪队的軍旗，是吉姆·納尔逊联队的軍旗，那联队是在644号山头上被一种叫芥子气的糜烂性毒气消灭掉的，远在三十四年前的一个早晨……

吉姆扭轉身来盲目地往前直奔。这儿的人行道上越加拥挤。吉姆又穿过了三条街，就再也无法前进了。他于是被卷入了一股看熱鬧的、你推我撞的汹涌人流之中。

在这里十字路口的一条小街上，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岩退伍軍人参加游行，他們不是按照軍队形式編队，而是乱糟糟的一大队人集合在901支部的旗帜后面。那些游行指揮員有点張惶失措。鉴于有一小队由商人組成的退伍軍人已在这一部分的游行队伍之中，指揮員就想把工会大队安插在商人队伍后面。

但是901支部有它自己的指揮員。总指揮是乔尼·霍克，他穿着一套深藍色衣服，左胸前閃耀着各种勳章，样子十分神气。他沉着地执行工会的决定。所有工会會員都要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并以十二面大旗殿后，旗上写着厂矿总工会的口号：“团结——安全——和平！”

吉姆叔叔一听见乔尼的声音，就拚命往前挤，一直挤出水泄不通的人群来到人行道上。

游行队伍已經完全停下来。但是，指揮員之間和气的爭执忽然被忘却了。看熱鬧的人和参加游行的人都一齐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場面。

那个“粉紅色嘉德勳章爵士乐团”做出“滑稽”的样子，跳跳蹦蹦从后面沿着游行队伍一路过来了。这个訪問团里大約有两百个美国商人，絕大多数都穿着杂耍劇場里那种中世紀宮廷的制服，左膝下面系着一根繙边的粉紅色大綵帶。他們的样子

其实也不比其他十余个类似的“社团”更可笑，这些社团之所以組織起来，其宗旨就是好让会员們来无害地发泄一下他們低能的冲动。

然而，这个爵士团的确自有特色——他們那个有名的白鉄哨子乐队。这个“乐队”用一只五音哨子吹奏着一种可笑的調子。队员們都是清一色的大胖子。他們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来参加游行。他們的“服装”也是清一色的——只穿着一双运动鞋，裹着一条白色的大毛巾，那毛巾照婴儿尿布的样子围在腰际，用一只仿造安全釘的大別針別牢。

这些几乎一絲不挂的人便是“爵士团”里的小丑。他們这种赤身露体的打扮为的是逗观众发笑。

到了十字路口，这个“爵士团”停了下来，从他們中間走出那个哨子乐队队长，一个非常高、非常胖的汉子，他两手不要命地紧攥着身上的那条尿布，围着游行指揮員們沿着挤滿人的街沿石乱蹦乱跳，不时还停下来摩挲着自己裸露着的白色大肚子，然后发狂似的格格傻笑着。

远远望去，这些裹着尿布的哨子队员也許能引人发笑。但是从近处看，他們簡直令人作嘔。人行道上发出的寥寥几个笑声很快就消失了。看热闹的人，游行的人，还有站在街心的一小群指揮人員，都覺得很不自在，默不作声。

吉姆·納尔逊神魂蕩漾，心中起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不久之前，他还怀着恐惧一个劲地往人群后面退縮，兴奋得象发了燒似的直哆嗦。可是这时候，他的四肢百骸好象浸在冰水里一样，覺得冷入骨髓。后来那个赤条条的美国小丑在他面前站定了一会儿，猥亵地做着鬼臉，吉姆就象雷打似的拿眼直瞪着他，目光簡直离不开那人牛乳般的白得可憎的肌肤。

那小丑忽然奔跑起来，象他那样肥胖的身子居然跑得这样快，倒也使人惊奇。他奔到指挥员们所站的地方，跳来跳去，捏着喉咙大喊大嚷。

“怎么啦，爸爸？开步走呀，爸爸！我们要玩呢！”

他溜溜的转了一圈，正好面对着被阻在那里的深岩商业界的退伍军人队伍。他看见那个面色红润的名誉大队长立正着站在旗手旁边，显然从对方的眼中感到某种精神上的共鸣。

“嘿！把那东西给我！喂，孩子们，我们起步走！”

说着，他便从那个惊魂未定的旗手掌中夺过了旗竿。那小丑用他有力的两臂高擎着号旗，跳跳蹦蹦地穿过大街，疯狂地嚎叫着。

人群中起了一阵难以形容的声浪，象是一阵气急败坏的呻吟。

人行道上有一个妇女失声尖叫起来。那小丑这时候正沿着游行队伍向前狂奔，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尖声怪叫着。他后面紧跟着乔尼·霍克。他快追上这个美国佬了。当他两人相距只有几步时，那小丑突然煞住脚步，极其敏捷地转过身来，对准霍克的身体使劲踢了一脚。

“你也想来玩，你这个该死的……”

他用了个不堪入耳的字眼骂“印第安人”。

乔尼·霍克被踢得晃了几下，随即掸了掸蒙着尘土的上衣肩膀，伸出手去抓旗竿。

“给我，”他说。

小丑精赤的大肚皮笑得颤动不已。他把刚才的侮辱行为又重复了一回，还添上一阵刺耳的笑声，随即高举起旗子挥舞着，又准备拔脚跑了。

但是他剛一轉身，吉姆·納尔逊已一步跨出人行道，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媽的！”小丑咆哮着。

吉姆看了看旗子。旗子是嶄新的。在金黃色的夕陽中上面的紅、白、藍三色閃出燦爛的光輝。旗竿搖動的時候，旗子的下襠拂着這個美國小丑白嫩的大手，吉姆於是拿眼盯着那人的臉。

吉姆粗聲說：“把旗給他，”同時指了指喬尼。

“讓開，爷爷，”美國人說。

吉姆慢騰騰地伸出左手去，動作僵硬而機械，象是經過深思熟慮似的。他攥住旗竿的時候，那個赤身裸體的小丑臃腫的大臉氣得都變了樣，那只握旗竿的手惡狠狠的搖了一下。

有一會兒工夫，兩個人都站着一動不動。然後吉姆·納尔逊仍站在原地不動，舉起右拳用盡全力打在對方赤裸的胸膛上。

那人往後倒了下去。但當喬尼·霍克伸手去奪旗竿時，他那只握旗竿的手卻緊攥着不放。三個人都一隻手握住旗竿，在馬路上扭作一團。

那美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用那只強有力的臂膀奪着長長的旗竿。每奪一次，旗子就在灰塵滿地的馬路上橫掃一下。

吉姆不是大聲叫喊，只是用一種奇怪的啞聲央求似的嚷道：“拿去！喬尼，拿去！舉起來！”

旗子終於給奪走了。吉姆·納尔逊跪在地上。他眼看着那小丑掙扎着半挺起身來。他看見他往下一蹲，狂暴地揮過拳來。拳頭只擦着吉姆的頭皮。

“上帝保佑我吧，”他悄沒聲兒說。“上帝保佑我吧，現在我要動手干了。”

那個赤身裸體的人又揮過拳來，臂膀在空中劃了個大圓圈。

那个人的臂膀那么长，身上尽管那么臃肿，这时肌肉却突然鼓了起来，吉姆·纳尔逊见了，也不由得一惊。他并不想躲避这一拳，仅仅把头低了一下。他左面的太阳穴上方着了一下，这一拳打得他晃了两晃，脖子底下疼得发昏，两只耳朵也嗡嗡地响起来。

他突然想起了那一晚的情景，想起那个爱吹牛的、喝得醉醺醺的美国科学家怎样跟他谈起未来的武器，同温层的云霞怎样会负荷原子的毒气。吉姆的眼前闪现了一幅幻景，好象看见一阵原子雨嘩嘩地落在远方某个不知名的国土里一个绿油油的山坡上。

现在那家伙又向他挥来了另一拳。吉姆心中却在想那个漫长恐怖的夜晚，他自己怎样坐在营地上的木头小屋里，那些美国原子狂徒怎样喝醉了威士忌在酣睡。霎时间，一切最痛苦的回忆都象潮水般涌来了，他想起那些最难捱的时刻，想起凄凉的冬天他一个人在小屋里度过的无穷无尽的夜晚，想起他咒骂自己孤独的生活的一切时光，这一切记忆象一团火似的一直涌到他的喉嚨口，使他觉得头昏目眩。

他正用内心的慧眼在打量这个光着身子的人下巴上有几重肥肉的时候，他的身上挨到了第二拳。他全身早就紧张起来，准备接受这一拳。这一次他耳朵里的嗡嗡声响得更厉害了。奇怪的是，这阵银铃般的音乐声竟融化成一幅生动的图景，他好象又看见644山头的青草，那天早晨压在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士们的尸体下枯萎而死的青草，还有那个在恐怖的毒气笼罩下惨遭毁灭的山坡。但是这些死人又在吉姆·纳尔逊的心中复活了，他们是深岩人，是久被遗忘的加拿大矿工，他们在几十年前也曾经在这同一条街上列队游行过，包括朱尔斯·纳尔逊和詹姆士·纳尔逊在内，他们会带着骄傲的微笑抬头望着他们的新旗在火

枪队鲜明的军旗旁迎风飘扬。

这个人往后一扭身，准备打第三拳了。他脸上的两只眼睛那么小，靠得那么近，他的嘴张得那么大，露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吉姆·纳尔逊见了，突然起了一阵恶感。

第三拳打得他惊醒过来。他很想大声叫唤马尔考姆·鲁帕特，告诉他自己已找到答案了，他现在已明白杀死这个畜生是无济于事的，挽救不了即将在朝鲜的山头上死去的人们，挽救不了即将出发到同样的山头上去送死的这些面无人色、惊惶失措的美国步兵，也挽救不了迈克·纳尔逊和他的弟弟乔埃、他的爸爸台夫和他的妈妈伊兰，以及千千万万个迈克、乔埃、台夫和伊兰，他们都活着，光荣地活着，在阳光明媚的鹿湖里游泳……

吉姆叔叔摇了摇头，跪着往前一扑。他的两只大手象松了弹簧的捕兽夹一样紧紧扣住了对方的两只手腕。仅仅一刹那的工夫，吉姆抬起头来望了一眼人行道上脸色发白的人们，看见他们友善的、关心的脸，他于是向他们微笑着，他看见他们也在向他点头，而与这同时，那小丑龇牙咧嘴的样子消失了，露出一脸惊惧之色。

接着吉姆突然无法控制住自己，使劲扭扳起那两只裸露着的长胳膊来，拚命擰着它们，不让它们挣脱开去，逼得对方很快地双膝跪倒，平躺在街心，发疯也似的翻滚着想挣脱开去。

吉姆·纳尔逊已经松手放了对方，半跪起身正要站起来，就在这时候，哨子乐队全体赤条条的队员都一窝蜂压到他背上，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

人行道的人群里到处有人跳出来。游行指挥员们都奔了过来。那些列队等着的矿工络绎不绝地从队伍中出来，奔赴这场正在迅速扩大的战斗。

这场激烈的混战历时极短。哨子乐队里的那些裸体队员一个个给扔出了街心。这时候有两个警察奔了过来，深岩的人们已开始撤退，从围在核心的一小堆人中一层一层地散开。

这两个警察年纪很轻，紧张得脸色都白了，但皱眉蹙额地倒还很镇静。他们一直挤进核心。

“让开，让开！”

最后两个原来压在吉姆·纳尔逊身上的哨子队员被从街上抬起来。指挥员们朝两个警察点点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扛起，挤出人群抬进了一家药房。

乔尼·霍克跪在两个警察身旁。

“吉姆！你好吗？”

一个警察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压在吉姆身下的那条胳膊，轻轻地拉着，想扶他起来。

“吉姆！”

在毆斗中，吉姆·纳尔逊身上的格子衬衫已被扯得粉碎了。这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大家望着他的背，看见了他的胸膛和肚皮，两个警察不由得瞪着大眼，索索发抖。

一个警察迫不及待地拉开钮扣，迅速脱下身上的制服，一言不发地递给了吉姆。

“你好吗？”乔尼·霍克又说了一遍。

吉姆叔叔朝他微笑着。他朝着密密围住他的那一小群人，望望他们的面孔，望望他们的眼睛，从他们眼中的表情看来，他们似乎一看见他身体上那种可怕的情景，一个个都吓得呆若木鸡了。

“唔，我很好，”他对乔尼说。“不错，我好得很！”

他的笑容扩大了，他还无声地笑着，因为他无意中用了英国

外科医生打发他出院时嘲弄他的那句話……“納尔逊，你自己也可以看出，你好得很呢！”

吉姆叔叔朝着那警察摇摇头，不肯接受递給他的那件制服，随后伸出手去，拍拍乔尼的肩膀。

“我的确好得很！”

他挺了挺他寬闊的双肩。他把两只大拇指插在腰带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轉过身来，直視着那些看他的人的眼睛。

“別害怕，”他柔声說。“这个是我多年前就有的。”

吉姆·納尔逊是在最后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芥子气襲击下侥幸生还的少数人之一。象他这样生还的士兵是絕无仅有的，他們这一小撮虎口余生的人不知身体中有什么生物化学因素，不知有什么能抵抗这种可怕毒气的先天抗力，在遍体受糜烂性毒气的长期侵蝕之后，竟无生命之虞。

但有誰能对吉姆·納尔逊这样的人作判断呢，他在芥子气下虽幸免于死，但他之所以活着，只是为了詛咒自己的重生！

从脖子底下一直到屁股下面，每一块好肉都已烂掉，那样子看了委实叫人不寒而栗。这些伤痕是沒法用“伤疤”两字来形容的。它們的形状太怪誕离奇了。有些地方，烂成了弯弯曲曲的洞穴，大得惊人，深得可怕，好象动手术的是一个发了瘋的外科医生，陡地起了凶心要謀他的命，但他的手术刀下了一半，就被人阻止了。

在这一道道槽沟似的創痕之間，在全身烂剩的肌肤之上，密布着象花紋一样較为雅观的毒气印記，其中有許多看上去竟象紋身的图案一样悅目。但他身上还印有第三种伤痕，那就是他在644山头受害那天穿戴在身上的一些东西生动地遺留下来的

痕迹……一排制服鈕扣，一只前胸衣袋上的口盖，一条帆布带連同上面的大扣环，一小段彈药带，在他腰际甚至还清清楚楚地印着一股鉄絲网的形状。

化学武器留下的这些可怕烙印，三十年来絲毫沒有失去它那可憎的鮮艳色彩，那顏色凡是光譜里所有的都应有尽有，从鮮血似的殷紅到墨水般的深紫。

圍在他身旁看他的人都垂下眼皮。但是他們心中实在不能相信，实在觉得害怕，禁不住一再偷眼看这个在老式的化学武器襲击下僥幸生存的人。

吉姆叔叔很抱歉地对那警察說：“恐怕你的衣服我穿太小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挤出人群，一言不发地脫下他灰色的工装。吉姆穿上了衣服，那警察就說：“你要我們用車送你回家嗎？”

“不，謝謝。我的家太远了。我很好。目前我还不打算回家呢。”

他轉过身来对乔尼·霍克笑道：“我要参加游行。”

“当然罗，吉姆。嘿！在游行大队里正有你的联队。火枪兵！我来領你去……”

“不。我跟你在一起。我过去是个矿工，我要和你們矿工弟兄一起游行。”

第二十八章

中午休息時間，台夫·納尔逊从清岩机上跟踉跄跄下来，疲劳的滋味就象干得发苦的舌头搗了极咸的盐巴一样。

他肩靠着操纵台站了一会儿，从通风孔里吹来的风拍打着他湿漉漉的、满是灰尘的褲子。他痠痛的大腿象喘不过气来的馬腹那样抖个不停。十月的寒气从通风孔中透进来，可是对崩梯段里的矿工說来，什么都一样，不管是十月还是五月，是收割期还是播种期，是日光照开了睡蓮的白天还是雪月交輝的夜晚。空气通过高压管吹入他們的肺腑，終年都保持一定的冷度，以便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謝，提高工作效率。空气里总带着鏽与上足了油的机器散发出的始終不变的臭味。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些为大家熟悉的但又不曾計算过的其他特性——地底深处粘湿的恶臭，永恒的黑暗，以及千百万吨澆过人类血汗的碎鏽矿石。

“喂，快走，納尔逊。快走。”

“干什么？”

“我不是早跟你說了。我們都要下去。他們到处貼着通告呢。”

台夫的耳朵最近給他添了麻煩。每当他停住清岩机，那雷鳴似的吼声不再在隧道里震响的时候，講話的声音总是迟迟不肯入耳。

“通告？”

那个装炸药工人一把攥住他的胳膊搖撼着他。“公司的通告！”他大声嚷道。

台夫发现这个装炸药工人的面孔黑得如同噴了一层油彩似的。他甩掉了手上那副又硬又翘的工作手套，用手拭了下自己的面孔。崩梯段里的尘土更細、更油膩，也更粘皮肤。

“那是你的午飯嗎？呃，快帶着下来吧！”

台夫和这个装炸药工人僵硬而迅疾地爬下梯子，他們的飯盒撞在栏杆上乒乒乓乓地响着。在这个有不少沉重的矿石列車从巨大的崩梯段溜道运送站开出的大梯段里，到处有矿工們从梯子上跳下来。他們急急地奔下梯段，在耀眼的灯光下投射出无数幢幢的瘦削人影。沒有一个人不是目不邪視，两眼直往前走，不耐煩地推开在“餐室”入口处挤成一堆的汹涌人流。

在那个作为餐室的洞室里边，有人奔着去搶空板凳。另有一些人性子更急，干脆蹲在地板上。他們撕开飯盒蓋，扯掉他們妻子仔仔細細包在夹餡面包外面的紙皮，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近来，由于置身在按照科学方法冷却的空气之中，由于劳动强度越来越高，深岩的矿工們都有了大得惊人的食欲。寰球合金公司的体格檢查人員对这情况作了滿意的观测和报告。他們偷偷地把矿工的食物拿去作样品，記下重量，以热量作基础把他們吸收炭水化合物的反常現象与矿石产量的上升曲綫联系起来。

当然，在朝鮮战争爆发以后，食物的价格确实已上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过这一因素并未列入科学家們的方程式内……矿工們的膳食是自理的。至于說他們呼吸了更多的空气，工程师們的成就也就可以在这里看出来，因为新式通风体系所降低的成本足以偿付超額的空气消費量而有余。

然而，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在榨取矿石的基本原理上，比他那些最博学的医师和最有发明天才的工程师着实要懂得多。榨取矿石不能靠机器，甚至也不能靠矿工们的肺与胃，而是靠大脑支配下人体肌肉的活动。

矿工们有思想。因此出了那些通告……

离圣诞节虽然只有十个星期了，寰球合金公司依旧实施了一项新的定额分红制度。那天早晨在布告栏上张贴出来的那些用黑体字印成的巨幅通告，在餐室里也可以看到；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弯着腰将这通告读了又读。

“你看呢，奥里？”

奥里·肖契克正在翻来复去地搜查他的食盒。“我还有一块乳酪夹馅面包呢？嘿？”

“我可没拿！来看这个吧，你的看法怎样……定额奖金？”

“我老婆一向给我放三块！”

“你已经吃掉三块了。回家去跟你老婆吵吧。现在先来看……”

奥里弄清楚自己的午餐确已吃完，才从热水瓶里一口气喝完茶，然后拿起那张通告来。他立刻揉起有伤疤的那边面颊来。读完通告，他抬头看看他的伙伴们，他脸上的样子很奇怪，有伤疤的半边擦得很干净，另外半边黑黝黝的全是镍矿灰。

“提高劳动强度。”

一个电气工人微笑着直摇头。“不。不一样。”

“提高劳动强度！”奥里说着，把那只手一挥。

“等一等，”一个凿岩工说。“乔治刚在这里给我算过，算给他听听，乔治。”

于是这个电气工把一张公司通告翻了个面摊在地上，用一

支又长又亮的黄铅笔替这个凿岩工算起定额奖金来。

“瞧，”凿岩工喊叫起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现在拿的是五十四元五毛，按照这个新制度我可以拿到七十八元，或者更多！”

奥里笑了起来。“寰球公司敢是疯了？”

“不管它疯不疯，”电气工笑道，“你自己算去吧。你是干什么的？清岩工？是清岩工，嗯？你真幸运。我告诉你，你一个星期稳可以拿八十五元钱呢！”

奥里想象有八十五元钱搁在厨房桌上。可以多出十元钱来买顶新帽子。到了春天，还可以给自己添一套衣服。说不定还可以用现款买一辆汽车呢！

他把铅笔拿过来一算，事实确是这样。正如通告上所說，这是个连傻瓜也能一目了然的制度，付给超额产量以巨额红利。

整个餐室里到处有矿工围住会计算的人，算着百分比和总数，金额、时间和吨数。

奥里重新坐下，仔细端详着这个笑容满面的电气工。他一设想这个人脸上要是没有尘垢，就立刻认出他来。原来是个“镍疮鬼”。

肖契克立即站起来穿过山洞似的大房间去找兰琪文，但是丹尼斯挥手叫他不要作声。两个人一齐挤进一个人群，中间围着台夫·纳尔逊和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一个级别最高的电车工长，他摆出一副长辈的尊严派头在说话。

“我干吗要费心去计算它？”台夫问，嘻开了半边嘴笑着。

“你要是什么都不想知道，当然不必费心去计算它，”电车工长耸一耸肩膀，把两手一摊。

“也许什么都不知道的是你？”台夫说。“我对这个混账公司

知道得很清楚。这是种提高劳动强度的新花样。”

“我們的劳动强度早已提高了！”有人高声叫道。

“这是个新花样。这是……”納尔逊躊躇起来。他的呼吸很急促。虽然他的臉上罩着一层灰尘，无法看出上面的表情，但其余的人都聚精会神地望着他。

“这是要人性命！以这种速度采矿，没法避免……”

电車工长笑了起来。“納尔逊，我的孩子，你是害怕你的清岩机！你觉得机器太大了，是不是？”

他于是轉过身来，慈爱地对其余的人說：“大机器没有什么不好。我們为什么不該分享这些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我們必須注意公事房。可是有了更好的机器，我們也就可以賺更多的錢。”

“昨天三号矿井里出了什么事故？”台夫大声嚷道。“他們是不是准备給劳夫特斯来賠償他的两条腿？”

电車工长郁郁不乐地摇摇头。“是誰失了足？是劳夫特斯呢……还是火車？我告訴你，納尔逊，你要明白，有了新机器，情况可好多了。你不知道过去日子是什么情况！”

“有多少矿工能活到老，可以好好回想一下过去的日子！”台夫吆喝道。“你当然可以說这种风凉話，你和你那些干电气活的难兄难弟！你們干着惬意活儿，一步步高升，直到他們給你們养老金为止！”

对方不理睬他。“公司在这里向我們提出一項建議，”他对其余的人說。“就我个人來說，我准备接受。我想我們要是有一个准备接受一切合理建議的工会，那么我們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鏢掩鬼。圍成一圈的人自动散开了。

接着中午的休息時間也完了。

象馬戏团的动物听到枪声一样，台夫敏捷得象一只猫，自动地迅速爬上梯子回到他的清岩机上。

机器保养員已經把清岩机修檢了一遍，上了油。台夫开动了机器，那巨大的馬达就馴服地吼叫起来。他伸出手去拉高及他下巴的操纵杆，下面，在泛光灯照耀下的隧道里，鏟岩器就揮动它龐大的鋼拳打入那堆积如山的矿石。

馬达、齒輪和鏟岩器——在頭頂上面高处，还有千百万磅慢慢滾下来的矿石——重又发出震耳欲聾的喧声。鏟岩器銳不可当地以雷霆万鈞之势将数千磅岩石送到台夫·納尔逊身边，送到他脚下黑石板上的大洞口，然后在千万分之一秒的時間里，这些被推送过来的岩石紛紛滾入洞中，汇成一道狂暴的激流泻向洞底，冲击着落入溜道口，迸发出的巨响震得矿井坚实的墙壁都顫动起来。

巨大的新凿岩机在地底下工作，震得周圍数哩的深岩盆地抖个不停。装满矿石的列車在极底下的坑道軌閘上隆隆駛过。在地底深处，压碎机吞下了一車車的巨石，將它們錘成碎块。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公司的計时員大口地咽着气，用秒表記下每一个指头的动作，那些操纵罐籠的人員忙得滿头大汗，象放射火箭似的把矿石从地层深处送上井架。

上班的時間久了，台夫的眼睛开始疼痛起来。

不过他的脚和胳膊已經感覺不出痛苦了。疲劳給了他一种最奇怪的感觉。他的腿上和屁股上覺得輕飄飄的，象浮在水上一样。甚至他的头和肩膀也开始在疲劳的急流中輕松愉快地暢游起来。

他想起自己會企图告訴伊兰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每

天他只要一出更衣室，就把一切細節忘記得干干淨淨，如同忘記夢中的話一般。

他突然想起來：假使丹尼斯·蘭琪文的話說對了，那麼會發生什麼事？假使朝鮮人打贏了，結果又將如何？

透過那層疲勞的雲霧，他覺得自己能夠看出那個前途的模糊輪廓。他看得見晨報上登着六吋高的標題，无可奈何地接受“和平”。

繁重的勞動快把心壓成粉末的時候；隱秘的幻夢產生了！等到兩臂軟弱無力，兩腿搖搖欲倒，等到喧聲打垮了兩耳，腦子哭叫着要求下班的時候，那些隱秘的、奇怪的、簡單得出奇的幻夢便出來了。

在台夫·納爾遜的幻夢里，這個“和平”降臨的時刻不是在早晨，而是在黃昏。他抬起頭來看着，伊蘭呢，剛在門廊里放下電話，轉過身來站在那裡，笑容滿面地把她的秀髮一晃，她頭上一縷頭髮便被散下來，她於是舉手將頭髮壓回原處，嘴里吐出連她自己也不能相信的話。

“朝鮮。結束了。今天晚上不開會……取消了！”

在這隱秘的幻夢中，一切東西都極其簡單明了，不需任何解釋。連人民的勝利也一樣。他和伊蘭就這樣擁抱在一起，站在廚房中央，彼此的溫存撫愛都充滿了諒解。在這幻夢中，孩子們奔出寢室時他們也并不分開，而是四個人一齊緊緊擁抱着，接着台夫開始講話了，他輕輕摩挲着邁克和喬埃的頭，開始說給他們聽。

清岩機猛烈地顛簸一下，震得巨大的純鋼機身顫抖不已。台夫急忙撲上去拉住了操縱杆，剛來得及保全住鋼纜。鋼纜不听话地嗚咽着，漸漸松弛下來。他往回拉着鑿岩器，把它擺脫出來，

在壅塞住的矿石堆中松动一下，然后又让它充满了矿石前进。

这时有一层淡红色的薄薄光膜痛苦地在他眼球后面跳动。于是幻梦化成了一道道现实的怒火。

昨天夜里。在医院的走廊上。他和小组委员会站在那里窃窃私语，劳夫特斯的妻子从一个房间里奔了出来，她那孩子气的脸上恐怖得面无人色。

“他们告诉他了。他们告诉他了。他说他要自杀。”

清岩机一次又一次地卡住。

接着一个护士给劳夫特斯的妻子吃一服镇静剂，委员们就回家去了。在台夫·纳尔逊声嘶力竭的、哭叫着的脑中，清岩机，医院里发生的事件，还有他幻梦中的某个未来时刻——这一切都混在一起，映着填满岩石的隧道中闪出的耀眼光亮在他面前眼花缭乱地旋转着。

突然间，喧声和震动都停止了。

这个地方犹如八月午后的沙洲一样宁静。台夫闭上眼睛。他看见迈克的脸在他的一边，乔埃的脸在他的另一边。他们三个一齐懒洋洋地躺在沙地上的阳光下，看着石首鱼和鳎鱼跳出湖面。

“听，爸爸！”迈克说。

但是说话的是来接班的清岩工。原来是他把马达关上了。这时他在台夫背上捶了一拳，对他大声叫唤着。

“怎么啦！喂，你已经被这定额奖金迷住了，纳尔逊？你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别瞎说！”台夫咆哮道。

* * *

如果台夫·纳尔逊和电车工长真的动起手来，这地方也不

会清得更快。坐在板凳上和地上的矿工们很快地往墙边退。尽管峒室内很挤，大家还是在中央清出一块地方来。

电车工长摆出长辈的持重态度举起一只手来。“不必生气，纳尔逊。”

“你等着吧，”台夫说。

对方用询问的目光不安地看着他，台夫接下去说：“不要着急，我会对你和你那一帮该死的镍疮鬼生气的。到时候你会明白的。你也会知道是什么时候！可是不在今天。今天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他手中拿着一张小小的黄色记录卡片。那些离他最近的人伸长了脖子也只能看到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数目字和文字。

“上星期你把我当作糊猴戏弄了一番，”台夫说。“你和新机器，嗯？都是上帝赐给深岩矿工的恩惠！得为寰球公司和全部新机器感谢上帝！你这混账的婊子养的！”

电车工长往四周围看了看，惶惑不安地强作笑容。

“瞧，纳尔逊。离圣诞节只有三天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算了，好不好？”

台夫没有作回答。他皱起眉头看着手中的卡片，随即抬起头来望着这个镍疮鬼。

“工会支部现在有了调查部。我不再到公司里去调查事实。我到支部去。所以你现在不能随便骗人了，我还到图书馆里去呢。”

直到此刻台夫才环顾一下四周围沉默不语的矿工，望了望那些被矿石染得漆黑的脸上显得特别明亮的眼睛。

“我被他说的话骗住了。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住了，可不是吗？机器越多，工作越安全。设备越现代化，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

少。公司賺錢越多，我們的生活過得越好。是這麼說的，對不對？你們都聽見的。他說：‘你們這些人真該嘗一嘗過去的那種日子！’”

台夫看了看他的筆記。

“過去的日子。好吧。過去公司一直讓工人工作下去。他們一直工作到中年。他們的年紀活得越大，發生的事故却越多。而今天，深岩又有什麼進步呢？我來告訴你們！寰球公司的全部雇員有百分之九十一點七都年在四十五歲以下！”

有幾個礦工點著頭。其餘的人都瞪著大眼。

台夫對電車工長喝道：“每一千個工人當中，包括在地面上和地底下工作的在內，只有八十個能在四十五歲以後繼續留下工作！這便是進步的地方，哼！等我們有資格申請養老金，我們早在礦渣堆上呆了二十年！所以說現在的工作比較安全了，是不是？對誰比較安全？是對每星期要解雇好幾百個工人比較安全嗎？”

電車工長把安全帽往後一推，搔著頭皮。“那對新機器有什麼關係？”

“不是公司說的那樣！也不是你和你那混賬老板梅叟說的那樣！看這個！”

、卡片上的數字太小了，旁觀的人誰也看不出。

“印度也有礦，”台夫說。

他不是很有把握，就繃著臉往四下里看了看。

“說吧。說下去。印度。”

“唔。跟我們的礦不一樣。幾乎沒有什麼機器。完全用人力。鐵鎬和鐵鍬。產量很低。可是……可是連那些教授，你可以在圖書館里看到他們所說的話，連那些書呆子也知道事情的

真相！要說明機器的功用，你得看看每一千個人工作一年所發生的工傷事故。”

他深恐自己的論據不夠有力，就提高了他的嗓子。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在堅硬的岩石中採礦效率最高？”

他自己作了回答：“加拿大！我們採的礦！”大家听了，都興趣盎然。

有人說：“也許是除了蘇聯之外。他們採礦的效率在全世界最高。”

“這方面我可什麼也不知道，”台夫說。“這些教授並沒提到蘇聯。不管怎樣……”

“說下去！”

“哪個國家採礦的效率最低？印度。好吧。我們是在天上，他們是在地下。可是瞧！在這個混賬的鬼世界里，在採掘堅硬岩石的每一千個工時中誰發生的工傷事故最多？”

沒有人回答。

台夫輕輕敲着記錄卡片，粗聲說道：“加拿大。我們的平均數是三點六八，印度僅僅是零點八七。以一千個工時來算，我們的工傷事故等於印度的四倍！”

休息時間快結束了，他轉身對電車工長說：

“那便是你的機器的功用！提高效率！你自己去好好讀一下吧！大學教授們公認這一點。在工傷事故方面趕得上我們的只有兩個混賬國家，法西斯德國和美國！就說目前吧，十二月份還完全不算，今年一年我們平均每個月將近死兩個人。一個月兩個，這还是在定額獎金制度推行之前呢！”

* * *

同一天下午，壓碎機平巷里的裝礦工馬隆估計錯了速度已

經大大增加的列車运行時刻。

他越过軌閘，一輛車皮把他撞倒了，后来大家把他翻了个身，他自己也跪起身来，发现自己并未受伤，只是擦伤了一些外皮，他就拚命在胸前划着十字，他那尘土滿面的臉吓得白里泛青。

在他停止禱告以后，就开始咒罵起平巷长来。这时候已有不少矿工爬下梯子，聚集在出事地点。

有人到台夫·納尔逊的清岩机旁把这事告訴了他，等到台夫下去，到了馬隆身边时，那装矿工不知怎么就不再破口大罵，指着那个怒容滿面的平巷长对納尔逊說：“都是这婊子养的弄出来的。我在每一班該死的列車中間来回穿行。他偏要催我快点过去！”

台夫脫掉手套扔在軌道上。

“好吧，弟兄們。”

“你他媽的要干什么？”平巷长問。

台夫和其他的矿工都咧嘴对他笑着。沒有人說一句話。但是，誰的心里都明白。有人跟扳閘工人唧唧噥噥地讲了几句話，他馬上过去开亮了紅灯，于是一輛开过来的列車便一声尖叫煞住了車。

消息象风吹烈火一样很快地从一条坑道傳到另一条坑道。不到十分钟，每个平巷长都在打电話，吆喝着要求接地面上。

半小时内全矿完全罢工了。

馬隆、台夫·納尔逊和几个工会干事从一条坑道走到另一条坑道，开着紧急會議。

“定額奖金是謀杀！从現在起，要是发生任何事故……就把矿封閉起来！”

寰球公司在天黑以前正式向 901 支部提出了抗議，声称这一行动違反了合同，接着又在报上登了一項污蔑性的启事，标题是：《深岩需要有負責任的工会领导！》

可是五六个镍疮鬼想在掌子里发散这个启事，受到了真正粗暴的对待。

在新年剛过的第一个星期，奥米伽矿井里有一座正方形爆破的梯段发生了两起伤亡事故。接連两天工夫，深岩不时爆发未經工会許可的罢工，不仅在地底下，連制炼厂和精炼厂也受到了罢工风潮的波及。

战斗的怒潮开始高漲了。

但是矿石产量稳步上升的趨勢一天一天有增无已。在定額奖金新制度的外衣下，劳动强度已在每一工作部門提高。崩梯段的規模扩大了。装有矿石罐籠的新豎井以創造新纪录的最快速度打起来。越来越大的凿岩机、压碎机、溜道和列車在所有的坑道里出現。在地面上，建設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那条通往美国的单軌鐵路也改成双軌了。

海軍陆战队在朝鮮慘敗的消息使寰球公司的股票在紐約和多倫多的各証券交易所里狂漲起来。深岩規模宏大的制炼厂里的黄色濃烟一直飄到地平綫上的最远处。銀白色的镍流越来越高漲，汹涌地向南流入美国鋼鐵公司与通用机械公司的工厂里，鑄成枪炮、装甲、噴气式引擎和炸彈彈壳。

杜魯門解了麦克阿瑟的职。美国男儿沒有一个回家过圣诞节、新年或复活节。相反地，好象在暴风雪中不知怎的开出了春花一样，在連綿千百哩的朝鮮山岭和海岸上，遍地开出了般紅的年輕人鮮血凝成的花朵。同时在美国，却更頻繁地見到邮递員背着一只只大口袋，里面装滿了瑟瑟作响的綠色的寰球公司股

息支票。

* * *

在五月初又发生了一連串事故，促使工会會員与梅叟的工賊到了摊牌的阶段。

最初的导火綫是一个扳閘工人，大部分矿工在事情发生前后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叫“独眼龙”。

他是崩梯段里第一批与鑛疮鬼簽約的人。一天下午，他被送到地面上来，說是有一块岩石碎片迸进了他的左眼。原因是一个电車工长加快了溜道下面矿車的运行速度，結果使十来块大岩石震落到軌道上了。

不用說，碎片是有的。但是在这人的眼里却找不到。两天后，他要求上工了。

上工后的第二天，他又被送到了地面上，他的眼睛疼得厉害。整整一个星期他一直在公司的診所里来回跑着。最后一个神經病专家和一个精神病专家替他会診。他們断定他是神經性装病。

然而，因为他是一个与梅叟的御用工会正式簽約的會員，公司方面給矿井里的各班工长作了指示，因此这个扳閘工人受到特別寬待。

这个“独眼龙”已在六七条坑道里出了名，他工作不多几天，那只受过伤的眼睛就会无缘无故地剧痛起来，虽然根据一切診断結果都认为眼里沒有毛病。公司的医生尽管給他貼了标签，跟他一起工作的伙伴却很少有人认为他患有精神病。但他身为鑛疮鬼的事实使他无形中受到孤立。901支部的干事在一般情况下早就將他的問題提出来要求仲裁了，現在却只是冷眼旁觀，看梅叟的工会怎样来处理这一事件。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独眼龙”眼里又突然一阵刺疼。他一手搗住眼，另一手拚命扳着閘。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正当火車头拖着一长列装满矿石的車皮搖搖晃晃地轉入側軌的时候，他失足跌倒了，在車皮的一側撞来撞去。他还算幸运，只压碎一只右臂，断了几根肋骨。

尼克·安托希金和这条平巷里的其他一些工会會員到干事那里，坚决要求“独眼龙”的案件由 901 支部負責承办，不管他是不是个鏢疮鬼。

結果是病人一出医院，901 支部就用飞机把他送到了多倫多，那里一位卓越的眼科专家在他左眼里发现了兩顆极細的岩石碎片。

碎片取了出来，疼痛也就消失，从此不再复发了。

“独眼龙”的事件后来被編成厂矿总工会的傳单在全深岩散发。里面有确凿的罪証証明梅叟本人曾数次企图說服受害者，要他接受公司里医生的診斷，“別再自欺欺人，认为你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

党派之間的政治斗争給这一事件增加了色彩。一个悶热的傍晚，在更衣室里，有一个梅叟的死党吹嘘說 901 支部現在在采取守勢，还說深岩平民合作联盟的全体盟員都坚定地追随着前国会議員。

南德·乔頓正在隔壁的淋浴室里。他赤条条地奔了出来，用皮带劈面打在那个鏢疮鬼的嘴上。后来还是两个矿工一边一个死乞白賴地拉住他的胳膊，才将这两个人分了开来。

“你有泥还是往自己臉上涂吧！”乔頓向这个工賊吆喝着，怒不可遏地拚命想掙脫那两个拖住他的人。“梅叟如果象虫豸一般爬着，他就別再想回到平民合作联盟来！他能收买的就只有象

你这样的浑身发臭的工贼！”

“我要把你的这些话塞回你的狗嘴里去！”

矿工们拎了两桶冷水来，没头没脑地浇在他们身上，随后站在周围看着他们逐渐冷静下来穿上衣服。

等到乔顿穿好衣服，围在四周的人已经很不少了，大家见他走到那镍疮鬼身边，向他伸出一只手去。

“我为刚才打你的事向你道歉，”乔顿说。“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梅叟真正的居心。可是你要是以为平民合作联盟的矿工正在跟他签约，那你可大错特错了。的确，平民合作联盟里有梅叟这类的人物。有几个还高坐在渥太华。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平民合作联盟人员。这个镇上第一次选举梅叟的那些人，都是最坚定的工会会员。他们现在还是这样。你要是把这问题好好想一想，老兄，对你会有好处的！”

这段插曲的说法后来虽各有不同，但却在所有的掌子里广泛传开了；从那时起，平民合作联盟的矿工们谈起梅叟时口气开始越来越尖锐刻薄，紧密地跟其他的矿工群众团结在一起，还提出了打击工贼的问题。

接着，乔尼·霍克一首诙谐的小诗发表了。《你自己算一算眼！》

台夫·纳尔逊事先知道这首诗要在《矿工的话》上发表，是第一批“算一算眼”的人，算的时候有二十多个矿工在旁边看着。诗中的算术题很简单，但也很惊人。算的是定额奖金。

“拿我来做例子，”台夫说。“清岩工。我出一般力气，譬如说两个星期可以挣一百三十五元钱。成吗？嗯，我现在追求定额奖金。我假定说在一个星期里就完成了两个星期的定额！出了两倍的力气。对不对？我的力气加了一倍。我的产量加了一倍。

我的报酬或许也应该增加一倍吧？为什么不可以呢？”

没有人不同意。事实上有不少人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双倍的力气拿到的工资应该不止双倍。

“可是……算一算账吧！比率在这里。报酬没有加倍，我不是在一个星期里拿到整整一百三十五元钱，公事房只给我一百零一元！公司在那些矿石上扣下了三十四元钱。我花了双倍的力气，波拉德的腰包里倒多了三十四元外快！”

用“定额奖金”的幌子来提高劳动强度这一新方法的全部秘诀就在这里。这也就是一切垄断企业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类运动的秘密，报章杂志还在社论上为这类运动大吹大擂，高呼着那个“爱国”口号：“以增产促进繁荣！”

这不是“一般”利润。这是超额利润。是大托辣斯贪得无厌的新要求。他们用这笔钱来进行冷战，开展军备竞赛，发动朝鲜战争。

“我出了双倍力气，老板揩油了我一半的钱！”

凡是哼过乔尼·霍克诗中最后这一句的人，都要用粉笔在餐室里把它写下来。不少矿工第二天下梯段时都带了粉笔。这首诗里的字句到处出现。

当然啦，寰球公司的办公室里是会有人因此失眠的。要求更进一步提高产量的运动还在逐步深入。

要是老板揩油了一半的钱，那么剩下的一半自然归矿工所有。而奖金究竟是奖金。再说舍劳动而外，也别无其他的生财之道。数以千计的深岩矿工开始更卖力气。把他们创造出来的额外财富分一半给公司，留一半给自己。

在深岩的某些教堂里，定额奖金制度还受到衷心的赞美。它甚至被当作“神恩”一样受到欢呼，因为极大多数的虔诚矿工都

在他們自己所得的一份中分出一份來交給教士和牧師。與此同時，房東增加了房錢，物價空前高漲，分期付款的騙局成了一樁真正的大行業。為了滿足這一些新的要求……定額獎金制度！

但是有時候礦工們在出賣加倍力氣的过程中，並不完全是太平無事的。

一個叫作塔迪歐的清岩工在追求高額獎金時，有一個星期他的機器經常發生故障。星期五那天，他的鑿岩器真正陷在礦石堆里面了。一動也不能動。他立刻奔出去找來個機械工，讓他待在操縱台上，自己爬進隧道用鐵鎬猛挖壓在鑿岩器上的那堆礦石。後來他以為鑿岩器已經鬆了，就發出信號，要機械工讓鋼纜動起來。

機械工正在操縱鑿岩器，一根鋼纜忽然斷了。鋼纜成一個斜角直劈在塔迪歐身上，從右肩一直削到腰部。他連聲都沒有出。

機械工嘔吐着出去了。不少人，包括這條平巷里的急救人員在內，都往隧道里看一眼走開了。後來還是有人想起拿些帆布下來，才把塔迪歐包裹起來，用一副擔架把他的屍體抬出去了。

* * *

鏢寇鬼在下一個星期作了次垂死的掙扎，方式是在晚報上登一則占整整一版的啟事，由梅叟署名。

即使是寰球合金公司登的啟事，煽動性也不能比這更大。啟事里誇大其辭，把定額獎金制度捧上了天。梅叟惡毒地攻擊了901支部，說它故意把這一制度污蔑為提高勞動強度，他還諄諄勸誡礦工們不要把自己變成傻瓜，竟去追隨“由廠礦總工會忠实地布置下來的共產黨路線的這個最新版本”。在結尾時他還吹噓說：“廠礦金屬聯合工會的幾千名會員已動員起來，準備在深岩

重建自由的工会。”

在崩梯段里，星期一总是最糟的一天。一星期一次的爆破就在周末进行。凿岩工整整忙了一周所作出的一切成绩，在这场大爆破中全都化为乌有。高山般的碎矿石等着清岩工来清理。矿工们个人的辛勤劳动与整个工程的极大的规模相比起来，就显得十分渺小；旧式正方形爆破制度里的“个人”劳动，在这里已不见一丝痕迹了。

在那个星期一，脾气最坏的要数 901 支部那些比较积极的矿工群众。梅叟的启事象眼里的芒刺一样戳疼了他们。

跟那婊子养的签约的难道真有数千人？

说到台夫·纳尔逊，由于在头一天就一再停工，他这一周的奖金算是完了。他一连找了四次机械工，叫他来修理清岩机，最后一次他们吵得很凶，还出去到平巷里动起武来。后来他们打架的声音给平巷长听到了，他是个身材魁伟的大汉，很精明强悍。

“住手，纳尔逊。说吧，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

“这个婊子养的镍疮鬼，”台夫开口说。

“住口！这一类的话，你到上面公事房里去谈。”

台夫平静了一点，他不象是对工头而是对聚攏来的矿工们说：“我的手一放上清岩机，就知道它有毛病。因此我去把他叫来了。他在鼓轮上瞎摸一气。可是毛病不在那里。毛病是在机身。”

“他妈的机身会有什么毛病？”

“它参差不齐。”

平巷长含讥带讽地笑起来。“嚟呀！你刚才没碰巧踢着它吧，有没有？”

机身由几根巨大的钢梁安装在坚固的岩石上。但是等到平巷长上去开动马达，把操纵杆扳弄了一两分钟以后，他就带着困

感的神色咧嘴笑着，往四下里望了望。

“我的奖金怎么算？”台夫問。

“呃，我給你找个檢查員下来。你等着看吧。”

“我的奖金怎么算！”台夫吆喝着，他胸中郁积的怒火爆发了。“由于你那混賬的机器不听使喚，倒要我牺牲奖金，嗷？”

“等一等。我去找个檢查員来。”

“我等个屁！”

一个檢查員来了一下又走了。他很快又同两个地质工程师一起回来。这是很难得的事。但是矿工們却不当它一回事。罢工的怒潮已在迅速展开，大家在兴奋之下，早把納尔逊的清岩机忘得一干二淨了。

工会干事尽快地赶到掌子里去，把工人們叫出来。

“塔迪欧送掉性命还只有三天，一个婊子养的鏢疮鬼机械工又想拿一部有毛病的清岩机来搪塞。太岂有此理了！咱們走吧！”

工头們說什么都不頂事。罢工十分彻底。所有的罐籠都挤得滿滿的往上开。一些来得早的接班工人在更衣室里得到了消息，連忙回到大門外边去。

大家都不屑乘公共汽車，几百个矿工于是在勃莱尔的井架边集合列队游行。他們在蒙蒙細雨中向鎮上出发。在公路上，从斯凱福德开来的公共汽車赶上了他們，斯凱福德的矿工們一个不剩，全部下車参加了游行。

大游行的消息已由电话傳出。罢工的事早在901工会支部办事处的意料之中。但游行規模之大，連最乐观的工会干事和工会組織者見了都为之一惊。尽管天下着雨，等到浩浩蕩蕩的队伍到达深岩时，几百个下了班的矿工早已从家里赶出来集合

在工会办事处外面的街上。

几辆汽车已急急地开到现场，警察局长也亲自出马。他下了汽车站在雨中，看着在四处招展的棉布旗帜。旗帜上的油墨还未干，一道道的墨水渍随着雨水在往下流。

“防止事故”，“安全委员会”，“看我们为生命安全示威”……

局长估计示威群众至少在一千二百人以上。矿工们十分清醒。但是谁也没有笑容，没有说一句俏皮话。

“喂，鲍伯，”局长看见鲍伯·史戴弗斯从工会办事处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他，就招呼说。“你们这些小伙子忘了申请游行许可证了？”

“我跟你一样觉得惊奇呢，”史戴弗斯说。

他们两个都是彪形大汉。雨水顺着史戴弗斯的前额往下淌，也在局长整洁的帽子上汇成一道细流往下泻。他们望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史戴弗斯拭了下他的脸，局长把帽子往后一推。

“今晚上游行可太不舒服了，”局长说。

“据我所知他们只是到市中心去一趟。”

局长用大拇指向靠得最近的那些旗帜一翘。“为了什么？安全，嗯？今天又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

901支部的主席咧嘴一笑。“我知道这些小伙子要到市中心去。他们倒是想防止一场可能在某人身上发生的事故。”

局长沉吟了一会儿。“瞧，鲍伯。你看把这件事交给我办怎么样？叫这些小伙子回家去。”

“我们没有发起这次游行，”史戴弗斯说。“我们也不准备把他们解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假若我们不把他们解散，难道你要阻止这次游行？”

他一点不是含讥带讽，而是真挚地对局长说：“你干吗要阻

止他們呢？噫？你当然不会阻止他們的。深岩不是过去那样的市鎮了。你知道这一点。我还有句話要跟你說，局长……我是矿工們雇用的人員，我替他們做事，我不打算對他們发号施令。901支部有一万八千名會員！这是个不小的人数。而他們都是深岩的公民。所以你也是他們雇用的人員，你也是替他們做事的。我深信你是不会阻止他們的。因为那样的日子已經永远过去了，局长，你再也不能摆开你的队伍向深岩矿工們揮枪了。”

局长的脖子齐紧紧的白衬衫領子漲紅了。但是后来史戴弗斯挽着他的胳膊慢慢踱开，走到旁人听不到的地方，他依旧有所期待地等待着。

工会主席小声儿說：“你也跟我們一样，不希望这个鎮上鬧事。小伙子們是到梅叟的办事处去。这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是无可避免的。不然的話，可真会鬧出大乱子来。矿工們已經忍无可忍了。”

“市长明天要是把我找去，你想我拿什么話對他說呢？”局长問。

“沒有游行証。这就給你解決問題了。再說这些人都在人行道上走。决不会扰乱秩序。但是他們是非到市中心去不可的，局长。”

“唔。那么我就亲自跟着他們上那边去一趟。”

“把这事完全交給我們办好了，决不会有人受伤。”

警察局长急急地走了。于是矿工們就在深岩游行，差不多有两千人，在蒙蒙的春雨中似乎沒有一个人怕淋湿，他們穿过市中心，直奔楓叶街上克拉德·梅叟富丽堂皇的办事处。他們两人一排，拉开队伍在人行道上走着。他們完全听从交通信号的指揮，該停就停。

不久他們开始唱起歌来，只是随口哼着。他們完全是压低嗓子唱。在长达一哩的队伍中，人們此起彼落地唱着歌。他們这种低声进行曲一路上引得深岩居民不住地从餐館和商店里涌出来。

要是克拉德·梅叟还在城里，
我們就向他扫蕩！

接着，过去罢工糾察队所唱的这只简单的老歌的叠句在雨中响起来，万分动人，最好的男中音和男低音更是余音繚繞，不絕于耳……

我們要扫蕩！（我們要扫蕩！）
我們要扫蕩！（我們要扫蕩！）
我們的工会要一直向前扫蕩！

警察局长当然設法让克拉德·梅叟离开了他的办事处，在游行队伍到达楓叶街之前早已离城远远的了。

到了办事处前，游行队伍自发地举行了示威。他們在这里阻断了交通。他們围成一个大弧形切断街心，徑直冲进人去楼空的鏢疮鬼办事处大門。在屋內，矿工們大踏步穿过总办公室走到楼上，穿过一个个私人办公室重又下楼，在这期間他們确实采取了自由行动。不是狂暴地，而是有条不紊地，而且带着忿怒，态度严肃而坚决。他們沉重的靴子踩得整个建筑物震天价响。他們放声歌唱着，一点一滴、一拳一脚把工賊們的办公室一一搗毀，直到后来連威尼斯百叶窗上的板条都沒有一根完整

的了。經過他們這陣怒火的烈焰燃燒之後，剩下的倒不是個屠場，而是所真正剩下四堵牆壁的空屋了。

發現了一罐油墨。他們于是在開闢的厚玻璃窗上塗着一目了然的大字：“召租——向美國申請。”

遊行隊伍離去以後，一群群的深岩居民都湧到楓葉街來親眼觀看 901 支部怎樣把鏢瘡鬼的巢穴清掃了。在戲院夜場快結束的時候，雨已經住了。城裏的大街上一片過節氣象。

克里斯·曼尼夫向礦工們敞開了他餐館的門。那地方很快就擠滿了歡笑的人們。

台夫發現伊蘭正在照料咖啡壺。她從人堆里擠到他身邊，兩臂從他的胳膊窩下抱過去，毫不害羞地吻着他。

“我事先一點風聲也沒聽到！”她快活地說。“我從鋪子里望出去，看見他們打門前經過，一面遊行一面唱歌。于是我開始找你，可惜沒找着。”

“了不起，”台夫說。“確實了不起。”他那黑黝黝的面孔上煥發出熱情洋溢的笑容，顯得年輕而自豪。

“我知道。可是我要你告訴我。”

他彎下腰來湊到她耳旁。“你知道，是在我的平巷里，事情就在那里鬧起來的！”

“台夫！”

“的確這樣。”

她握住他的雙手，把他拉到咖啡壺邊。他就動手幫着她和別的女侍者不停地傳遞咖啡杯。

餐廳那邊，喬尼·霍克站在一個櫃台上，要求大家靜下來。

“弟兄們！在我們工會的历史上，在深岩人民的生活中，這是一個足以自豪的日子！”

第二十九章

他俩都不很会游泳，他们欢笑拍打着水前进，费了很长时间向木筏游去。最后台夫终于登上了剥去了树皮的、精光溜滑的棕色大木头，又搀扶伊兰爬出水面到了身旁，他们于是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坐了好久，直喘着气。

这时是六月中旬。夏季已遍临北方。在一个星期内，太阳将把一年中最长的日子带到深岩。木筏上的阳光已灼热如火。日光虽炎热强烈，同时却也富有风趣，因为微风正从岸边穿过树林习习吹来。树林一片淡绿，象新苹果一样颜色；你还可以嗅到远处高地的深谷里冰雪正在融化的气息。现在带孩子们出来到木筏上还嫌太凉。但是对台夫和伊兰说来，六月的湖水和阳光带有青春的奥妙。随着清风吹来构筑新巢的金莺阵阵销魂的啼声，这是历来春天之歌的旋律。

他伸直了肢体躺在阳光下，两腿垂在轻轻荡漾着的木筏边上。他闭着眼睛握住她的一只手，轻轻地吻着。

“我在西部的时候，惯常注意女孩子的手。每处地方。在路上、火车上和餐室里。我经常看她们的手。我从来不曾见过哪一双比得上你。

她抽回手，开始用另一只手揉起指节来。“手上已经有皱纹了。”

“你错了。瞧你的工作多辛苦，再看你的手多漂亮，依旧嫩

得象……”

他坐起来捧住她的两手吻着。她已經脫去游泳帽，厚厚的棕色发鬃飄拂在他的臉上。在灿烂的阳光下，他看得見棕色的发鬃中夹着絲絲銀发在閃閃发亮。

“你的头发也一样。只是很难說出你的头发怎么与众不同。这完全要靠手来摸。”

伊兰感觉到脉搏象一个小錘一样在她的喉嚨里輕輕捶打。她胸中快活地激蕩着一种欲望，亟想告訴他目前他是什么个样子，在和风丽日中看去年輕得簡直象个孩子，向她調皮地露出含譏帶諷的微笑，他那湿漉漉的黑发一絡絡地鬚曲着披在他的耳畔。她还想告訴他他的眼睛是多么年輕，在阳光下綠油油閃着金光。

“最最称心如意的，”他說，“是我們享有全世界所有的时光。一年复一年。你是这么年輕，我也是这么年輕！”

他笑着把她抱在怀里。“我本来想把这秘密一直守到今天晚上。吉姆叔叔說今晚有月亮。不过此刻这儿的光景实在太太好了，叫我再也守不住秘密！伊兰。瞧我。我要你跟我結婚。从今天算起一个星期以后。在下星期六早晨，完禮以后我們就一徑到这儿来。”

雄金鷲在头頂上掠过水面，只見一道灿烂的橘黄色影子一閃即逝。

“台夫。这么快！星期六……”

“我們在中午就可以到这里了。我們全家四个。啊，对了！因为在午后我要带迈克和乔埃沿河上去，把那件事告訴他們。我早已算計停当了。不等到我們結婚决不告訴他們，伊兰。可是在我們結婚之后，我就要他們知道一切……在我們生活在一起

之前，在我真正地做他們的父親之前。”

“我知道。啊，台夫。可是……星期六，只剩一个星期了！”

“我已經跟牧師談過了。”

“台夫！是斯凱納先生嗎？你告訴他了嗎？”

“我當然告訴他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們在他們那里舉行婚禮，早晨九點鐘。”

他又懇切地加了一句：“有整整一个星期呢，伊蘭。有這些時間就可以把一切準備停當了，是不是？”

他們接了個吻，隨即眺望着春天湖上的蒙蒙烟霧，兩人擁抱在一起，無言地微笑着，陶醉在幻夢般的波光水影里。

“台夫。听着，親愛的。我懷疑你是不是知道……”

她坐直了身子，讓他轉過身來面對着她。剎那間，她的臉上籠罩起一層幾乎看不出的恐懼的陰霾，加深了她眼皮底下的陰影。

“台夫。我沒告訴你。我已在餐館里向克里斯請了假。整個夏天我都要來這里和平營工作。邁克和喬埃要跟我待在一起。我們有一座小屋。不過……”

“我知道。我全知道。邁克和喬埃早已告訴我了。你看我們之間已經有秘密了！當然，他們要提早一星期離開學校，因為你必須比第一批孩子早到一星期開始工作。”

“可是這樣一來，下星期六我就得開始工作了。”

“我知道。”

她那堅決的意志好象能真正發出聲來迫使她講話，她攥住了他的兩臂，用一種壓低了的但却很堅決的聲調說：“我必須在第一個星期就到這里。營里有不少問題要解決，台夫，我既然承擔了責任，就得負責。工會支部把一切都托付給我了。我不能叫他們失望。我既然答應了，就得按時進行工作。”

“成啦，”他說着，笑嘻嘻地爬了起來。“我們泅水吧！”

他往下一蹲，象箭一樣低低地穿入水中，把木筏蹬得滴溜溜地往後面直轉。伊蘭的身體失去平衡，一下摔進水里。他冒出水來哈哈笑着，踩着水，拿她取笑，因為她沒戴游泳帽，一頭長髮全都濕透了。

他隨即游到她身邊。他們一齊緊緊攥住了木筏，兩人的身體依偎在一起，只有他們的手和頭露出水面。

他悄沒聲兒說：“我們不要再那樣說話了。你擔任這件工作的事我全部知道。你瞧，我不要你改變任何決定。再說，我早把一切都計劃好了。我們要度整整一夏的蜜月。今年我不打算再休假。我要是辦得到，每個周末我都要上這里來，明白嗎？你總也有一點空的時間，那樣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度過它了。逢到你工作忙的時候，我可以跟邁克和喬埃在一起。伊蘭……我也喜歡和他們在一起，這你是知道的，對不對？”

說完這話，他又從木筏邊蹬開，嚷着要追她，於是他們儘快地游回沙灘。

等他們拭干身體、穿好衣服以後，肚子已餓得要命了。

台夫拿了裝着野餐食品的背包飛快地奔過來，一言不發地領頭走上沙灘，到了一塊小小的石礫上，吉姆叔叔就是在那裡升起月下的篝火的。台夫在岩石爐中生火了，然後漫步走上和風拂拂的石礫頂上。

他看出鹿湖上的夏天將會是多麼美妙。他一眼就可以瞥見一只青鷺，一只翠鳥，一個仿佛開滿連雀之花的小樹林。湖岸那頭，野鴨簡直滿天飛。釣魚是比較困難些，但更加有趣。在某一個漫長的周末，他要帶孩子們到加那托根河口去，領他們在瀑布邊緣走一趟，這樣准會樂得他們心花怒放。

他佇立在那里，那带着树木浓郁清香的熏风吹拂着他的衬衫和褲子，仿佛要把他吹到空中，在浩蕩的湖水上飞行似的，他弄不懂在这之前，这些年来为什么不让他们四个一起来享受这夏天的好时光。因为他明白从此以后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以后他們要永远一起到这里来了，因此他当时的心境快乐而安詳，沒有一絲痛苦或悔恨，只有一种自我揶揄的惊奇之感，納罕自己怎么会这样自私，或者說这样惶惑，或者說这样害怕，就由于他的这个弱点，迈克、乔埃和伊兰才沒法和他一起来消受这夏令的良辰美景。

微风与兴奋的思潮俱来，他想起这也許是命运給他的最好安排。因为从今以后他决不会再让另一个夏天的好时光白白虛度了，无论他、孩子們或者伊兰都一样。現在他領会了这时光有多么宝贵。不光是活着，还應該領略这风中之乐。

他又想：“問題还不仅如此。我这样站在这里領略清风的滋味，少說也有一百次了。我現在有了新的东西。从此以后什么风也不能把我吹走了！”

他不由得暗自好笑起来，只有他眼中微微感到有些忧伤难过。他回想起自己在儿时就爱到这个小石磯上来，那时他年紀还很小，吉姆叔叔老对他和他哥哥讲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会想出种种方法撇开乔治单独溜到这里来。于是他就站在风中，身子覺得飄飄然，脑子里幻想着自己是一个印第安傳說中的孩子，被什么魔法变成了一只鳥或一片落叶，乘风飄到他父亲正在等他的天涯海角。

奇怪的是——他現在回想起来，犹栩栩如在眼前——好些年来，直到他成年以后，他一直暗自相信自己总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到他父亲那里去。

他儿时一直在等待傳奇里的一个神灵或一位法师突然出现。可是他什么也不曾等到。如今，他自己就会施展魔法了。他不需再等待什么了。他自己就要给孩子们带来了他们的父亲！

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上星期那个晚上自己怎样和两千个矿工一同冒雨游行，把那群工贼从深岩清扫出去。他现在拥有的那股新的力量，就是那天晚上在他身上产生的。

他闭上眼睛，往肺腑畅吸着六月的清风，心中破题儿第一遭承认自己迄未真正相信工会能获得胜利。自从镍疮鬼在平巷里出现的第一天起，他就无情地向他们进行斗争，但他心中总笼罩着一片绝望的乌云，使他振作不起来。对朝鲜问题他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曾有一分钟时间相信美国人会打败仗。但美国人尽管有几千架飞机和大量的装甲部队，结果却一败涂地，反是朝鲜人和中国人打了胜仗，这件事使他得意非凡。

直到此刻为止，他总把那种感情看成是自己的宿怨，是加拿大军人对臭名昭著、自吹自擂的美国部队的天然轻视——那种轻视可以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更远，远至一八一二年、昆士顿高地战役以及底特律的陷落。但是现在他看出他当时真正的感情，乃是见了朝鲜和中国人民的成就后所产生的惊奇之感和乐不可支的自豪感。

伊兰在唤他了。他走回火旁将她抱了起来。她一手拿着长柄锅，另一手拿着咖啡壶，她挣扎着的时候，他就吻着她。接着他俩都大笑起来。

“我们有什么吃的？”

“炸土豆。香肠。冷的煮鸡蛋。还有一块安娜做的葡萄饼。”

“下星期六你带同样的东西来，只是再多带些。我们要将迈克和乔埃带到这里来。”

伊兰还在背囊里放了一小瓶紅酒来压尾。他們用白鉄杯子慢慢地呷着酒，默默无言地碰着杯。

他們在石炉的余烬旁边渐渐安下心来。周圍熏风习习，象波浪一样的灿烂白云遮掩不住太阳。他們躺在沁人心脾的熏风中，游泳游得有些倦意，舒舒服服地吃得酒足飯飽，太阳又热辣辣地晒在他們的背上，就这样，他們領略到了六月午后又困倦又清醒的甜蜜境界。他們紧紧地偎倚着，肩靠着肩，呷着杯中的酒。

伊兰給他倒下最后的一杯酒，滿滿的一杯。

“你知道，”他說，“我本想过些日子再告訴你的，可是这兒的光景太美好了，是不是？我也許要到今年冬天才告訴你和孩子們。不过現在我要趁我們在这兒的时候告訴你。你瞧，我也已經跟吉姆叔叔談过，說我們快要結婚了。他說他打算在明年春天买一辆汽車，我們可以借来用，整整一个夏天乘着它到西部去玩一下。不管怎样，至少可以去一个月。我要帶孩子們到落磯山去看一下弗萊綏河的发源，只是一条碧色的小溪，跟你的手掌一样寬。”

伊兰慢騰騰地說：“我們可以沿着河下去嗎？”

“一直下去。有两条鉄路通到那里，还有公路。弗萊綏河越来越大，河水越来越汹涌……你都以为它要把大山冲开一个缺口呢！我告訴你，伊兰，这确是一个奇觀，沿着弗萊綏河的源头順流而下。

“我們倒是要去見識一番。”

“还有你的爹和媽。我在薩斯卡契温那边待了多久，嗯？一个夏季。可我再也忘記不了。我要帶迈克和乔埃到那地方去游历一下。我們还要去拜訪一下卡德尔的家乡。我要卡德尔老人

把早年間的一些事情讲給孩子們听。讓他們知道一下近来的成就。”

他朝杯中的紅酒望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杯来一飲而尽。

“伊兰。你知道，在很久以前，在吉姆叔叔还独自一人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常常跟他爭論。我喜欢荒野，可是我总对他說，要是能在荒野里搞些建設就更好。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我要帶孩子們去看看弗萊綏河。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你知道，在我還沒出世前几年，弗萊綏河沿岸什么也沒有，只有寥寥几个捕兽人。后来成千成万的人涌到那里。他們向大山进攻。象一支軍隊一样开山辟岭。不过他們沒有杀害任何人。他們修了两条鐵路，現在又有了公路！你沿着海岸山脉下去，可以直达温哥华。那情况真是妙不可言，我簡直无法向你形容。你和我都活着，人們却建設了所有这一切。”

他激动地坐起来。“嘿……我也曾去过馬塔瓦斯卡，我們也在那里进行建設。我离开的时候，那里已經有一个市鎮了。过不了几年那里就会有一个城市。原来呢，那里只有狼或者北极狐。我知道鈾是用来作炸彈的。可是有朝一日要用原子能发电的时候，那么鈾也是从馬塔瓦斯卡来的！而这一切都是我們在这一輩子中完成的！我要帶迈克和乔埃漫游全国，讓他們見識見識！”

“我們都不熟識我們自己的国家。”

“不光是国家！”台夫嚷道。“我也要他們与人民接近，跟他們交談。他們都是象你我一样的人，伊兰。象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象丹·格朗特老爹、丹尼斯和乔尼。是我們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里建設了一切！不是別人！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創造了这一切！”

他定睛看着伊兰的眼睛。她虽然面露笑容，不住地点头鼓励他說下去，但他看得出她的眼里怀着疑問。

“我不知道，”他說。“我不曾完全領会它的意义。不过我要孩子們在年輕时候去見識一下。我要我們大家一起去見識一下。也許你会幫助我了解它的意义，伊兰。”

他霍地跳起来，站在风中放声大笑，他的黑发迎风飞揚。

“那是不可思議的。那是了不起的事。我知道，因为……我亲身經歷过！我只要一想起我自己拉过的那些木材，远在那个島上，在太平洋之中！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們的工会！就是在船上也一样。有时候又冷又脏，在船上就跟在伐木場或这里深岩的崩梯段里一样艰苦……可是我們在船上也有工会，远在海洋上！”

伊兰站起来，用双臂摟住他的腰，把臉紧貼在他的胸膛上。

“台夫，亲爱的，我領会你的意思！我懂得你对工会的感情。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創造了这一切，現在我們既然組織起来，我們就必須掌握这一切。这是我們的国家，可是我們还没有掌握它，不过我們一定要！”

“我不懂得那些，”台夫說着，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弯下腰来，吻着她的头发，开始温存地将他自己的臉貼在她的臉上摩擦着。

“你以为我懂得嗎？”伊兰說。“我也是在摸索中。不过我懂得这一点……我們决不能再让这个国家卷入另一場战争！反正出去打仗的总是我們这些人。可是現在我們有责任防止战争！我們不能等待了！我們一定要……”

他打断她說：“你太急躁了。我們暫且不再談这一切。将来有一个时候，伊兰，我也許会懂得这一切。我知道你欢喜我做更

多的事情。不过现在我已看清我自己的道路了。也许有一天我会象乔尼要求我的那样参加工会工作。或者象你要求我的那样参加和平运动。啊，我知道你很希望我那样！可是现在暂且不。我已看出我应该做些什么，看得清楚极了！”

她依旧抱着他，只是身子在他怀中往后仰着，以便和他面面相觑。接着她快乐地放声笑起来。“我最喜欢听到你这样讲的话，台夫，台夫！”

她用标准女声最低音几乎象唱歌似的接下去说：“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好！我知道你在马塔瓦斯卡所做的一切！我知道是你在领导反对镍疮鬼的斗争，先是罢工，后来是游行示威！你还没正确估计出你自己的能耐！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力量！”

“嘘——”他说。“听我说。我把自已应走的道路看得很清楚，伊兰。我们在下星期六结婚。迈克就要知道我是他的父亲。我也要让乔埃明白他也可以把我当作父亲。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切。我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这么做去，伊兰。他们就要有一个父亲了。”

她看见他正拿眼望着她，脸上露出多年以前那种反复无常的、祈求似的笑容。

“这是件大事，”他嘟囔着说。“还给他们一个父亲。我揣摸你也许不了解，伊兰。不会了解得象我这样透彻。我知道对迈克和乔埃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了。而我现在就要做那样的事。”

他们手携着手，摆动着胳膊，信步走上陡削的石径，从湖滨走向小屋。高地上的风势更大些。营地四周的香榧树在阳光下临风摇曳。伊兰和台夫顺着一条新的白石小径走到一座宿舍的

背风一面，坐在晒得火热的台阶上。

远处传来吉姆叔叔的刨子刨松木板的聲音，柔和而帶有音樂節奏。從營地四面八方送來春季里戶外勞動的撲鼻清香，有新木料的气味，有刨花和木屑的气味，也有在陽光下一滴滴地往下流的針樅樹脂香味。台夫和伊蘭所坐地方的對面，一座嶄新的大鳥房高懸在一根竹竿上，上面滿是築巢的燕子。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別的事情，”台夫一面說，一面含笑望着燕子。“我跟阿爾泰儂老爹談過了。房子是你的，不過我知道你不會生我的氣。阿爾泰儂今年夏天要進城幫我修建一下這座房子。鋪上地板。我們還要在廚房里添建一些東西。”

她看見他的雙手在不耐煩地動着。他掏出一包紙烟，點上了一支，但是雙手仍然沒處安放。

“再添個房間。不錯！我已經完全計劃好了。在大房子的側面。給孩子們住。聽我說！等到夏天過去，他們回城上學，看見了一定會大吃一驚。他們有了自己的房間。你知道還有什麼？”

“告訴我。”

“房間里沒有床。他們將會有營房式的鋪位。阿爾泰儂的手藝是刮刮叫的。兩張鋪位，一張在另一張之上。完全是手工作的木鋪，象一座古老的林中小屋一樣。上鋪要用梯子爬上去。下面有櫥櫃可以放他們一切的東西。它確實確實是一所林中小屋，不是一個房間。有時候可以把它當作是北方捕獸人的小屋。有時又可以把它當作船上的倉屋。里面有一張工作凳，我們可以在上面做所需的東西。還有一張桌子給他們做功課。吉姆叔叔還可以給我們弄一張熊皮來鋪在地板上當地毯。”

“嗯，”他住口的時候，伊蘭便說，“你得安排好誰睡上鋪爬梯

子。我可沒勇氣給他們解決這問題！”

“交給我辦好了。那容易辦。這一星期邁克睡上鋪，下一星期喬埃睡。”

“喔，那當然好。可以解決問題。可是誰先爬梯子，誰睡第一個星期呢？”

台夫嘻嘻地笑起來。“你以為他們會那麼愛挑剔嗎？當年我也是這樣的。我知道。我直到今天還記得喬治和我怎樣梦想着有这样的床鋪可以爬進去睡。”

說着他從台階上跳起身來，撒開輕捷的大步，越過青草地向林中小徑奔去，一面跑一面喊她。

“來吧，到這邊來欣賞湖色！”

蔚藍色的湖水隔着密密的蔥綠茂林在招手。林中鳥聲啾啾，生氣蓬勃。暮春的小徑在腳下軟綿綿的跟橡皮一般，一腳踏上去就有一汪子一汪子紅褐色的水冒出來。

樹林裏面的空氣分外寧靜，到處洋溢着醉人的奔放歡樂的芳香，是一年中新的茁長、新的生命的气息。

伊蘭從林中出來，發現台夫正站在臨湖的一塊懸岩頂上。他把她拉到身旁，用指頭指給她看。

“你看見兩株松樹突出來的地方嗎？再從那里望過去？呃，我熟悉那里的水。那里有鱸魚。很大的鱸魚。下星期六，我就要帶你同邁克、喬埃一起去。等我跟他們談過之後。我們一起去釣魚。我們還可以在那兒附近游泳呢。我們四個一起。”

他們就要回去了。但他還想再看最後一眼。他在那里站了很久，雙手罩在眼上，凝眸諦視着遠處陽光照射下的小灣，臉上露着渴望的笑容。

第三十章

星期一是擦樓上地板的日子。安娜·納爾遜等頭一批上班的房客匆匆離開早餐桌後，就趕緊收拾起兩只水桶、刷子、肥皂和抹布。她從樓上走廊的最遠一頭開始，一間一間地擦完全部房間，再從鋪着油氈的樓梯一直擦到樓下。

她跪得膝蓋都腫了，最後終於站起身來，挺了挺痠痛的腰背，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唱起歌來，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世界上最傻的是老傻瓜……”

想一想，象她這樣年紀的人，還為參加星期六婚禮穿什麼衣服大傷腦筋呢！她急煎煎地將擦地板的用具放好，換了圍裙，就忙着做午飯了。

天還在下雨。從廚房里雨水淋漓的窗口往外望，安娜深信自己已看出了天晴的跡象。不錯，今天天氣一開始就不好……早晨滿天紅霞，整天刮風下雨。可是近來安娜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熟知的一切諺語了。不管天氣好壞，今天一清早台夫可就來到了她的房間，來得非常之早，她都還在梳頭呢——這樣跑來他可好久沒有過——他把即將結婚的事告訴了她。

而這時她又在唱歌了。

有三個房客在她那里吃午飯。他們走了以後，安娜洗好碗碟，便舒舒服服地坐在前面房間里窗邊的搖椅中休息一下。

天氣在轉晴了，毫無疑問。安娜一眼可以直望到鎮上。

“呃，謝天謝地！”

她在搖椅中往前一彎腰，眯着眼睛凝視着風雨淒迷的天邊。現在她絕對肯定自己並沒有眼花。

最新建成的那座制煉廠煙囪，與原先三座久經風吹雨打的老煙囪相形之下，顯得象乳油一樣地白，在陰沉的風雲襯托下顯得分外高大，這時已經開始吐出第一陣淡黃色縷縷輕煙。

他們在生新的熔礦爐了。他們要用這個嶄新的煙囪煉錫了。兩年來，鋼架安裝工人和磚瓦匠一點一點地把這個龐大的圓錐形建築物送入雲霧。現在呢，冶煉工人又把它投入生產了。

這是深岩的第四座煙囪。四座中最大的一座。據說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安娜自己也時常親眼看見它的尖頂隱沒在低垂的雲彩中。

她站起來去打電話。她先打電話到餐館里找伊蘭，但是她出去了。打電話給蓓西還嫌太早。打到瑪麗·斯凱納家里，又沒人接。

安娜重新回到窗邊的搖椅上。

嗯，生產眼見要突飛猛進了。他們一定在地底下大力開礦呢。目前不必為失業問題操心。靠着台夫的定額獎金，他和伊蘭在一個時期內不會缺錢用。

安娜·納爾遜起身站在窗邊，將一只生薑的手按在她喉嚨上。

她和朱爾斯還是在好多年前的一个假日下午一同攀登了望山，看冶煉工人生起第二號煙囪，那時他倆都是多麼年輕！

安娜轉身看朱爾斯的相片。她仿佛吃了一驚，象是對她的愛人有什么新奇之感使她吃驚似的，就抬頭朝照片微笑着自言自語說：“他一直那麼年輕，朱爾斯是這樣的。直到今天，他在我

心目中还是当年我們一起爬山时那个模样。”

她这样看完她的丈夫朱尔斯之后，忽然想起星期六将发生的事情，就不得不再看一下他們的儿子乔治。

“够了够了！”她說着，气忿忿把一綹披到面頰上的头发掠到一旁。

她走到电话旁边打了个电话給乔尼·霍克。她刚一告訴他第四座烟囱已在冒烟，便听出他在椅上轉身从他办公室的窗口往外望。

“呃，真是！”他在电话中嚷道。“安娜，你說得不錯。炉子投入生产了！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嗯？提前实施計劃！”

安娜·納尔逊脫口說：“你为什么不到我家来吃晚飯呢？是你最后一次和单身汉台夫一起吃檸檬餅了！”

“我会来的，”乔尼說，热情地向她道謝。

乔尼·霍克翹起双脚擱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屜上，身体在椅中往后一仰。他定睛望着外面漸漸放晴的天空，只見空中高高堆积大块灰云随着暖和的南风滾滾馳去。

电话鈴响了。乔尼剛伸手去接，听见門廊那边办公室里的电话也响起来。他躊躇了一下，手擱在电话机上，覺得脖子后面一陣刺痒。楼下，总办公室里的那些电话也都一齐响了起来。

接着他听到远处傳來第一声警报汽笛。楼下一片喊声，还有脚步的奔跑声。

近处，另一陣汽笛哀号起来，声音凄厉，听了使人毛骨悚然。

* * *

爱德伽·亚力山大·波拉德以最高速度工作着，企图弥补在四号烟囱上費去的时间。

瑪西亚坚持要往烟囱上摔碎一瓶香檳酒，作为命名典禮。誰

知那只混賬酒瓶包装得太結实，摔也摔不碎。后来还是一个男子从瑪西亞手中接过酒来，剝去了一部分的包装，她才把瓶子摔碎了。

瑪西亞很不高兴，认为在命名典禮中換手不是吉兆。

要不然，这一天过得倒不坏。四号烟囱超額完成規定工作量百分之四十以上。而这正好与开采矿石的前景相适应。

那么現在再回来談談崩梯段的操作情况吧。

波拉德非常討厭“运气”这个观念。使他惱火的还不仅仅是瑪西亞的絮聒。新制炼厂的办事处里酒过一巡，那个平时极其理智的助理督察忽然对波拉德讲了一句糊涂話，說什么他們的“运气真是好得要命”，新烟囱剛剛投入生产，新崩梯段也恰好完工了。

当然这里面毫无“运气”的因素在內！波拉德曾不断地同时督促这两項設施的工程师們，要制炼厂的人員在星期日完成对烟囱的檢查，因为新崩梯段在那天进行第一次爆破。因此在今天星期一，矿石象潮水般泻进新的罐籠，經過一組組新的磨場，新的洗矿厂，最后送到了新的制炼厂……

新崩梯段在二十四小时內出产的鎳約为三百五十万磅。超出了波拉德初到深岩时全世界的年产量。

波拉德面带笑容，伸手去拿一本新便条簿。他忽然想起了給那个助理督察的適切答話，就急忙写了下來。

“如果新崩梯段比制炼厂仅仅先完工一星期，那就意味着得积压二千万磅鎳无法熔炼。这样光奖金一項的损失——八百万元。‘运气’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些，你觉得对嗎？”

波拉德写完他那份关于新的生产設備的正式报告，時間已近四点了。他的秘书在等着。跟她一起等着的还有总地质工

程師。

波拉德吩咐送咖啡進來。地質工程師顯得有點局促不安。他兩次要秘書還給他那份剛送進來的報告書，以便讓總經理立刻看到他的建議。

“別忙！”波拉德笑道。“四點鐘的咖啡在我們這裡是一項宗教儀式。我們決不容許任何事情來打擾。我們可以……”

總地質工程師重重地放下他的咖啡杯子和托子。他站起來，側耳諦聽着。

波拉德的辦事處有很好的隔音設備。直到秘書打開了門，才能清楚地聽出沉悶的警報聲。

地質工程師不安地說：“波拉德先生，我得走了。請你費神先讀一讀我的報告……”

“可是你要到哪儿去呢？”

“二號崩梯段。”

波拉德豎起一個指頭。“急什麼呢？我們馬上就會知道是什麼地方。”

秘書重新在門口出現，干脆地說：“一號崩梯段。詳細情況還不知道。”

* * *

稱作“加拿大之盾”的前寒武紀岩石層面積之大，在各大陸是無與倫比的。這一區域在克維諾^①時代是我們地球上很活躍的一部分。那就是說，為期約在五億年之前。

“加拿大之盾”上有那麼一點——現在稱為深岩盆地——特別活躍，那從地質學觀點說也不算特別富於戲劇性。五億年前；

① 克維諾 (Keweenawan)：地質學中的時代，屬古生代的前寒武紀。

或者大概在五亿年前，地心里面的熔岩发现这里的地壳有一部分比较薄弱，就在这里往上激冲。

然而薄弱的并不是最上层的水成岩，那是很难冲破缺口的。因此涌上来的熔岩主要部分只好停留在地层下面往四处扩展，并且也就在那里冷却。既经冷却，它也就在那里稳定下来。这就引起周围岩层发生许多种的变形和崩裂，有的在近地面的地方，有的则深入地底。

所有这一切在克维诺时代的整个历史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尽管如此，在深岩发生的那些地下事件曾经是许多科学研究的对象，原因就是“盾”上的这一点有点特殊……

这地区虽然蕴藏着丰富的石英和磁黄铁矿，含有小裂缝、裂口和凹处，塞满了黄铜矿——一种铜和铁的硫化物——和镍黄铁矿——一种镍和铁的硫化物。其中有一个这样的裂缝，从地质学的观点看虽然小得可怜，事实上却几乎有八千呎长，十八呎宽，深度在海拔六千呎以下还没测量过。那里有不少凹处，形状有的象马铃薯，有的象西瓜，有的甚至象漏斗。其中有些宽一哩，长几哩，深得凿岩机都无法凿到。

由于它们含有大量的黄铜矿和镍黄铁矿，每一个这样的岩层在寰球合金公司防火的密库里都有一个秘密档案。

这些档案中有一些问题是涉及怎样在某些地方使用烈性炸药。不用说，这些岩层如果听其自然，那么再经过五亿年，那些自克维诺时代起所发生的变形和崩裂，自会慢慢恢复。但是由于人类劳动的干预，无数竖坑、平巷和炮眼穿插进这些岩层的一部分，结果就引起力量的不平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某些正方形爆破的梯段里才仔细“填入”亿万吨的沙土，以代替开采掉的矿石，这样岩层才可以勉强得到支撑。

然而崩梯段的操作过程就完全不同了。那里不再是用烈性炸药一天进行近百次的小规模爆破，而是一星期只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大爆破。那里一次爆破从岩层上炸下来的不是一卡车的矿石，而是足足可以装满两千节最大铁路矿车的巨量岩石，象一次极其猛烈的山崩一样往外迸落，滚滚而下。要想用沙土把这些巨大的洞穴填满当然是不可能的。

总地质工程师所想呈请波拉德注意的只是这样一个建议：在二号崩梯段第一次爆破成功之后，矿里的一切操作应当停止三四天，地质人员分批对某些有关的地层进行测量，勘察可能发生的情况。

呢，他为什么不要求在爆破之后立即进行勘察呢？

当然，从地质学的观点说，一天与一年简直没有什么差别。受压力的地层或是在某一天中自行调整结构，或是在两万年之后，那对它来说完全是一样的。

不管怎样，事情终于发生了。在星期一下午。谁也不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矿工说这是机器失灵。也有些人认为是岩石崩裂。困难在于找不到一个亲眼目睹的人可以询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凿岩工和一个机工在一号崩梯段里底层上面的第二条凿岩平巷里工作，到了换班时刻还不見他们从平巷里出来，那些来接班的凿岩工就同一个工头一起去调查。他们发现那条隧道似的平巷离崩梯段面不远有四分之三完全堵塞住了。

地下警报系统以值得称许的速度行动起来。不到五分钟，第一阵汽笛就在地面上呜呜地叫了。在同一时间，在勃莱尔开掘的所有平巷里，矿工们开始往外涌了出来。

他们在竖坑附近集中，站在那里噉噉喳喳地议论着，他们的

眼睛和耳朵都在那些打电话的人身上。

隔不多久，罐籠开始把他們从最深的坑道中送上来了。

* * *

台夫·納尔逊在清岩机的操纵台上往后一纵身，使劲拉下总电閘，一点也不加思索即刻弯着腰奔出了清岩机平巷。

他下来到了主要坑道，一直奔到聚集在罐籠門前的一小堆人那里，身上还依旧戴着手套和护目鏡。有人輕輕敲了下他的护目鏡，台夫才把它摘了下来。他拭去眼上的汗水，看看这个矿工又看看那个矿工，每人都耸了耸肩膀。

这时崩梯段里的一切喧声正在迅速消逝，各条坑道里的大机器都相继关闭了，他們这些人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竖起耳朵仔細听着，想在响彻竖坑的一片隆隆声中辨别出一些可以捉摸出道理来的声音。

有一个扳閘工人爬上梯子来。他的軀干剛露出地板，就停住了，对他們皺着眉头。“听到什么消息沒有？”

“沒有。”

“我們揣摸是在二号。”

“真的嗎！”

全体矿工都向納尔逊轉过身来。

“我剛想起来。上次我的清岩机塞住的时候，来了两个地质工程师。記得他們第二天又来了一次？他們在談着二号。他們就是到那儿去的。后来一直沒有回到这里来过。他們是在二号……”

他沒有把那个反映他愿望的模糊想法說出来。他的伙伴們慢慢地点着头。是在二号，很好。那个扳閘工人为这个看法所鼓舞，又爬下梯子不見了。

与坚硬岩石作斗争的矿工中间没有泥塑的圣人。没有杰出的英雄。也很少有伪君子。这一小群人拥挤在一号崩梯段清岩机坑道的罐笼附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微微地、可是快乐地笑着，各以自己的方式庆幸本人的侥幸脱险。

“希望我们不会留在这里太久，”有人发牢骚说。“我要跟我老婆去看早场电影呢。”

啊！现在是六月的下午四点一刻。阳光明媚炎热。孩子们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玩垒球，在上面那个广阔的、充满阳光的世界里。

有两个矿工叹了口气，另有一个流利地小声咒骂着，来减轻自己的紧张。台夫·纳尔逊说：“咱们不如散开一点儿坐下吧。”

于是他们都在岩石地上就地坐下。他们坐成一排。有三个矿工脱下了头上的安全帽。另有一两个突然往前一弯腰，在微弱的光线中眯着眼，凑近了同伴们被矿石染得乌黑的脸端详着。我们都在这里呢！

台夫的声音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别人。“自从我那混账的清岩机塞住以后，我就一直提心吊胆。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那两个地质工程师谈到了二号，我就揣摩要是出什么事的话，那就准在那边！”

“他们谈的是二号吗？”

“肯定是。”

“近来我也老是有点提心吊胆。呃，原来不是在这儿。”

“怪事。近来我快到下班的时候，总是精疲力竭。气力统统用光了。可是现在，你们可知道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有人吃吃地笑着，表示赞同。

“一九四八年，我在铁姆士遇到一次岩石崩裂。他妈的离我

那么近，差一点把我給刮掉了。最后我爬起来，信不信由你，我竟觉得年輕了十岁！我老婆都弄得莫名其妙！”

“确有这样的事！”台夫咧嘴笑道。“我剛才也正在想在晚飯前帶孩子們出去打球呢。”

“是那么一回事。你的精力恢复了。”

他們吃吃地笑着，点着头，默不作声。就在这样的时刻，与坚硬岩石作斗争的矿工們能毫不費力地彼此看出对方的心事。会吸烟的人沒命地想吸烟。每个人都想催促提升机手将罐籠放下来。他們彼此都心心相印，情在不言中。这是种精神上的一致，是离地极深的坑道中的友爱。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一种象毫光一样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在那些經常冒着生命危險在一起劳动的人身上閃閃放光，就是靠这种偉大而光輝的力量，使得水手回到船上，安装工人高入云霄，矿工深入全是岩石的地心。

沉重的、有条不紊的脚步声从梯子上傳來。矿工們都匆匆站起来。那些脫去安全帽的人一下又把帽子重新戴上了。

工头从压碎机坑道爬上来，在石头地上站了一分钟，吮着一个擦破了皮的指节。

“在两条坑道上面，”他說。“噫——哼。別問我……我只知道沒有人在事先听到响动，他們揣摸馬上就可以把他們搶救出来。情况看来不怎么严重。

“全都停工了，”一个矿工用芦苇一样細的声音說道。

“沒有全停。提升机正在工作。可是你們的罐籠一時間还不会下来。所以你們大伙儿不如下去走到下一个豎坑里。

工头轉身正要走下梯子，忽然看出了他們不曾明言的疑問。

“噢，沒錯儿，罐籠正在压碎机站那儿开动。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送上去了。走吧。”

矿工們魚貫爬下梯子，近得只差踩着別人的手。台夫·納尔逊匆匆經過他那黑黢黢、靜悄悄的清岩机平巷。他們又下了一道梯子，到了列車坑道。大家听慣了的那種震耳的火車声已沒有了，通风口吹来的风声听去好象特別响。

他們大約走了十二分钟才到下一座豎坑。到了那里以后他們又被赶走了，另外叫他們到附近的一輛矿石罐籠那里去，這輛矿石罐籠这时已用来装人了。他們等待着的时候，都听得到罐籠下豎坑时发出的轰隆轰隆声。

有个人順着軌道奔了过来。他是个工会干事。矿工們正在往罐籠里跳，他見了就朝他們大声喊起来。

“你們里面有安全委员会的嗎？”

“我，”台夫·納尔逊說。

工会干事迫不及待地招着手。“快来！我們大家都上那条坑道去了。快来吧！”說着他又奔走了。

台夫·納尔逊爬出罐籠到了平巷地板上。他朝罐籠底上抬头瞪着他的伙伴們咧嘴笑着。

“再見，”台夫說。

“把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一个矿工真挚地說，他的声音从鋼罐籠里傳出来，宏亮得象打悶雷似的。“別让他們的鬼話把你騙住，納尔逊。”

台夫向他們揮手道別。罐籠刷地升上豎坑去了，台夫也就轉身緊跟着那个工会干事追了上去。

* * *

台夫·納尔逊、丹尼斯·兰琪文和十几个其他矿工都是由矿井开掘所里矿工群众选出来的非官方的安全委员会委員，他們最后被送上第三条坑道，也就是出事平巷上面的那条坑道。这

这些人来自勃莱尔矿井各处。他们都是工会干事仓猝召集拢来的，丝毫没有受到工头的阻挠。等到情况最后弄清楚以后，公司人员就越来越没有话可以说了，工作的指挥权也就在无形中转移到安全委员会的矿工们手中。

由于崩落岩石的面积太大，要很快从平巷里面抢救落难人员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平巷的另一头出口处是崩梯段的峭壁，只要用绳子从上面绳下去就可以到达那里。

于是两个正规的救护队员就这样被送到下面的平巷里。其中一个马上又被带上来报告情况。他脱下笨重的氧气面具，解开厚厚的皮上衣，累得满头大汗，气都喘不过来。

“他妈的那里简直没有什么空隙，”他说。“他们离凿岩机工作的地点有不少路。准是在离开平巷的路上。照我们估计，崩落的情况不算太严重。一点不错，我们已跟他们有了联系。一点也听不出他们的声音，不过轻轻敲石头的声音可象铃声一样清楚。可是……”

矿工们耐心地听着，领会到岩石是从落难人员的两头崩落的。如果他们正在轻轻敲着，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说法是岩石同时从两头崩落，那些受害的人正好夹在当中。

那么说来，平巷里有一处地方并没有岩石崩落？

“外边掉下的岩石并不多，”那个救护队员说。“不过留下作抢救工作的地盘却不宽。”

他举起一只手来比划着说明他的想法。

“第一，得有两个人一起工作，一个人用小镐挖，另一个往外搬乱石。第二，我们得尽快把空气管送进去。罗跟我两人琢磨了一下，我们揣摸必须那么办。立刻动手。”

围成一圈静静听着的矿工里面，有两个离工头们和工会干

事們站着的地方最近的，这时就挺身出来。

“呃，咱們就去吧。”

“我需要些新电池。”

“电池和灯，全套装备，你们两个都要带上。”

“要戴面具嗎？”

“地方太小，”那个救护队员說。“戴上面具就沒法工作。”

“急救箱可得带去吧。”

“不用操心。一等到你们挖出个洞来，罗跟我馬上就进去。”

每个人都听得到提升机在附近竖坑里呼呼地下来的声音。不久就有个戴安全帽的医生向这一群人奔来。矿工們尊敬地听着他說話，然后一个干事給他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向他解釋說他得等一会儿，等下面先清除出一个蛇行洞来。这个医生十分年輕，一个劲地忙着整理他的医药箱来掩飾心中的不安。

誰也不想告訴他目前主要的不是准备这样或那样的止痛药品，而是先挖出一个大小不拘的洞来，好让救护人員看出里面是不是有灯点着，那些受难的人在哪里，以便通一根空气管进去。

那两个矿工带好了挖掘装备，就动身到平巷的尽头，那里已經装好了一个轆轤，以便从崩梯段面下去进入那个塞住了的平巷。其余的人就出去到竖坑边吸烟去了。

“他們里面有你認識的嗎？”丹尼斯·兰琪文問台夫，一面卷着一支烟。

“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現在是什么时候了？”

“五点三十六分。”

最先下去的两个人发现在几分钟后那条通道变得十分狭

隘，他們非俯伏下來工作不可。這樣就極其累人。那個叫羅的
第二個救護隊員上來報告了這情況。於是決定每隔半小時換一
班。

第二班人還沒進去，熱咖啡和夾餡麵包已從提升機送下來
了。隨之下來的還有一個 901 支部領導人，一個牧師，另一個醫
生，以及幾個公司方面人員。那位從工會辦事處來的領導人立
刻建議現時正在工作的安全委員會礦工應當由別的人來替換，
由那些準備來接班的生力軍替換。

“他們都在那裏等着呢，”他說。“一分鐘之內我們就可以叫
他們下來。”

“好的。不過暫且等一下。比如說，再過兩小時我們仍不能
打通崩坍地區，到那時候再派人下來也不晚。”

好像有默契似的，台夫·納爾遜和丹尼斯·蘭琪文一起下
去了，他們是下到塞住了的平巷里去試一手的第四批人員。

他們緊緊戴上有亮閃閃的礦燈的新安全帽，和沉甸甸的新
工作手套。他們扣好大皮帶，將繩索系在身上，就下降到那廣
漠的、發出回聲的、照着泛光燈的崩梯段邊緣，離地七百四十呎。只
要往下再降一百呎便到了那條塞住了的平巷。不到五分鐘他們
就到了那裏，卸下皮帶，向塞住平巷的那堆漆黑的亂石爬去。

* * *

蘭琪文肚子貼着地拿了小鎬爬在前頭。納爾遜為了可以瞧
得仔細，也緊跟在他後面。後來他們爬到洞壁那裏，就立刻對看
了一眼，微微將頭一歪，不讓燈光照花對方的眼睛。

來過的人怎麼一個也不提到這洞是什麼樣子的呢？

從崩落地方開始一直到洞壁那裏，是一條約莫十二到十四
呎長的隧道。前幾班人開辟出來的通道非常低，但足夠寬，可以

随意挥动小镐。挖洞壁的工作倒并不十分困难。只是有一大堆乱石得清出来。麻烦就在这里。不错，这是岩石崩裂。一大部分岩石已经碎成小块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们两人都不得不急急往后退两步。有那么多乱石滚下来。石块不大，从足球到火柴盒大小。有的从上面落下，有的从两边滚下。他们两个都用手扒着石块，把它们扔出去。但是等他们交换位置，由台夫拿着小镐在前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已气喘如牛了。

他们身旁还带着一根空气管。在这狭窄的洞里，就怎么也没法把它放好……管子里的冷空气不是往前头的人脖子里灌，就是往后面的人脸上刺，而且洞挖得越深，空气的骚扰也越厉害。

“把那混蛋东西搬一下！”

每移动一下空气管，灰尘甚至石屑都飞扬起来迷人眼睛。

“你自己不能搬？”台夫掀起护目镜恶狠狠地瞅着他的伙伴怒吼道。

丹尼斯也咆哮起来，“胡说八道，你怕是已经累了吧！”

台夫一边咒骂他，一边重新挥动小镐短促而有力地在洞壁上拼命凿起来。他故意合着呼吸的节拍挥动小镐，速度加快到连他自己也知道只能支持几分钟。洞壁上的石头这时确实掉得很快，丹尼斯使尽了全力才来得及搬走。

这工作很容易口渴。岩石是干的，冷空气也是干的，台夫每吸一口气，喉咙就象着了火一样。岩石要是干透了，那臭味也很不一样。不象是臭鸡蛋那种恶臭，而是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

“嗨！”

丹尼斯在拉他的足踝。“听！”

他們把那根打开了的空气管蒙住，两个人都闭起眼睛靜靜听着。他們豎起了耳朵，两手紧紧貼着岩石地，整个身体都在探索。

你决不会听錯。清晰地、有規律地輕輕敲着。你听得越久，声音越清晰有力。

“电碼！”兰琪文說。

“一点不錯。摩斯电碼。”

“你懂嗎？”

台夫摇摇头。他心中微微有点发怒，恨自己从来沒学过摩斯电碼。有人正在敲某种信号。

“现在让我来！”丹尼斯說，于是他們两人在蛇行洞内换了位置。台夫往后退，丹尼斯向前进，两人彼此經過时，他們的面孔几乎貼在一起了，他們不由得同时咧嘴一笑。

“他們就在那里面呢！”

“不到換班時間，我們就可以进去了！”

他們嘆味一笑，便各就各位，瘋狂地干起来。

大約在三分钟后，兰琪文突然停住了。他直等到納尔逊停止鏟落下来的乱石，只听到空气嗤嗤作响。他于是掀起护目鏡說道：“听这个！”他将鉄鎬的鎬头在一块石板上輕輕敲了几下。可以清楚地听出声音发空。

台夫一言不发，只輕輕喊了一声，又回身搬起乱石来，用戴了手套的手鏟，用靴子踢，丹尼斯則在前头有条不紊地使劲往岩石上揮着小鎬。

正在敲信号的人一定能够听到他們的动作了。他們能够听出开辟蛇行洞的进程。他們能够想象这情况。纵使他們的矿灯熄灭了，他們也能用矿工的眼睛看出正在进行的一切。

台夫·納尔逊的手上和臂上汗水直流。从那汗水模糊的护目镜里望出来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些影子。他感觉到每呼吸一次，每举起一堆乱石，自己便要大声喘一口气，但他却无法克制。他不能再隔着手套感觉出岩石的锋利棱角，他现在只能凭肌肉的感觉来控制自己的动作。

他听到丹尼斯的叫声以后，就在岩石上躺了几分钟，由于疲惫已极，那条伸了出去支撑他身体的腿簌簌地抖个不已。

他摘下护目镜，看见丹尼斯挖出了一个大约一呎见方的洞口。丹尼斯将身贴到蛇行洞的边上，让台夫能够一眼望过去。他的灯光照进洞里，在黑暗中放射出长长一道灰蒙蒙的圆锥形光芒。

由于刚才用力凿洞时牙关咬得太紧，兰琪文松弛的下巴这时抖个不停。

“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他的法国口音重得好象在初学英语似的。“那些人，他们不在那里。他们还在后面。”

“里面有多大？”

丹尼斯从小洞口又看了一眼。

“这是平巷，可以清楚看出大概有二十呎深。”

轻敲声这时更清晰可闻了。这两个人由于疲劳过度，都已头昏眼花，心里作恶，不由得闭起眼睛休息一下，耳中听到轻敲声和救护队员罗在他们背后的喊声。他在平巷出口怒声喊着要他们出来。

台夫和丹尼斯面面相觑。他们充血的眼睛对看了两三秒钟。彼此都心照不宣。他们如果能打通平巷，进入那片干净地方，这自然是一种惊人之举。然后那两个来替换他们的人可以去挖凿另一处塞住了的地方，丹尼斯和台夫则可以趁这段时间来研究一

下平巷里没有阻塞的这一段，好回去对这情况作一次详细的汇报。

“再过五分钟！”台夫回头向洞外喊道。接着他又挺身前去与丹尼斯交换了位置。

他的双臂这时已休息过来，觉得分外有力。岩石象朽木一样在他的镐下纷纷落下。不消多时洞口就扩大了，台夫和丹尼斯回头向救护队员叫喊一阵作了回答之后，就一齐爬了进去。

他们爬起身来。他们用矿灯有条不紊地在平巷两壁照了一下。这是一段大约二十呎长的开闢地，十分干净，介于两摊崩落的乱石之间。里面闷热得厉害，他们把空气管打开之后，新鲜的流动空气吹起阵阵尘烟，呛得他们咳个不停。

然而却不见那几个受难者的踪影。

“声音倒大了一点，”当轻敲声重又从他们身后传来的时候，兰琪文这样说。

这时罗爬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来接班的矿工。里面的情况是一目了然的。

新来的矿工中间有一个立刻转身从蛇行洞出去取铁锹了。另一个也跟着他出去再拉一根空气管进来。

罗兴奋地猛拍着台夫的肩膀。“我马上就去找支柱下来！这里地方比较宽敞，我们立刻用支柱把这洞架住。把它好好地挖一下。或许我们要弄一副凿岩机来！”

“听，”兰琪文说，三个人于是一齐弯下腰来听那轻轻的敲击声。

“大约再进去二十呎，”台夫小声儿说。

“你疯了！顶多六七呎。”

“你们现在出去吧，”罗说。“你们两个一齐出去。我再去找

五六个人到这里来。我們現在真的要加油干了。”

他招呼兰琪文和納尔逊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先趴在地上迅速地爬进了蛇行洞。

台夫已双膝跪下，准备跟着出去。他停了片刻来整理一下安全帽。就在这刹那间，連毕剝一声的警告都沒有，洞上的石头发出震耳欲聳的巨响朝他头上压来。

他大叫一声，立刻离洞往后退，丹尼斯也臥倒在他后面。他們本能地一齐奔向最远的角落，然后蹲在一起抬头让矿灯的光照在那堵岩壁上，他們剛才就是从那里爬进这个峒室的。

尘土大得象烟一般，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烟霧騰騰。最后烟住了，这两个矿工就檢查起那堆碎岩石来。

他們的那个蛇行洞現在已找不到一絲痕迹。几吨岩石掉在平巷的石头地上，甚至把蛇行洞的輪廓都抹掉了。

两个人瞪着大眼，說不出話来。他們的脑子不肯承认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但是不久他們心中已捉摸出这次禍事的大概情况。

突然間，“恐怖”象是一只夜里隐藏在漆黑森林中的豹子，一下子透穿坚固的岩石跳进了密封的平巷，开始繞着这两个縮作一团的人可怕地躡起来。

“恐怖”的步伐跟得上他們的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高。对岩石坟墓的无比恐惧越来越紧地箍住了他們畏縮的心……

“听！”

輕敲声。与以前相同的輕敲声，从里面傳來。

兰琪文和納尔逊立刻向平巷里坚固的岩壁边爬去。他們就在那里趴下蹲着，順手拾起近旁的碎矿石，开始在地上清楚响亮地敲起来。

丹尼斯捏了下台夫的臂膀。“熄掉你的矿灯。”

“对了。”

“我的开十分钟，你的再开十分钟。”

* * *

“我想吃一客营养粉的沙丁鱼夹馅面包，烤一烤，”第一个女人说。“再要一份鲜水果冰淇淋。咖啡。”

“我因为怕身体发胖，”第二个女人含笑望着女侍者说，“大夫只准我吃果子汁。请你别放糖浆之类的东西，成吗？”

“成，”伊兰·纳尔逊说，“来一杯纯果子汁。咖啡里要加奶油吗？一杯牛乳咖啡，一杯清咖啡。”

“收音机非开得这么响不可吗？”第一个女人问。

伊兰告诉她们说，每过一刻钟，收音机就播送一次勃莱尔矿里事故的情况。

“不错。”第二个女人说。“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玛维丝，矿里出了什么事情。我是在戏院门口停放汽车的时候告诉你的。我听到了一些消息。”

那个叫玛维丝的女人朝女侍者皱着眉头，说道：“你没有什么亲人在矿里吧？”

伊兰说她有一个，可是不在出事地点。在同一个矿里，可离出事地点很远。

那个叫玛维丝的女人松了一口气。“我听了可真高兴。一旦矿里出了什么事情，人们那种提心吊胆的样子，我觉得看了真叫人怕。”

第二个女人耸耸肩膀。“我不懂他们怎么受得了。我可不成。让我丈夫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可受不了。”她吃吃地笑起来。“我看见他做矿业的股票生意，就觉得够糟糕的了！”

女侍者問她們要不要別的什么了，随后就去端她們所要的食品。

那个叫瑪維絲的女人說：“露西不会出什么事吧？她丈夫也在矿里什么地方工作呢。”

“啊，別瞎扯了，”她的朋友說。“他才不会走近那种有崩落危險的地方呢。”

她們于是談起她們看过的华尔特·匹德金主演的影片来。另一个女侍者端来了她們所要的食品。

这个女侍者說剛才侍候她們的那个姑娘去接电话了。

有一会儿工夫，电台广播員的声音打斷了一切的談話。广播員說有誰要是知道琴·克莱格太太的下落，务必請他撥某某號碼的电话。琴·克莱格太太，是在勃莱尔工作的罗·克莱格先生的夫人。勃莱尔矿井的管理部門急于跟克莱格太太联系。請尽快来电话。

* * *

情况有的时候比較好，有的时候比較坏。他們两个一起討論空气問題的时候，情况显然在好轉。有很长一段時間，台夫和丹尼斯各人都在心中暗暗考虑空气問題。最后他們討論起来，并同意輪流到剛才岩石崩裂的地方去，在原来的蛇行洞那里仔細搬掉一些乱石，看看是不是有办法找到空气管。

他們这样干了很久，因为这是他們消磨开十分钟矿灯、关十分钟矿灯時間的妙法。关了灯的人走到乱石堆边，在另一个人的灯光照射下工作。“工作”的意思就是仔細搬走碎岩石，一点一点地。

后来到了无可怀疑的地步，他們就互相拥抱着放声大笑起来，从那时起他們心里就好过多了。他們随身拖进蛇行洞的空

气管已被埋在崩落的石堆里了，但是没有被压断。也许先是被压扁了，后来在外面的人加强了空气的压力，使管子重新流通起来。不管怎样，现在已有少量的空气流进来了。

他们不敢把乱石清掉太多以便找到空气管的末端，生怕上面再崩下岩石，但是空气已从乱石堆缝里透进了他们的峒室。你只要把手背上润湿一下，把手伸到乱石堆附近，就可以感觉到渗进来的空气在冷飕飕地流动。

他们小心翼翼地这样做了许多次，象科学家在进行一次精确的实验似的。每实验一次，他们就使劲敲着，想让外边的人知道他们已有了空气。

可是等到他们发觉他们背后那个塞住了的平巷里的轻敲声已完全停止的时候，他们的心境又变坏了。

由于他们心里漆黑一团，十分沮丧，为了彼此振作精神，就讨论起外面的人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是把蛇行洞拦在一边，先用凿岩机钻一个眼儿通进空气管呢？还是用凿岩机从两头一起钻？他们同意外面一定已采取了办法把空气送入其他被困的人们那里。

后来有一个时期他们俩谁也不敢正视他们矿灯的电问题，这时他们的心境变得十分坏了。

起初他们只是悄悄地争论时间问题。他们承认一开始没有好好计算开十分钟关十分钟的时刻。有个时候，他们听到外壁传来响声，岩石又毕毕剥剥地响着大有崩裂之势，他们这时估计的十分钟时间实际上已缩短到大约一分钟光景。然后，他们无疑又趋向另一极端，估计的十分钟长到总有二十分钟。

台夫想起数脉搏可以大致算出一分钟的时间。只要保持镇静，脉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或者也许是七十次？

他們的脈搏並不一致。他們不住地互相比較，討論着這個問題。有時他們停下來計算一小堆一小堆的礦石，這是他們用來算鐘頭的另一個方法。但是這些活動都無濟於事。因為每逢開燈時間快結束時，燈光就顯著地暗淡下去，等到另一個人的燈重新開亮，光度也顯然不足。

最後還是蘭琪文正視了這個事實。他挨到台夫身邊，近得兩人的膝蓋都碰在一起，隨後他一把攔住了台夫的前臂。

“把你的燈也關了吧，”他柔聲說。

四周立刻變成漆黑一團，他又說：“這倒也不壞。”

“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

可是各人的心裡都在想：“我們怎麼會知道竟要過這麼長時間呢？他們到底還要過多久才能再把洞挖開？”

又過了很長的時間。他們一致同意不再用碎礦石計算時間了。現在最糟糕的也許是口渴。關於這一點，他們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決定不再談這個問題。

丹尼斯有差不多滿滿一包煙絲和一疊卷煙紙。他卷好幾支自制的煙之後，也不點燃就放在嘴裡嚼起來，台夫也學他的樣嘗了一支。

“我還一直把你當怪人看待呢！”台夫嘗了切得細細的煙絲的辛辣滋味後說。味道真是不錯。

“我過去常常嚼鼻煙，”丹尼斯說。“可是叶維特讓我戒了。因此我就嚼起自制的卷煙來。”

“你知道，”台夫說，“從今以後我也要嚼煙了。這也許比吸要好得多。”

台夫嚼得太快了一點兒。他咽下一些煙草汁之後，就感到天旋地轉起來。

“这玩艺儿真叫我过瘾！”他大笑道。“这烟草可真厉害。”

丹尼斯突然开亮了灯。光圈由青白色的大圆锥形迅速萎缩成暗黄色的红晕。丹尼斯把装烟丝的纸盒举到灯光底下，两个人都望着纸盒上的鲜艳的色彩微微笑着。牌子是“每日邮件”。一只红、白、蓝三色的纸盒，上面画着一架好看的飞机。

矿灯又一下子关掉了。

据说在某些煤矿里，煤层中含有发磷光的矿物质，只要眼睛在黑暗中慢慢习惯以后，便能看见闪闪的萤光。可是煤层的年代要晚得多。这种岩层有五亿年的历史。它们所含的磷质在不知多少世纪前就已消失了。

烟丝盒上的图画仍在台夫·纳尔逊眼前放出异彩。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到了上面世界中的五光十色。他看见一架银色的飞机在制炼厂的烟囱上空掠过雨后的夏日晴空。

* * *

睡魔突如其来。他们本来靠墙并肩坐着，偶尔谈几句话，间歇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他们四肢上软绵绵的感觉越来越厉害了。在这样的时刻，极度疲劳的毒素加上大脑皮层自卫式的停止活动，其作用神速得就象一剂烈性药一样。在这方式下入睡倒也不能说是不愉快……

可怕的倒是一觉醒来！

只听得一声怒吼，象大口徑炮弹在近旁飞过立时爆炸似的。岩壁崩裂开来，把他们往前弹得老远，他们想惊叫都没叫出声来。动作太猛烈了，岩石的爆裂声也太响亮了。到处有岩石在迸裂飞溅，象雨点似的落到平巷里。

接着是一片寂静。

“你在哪儿？”丹尼斯·兰琪文问。

他开始吐起唾沫来。他咳嗽了一阵又吐唾沫。等他停住以后，台夫就说：“我在这儿。”

他们两个都沉吟了一会儿。丹尼斯问：“你的灯亮吗？”

台夫说：“不。”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他已找不到他的矿灯了。他又找了一下，但还是白费力气。

他们沉默了片刻。外边在进行工作了。响声太模糊，听不出是在进行什么工作。倒是他们的呼吸声更清晰可闻。

“等一会儿，”兰琪文说。

台夫的脑子里麻木地考虑着这个请求。他想不出任何回答的话来。他静听着他同伴粗重的喘息声。

“我要你代我去找叶维特，”兰琪文说。他耳语似的声音十分清楚。“听着。你一定得去看看叶维特。台夫，你听得见我的话么？”

“听得见。”

兰琪文的呼吸很急促。“告诉叶维特一定要到圣保罗湾我叔父那里去。告诉她我在很久以前已跟我叔父谈起过这件事。如果她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的话。他是乐于让她住在那里的。我从来没有跟叶维特讲过这件事。你去告诉她。答应我。”

“啊，好的，”台夫说。

“也许你不肯，”丹尼斯用焦急的刮耳朵的声音小声说。

“我答应就是，”台夫说。很快他又加了一句：“可是告诉我，圣保罗湾在哪里？”

兰琪文有一两分钟没有回答。接着他小声说：“在戈法尔河口，在圣·劳伦斯河上。我叔父的农场在一座小山上。你在田野里都可以望见镇市。你还可以望见圣·劳伦斯河。”

他还用法语说了些不知什么话，台夫没听出来。他一时忘

其所以，打算动彈一下。接着他只听见一声哀号。原来还是他自己的声音。他在漆黑一片的暗中睁大了眼睛，他的脑子清醒了。他听得出兰琪文的呼吸声，比过去平稳多了。

“丹尼斯。”

“啊，台夫。你觉得怎样了，我的朋友？”

“刚才我喊了一声？”

“没什么。”

“丹尼斯。我要是能找到我的灯就好了！我想看看你。”

“只要想一想就成了。回想一下我过去的样子。”

“你也拿眼看着我吧。”

“那当然。现在你跟我说吧。”

“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说话？”

“我知道。快告诉我吧。”

台夫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和迈克尔的父子关系告诉了他。接着他又详细地说出了一切，这些话是他早已在心中准备好了想在星期六到鹿湖去时告诉迈克和乔埃的。

“答应我就照那样子告诉他们。答应我，丹尼斯。假使你照我的话对他们讲，他们就会知道是我自己告诉他们的。”

“就这样办吧，”丹尼斯·兰琪文说。

“谢谢！”台夫说着，很羡慕他朋友声音中的那股力量。

这种比较有力量的声音并不是出于想象。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首先，震荡的严重情况已慢慢过去。随之而来的疼痛使兰琪文的神志清醒了，他的意志力也就逐渐恢复过来。

他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告诉他的同伴，他们两个都决不应该再有丝毫惊恐之感。他们周围有空气的地方显然还很多。外面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们两个都可以获救。

台夫·納尔逊的反映并不怎么热烈。但是后来兰琪文讲起一个奇异的故事来，台夫便兴趣盎然了。故事内容是一支他从未听到过的歌曲。叫作《皮刺摩和提斯柏》^①。是关于一对恋人的。他们生活在几千年前近东的某个地方。不知哪个古代诗人给他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这歌是那么可爱，人们一直唱了几千年。

莎士比亚也知道这支歌。他在《仲夏夜之梦》里曾提到过。

“我呢，可亲耳听到过！听见好多次了。有一个住在圣保罗湾附近年纪很老很老的老人会唱这支歌。你知道吗？谁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这首民歌能流传全世界，最后却在加拿大，在我们的魁北克保持下来！”

台夫·納尔逊听着他朋友急速的呼吸，看出他对于这首古代民謠还有不少话要说。他于是要他讲出来，兰琪文也就小声儿说了下去。有几回，他结巴着，脱口说起法語来。他把自己向往已久的一个计划告诉了台夫。他梦想到苏联去一次，在东方各共和国旅行，访问那些遥远的国土上所有著名的民歌手。他深信《皮刺摩和提斯柏》这支民歌一定还在那些地方流行。

“台夫，我的兄弟，你想想看！他们会把这歌唱给我听，也许是用塔吉克語之类的語言。随后我要让他们吃一惊……我要把我们魁北克的那首唱给他们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不是？人民的这么一首古老歌謠竟在这许多不同的国家里保存下来！不是用笔墨写下来，而是保存在人民的心里！”

“这歌究竟唱的什么？”台夫问。

① 皮刺摩和提斯柏(Pyrame et Thisbe)原是希腊神话里一对殉情的恋人，故事见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四章第33—166行。

兰琪文躊躇了一下。“皮刺摩和提斯柏相爱。唱的完全是他們的爱情。一种非常偉大的爱情。他們经历了許許多多困难。不过他們的爱情是崇高的。”

台夫觉得自己充分了解那首民歌。在黑暗中，这两个矿工用簡單明了的言語互相談論着爱情。他們发现他們的思想十分近似。兰琪文毫不含糊地告訴台夫說，他认为男女間的爱情是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台夫听了很是兴奋。

台夫忽然想起兰琪文是个共产党员，就說：“在苏联，他們也是这样想的嗎？”

“当然啦。”

“我可从来不知道。”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还記得斯大林格勒嗎？”

“当然記得。”

“你知道他們是怎样进行战斗的？”

“我知道。”

“呃，那么听我讲！你是不是以为他們象法西斯、象野兽一样进行战斗？他們是象英雄一样进行战斗的！有一首歌他們全都会唱。这是一支爱情歌曲。可以說哪支军队也从来沒唱过象这样的爱情歌曲！歌的名字叫……《等着我吧》。歌中說一个女子可以用她爱情的力量将她的男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西蒙諾夫这首有名的歌兰琪文只能記起零碎的片段了。他放弃了唱全歌的打算，只喃喃地背出几句歌詞：“只要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气死那一切可以夺去人們生命的死亡！”

他們沉默了一会儿。他們側耳傾听着在外面重新响起来的關声。

“丹尼斯。丹尼斯！你听得見我的話嗎？丹尼斯！”

“以后，”丹尼斯·兰琪文說，他那汹涌的思潮突然在声音里表达出来，“以后那样的时候就会来到，偉大的民謠歌唱的将只是幸福！”

“是的，你說得对，”台夫說，一陣可怕的焦虑使他的喉嚨都发紧了。

“让別人去談論社会主义的工业吧！医院，大学，还有原子能！这一切都很好。可是拿我來說，我能看到的是……未来的偉大事情應該是：将有一种新的歌曲来歌唱工人阶级的一切胜利。不錯……将来一定会出現許多不帶眼泪的新歌曲！”

台夫·納尔逊聚精会神地听着，想抓住他同伴要他了解的意思。可是他这时听到兰琪文不正常的呼吸声，不由得一惊。他自己的神志也迷乱了。在惊惶中他用尽全力想撑起身来。

他发出一声尖叫后，就不得不拚命喘着气，他每吸一口气，身上就感覺无法忍受的剧痛，好象要夺走他整个生命似的。

“台夫。我的朋友。听我說！”

那个一度变得微弱但現在又平靜如初的声音象一只溫暖的手爱撫着他，不久他已能說話了：“丹尼斯，我現在想問你一些話。”

“快說吧。”

“我为什么非回到矿里来不可呢？我为什么非給他們开采鑛矿不可？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回到这里来的，而我痛恨战争甚于一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知道这是用于战争的！这是种罪行。可我回到深岩不是来犯罪的。我是为伊兰和孩子们回来的。我的一家历代都是矿工。我是个深岩人。我离开了这里到哪里也不快乐。可是告訴我为什么我非給他們采鑛不可！这些鑛都是送到朝鮮去的。我告訴你，就在这一刻美国

人还在朝鮮使用我挖的鎊呢！这是种可怕的罪行！是我犯了罪！
是我在朝鮮杀害他們！”

“台夫。听我說。”

“別阻止我說話！”

是痛苦阻止了他說話。

他費了好半天才止住了痛苦。然后他不得不聚精会神傾听兰琪文微弱的耳語声。

“你沒有什么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丹尼斯在說。“你沒有要忏悔的事情。你沒有犯什么罪。是他們，波拉德和諾勒斯这班該死的托辣斯种，才是杀人的凶手。在他們的統治下，我們必須靠工作掙飯吃。每个做工作的人都不得不为这些杀人凶手服务……連我們的医师，連我們生产面包的农民都是如此！”

“丹尼斯！”

“你是清白无辜的。我的朋友，不要否定你的劳动！只有那些杀人凶手才耻于工作。我們的劳动創造了世界。現在日子已快到了，这班利用我們的劳动作杀人勾当的家伙就要从地球上被清除掉了。今后劳动决不会再被迫为这些杀人者服务了！我們用劳动創造出来的一切将只是为人类謀幸福。”

“什么时候？”台夫·納尔逊問。

“就是現在！你不知道嗎？就是現在，有半个世界早已如此了。明天，我們也将如此。”

丹尼斯开始用法語小声儿說起来，是对他妻子說的。

最后，丹尼斯喊出他妻子名字的时候，台夫已听不見他的声音了。

第三十一章

納尔逊家的两个孩子坐在手术室外幽暗的走廊里比較远的那一头。一个勤务員給他們从阳台上搬来两张很大的藤扶手椅，他們就在椅上坐着，坐之前还把椅子从墙边挪开一点儿，以便面对着走廊另一头的电梯。

“灯亮了，”迈克小声儿說。

他們守望着电梯的灯光已經有好半天了。这时時間已經很晚。在这温暖的六月之夜，手术室里很热，令人昏昏欲睡。偶尔傳來一陣脚步声或是那个在办公桌边值班的护士接电话时喃喃的低語声，暂时打破靜寂。

两个孩子各自将一只前臂攔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样，他們的手臂就碰在一起，醒着的那个很快就能用胳膊肘推醒另外一个。

乔埃坐直了身子，一个劲地眨巴着眼皮。

“他們来啦。”

“等着瞧吧，”迈克說。

他們俩全身都緊張起来。从电梯里走出来两个勤务員。一个推着一辆橡胶輪胎的手車，車上載着一只很高的氧气筒。另一个小心翼翼地推着一張有輪子的桌子，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瓶子和一套用毛巾盖着的用具。

那两个人跟值班护士交談的时候，迈克和乔埃一直在一旁

悄悄望着。她走进門廊，給他們打开了一个房間。

等到护士和那两个勤务員进入房間时，迈克·納尔逊和乔埃·納尔逊就离开椅子，蹣着脚尖輕輕向敞开着的門边走去。他們看見了一張沒有枕头和毯子的高床。那两个勤务員忙着在床上的一个高架上安置瓶子和管子。

他們出来的时候，那个头发斑白的勤务員站住了跟孩子們攀談起来。他用手指掠着乔埃金黄色的鬚发。

“你們两个餓了嗎？”他問。

“他口渴，”迈克說。

“天哪！没人給你們一点水喝嗎？来，我們大家都到盥洗室里去喝一点，怎么样？”

孩子們感激地点点头，跟他一同向男盥洗室走去。喝完水，他們心里好过了一些。那个勤务員从袋里掏出一只小木梳，让孩子们梳一下头发。

他們正要离开盥洗室的时候，乔埃碰了碰勤务員的手臂。“你看我們的爸爸現在就要下来嗎？”

“我想是的。馬上就要下来了。”

“媽媽也在上面呢。”

“她会跟你們的爸爸一同下来。”

两个孩子又回到走廊里他們原来坐的椅子上。这时有好几个护士在房間里进进出出了。一个身材高大、蓄着灰色小胡子的医生站在那里跟值班护士講話。他瞪着迈克和乔埃的时候，他們在吱吱作响的藤椅里靠得更攏了，彼此还紧紧握着手。

* * *

伊兰已在床边站了很久。她一点也不觉得累。她的手不住地摩挲着台夫的前額。从他眉毛的攢动中她漸漸知道他什么时

候将要睁开眼睛。

每过一会儿，她一觉察他眉宇间有生命在悸动，就立刻抬起头来望一眼那个正在输送氧气的护士，又望了望另一个在床对面守着氧气活塞的护士。那两个护士也会向她点点头。

伊兰还不敢十分确定，不过她渐渐相信那两个护士在某种程度上在依照她的眼色行事。她重新振作起精神，把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指头上，用稳定的、轻如羽毛的动作摩挲着台夫的前额。

第一次他说话时，抱怨说身上太冷。第二次，他咧嘴一笑，说天气太热。他要她吻他，伊兰看出他的神志还很模糊。

但是现在，在这第三次，他看看房中的其他人，又回过头来看看她，伊兰却在他眼中看到了真正的琥珀色光辉。

“迈克和乔埃呢？”

“他们在这里。你想见见他们吗？”

“啊，是的。”

那个在输送氧气的护士，还有另外那个护士，两人都动了一下。伊兰从眼角里瞟出去，可以看到医生正弯着腰在床的另一边观察仪器。这些动作加速了伊兰的呼吸。她怀着一种莫名的、可怕的焦躁心情，一种对时间本身的恐惧。

她附着台夫的耳朵小声儿说：“迈克和乔埃自从你告诉了他们以后，高兴得了不得。”

他闭上了眼睛。不复象以前那样看不见一切，而是紧攥着眉头在竭力思索。

伊兰慢慢地清楚地继续小声儿说下去。“你病得很厉害。我揣摸有许多事情你已记不起来了，亲爱的。你告诉了迈克，也告诉了乔埃。你这样告诉了他们，可真是不错。”

这时候他又睁开眼睛来，向她微笑着。只是他的唇角、他的眼睛和他的眉毛在笑。

“我曾托丹尼斯告诉他们，”他说。“我揣摸是他告诉他们的。”

“哦，不是。是你自己告诉他们的，亲爱的。”

“那很好。你说的当然是真话。我刚才还在瞎捉摸呢。”

“你累了吗，台夫？你可要我停止讲话？”

“啊，不。我饿了。”

两个护士都听见了。伊兰抬起头来的时候，她们俩都笑了。但是她们那么快地扭过头去望着别处，伊兰一见，她那颗心都从喉咙里跳出来了。她把自己那只搁在床边别人看不见的手捏得紧紧的，重又弯下腰去，在台夫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饿了，嗯？”

“我饿坏了。你能给我什么吃的吗？”

“等一会儿你就能吃点东西了。你一直病得很厉害。”

“可我现在饿了。”

突然伊兰察觉到现在他的神志一点也不模糊了。他的眼睛的确睁得很大。他的头一动也不动，但是他拚命往上翻着眼睛，看着那两个护士。

然后他朝着伊兰咧嘴一笑。“什么也不要担心，”他说。“让我闻一闻你的香气吧。这是你那香豌豆的清香。”

他在他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感到他的双唇在她的亲吻下，动得很有劲，不禁报之以欢乐的微笑。

“我去给你找些吃的来，亲爱的。”

他的上唇上密布着细细的、亮晶晶的汗珠。

他说：“伊兰。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他们了。这你是知道的，

是不是。”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了她的喉嚨。

“可你的确已告訴他們了，亲爱的，”她小声儿說。

“不。可我本来是會告訴他們的。这你知道。”

“啊，不錯。台夫，現在你要見見他們嗎？”

“听着。我要是能在头一天晚上告訴他們就好了。就在我回来以后，你把这事情告訴我的那天晚上。我在屋子外边待了很久。我很想重新进来喊醒他們，把这事告訴他們。”

“現在什么都沒問題了。他們已經知道了。”

“你能开一下窗子嗎？”他問。“太热了。”

她摩挲着他的前額，告訴他說他們馬上就会打开窗子的。她很希望汗珠从他的唇上消失。果然它很快就消失了。接着他又覺得涼了。

他把嘴唇一动，让她明白他是要她弯下腰来靠近他，随后他在她的耳畔小声儿說起来。

“我并不餓。是疼。是不是我的胃受了伤？”

“馬上就会好的。你的伤势的确很重，亲爱的，不过現在一切都沒問題了。”

“我想你最好还是把孩子們叫来。”

“現在嗎？”

“等一等。扶住我。”

她事先曾受到警告不得碰他，所以她只是把两手放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捧着。

“听着！”他小声儿說。“我要是現在告訴他們，對他們到底有沒有好处？”

“噓——。已經不成問題了。你已經告訴过他們了，亲愛

的。”

“他們說了些什么？”

“他們很快乐，台夫。”

有时候，爱情之火能吐出最后一陣光芒四射的烈焰。它那强烈而柔和的光輝能驅散漸漸逼近的阴影。就在那永生的邊緣上，一个人能找到力量和意志給爱情以临别的紀念，留下一个使人得到安慰的好印象，让那些哀悼者永記在心，視為珍宝。

台夫嘻开了嘴笑起来。“你可知道嗎？我現在真覺得好一点了。感觉不同了。”

伊兰的眼睛閃出光来。“哦，那可好，”她一边說，一边摩挲着他那灰白色的双頰。

“有一陣子我很为这事操心。不过現在我完全好了。”

“那太好了。”

“是的，”他說，“我虽然还很累，可是感觉不同了。我要先睡一会儿，再吃一点东西。我会好起来的。”

他們四目相視，彼此会心地微笑着。

“見見孩子們怎么样？”他問。“現在能叫他們进来嗎？”

* * * *

在外面的走廊里，伊兰跪在他們身边，小声儿嘱咐着。

“我們會記住的，”迈克說。“我們不会害怕的。”

乔埃伸出一个食指点点鼻子。“他有两根橡皮管从两边鼻孔里伸出来，可这不过是氧气。我們不看它就是了。”

“別聞了那气味恶心，”伊兰說。“那不过是氣气。”

“我們决沒有問題，”迈克說。“我們知道該怎么說。”

“不要待得太久，”伊兰向他們再三叮囑，还順着敞开的病房門口的方向輕輕推了他們一把。

这时有几个医生正从静脉给他注射一种新的兴奋剂。效果显然很好。台夫招呼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声音要比耳语声响亮得多。他们并排站在高床的右边。他们的脸正好跟台夫的脸一样高。

他朝他们嘻开了嘴笑着，霎着眼。“瞧我出了什么事啦？就因为走路不小心！”

他的谈话使孩子们一惊。但他们很快就微笑起来。

“你就会好的，台夫，”迈克说。

“你得跟我们一起在营地度过整个夏天了，把你的身体养养好，”乔埃说。

“这话倒不错！”

“我们乘船出去，到外面待一整天。”

“也许我们就睡在船上。”

“你们是不是也想在船上烧饭吃？”台夫问。“在一张火席上？”

孩子们急急地谈着话，如果有一个躊躇一下，另一个就马上插进嘴来。

这时有一个医生开始灌注射器了，那个在输送氧气的护士赶紧把孩子领到外面走廊里，同时做了个手势招呼他们的母亲。

伊兰回到病房以后，迈克气喘吁吁地对他弟弟说，“我忘了！我刚才只叫他台夫。我忘了叫他爸爸。”

“没关系，”乔埃说。“我也忘了。”

“可是我们应该叫他爸爸的。”

“呃，我们下一次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叫他好了。”

迈克松了一口气。他们两个都安安稳稳地在椅子上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过不多久他们的祖母和玛丽·斯凯纳唤醒了他

們，帶着他們回家了。

*

*

*

星期五，狂風把深岩周圍的山巒整整包圍了一天。黃昏前，參加葬禮的人在墓地集合的時候，低垂的烏雲已從西方卷來，使悶熱潮濕的黃昏提前降臨。但是整個白天還沒下過一滴雨。

可是到了晚上，終於下起陣雨來，大顆的雨點淅淅瀝瀝打在全土上。閃電也在鎮市近處倏來忽往。

安娜·納爾遜客廳里的窗子開得很大。但空氣仍然很悶熱。桌子中央放着一盞老式燈，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有好些人坐着，不住用一條手帕或是一張報紙當扇子搧着。那盞帶着玫瑰色燈罩的燈照着大盤的面包、冷肉和糕點，這些東西幾乎沒有人動過。

安娜·納爾遜不靈便地動着，想從她那低低的扶手椅里起來。“茶涼啦。我重新去沏一點吧。”

“別費事了，”喬尼·霍克說。

“丹要喝點新沏的茶，”安娜說。

但是丹·格朗特搖搖頭。安娜勉強強重又在椅中坐下。

聽見吉姆叔叔往自己杯中倒酒的聲音，每個人都扭過頭來看他。

“就是我們幾個喝了點酒，”他柔聲說，又將酒瓶放回桌上。“是怎么回事呢？”

沒有人回答。吉姆呷了一小口酒，便把杯子放下。在燈光中他的頭髮幾乎象雪一樣地白。

“嗯，”他說，仿佛剛才的話沒說完，現在又接下去說似的，“我來告訴你們，我最感滿意的是哪一點。我認為整個儀式都很好。可是聽斯凱納說到台夫的年齡，他是多麼年輕啊……”

他停了片刻，臉上严肃起来。过一会儿，他又接下去說了，不过声音低得近乎耳語。“斯凱納不是个伪君子。他不想用空話安慰我們。我很欽佩他，因为他跟我們讲了真話。不錯，他說得对，我們跟那些老年人永別的时候，可以記憶他們一生的事迹。不过死的要是年輕人，誰見了不心酸呢！”

吉姆·納尔逊从褲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气忿忿地擦去了臉上的汗，大声說道：“伊兰，原諒我，不过那还是一星期前的事呢，当时我們三个在一起，我心中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看出台夫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生活，你們俩又都那么快乐，連我都好象也在开始新生活了……那一晚我快活得一夜都沒有合眼！”

伊兰用低沉而平靜的声音嘟囔着說：“是的，吉姆。”

吉姆突然从座中起身，大踏步走出房間进了門廊，大家見了都不由得一怔。他們諦听着他踱步的声音。从前門踱到厨房，从厨房又踱回門口，迅速地踱来踱去，象一只关在籠子里的狼。

不久踱步声止了。乔尼·霍克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吉姆叔叔就跟着他回到了客厅。

乔尼說：“我想斯凱納先生說到提高劳动强度的时候，他的話最有力了。我当时覺得他渾身都是力量。他告訴我們是誰杀害了他們……不光杀害了台夫，还杀害了他們全体。他的話誰听了都永远不会忘記。是公司杀害了他們。”

所有的眼睛这时都轉向敞开的窗口。外面有一道亮得耀眼的綠色电光閃过。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聾的霹靂，大雨便傾盆而下。随之而来的是一陣小小的疾风，吹得窗帘直飄，还把一陣細細的雪花送进屋来。

馬尔考姆·魯帕特站了起来。他把窗帘拉开，关上了窗子。

他站在那里，用手罩着眼睛透过暴风雨向制炼厂望去。

后来他重新回到椅上，慢腾腾地在室中环顾了一下，他那丰满的唇间挂着一个期待的、询问的笑容。

“不，”他终于开口说。“我不相信你们今天都满意了。决不会比我更满意。斯凯纳可让我失望了。”

雨水嘩嘩地打在玻璃窗上。魯帕特提高了嗓子。

“你们是不是认为矿工们全都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们所安葬的那些人？不用说他们当然知道。可是杀害人的罪行一旦揭发之后，人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呃？伸冤！”

他那粗壮的脖子上的肌肉紧张起来，仿佛他在使劲压低他的声音似的。“伸冤这件事还不是莱克斯·斯凯纳所能懂得的。他的信仰依旧寄托在《圣经》上。‘主说，伸冤在我！’^①可是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那时候的人民孤立无援，只能梦想着‘末日的审判’。不，伸冤已不是主的事，要在遥远的天国去执行。它已掌握在这地球上的人民的手中！”

又一陣雷声震得这座小屋子都摇晃起来。当最后一声霹靂慢慢消逝的时候，魯帕特转过身来朝着吉姆叔叔。

“你也错了，吉姆。你的悲哀是错误的。台夫·纳尔逊怎么会死呢？丹尼斯·兰琪文怎么会死呢？不，他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只要往外面今晚上的暴风雨里望一眼，你就会看见他们已经复活了！”

不管怎样努力，马尔考姆·魯帕特这时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挥着拳头，声音隆隆震响。

“矿石送上来已经有两天了。就从那个发生故事的坑道里。

① 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

这些矿石经过压碎、磨细、洗涤，目前正在冶炼。斯凯纳不曾说的是，他们洒在那该死的矿石上的鲜血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他们的热血这时已在制炼厂的烈焰中高漲。它要穿过全世界最高的烟囱冒出来。他们的鲜血凝成的灰尘直冲云霄，罡风将会把它们吹到地球的最远处！”

他瞪着桌子对面，看到伊兰·纳尔逊那种低头垂肩的样子，不禁痛苦得扭动起来。

“别哭！眼泪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我跟你说他沒有死！他的灰还活着。将来你可以看到，伊兰，这些灰将比任何原子尘都更有威力！它们现在已飞越世界，去和数百万朝鲜人和中国人的骨灰联合在一起。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我们无辜的牺牲者，那些死在广岛、斯大林格勒和科芬特里的英灵！那个狂人诺勒斯企图用原子毁灭威胁全人类……可是要从地球上絕迹的将不是我们，而是波拉德和诺勒斯以及所有他们这一群的余孽，每一个最后遗留下来的该死的兀鹰，这些东西活着的唯一目的只是想用大屠杀赚来的龐大利潤来喂饱自己。”

电光閃耀着，雷声又响了。

“在他们的魔掌里，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变成了利潤与死亡！我们深岩的铀，我们的铀，连我们干干净净的北极也被他们的细菌弹、原子尘埃弄脏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的伸冤一定会胜利！伊兰……世界之大，可没有一个角落能容纳这些罪犯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在大地上横行太久了，把什么都糟蹋了。我们全人类伸起冤来，就会把他们一举歼灭！”

这一次，閃电过后却不聞雷声。马尔考姆·鲁帕特等待着，对当时的靜寂似乎感到煩躁不安。

伊兰慢慢抬起头来。她那紅肿的双眼已沒有泪痕了。

“复仇？”她問。

安娜·納尔逊嘟囔着說：“別生气。他沒有惡意。”

“不是复仇，”伊兰說。“台夫要的是生活。他回到我們这里是來尋求生活的。還有幸福。他艱苦鬥爭……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幸福。這對他來說是一場殘酷的鬥爭。對他來說比對我更要殘酷，因為台夫不是輕易找到這些答案的。可他從來不曾妥協過。他也決不可能妥協！台夫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深岩礦工。而他所要的是一種真正的生活……不僅是為了他自己，而且是為了我，更主要的是為了孩子們，為了他的……”

大家都眼望着別處，靜听她飲泣，靜听安娜發出一些無言的、苦惱的聲音在勸慰她。

“我得走了，”丹·格朗特說。

他坐在門口。門廳里燈光的影子正好落在自己身上，他的背好像比平常駝得更厉害了。他看看伊兰，又看看別的人，他那寬闊的拇指輕輕燃着嘴上一撮粗糙的小胡子。

“我們应当感謝伊兰，”他安安靜靜地說。“不錯，讓敵人怀着仇恨來鬥爭吧。歷史會把他們欠下的賬算清的。不過我們的力量並不在於伸冤。我們是人。我們的力量是愛的力量。你，馬爾考姆，還有斯凱納夫婦，以及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我們的意見多麼分歧，我們內心深處的根本動機都是對人的愛。”

他的前額一皺蹙，象是起了一陣痙攣似的。“不錯，伊兰說得對。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那個我們今天送入墳墓安息的人！”

他把牙一咬，緊捏着一隻拳頭舉到面前。但他似乎正要說話的時候，忽然躊躇了一下。他的雙眉一揚，好像有了什麼疑問。

其餘的人跟他一樣，也听到了那陣壓抑着的聲響。聲音是從門廊里傳來的。客廳里的人很快就听出是兩個人的聲音。是

两个孩子在一起共同努力，想压住悲伤，因而发出一些难以描写
的声音。

伊兰从椅中起身。“是迈克和乔埃……”

“嘘——”丹·格朗特小声儿说。“等一下。”

他慢慢地走出房间进了门厅。他刚转到楼梯口，就看见有
两个小小的身形在下面的梯级上挤作一堆。

“孩子们……”

一时间那声音变得响了一些。

“别再哭了。好好想一想……你们应当哭吗？不！我来告
诉你们什么道理。”

丹·格朗特柔声说：“你们有两个父亲！”

他向他们走去，说话的声音提高了。

“你们有乔治。你们也有台夫。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父
亲，你们心里该是多么骄傲！迈克，乔埃……你们的两个父亲都
是伟大的人！我是从心底里告诉你这话的，因为这两个人我都
认识。他们之所以伟大，主要还因为他们杰出的加拿大矿工。
工会会员。乔治有一张901支部第一批发出的会员证。至于说
台夫，就是他给同伴们作出榜样怎样去粉碎工贼的！”

丹清了一下喉咙。

“当然，做起来不是容易的……失去象你们父亲这样的人，
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难受的。但是你们不应该含
着眼泪纪念他们。他们是怎么样死去的，孩子们？他们两个都是
象英雄一般死去的！想一想你父亲乔治是怎样为消灭法西斯英
勇牺牲的！人们会永远纪念着他，把他看作是为保卫人类而牺牲
的千百万烈士之一。至于说台夫，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你们的
父亲连考虑都不考虑，就进去抢救他的同伴了。他就是这样死去

的，你們可以感到自豪，世上沒有比這更偉大的英雄事迹了！”

接着這個老頭子的聲音響徹全屋。

“永遠不要忘記，你們是些真正的人的兒子！你們的父親們是為了人類的生活與幸福英勇犧牲的！揩干你們的眼淚……你們應該自豪地生活着，應該好好地學習，因為你們的父親們為之犧牲生命的那個事業，是要靠你們去贏得的！”

他陪着兩個孩子一起上樓到了寢室里。他安置他們上了床，蓋好被，就去開窗子。

“天空晴朗了。明天會是個好天。你們可以和你們的母親一起出門到營地里去了。”

他彎着腰站在床邊，用他多節的指頭輕輕掠着他們的頭髮。

“想着明天吧。你們的父親們在那邊的林子里一向是很快樂的。晚安！”

山嶺那邊，在那露天隧道里，有一長列載重貨車在黑暗中隆隆駛過，漸漸遠去，只有它那震蕩的汽笛余音留在岩石山坡上，繚繞不絕。

洪流似的礦渣發出閃爍的微光，輝映着深岩的天空。遠處有泛光照明的工場里，在勃萊爾井架四周，上午夜那一班的第一批礦工濺着一汪子一汪子污黑的雨水向更衣室走去。

今夜沒有月亮。制煉廠的大煙囪占有了整個天空。它們裊裊地送出一縷縷黃色長煙，象銀河一樣寬闊，遮得滿天的星星都暗淡無光。

納爾遜家的兩個孩子在睡夢中還哼哼唧唧地哭着。在市鎮北方的遠處，靠近加那托根河口，一只孤獨的鸛鷗在空蕩蕩的鹿湖小灣里到處尋覓，發出一聲聲淒涼的悲啼，回聲響徹森林深處。

譯 后 記

戴森·卡特是当代加拿大的进步作家、化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生于一九一〇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离开了實驗室，开始从事写作，最初写了一些广播剧，以后几年一直任加拿大几家大杂志的科学栏特約撰稿人。他的第一部作品《如果你想要发明》問世后頗得好評，嗣后又陸續出版了評述苏联科学成就的作品《俄国的秘密武器》和描写两个世界、两种科学的书籍《罪惡与科学》。卡特在一九五〇年与他夫人一道訪問了苏联，回国后两人合写了《我們看到了社会主义》一书，此后他一直为进步事业服务，积极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从一九四九年起就担任加苏友好协会的主席，主編过友协的机关刊物《新聞与事实》，通过刊物向加拿大人民介紹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成就。

卡特在一九五〇年出版了描写加拿大反动当局迫害正直科学家的小說《明天是我們的》，被认为是“加拿大进步文学已达到新的成熟的水平”的标志，这部小說目前已有十几种語言的譯本。我国在一九五八年也有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汉文譯本。

《沒有父亲的儿子們》是作者继《明天是我們的》以后的另一部优秀小說，故事通过加拿大一个鑛矿矿工納尔逊一家的生活命运和青年矿工台夫·納尔逊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代加拿大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和斗争；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与战争販子、反动統治集团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以及逐漸觉醒的加拿大

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為保衛自己權益對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及其走狗所作的堅決鬥爭。

礦工納爾遜一家祖孫三代都受帝國主義戰爭之害，小說主人公台夫·納爾遜的祖父、父親和哥哥都死於戰爭，遺下了一群沒有父親的孤兒。台夫的叔父吉姆雖然僥幸從戰場上活着回來，但身上已被毒氣彈燒得體無完膚，只好在森林裡孤獨地終其一生。台夫自幼嘗夠了孤兒的滋味，又親身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戰爭之為害有深切的體會，因之痛恨戰爭、反對戰爭正是他從生活實踐中得出的必然結論。但他最初對戰爭的認識很不清，只是抱著一種模糊的宿命論看法，以為有什麼戰爭的詛咒落在納爾遜一家身上，他們一家人都是命中注定要受戰爭的磨難的。

主人公一方面痛恨戰爭，一方面又不知道怎樣防止戰爭、維護和平，自己嘗盡了孤兒的苦味，同時又無法保證自己的孩子以後不再做孤兒，這是台夫性格上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台夫與伊蘭之間的微妙關係，更激化了台夫的這種心理矛盾，加深了小說主要情節的戲劇性。

台夫早在伊蘭認識他哥哥喬治·納爾遜之前就與伊蘭有了曖昧關係，但他一直不知道伊蘭懷了孕，不知道邁克就是他自己的兒子。喬治死後，台夫與伊蘭彼此相愛，也打算結婚，可是喬治的兩個孤兒卻成了台夫沉重的心理負擔。在別人看來，怎樣安排這兩個孩子，也許是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對台夫來說，對“兩個孩子當中一個成為繼子、另一個成為私生子”，卻是個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問題，因此引起了與伊蘭之間的矛盾，他不得不離家出走，到西海岸一帶去流浪。

台夫在加拿大西部流浪的經歷是他性格發展的轉折點。他與伊蘭的弟弟湯姆·麥克斯威爾相遇，被湯姆在組織加拿大海

員工会时所表现的那种英雄气概所感动，深深受到良心的譴責，觉得自己是个懦怯的逃兵，在困难的时刻离开了伊兰、他的儿子和他的阶级弟兄們——斗争中的深岩 901 工会支部里的伙伴們。他进一步認識到自己与工人阶级集体之间的联系，否定了自己那种逃避现实的做法，逐渐从工人运动的旁观者和“逃兵”轉变成积极的斗士，先是在馬塔瓦斯卡鈾矿中英勇敢地参加了組織工会的斗争，还因此被捕入獄，后来回到深岩，又不屈不挠地与黄色工会里的工賊們进行斗争，最后在矿井出事时奋不顾身地去搭救遭难的伙伴們，終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小說主人公台夫·納尔逊是作者精心刻划的艺术形象。他的生活道路——从一个“漫无目的的年輕孤儿”、“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他所干的一切事情上都是逃兵”轉变为自觉的工人阶级的斗士——是复杂而崎岖的。而通过人物的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崎岖的生活道路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这部小說的现实主义方法的主要优点之一。作者不仅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还通过人物的塑造写出了加拿大工人阶级的觉醒过程和斗争道路。除了主人公台夫这一丰满的典型形象之外，作者还刻划了一系列维护工人阶级进步事业、給台夫的思想轉变以巨大影响的进步人物的正面形象，如共产党员丹·格朗特和丹尼斯·兰琪文、进步知識分子魯帕特、进步的妇女伊兰等，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很富于艺术感染力。

与这些进步人物的典型形象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一些反面人物的形象，如卑鄙的政客、黄色工会的主席克拉德·梅叟，寰球合金公司的資方代理人爱德伽·波拉德，以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阴險毒辣的美国垄断資本家契斯特·李·諾勒斯等。

加拿大原是个有丰富的天然資源的国家，早在本世紀的二

十年代美国的垄断资本就排斥了英国资本，使这一英国的自治領不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的一切主要天然资源都由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开发，一切主要的經濟部門也都处在美国垄断资本的監督之下。这就使得加拿大的反动統治集团越发成为美国的附庸。从本书所描写的在深岩开采镍矿的寰球合金公司可以看出，加拿大所生产的镍的市场价格完全操纵在寰球合金公司的美国资本家諾勒斯手中，镍矿工人为了爭取較高工資的斗争，也要受到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无理干涉，甚至为了降低工資标准，打击进步力量，还派遣走狗在深岩組織隶属于美国特务机关联邦調查局的黄色国际工会金属厂矿联合会的分会，来破坏当地的进步工会組織加拿大厂矿总工会的 901 支部。

作者用銳利的、近乎諷刺的笔法刻划出了阴險毒辣的战争販子諾勒斯的形象。这个狡詐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刚三十三岁就代表洛克菲勒—摩根家族的利益去参加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會議，制訂美国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冷靜”地把镍卖给希特勒。他是个躲在幕后的外交家，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販子。他的全部生活内容是“战争”和“利潤”，連自然界的宏伟景象也只能引起他对战争的联想。如在加拿大常见的美丽的极光，在台夫的母亲安娜·納尔逊看来象是翻閱一本美妙的书，在年輕的大学生看来象是听巴赫的音乐，可是在諾勒斯的眼里却是“炮火”，是“排炮齐鳴”！象諾勒斯之流的战争販子，时而以外交家身份出现，时而躲在幕后策划阴谋，不正是今天美国一些推銷战争的政客の写照嗎？

卡特原是个科学家，描写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活动是他創作的特色之一，在本书中也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关于矿厂

生产过程的出色描绘。但作者在描写加拿大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的同时，愤慨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的革新不仅不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增加他们的负担，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增添工伤事故。公司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在矿里改用了效率更高的设备，连台夫初见威力强大的清岩机时也不禁惊叹机器的伟大，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但他在紧张地工作了几天之后，不到下班就已累得精疲力尽，双手发抖，晚上整夜做着恶梦！又如，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了新的崩梯段产矿法，却毫不注意矿工们的安全；还用超额奖励的办法来榨取超额利润，使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到最大限度。有些工人为了多挣几块美金，往往为了过度疲劳而发生工伤事故，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牺牲品。所有这些描写都清楚地说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上的革新只能而且一定要给劳动人民带来更大的祸害！

卡特的艺术方法中的另一特色，是善于用抒情的笔法描画环境，渲染气氛。小说中常常可看到关于加拿大自然风景的瑰丽的描绘，这些描写不仅仅是一种点缀，而是与小说的情节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能帮助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物性格增添光辉，同时也表露了作者多么热爱他自己的祖国河山。

本书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都有比较优秀的成就，因之，出版后立即受到世界进步读者的欢迎，被认为是卡特最优秀的作品，是加拿大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1962年4月于北京